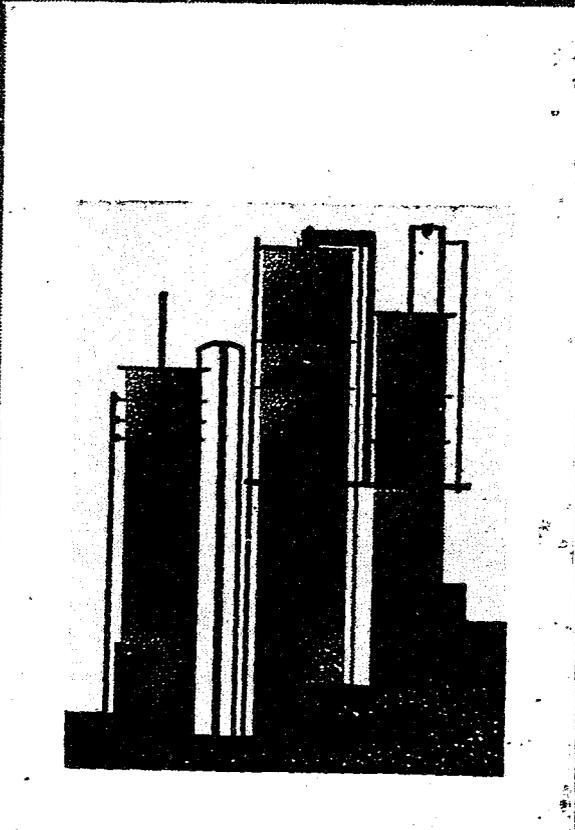


政治經濟學

基礎教程

列昂捷也夫著

胡明譯



訂正
三版

經濟學會刊



MG
FO-0
6

政治經濟學基礎教程

列昂齊耶夫著
胡明譯

【訂正三版】

白明光著



3 1761 5687 9

出版者弁言

本書初版及再版，早于本年三月中旬售罄。第三版所以遲至今日始出書者，因本書初版時，譯者在平任教職，未及校讀；譯文有若干處當需修正。迨修正後，削改藏版，在技術上殊爲困難，故決定全部在滬重新排印，以臻完善。其間校樣郵寄往還，頗費時日，致本書一小部分遲至暑中，尙未竟工。值蘆溝橋事變發生，郵遞維艱，未批校樣輒轉寄至滬上，已在八一三滬戰後矣。滬戰既起，上海印刷工場泰半停工，新書出版，殆不可能，惟敝會以此書在學術上價值甚巨，而譯者一再校改，頗耗日力，束諸高閣，殊爲可惜。故竭盡棉力，亟爲刊出，以饗大衆。書末附刊胡明先生與張仲實先生「論譯政治經濟學」一文，或可爲讀者研究政治經濟學之一助歟。

目次

第一章 什麼是政治經濟學，它研究什麼？.....一

記取顛覆了的榨取制度！

一 資本主義下各階層間的對立性.....五

富有並貧窮的都市.....一支火柴劈做四支.....爲什麼把失業的尤捏曼處死刑.....失業者食堂和狗飯店.....兩個陣營

二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一〇

什麼是生產.....生產力.....生產關係.....社會革命.....什麼是階層

三 政治經濟學.....一八

卡爾——伊里奇主義是普羅列塔利亞的學說.....政治經濟學研究什麼.....資本主義的法則是不
是永久約.....政治經濟學與社會主義建設.....理論與實踐.....政治經濟學是戰鬥的階層的黨派

性的科學

四 兩個世界的戰爭.....二九

兩個世界——兩種體制……資本主義或是社會主義……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是走到社會主義之路……毫不妥協的階層鬥爭是走到無階層社會的手段……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是社會主義的導力

第二章 前階層社會.....四〇

一 誰是我們的祖先.....四〇

美國的「猿猴訴訟」……勞動創造了人類

二 原始公產制度.....四三

蘇聯的目的是無階層社會主義社會……階層是否任何時候都存在過……共同或孤獨……由什麼地方我們知道原始人的生活……原始人如何生活……氏族共同體……勞動生產品如何分配……原始無階層社會……原始社會的崩潰……階層的發生……原始公產制度的殘餘……原始民族與資本主義……由家長制到社會主義

第三章 前資本主義的榨取形態.....六五

一 奴隸所有者制度(奴隸制度).....	六五
剩餘生產品是分解為階層的基礎..... 奴隸和奴隸所有者..... 奴隸制度的發生..... 由家庭經濟到大規模生產..... 大規模奴隸所有者的生產..... 『能言的工具』..... 奴隸所有者社會的技術..... 奴隸制度如何成為社會發展的障礙..... 古希臘及羅馬的衰落..... 奴隸的暴動與奴隸所有者制度的破滅..... 資本主義時代奴隸所有者的經濟..... 現代資本主義的奴隸制度及奴隸貿易	
二 封建制度(農奴制度).....	八一
封建制度的發生..... 『沒有無主的土地』..... 封建的階級..... 農民的農奴化..... 『命了名的所有物』..... 農奴的奴隸制度..... 封建的大地產..... 賦役及賦貢..... 封建生產的主要特徵..... 封建的榨取形態..... 中世紀的城市與手工業..... 同行公會..... 交換的發展及農奴制度榨取的增大..... 資本主義生產的發生..... 農奴的鬥爭..... 資本主義下農奴制度的殘餘	
第四章 商品生產.....	一〇八
一 什麼是商品生產.....	一〇八
計劃的苦悶..... 什麼是商品..... 由自然生產到商品生產..... 商品生產的基礎就是社會分工..... 由小生產到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下的無計劃性是在什麼地方..... 生產的無政府狀態	
二 商品.....	一一八

商品的兩個因素……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各別商品的共通性包括在什麼裏面……價值……勞動決定價值……價值量與勞動生產性……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商品的二重性及勞動的二重性……社會——必需勞動……單純勞動與熟練勞動

三 交換及價值形態的發展……………一三一

交換價值是價值的表現形態……單純的價值形態……完全的或擴大的價值形態……擴大的價值形態的缺點……一般的價值形態……一般的等價物……貨幣的價值形態

四 價值在商品生產中的機能……………一三八

價格由價值偏離……價值法則如何活動……商品是社會聯繫的負擔者……私勞動的社會性質……在物體外被下的社會關係……價值是社會關係……商品的物神崇拜……價值法則是商品——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法則……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是蘇維埃經濟的導力……蘇聯經濟性質被托洛茨基主義的歪曲……蘇聯經濟性質被右派機會主義的歪曲

五 單純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一五五

單純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間的區別……由單純商品生產過渡到資本主義……單純商品生產與普羅列塔利亞革命……托洛茨基主義及右派機會主義對小生產者地位的歪曲

第五章 貨幣……………一六〇

關於用不盡的盧布的幻夢……貨幣的權威……貨幣如何發生……貴金屬……貨幣的權威是由什麼地方引來……價值尺度……流通手段……財資……支付手段……世界貨幣……紙幣……蘇聯貨幣的機能

第六章 資本主義的榨取……………一七五

革命以前伊凡諾夫的織工生活……現今波蘭的織工生活

一 資本的原始積蓄……………一八〇

關於資本主義發生的布爾喬亞的謊話……發生資本主義的兩個條件……生產者與生產手段分離……『羊吃人』……公爵夫人塞特爾然德的勳業……創造『自由的工作人手』……對付被剝奪者的血的立法……資本家從何而來……劫掠印度……美洲是金窖……黑色的黃金……海上劫掠……怎樣把胥血作成貨幣……俄國農民由土地解放……俄國資本家從何而來……司特羅加諾夫氏……結米多夫氏……承包商……發了財的吸血鬼……在發展的資本主義時代的原始積蓄方法……關於『社會主義原始積蓄』的托洛茨基派的『理論』

二 資本與剩餘價值……………二〇三

貨幣變為資本……勞動力是商品……無論什麼時候勞動力都是商品嗎……勞動力的買賣及其價值……勞動力及勞動……勞動力的價值及價格……資本家由什麼地方獲取利潤……勞動力的價

值與勞動力所產出的價值……剩餘勞動及剩餘價值……資本主義下的勞動過程……資本家致富的來源……對剩餘勞動無厭的貪慾……什麼是資本……不變資本及可變資本……固定資本及流通資本……剩餘價值率……資本主義國家中權取的指標……提高權取程度的兩種方法……額外的剩餘價值……蘇聯社會主義經濟中權取的不存在……對蘇聯企業性質的托洛茨基派的中傷

三 工作日周圍的鬥爭……………二二三

這種事情如此其多……什麼是工作日……掠奪工人的生命……關於延長工作日的法律……工人階層求縮短工作日的鬥爭……工作日的立法限制……三八制……現代資本主義各國的工作日……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作日

四 由手工業到資本主義的工場……………二四五

單純合作……共同勞動的生產力……資本指揮生產……分工與手工工場……手工工場的兩種起源……手工工場是過渡的階段……由手工工場到工場……機器……英國工業革命……刀子有沒
有罪……機器該死……把兒童的鮮血變為金屬貨幣……英國的拉薩夫——婦女……資本主義應用機器的界限……勞動強化……資本主義應用機器的矛盾……資本主義的工場是苛罰的拷問室……資本主義與技術的發展

五 僱傭勞動的奴隸制度……………二七一

資本國家中的無掩蔽的奴隸制度

第七章 工資……………二七五

賺得什麼就取得什麼……勞動力的價值和價格……勞動力價格的變態……工資隱蔽剝取關係
 ……湯盆與湯匙……工資的兩種主要形態……計時的酬報……計件的酬報……獎金及分紅……
 血汗制度……科學勞動的組織……台諾爾制度及福特制度……現物支付或貨幣支付……名義工
 資的高度和實際工資的高度……熱練勞動的酬報……各國的工資水準……在殖民地的榨取……
 工資及工人階層的鬥爭……減消僱傭的奴隸制度……蘇聯的工資

第八章 資本積蓄與普羅列塔利亞貧窮化……………二九七

一 再生產與資本積蓄……………二九七

生產與再生產……單純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資本主義諸關係的再生產……工人墊借給資本
 家……一切資本都是積蓄了的剩餘價值……『活的機器』……僱傭奴隸制度的不朽化……都能
 成爲百萬富翁嗎……資本主義的積蓄……什麼強制資本家積蓄……資本主義矛盾的深化……資
 本的有機構成及集成長……資本的集中與集合……生產集中……階層間鴻溝的深化

二 資本主義積蓄的一般法則……………三二二

資本主義榨取的增大……工人階層絕對貧窮化……自由工作人手數目的增大……用機械排斥工

人……產業預備軍……相對的人口過剩……工人階層狀況的惡化……對明天的疑懼……僥倖瑪爾薩司及其法螺……資本主義積蓄的一般法則……財富的積蓄與貧窮的積蓄……背叛階層利益的調和論……恐慌條件中普羅列塔利亞的貧窮化與失業……英國……美國貧困和榨取的增長及失業……德國法西主義的苦役……波蘭普羅列塔利亞的貧窮化

三、資本主義積蓄的史的趨勢……………三三七

勞動因資本主義社會化……代替勞動的所有為資本主義的私有……一個資本家殺死許多資本家……對剝削者剝奪……資本主義準備了自己的掘墓人

第九章 資本家間剩餘價值的分配……………三四四

一 平均利潤……………三四四

求利潤水準的鬥爭……平均利潤率的法則……利潤率的均等化……資本周轉的速度……利潤掩蔽了榨取關係……生產價格是變相的價值形態……利潤率趨於降低……反作用的原因……利潤率趨於降低的意義

二 商業資本及商業利潤……………三五五

工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商業利潤……商業資本榨取小生產……各種商業……商品交易所……投機

三 借貸資本及利息.....三五九

伯拉意司博士的幻想.....貨幣的增殖.....銀行.....借貸資本收入的源泉.....買賣資本.....利息是資本的價格.....利息與平均利潤.....高利貸資本及其歷史的作用.....股份公司.....股票價格.....交易所.....虛擬資本.....資本的所有與企業的指導分離

第十章 地租及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三七五

一 地租.....三七五

土地私有.....前資本主義的地租.....資本主義的地租.....地租是剩餘價值的一部分.....級差地租.....絕對地租.....絕對地租與級差地租間的區別.....地租是由榨取農民而來.....關於「土地肥沃遞減」的捏造.....土地的買賣.....地租及土地價格的增長.....地租與農業的落後.....農業生產與土地所有權分離.....資本主義下土地國有化可能嗎

二 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三九一

工業與農業分離.....資本主義下城市與鄉村間的對立性.....農村中資本主義發展的兩種途徑.....農業中的大生產和小生產.....大生產的利益.....大生產排斥小生產.....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徵.....「帶有分地的僱農」.....資本主義下農民經濟的不安定性.....二二三五年的美國.....帝俄的土地分配.....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土地分配.....資本主義下農民的分化.....中農及其命運

……農業人口過剩……債務的奴役……交換下的權取……恐慌條件中農民的貧窮化……殖民地農民的狀況……農民是普羅列塔利亞革命中的同盟者

第十一章 再生產及恐慌……四一九

一 再生產及資本主義下的實現……四一九

生產與流通……個人資本與社會資本……實現問題的本質包含在什麼裏面……單純再生產下的實現條件……擴大再生產下的實現條件……資本主義再生產的矛盾……均衡論……資本主義自動崩潰論

二 資本主義的恐慌及其原理……四四七

由豐富而來的飢餓……生產過剩的流行病……恐慌的可能性及必然性……生產的社會性和占有的私有——資本主義的形態……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怎樣顯現出來……生產傾向無限的增大……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相對的縮小……資本家怎樣爭奪商品的銷路……生產過剩的恐慌由何發生……資本主義的週期……恐慌週期性的原因

三 布爾喬亞如何解釋恐慌……四六六

在自己的祖國沒有預言者……關於「無恐慌的」資本主義的傳說……生產和消費……生產的不均衡性

四 恐慌的意義.....四七六

恐慌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矛盾.....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無恐慌的發展

第十二章 帝國主義及其主要特徵.....四八二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伊里奇的帝國主義論.....帝國主義的五個特徵.....帝國主義是獨佔資本主義

一 生產的集中與獨佔.....四八六

什麼是獨佔.....自由競爭和生產集中.....德國生產的集中.....美國生產的集中.....其他國家生產的集中.....集中的不均衡性.....生產集中與獨佔.....獨佔的形態.....康採恩.....怎樣進行過渡到獨佔.....最主要各國的獨佔同盟.....帝俄的獨佔.....美國的鋼鐵托辣斯.....梯生及克虜伯.....德國的化學托辣斯.....獨佔與競急.....獨佔與生產社會化

二 銀行的新作用及金融資本.....五一一

銀行的集中.....銀行的獨佔.....銀行作用的變遷.....銀行與工業間的聯繫.....金融的寡頭政治.....金融資本.....參與制度

三 資本輸出.....五二三

資本輸出如何進行……爲什麼輸出資本……少數最富的國家榨取全世界……金融資本網

四 資本家同盟間瓜分世界………五二九

爭奪銷售市場的鬥爭……傾銷……國際的獨佔……血腥的國際戰爭

五 列強間瓜分世界及求其再分割的鬥爭………五三六

經濟的瓜分世界以後即是領土的瓜分……先前的殖民地 and 現今的殖民地……世界分割完了

第十三章 帝國主義是普羅列塔利亞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五四二

一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崩潰的時代………五四二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特殊階段……獨佔是帝國主義最深刻的基礎……獨佔的四種形式……獨佔阻礙技術的進步……資本主義是人類發展的障礙……資本主義的腐化與寄生狀態……貪污與腐敗……收買上層工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破滅的時代……資本主義矛盾的尖銳化……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時代

二 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的法則及一國社會主義的勝利………五六二

資本主義下發展的不平衡性……帝國主義下發展的不平衡性之本質的變更……新部門超過舊部門……一國上昇別國落後……爭奪世界工業首位的鬥爭……帝國主義下發展不平衡性的法則……

：戰爭及恐慌激化了發展的不平衡性……不平衡發展的法則與普羅列塔利亞革命……一國社會主義的勝利

三 反伊里奇帝國主義論的批判……五七九

超帝國主義論……考茨基塗抹資本主義的矛盾……盧森堡的理論……托洛茨基主義……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右派機會主義

第十四章 資本主義的總危機……五九二

一 大戰及十月革命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起源……五九二

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的破滅……怎樣掀起了「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人命的毀滅……經濟的破壞……大戰的代價是多少……對於工人是苦役對於資本家是利益……普羅列塔利亞的革命鬥爭……俄國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人類歷史中的新時代……一國建設社會主義與世界普羅列塔利亞革命

二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主要特徵……六〇六

世界分裂為兩種體制……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前面的優先權……蘇聯與資本主義矛盾的深化……凡爾賽條約與重新再分割世界的鬥爭……美國的新地位……協約國間的債務與德國的賠款……

……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企業優性的運轉不足與恒久失業

三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三個時期……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資本主義安定的破滅

六二一

第十五章 經濟恐慌與特種蕭條……

六三〇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礎上的經濟恐慌……生產過剩的恐慌……恐慌的圖畫……一切恐慌中最深刻的及最尖銳的恐慌……恐慌空前深化的原因……信用恐慌及破產……通貨膨脹及爭奪市場的鬥爭……生產的衰落……生產力的破壞……人民收入的低落及國民財產的減少……失業與工人階層的狀況……工資的減低……工業恐慌與農業恐慌的綜合……農業的衰落……恐慌與獨佔……對外貿易的衰落……由最大的衰落點到特種蕭條……因什麼條件轉到了特種蕭條……蕭條的特性……進攻的觀念在大眾意識中成熟了

論譯政治經濟學(三版代跋)……

胡明

——與張仲實君商榷——

做繙譯工作的必要條件……繙譯是傳達的工作……譯書的要義是對著者忠實對讀者負責……究竟要譯成怎樣的中文……經濟學上術語詞的問題……談談譯詩……張譯本誤點舉例……繙譯專業怎樣纔能改善

第一章 什麼是政治經濟學，它研究什麼？



記取顛覆
了的標
取制度！

不久以前，在蘇聯的出版物中，曾經記述過住在烏拉爾一個工人村落中的姓撒摩羅夫的家庭。彼得·華西里維奇·撒摩羅夫已經有一百多歲了，他流落到烏拉爾，還是在農奴制度的時候。地主塞列滅齊耶夫伯爵，在烏拉爾收進了一

一座礦山，爲的工作，把他自己的農奴，由枯爾省驅到這裏來了。撒摩羅夫家的祖父，年歲雖然很老，但對農奴制度却記得很清楚。他講着地主怎樣出賣自己的農奴。他憶及權勢者的野蠻專斷。每天從日出到日沒，都是在棍棒下來進行工作。

彼得·華西里維奇的兒子伊凡·彼得羅維奇，對於農奴制度已經沒有見到了。但他却能明白地憶及資本主義烏拉爾的一切魔力。他在已轉歸股份公司所有的礦山上工作了四十年。他清晰地記得工人第一次無組織的發動。他講着一九〇五年英勇的鬥爭，講着工人村落中最初的幾個布爾利維克。

他的兒子栢威·伊凡諾維奇，小孩子的時候就開始在礦山上工作着。栢威·伊凡諾維奇·撒摩羅夫，是現在的礦山經理。大戰的前夜他成了布爾利維克。一九一四年他被徵入俄皇的軍隊，以後參加了內戰的火線，黨的工作及經濟的工作。

在偉大的五年計劃年間，古老工業區的烏拉爾，引起了不可思議的青春回復。撒摩羅夫家庭所在的村落，已經不能辨認了。礦山是按最新的技術擴充了，改造了。栢威·伊凡諾維奇有了幾個兒子。他的大兒子是偉大的十月革命的同業者（出生於一九一七年），已經在中學畢業，準備進大學了；他將來會成爲一個礦山技師。地主，資本案，憲兵，俄皇的軍官，在他一生中任何時候都沒有看見過，他僅能從書本，影片，戲劇，以及前輩的故事中知道一些吧了。

撒摩羅夫的家庭，是蘇聯幾種社會制度交相更替的活證人。地主，農奴制度被資本主義制度代替了。但榨取却依然保留下來。只有十月革命，纔對全體勞動大眾開闢了幸福的新生活。

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了。蘇維埃聯邦無限廣大。蘇聯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佔有着地球

六分之一的土地。但在地球其餘六分之五的土地上，却依然被榨取及壓迫的資本主義制度統治着。

一九一七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俄國也是給資本主義統治着。每個半老的工人及集體農場員，都能生動地想起資本家及地主的統治權的長久年代。這是勞動大眾貧窮及被壓迫的年代。

詩人涅克拉索夫以巨大的力量，描寫過俄羅斯農民在地主壓迫下的苦難。在他的誰在俄國生活得很好一詩中，講到某次七個老百姓，在

災難省，

受罪縣，

荒廢鄉，

來自附近的村落——

襤褸村，呼寒村，

光脚村，受凍村，

火燒村，無食村，
以及歉收村，

怎樣集合起來。他們在求

無傷省，

無捐鄉，

豐富村，

無益的找尋中，走了許許多多的道路。

在榨取者的國度裏，尋找沒有散佈着被榨取大眾呻嘆的那種角隅，這是徒勞的。

帝俄紡織工業最大的中心，是伊凡諾夫——涅齊涅生斯基，牠算是佛那基米爾省市政規程以外的城市。十萬勞工居民住在飢餓的悽慘的郊外，這些地方都取着意味深長的街名：

窩巷，鼻管巷，螺旋巷，飢餓巷等等。

落進工場中的農民，是把歉收村變為飢餓區了。在著名的民謠中曾經無益的歌唱過：

工人只能有時帶着憂鬱來訊問：

鋤頭和機器究竟那件更沉重呢？

可咒咀的榨取制度，在蘇聯是根本地被消滅了。工人及集體農場員，都是驕傲地確信地在展望着明天。他知道在他們前面，廣大地開闢了一切道路。無論誰希望來勞動，在蘇聯，他們隨時就可以找到工作，就有改進生活的可能性。只有榨取制度的依附者，寄生蟲和騙徒，纔會覺得不好。

資本主義國家却不是這樣。好幾百萬的人們，在世界最富的國度中忍饑受餓：他們沒有工作。即令還有工作的人們，也是帶着不安在展望着未來：他們每天都能被逐出門外。

一 資本主義下各階層間的對立性

隨便舉出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這個國家是先進的也好，落後的也好，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各階層間的對立性。在綠翠蔥蘢的街道上，在窮奢極侈的高樓大廈中，住着少數的富人。在悲慘的街道上，骯髒的煙燻的住屋中，亂石的矮屋或可憐的棚戶中，住着工人，這些工人，是把自己無數的收入供給富人的。

富有並
受窮的
都市

紐約是美國最大的都市。其中集有巨量的財富。成百的摩天樓，傲慢地一增高就是幾十層。無數光輝汽車的急流，沿着市中心的街道疾馳着。瀟灑的人羣充滿着一切娛樂場所和高貴的商店。

然而紐約同時又是令人可怕的貧窮的都市。一九三五年四月，其中總計有六十七萬個家庭，他們都仰給慈善家的救濟。這個全隊伍爲二百七十萬人，或是紐約全體居民的三分之一以上。

在這個不幸者的隊伍中，僅有一半能領到一些可憐的小額救濟金。

一家美國雜誌，引證過億萬富翁格羅里·摩爾根·溫結爾貝特夫人的預算。她每年用於她自己及她唯一嬰兒的給養上的費用，爲四萬零一百六十美元。由這筆總數中，溫結爾貝特夫人，用在別墅及住宅的維持上，爲八千五百二十美元，伙食費爲六千美元，僕婢費爲九千四百二十美元，對於嬰兒個人的保護費爲三千六百美元（以免被匪徒綁票！），及其他等等。旅行上的費用，購買貴重物件及不動產的費用，縱慾上的費用等項尚不在內。

同時，美國有二百二十八萬學齡兒童，因爲沒有學費，不能進入學校。

同一個雜誌報告着，美國一個中等百萬富翁一年間的收入，等於六千八百個失業者家庭的費用。

一枝火
柴劈
做四支

蘇聯的鄰人，貴族的波蘭的好幾百萬農民，生活於無法形容的貧窮與黑暗中，饑餓對於他們成了普通的現象。一九三五年初，波蘭出版了一本描述農民生活的書籍。在這本書的序文中，康姆主義最可惡的敵人，布爾喬亞教授克爾希惟茨克，不得不寫着如下巧辯的話：「農家現在是把線香或木片用做燈，而且僅在晚餐的時候才把牠們燃燒。別時候燃燒認為是奢侈。為的節省起見，把一枝火柴劈做兩枝，甚至劈做四枝，對打火石的利用也漸次流行起來。農民由穿皮靴，改到穿蒿草，樹皮，甚至是木料做的鞋子。馬鈴薯是放在清水中煮熟，因為鹽是必須支付代價的。」

在蘇聯，最偏僻的角落，都是照着「伊里奇牌的電燈泡」。在布爾喬亞的波蘭，農民却點着木片。

為什麼把
失業的
先業的
尤担的
處死刑？

紐約及倫敦，柏林及華沙所發行的報紙，都夾雜着關於長久失業及絕望貧窮達到極點的人們的自殺消息。飢餓引到了令人戰慄的慘劇。

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日，柏林的法院，對失業的尤捏曼判處死刑，她是以「對自己三個兒子的謀殺罪」被控訴的。尤捏曼的兒子是死於飢餓。雖然法庭上已經查明，母親最後一次由貧民救濟所的會計處取得救濟金，還是在兒子死前的兩星期，但母親仍被確定了「殺人罪」。這種判罪，是根據兒子臨死以前的最後幾天她沒有回家。依她自己的話，尤捏曼不回家，是因為不忍去看慢性地快死於飢餓的自己的兒子。

柏林是一個巨大的都市。其中居住着將近有四百五十萬人口。幾十萬家庭都在忍飢受餓，或是站在飢餓線上。然而少數的富翁——寄生蟲，却生活得全然不壞。住在柏林握有百萬馬克以上的有二百人；二十五萬馬克以上的有一萬人，從五萬馬克至二十五萬馬克的有五萬人。

失業者
食堂和
狗飯店

倫敦有對於失業者的慈善食堂。天沒亮的時候，這種食堂前面，就排列着很長的行列。食堂在一定的時間開放，每個失業者領取一盃「施捨的」羹湯。這種稀薄的，些少營養成分的不良飲料，成爲幾千人唯一的食物。

然而在倫敦還有別一種「食堂」。某報曾經登過如下的記事：

「倫敦新開一家狗飯店。飯店女主人是希爾比爾特·司各特夫人，她在德爾齊街早有一所「美麗的接待堂」，也是對狗開設的。新飯店的菜單，是各種羹湯，魚，肉，青菜及粥品等項。狗的所有者，對飯店女主人被認為有信用能力的人，就可叫狗自己到飯店來。有幾隻狗也能送到家裏去吃。」

如同看過的，布爾喬亞的狗，活得較之幾十萬勞動者是無比地更多！對牠們供給着非常豐富的食物，牠們對菜蔬是有更多的選擇。

英國現在總計有四百五十二個百萬富翁。根據所得的收入多寡（一九三三年），百萬富翁分為如下的各羣：全年收入二十四萬至三十萬盧布的百萬富翁有一百五十五人；由三十萬至四十五萬盧布的百萬富翁有一百七十六人；由四十五萬至六十萬盧布的百萬富翁有四十二人；六十萬盧布以上的百萬富翁有七十九人。

在資本主義下，社會分解為兩個很大的敵對陣營，兩個對立的階層——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這在現代資本主義世界中，是一目了然的。

布爾喬亞把一切財富，一切權力都集中在自己手裏：工場，工廠，鐵山，



土地，銀行，鐵路都在他們手中；統治權也屬於布爾喬亞。在普羅列塔利亞方面，是聚集着一切無權，一切亦貧及艱苦的勞動。

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間的對立性，這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最重要的特徵。勞動階層與布爾喬亞間的鬥爭，在這裏，是站在第一位。這兩個階層間的鴻溝日益深化起來，日益擴大起來。隨着階層矛盾的成长，增大着勞動大眾的激憤，堅定着他們鬥爭的意志，成長着他們革命的自覺，鞏固着對自己固有的力量及在資本主義上面自己最後勝利的確信。

二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布爾喬亞把勞動階層的勞動成果剝奪為己有。他們因什麼有把別人勞動的創造物，放進自己口袋裏的可能呢？

在權取制度下，一羣人因為什麼原故能夠「不勞而獲」呢？為的理解這事，必需觀察社會中的生產是怎樣構造起來的。每個工人，每個勞動者，都清楚地知道生產是什麼。為着自己的生存，人們需要衣服，飲食及住所。這些東

什
麼
是
生
產

西既不能從天上掉下來，自然地上也沒有現成的東西散佈着。每個勞動者都明白地知道，在房屋建築上，在生產着五穀的田野上，在製造人類一切必需品的工場及工廠上，都要支付着若干量的勞動。

地殼中埋藏着煤床，鐵礦，石油。人類以自己的勞動做手段，把這些有用的物體拿到地面上來。在這裏，在冶金工廠中把礦石煉成鐵。用鐵製造各種各樣的東西，由火車頭起，到刀子或針止。



在現代，生產主要的形式，是運用複雜的機器，在大工場及工廠中來進行。然而在從前的時候，人類的勞動却經過別種方式。現代複雜的機器，以前是沒有也不能想像。遠古的時候，粗棍和石頭，是人類使用的唯一工具。從那時起，經過了好幾千年。在最近的一百五十年間，技術纔特別迅速地發展起來。

一百五十年以前，人類還不知道蒸汽機。電汽被應用，僅不過是五十年來的事。最近的一百年間，鐵路纔發展起來。汽車普及起來，也不過在最近幾十年間。曳引機更是不久的發明品。老年人清晰地記得，當飛機最初出現着的時候，這是在大戰不久以前。無線電普及起

來，已經是在戰後了。

爲生產對社會服務着的一切，構成社會的生產力。人類自身，勞動階層自身，是最重要的生產力。他們是用自己的勞動，由地殼中發掘着無數量的財富，他們創造了許多能率很大的奇特機器，這些機器是人類溫順的助手。隨着機器的發展及技術的成長，人類的能力，技巧及智慧也都長進起來。當沒有飛機的時候，不會有飛行家，在汽車出現以前，不能有汽車夫。所以隨着社會的發展，不僅變化着生產手段：機器，原料，工場，耕地，並且變化着人類勞動力自身。人類不僅要學會運用複雜機器來工作，而且他更早就要學會創作這些複雜的機器，建造這些複雜的機器。



人類不是在孤獨中勞動着，而是共同地勞動着。在煤礦中，鐵礦中，任何一個工廠或工場中，一個人能夠做什麼呢？如果沒有成千成萬人的聯合，這樣的企業能夠發生起來嗎？孤獨中的勞動，不僅在大企業裏是沒有意義的。甚至利用自己的老馬來耕種一小片土地的孤單農民，倘若別人不對他供給一切必需品，他也是不能生存着。單獨工作着的家庭手工業者或手工業者，沒有別人勞動所製造出來的工具及材

料，他就一步都不能進行。

生產是社會的，但牠是按各種形態構造起來的。

蘇聯是一種社會制度，而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却又是完全別樣的社會制度。蘇聯的普羅列塔利亞，在工場，工廠以及整個的國家中，都是佔着統治的地位。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普羅列塔利亞却是定命在強制勞動，服從及無權的地位上。工場，工廠，鐵路，土地，銀行，一切這些，在那裏都是屬於布爾喬亞。布爾喬亞把一切生產手段都握在自己手中。這對他們給與了由工人吸取骨髓，壓迫及奴役勞動階層的可能性。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間的關係，壓迫者——資本家與被榨取的工人間的關係，决定着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全部制度。

在生產的行程中，人與人間，整個階層與階層間，是配置着一定的關係。這種關係叫做生產關係。工人與資本家間的關係，能夠用做生產關係的實例。蘇聯的生產關係，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關係是完全不同的。每種社會生產結構，都由於在其中支配着的生產關係來決定。

社會中的生產關係是由什麼來決定呢？牠們依存於什麼呢？卡爾曾經指示，生產關係是

依存於社會物質生產力的發展水準。在各種社會發展的階段上，配置着各樣不同的生產力水準。

隨着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係也同時變化起來。

『社會的生產關係——卡爾寫道——隨着物質的生產手段，生產力的變化及發展，也就被變化着，被改革着。』（卡爾僱傭勞動及資本·選集一卷一九八頁）

例如在原始時代，生產力的發展水準是非常低下的。勞動工具還是簡陋的。人類還不能好好地知道和自然鬥爭。原始部族狩獵的收穫，僅能勉強達到對部族的贍養。任何的剩餘品也不能留存下來。因此在那裏，一個階層藉剝削別個階層來生活的那種階層，是不能存在着。社會分解為階層，是在生產力的發展還更高的階段上纔出現。

社會
革命

生產關係，是隨着生產力的發展而同時變化着。但這種變化是怎樣來進行的呢？是否能夠想像，以為只要技術充分單一的發展，生產關係就會逐漸成為完善的呢？

這種見解是非常錯誤的。生產力的發展，是為的更替陳腐的生產關係為新社會制度，準

備着一些條件。但舊制度任何時候也不會自願地走下舞臺。

只有社會主義，纔對生產力的發展開闢了無限的前程。在過去的社會制度下，生產力只能於或長或短的時期以前，在特定的社會制度範圍以內來發展。例如資本主義，在根本上已改造了舊的勞動方法。牠引起了大機器生產的出現及發展。但生產力發展到了這種程度，即在資本主義的範圍內，早就太窄狹的了。資本主義制度，早就成了利用現今已有的那些能減輕人類勞動，改善人類生活的絕大可能性的障礙。但資本主義卻不會自願地讓位給社會主義。只有社會革命，纔能排除朽腐的生產關係。

蘇聯解脫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枷鎖。在蘇聯引來了那種歷史上空前的生產力猛烈的繁榮。蘇聯在不久以前，還完全是個落後的國家。在偉大五年計劃的數年間，蘇聯通過了別國數十年間所經歷過的道路。蘇聯成爲先進的工業強國了。不久以前，鄉村還是保持着「木犁及木片（引火用的）」的蘇聯，已成爲最先進的，大規模的農業國家了。

在莫斯科，在舊西摩羅夫市郊，大戰年間著名的資本家耶卜申斯基，建築了一座裝配及修理汽車的半手工的作坊。這座作坊，取了誇大的名稱，叫做「汽車工廠」。第一五年計劃

年間，提起了改造這座工廠的任務。就改造的工作說來，根據建築，事實上變成了每年能發行幾萬架機器的宏大新工廠。當『改造』完成的時候，經營人員戲謔着說道：這等於對褲子縫上許多鈕扣。但按照俄國布爾喬亞制度下所配置着的生產力，和普羅列塔利亞革命所擴大了的生產力的比較，實例地表現出來，這就如同把舊的『汽車工廠』，和新的美農而且偉大的，命名為史塔林的工廠的比較一樣。

什麼
是
階
層

爲着生產，是需要土地，廠屋，機器，原料，需要生產手段。但缺乏人類的活勞動，缺乏活的勞動力，生產手段還是死的。只有當勞動力適用於生產手段的時候，生產過程纔開始起來。各階層在人類社會中的地位及重要，是由他們對生產手段的關係來決定。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手段是握在布爾喬亞的手中。勞動階層沒有生產手段。這是布爾喬亞榨取普羅列塔利亞的基礎。

不是資本主義創造了階層及階層的差別。在資本主義以前，在地主——農奴制度（封建制度）的時候或更早，就有階層存在。但資本主義却把新階層在舊階層的地位上樹立起來

了。資本主義創造了階層壓迫及階層鬥爭的新方式。

「大的人羣叫做階層，是根據他們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制中的地位，根據他們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大部分是在法律裏凝固着的及形成着的），根據他們在社會勞動組織中的機能來區分，所以是根據他們所處分的社會財富的份額的規模及受取的方式來區分。階層是這樣的人羣，因為他們在社會經濟一定結構中的地位有差異，其中一羣能夠剝奪別羣的勞動爲己有。」（伊里奇選集二卷三二三頁）

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主要階層。他們的相互關係，他們的鬥爭，這裏決定着資本主義社會的命運。但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和資本案及工人同時，還存在着別的中間階層。在許多國家中，這些中間階層是大多數的。

小農及中農，手工業者，家庭手工業者，這些都是中間階層。這些階層，我們稱呼爲小布爾喬亞。他們和布爾喬亞有血緣，是他們有自己私有的小片土地，器具，工具，但同時他們又是勞動者，這使他們又和普羅列塔利亞有血緣。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把中間階層引到貧窮化。他們在資本主義下是被侵蝕着。個別的某人能躍入權取者的行列『出人頭地』；大多

數却是貧窮下去並落入普羅列塔利亞的隊伍。因此，普羅列塔利亞在自己反對資本的鬥爭中，在廣大的農民勞動羣衆中替自己找着了同盟者。

三 政治經濟學

卡爾——伊里奇主義是普羅列塔利亞的學說

普羅列塔利亞在自己的鬥爭中，爲卡爾，恩格司，伊里奇及約瑟夫偉大的學說所指導。普羅列塔利亞的偉大教師及領袖，鍛鍊好了強有力的武器。他們創造了並完成了普羅列塔利亞的革命理論。卡爾——伊里奇的學說，在資本主義的時候，是用做勞動階層鬥爭中的指導。在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勝利以後，卡爾——伊里奇的理論，是對勞動階層在爲社會主義而鬥爭中，指示前進鬥爭的道路，愈益勝利的道路。

約瑟夫在十七次黨大會上說過：

『我們是在卡爾，恩格司，伊里奇的旗幟下工作和戰鬥，所以確有自己的成功。』

(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五九七頁)

在卡爾出場以前，人類是無力闡明社會發展的法則的。社會史，牠表現爲一條密接的偶然性，環鍊，其中不能發見任何一定的聯繫。卡爾纔首先證明了社會的發展，是和自然的發展一樣，根據一定的內在法則來完成。然而和自然法則却又有不同，人類社會的發展法則，不是在人類意志及活動以外來實現，恰恰相反，而是經過廣大人羣的活動來實現。卡爾主義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在其內在矛盾固有的力量中，必然要走到自身的滅亡。資本主義的發展，會引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會引到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的樹立。

卡爾主義教訓着，資本主義不會由其自身走到滅亡，而僅是普羅列塔利亞反對布爾喬亞無情階層鬥爭的結果。孟利維克關於這事的理論，假定社會是向一定的方向來發展，那末勞動階層就可以束手坐待資本主義被社會主義代替自動完成的時間到來，這是對卡爾主義極可惡的歪曲。事實上，社會發展的法則，自己是不會親自實現出來。牠們只有以社會中所進行的階層鬥爭爲手段，纔能替自己開闢一條大道。

卡爾——伊里奇主義，是勞動階層的戰鬥理論。只有普羅列塔利亞——掌握未來的階層，——纔有力量冷靜地來暴露社會的發展法則。因爲這些法則，證實着他們勝利的必然

性。

在資本主義的曙光期，布爾喬亞是少壯的，充滿力量的及有活力的階層。她實行了反對衰老的封建制度的堅決鬥爭。她的學者真摯地企圖洞察人類社會發展的祕密。他們在這一領域中，是非常有價值的闡明了及探究了。然而暴露社會發展的真實法則，却因他們階層的限制性對他們妨害了。他們不能發見推動布爾喬亞獲得政權的社會發展，以後却會把軸引到滅亡。他們認為布爾喬亞的制度，是永久的，自然的社會制度。

布爾喬亞戰勝封建領主，引到一種榨取形態代替為別種榨取形態。增大着並強化着對勞動階層的榨取。但和這同時，也就增長了普羅列塔利亞反對布爾喬亞的階層鬥爭。

「布爾喬亞科學的經濟學自身響了喪鐘。此後，問題已經不在於某種理論正確或不正確，而在於她對資本有利或有害，適合或不適合，與治安的考慮一致與否。公正的研究，讓位於雇傭的斗方文人的鬥爭，不偏不袒的科學探討，代替為無恥的及惡意的辯護。」（資本論

一卷十三頁俄文版）

革命的理論，是在普羅列塔利亞手中用來反對資本主義鬥爭的強力有的武器。卡爾主義

在台面上出現了以後，反對卡爾主義的鬥爭，成了布爾喬亞「科學」的主要任務。不是認識社會的發展法則，而是無情「斥責」勞動階層的戰鬥理論——這就是現今布爾喬亞立在自己「科學」前面的任務。因此伊里奇寫道：

「卡爾以後，談論任何其他非卡爾的政治經濟學，僅能用來愚弄小市民吧了。」

布爾喬亞自己常常承認，他們不知道社會發展的法則。例如一家有權威的英國布爾喬亞的報紙，在目前恐慌的條件中這樣寫過：

「我們關於電子運動的速度，較之關於貨幣運動的速度知道得更多。我們關於宇宙體系中地球繞日的循環，較之關於產業的循環知道得更多。我們能夠預言不可見的，及不能達到的遙遠的天體的運動，較之我們能夠預言恐慌的終結是無比地更正確。」

不知道明天會帶來什麼的，布爾喬亞陣營中的狼狽就是這樣。

卡爾——伊里奇主義，教訓我們去暴露一切蒙蔽下的，被劫奪者反對他們的壓迫者的階層鬥爭。卡爾——伊里奇主義指明，普羅列塔利亞堅決的階層鬥爭，這種鬥爭要顛覆布爾喬亞的政權並樹立自己的專政，這是走到社會主義的唯一道路。

關於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的學說，是卡爾——伊里奇主義中的主要學說。

卡爾和恩格司的學說的基礎，是在十九世紀的中葉作成了。幾十年間，他們堅忍不拔地領導了普羅列塔利亞由資本壓迫下求解放的鬥爭。他們天才地總括了這些鬥爭的經驗。卡爾死於一八八三年，恩格司死於一八九五年。恩格司死後的兩年，在彼得堡——那時帝俄的京城——跑來了伊里奇。他迅速地成爲勞動運動的首領及指導者。這已是新時代了——帝國主義時代了，當時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矛盾都銳化到了極限。社會主義革命正在敲門。伊里奇在自己的著作中，對卡爾和恩格司的學說，給與了愈益向前的發展，應用到了帝國主義及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新時代。

卡爾，恩格司及伊里奇的學說，在蘇聯人民的偉大領袖約瑟夫的著作中，立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及兩種體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鬥爭偉大經驗的基礎上，對自己發見了

愈益前進的研究。

政治經
濟學研
究什麼

資本主義是如何構造的？少數一羣資本家奴役工人大衆的全部機構是如何構造的？爲着自覺地及積極地來參加現代全世界進行着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

義間偉大的鬥爭，熟知這事是必須的。

資本主義的發展，會引到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勝利，會引到社會主義新制度的勝利。卡爾曾經運用精細地研究資本主義體制的方法，運用曝露牠的發展及毀滅法則的方法，達到了這個結論。卡爾設定自己的目的，是發見資本主義社會的運動法則，以便對普羅列塔利亞在其為自己求解放的鬥爭中指出道路。

「在其發生，發展及沒落中，來研究歷史上特定的現實社會的生產關係，這就是卡爾經濟學說的内容。」（伊里奇卡爾恩格斯主義俄文版二十四頁）

由此顯然，政治經濟學是有着如何巨大的意義。這門科學，構成卡爾，恩格斯，伊里奇及約瑟夫全部學說最重要的部分。

卡爾——伊里奇的政治經濟學，深入地洞察着暴力及榨取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部秘密。牠暴露着布爾喬亞的學術奴僕所儘量努力迷混着的，階層間關係的真實本質。牠是用做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及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的學說深刻的，全面的基礎。

布爾喬亞的奴才們，他的學術從僕們，以及孟利維克陣營中的他的傭僕們，都努力在各

資本主義
的法則
是永久的？
不是的？

種形態中，來「證明」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關係的永久性及其固定性。在下面，他們追求着的那個寡廉鮮恥的目的，是十分顯明的。他們希望說服工人，關於資本主義的顛覆，是不會有也談不到。他們說資本主義的滅亡，就是人類的滅亡。倘若人類社會仍將繼續存在下去，那末據他們的信念，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纔會存在。由此，他們的努力，是把資本主義的法則，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關係，當做永久的法則，當做固定的關係描述出來。『過去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布爾喬亞從僕們這樣說着。

卡爾——伊里奇的政治經濟學，把這些反革命的謔語從根拆掉了。卡爾——伊里奇的理論，指明資本主義的關係，怎樣在舊制度的廢墟上發生出來，牠們怎樣來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內在的，一切銳化着的矛盾的發展，怎樣不可避免地會把牠引到滅亡，引到普羅列塔利亞——布爾喬亞的掘墓者——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

人類的歷史，證明着人類在地球上生活了好幾千年，並不知道有資本主義。這就是意味着，政治經濟學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所發見的那些法則，並不是永久的及不變的。反之，這些

法則，只是跟着資本主義的發生及發展纔發生起來。牠們會隨同孕育牠們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破滅而消滅掉。政治經濟學，不能把自己的任務，僅僅限於研究資本主義制度。牠同樣應當研究從前的社會發展的各時期。

政治經濟學與社會主義建設

在蘇聯，社會主義更替資本主義是已經實行了。在社會主義下，社會中的生產關係，與資本主義下的生產關係完全不同。政治經濟學是否應當研究這些關係呢？自然是應當的。伊里奇指示過，政治經濟學，是「關於歷史上發展起來的社會生產的各種結構的科學」。(全集第二卷三七一頁)卡爾最親近的戰友恩格斯指示過，

「政治經濟學，在廣義中，是支配着人類社會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及交換的法則的科學。」

(反杜林論俄文版一三五頁)

所以政治經濟學，不僅應當研究資本主義，而且應當研究資本主義以前的各時代，以及更替資本主義的那種制度。(這種更替，在蘇聯已經實行了。)

這不是意味着，政治經濟學對於社會生產的各種結構，都設定同一的法則呢？決不是。反之，每一社會生產制度，都有自己獨特的法則。

現在，當社會主義在地球六分之一的部分上勝利了的時候，顯然，研究社會主義的及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期的經濟，是有着如何巨大的實際意義。

政治經濟學，無論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及滅亡的法則，抑或在資本主義的廢墟上所發生的社會主義新制度的法則，都應當給我們一個鮮明的及清晰的解釋。

理
論
與
實
踐

理論對於我們不是信條(死的教理)，而是行動的指導。理論對於革命鬥爭有着巨大的重要性。

『沒有革命的理論，不能有革命的運動。』——伊里奇多次竭力這樣說過。

(著作選集第一卷一四五頁)

『誰也知道，理論，假如牠真正地是理論，那末就會給實踐者有確定方向的力量察，明前途，對工作有確信，對我們事業的勝利有信仰。一切這些，在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中，有——也不能沒有——巨大的重要性。』——約瑟夫這樣說過。(伊里奇主義問題一九九——三〇〇頁)

因此約瑟夫指示着：『理論工作，不僅必須趕上實踐工作，而且必須越過實踐工作，以

便把我們的實踐者，在他們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鬥爭中武裝起來。」（同書）

卡爾——伊里奇的政治經濟學，不僅是照明着資本主義世界崩潰景像的明燈，而且是照
明着蘇聯凱旋了的社會主義世界的圖畫的明燈。

政治經濟學
是戰鬥的
階級的黨
派性的科學

布爾喬亞關心的，是對人民大眾來隱匿資本主義滅亡及康姆主義勝利不可
避免的諸法則。爲了這種目的，布爾喬亞參養着一大羣的學術從僕。布爾喬亞
的學者——照伊里奇的說法，這些「資本家階層的學術雇員，」——忠心的，

誠意的服役於資本主義，他們儘量來粉飾並掩護壓榨和奴役的制度。

勞動階層革命鬥爭的首腦站着康姆黨。只有康姆黨堅決的領導，纔能保證普羅列塔利亞
的勝利。一切勞動階層的敵人，關於康姆黨是都帶有激怒的憎惡。

他們只夢想使牠的統一分裂起來，並對黨的總路線中的每一偏向，都來俾災樂禍。

政治經濟學，是我們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中的，我們爭取康姆主義的鬥爭中的銳利武
器。政治經濟學，和其他各種科學一樣——首先是把握人類社會及其發展法則諸問題各種
科學一樣，是黨派的科學。

敵人成羣包圍着蘇聯。世界帝國主義，在準備着反對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爭。外國的布爾喬亞，在自己的鬥爭中，是立足在蘇聯仍存留的原先榨取階層的殘餘上。這些殘餘，是遠遠沒有完全消滅掉。蘇聯仍在進行無情的階層鬥爭。在這種鬥爭中，對黨的總路線的一切攻擊，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上對牠危害的一切企圖，都是服役於蘇聯敵人的利益。這就是爲什麼必須對脫離黨的總路線的一切偏向作不斷的及無情的鬥爭，爲什麼不但要對公開的右傾機會主義作鬥爭，而且更要對一切左的偏向作鬥爭。

布爾喬亞在其準備反蘇聯的新戰爭中，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表現得特別賣力。托洛茨基主義，是寡廉鮮恥的孟利維克主義的變種，替帝國主義的布爾喬亞，特別建立了關於蘇聯的一切誹謗的發明。托洛茨基主義，是反革命布爾喬亞的先鋒隊。

敵視普羅列塔利亞的代表，現今正在努力於偷偷摸摸地，在隱蔽的方式下，藉秘輸來引進他們的見解。

普羅列塔利亞的階層敵人，都盡量企圖歪曲政治經濟學，使牠適合着用來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

例如孟利維克魯賓（一九三一年三月，因孟利維克同盟局的案件，被普羅列塔利亞法庭判過罪的），忠心的並誠實的服役於布爾喬亞，在好幾年的期間，是都沒有被發覺出來的。他執行着普羅列塔利亞階層敵人的命令，儘量努力把對現代資本主義議論紛紜的問題，及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問題的注意，引到離開實際生活的一切抽象的詭辯方面去。在有害的反革命的目的中，他歪曲了卡爾的學說，腐蝕牠的革命內容。他把生產關係由生產力分離開來，把生產關係轉變為觀念論的空頭彩票。（即是和物質的實際性分切開來的，僅在頭腦中存在的。）他儘量塗抹着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矛盾——引導資本主義走到滅亡的矛盾。他蒙蔽着布爾喬亞對勞動階層的榨取。對一切根本問題，他把卡爾主義都竄改為孟利維克理論，這是常常在十分隱蔽的方式下作成起來的。

與一切反卡爾主義者及偏向的流派作勢不兩立的鬥爭，是研究政治經濟學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四 兩個世界的鬥爭

兩個世界，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世界，以及牠們的無情鬥爭，這是現今政治經濟學注意的中心。

兩個世界——
兩個世界——
種體制

蘇聯第一五年計劃在四年中成功地實現了。蘇聯又在勝利地實現着第二五年計劃——建設無階層社會主義社會的五年計劃——更偉大的任務。

在第一五年計劃年間，蘇聯建築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社會主義大工業——這是社會主義重要的基石——大大地成長起來了。創設了幾十種蘇聯前所未見的新生產。構成整個國民經濟骨幹的重工業特別成長起來了。

在偉大五年計劃年間，蘇聯實現了在社會主義原則上，對農業改造的宏大任務。在好幾百萬農民大眾面前，廣大地開闢着走到富裕及文化生活的道路。集體經營制度，是在農村中勝利了。基本農民大眾——集體農場員——成爲蘇維埃政權堅固的支柱，而資本主義最後的堡壘——富農階層——是消滅了。

社會主義在蘇聯是澈底地確定地勝利了。

勞動階層在大大地發育起來。廣大的勞動羣衆的物質狀況改善了。蘇聯變成了先進的文

化國家。實行了普及教育，肅清了幾千萬個文盲。幾百萬兒童及青年就學於各種教育機關。在創造社會主義的勞動紀律中，達到了最大的成功。幾百萬社會主義建設者的積極性，效能及熱忱，都在大大地增長起來。

「在五年計劃的總結中，於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在全世界幾萬萬勞動大眾面前，事實上證明了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第十七次黨大會的決議）

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就是這樣。同時，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却進行着空前的破壞及崩潰。從一九二九年秋季開始，在資本主義各國中，都被空前的深而有力的恐慌騷擾着。這次恐慌，照牠的尖銳性，繼續性，及牠對勞動大眾所帶來的災害說來，是使資本主義世界任何時候所知道的一切以前的恐慌，都遠遠地落在後面去了。

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恐慌，無論在工業領域中抑或農業領域中，都帶來了特別巨大的破壞。由於銷路缺乏，生產逐漸地愈益縮小起來，許多企業都停閉了，拋出了好幾百萬工人。在農村中，縮小着耕地，使好幾百萬農民零落下去。巨量的已成商品，是白白地毀滅了。巴西把咖啡拋在海裏，美國把小麥用做機車的燃料，把牛乳傾在河裏，把魚拋在海裏，撲殺家

畜，破壞耕地，像這樣，是爲着來減少拋在市場上的棉花及五穀的數量。現在，當最大的衰落點已經渡過了的時候，資本主義藉對工人榨取空前的增高，藉對農民加強的掠奪，藉對殖民地劫取的增大，工業狀況稍稍地趨於緩和起來。然而關於資本主義國家中任何真正的經濟興旺，是不能有也不能談到，因爲資本主義是在體驗着自己的衰落時代，自己的崩潰時代。布爾喬亞是在運用加強榨取勞動大眾的方法，準備分割世界的新戰爭，反對蘇聯的帝國主義新戰爭的方法，來由恐慌中找尋出路。布爾喬亞愈益轉到法西斯主義的統治方法，企圖用血的恐怖把勞動大眾在服從中束縛起來。

在蘇聯，「工人及集體農場員，對明天都取得了充分的確信，他們生活的物質及文化水準的愈益提高，是僅僅依存於他們所支出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在蘇聯，對於勞動大眾是消滅了失業，貧窮及飢餓的威脅。每個工人及集體農場員，對於自己的將來，都確信地，樂觀地在展望着，他們對文化及知識，提出了愈益上昇的要求。」（十七次黨大會的決議）

同時，在資本國家中，勞動大眾却受到非常的及空前的損害。恐慌的每一年間，都增大了失業者的隊伍，這個隊伍達到了幾千萬人的空前數字。現今的恐慌，是對失業者註定了一

切苦難，對勞動大眾註了飢餓，他們加上他們的家族，按人數超過了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人口。

現在，當最大的衰落點已經渡過了的時候，勞動大眾的狀況不僅沒有達到改善，而且相反，牠却愈益繼續着惡化起來。資本主義工業中生產的若干增加，首先是藉對在業工人權取的增長，藉使他們的勞動更大的強度而引來。

「在這些經濟震撼的駭浪中，以及軍事——政治的激變中，蘇聯如同懸崖般孤獨地站着，她仍在繼續自己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及爲保全和平而奮鬥。倘若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依然都是被經濟恐慌騷擾着，那末在蘇聯，無論工業領域中或農業領域中，却都在繼續上昇。倘若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是在進行着狂熱的準備重分世界及勢力範圍的新戰爭，那末蘇聯却在繼續一貫的，堅定的反對戰爭的威脅，及爲和平而奮鬥，這時不能說，蘇聯在這一領域

上的努力沒有任何成功。」（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五三九頁）

當內戰結束，轉到經濟建設以後，伊里奇說過：『我們現今對國際革命的主要影響，我們是用自己的經濟政策表明出來。』（全集二十六卷四一〇頁）

資本主義或是社會主義

在恐慌的壓迫下，在法西斯主義的重軛下呻吟着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們，都把蘇聯看做世界普羅列塔利亞社會主義的祖國。蘇聯的成功，興奮了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的鬥爭。社會主義在蘇聯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最大的因素。

資本家及其奴僕們，開始瀕繁地顧慮到資本主義制度的命運。蘇聯強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在蘇聯敵人的國家中資本主義的朽腐間的根本差異，鴻溝，是過分地刺眼。將來屬於誰呢？康姆主義或資本主義？這種問題是頻繁地開始擺在蘇聯敵人的面前。

兩種體制（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鬥爭，這成了我們時代的中心。兩個各別的，對立的世界，彼此互相對抗着。蘇聯是社會主義的世界，工人政權的勞動的世界。在其他國家中，是失業與飢餓，逐求利潤的布爾喬亞的世界。蘇聯的旗幟上寫道：『不勞動者不得食』。在布爾喬亞的旗幟上，是能夠寫着：『勞動者不得食』。全世界自覺的工人，把蘇聯認做是自己的社會主義祖國，這是當然的。

資本主義或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跟着蘇聯的出生，同時就全部提出來了。資本主義或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按照蘇聯成功的程度，按照資本主義崩潰的程度，成爲愈益尖銳

的了。

普羅列塔利
亞專政是
走到社會
主義之路

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政權都是握在布爾喬亞的手中。無論是怎樣的統治形態，牠的背後都不可避免地，並無論何時都隱藏着布爾喬亞的專政。布爾喬亞國家的目的，是保護資本主義的榨取，保護布爾喬亞在工廠及工場上的私有權，地主及富農在土地上的私有權。

在蘇聯，國家的政權，是握在與基本農人大眾攜手，建設社會主義的勞動階層的手中。

十月革命確立了普羅列塔利亞專政。勞動階層力求佔有國家的政權，不是為的國家政權本身。在普羅列塔利亞手中的國家政權，牠是建設社會主義新社會的手段。

「牠的目的，是創造社會主義，消滅社會在階層上的劃分，使社會的全體人員都成為勞動者，剷除一切人榨取人的地基。這些目的不能一舉實現出來，牠是需要充分長久的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因為改組生產是件困難的事體，因為對於一切生活領域中的根本轉變需要一個時期，因為對於小布爾喬亞及布爾喬亞經營習慣的巨大勢力，只有在長

久堅決的鬥爭中纔能克服過來。所以卡爾說過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的全時期，是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伊里奇選集一卷三〇四頁）

由資本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不能一舉實現出來。充分長期的過渡時期是不可避免的。在這時期，國家的政權是握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勞動階層的手中。

布爾喬亞專政，意味着在少數一羣寄生蟲及高級遊民的利益中，對巨大多數人民的壓伏。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意味着在巨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中，在全體勞動大眾的利益中，對少數一羣榨取者反抗的壓伏。普羅列塔利亞利用自己的專政，為的是去消滅一切人對人的榨取。

獲得了政權，普羅列塔利亞成為統治階層：他管理全部社會化的生產，鎮壓榨取者的反動，領導中間層動搖着的團體及階層。他以毅然的手腕，把其他勞動大眾，——首先是貧農及中農大眾，引上光明的前路。

成了統治階層，普羅列塔利亞來着手創造那種制度，在牠下面，不再存在統治的及隸屬的階層，因為階層及階層一般差異都不存在了。

毫不妥協的階層鬥爭是走到無階層社會的手段

社會主義時代，是消滅着社會在階層上的分解，消滅着階層矛盾及階層鬥爭，消滅着榨取者真被榨取者的劃分。但走到無階層社會主義社會的道路，却要經過無情的階層鬥爭的時期。

伊里奇不倦地極力說過，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是與榨取者，與以前的統治階層一切的殘餘，作長久的及堅決的階層鬥爭的時期。

十月革命以後經過兩年，伊里奇寫道：

「社會主義是階層的消滅。普羅列塔利亞專政，對於這種消滅，能做的完全做了。但一舉消滅階層却不可能。」並繼續說道：

「在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時期，階層還是殘存着，但每個都變質了；他們的相互關係也變了。在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的時候，階層鬥爭並沒有取消掉，只是採取着別種形態吧了。」

（伊里奇選集一卷三三四頁）

在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時期的階層鬥爭，是採取了新的形態的，成爲更堅決的了。誠然，這是用不着奇怪的：以前的支配階層，是在做着爲自己挽回喪失了的地位的拼命的企圖。榨

取者無論在任何手段前面，無論在任何反對巨大多數勞動者利益作惡的犯罪前面，都不會停止起來，是爲的不讓自己的統治走到末日。

「階層消滅，是一件長久的，困難的，堅決的階層鬥爭的事情。階層鬥爭在資本的權力顛覆以後，布爾喬亞的國家破滅以後，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樹立以後，仍不能取消掉……僅是變更自己的形態，在許多關係中成爲愈益無情的吧了」。〔伊里奇選集二卷三〇四頁〕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全行程，光輝地確證着伊里奇的這種立場。在普羅列塔利亞不容間斷的，無情的，反對一切最後的舊權取制度鬥爭的行程中，達到了社會主義建設偉大的勝利。蘇聯在一切布爾喬亞的部隊上，獲得了最大的及決定的勝利。但他們的反抗也就成爲更有力。他們反對社會主義的鬥爭方法也就成爲更無恥的。在公開鬥爭中澈底崩潰了的富農，商人，一切屬於權取階層的「舊人」，都鑽進蘇聯的企業及機關中來，並企圖在運用損害，竊盜及其他方法下，來掘陷蘇聯強有力的社會主義建築。因此普羅列塔利亞必需作無間斷的階層警衛，必需各種方法的鞏固普羅列塔利亞專政。

「爲的整個地撲滅瀕死階層最後的殘餘，及粉碎他們盜賊的陰謀，強壯的及健全的普羅

列塔利亞專政，這對於我們現在是必需的東西。」（約瑟夫第一五年計劃的總結伊里奇主義問題五〇九頁）

蘇聯所建設的無階層社會，是不會自動到來。對牠是必需來爭取。爲着這個，必須積極地來克服走到社會主義的路上所遇着的巨大困難。必需粉碎榨取制度一切殘餘的反抗。需要動員幾百萬社會主義建設者大衆的精力及積極性。

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是社會主義的導力

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是實現建設無階層社會主義社會的那種力量。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導力。因此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成爲研究由資本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時候，研究社會主義的時候政治經濟學注意的

中心。

第二章 前階層社會

一 誰是我們的祖先

美國的一「猿猴」訴訟

十年以前，在美國一個不大的城市——丹唐，發生過一件惹起許多騷動的法律訴訟。年青的教師司科白，是以重罪被控告着。他對自己的學生，講過人類是由猿猴進化而來。嚴厲的起訴書指控着：倘若人類是由猿猴進化而來，那

末，那時上帝在什麼地方呢？爲什麼聖經上說道，上帝照自己同一的樣子創造了人類呢？

司科白是被控做反對宗教罪。而與宗教開玩笑是不好的。布爾喬亞根本關心的，是使勞動大眾盲目信仰僧侶的神話，說上帝在六日間創造了天和地，而第七日休息着。宗教的麻醉，是榨取階層手中保持統治權的最實際的手段之一。宗教宣傳着對壓迫及榨取作盲目的容忍。倘若損傷了對上帝的信仰，那末再進一步，就會打破對榨取者的階層支配鞏固的信念。因此，布爾喬亞，在社會構造的前面，不能終止這樣的訴訟，例如丹唐所進行的訴訟。

其間，年青的教師，只是重複幾十年以前，已經被科學所確立的完全真理吧了。

勞動
創造了
人類

人類是由猴進化而來。這裏對於人類絲毫侮辱也沒有。這種真理，對於那些根據「高貴出身」上的藉口，企圖在支配權上有自己的請求權的人們，纔是不愉快的。某個時候，貴族階層曾經誇耀過自己「淡青色的血」及「潔白的

骨頭」。

學者認為大約在一萬萬年以前，第一個生命的徵候出現在地球上。幾十萬年以前，在熱帶的地方，生活着最進化的類人猿種。他們成羣住在樹上。

在樹上生活，遂使手進到和足做不相同的工作。在地上移動的時候，這些猿猴或多或少地養成直立的。在幾十萬年的期間，纔把我們祖先的手完成起來。由類人猿所達到的最簡單的動作，人類的祖先非常緩慢地轉到了比較更複雜的動作。

「這樣看來，——恩格斯說道——手不僅是勞動的器官，牠並且是勞動的產物。」（勞動在由猿進化到人的過程中的作用第三頁）

人類的勞動，只有在製造工具的時候纔開始，雖然這種工具是最簡單的。動物也知道擺

取食物。其中許多還會用前肢攫取食物。猿猴更知道拋擲石頭及棍棒。但是

『任何一個猿猴的手，決不會製造任何的東西，即令是最粗糙的石刀。』（前書第二頁）
當我們祖先的手，用長期的改善及練習的方法，學會了製造石刀及同樣最簡單的工具的
時候，是作成了由猿猴轉變到人類的決定步驟。

在這第一步後，跟進了好幾步。手在勞動動作上的專門化及直立的行走，在我們祖先的
一切器官中，引起了許多變化。勞動擴大了範圍，並創出了一致的共同動作的必要。出現了
發音明晰的語言的要求。適應着語言器官的發達，對這種要求是逐漸地愈益滿足起來。

在勞動的影響下，而以後並在發音清晰的語言的影響下，猿的腦髓逐漸地改善起來，變
為人的腦髓。和腦髓的發達同時，感覺器官的發達也在進行着。

這樣看來，在由猿猴轉變為人的過程中，勞動是起着決定的作用。在攀援樹木的類人猿
羣，轉變為原始的人羣以前，經過了幾十萬年。而且勞動更是把這種原始人類社會由猿羣區
別出來的特徵。

動物僅僅知道被動地來適應自然。當猿羣把他們所住的全林蹂躪了的時候，他們就必

須遷移到別一個森林去。倘若因為或種原因，這是不可能的，——假定猿羣已經達到了他們所占有的海島的邊界——那末他們就會滅亡掉。

人類是運用勞動積極地來影響自然。人造的工具，恰好是把他本身的自然器官延長起來。他們所製造的漁獵工具，把他的手的能力增大着好幾倍。

熱帶地方是人類的祖國。這些地方有豐富的繁多的植物。在這裏，爲着生活下去只需要不多的勞動。例如在南洋羣島，整個樹林都長滿着糧食樹——西米樹。人們取出這種樹心，把牠搗碎着，就可得到現成的麵粉。這些地方，到樹林裏去採取食糧，是如同我們去打柴一樣。勞動活動的發展，在人類面前揭開了由熱帶移居到溫帶的可能性。以後，又由溫帶移居到更冷的地方，創出了許多新的需要：如用來防禦風寒雨濕的衣服及住所。新的需要，在新的勞動領域中，在人類能力的愈益改善中，又惹起了必要。

因此恩格斯有全權說道：「勞動創造了人類自身。」（前書第一頁）

二 原始公產制度

蘇聯的目的
是無階
層社會主義
社會

十月革命，在人類歷史中揭開了一個新紀元。牠樹起了自己的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下，消滅人對人的榨取。建設無階層社會主義社會，是蘇聯一九三三年開始的第二五年計劃的任務。

一九三三年二月，在集體農場員——突擊隊員全蘇聯第一次大會上的演說中，約瑟夫說

道：

「各民族史中知道過不少次的革命。這些革命都不同於十月革命，他們都是同一類的革命。把對勞動大眾的這種榨取形態，代替為別種榨取形態，但榨取本身却依然保存下來。一種榨取者及壓迫者，被別種榨取者及壓迫者代替了，但榨取者及壓迫者本身却仍保存着。只有十月革命，對自己立起了目的，是消滅一切的榨取，並肅清所有一切的榨取者及壓迫者。

（伊里奇主義問題五一七頁）

這樣看來，蘇聯的目的，是其中沒有階層及階層差異的社會。階層是否任何時候都存在過呢？有沒有過這樣的時期，當人類社會還不知道分解為各種階層，分解為榨取者及被榨取者的時候呢？

這種問題，對我們有很大的趣味。

階層是否
任何時候
都存在過

布爾喬亞的從僕們，儘量努力來證明，說社會分解為各種階層是不可避免的。金袋的辯護士，非常鄭重其事地把問題以這樣的形式描述出來了，彷彿榨取者與被榨取者的存在，是一切社會存在永久的及必須的條件。他們宣傳着，

好像：

自然賢明地安排好，

把人類按各種方式收養了，

以便一羣受扶養，

別羣就得養活他。

在古代羅馬，當被榨取者發起反對自己的統治者的時候，統治階層的一個辯護士，就帶着這個寓言來登場。他把社會用個人的有機體來對比。比如有機體中，有執行一切工作的手，也有消化食物的胃，同樣在社會中，應當有在自己的肩膀上擔負着各種勞動的人們，也應當有來消費別人勞動的成果的人們。在本質中說來，反對消滅人對人的榨取而鬥爭的，榨

取階層統治的近世辯護者，和這種最卑俗的寓言也相去不遠。

事實本身以明白無疑的形式證明了，人類生活過好幾千年，並不知道有階層的分解，階層的統治及榨取。

共
或
獨

太古的時候沒有階層，是否可以根據那種簡單的原因，說是因為人們都在孤獨中生活着呢？

有一本有趣的小說。牠是寫在兩百多年以前，然而牠在今日，無論是少年人或成年人讀着都仍舊感到趣味。其中是說到一個英國的航海家名叫魯濱孫·克盧斯的故事。魯濱孫乘船航行，在遠洋裏遇難。魯濱孫一個人被奇蹟救了，達到了海岸，外意的出現在一個無人島上。他現出了發明的奇蹟，在完全孤獨的不幸條件中，來組織自己的生活。他逐漸地學習用各種各樣的方法，來替自己獲取食物：如開墾土地，進行播種，獵取山羊，蒐集果實。他替自己建築住所，紅，替自己製造器皿（碗罐之類）。

他在完全孤獨的生活中，度過了好些年。某一天氣晴朗的日子，他得到了一個助手兼奴僕——禮拜五（人名）。這個土人，是魯濱孫從死中把他救活轉來的。禮拜五就成了魯濱孫

的忠實奴僕。

在這部小說中，是用藝術的方式，來敘述關於從前人類特定的表象。在太古的時候，人們是在孤獨中生活着。在孤獨中生活，他們學會了和自然鬥爭。以後更有力量的人，更有本領的人，使更衰弱的人，更落後的人隸屬於自己。這樣發生了統治者和奴隸。布爾喬亞的代表，在布爾喬亞仍在爲政權而鬥爭的時候，正是像這樣對自己描述了人類社會的發生。

然而，那種在小說中能夠有趣味的，却任什麼地方也不能在科學解釋的資格中來應用。事實上，在人類發達中的幼稚時期，和魯濱孫的生活是沒有絲毫共通的。

我們的類人的祖先是成羣生活着。原始的人也是成羣生活着。只有在共同生活下，人類纔能由動物的世界中分離出來。只有共同地，人類纔能在自己發展的最低階段上，和最有威力的自然鬥爭。倘若人類沒有共同的生活，無論勞動的發展，抑或語言的發展，都是不能想像的。

當寫作魯濱孫故事的時候，以爲關於原始、生活的表象，倘若設想了一個落在無人的孤島上的人應做的事情，就很容易地完全取得了。然而在進步着的科學中，却發現了許許多多

由什麼地方我們知道原始人的生活的

更可靠的源泉，我們由這些源泉中，攝取着關於人類初期生活的知識。

這種科學，是地質學。這是關於地層構成的科學。牠對於探索有用的礦床，如煤及石油，金和鐵等，有巨大的意義。這種科學，能以正確性來決定地殼的某種地層的形成時期。而這些地層中，有許多是很老的，牠們出生已經有好幾十萬年了。

正在這種最古的地層中，由發掘而發現了原始人類的遺骸。根據這些骸骨，能夠判斷這些人們，和自己的祖先——類人猿——還離得不遠。發掘中還發現了由猿到人的轉變型：半猿——半人型。

其他的發掘，發現了許許多多較晚時代的人類殘骸。和人的骸骨同時，更尋到了人所利用的工具及用具。

我們的知識別一個重要的源泉，這是研究野蠻人種的生活。現代地圖上仍有白點：還沒有過探險者足跡的地方。這並不僅是難能達到的最高山峯或兩極的冰漠，並且也有是人類能夠生活的地方。例如一九三五年年初，報紙上有一段消息，說是在新格威列耶島（澳洲），

探險者深入了一片各方面都被高山阻隔着的廣闊地域。他們在這地方發現了土著的人種，關於他們的存在，是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人知道的。

幾百年以前，這種沒有發現的土地是還有許多的。若干遊歷者，多年住在野蠻人中間，來研究他們的生活。跟在勇敢的遊歷者後面，來了歐洲列強的武裝先遣隊，他們是用劍和火來傳播『歐洲文明之光』：對野蠻人掠奪了，撲滅了，把他們驅逐到深山，湖澤或荒野中去了，把他們的土地變成了殖民地。在遊歷者所研究的人種中間，任何一個都不是站在人類發展的最低階段上的。然而他們生活的記載，却能用做研究初期人類社會生活最有價值的資料。

末了，關於我們對於原始社會的知識，語言也能用做有價值的源泉：有許多言語，都是由遠古的時候相傳下來。而且民間文學更有重大的意義：如寓言，民謠，詩歌，牠們較之在紙上記載以前，已經口頭流傳好幾百年了。

原始
人如何
生活

人類由動物界分離開來，在自然的威力前面，有過一個很長的期間，仍是非常軟弱的，孤立無助的。他們在最初的時期，還是屬於半動物的。他們爲了

躲避最兇殘的動物，是在樹上生活着。

住在自己的出生地——熱帶地方，人類是吃着果實、堅果及草根。採集工作，是人類主要的事業。在這個階段上，人類和自己的直系祖先一樣，是成羣生活着。羣的範圍不很大：她很少超過三十至五十人。採集果實、樹根、野菜，捕捉小鳥及小獸，是不分性別和年齡全體都從事着。人類以石塊及樹枝，製作自己的工具。把棍棒用來掘土，用來捕捉小獸。用粗糙地鑿好的石塊，縛在棍的尖端。使用石塊及動物的骸骨，做成別種最簡單的工具。配偶還不存在。用混亂的性的結合，以繁殖人類。這樣的狀態，是延續得非常長久的。

這種『人類的幼稚時代』因火的發明及過渡到漁獵遂結束起來。火的發明，在原始人的歷史中，有着巨大的意義。

『牠首先給與了人類對一定能力的自然上的權威，並因此使他根本脫出了動物界。』

（恩格斯）

學會由磨擦取火以前，人類已經長久地度過幾千年了。

火把新的食料作成了對人類容易接近的。他把魚、蝦，水生動物都用做食料。同樣擴大

了植物食料的範圍。對較大動物的狩獵也出現了。在自己發展的這一階段上，人類是移居到比較寒帶的地方，首先是河及海的沿岸。人類學會了替自己做住所。在最初的時期，是把樹枝做成的茅棚用做住所。

弓和矢的發明，是更大的進步。這時候，狩獵給與了更多的收穫。狩獵的作用增大起來。但狩獵需要一定的分工。婦女和兒童不能從事狩獵。分給婦女的部份，是採集植物的食品及其烹調。狩獵的成績是沒有把握的，牠們是依存於偶然，依存於幸運。採集工作，仍和以前一樣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婦女在這時期，在勞動過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並占着顯著的地位。

澳洲土人，他們最初看見英國的僑民牽著背上扛着行李的牛在走，以為這些牛是英國僑民的妻子。澳洲土人在遠征中，是把婦女如同牛一樣來扛東西的：她們扛着家俱，一部分武器，小孩。男人却輕便地走着。在他的手中只拿着武器。他在行路的時候來獲取食物。

氏 族
共 體
同 體

馴化牲口及耕作土地，是原始人類生活中的巨大進步。這奠定了牧畜和農

業的基礎。同時改善了勞動工具。

人類最初的工具，是仿照人體器官的樣式創造出來。牠們恰好是用做這些器官的延長及強化。鈍的工具，是照拳頭的樣子製造着。銳的工具，是照爪或齒的樣子製造着。照作成掌渦……的樣子，製造着最初的碗鉢，照灣曲着的手指的樣子，製造着鈎子。工具在實際需要的影響下來改善。例如棍棒，是在各種樣式裏來應用。對於重的打擊，使用大棒。掘地使用尖鋤。狩獵則使用和鎗類似的削尖的木棍。人類學會製造石斧。陶業也出現了。運用火和石斧，人類挖造着獨木舟。

在這一階段上，部族已經佔有了原始流動人羣的地位，部族分爲各個氏族。按照人口增加的程度，每個氏族又分爲若干第二級的氏族，氏族的成員，是由血緣結合着的。共同勞動，並共同消費自己共同勞動的成果。在這種人類社會發展的最低階段上，任何的不平等也不能存在：人類用狩獵、牧畜或最原始的農業等方法來獲取生產品，這種生產品的數量，只能在無剩餘的狀態中，用於貧乏的生活吧了。

一切民族，在其發展的初期，都是以這樣的氏族共同體來生活。在不久以前的時期，地

球上許多僻遠的角落裏，那裏是沒有受過文明國家的影響的，這樣的原始共同體，在野蠻人中間保有完全未經觸動的狀態。現代歐洲民族的祖先，一千或一千五百年以前，是以氏族制度生活着。勞動在其最重要的部分中，是帶着共同的性質。卡爾指示過，這種在原始共同體中的共同勞動，是建立在兩種狀態上：第一，是生產手段的公有；第二，是個人仍不能斷絕他和氏族聯繫的紐帶，好比單個蜜蜂和蜂巢的聯繫一樣。

帶着自己原始的勞動工具，人類在孤獨中常常是顯示無力的。研究部族及氏族生活的遊歷家，都是記述着集團的狩獵，集團的捕魚及其他等等。

一個遊歷者說到，南美的土人，他們支出兩日的勞動，爲的用石斧來砍掉樹木，這種樹木，用通常的鐵斧只要一小時就能斫掉。而其間，却常常進行伐去樹林，來空出播種場所。把所砍伐的植物燒掉，並像這樣來對土地加肥。

使用尖棍掘地，代替尖棍是用最原始的尖鋤。把若干人列成一行，都把自己的尖棍同時轉動，來掘起土塊，以後再把土塊打碎。土地爲全氏族共有。共同應用的勞動工具，也屬於全氏族集團共有。許多氏族，是住在公共的大屋中，這種大屋，在一個屋頂下，有時容納到

七百人。

勞動生
產品如
何分配

這樣看來，勞動是共同的。簡陋的生產手段也是集團公有。勞動的成果也是共同地來消費。

有一個遊歷者，曾以如下的形式，記述過印第安人易洛魁族的生活：

「家族全體任何人員，在狩獵上，捕漁上所捕獲的東西，或用耕種土地的方法所收穫的東西，都放入公共的儲藏室裏；家族的人員，也都藉共同的儲存來生活。每一家中都有好幾個爐灶，通常每四個房間就有一個。爐灶是放在走廊中間，並沒有烟囪。每個家族的經濟，都由主婦來指導。當各個爐灶調製好每天普通的飯菜以後，都要去告訴她，她應當按照他們的需要，把食物在個別的家庭中間來分配。」

布爾喬亞的斗方文人，對人類散佈着驚人的中傷，他們確認只有私有財產，纔能強制人類來勞動。記述原始人種生活的遊歷者們，引用過許多鮮明的例子，證明了這種確認是不合理的。一個遊歷者就澳大利亞人說道：

「對於黑柏爾族，預定一切男子只要他們沒有疾病，都得去從事搜尋食料。倘若某個男

子願意着留在住所裏，那末，他就會由別人方面受到嘲笑及侮辱。男子，女人，小孩清晨就都離開住所，出發去搜尋食料。經過充分的時間，男子及女人，都帶着自己的收穫品，送到最近的地窖中，在這裏放下薪柴，並燒烤野禽。男子，女人及小孩，經老者均等地把食物在全體人口中間分給了以後，都親愛地進食。食事以後，婦女把餘下的東西帶回住所去，而男子則繼續去從事狩獵。」

許多狩獵的部族，把捕獲物在本氏族人員中間來分配的習慣，在私有財產發生以後，於長期間中仍舊保留着。

這就是原始公產制度，在牠下面，是社會還沒有分解為階層的制度。這種無階層社會制度，對於各別的民族及人種，有着各種各樣的特性。但是，雖然有這些特性，對於一切民族發展的原始階段，在社會構造的主要特徵中，却顯現着完全的類似性。

布爾喬亞的學者，害怕康姆主義及取消私有財產勝過於火，企圖如此這般來表現事實，好像沒有私有財產，人類社會的存在及人類一般的生活，就都是不能想像的。

人類社會真實的歷史，燦爛地駁倒着這種資本奴僕的虛構。事實上，人類生活了好幾千年，完全不知道私有財產。

氏族制度，是被單純但同時却又充分強固的組織識別出來。在原始公產制度下，還沒有任何國家的徵候。國家是以後隨着私有財產的發生及社會分解為階層而同時出現。

「當這時，國家還沒有，共同的聯繫，本身的團體，紀律，勞動的秩序，都籍習慣及傳統的勢力，及氏族的長老或婦女所享有的權威或尊敬來維持，在那時，婦女不僅常常占有和男子平等的地位，甚至常常還更高，當時人類的特殊等級——統治的專家還沒有。」（伊里奇關於國家，全集廿四卷三六六頁）

共同的事務，在這種社會中是很多的。土地正是共有的財產，經濟也是在公產制度上來經營。而且一切發生的不和及爭論，都容易共同來和解。沒有窮人及苦人，因為氏族對老人，病人及戰爭或狩獵上的殘廢者，都在照顧着。

「這種社會產生出怎樣的男女，使一切和高潔的印第安人接觸過的白人，在這些野蠻人的自尊，真摯，剛毅及勇敢面前，都表示着贊佩。」（恩格司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一二

〇頁)

像這樣，我們看出，社會分解為榨取階層及被榨取階層，完全不是每個社會一般永久的及不可避免的性質。反之，社會經歷了自己存在的非常長久的時期，並不知道階層，也不知道榨取。

原始
社會的
崩潰

「氏族制度的偉大，同時也是牠的狹隘，在那種事實中被表現出來了，即對於統治及壓迫，在這裏沒有地位。」——恩格斯這樣寫過。（前書一八七頁）

原始公產制度，是適應着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定水準。但生產力的發展，却不是停着在某一個地方。牠是在前進，雖然那時的發展速度是非常緩慢的。人口增加起來及繁密起來，勞動工具被改善起來，人類的知識及能力被增大起來。同時原始社會的舊形態也就動搖起來了。

由馴養家畜，使原始社會的其他部族中，分出遊牧的部族。這是第一次大規模的社會分工。這時個別的共同體，已經有了不同的生產品。對於遊牧的部族，出現了牧畜上的生產品：毛，肉，皮等等。創造着對於部族間發生交換的基礎。最初交換是由氏族共同體的酋長

來實行；把家畜用做主要的交換品。交換最初是發生在兩個個別的部族相遇着的地方；交換開頭就是在不同的共同體間來進行，不是在共同體的個別人員間來進行。

當交換集中在酋長的手中，酋長就很快地習慣着把交換的東西看做是自己的私有財產。家畜遂成爲私有財產了。

人類由耕種植物的原始方法，轉到更完善的農業方法。出現了最初的耕種工具。在其中駕以家畜。以前要十幾個人共同勞動纔能耕種地面。現在一個人就能耕種一片土地了。像這樣，勞動工具的改善，創造了單獨經營的可能性。土地的集團公有，遂讓位於私有。

獵人的武器，比這更早就成爲私有財產。人類由粗笨的棍棒，轉到更複雜形式的狩獵武器。但這種更複雜的武器，跟着對於軸的運用，要求更大的熟練與技巧。獵人應當熟習自己的鎗，自己的標鎗或彈弓。跟着人類的勞動工具向前發達的同時，這裏私有遂代替着公有。

原始公產制度，在生產力發展的影響下崩潰着。代替牠引來了階層社會。

自從有了熔鍊鐵礦的發明及文字的發明，遂結束着原始社會時代，同時揭開着文化時代。在康姆黨宣言中，卡爾和恩格斯寫過，從這時候起，人類社會的全

部歷史，都是階層鬥爭史。

階層是怎樣發生起來呢？階層的出現，是以最密切的形式，和社會發展的全行程聯繫着的。

在勞動發展的最低階段上，人類所能獲得的生產品，幾乎僅有用做他的食料所必需的數量。在這些條件中，對於人對人的榨取不能有地位。戰敗的敵人，或是歸化自己的氏族，或是殺掉。在這一階段上，甚至遇到人吃人的現象。

牧畜的發達，特別是農業的發達，非常提高着人類的勞動生產性。『家庭擴大起來，是不如家畜增加得更快。』（恩格司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七六頁）但對於家畜的豢牧及監督需要有人。這時對戰爭中捕獲的俘虜，就按別種方式來待遇。把他們變成奴隸。奴隸的勞動，生產出比較用於他們貧乏的食料所必需的數量為更多的生產品。剩餘品歸於奴隸所有者。

『由第一次大規模的社會分工，同時發生了第一次大規模把社會分解為兩個階層——統治者及奴隸，榨取者及被榨取者。』（恩格司同書一九〇頁）

隨着人類學會一切新的勞動形式及方法的那種程度，遂把分工引到愈益向前的發展。人

們學會製造器具。各類勞動工具，各式武器及其他等等。一切這些，逐漸地引到手工業和農業分離。這裏更強有力地擴大着對於交換發展的基礎。這是第二次大規模的社會分工。

跟着土地上，家畜上，勞動工具上私有的發生，創造了發生不平等的增大的地基。

「隨同分解爲自由民與奴隸，同時，出現着貧富間的差異——以新的分工爲條件的，社會在階層上的新分解。」（恩格司同書一九三頁）

像這樣我們看到，社會分解爲階層，只有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纔能發生起來。人類生活了好幾千年，不知道有階層的差異。以後，在社會生產發展的一定階段上，階層纔發生起來。分解爲對立的階層的社會，通過自己發展的一定道路，這種發展，在完全不同的基礎上，在不容比較地最高的發展階段上，已是對無階層社會的準備。

「階層消滅了，如同牠們在過去的發生一樣，帶着同樣的必然性消滅了。」（恩格司同書

二〇四頁）

原始公
產制度
的殘餘

自從原始公產制度由台面上消逝的時候起，經過幾千年了。然而這種制度的許多殘餘，却仍顯露着生動的活力。

大家記得俄國的農民共同體。土地屬於農民「共同體」全體共同利用。正規地進行再分配。農奴所有者——地主及俄皇政府，長期維持着農民共同體，使牠免於衰落。這是於他們有利的。在共同體保存下，是更方便的來榨取農民，從他們徵收租稅及其他等等。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俄皇政府起來破壞共有制度的殘餘：牠努力在鞏固的富農階層的形式中，來替自己創造支柱。

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也保有土地共有的若干殘餘。例如對於放牧家畜的共有牧場等。

然而共有制度的殘餘，在以緩慢的速度發展起來的那些國家中，是無比地更活躍。這些地方，在樹立階層統治及發生國家以後經過幾千年，農村中常常還保有共有制度。印度就能用做實例。卡爾對印度的共同體，就她十九世紀中葉還依然保存着的那種樣式，這樣記述過：

61 「在印度的各部分，存在着各種形態的共同體。在最簡單形式的共同體中，耕種土地是共同來進行，而且，生產品也是在各個人員中間來分配，那時如紡紗，織布及其他等等，每

個家庭都獨立地從事着，當做家庭的副業。和這些從事同種勞動的大眾同時，我們更發見：有酋長，他把法官，警察及收稅吏集於一身；會計師，他來辦理編製並登記和與此有關的一切農業會計；第三位官吏，他搜捕犯人，保護外國旅行者，並一村一村地護送他們；國境守備兵，他防衛隣近共同體對共同體境界的侵害；水利監督者，他分配對於灌溉田畝所必需的共公的水道；婆羅門僧侶，他執行宗教禮拜的職務；教師，他在沙地上教育共同體兒童寫算，掌管曆法的婆羅門僧侶，他以占星家的資格，來指示耕種，收穫的季候，及一般對於各種農業工作順利及不順利的時候；鐵匠兼木匠，他製造及修理一切農業工具；陶工，他製造全村的器皿；理髮匠；洗衣服的洗衣匠；銀匠師傅，在個別場合中有詩人，在一個共同體中，代理着銀匠，而在別一共同體中，却代理着教師。這十幾種人，是藉共同體全體來維持。倘若人口增加了，那末在未開墾的土地上，照老共同體的樣子來建立新共同體。」（資

本論第一卷四五〇頁）

原始民
族與資
本主義

十九世紀中，地球上仍有不少住着原始人種的廣大地域。這些地方，一個個地被資本主義列強佔領了。原始人種都遭遇着撲滅。

對殖民地佔領的方法，一個布爾喬亞的政治家，用如下簡短的話表現出來了：「最初是宣教師，其後是商人，末了是軍艦。」而且實際上，甘言的僧侶，通常是資本主義大騙子大名鼎鼎的『文明』的第一個偵探。他好像是爲的關心土人『靈魂的救濟』而來。但沿着他的足跡，却湧來了貪饒的『商人之羣』，他們運用交換，麻醉及公然劫奪的方法，來奪取土人高價的生產品（象牙，毛皮，木棉，咖啡），用非常不值錢的東西來『交換』。在這種『通商』開始了以後經過若干時期，出現着武裝力量，牠用火和鎗在新殖民地的疆土上進展着，使之隸屬於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或英吉利的國王。對於新的臣民，國王制定着苛捐雜稅。海軍，陸軍及各種黑暗的，冒險的搜索者，在殖民地放送黴毒及別種疾病，這些疾病以閃電般的速度傳播起來。豐富供給殖民地的唯一工業品，這是火酒。疾病及爛醉，把整個民族慘地引到迅速的死滅。這就是資本主義送給還沒有脫出原始狀態的落後民族的『慈善』圖案。

由家長
制到社
會主義

俄國的資本主義，在俄國北方居住着的原始民族中，也是這樣經營過。蘇維埃政權，在這種領域中，和在別的領域中一樣，承繼了艱苦的遺產。

但社會主義革命，在落後民族的面前，開闢了新的道路。用鐵帚掃除了俄

皇的警官，商人，富農——榨取者。開闢了出死入生的廣大道路。落後民族都併入了社會主義。他們首次在蘇聯發現了自己的祖國。

就開發蘇聯北部偉大的工作說來，是和對於蘇聯北部邊境當地的居民加以日常的援助及關心聯繫着的。光榮的北極號海員及英勇的飛行家，勇敢的礦藏探險者，替蘇聯北部帶來了新的生命。

北極圈內發生了工業企業。創造了大規模的國營狩獵場。當地的居民——獵人，馴鹿者——都在集體農場中結合起來了。這樣他們由於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的援助，由原始社會形態，直接地轉到了高度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在半年繼續都是黑夜的地方，設立了定期的航空交通。無線電播送，把北部最偏僻的地方都聯成一個整體。

在最僻遠的地方，都創設了病院及學校。對於到現在以前還沒有文字的民族，第一次創造了字母。青年的列茨人，火佑熱人，呵司鎊克人，及亞列烏特人都到蘇聯社會主義祖國的各大中心來就學。伊里奇——約瑟夫的民族政策，把社會主義的光明放射到了遙遠的北部。

第三章 前資本主義的榨取形態

一 奴隸所有者制度（奴隸制度）

剩餘生產
品是分
解為階
層的基礎

跟着原始公產制度的崩潰，出現了一羣人，就如實的表現，這羣人是不耕種而收穫着。出現了藉別人的勞動來生活的人羣。但對於這種人羣的出現，必須勞動者的勞動，較之對於他的生存所必需的能供給更多的生產品。我們已經看到，隨同農業，牧畜及家庭手工業的發展，勞動生產性也就成長到使這種條件具備的那種程度。

勞動者的勞動，現在恰好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創造勞動者維持自己的生存所必須消費的那些生產品。這部分的勞動，是他的必需勞動。但勞動者除這種必需勞動外，現在還要支出剩餘勞動。這種剩餘勞動的成果，是落於榨取者手中。沒有剩餘勞動的地方，也就沒有奴隸所有者，封建領土，資本家的地位。

勞動生產性的成長，對社會開闢了愈益迅速進步的可能性。但這些生產性增大的成果，却被榨取階層收穫着。只有肅清榨取制度後，勞動生產性的成長，纔能進而服務全社會。

在階層的社會中，是用各種各樣的方法，來由勞動者身上榨取剩餘生產品。榨取剩餘勞動的方法，一個階層的榨取形態，不同於別個階層的榨取形態。從歷史上知道榨取制度的三種形態：奴隸制度，封建制度，及資本制度。

奴隸和
奴隸
所有者

奴隸制度，這是榨取制度的第一種形態。「奴隸所有者和奴隸，是第一次大規模階層上的分化。」（伊里奇）奴隸所有者制度，在古代世界，在古代東方各國，在希臘及羅馬支配過好幾百年。

在奴隸制度的時候，被榨取大眾成爲自己的榨取者的所有者。奴隸屬於自己的主人，如同房屋，土地，家畜及其他屬於主人一樣。奴隸是認做屬於自己主人的物件；殺害奴隸，他的主人並不抵償。奴隸所有者把自己的奴隸看做是自己財產的一部分；主人的財富，可用他的奴隸數目來測定。

什麼強制奴隸去勞動呢？是無掩飾的暴力。奴隸的勞動，是公開形式的強制勞動。只是

亦裸裸的強制，迫使奴隸去替主人做工。

奴隸常常帶着枷鎖做工，使他們不能逃跑。那時在櫓船上，（譯者註：古時用好幾百個奴隸或罪人划動的平底船）在兵船上，是把奴隸用鐵鍊鎖起來。而在奴隸不帶枷鎖勞動着的地方，在他們頭上，常常就有監工高舉着鞭子來威嚇。

隨同階層統治的發生，同時發生了是暴力機關的國家，她是爲着壓服被榨取大眾纔創造的。

國家的各種形態——君主，共和，及其他——在奴隸制度的時候就都出現了。無論國家的形態如何，她都不過是奴隸所有者的統治機關吧了。一般都不把奴隸認做社會的成員。

統治階層的代表，把奴隸制度，看做是一切人類社會完全自然的基礎。古代的偉大思想家亞里斯多德，他是奴隸所有者階層的代表，寫過：

『但無論如何，一種人生來是自由人，而別一種人生來是奴隸，他們做奴隸是有益的，正當的，這是非常顯而易見的事。』

同樣確實地，現代有別種露骨的資本從僕們，確認一種人生來是應當支配無量數的財

富，而別一種人，生來是應當替他們做工，勞動者做被榨取者，是有益的，正當的。

奴隸制度的發展

奴隸制度，是在原始公產制度的廢墟上發生出來。在氏族共同體範圍內發展着的生產力的成長，把這些範圍突破了。

跟着社會分工的第一步，就創造了對於交換發展的地基。當一切氏族生產同一生產品的時候，這時沒有什麼可交換。隨同分工的成長，情形遂不同了。許多用做交換對象的生產品出現了。

公有讓位於私有。氏族內部愈發展着不平等。分化出了氏族的縉紳。這是經濟上更有勢力的家族。在他們手中積聚了非常多的財富。在他們手中並掌握了權力。高貴的氏族在戰時指揮。他們把戰時捕獲的俘虜變成奴隸。高貴的氏族成爲奴隸所有者。

古代希臘的縉紳，大致是住在雅典及其鄰近。雅典就那時的海上貿易說來是很大的。海上貿易是用做縉紳迅速致富的源泉。在他們的手中，集中着大量貨幣。高貴的富翁把這些貨幣，廣闊地貸給土地所有者來生息。

希臘田場上滿插着標誌，在這些標誌上寫着：這片土地在某處典了若干貨幣。假使債務

沒有清償給高貴的高利貸者，那末田場就變成他的產業。那時的農民，倘若許可他繼續保留租賃的資格，就很滿足了。在這種場合，農民能保有六分之一的收穫；他以六分之五的收穫送給新地主。

倘若債務者不能對自己的高利貸者來清償，他就必須把自己的孩子賣為奴隸。隨着奴隸所有者制度的愈益發展，債務者自身也就變成了奴隸。

奴隸制度的初期，是帶着偶然的性質。奴隸還是不很多的。奴隸所有者和奴隸一同工作。奴隸很快地就用做工作中的助手或家庭的婢僕。這如廚子，馬夫，待役等等。交換還沒有發展。幾乎所生產的一切，都由家庭內部消費掉。像這樣，生產就優先權說來，是自然的。

由家庭經
濟到大
規模生產

向前的發展，情形就以根本的形式改變了。溶鍊鐵礦的發明，帶來了生產中的革命。由鐵不僅造出了劍，而且也造出了犁。手工業對於各種製造品，在鐵類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材料。耕種大片土地也就成了可能的。

農業開始不僅供給穀物及青菜，而且供給酒和油。紡織事業，鍛冶事業及其他手工業

等，都成了更技巧的。手工業已經不能單純附屬於農業。手工業進到和農業分離。交換擴大了。交換在古代世界中，已經包括着許多國家。商業成長了，特別是各國間的商業成長了。

高貴者和低賤者的劃分，失掉了自己的意義。許多高貴的氏族貧窮了。而別一方面，却出現了由低賤的氏族出身的，在戰爭或商業上的暴發戶。

『在前一發展階段上僅是偶然發生的奴隸制度，現在成爲社會制度本質的構成部分；奴隸不復是簡單的助手，現在是把他們幾十幾十的驅到田野上及作坊中去做工。』（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一九三頁）

大規模奴隸所有者
者的生產

大規模奴隸所有者的經濟發生了。現在富有的奴隸主，有了成百成千的奴隸。他們占有巨大的地區。創造了大規模奴隸所有者的大地產。在古代羅馬，牠們叫做『拉蒂芬劍』（*Latifundium*）。

在無邊際的田野上，從清晨到深夜，大量的奴隸在工作着。技術非常拙劣。在最肥沃的土地上，收穫性通常不能超過原種下去的種子的四倍。甚至在奴隸制度統治下所建立的巨大

建築物，也是巨大隊伍的奴隸，他們使用最簡單的工具來工作，以肉體勞動的方法築成的。奴隸所有者是不關心減輕奴隸的勞動。除農業生產外，還大規模把奴隸勞動應用於手工業，運輸及商業。

在奴隸所有者的希臘，流行過大規模手工業的作坊。奴隸按照專門職務來分配。其中有許多達到高度的完善。但生產却還保留着小規模的，勞動工具也是很少發達的。

海上運輸對於希臘有很大的意義。自己商業的絕大部分，都是在海面經營着。希臘有用五十，一百，甚至一百二十支櫓來推動着的大船。搖櫓通常都是奴隸。

在這時期，榨取奴隸適用着特別殘酷的形態。對奴隸看待得比家畜更壞。

是的，在無間斷的戰爭及債務者破產變為奴隸的條件下，他們比家畜還更賤。例如羅馬最好的馬，以俄國的貨幣計算，約值四百盧布，其間，戰勝後出賣俘虜，有時只值幾個盧布。

「能言
的
工具」

奴隸所有者的羅馬，把工具分為三類：(一)啞的工具，屬於這類的是各種器具。(二)半能言的工具，在這種稱呼下是意味着家畜。(三)能言的工具，是這樣稱呼奴隸。在奴隸所有

者社會的眼中看來，區別奴隸和斧頭或牡牛，只是他具有說話的能力而已。在一切其他的關係中，他和家畜或勞動工具一樣，都是自己主人的所有物。

金礦中對奴隸的榨取更顯着特別殘酷。一位古代羅馬的著作家，對這種工作以如下的形式記述出來了：「這裏，就對病人，患病的老人，對衰弱的婦女的關係說來，寬容及救助都沒有地位。誰也必須做工，對於這事，是用鞭打來強制着的，只有死亡，他纔能最後割斷苦惱及貧困。」

當然，因為掘金的時候，對於奴隸勞動的榨取沒有界限。無論掘得多少黃金，奴隸所有者隨時都能找到牠的應用。黃金能用作美好的裝飾品。而主要的，黃金是能夠容易地和那時候人類所知道的任何物品交換。

別的生產品，農業及手工業的生產品，事情就不是這樣。甚至在古代世界商業最繁盛的時候，也沒有取得包羅一切的性質。絕大多數的生產品，並不是來出賣，而是由大規模奴隸所有者的經濟內部來消費。

因此，奴隸的勞動，是完全不生產地耗費着。統治階級耽於癡狂的奢侈。浪費採取可驚

的規模。在滿足自身奇異的放肆上，奴隸所有者耗費着幾千奴隸艱苦的勞動。

奴隸所
有者社會
的技術

奴隸所有者制度下的勞動，是建基於非常低劣的技術上。甚至巨大的建築物，也是運用大量支出人類的筋肉力量而建造起來。埃及建築了古代埃及帝王的巨大墓碑——金字塔。其中之一的嘿呵泊司金字塔，是有一百三十七米突高

的，並且是公歷紀元三千年以前建築了的，用十萬人搬運石頭，都經過三個月的期間。在古代希臘，根據亞里斯多德的證明，使用過如下的工具及器具：斧，絞車，車軸，手車，車輪，天秤，滑車，舵機，銅的或鐵的齒輪等等。

奴隸無論在如何的程度中，都不關心提高勞動生產性。他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來表現自己的抗議，常常如同奴隸所有者待遇自己一樣，而同樣惡劣地來對待勞動工具。因此對奴隸只能給與最粗糙的，最不精細的，再不能因虐待而損壞的勞動工具。同時，奴隸所有者也很少關心到提高勞動生產性；對於他們的服役，是有着廣大多數無償的勞動力。在奴隸所有者制度的時候，技術立在非常低度的發展階段上。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奴隸所有者制度是進步的。以前把俘虜殺掉，現在保留

奴隸制度
如何成爲
社會發展
的障礙

他們的生命，而變做奴隸。而且奴隸制度，還創造了農業與手工業間更廣大分工的可能性。奴隸所有者制度，創造了大規模的生產。在原始公產制度諸關係崩解後，奴隸制度暫時充當了多數工作者共同勞動的基礎。而共同勞動，常常較之孤獨中的工作是更生產的，甚至在勞動是運用同樣最簡單的工具來進行的場合也是更生產的。

在奴隸所有者社會中，特別在古希臘及古羅馬，科學及藝術的發展達到了高度的階段。這是建築在無數奴隸大眾的骸骨上的文化。

但奴隸所有者制度，很快就進到了自己發展的邊界。奴隸制度成了人類向前發展的道路上的障礙。

奴隸所有者國家，進行着無終結的破壞的戰爭。這些戰爭，供給了一切新的奴隸大眾。但同時，牠們却掘陷了奴隸所有者制度自身的基礎。牠們把小農全部生命都徵入從軍，而使自由的小農破產。牠們破壞了商業。奴隸所有者制度掘陷了自己的基礎。

古時希臘，雅典，在奴隸所有者制度最繁盛的時候，自由公民的數目爲九萬人，同時，

古希臘
及羅馬
的衰落

奴隸爲三十六萬五千人，非全權的公民——外國人及解放了的奴隸——爲四萬五千人。財富漸次蓄積在少數人手中。自由民大眾漸次貧窮化了。勞動是奴隸的宿命。自由民中間認爲勞動是不名譽的從事。對於勞動他也很少能成功。

在這些條件中，自由的窮人，是漸漸愈益墮落到底。排斥自由民的勞動的奴隸制度，把雅典引到了滅亡。

希臘爲羅馬所征服。奴隸所有者的羅馬，在古代世界創造了巨大帝國。羅馬的軍團，幾乎征服了那時所知道的全世界。但羅馬也和以前的希臘一樣，奴隸所有者制度同樣不可避免。地走到自己的衰落。

這裏是一個羅馬的著作家，描寫古代羅馬在進行不斷戰爭的時代的情況：

「富人占有大部分連片的土地。……在這時候，對於農業工作及牧畜，他們使用奴隸，因爲自由民是在軍事服役的工作上徵調去了。……像這樣，強有力的人們，把全部財富集中在自己手中，且全國都是奴隸成羣。自由民，因爲他們中間是在凶逞着貧窮，捐稅及軍事服役，也就漸漸更少了。但當進入和平時期，他們却因完全不活動而被入非難，因爲富人占有

了一切土地，對於耕種土地，使用奴隸代替了自由民。」

羅馬人使被征服的土地零落了。牠們的居民，部分地變爲奴隸。無終結的苛捐雜稅，貪官污吏的專斷，那時巨大軍隊的給養，一切這些，把經濟根本破壞了。羅馬的國家，成爲由臣民吸盡全部脂膏的巨大機器。

羅馬達到了世界的統治。但這種統治的最後結果是：『全般的貧窮化。運輸及交通的惡化，手工業，手藝的衰落，人口的減少，城市的衰落，農業退化到更低的階段。』（濠嶽私有的財產及國家的起源一七七頁）

大規模奴隸所有者的生產，已經拿不來副於所支出的勞動的收入。對於他的生產品的市場是消失了。無論農業或手工業的技術，幾乎都是保留不變的。小經營也引到了更大的衰落。

零落着的及由正軌中逐出的自由民大眾，都集中在城市裏。奴隸所有者的國家，用由奴隸身上吸出的勞動來維持他們。古羅馬把這些人叫做普羅列塔利亞。一個十九世紀的著作家，完全正確地指出了，說羅馬的普羅列塔利亞，和現代的普羅列塔利亞表現着完全的對

立：在資本主義時期，全社會都是藉普羅列塔利亞來生活，而羅馬，普羅列塔利亞却藉社會來生活。

奴隸所有者制度，殺害了自己。牠陷入了窮途末路。

「奴隸制度在經濟上成了不可能的，自由民的勞動，在精神上被輕視。……只有徹底的革命，纔能由這種情況中挽救出來。」（同書一七九頁）

奴隸的暴動與奴隸所有者的制度的破滅

奴隸所有者社會的歷史，表現為奴隸化的大眾，反對自己的壓迫者的不斷鬥爭的歷史。這種鬥爭，隨着奴隸所有者經濟的衰落，更特別銳化起來。奴隸的暴動，是和破產的小農的鬥爭，及野蠻人對羅馬的侵入互相結合着。

由奴隸多次的暴動中，特別著名的是斯巴達克領導下的暴動。（紀元前七十三年至七十年）。斯巴達克的名字，成為爭取消滅人對人的榨取而鬥爭的全體人們紀念的名字。當一九一七年的時候，德國革命的工人，創設獨立的組織，他們把這個組織定名為「斯巴達克同盟」。在蘇聯，一些企業及集體農場，也有取名為斯巴達克的。

斯巴達克的暴動，是始於七十四個鬥士的逃亡，其中有斯巴達克自己。羅馬把在跑馬場

上必須和激怒的野獸來搏鬥的奴隸稱做鬥士。爲的娛樂奴隸所有者羣，鬥士忠順的走向慘酷的死亡。奴隸大眾和逃亡的鬥士結合起來了。集合了將近一萬人，斯巴達克攻散了派來鎮壓的軍隊。勝利召致了許許多多奴隸湧入暴動的陣營。羅馬的士兵大眾也和暴動結合起來了。僅在驚惶的奴隸所有者政府，派遣了十個優秀的軍團，來反對斯巴達克以後，暴動纔開始受到挫敗。暴動陣營中意見的分歧，在這裏起有很大的作用。斯巴達克的軍隊分爲兩部，兩部都被擊破了。斯巴達克在作戰中死了。被征服了的奴隸，遭受到非人的懲罰。

斯巴達克暴動是被擊破了，但關於他的憶念，却長久地存留在於奴隸化的大眾中間。在以後一世紀的期間，暴動是此起彼伏的爆發起來。奴隸所有者以非人的殘忍，鎮壓了這些運動。奴隸的暴動，到紀元後一世紀及二世紀間，更來得特別有力。這些暴動，根本推翻了先前威力強盛的羅馬。

奴隸在狂熱地憎恨自己的壓迫者。但他們在自己面前，却没有鮮明的目標。他們夢想恢復已經成爲過去的舊家長制度。他們不能創立強固的組織來領導鬥爭。奴隸的暴動，動搖了奴隸所有者社會的基礎。但他們不能了結一般榨取。立在較低發展階段上的野蠻民族的侵

入，纔最後斬斷了羅馬帝國的存在，同時建基於奴隸制度上的社會也就隨之而告終了。

「奴隸革命，肅清了奴隸所有者，並取消了奴隸所有者的對勞動者的榨取形態。但代替他們，她却建立了農奴所有者及農奴制度的對勞動者的榨取形態。一種榨取者被別種榨取者所代替了。」（伊里奇主義問題五二七頁）

隨着古代世界的滅亡，當做社會支配體制的奴隸所有者制度，也就成爲過去了。然而在最近的時代，却還常常遇到奴隸制度的殘餘。

資本主義
時代奴
隸所有
者的經濟

大規模的奴隸制度，在資本主義的初期又從新出現了。發現美洲以後，歐洲人把奴隸制度引到那裏去了。奴隸化的印第安人，由於力不勝任的勞動迅速地滅亡了。他們的暴動，是以最殘酷的方式壓服了。

「較好的印第安——是死去了的印第安人。」——這是最無恥的「聰明的」殖民者說的話。那時美洲開始輸入黑奴。根源於奴隸貿易，創立着專門劫奪的職業。富於企業心的冒險主義者，在非洲從事獵取黑人。用暴力及欺騙，來把黑人載上送他們到美洲去的船舶。在路上，有許多死去了。其餘活着的，是定命在美洲的大農場及礦山上做奴隸的勞動。

奴隸貿易，是對歐洲人非常獲利的事業。在這事上，英國更特別獲利。巨大的城市利物浦，是在黑奴貿易上發達起來。十七世紀後半葉，在英國的商船上，每年輸入美國的黑奴，大約爲二萬人。僅在因黑人暴動的爆發及黑人價格的增長，貿易成爲無利可圖以後，英國纔於一八〇六年對它禁止了。

美國對黑奴的榨取，隨着對於奴隸勞動生產品——特別是木棉——市場的擴大，採取特別凶殘的性質。木棉場上過度的勞動，健康的人平均工作七年以後就要走進墳墓。黑人的暴動頻繁起來。另一方面，工業區的北美，這裏沒有奴隸制度，與普遍着奴隸勞動的南美競爭，蒙受不利。南北美間的內戰（一八六一——一八六四年），以北美的勝利結束了。奴隸制度遂被廢止。但一直到現在，黑人在美國仍是奴隸化的民族，是受着一切可能形態的民族壓迫的。

現代資本主義的奴隸制度及奴隸貿易

在資本主義列強的殖民地中，奴隸制度，雖然對牠是形式的廢止了，事實上却直到現在依然繁盛着。殖民者使用直接強制的辦法來強迫土人做工。奴隸能在市場上買賣。報紙上能見到因經濟恐慌而奴隸價格暴跌的消息。奴隸制度

在中國是非常普遍的。日本破落的小農，把自己的女兒賣給紡織廠若干年限，她們在那裏以女奴的資格來工作。

一一 封建制度（農奴制度）

封建制度的發生

封建制度，是在奴隸所有者社會的廢墟上發生出來。奴隸制度把古代世界引到了窮途末路。由這種窮途末路中，只有徹底革命纔能把社會挽救起來。

根幹被奴隸革命侵蝕着的，一世之雄的羅馬帝國於五世紀的末葉滅亡了。

她的廣大的土地，是被日耳曼族佔有了。

古代日耳曼人，它不僅是現代德國人的祖先，而且是西歐其他國家——斯干的那維亞各國（北歐各國），英，法，西班牙，意大利等——大部分居民的祖先。

日耳曼人較之羅馬是站在更低的發展階段上。他們還是盛行着氏族制度。他們和羅馬戰爭了好幾百年。因此軍事組織對他們有特別的重要性。帶有自己的兵團的司令官，是爲部族的首腦。

大規模奴隸所有者的經濟，在羅馬滅亡很久以前，自己早就消滅了。牠進到了衰落。在牠的位置上，發生了以種種程度依存於大地主的農民的小生產。農民中有若干是有自己的小片土地的有產者。

大規模的奴隸所有者社會，是與生產力衰落聯繫着的。引到了城市的瓦解。商業的蕭條。各國及各區間的經濟紐帶幾乎中斷了。

征服了羅馬，日耳曼人大約占有她三分之二的土地。這些土地，起初轉歸個別的氏族公有。但日耳曼的司令官，迅速地變成了國王。國王把國民的財產占在自己手中。他們把土地在終身享有中，而以後並在承繼承享有中分給了自己的親近者。領受了土地，就有服軍役的義務。土地照原先一樣，由小農來耕種，但現在，他們在人身隸屬中却依於新的支配者。站在這種基礎上所分與的地區，稱為封土。在這種基礎上所構成的榨取制度，稱為封建制度。封建領主把農民所耕種的土地上的最高權力奪在自己手中。耕種這些土地，農民就必須擔負着封建領主享用中的一系列的各種義務。

封建制度時代有一句俗話：『沒有無主的土地。』在羅馬衰亡以後的數世紀間，一切土

「沒有
無主的
土地」

地逐漸地都轉歸封建領主的手中了。獨立的農民，由於不斷的戰爭及劫掠的襲擊所迫害，被迫降伏於某一封建領主的「保護」下。

封建領主是自己領域中的全能主人。他們設有法庭及裁判所。大的封建領主，對自己還維持有武裝的近衛兵團，以遂行對鄰人的侵襲及大道上的劫掠。依照自己的專斷，他們塔斷經過自己領域的通路，或欄路徵收貢物。

教會的封建領主，也並不落後於俗界的封建領主。「教會公爵」——主教及大僧正——都領有廣大的地產。特別是俄羅斯的封建時代，最大的地主是正教的修道院。好幾千農民，在修道院的土地上工作着，受到殘酷的榨取。

封建社會中，土地上的最高權力是屬於國王或皇帝。這是自己國家中最大的封建領主。所以俄羅斯的皇帝，能夠任意稱呼自己做「第一個地主」或「第一個貴族」。國王把土地「賜給」最高的達官貴人，國王也能把他奪去。

封建
的
等級

這使大封建領主不很稱心，他們不斷的進行反對王權的鬥爭。大封建領主把土地分給貴族。國王用貴族為基幹對付最高的達官，來鞏固自己動搖的政

權。

領受土地的，對自己的主人首先有服從軍役的義務。根據自己國王或大公第一次的召喚，如同古代俄羅斯俗話說的一樣，貴族是必須有『馬，人，及武器』，即是騎在馬上，佩帶武器，並有一定數目的軍隊護隨。

農民大眾是用做這種封建層級的基礎。農民隸屬於自己的地主，及更大的封建領主，以至國王全體。用農民的勞動，來扶養國王及貴族，僧侶及大公，以及他們的一切寄生者。

地主在自己的世襲地產中，是全能的權力者。他對於自己的部屬是上帝及皇帝。涅克拉索夫以地主的口吻，帶着追憶農奴制度盛時的哀悼，有過如下表情深刻的句子：

先前你是在一個

如日經天的環境中，

你的質樸的村舍，

你的繁茂的山林，

你的田場滾圓！

有時到小村閒遊，

農民都伏地稽顙……

誰也不敢反抗，

我願對誰施恩就施恩，

我願對誰懲罰就懲罰。

法律，是等於我的願望！

拳頭，即是我的警察！

現在法西斯主義者，盡量把封建制度理想化了。他們企圖把封建的中世紀描寫成光明的樂園。他們幻想恢復封建關係——統治與隸屬的關係。他們確認這些關係，對隸屬者是特別愉快的。

諸如此類的鬼話，是無禮的虛偽。事實上，就對勞動者及被榨取大眾的關係說來，封建制度是意味着沉重的壓迫。

在封建制度的基礎中，躺着農民對地主人身上的依存性。這種依存的性質及形態，隨着

封建制度的發展而同時變更。

農民的
農奴化

封建制度的發展，同時帶來了對農民壓迫及榨取的增大。在封建制度較早的階段，在一定的條件下，農民能由一個地主轉歸別個地主。以後這種轉移權漸漸受到限制，最後是終於把牠完全取消了。農民固着於土地。而土地則屬於地主。

俄國有句古老的俗話：「老婆婆，幼里捏夫日你到這裏來！」這句俗話，是在和農民農奴化的聯繫中發生出來。很久的期間，農民在一年中一定的日子，幼里捏夫日（即十一月廿六日前後。譯者註），能夠由一個地主轉歸別個地主。這種權利，被俄皇波里梭·哥都羅夫（十六世紀）取消了。

倘若在封建制度之初，是在服軍役的條件上分贈附有農民的土地，那末跟着時間之流，情況就變更了。土地的分贈，逐漸成爲由着統治者的偏愛了。十八世紀俄國淫蕩的女皇，把附有幾萬農民的土地贈給了自己的戀人。例如依利薩伯，只是贈給伯爵那茲摩夫斯基一人，就有十一萬五千農民及其土地。意卡測里娜二世，贈給伯爵阿爾羅夫四萬五千農民，公爵波禪庚二萬一千農民，伯爵盧曼測夫二萬農民，公爵茲波夫一萬三千農民。意卡測里娜在位三

十五年，送掉了八十五萬農民，這些農民大部分是在烏克蘭的，那時烏克蘭已被俄羅斯所征服。意卡測里娜的兒子拍威爾，在其即位四年以後，把六十萬農民贈給了地主。

十九世紀的一位俄國著作家，帶着苦痛，這樣稱呼過農奴（命了名的所有物）。且事實上，農民是成了自己地主的所有物。地主能夠買賣他們。

「命了名的所有物」

「在奴隸制度下，「法律」許可奴隸所有者殺害奴隸。在農奴制度下，

「法律」許可農奴所有者「只能」出賣農奴。」（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五二七頁）

並且必須說到，農奴所有者廣大地享有法律上給與他們的權利。在那時的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出現關於出賣農奴的廣告。下面就是一七九七年登在莫斯科新聞上的這類廣告之一。

「出賣品行端正之家庭匠人：計裁縫二名，鞋匠，鐘表匠，廚子，馬車匠，車輪匠，彫刻匠，鍍金匠各一名及車夫二名，若欲看貨及詢問價格，可至四區三段五十一號找地主本人。並出賣善跑壯馬三匹，牡馬一匹，及閹馬一匹，獵犬五十頭。」

地主出賣自己的農奴，把他們在博賭中來輸掉，和犬或馬來交換。當俄羅斯農奴制度存在的最後幾十年間，農奴如同一切財產一樣，能夠向銀行抵押。把農民按名簿來抵押，像這

樣，不僅在活農奴的擔保下有取得貨幣的可能性，而且已經死了的，他也是仍照紙上活的來計算。關於這事，在果戈里的小說死魂靈中講述過。

農奴的依存性，伊里奇有充分的根據，稱爲『農奴的奴隸制度』。農民是完全依存於自己的地主。地主的專斷是沒有界限。

農奴的奴隸制度

在西歐，就封建領主對自己屬從的農民的關係說來，享有廣大的權利。這些權利中，都是非常侮辱的。例如『初夜權』：每個農民的少女，出嫁第一夜必須屬於自己的封建領主。『死後占有權』（就字面，可譯爲『死手權』），包括

爲依於客觀情況，封建領主繼承着他的農民死後一部分的遺產。像這樣，甚至死後仍不能停止封建的隸屬！

俄羅斯農奴所有者——地主，在苛罰自己的農奴中特別幹練。女地主撒爾特奇嘿曾以獸性特別著名過，她是活在意卡測里娜王朝。她在莫斯科，科司特南及伏羅哥德省，約有六百個農奴。有一百三十九個農奴，被她拷打致死。

然而就封建制度和奴隸所有者制度的比較說來，有沒有進步呢？爲的答覆這一問題，要

來考察一下封建制度下的生產是怎樣構造的。

封建的

大地產

封建領主——地主，把自己的土地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其私有的大地產。另一部分他發給農民耕種。農民是『被分與』土地。這種土地，因此叫做『分與地』或『分地』。農民是固着於土地了。

無論是領主的大地產或農民的經濟，都是帶有自給自足的性質。封建領主的田園中生產着一切，那是對於封建領主及其家族暨僕從的給養所必需的。農奴在自己的分地上，艱難地剛夠出入相抵。他唯一的目的是贍養自己的家族。所以在封建制度的時候，是自然生產統治着，即不是為交換的生產統治着。交換的發展，對封建制度顯示着破壞的影響。

在封建制度的初期（九世紀之初），最大的地主是佛蘭克人的國王，皇帝查理曼，他在自己廣大的征討後，是號稱為偉大者的。他領有最廣大的地產。他對管理人員的訓令還保存着，這些訓令對經濟組織給與了鮮明的圖案。

查理曼要求自己的管理人員，使他們深切地注意農場中必需生產品的製造：如麵粉，蜜蜂，蠟，酒，油，乾酪，麥麵，醋及其他等等。他在訓令中寫道：『希望使每個管理人員，

在自己管轄區域中都有善良的職工，有鍛冶匠，鞋匠，旋盤匠，大工，兵器匠，養魚者，獵鳥者，石輪製造者，釀酒者，以及爲了我們的需要，調製小麥麵包的麵包製造者；善於編製獵獸網，捕魚網，及捕鳥網的人，以及其他職務的人員，把他們都列舉出來是很長的。」

如同看過的，軍事的關心，並沒有妨害查理曼成一個最有心計的主人。在他的田園中，對於多種多樣的物品的生產都是有組織的。他的農場，表現爲一個孤立的整體。是以封建——從屬的農民及職工的勞動，以自己固有的生產來滿足一切需要。

然而不僅在封建制度的初期，大地產是這樣孤立的，自給自足的整體。而且在以後非常更遲的時期，也仍是這樣的結構繼續支配着。涅克拉索夫以如下的形式，描述了地主在過去農奴制度的隆盛。

自己的肥胖的母雞，

自己的濃釀的果實酒，

自己的俳優，自己的音樂。

婢僕——成聲！

五個廚子，兩個麵包師，

兩個鐵匠，裝飾匠，

十七個音樂家，

以及二十二個獵者，

我都蓄養了……

賦役
及
賦貢

賦役及賦貢，是封建榨取的兩個主要形態。封建領主——地主，在這種形態中，剝奪農民的勞動爲己有。

在賦役下面，農民在地主的田園中，有工作一定日數的義務。比如說，農民每星期在地主的田野上工作三日或四日。那時在自己分地上的工作，每星期對他就只能保留三日或兩日了。當賦役加重的時候，農民經濟就不可避免地會引到衰落。在賦役下面特別痛苦的，那是農民在最炎熱的時期，爲着收穫的工作，有在地主的田野上去做工的義務。當他收穫了地主的穀物的時候，他自己的穀物就枯死了。

農民以自己所有的農具，且常常以自己的耕畜，在地主田野上來進行工作。甚且在賦役

制度的時候，在大規模的地產中，也並不製備自己的農具。例如在上述查理曼大帝的田園裏，總共只有兩把大鐮刀，兩把鐮刀，及兩把鐵鍬而已。

在這些條件下，農業勞動的技術是非常低下的。勞動工具幾乎幾百年都沒有變化。

一位十八世紀末葉的俄國著作家拿暨世測夫，對於農奴的生活給了一幅鮮明的圖畫。他說到某一次他遇着農民在夏天的星期日中午耕耘。這位著作家問道：「莫非一星期其他的日子還不夠嗎？」農民答覆說，他一星期有六天用在賦役上。

在這樣殘酷的榨取下，農奴的貧窮是令人驚懼的。拿暨世測夫記述着，農舍是沒有窗戶，滿處都是裂縫。火爐沒有烟囪。碗裏甚至連無味的野菜湯也很稀少。麵包四分之三是用糠皮做的。

別一種榨取形態是賦貢。農民只在自己的農場上工作。但他却有義務，把自己農場的各种生產品，如穀物，肉，牛乳，禽鳥，及其他等等，以一定的數量送給地主。賦貢常常很大，對農民自己及其家族留下得很少。

迪克拉克索夫以如下的形式，素描出了農奴制度榨取的圖畫。

獨自一個來工作，

但工作快要完成，

看呀，站着三位分有者：

上帝，沙皇，和主人。

當自然經濟支配的時候，賦貢是徵收現物。隨着交換及貨幣關係的發展，地主常常要求把賦貢的全部或一部，改取貨幣形式。那時常常使農民陷落於投機商人的爪中。農民因為在要繳納貢額的情況中，被迫以廉價出賣自己的生產品。

同一個地主常常對一部分農民維持着賦役，而對別一部分農民維持着賦貢。服賦役的農奴數目，是對於耕種地主的田野所必須的人數。其他的農奴都繳納賦貢。

現在我們能夠對封建生產給與一般的描述。對於這種生產特有的，是如下

封建生產的
主要特徵：

第一：是自然經濟的統治。農奴制度的大地產，表現為孤立的整體。牠與

其他世界的聯繫非常薄弱。農民的經濟，也是帶着自然的性質。交換的發展，已是封建制度

衰落的先兆。

第二：直接的生產者——農民——分有生產手段，其中並包括有土地。於是他更固着於土地。因農民固着於土地，遂對地主保障了充分數目的工作人手。

『沒有土地的，沒有馬匹的，沒有財產的農民，對於農奴制度的榨取是不適用的對象。』

（伊里奇全集第十二卷二二七頁）

第三：是農民對地主人身上的依存性。

『倘若地主對農民人身上沒有直接的權力，那末，他就不能強制有分與地並經營着自己農場的人們，來替他做工。』（伊里奇全集三卷一四〇頁）

地主使用直接『超經濟的強制』方法，由農民榨出剩餘勞動。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上的隸屬形態，在封建制度各種階段上都有變遷。但人身隸屬的事實本身，當封建制度存在的時候，却是鞏固的被保留着。

第三章

第四：『所述的經濟制度的條件及結果，是技術非常低下的並墨守陳規的狀態，因為經濟的經營，是在被貧窮所壓踏着的，被人身隸屬及智力愚昧所卑屈着的小農的手中。』

(同書一四〇頁)

封建的榨取形態。

封建制度(農奴制度)，是建基於最無掩飾的人對人的榨取上。把農奴的勞動，分為必需勞動及剩餘勞動。必需勞動，這是農民支付以維持自身及其家屬的勞動。剩餘勞動，是農民支付為封建領主——地主所享有的勞動。在賦役下面，必需勞動和剩餘勞動，是用時間及空間來分割的。假定農民在自己的田野上工作三日，而其他的三日則在地主的田野上做工。榨取在這裏是十分顯然的。十分顯然，農民每星期自己工作的一半，是所謂「充當別人的兒子」花費了。但在賦貢制度下，榨取也是同樣無掩飾的。這裏，無論名稱如何，農民是必須把自己勞動生產品的一部分送給地主。

對農奴的榨取，採用非常殘酷的形態。但在這裏，封建制度比較奴隸所有者制度，却仍是社會發展較高的階段。農奴和奴隸的不同，「是有一部分的時間能用在自己的地區上，即是說在某一程度以前能夠屬於自己。」(伊里奇關於國家論卷廿四卷三七一頁)這在社會面前開闢了那種向前發展的道路，這種道路，在奴隸所有者制度的時候是不能有的。

在查理曼大帝的大地產中，有許多各種的農奴職工，是製造農場中所必需的手工業產品

中世紀
的城市與
手工業

的。封建制度初期的情形就是這樣。然而手工業不久就成爲更生產的，手工業者不僅專能服役於領主的需要了。這引到手工業由封建的大地產中分離出來。手工業者開始集合在城市裏。這種解放了的農奴，他以賦貢的形式，把自己工資的一部分送給封建領主。

古代世界的式微，招致了城市的衰落；牠們之中有許多崩壞了，且常常由地面上消滅了。

「國王羅塔爾，如同國王亞格都爾夫一樣，占領了城池並破壞了，且下令把城牆連根都拆毀掉，城市也就叫做鄉村了。」

一位和羅馬帝國破滅的同時代人，這樣寫着。

中世紀，城市開始逐漸復興起來。中世紀的城市，很少類似現代的城市。其中的居民不出五千至一萬人。牠環繞着深濠高壘，以防禦襲擊。最初的時期，城市只是和不大的區域聯繫着的，牠是這個區域的中心。城市的手工業者，是對這一個區域的需要來服務。

最初的時期，定做的工作占優勢。農民常常帶來自己的材料——皮革，家機布，手工業

者則用這些材料來製成定做的衣服或靴鞋。手工業者最初是在自然的形態中，在農民經濟的生產品的形式中，來取得自己的勞動酬報。手工業者的勞動工具是非常簡單的；牠們是屬於生產者自身。他的生產品不在市場上出現。

『自然，因此手工業也同樣表現為墨守陳規，細碎，狹隘，和家長制的小規模的農業一樣。』（伊里奇全集三卷二五六頁）

然而交換却逐漸地在發展起來：最初手工業者在試驗的形式中，來出賣由定貨者偶然留下的，或在對定貨的工作有餘暇的時間所製造的生產品。生產品直接是由生產者手中移轉到消費者手中。市場還非常狹窄；商品主要的形式是在市集上，墟場（趕集）上來銷售。然而在這裏，手工業者的生產品，已經變為商品了；不是為自己的消費，而是為市場上出賣所製造的生產品，被稱為商品。

『工業在商品的形式中對生產品的生產，是替工業由農業分離，及牠們間的互相交換，建立着第一個基礎。』（前書二五七頁）

當工作是在定貨上進行的時候，手工業者間的競爭還非常薄弱。當工作開始為市場而生



產的時候，事情就變更了。競爭成爲強有力的。許許多多逃亡的農民，都奔向城市中來。

「在中世間的全部期間，農奴不斷地繼續逃入城市。」（伊里奇同書）

小生產者懼怕喪失自己獨占的地位。他用盡全力，以阻止競爭者進到自己的生產中來。用於這種目的，有中世紀手工業者的組織——同行公會。同行公會熱心保護自己的特權。沒有加入同行公會的任何人，都不能從事該種職業。而加入同行公會，却又儘量爲難。

俄國沒有同行公會。但家庭小手工業者及手工業者，反對外人侵入的鬥爭，在這裏却同樣有地位。伊里奇在其著作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引了許多對這種關係的鮮明的實例。

里支哥羅德省的比霍得啣村，有製造金屬品的家庭手工業。這村的居民，對鄰近的農民精細地保守着自己行業的祕密。他們企圖獲得那種立法上的規定，好使把這種行業傳授鄰村的就要受處罰。他們和別村的居民不通婚嫁。

農奴制下卡奴支的確羊皮者，爲的製作羊皮走到別省去。地主們把自己的人們派在這種職業上，是要以更大的賦貢爲代價，並銳敏地監視着，使確羊皮者認定自己的地點，好不對

別人，外來者許可。

交換的發展及農奴制度的榨取的增大

當自然經濟保有優先的重要性的時候，即生產是爲自己的消費，而不是爲

交換的時候，封建的榨取還比較限於榨狹的範圍。在封建制度的初期，「封

建領主的胃，成爲榨取農民的界線。」（卡爾）封建領主，由農民收取自己享

用中的一些數量的各種農產品。這些封建貢物的絕大部分，是被領主自身及其衛兵消費掉，只有不大的部分，是用來交換武器，交換某種海外的商品，及其他等等。

然而交換的發展，却引到封建領主——地主的貪慾強有力地增大起來。現在由農民不僅榨出用於農奴所有者及其庭僕消費的貢物，且超過那種以上，逐漸增加着預定爲交換其他商品的貢物部分。按照交換自己發展的程度，在農奴所有者面前，於榨取強化的意義中，因商品愈益發現了可能性。交換的成長破壞了舊的基礎。

努力儘量增大自己的收入，地主加強榨取自己的農奴。海外貿易採取巨大的規模。商人供給農奴所有者——地主一切海外的商品。貨幣愈益獲得了重要性。

爲了要取得更多的貨幣，農奴所有者愈益由自己的農民來榨取勞動。他奪取農奴的土

地，縮減他們的分地，藉此以擴大自己私有的田場，在這些田場上，他却仍強制同樣是那些農氏來勞動。

賦役成爲愈益繁重了。牠已經包括着工作週的大部分。農民由於耕地不足及力不勝任的勞動窒息着。他們自己的經濟愈益進到了衰敗。

資本主義
的發生

資本主義是於中世紀的末葉，在封建——農奴制度的胎內發生出來。商業

資本及高利貸資本，是資本最古的形態。按照衰老的自然經濟衰落的程度，商

人逐漸占有顯著的地位。商業資本供給農奴所有者——地主各種奢侈品，在這

下面儘量來獲利。地主由自己的農奴權出來的那種貢物的一部分，是像這像落入商人——商業資本的代表——的口袋裏。隨着商業的發展，高利貸也同樣繁榮起來。大領主——地主，國王，政府對貨幣愈益需要。痴狂的奢侈及浪費，不斷的戰爭，耗費了巨額貨幣。這對於高利貸資本的活躍造成了地盤。在高額的利率後面，把貨幣貸給封建領主，高利貸者像這樣，把由農奴的強制勞動所供給的那種貢物的巨大部份，占爲自己享用。

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是植根在封建——農奴制度社會的生活中，不屈不撓地嚙害及

破壞着這種社會的基礎。隨着商業的增長，努力來擴大自己的收入的地主，對農奴的榨取愈益激化起來。過度的榨取，傷害了農奴制度的基礎——農民經濟。他們貧窮了，農民變成半餓地生活着的，及不能對自己的地主供給高度收入的赤貧者。同時高利貸資本，在農奴經濟中張開着自己的羅網，由他們身上吸取脂膏。農奴經濟的崩潰，準備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發生。

商人資本，最初只是從事商業。商業是經營由農奴及手工業者所供給的生產品，以及由遠方的國家輸入的生產品。然而與商業成長同時，這種供給的來源遂成了不充分的。手工工業的生產，只能供給有限數量的生產品，這些生產品，充分只能滿足地方的市場。當商業開始包括更遠市場的時候，發生了有巨大的擴張生產的必要。

但生產這樣的擴大，只有資本纔能保障。小商品生產在這裏是無能為力的，牠的可能性是被狹窄的範圍所限制。完成着由小生產到資本主義生產的轉移，而且資本主義的生產來消滅前資本主義的榨取形態，只是爲的好把人對人榨取的最後形態——資本主義的榨取——來代替牠們。

農
奴
的
鬥
爭

封建制度時代，是被榨取的農民，反對封建領主——地主，最無情的鬥爭的時代。農民的鬥爭，在封建統治最後的時期，當榨取農民激化起來的時候，採取着特別尖銳的形態。各國的歷史，都有一系列的農民暴動。

英國十四世紀末葉，最大規模的農民暴動，包括了全國的大部分。武裝的農民在瓦特·泰羅爾的領導下，踏遍了全國，轟毀了地主的宅第及寺院，並占領了倫敦。暴動的鬥爭口號，是「當亞當耕地，夏娃紡紗的時候，誰是貴族？」在這些呼聲裏，表現了農民對貴族特權的憎惡。泰羅爾為叛徒所戕殺。失去了領袖的大眾，誤信國王及封建領主的諾言解散了。這以後，在鄉村中通過了懲伐隊，對農民加以慘酷的制裁。

法國也在十四世紀的時候，全國一半的地方為農民暴動的火焰所包圍，這是歷史上記在「查克里」名稱下的暴動。剛出生的城市布爾喬亞，起初擁護運動，但在決定時機，却把他出賣了。

德國在十六世紀，全國都捲入了為城市下層人民所支持的「農民戰爭」。暴動首領是托馬司·曼測爾。總括農民的要求，是取消可憎的農奴制度的榨取。

俄國十七世紀在司切潘·拉秦，及十八世紀在意墨爾耶·普加切夫領導下的農民暴動，是特別大規模的。

拉秦運動，是發生於頓河的窮人中間，——由農奴狀態中逃出來的，『哥薩克化』的貧農中間。攻擊了沿着瓦爾加河走動的商隊，拉秦的部衆殺死了商人及俄皇的官吏。貧民和拉秦的隊伍結合起來了。於一六七〇年，拉秦的部衆殺死了俄皇的欽差，並懲罰了僧侶。這充當了公開內戰的信號。農民暴動的烽火，波及了巨大的區域。拉秦的部衆占領了亞司特那汗，查里曾及許多別的城市。在佔領地內，俄皇及地主的政權是宣佈取消了的，把農奴制度廢止了，把貴族及商人的財產在貧民中間分散了。運動的綱領，是取消農奴制度，及關於平等的曖昧的空想。俄皇政府發動了巨大的軍事力量，來擊毀拉秦運動。在拉秦的失敗中，有錢的哥薩克上層分子的背叛，起着很大的作用。農民的暴動，是被俄皇的走狗在血海中沉沒了。拉秦的部衆大部都被屠殺，拴在柱子上，四體肢解了。拉秦本人是關在囚籠裏，解送到莫斯科，在紅場上四體肢解了。

自經歷伏拉秦運動以後，經過一百年，俄國東部又展開了在普加切夫領導下的愈益廣大

的農民暴動。普加切夫是從頓河逃亡出來的哥薩克，他進到耶克河（那時是這樣稱呼着烏拉爾河），在他周圍聚集了烏拉爾的哥薩克貧民。普加切夫喊出了「永久自由」的口號。在他的宣言中，說到「無需購買也無需賦貢」，把一切土地都歸農民。普加切夫的部衆佔領了許多城市，並長久地支持了阿倫布爾格要塞的圍攻。烏拉爾附近及瓦爾加河一帶的貧農，也都和普加切夫聯合起來了。在俄皇專政制度下被壓迫的民族：巴斯克爾人，韃靼人，卡爾勒克人，及其他等等暴動着的大衆，也都投入了他的部隊。整村的農民放火燒了貴族的宅第，分散了地主的財物，都來歸附普加切夫。歸附普加切夫的，還大批引來了烏拉爾工廠中農奴化的工人。他們在暴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占領了加薩，普加切夫擬定向莫斯科推進。政府及地主恐慌萬狀。莫斯科區的農民，都焦燥地熱望普加切夫到來，並且準備響應。但因饑饉的情報，迫使普加切夫改變計劃，並轉而南進。一七七五年八月，政府軍隊在撒拿多夫附近，對普加切夫的襲擊成功了。普加切夫被哥薩克的隊長獻了出來，在莫斯科的沼場（音譯爲鮑浴脫場）處死了。

俄皇政府，以及地主與資本家的「學術從僕」，以種種方法企圖來誹謗農民的暴動，他

們把這些暴動，當做「盜賊」的運動，當做「無意義的暴動」描述了。當偉大的俄國詩人普式庚描寫「普加切夫史」的時候，俄皇尼古拉一世，把這部著作改名為「普加切夫反叛記」，並經過他精細的檢查。但在被掠奪的農民大眾中間，關於拉秦運動及普加切夫運動的憶念，却永久不死。把關於暴動的農民反對貴族及地主政府的鬥爭，編成詩歌，纂成故事。甚至在一九〇五年，生貝爾省省長耶式威爾公爵，還秘密報告政府，關於農民運動，特別指出「住在該地的農民中（撒馬爾灣），對拉秦及普加切夫時期風暴似的戰爭的追憶，仍非常生動」。

農奴的暴動動搖了並損害了封建制度。農民反對地主的鬭爭，被新興的布爾喬亞所利用，以加速農奴制度的崩潰，並代替農奴制度的榨取為資本主義的榨取。在布爾喬亞的革命中，在反對封建制度的戰爭中，農民對布爾喬亞供給了基本的士兵大眾。

「奴隸的革命，肅清了奴隸所有者，並取消了奴隸所有者的對勞動者的榨取形態。但代替他們，她却扶立了農奴所有者，及農奴制度的對勞動者的榨取形態。一種榨取者，被別種榨取者所代替了。在奴隸制度下，「法律」許可奴隸所有者殺死奴隸。在農奴制度下，「法律」僅許可農奴所有者「只能」出賣農奴。」

「農奴的革命，肅清了農奴所有者，並取消了農奴制度的榨取形態。但代替他們，她却扶立了資本家及地主，資本主義的及地主的對勞動者的榨取形態。一種榨取者，被別種榨取者所代替了。在農奴制度下，「法律」許可出賣農奴。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法律」僅只「許可把勞動者委諸失業及貧窮化，委諸落魄及餓死。」

「只有我們蘇維埃的革命，只有我們的十月革命，纔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不是代替一種榨取者為別種榨取者，不是代替一種榨取形態為別種榨取形態，而是根絕一切榨取，根絕一切榨取者，一切新的及舊的富人與壓迫者。」（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五二七頁）

資本主義
下農奴制
度的殘餘

把資本主義的榨取，引來代替了農奴制度的榨取。顛覆了農奴所有者——封建領主的政權的布爾喬亞革命，替資本主義掃除着地盤。然而在布爾喬亞政權的資本主義各國，却存留着許多先前封建榨取形態的殘餘。

由封建領主奪取了政權的布爾喬亞，迅速地從新興勞動階層方面開始感覺威脅。因此她希望和自己昨日的敵人——封建領主——訂立妥協。她在大多數的國家中，把地主階層完全整個的保存起來了，在地主階層手中，集中了土地上的所有權。地主繼續榨取農民，她只是

採取着稍稍別樣的形態而已。

在落後的國家中，農奴制度的殘餘是特別多的。在那裏，爲的進行反對封建領主的鬥爭，布爾喬亞從最初就非常胆怯。他們和封建領主締結同盟。在殖民地的及半殖民地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壓迫，是和農奴制度的壓迫結合在一起。

這在帝俄也有地位。

「農村中有最醜惡的，最不堪忍受的，農奴制度的殘餘，牠還要在地主的專斷補加上去。」（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二七頁）

只有社會主義革命，纔以鐵帚由農民無數世代的血汗所灌注的地上，把寄生蟲——地主掃了出去。普羅列塔利亞革命自己最初的一步，就是從根剷除一切封建制度的殘餘。

第四章 商品生產

資本主義生產有兩個主要特徵。第一，資本主義時代，是商品生產統治着。第二，不僅人類勞動的生產品成爲商品，而且人類勞動力自身也成了商品。

資本主義缺乏商品生產是不能想像的。其間，商品生產反而在資本主義發生及發展很久以前就存在了。然而只有在資本統治的時候，商品生產纔獲得普遍的性質。

因此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應從研究商品生產及其特性與法則來開始。

一 什麼是商品生產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計劃」這個字，現在成了非常摩登的。勞動大眾都聽到蘇聯計劃經濟偉大的成功。在蘇聯的成就的反襯上，資本主義的現實，及其對於廣大羣衆的破敗、貧窮及饑餓，是特別醜惡的。

計
劃
的
苦
悶

許多布爾喬亞的政治家，企圖這樣來表現事實，好像這些災難，罪過不在於資本主義，而在於沒有計劃；正是用計劃經濟來說明蘇聯的成功。這些人到蘇聯去考察，是去考察蘇聯怎樣編製計劃。遇到蘇聯在國外的同志，他們也來訊問，蘇聯是在怎樣編製計劃？

對這些人能夠說什麼呢？要對他們指明，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是經濟中的計劃性首先的，基本的及決定的條件。在蘇維埃國家中，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是一切財富的全權主人。工場及工廠，礦坑及礦山，鐵路及發電所，都是屬於蘇維埃國家。土地在蘇聯為全國國民公有。土地的絕大部分，確定為集體農場無限期的利用，即永久地利用。

蘇聯的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工人及集體農場員，都把經濟看做是自己血汗的總事業。滿足工人及集體農場員大眾的需要，及使蘇聯社會主義祖國的富強愈益成長，這是蘇聯企業工作的目的。

所以蘇聯的經濟，能按計劃來經營。這裏就是蘇聯五年計劃，蘇聯每年計劃成功的秘密。但一切這些，在資本主義國家却沒有。那裏的一切工場及工廠，都是屬於資本家。每個個別的企業，都是為市場上的銷售而生產着商品。然而誰也不能指教資本家，在他的企業中

應當製造那種商品及多少數量。工場及工廠的主人，當他想到怎樣的時候，就可以隨意擴大生產，或縮小生產，或整個關閉自己的企業。資本家經營生產，不是爲滿足勞動大眾的需要，而是爲利潤。

資本主義的計劃，這是完全好比熱的冰塊。資本主義自身的本質，是一小羣人私有生產手段及布爾喬亞榨取勞動階層。但倘若工場及工廠是屬於個別的所有者，且他們每個人都只是追求自己私有的利益，那末，任何的總計劃都不能有也不能談到。凡是鄭重地談論資本主義計劃的人們，或是故意欺騙者，或是連最簡單的事物都不理解。在這兩種情形中，事實上他們都在欺騙勞動大眾。因爲他們的規劃及設計，障混了只有在顛覆資本主義，及樹立普羅列塔利亞專政以後，纔能實行計劃的那種單純的真理。

「沒有由資本家解放出來，沒有與生產手段上私有的原則分離開來，您就不能創立計劃經濟。」這是約瑟夫·和著名的英國作家G·韋爾斯的談話中說的話。（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六〇〇頁）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商品生產統治着。在屬於資本家的工場上，生產着蓖麻油。這是

什麼
是
商
品

否意味着，工場主親自飲用全部蓖麻油呢？在資本主義的作坊中，製造大批的棺材，顯然，製造牠們決不是爲自己的主人。在大工廠中熔鍊大批的生鐵及熟鐵，顯然，工廠主不能把這些鐵吃掉，他却是吃着許多美味的食品。在資本家的企業中，都是爲的出賣，爲的銷售，才來製造或種生產品。

爲銷售，而不是爲自己的需要所製造的勞動生產品，在政治經濟學中稱爲商品。

我們已經知道，商品生產纔逐漸地分解了及破壞了先前的自然制度，當在自然制度的時候，個別的家庭或共同體，都替自己內部生產着一切必需品。自然的經濟結構，統治過好幾個世紀。直到資本主義發生以前，有地位的先前的榨取形態——奴隸制度及封建制度，都是和自然生產佔優勢的作用配合着。資本主義則不是這樣。她從自己出生之初，就是和交換的發展聯結着的，和商品生產的統治聯結着的。

不参加交換的生產品的生產，稱爲自然生產。反之，預定在市場上出賣，爲銷售的生產品的生產，稱爲商品生產。

自然生產統治過很久。在好幾世紀的期間，交換才蝕腐了牠的基礎。

由自然
生產到商
品生產

『在自然經濟的時候，社會是由許許多多同種的經濟單位來組成（如家長制的農民家庭，原始的農業共同體，封建的大地產），每個這樣的單位，都進行着種種的經濟工作，從各種原料的採集起，以至把牠們最後調製到適於消費止』（伊里奇：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全集三卷一五頁）

恩格斯這樣描述過農民家庭的自然經濟：

『家庭不僅從事農業及牧畜，而且也把他的生產品，來製為完成的消費品，甚至有些地方還在用手磨磨粉，烤麵包，紡紗，染色，織麻及毛，硝皮，建築及修理木房，製造器具及勞動工具，常常執行木匠及鍛冶匠的工作，家族及家族團體，根本是這樣自給自足着。』

『類似的家庭，對別個家庭由交換或購買來取得的東西是不多的，甚至直到十九世紀之初，在德國，儼先地也還是由於手工生產的物品，即是由於這樣的物品，牠的製造方法，是農民完全週知的，但他不親自生產牠們，或是由於對原料的獲得有困難，或是看到購買的物品價廉物美。』（恩格斯關於『資本論』一〇五頁）

這樣看來，自然生產，不僅在奴隸制度的時候及中世紀是保有優勢的，而且牠在新的條

件中也依然保有着。從這裏看來，在資本主義的曙光期，商品生產也還不是占優勢的。只有資本主義的發展，纔對自然生產給予了破滅的打擊。只有在資本主義下，商品生產，為銷售的生產，纔成為決定的及優勢的生產形態。

商品生產的基礎
就是社會分工

交換，是在社會分工的地盤上發生及發展起來。分工是社會進化強有力的發動機。當同一個人，順次地從事各種可能的勞動形式的時候，對於改良的範圍是非常有限的。當一個人在一個領域中專門化起來，而別個人在別一領域中專門化起來的時候，對於進步就創造了更順利的條件。

商品生產缺欠分工是不能想像的，但分工在商品生產發生以前，在歷史中早就存在了。例如在許多還保有共同制度的原始共同體中，分工已是相當發展了的，每個共同體，都有一些系列專門分化出來的手工業者：鍛冶匠，陶器匠，製粉匠，及其他等等。這些手工業者，在自己每個領域中，服務共同體的全部需要，而共同體因此供給農業生產品來扶養他們。

「社會分工是商品經濟的基礎。製造工業由採集工業中分離出來，其中每個又再分為小的門類以及更小的門類，這些門類，都是在商品形態中來生產特別的生產品，且牠們都是和

一切別的生產互相交換着的。』（伊里奇全集三卷一五頁）

在上述的共同體中，鍛冶匠，陶器匠及靴鞋匠，都是集團生產的參加者。他們供給了全共同體的陶器，靴鞋，馬蹄鐵。他們因此由共同體取得相當數量的五穀，肉及其他等等。

在商品生產的時候，則不是這樣。靴匠照先前一樣縫着靴子，但他必須把這些靴子拿到市場上去出賣。誰也不能告訴他，應當生產若干的靴子。他不能把靴子當飯吃，也不能把靴子當衣穿。他自己不需要靴子。他必須把牠們來交換，以便取得滿足自己需要的可能性。但他能否賣掉自己的靴子，已經不是依屬於他的事了。而且，他更不能預知或有先見的確信，他的靴子是否能夠尋到買主。

像這樣，我們看到，由共同體的自然經濟，轉到商品生產的時候，靴匠的情況以根本的形式改變了。（鍛冶匠，麵粉匠也都一樣）。從轉到了商品生產的時候起，個別工作者都陷落到社會法則的權威下，這種法則，是不依存他們的意志及意識而活動着的。

由小生
產到資
本主義

資本主義出現以前，是小生產統治着。在農村中，由小有產者來經營生產。在城市中，由手工業者來經營生產。勞動工具是小而不完善的。這是手工

器具，是個別的人用牠來工作。在小生產統治的時候，簡陋的生產手段是生產者自身的所有物。農民有自己的鋤或犁，靴匠或鍛冶匠都有各自的器具。

跟着資本主義的發展，事情就以根本的形式變更了。出現了新的強有力的生產工具。牠們從最初，就算定是許多工作者的共同勞動。牠們也是屬於個人，是屬於資本家。

「代替紡車，手織機，大鐵槌，出現了紡紗機器，機械的織機，蒸汽槌；代替小的作坊，出現了要求成百成千的工人共同勞動的巨大工場。生產手段如同生產自身一樣，由細碎的勞力單位的行列，變為公共活動的行列，而生產品，也由個人的製造物，變為團體全體的製造物。現在由工場及工廠發行的紗，布及金屬商品，都表現是許多工人勞動的生產品，在對牠賦與最後的形態以前，他們都順次地對牠加上自己的勞力。關於牠們，任何人也不能單獨說道：「這是我做的，這是我的生產品。」」（恩格司反社林論二五三頁）

資本主義
下的無計
劃性是在
什麼地方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經濟是無計劃地經營着。這是否意味在資本家的工場及工廠中，每個工人都能夠做他所願做的一切呢？自然不是。恰恰相反：每個個別工人是做着非常嚴格的任務。他的意見，在這時候誰也不問。在個別工

場中，是由資本家來制定每個工人應當做什麼。

資本主義的無計劃性是在別地方。工場及工廠的主人，當他想到怎樣的時候，就可以隨意擴大生產，縮小生產，完全停閉自己的企業。資本家不關心國民要有必需品，食料品，衣服及其他等等。每個工場主及工廠主只想着一件事：是儘多地來掠奪利潤。倘若事業對他推測起來是有利，他就會帶着興奮把牠舉辦起來。倘若計算到沒有利潤，工場主馬上就會苦悶起來。

當一切生產屬於資本家支配的時候，資本家來管理生產，僅僅關心自己私有的利益，用榨取勞動大眾的方法，以抽取利潤，這樣的制度，除蘇聯外，現時在全世界依然存在着。

生產的
無政府
狀態

為市場的商品生產，和無計劃性是不可分割地聯繫着的。每個企業，都在為市場而生產商品。牠自己的生產，既不能和其他企業調和起來，也不能和消費者大眾調和起來。是的，這種調和，在以生產手段上的私有為基礎的制度下，是不能想像的。

在商品生產下，社會中沒有也不能有這種機關，牠指示着每個生產者應當生產何種商品

及若干數量。當生產品的大部分，是爲自己的消費而生產，只有所生產的不大的剩餘部分，送到市場上的時候，到這時候爲止，生產的無計劃性還感覺薄弱。個別生產者，很少依存於自己剩餘品的銷售。此外，這種剩餘品，他是在小區域的範圍內來交換，他知道那地方全體的居民，以及他們的需要及趣味。

隨着商品生產一般的擴張，事情就以根本的形式變更了。而在資本主義下，如同我們知道的，商品生產是成爲普遍的了。現在生產已經不屬於小生產者的手中，而屬於資本家的手中。他們的企業，雇用着成百成千人的勞動。他們拋出的各種商品如同山積。商品替自己尋找銷售，不是在當地的市場，而常常是在很遠的地方。這裏，完全是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即是無計劃性，無規律性）統治着。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資本主義是不可分離的。在恐慌的時候，牠是以最狂暴的樣子把自己介紹出來了。

這樣看來，沒有任何計劃的社會，也都能存在下去嗎？在這種無規律的王國中，假使缺少牠社會就不能存在下去的某些規律，是怎樣建立起來呢？恩格司就這種理由寫道如下：

「在互相交換着的商品生產者的社會中，競爭，使商品生產固有的價值法則發生作用，

在這裏，牠在社會生產中親自帶來了該種狀況下唯一可能的組織及規律。只有以生產品的下落或昂貴爲手段，個別生產者在切身的關係上，纔知道什麼對社會需要，及需要若干或不需要。」（哲學的貧困序言一六頁）

倘若沒有這種立在個別商品生產者上面統治着的法則，那末社會能夠被沙糖塔得轉不過氣來，而沒有麵包，或是有山積的鈕釦，却沒有能夠縫上這些鈕釦的褲子。

現在轉來考察商品及價值法則——這是商品生產的主要法則。

二 商品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所支配着的社會財富，表現爲「商品大量的堆積」，而每個商品，表現爲牠的原基形態。」卡爾的主要著作資本論，是用這幾句話來開場。（資本論第一卷四七頁）

在這部著作中，卡爾設定自己最終的目的，是揭發資本主義社會運動的經濟法則。卡爾自己的著作，是從研究商品開始，是從暴露那些支配着商品生產的法則開始。

商 品
的 兩 個
因 素

一 面 來 勞 動。

人類勞動的生產品，常常應當滿足人類的或種需要。否則就不值得在牠上

「物體的有用性，把牠作或使用價值。」（資本論第一卷四八頁）
但除此以外，商品還顯着別種很重要的特性：牠具有交換能力。

「商品，第一是能滿足人類或種需要的物體；第二是能和別種物體相交換的物體。」

（伊里奇卡爾恩格司卡爾主義一四頁）

使 用
價 值

有使用價值，是對於商品的必需條件。倘若五穀朽腐了，牠中止了是使用價值，牠也就不再是商品了。對於許多完全不是人類勞動生產品的物件，也有使用價值，例如水源，野樹的果實。我們無論在商品中，或是在自然經濟中，

都能遇到使用價值。農民爲自己消費而生產的五穀，滿足了他的食品上的需要。所以這種五穀是使用價值。

只有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農民爲出賣而生產的那種五穀，纔成爲商品。

這樣看來，並不是一切使用價值都是商品。然而一切商品，却都必須是使用價值。

商品所滿足的需要，能有各種各樣的屬性。勞動生產品，能用做最重要的必需品，例如五穀，衣服，鞋子。牠也能用做奢侈品，例如高價的酒，華貴的家具，及其他等等。牠也能用做生產手段，例如機器，煤，鐵。

使用價值的性質，是隨同社會的發展而變更，隨同社會的生產力的成長而變更，隨同社會生產關係的變更而變更。例如磁石什麼時候都能吸鐵。但這種屬性，只有在人類發現了牠以後，纔對人類成了有用的。深深地埋藏在地下的石油，只有當人類學會採掘牠的時候，纔成爲有用的。

社會的條件，能把對人類無用的或甚至有有害的物體，作成使用價值。例如火酒，鴉片及其他等等。當階層社會存在着的時候，及戰爭存在着的時候，大量的勞動，都支出在各種破壞手段上：如大砲，彈藥，毒瓦斯，及其他等等。

在商品生產的時候，使用價值進行着不斷的交換。是不同的使用價值中間相交換：誰也不會設想把一米突的布，與別一米突同樣的布來交換。

「日常的經驗指示我們，億萬次的這種交換，不斷地使一切彼此非常不同



的，不能比較的，各別的使用價值，都一個一個相等起來。」（伊里奇卡爾恩格司卡爾主義二四頁）

在商品生產發展的時候，交換是用貨幣來完成。商品賣為貨幣，把賣得的貨幣去購買別的商品。但倘若拿來這種行為的最後結果，那末顯然，這種行為還是一種商品和別種商品的交換。

商品自己中間是在一定的比率中或比例中來互相交換。例如假定一生特別爾的五穀，來交換半米突羅紗，那末十生特別爾的五穀，就能取得五米突的羅紗。這種某一商品和別種商品互相交換着的量的比率，是為牠的交換價值。在上述的例中，半米突羅紗，就是一生特別爾五穀的交換價值。在商品生產下，勞動生產品的使用價值，成為牠的交換價值的擔負者。

交換價值的量，對於各種商品是各不相同的。但這却意味着，在牠們中間有着某種共通性。牠們有某種能夠在數量上來測定的同一屬性。

各別商品的
的共通性
包含在什
麼裏面

各種物體的重量便是實例。某一物體重一啓羅格蘭姆，而別一物體重五啓羅格蘭姆，第三種物體重一生特別爾。但因什麼，我們能夠說這些物體有各種不同的重量

呢？這是因為他們都具有同一的屬性。這是怎樣的屬性呢？顯然，是重的屬性。倘若牠們沒有這種共同的屬性，就不能說到牠們有各種不同的重量了。

但各種非常不同的商品，有着怎樣的共通屬性呢？牠們的使用價值，在質量上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他們不能在數量上來比較。事實上，生鐵塊和紅燒肉的使用價值間有什麼共通嗎？所以在這裏，不應當在使用價值中來尋求解答。

但在這種情形中，商品只有一個共通的屬性，即是牠們都為勞動的生產品。這種屬性，是在一定的社會關係下，在商品的交換價值中表現出來。

究竟是在怎樣的關係下呢？而是在這樣的社會構造下，是當生產由個人來經營，牠們間的聯繫却經過商品交換來實現的時候。



這樣看來，商品的交換價值，表現着商品是勞動生產品的那種事實。

顯然，商品的這種屬性，特別具有社會的性質。某一地方的鐵鑛，簡直

曝在地面上，而在別個地方，牠却要由幾百米深的深地中掘出來。在第一種情形中，不用對牠支出勞動，在第二種情形中，却要支出勞動。然而就礦物自己的一切自然屬

性說來，在兩種情形中却是完全一律的。

商品是勞動生產品的那種事實，遂使牠們成爲價值。

「這樣看來，在交換關係中，或在商品的交換價值中所表現的那種共通性，即是牠的價值。」（資本論一卷五一頁）

商品的價值，是在商品的交換價值中被表現出來。

各種商品的價值是依存於什麼呢？某一商品昂貴，而別一商品廉賤。這種差異，是由什麼地方引來呢？

商品的價值，是被支出在牠的生產上所必需的勞動來決定。

在交換還是稀少現像的時候，各種生產品間是在偶然的比率中來交換。

當原始的獵人遇着農業氏族或共同體的代表的時候，把他所獵來的野禽交換穀

粒，那種交換的比率，是由偶然的情形來決定。然而按交換成爲更發展的程度，情勢就以根本的形式變更了。

按照自然經濟崩潰的程度，在商品交換的時候，適應着在他們的生產上所支出的勞動數



量的比率，遂逐漸樹立起來。當在單純商品生產條件中的時候，農民把自己的五穀來交換手工業者製造的斧頭，他在斧頭上大體給與這種數量的穀粒，牠自己所含有的勞動量，恰如在斧頭中所含有的一樣。恩格司像下面這樣，繪出了資本主義發生以前，在單純商品生產條件中，商品按其價值而交換的圖畫。

「中世紀的農民，是充分確實地知道，他們由交換中所取得的物品，製造上所必需的勞動時間的數量。農村的鐵匠及馬車匠，是在他們眼前工作着，裁縫或鞋匠也是一樣，這些人在我年青的日子，還到我們萊茵區的農民這裏來，一家一家用自製的布及皮來縫製衣服和鞋子。無論農民或是他的賣主，自己都是勞動者；交換的物品，都是他們個人勞動的生產品。他們在製造這些物品的時候支出了什麼呢？是勞動，並僅僅是勞動；在換置勞動工具上，在原料的生產上，在原料的製作上，他們僅僅支出自己固有的勞動力。因此他們除按照支出的勞動的比例外，還能按別樣把自己的這些生產品來和別的勞動生產者的生產品相交換嗎？在這樣的條件下，支出在這些生產品上的勞動時間，不僅是屬於對交換量的數量的決定唯一適當的尺度，而且在這樣的條件下，一切其他的尺度，是完全不能想像的。能否設想有這樣

的一羣農民及手工業者，把一個十小時勞動的生產品，用來交換別一個一小時勞動的生產品呢？對於農民的自然經濟的全時期，只有這樣的交換纔可能的，在這時候，商品的交換量，是有漸漸地和其中具體化的勞動數量相適應的傾向……

關於農民的生產品，與城市手工業者的生產品的交換也是一樣。交換起初是必需商人參加而直接來完成，在城中市集的日子，農民在那裏出賣自己的生產品，並在那裏實行購買。這裏，確實如同農民知道手工業者的勞動條件一樣，手工業者也知道農民的勞動條件。他自身在一定的階段以前還是農民，他不僅有菜園和花園，且常常有小片耕地，一兩頭牝牛，豬，家禽，及其他等等』。（恩格司關於資本論一〇六頁）

價值量
與勞動
生產性

許許多多明顯的事實，都確證着商品是和包含在其中的勞動的適應中來相互交換。許多商品以前非常地昂貴，現在却成了十分便宜，原因是在現有的技術發展下，對牠們的生產僅需要很少的勞動。例如鋁，現在用牠來做食器及一切其他的製品，但數十年前，估價却高於白銀的八倍以至十倍。因為隨着電汽技術的發展，出現了用很少的勞動支出來生產鋁的可能性，戰前牠的價格，落到五十五科比（俄幣名約合

一分)一啓羅格蘭姆。幾乎賤了一千倍。牠成爲這樣普遍的，僅是因爲在牠的生產上現在只需要很少的勞動。

這樣看來，個別商品的價值，是依存於支出在牠的生產上所必需的勞動數量。倘若用同等的勞動量，我們生產了更多數量的該種商品，那末我們說是勞動生產性的增長；在相反的情況中，我們就將有生產性的低落。顯然，勞動生產性的增長，是意味着對於生產一件該種商品所必需的勞動量的減少。結果是這種商品每件的廉賤，價值的減少。反之，生產性的低落，就會引到商品每一單位的昂貴。因此能夠說，勞動生產性與商品每一單位的價值，有彼此相反的依存性(即是當前者增長的時候，後者則降落，後者增長的時候，前者則降落)。因此商品的價值量，是和勞動生產性成反比例的。

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

交換商品，人類使各種不同的勞動相等起來。鞋匠的勞動，非常地不同於鑄造工人的勞動。礦夫的工作，和裁縫匠的勞動也是很少類似的。在每個個別的商品中，都包含着一定的職業或一定的生產部門的某種勞動。在煤炭裏面，包含着礦夫的勞動，而不是裁縫匠的勞動。反之，在鞋子中，包含着鞋匠的勞動，而不

是礦夫的勞動。在一切商品中所具有的那種共通性——是人類勞動一般，或說是不同於每個個別生產部門的具體勞動（即是一定的勞動）的，人類的抽象勞動。

「在全體商品價值的總量中所表現着的，該社會的一切勞動力，是同一的人類勞動力。億萬次的交換事實都在證明着這事。」（伊里奇卡爾恩格司卡爾主義二五頁）

每一個別的商品，僅是表現着這種人類總勞動的一定部分。

具體勞動產生某種 用價值。鞋匠的具體勞動產生鞋子，而礦夫的具體勞動產生煤炭。

在這些商品的價值中，是表現着人類的單純勞動，在商品生產中所應用的人類勞動一般的支出。

「一切勞動，一方面是在生理的字義中的人類勞動力的支出，並在這種同一的人類勞動或抽象的人類勞動的性質中，牠構成商品的價值。一切勞動，另一方面是在特殊合目的形態中的人類勞動力的支出，並在這種具體有用的勞動性質中，牠創造使用價值。」（資本論第一

卷六〇頁）

同一的勞動，在商品生產下，同時是具體的也是抽象的：具體的，是因為牠創造使用價

值，而抽象的，是因為牠創造價值。一方面，每個生產者是生產一定的使用價值，比如說鞋子，煤炭，布及其他等等。這是鞋匠，礦夫，織工及其他等人的具體勞動。但另一方面，同一個鞋匠，礦夫或織工，却又生產靴子，石炭，布的價值。他們生產這些生產品，不是為自己的需要，而是為在市場上交換。他們是在具有着價值的商品性質來生產靴子，煤炭，布。而價值却是由抽象的——一般的人類勞動所產生出來。

商品的二重性
——勞動的二重性

商品從最初就暴露着自己的二重性——使用價值及價值。現在我們看到，包含在商品中的勞動，適用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的勞動，也具有二重性。

使用價值，這是具體勞動的結果，同時，價值却是抽象勞動的結果。

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間的差別，只有在商品生產下纔存在。在商品生產下，社會每一個別人員的勞動，一方面是社會勞動總量的一部分，而另一方面，牠却又是個別的零散的工作者的個體勞動，私的勞動。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間的矛盾，是隨同商品生產的發生纔發生起來，並隨同商品生產的崩潰而消滅掉。

倘若商品的價值是被勞動所決定，那末能否由這裏作成那種推論，說我工作得更懶惰。

我的商品：將估值得更貴呢？

社會——

必需勞動

這裏有二個鞋匠在一夥做工。一個鞋匠工作得很熱烈，他一天就能做好一雙靴子。別一個鞋匠是酒鬼及懶鬼，他做一雙鞋子要整整工作一星期。這推論

到第二個鞋匠的鞋子，應當比較第一個鞋匠的鞋子要貴好幾倍。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卡爾就這種推論指示着：

「說到商品的價值，是被投在其中的，或結晶於其中的勞動數量來決定，我們要看，這是在該種社會狀態下，在一定的社會平均的生產條件下，在該社會的平均強度及在業工人平均的熟練下，對於牠的生產所必需的勞動數量。當英國蒸汽織機開始與手織機相競爭的時候，那末對於把一定數量的紗變成紗布或羅紗，僅僅需要以前一半的工作時間。貧苦的手織工，現在代替以前的九小時或十小時，而一天進行工作十七或十八小時。並且他二十小時勞動的全部生產品，現在只能表現十小時的社會勞動，或是對於把一定數量的紗變成紗布的十小時社會——必需勞動。因此他二十小時的勞動生產品，較之他先前十小時的勞動生產品，現在不能有更多的價值。」（卡爾工資價格及利潤，著作選集一卷二三五頁）

這樣看來，推論到商品的價值，不是依存於每個個別場合在牠的生產上所支出的勞動，而是依存於對於牠的生產所必需的平均勞動，或說是依存於社會——平均勞動，或社會——必需勞動。

單純勞動與熟練勞動

更應當區別單純勞動與熟練勞動。這裏有石匠和鐘錶匠在一夥做工。石匠的勞動時間，不能等於鐘錶匠的勞動時間。因什麼呢？對於石匠，是不需要任何的專門教養，這是單純勞動，是非熟練勞動。每個人都能做石匠。（或說是粗工）。至於鐘錶匠，事情却不同。（或拿化學師做例也一樣）。爲的要使鐘錶匠，必需去學習三年。

倘若一個未來的鐘錶匠，是要長久地堅定地決心去學習，那末，這僅是因爲期待此後能取得報酬。這種報酬包括在什麼裏面呢？是包括在這裏面，比如說，鐘錶匠，在二十小時中做好的兩隻錶，他在市場上能夠取得單純的，非熟練的勞動在三十小時中所製成的各種商品。在這種場合，一小時的熟練勞動（或者說複雜勞動），在市場上大體等於一小時半的單純勞動。

三 交換及價值形態的發展

交換價值
是價值的
表現形態

商品的價值，是由對牠的生產上所支出的勞動創造出來。商品的價值，不是凝結在其中的（或是在其中物象化的）一定數量的勞動時間。然而價值，却只有在一種商品與別種商品的比較中纔能表現出來。假定一噸鐵與一啓羅格蘭姆白銀，其中都物象化着同一數量的勞動時間。那時的一噸鐵，按其價值就等於一啓羅格蘭姆白銀。用與別種商品比較的方法所表現出來的商品價值，是他的交換價值。價值只有在交換價值的形式中纔能表現出來。交換價值，這是價值的表現形態。然而更要明白理解，在這種形態中，僅是表現着以自己來表示商品中物象化的勞動時間的價值。

在商品生產的發展中，當商品交換是以貨幣為媒介來進行的時候，每個商品是等於一定額的貨幣。商品的價值，是在貨幣中表現出來。出賣商品及購買商品，是把牠們和貨幣來交換。在其中表現着牠的價值的形態，這是貨幣。然而，為要了解價值的貨幣形態，應當從發展較低的形態來體認，這種較低形態是相當於商品生產及交換發展的較早階段。交換只是逐

漸地侵蝕着先前自然結構的基礎。商品經濟代替自然經濟，是延續了幾千年的長時期。

單純
的價值
形態

當生產仍是優先地帶着自然性質，而交換只是偶然地來進行的時候，我們是有着單一的或偶然的價值形態。是一種商品和別種商品來交換：比如說，一張獸皮交換兩張弓。在這種還是完全未發展起來的價值形態中，已經含有鮮明地出現於商品生產及交換向前發展及擴張下的，那種特徵的胎芽。

在這種場合，單純的價值形態，是用做獸皮價值的表現，獸皮是在兩張弓中取得了自己的表現。我們看到，獸皮不能直接表現自己的價值，而只能相對地——在和兩張弓的價值的比率中來表現自己的價值。兩張弓，在這裏是用做獸皮的等價物。獸皮的價值，是以兩張弓的使用價值為媒介來表現出來。

所以在這裏，我們看到，一種商品——兩張弓——的使用價值，是用做別種商品——獸皮——價值的表現。價值和使用價值好像是分裂開來了，價值由使用價值分離着。獸皮在這裏只是當做價值來現形，兩張弓只是當做使用價值來現形。獸皮的價值，好像和牠固有的使用價值分離開來，並和別種商品相等着。從這裏得到結論：即某種商品的價值，不能在牠自

身中表現出來，——對於牠的表現，是需要別種商品體，等價物。

在單純的價值形態中，已經占有了等價物機能的商品的特徵，包括爲這種商品的使用價值，是用做自己的對立物——價值——的表現。所以，具體勞動在這裏是用做抽象勞動的表現，私的勞動是用做社會勞動的表現。

單純的價值形態，只有當交換還完全是帶着單一的，偶然的性質的時候以前纔存在。

完全的或
擴大的
價值形態

『顯然，這種形態，只有在交換最初萌芽的時期，當勞動生產產品，只是用單一的及偶然的交換行爲的方法來變爲商品的時候，纔能在實際上遇到。』

（資本論一卷八一頁）

只要交換稍稍地更大的發展起來，這種價值形態，遂更替爲完全的或擴大的價值形態，在擴大的價值形態下，不是兩種商品互相對立，而是非常更廣大的商品範圍互相對立。在這種形態下，每種商品是不僅能交換別一種商品，而是能交換一系列的產品。例如同一張獸皮，不僅能交換兩張弓，而且也能交換一雙靴子，一隻篋，一小片布，或一袋穀。完全的或擴大的價值形態，所以將是這樣的公式：

然而擴大的價值形態，也不能滿足隨同交換發展而成長起來的需要。這裏對於擴大的價值形態的缺點的表現，給與了十分生動的描述。

一位十九世紀在非洲遊歷的歐洲人說過：「我在登加那克沿岸科霍列城的市場上，當我實行支付僱傭小舟的酬報的時候，曾經可笑地看到。經理人生達，要我付給象牙，但我沒有這種東西。我察知馬哥末特·潘·撒里巴有象牙，且他同意把象牙和羅紗來交換，但由這裏也沒有更容易，因為羅紗我也沒有。末了，我察知馬哥末特·潘·加里巴有羅紗，他準備把羅紗和銅絲來交換。這很幸運，我有銅絲，於是我把他所需要的一些銅絲給與了加里巴，輪到他又把相當數量的羅紗給與了撒里巴，而撒里巴才給與經理人生達對我所要求的象牙。只有在一切這些事情以後，我纔由生達那裏取得了對小船利用的權利。」

一 般 的 價 值 形 態

交換的發展，使這些缺點成了愈益顯明的。這些缺點，被後繼的，愈益發展了的價值形態，即一般的價值形態所排除掉。

一般的價值形態，是自然地由完全的或擴大的價值形態中成長起來。在完

全的價值形態下，任何一種商品大概都能交換，因此牠的價值，是在一系列別的商品中被表現出來。假定是家畜。比如說，一頭牡牛能交換一隻小舟，三雙鞋子，三袋穀，二十支矢，及其他等等。我們來把這種交換關係的連鎖顛倒轉來，我們就取得了一般的價值形態。所以牠將是這樣的公式：

一磅金
 三雙鞋
 三袋穀
 二十支矢
 一頭牛
 三雙鞋
 三袋穀
 二十支矢
 一頭牛

在一般的價值形態下，一切商品，都在同一的商品中來表現自己的價值。用以表現其他商品價值的商品，是用做一般的等價物。這種商品，能夠隨便拿來和任何商品交換。

一般的
等價物

這樣看來，那種和完全的或擴大的價值形態連結着的不便，是被排除掉了。價值與使用價值的分離，在這裏走得更遠。一切商品，都在一種商品中表現自己的價值。表現一切其他商品的價值，成了一種商品的機能。商品的全世界，分裂為兩個對立的羣：一羣只是一種一

般等價物，而別羣則是一切其他的商品。

貨幣
的價值
形態

貨幣的價值形態，和一般的價值形態很少區別。當貴金屬——金和銀，堅

定地，澈底地成爲一般等價物的時候，我們是由一般的價值形態，轉到了貨幣

價值形態。在貨幣形態中，一定的社會機能——表現一切商品價值的任務——

堅定地與一種一定的商品結合着。這種商品——金或銀——遂澈底地由商品世界中分離出來。在成爲貨幣以前，黃金當然是商品。但成了貨幣，黃金遂獲得許多與牠的貨幣機能有關聯的新屬性。

貨幣成爲唯一的及一般的表現價值的手段。一切其他的商品，都當做使用價值，和貨幣對立起來。

「詳細地澈底分析了在商品中具體化的勞動二重性，卡爾轉來分析價值形態及貨幣。在這下面，研究貨幣的價值形態的起源，研究交換展開的歷史過程，從牠的個別的偶然的行爲起始（「單純的，個別的，或偶然的價值形態」：一種某量的商品，與別種某量的商品相交換），直到一般的價值形態，當時是許多各種的商品，與同一的一定品來交換，以至貨

幣的價值形貶止，當時黃金是這種一定的商品，一般的等價物，這是卡爾的主要任務。」
 （伊里奇卡爾恩格司卡爾主義二五頁）

四 價值在商品生產中的機能

價值
由價值
偏離

我們看過，商品的價值，是由支出在牠的生產上的社會——必需勞動來決定。這是否意味着，在商品生產統治的時候，每個商品都真實地常能和牠的價值完全相當來交換呢？自然不是。

事實上，須要知道對於這事，是要每個生產了的商品，常常立時就能替自己找到購買者。要商品的供給與需要常能一致。這是能夠有的嗎？

每個個別的商品生產者，都是在自己固有的疑懼與冒險中來生產。在商品生產了及搬到市場上以後，他纔得知他的商品有沒有必要，對牠有沒有需要。在市場上，賣者與買者間，在商品價格的周圍進行着鬥爭。一方面是賣者間的競爭，另一方面是買者間的競爭，來解決在怎樣的水準上，規定商品價格的問題。但商品價格，却是不斷地依存市場的條件動搖

着。因此商品的價格，就自己的量說來，是和牠的價值不一致。價格是或高或低於價值。然而價值，却仍是價格環繞而動搖的那種樞軸，那種中心。

「價值理論，假定並應當假定需求與供給平衡，但牠由這裏却没有斷言，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常常遵守着並能夠遵守着這種平衡。」（伊里奇全集一卷四〇七頁）

倘若某種商品，比較所需要的生產得過多，那末，那時這種商品的供給就

價值法
則如
何活動

超過了對於牠的需要，牠的價格就會落到價值以下。價格落到價值以下，是意味着這種商品生產者，將不能收回他支出在該種商品的生產上的全部勞動。生產別種有更大需要的商品，遂成爲更加有利的。這種商品的生產就會縮小起來。但那時，供求的相互關係，對於這種商品却成了更順利的，經過若干時期，牠的價格就會從新提高到牠的價值水準，以至高於價值水準。

這樣看來，價值法則，只有在不斷的動搖中纔能實現出來。只有在那種情形中，商品纔能按其價值來出賣，是要該種商品的生產，與對牠的需要完全適應起來。然而那種情形，是僅在稀少例外的形式中纔存在。

價值法則，是當做市場的盲目力來活動。每個個別的生產者，都被迫隸屬於這種盲目力。照卡爾的說法，這種力量，是如同倒屋一樣活動着。這是意味着個別的生產者，任何時候都不能預知市場支配者會對他發下一道如何的命令。價值法則，是在個別生產者的背後活動着。價值法則，在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統治着的社會中，是當做無私的，無意識的力量來活動。

商品是社會聯繫的負擔者

商品，這是非為生產者自己的消費，而為市場上的銷售所生產的生產品。

「人，他生產着用於自己本身直接消費的，用於以自身來消費的某種物品，他是生產着生產品，而不是商品。在為自身而工作的生產品者的資格中，他與社會是絕無聯繫的。然而為的生產品，則人不僅應當生產着用來滿足社會或種需要的生產品，而他本身的勞動，也必須構成社會所支出的勞動總額的一部分或一小部分。他必須隸屬於社會內部的分工。他——絕不能缺欠別的細分工，並要從自己方面，也必須對他們補充起來。」（工資價值及利潤著作選集一卷二三二頁）

這樣看來，商品是一定的社會聯繫的擔負者。這是存在於商品生產者與全社會間的那種

聯繫的擔負者。然而這種聯繫，却不是露骨的，不是直接的。社會不直接指示每個個別的商
品生產者，他應在如何的規模中來生產。生產是被價值法則所指導。

私勞動
的社會
性質

每個個別工作者的勞動，在商品經濟中，只是全社會勞動的一部分。每個
織工，紡紗匠，礦夫，機器匠的勞動，都要加入社會生產總的連鎖裏。每個個
別的勞動，只是這個連鎖的一環。但同時，每個個別的勞動，在商品生產下，
却又是獨立的。對於礦夫及織工，機器匠及鞋匠的一切勞動，誰也不去從事聯絡，及作有
計劃的協商。個人的勞動，在商品生產下，在下面這種意義中，却又都是社會的，即每個生
產者在自己的勞動中，是與成千別的生产者聯繫着的。但個別工作者的勞動，在全社會整個
的規模中，却是沒有聯絡的，沒有協調的。反之，個別工作者的勞動，却是細碎的，分散
的。

「商品生產，是社會關係體制，在他下面，個別生產者創造各種的生產品（社會分工），
且一切這些生產品，都在交換的時候彼此相等起來。」（伊里奇卡爾恩格司卡爾主義二四頁）

這種包括在獨立生產者私勞動的社會性質中的矛盾，是隨着商品的出現而發生起來，並

隨同牠的崩潰而消滅掉。

在自然經濟中，還沒有這種矛盾。如在革命以前的俄國，有不少偏僻的角落，表現是脫離了全世界而特殊化的農民經濟。這種經濟，幾乎是和全世界脫離了的；一切都必須由自家來生產。在這裏，勞動不是全社會勞動的一部份，在這裏，勞動是帶有完全特殊化的及獨立化的性質。因此這裏沒有區別着商品生產的那種矛盾。倘若我們舉出社會主義社會，那末在這裏，社會各個人員的勞動的相互聯絡，就和資本主義的比較說來，是巨大地成長了，但商品經濟的矛盾，在這裏却已經消滅了：每個工作者的勞動，都是社會的，都是總勞動的組成部分。個別工作者勞動的細碎性，特殊性是消滅了。共同勞動的成果，進而為社會全體共有，而不是個別所有者所有。

在物體外
被下的
社會關係

在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的生產下，每個個別工作者，都顯然只是全集團的一份子。在社會主義的時候，人與人間的生產關係，是明朗的，透澈的。

每個個別工作者，每個企業，與其他工作者，其他企業間的聯繫，都是明白的，顯然的。在商品生產統治着的社會中則不是這樣。在商品生產的時候，人與人間的生

產關係，是當做物與物間的關係表現出來。

鞋匠出賣他所生產的靴子，而把賣得的貨幣，用來向麪包匠購買對於他自身及其家族的麪包。這是現在我們面前的社會中人與人間一定的生產關係，一定的生產聯繫。

麪包工人烙烤的麪包，是用於鞋匠的消費，而鞋匠所縫的靴子，也能偶然落入麪包匠的手中。麪包匠的勞動，是為滿足鞋匠的需要所必須的；輪到鞋匠，他自己的勞動，也是對於滿足麪包匠的需要所應有的。

鞋匠與麪包匠間存在着一定的聯繫，對生產一定的關係。然而這種聯繫是如何顯露出來呢？牠在什麼裏面表現出來呢？牠以如何的形式顯現出來呢？

這我們已經看過了。牠是在商品交換的形式中表現出來。商品，是田一個生產者手中，轉到別個生產者手中的物品。麪包由麪包匠轉到鞋匠。靴子由鞋匠偶然落歸商人，而由商人又偶然落歸麪包匠。而且商品不是單純地由一人轉歸別人。誰都知道，鞋匠，只有在靴子後面收取了相當數額的貨幣——靴子的價格的時候，那時纔交出他自己的靴子。麪包匠也確實是這樣來辦理。

這樣看來，人與人間的生產關係，在商品生產下，是在物體——商品——運動的形式中顯露出來。

個別生產者間的社會聯繫，在商品——資本主義社會中，是曖昧的，隱秘的。這種社會聯繫，是在商品交換中表現出來。在商品生產下，勞動是採取價值的形態。商品按價值來交換，即是相當於其中物象化的（其中凝結的），社會——必需抽象勞動的數量來交換。

價值，是生產着商品的人與人間的關係。然而這種人與人間的關係，却表現為物與物——商品與商品——間的關係。這種被物的外被隱蔽着的生產關係，牠是在物的運動後面潛藏着的。

價值
是社會
關係

商品的價值，看來好像是商品的自然屬性，好像牠的顏色或重量一樣；
比如說：這塊點心重四啓羅格蘭姆，值五十個科比。商品成爲最奇怪的東西了。

商品生產者的命運，是以最密切的形式，與他的商品的命運連結着。我們的鞋匠，不能賣出他所製成的靴子，他也就將沒有麪包吃。他的靴子的價格跌落了，他也就只能購買較少

的麪包。

鞋匠因什麼不能出賣自己的靴子？或因什麼他只能把靴子賣到以前一半的價格呢？原因是包含在經濟生活裏襲來的變動中，包含在資本主義社會人們的生產關係中：比如說，恐慌襲來了，或是工人因工資的降落，而停止購買靴子了。

然而發生的實際原因，是不能迅速地達到靴匠的意識界，能達到的話，也是極端歪曲了的形式。因為鞋匠與一切其他生產世界的聯繫，是集中在他的商品——靴子裏，集中在市場上所實現的靴子的價值裏。

在商品生產下，人與人間對生產的關係，是採取物與物——商品與商品——間的關係的外觀。商品因此獲得特殊的社會屬性。在這裏包含着商品的物神崇拜。

商 品
的 物 神
崇 拜

物神崇拜，一般是稱爲把想像的超自然的力量，歸屬於某種物體——物神前面的崇拜。例如許多民族在自已發展的較低階段上，禮拜太陽，火，家畜，對牠們賦與奇蹟的屬性。在資本主義的時候，社會裏人與人間的一切生產關係，是都被物的襪襪包蔽了的。人與人間的一切生產關係，是在物與物

間的關係的形式中表現出來。

這種物的性質，歪曲着資本主義關係的本質，遮蔽着並隱藏着牠的實際性質，對牠加給了錯覺的外觀。因此來判解，來領悟貫透了資本主義下全部關係的商品物神崇拜之謎，是非常重要的。

商品物神崇拜之謎，是被卡爾首先暴露出來的。在卡爾以前僅看到物體的某種不可解的屬性的地方，卡爾首先剖出了人的社會關係。他首先指明了價值是商品生產中人與人間的社會關係。

『政治經濟學，是從商品來開始，從個人或原始共同體互相交換着生產品的時期來開始。加入在交換中的生產品，這是商品。但牠是商品，僅因為使兩個人或兩個共同體的關係，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係，和物，和生產品聯繫起來了，這種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關係，在這裏，愈不是結合在同一個人的身上了。這裏，在我們面前，馬上出現了一個特殊事實的例子，牠滲透過全部政治經濟學，並在布爾喬亞經濟學者的頭腦中產生着驚愕的紛亂：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不是物體，而是人與人間的關係，且最後還是階層與階層間的關係，但這種

關係，常常是和物聯繫着的，且當做物表現出來。關於這種聯繫，若干經濟學者，在各別の場合，誠然也模糊地猜測着，卡爾才首先暴露了牠對全部政治經濟學的一切重要性，因此，把這種最困難的問題，他弄成了這樣單純的及明瞭的，甚至布爾喬亞的經濟學者，現在對牠都能理解。」（恩格司政治經濟學批評的評論卡爾政治經濟學批評二〇九頁）

價值法則是
商品——資
本主義生產
的發展法則

在商品中，在牠的價值中，在商品交換中，都包含着商品——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矛盾的胎芽。

『卡爾在「資本論」中，從分析最單純的，普通的，基本的，最多見的，最平凡的，億萬次遇着的，布爾喬亞的（商品的）社會關係：商品交換來開始。在對這種最單純的現象（這種布爾喬亞社會的「細胞」）的分析中，暴露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胎芽）。更繼續的闡明，在牠的個別部分的總和中，自始至終把這些「矛盾」及這種社會的發展（成長及運動），對我們指示出來了。』（伊里奇哲學筆記三二六頁）

價值法則，這是商品——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法則。這種運動，是在價值中早就包含着胎芽的，那些矛盾的繼續發展的形式中來推進。這些矛盾，在恐慌中特別尖銳地表現出來

了。商品——資本主義制度特有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在恐慌的時候，是以最赤裸的形式出現着。現代資本主義的恐慌，以最雄辯的姿態在確證着這事。會把資本主義引到牠的不可避免的滅亡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矛盾，在恐慌中鮮明地湧現出來了。

依據商品生產歷史發展的程度，隨着商品生產變為資本主義的生產，依據資本主義向前發展的程度，使包含在商品及其價值中的矛盾發展起來並複雜起來了。包含在商品中的矛盾的發展，反映着資本主義發展的巨大的歷史途徑。

『由商品經濟最初的萌芽，由單純的交換起，卡爾探究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直到牠的最高形態，直到大規模的生產止。』（伊里奇卡爾主義三個來源及三個構成部分著作選集一卷三四頁）

陳述了卡爾如何探究這種包括數世紀的巨大歷史發展，伊里奇同時更解釋着，早已在商品中包含着胎芽的，那些矛盾的發展是怎樣來進行。

『布爾喬亞的經濟學者們發見物的關係的地方（商品和商品的交換），卡爾在這裏剖出了人與人間的關係。商品交換，表現是以市場為媒介下的個別生產者間的聯繫。貨幣，是意味着這種聯繫成為更密切的，牠不斷地結合着個別生產者的全部經濟生活為一體。資本，是意

味着這種聯繫的愈益發展：使人類勞動力成爲商品。……工人的勞動所創造的資本，牠壓榨着工人，毀滅掉小經營者，並創出了失業者的隊伍。……擊破了小生產，資本引到了勞動生產性的擴大，引到創立最大資本家同盟的獨占地位。生產本身是愈益成爲社會的，——把幾十萬幾百萬工人，在有計劃的經濟有機體中結合起來，——而共同勞動的生產品，却被少數資本家所剽竊。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恐慌，狂熱的追求市場，人民大眾生存的無保障性，都增大起來了。』（同書一卷三三頁）

資本主義矛盾的發展，同時是在準備着普羅列塔利亞的勝利。

「資本主義在全世界勝利了。——伊里奇寫道——但這種勝利，只是勞動戰勝資本的端倪。』（同書三三頁）

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是蘇維埃經濟的導力

勞動戰勝資本，纔能最後割斷商品——資本主義生產法則的活動。蘇聯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消滅了這些法則自身的基礎。取消了資本家及地主對生產手段的私有。廢止了生產的無政府狀態。

蘇聯的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牠是按計劃來經營。經濟的一切槓桿，都是握在普羅

列塔利亞專政的手中。她是有意識地，有計劃地來管理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部行程。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是依照社會主義的道路，來指導蘇聯的全部發展的，粉碎資本主義階層殘餘抵抗的那種力量。

一九二一年，剛剛轉到新經濟政策以後，伊里奇寫道：「和農民的食糧來交換的國家生產品，——社會主義工場的生產品，這不是政治經濟學意義中的商品，在任何場合都不僅是商品，已經不是商品，中止了是商品。」（全集二十六卷三七〇頁）

在那時期，社會主義的工業是很薄弱的，而鄉村也表現為單個農民經濟的浩海。但那時，伊里奇已經極力說過，社會主義生產的生產品，不是政治經濟學意義中的商品。

蘇聯也常常說到商品，說到商品的價格。然而蘇聯的商品，按其社會的機能，是和資本主義下所生產的商品，實在天壤之別。資本主義下的商品，是社會的細胞，在其中包含了商品——資本主義生產一切矛盾的胎芽。那裏的商品，是為盲目法則所統轄的，私生產者社會中的社會自然聯繫的負擔者。

在蘇聯，商品的絕大多數，是在社會主義企業上生產出來。牠們是在屬於蘇維埃國家的

工場，工廠，礦山，國營農場中生產出來。牠們是在以農民的合作爲基礎的，表現爲社會主義企業的集體農場中生產出來。在這些企業中的生產，都是藉計劃來統轄，而不是藉商品價格無限動搖的方法來實現的，那種自然的價值法則來統轄。

蘇聯商品上的價格，不是藉市場上供求的自然動搖來規定，而是藉普羅列塔利亞國家所實施的，自覺的價格政策來規定。蘇維埃國家，是依據這些出品的成本及工業的一般構成，來規定國家工業的出品上的價格，並在集體農場的市場上，國家的調節作用，也有決定的意義。

蘇聯的商業，這是沒有資本家，沒有投機者的商業。牠是服務於社會主義的事業。

「問題完全不在於商業及貨幣制度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方法。問題是在於我們經濟的社會主義成份，與資本主義成份的鬥爭，占有着這些布爾喬亞的方法及武器，用以征服資本主義的成份，即是社會主義成份順利地利用牠們來反對資本主義，順利地利用牠們來建設我們經濟的社會主義的基礎。所以問題是在於因爲我們發展的辯證法，使這些布爾喬亞的工具的機能及使命，原則地以根本形式變更起來，變爲有利於社會主義，有害於資本主義。」

（約瑟夫十四次黨大會記錄四九六頁）

蘇聯經濟
性質
托洛茨基主義的歪曲

無論洛托茨基主義或右派機會主義，都充分歪曲着蘇聯經濟的性質。托洛茨基主義著名的代表泊列阿伯那尊斯基，提議在研究蘇維埃經濟的時候，要脫離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的活動，完全忘却牠的存在。蘇聯經濟的發展，依照他的說法，是由價值法則，與他所發明的別種法則的鬥爭來決定，這種法則，他名爲『社會主義原始積蓄法則』。這兩種法則，好像能不依存於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的意志來活動，當做自然的無私的力量來活動。

在這種於一九二三年已爲泊列阿伯那尊斯基所展開的『理論』中，托洛茨基主義對蘇聯革命及蘇維埃經濟社會主義性質的否定，已經明白表現出來了。否定一國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是反革命托洛茨基主義的基礎。用『左的』語調來掩飾自己的反叛與投降，托洛茨基主義，事實上是惡意地歪曲着蘇聯建設的性質這些。工具的存在，如商業，貨幣，銀行，托洛茨基主義，企圖曲解做蘇聯經濟資本主義性質的證據。用不着說，這樣的見地，根本是敵視卡爾——伊里奇主義，卡爾——伊里奇主義指示，對於社會——經濟制度的基礎，是階

層與階層間的一定關係。而且在這下面，是更完全歪曲着蘇維埃商業，蘇維埃貨幣，及其他等等的性質，這些東西，在蘇聯的條件中，都是社會主義的工具，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工具。

蘇聯的經濟性質，也被右派機會主義以根本的形式歪曲了。在關於蘇聯經濟及其他法則的右派機會主義的見解的基礎中，是放着布哈林所提出的，所謂的「均衡論」及「勞動支出法則」。

蘇聯經濟
性質被右
派機會主
義的歪曲

這些理論的本質引述如下。凡社會要存在下去，必須遵守個別生產部門間

的均衡。在商品——資本主義生產下，均衡是以價值法則來實現。因此，布哈林把價值法則，叫做資本主義的均衡法則。在價值法則的基礎中，是安放着勞

動支出的比例分配法則，或簡稱為勞動支出法則。在商品——資本主義的經濟中，勞動支出

法則，是在價值法則的形態中來活動，是在以市場自然力為媒介來實現的，自然法則的形式

中來活動。跟着資本主義的消滅，這種形態也就剝脫掉，勞動支出法則，是開始經過計劃

來活動。但牠的內容却是保留不變的；牠是包括為要設定及保持經濟中的嚴格的一定比例。

破壞這種永久不變的鐵則，當然會引到震撼及毀滅——右派機會主義者曾經這樣預言過。

右派機會主義的「均衡論」及「勞動支出法則」，與卡爾——伊里奇主義是沒有任何共通的。價值法則的本質，不是樹立各部門間的均衡。牠的自然的，無私的性質，是和社會勞動比例分配不斷的破壞聯結着的，是和隔離及激變聯結着的——本質是在這裏。

與宣傳經濟法則的「永久性」，不變性的布爾喬亞「學者」的不同，革命的卡爾——伊里奇主義指示了，永久的及不變的法則是不存在，支配社會生產生活的法則，是依存於這種社會是如何構造起來的。隨着社會關係的變更，支配社會生產的法則也就變更起來，其間，不僅是就形式來變更，而且是就自己的內容來變更。右派關於勞動支出法則的理論，是完完全全塗抹着蘇聯經濟與資本主義間的根本區別。這種理論，事實上是認定在蘇聯的經濟中，仍是在同樣的價值法則的本質中來繼續活動，這種價值法則，是僅只拋棄了自己的自然形態，而改穿了一件計劃的外衣吧了。立在自己的勞動支出法則的基礎上，右派機會主義者曾挺身反對黨的總路線。

正是用這些勞動支出的「鐵則」，右派機會主義者膽敢反對蘇聯黨的政策，反對工業化及集團化的迅捷的速度，反對和富農堅決的鬥爭而鬥爭起來。這種勞動支出法則，恰好是必

然不可避免地會把蘇聯的政策引到瓦解。如同大家知道的，右派機會主義者，在自己的預言中是非常地錯誤了，在自己的打算中也錯誤了。

五 單純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

價值法則，牠在本章所解說的那種形式中，在單純商品生產下規定着商品的價格。在資本主義下牠却變形起來。關於這事 將在以後的一章中說及。

單純商品
生產與資
本主義實
際的區別

單純商品生產，是先行於資本主義。牠是隨着交換的發展，及自然經濟的崩潰而產生出來並普及起來。在單純商品生產下，無論生產工具或所生產的生產品，都是小生產者的私有物。好像是定律一樣，都不適用僱傭勞動。鄉村中的小農，城市中的手工業者，這是單純商品生產的代表。

但小商品生產不可避免地要產出資本主義。什麼把資本主義和單純商品生產區別出來呢？在資本主義下，也是商品生產統治着。而且，在小生產的時候，自然結構的多數殘餘，通常也在縮減下去，在資本主義下，商品生產也是成爲普遍的。但與小生產的區別，在資本

主義下，生產手段及生產品，已經不是生產者自身的所有物了。牠們是屬於別個階層——布爾喬亞。資本主義是建基於僱傭勞動上的。

由單純商
品生產
過渡到
資本主義

這裏，伊里奇對於由小生產過渡到資本主義，曾這樣描述過：「在舊的條件下，幾乎全數的財富，都是由小經營者所生產，這些小經營者，構成人口的巨大多數。人民固定地住在鄉村中，生產品的大部分，或是為自己的消費，或是為村落附近的小市場而生產着，這種市場，和其他鄰近的市場是很少聯絡的。小經營者也替地主工作着，地主強制他們來生產，主要形式是用於自己消費的生產品。家用的生產品，送給手工業者去製造，手工業者也是住在鄉村裏，或是走到附近去收集工作。」

從農民解放的時候起，人民大眾的這些生活條件，受到了充分的改變：在小手工業者的設備物的地位上，出現了大工場，牠以非常的速度成長起來了；牠們排斥小經營者，把他們變為僱傭工人，並強制成百成千的工人來共同工作，生產巨額的商品，這些商品，是向全俄去發賣的……

小生產到處都變為大生產，並在這些大生產中，工人大眾已經是單純的，為工資而替資

本家工作着的僱工了，資本家握有大量的資本，建築巨大的作坊，收買大批材料，並把這種工人聯合起來的大量生產的全部利潤，放進自己的口袋裏。生產成了資本主義的，且牠無情地及慘酷地來壓潰一切小經營者，破壞他們在鄉村中的固定生活，把他們迫成單純的粗工，走遍全國把自己的勞動賣給資本。人民大批大批的徹底離開了鄉村，脫離了農業，並聚集到城市，工場的及工業的村落以及小市鎮中來，他們形成了沒有任何財產的人們的特殊階層，只能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生的僱傭工人——無產者的階層。」（伊里奇社會民主黨綱的草案及解釋

全集第一卷四二八頁）

單純商品
生產與普
羅列塔利
亞革命

資本主義在自己的發展中，破壞着並壓碎着小生產。資本主義生產遂成了統治着的。單純商品生產被逐退到次要的地位上了。然而牠甚至在資本主義最發展的國家，也並沒有從此消滅掉。在資本主義破滅的時代，在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時代，小商品生產在各國仍擁有幾千萬幾萬萬的人們。這首先是好幾百萬的農民大眾。

資本主義，在小農前面只打開着一條道路，這是破滅及零落的道路，無希望的貧窮及為

保全自己一片土地而殘酷鬥爭的道路。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在基本的貧農及中農大眾的前面，開闢着完全不同的道路。這種新的道路，是在集體農場中合作的道路，是過渡到大規模社會主義生產的軌道上的道路，是走到富裕及文化生活的道路。這種伊里奇和約瑟夫所開闢的道路，現在是燦爛地爲蘇聯幾千萬農民——集體農場員的經驗所確證了。

蘇聯的普羅列塔利亞，在自己反對資本的鬥爭中，利用幾百萬農民大眾的擁護，來建立並鞏固蘇維埃政權。普羅列塔利亞遵守伊里奇的指示，他說過應當堅定地憑藉貧農，與中農緊結同盟，任何一分鐘也不放鬆反對富農的鬥爭。這種政策，是蘇聯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保證。勞動階層與基本農民大眾的同盟，在同盟中屬從勞動階層的領導，這是社會主義勝利最重要的條件。

托洛茨基
主義及右派
社會主義對
小生產者地
位的歪曲

企圖否定爲資本主義歷史先驅 單純商品的存在，這是孟利維克——托洛茨基主義對卡爾主義的歪曲之一。這種歪曲，與關於普羅列塔利亞對農民關係的政策，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的見解，是密切地聯繫着的。

托洛茨基主義，是由否定勞動階層與農民的同盟來出發。托洛茨基把中農認做是「富農

的小弟弟」。在和這種認識的適應中，托洛次基主義宣言勞動階層和農民間的矛盾是不容和解的。由此待着了有田國家經濟「靈食」農氏經濟，使牠們零落及併吞的，那種政策有必要的結論。泊列阿伯拿曾斯基關於「社會主義原始積蓄法則」的托洛次基派的理論，就是歸結在這裏，「社會主義原始積蓄法則」，彷彿應當在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經濟中來活動。

用萬里長城把單純商品生產由資本主義分隔開來的企圖，對卡爾——伊里奇主義也是同樣粗野的歪曲。伊里奇不倦反復說着，小商品生產每日地，每時地都在產生着資本主義。否定這種情形，引到了使小生產在農村中不朽化的右派機會主義的路線，引到了不理解農村有在大規模社會生產的原則上社會主義改造的必要。

第五章 貨幣

關於用不盡的盧布的幻夢

貧窮及緊迫的年代，民間造出了關於用不盡的盧布的神話。由祖父及父親，對兒子及孫子，傳述着關於具有奇異性的盧布的無稽故事：說無論把這種盧布用掉了多少，牠總是對自己的所有者保存着完整。

關於這種奇蹟的盧布的幻夢，不過是一個幻夢而已。但這種特異的神話：是指出了對貨幣賦有如何不可思議的屬性。

貨幣的權威

事實上，在商品生產下，貨幣的意義是偉大的。在商品——資本主義生產下，一切社會的生產關係，如同卡爾所指示的，都是鑄上了黃金或白銀來出現。對貨幣賦有不可思議的，超自然的力量。貨幣實是社會發展的產品，牠在這個社會中，却獲得了完全特殊的力量及權威。

莎士比亞在他的一篇悲劇中，對黃金的權力，給過這樣鮮明的描述：

這裏，黃金充分能够——

把一切最黑的變成最白，

一切醜惡的變成美麗，一切罪惡

變成良善，一切下賤的變成高貴，

卑怯的變成大膽的勇士，

一切老耄的變成年青及新生！

貨幣如
何發生

布爾喬亞的學者，宣稱貨幣是用契約的方法發生出來。某時召集了我們的

祖先，他們中間締結了一個親善的契約：為生活的便利，在收支中通用貨幣。

這種神話，和實際是沒有任何共通的。布爾喬亞的學者，總離不開這樣來

表現事實，好像一切社會關係及資本主義制度的創立，都是用自由契約的方法產生出來。例

如他們宣稱權取制度自身及擁護他的國家，也都是契約的成果。

事實上，貨幣是因交換而自然地產生出來。在前章裏面，我們已經看到，交換是怎樣發

展起來，怎樣由偶然的交換行為，漸次的過渡到一般的交換形態。在一般的交換形態下，

把交換中被當選的某種商品分解出來。把這種商品用做一般的等價物。一切其他的商品

都甘願和牠來交換，甘願把牠拿到交換中間。因此，輪到牠就容易和任何需要的商品來交換。

這樣看來，貨幣是從商品總數中自然地分離出來。現在是把鑄造的金屬塊片或紙的記號來用做貨幣。然而那種貨幣，却是長期發展的產物。最初是把最大部分的交換對象的商品，用在貨幣的資格中分離出來。

各個民族，曾把各種商品用做貨幣。有許多民族，最初是把家畜用做貨幣。古代俄國就是這樣。大公的金庫，稱做『家畜飼養所』，而會計，則叫做『看畜者』。在古代羅馬也是和這一樣。關於這事，那些情況都能來證明，拉丁文的貨幣名稱，是『泊苦里耶』(Peunio)，牠是由『泊苦司』(Peus)——家畜——引伸出來，所以拉丁文的古諺『貨幣統治世界』，就字面講，是意味着『家畜統治世界』。

其他地方，曾使別些商品成爲貨幣。例如蒙古把茶葉用做貨幣，許多地方把鹽用做貨幣，墨西哥把可可豆用做貨幣。古代俄國，後來改用毛皮——常常是用貂皮來代替家畜。因此這種貨幣，也就叫做『貂皮』了。

隨着交換的發展，一種占有貨幣機能的商品，被別的商品排斥着。把金屬，而常常是把銅在貨幣的資格中使用起來。以後，在貨幣的地位上出現了貴屬金——金和銀。他們排斥着一切先前的貨幣商品，並鞏固地確保着貨幣的資格。

黃金與白銀，具有使牠成爲最適於執行貨幣機能的屬性。在這種關係中，牠們在一切其他商品的前面，占有許多優先權。



在牠們的生產上，支出着很多的勞動。因此不大數量的黃金，包括有很大的價值。白銀比較黃金要賤十五倍，但和其他商品的比較說來，牠仍有更大的價值。這對貴金屬在這樣的商品前面，例如在鹽，鐵等等前面，給與了巨大的優先權。

而且黃金與白銀更具有那種屬性，他們能夠隨意分成許多部分，並能從新把這些部分銻合起來。牠們的價值，在這下面一點也不會變更。這對牠們，例如比家畜給與了更大的優先權。誰也知道，倘若把牡牛分解了，那末把牠從新結合起來是不可能的。寶石也同樣不能這樣做。倘若把一塊大的金鑽石或寶石分爲十部分，那末代替一塊高價的寶石，就取得了十塊低價的寶石了；牠們的價值總額，將非常低於先前大塊寶石的價值。

末了，黃金與白銀，不致蒙受任何的毀損。所謂朽腐及侵蝕，對他們都絕不起作用。這，對牠們在貨幣資格中的使用，也有着巨大的重要性。

貨幣的權
威是由
什麼地
方引來

在商品生產下，商品的所有者，把他所製成的商品賣為貨幣，並用這些貨幣來購買他所必須的其他商品。在這種場合，我們為什麼說是商品交換呢？原

因是貨幣在這裏，實際上是往各種商品交換中用做中介物。資本家出賣自己的生產品，而在這些生產品後面收受一定數量的貨幣。但他並不是因為貨幣本身，而對於貨幣感興趣。他需要這些貨幣，是用來購買新原料，機器，用來僱傭工人，用來擴大生產。

然而以貨幣作媒介的商品交換，是以根本的形式，不同於單純的商品交換。貨幣的出現，把包含在商品中的那些矛盾，引到了愈益成長，愈益發展。

商品生產的發展，缺欠貨幣是不能想像的。只有運用貨幣，纔能實現那種多方面的社會聯繫，這是那種在商品生產下，建立在個別孤立的生產者間的聯繫。

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間的矛盾，如同我們看到的，是在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價值間的矛盾中表現出來。隨着貨幣的出現，牠這些矛盾引到愈益發展。商品分裂為一方面是商品，及另

方面是貨幣。交換是運用貨幣的時候，商品所有考交出自己的商品，並取得那種當做商品價值化身的貨幣。

商品的價值，現在是在牠的價格中表現出來，即是在一定數量的貨幣中表現出來。商品不止於生產了完事。牠必須與貨幣來交換。牠必須來出賣，必須來實現牠的價格。倘若不能把牠賣出去——這就意味着牠的生產者的勞動白白地化掉了。

貨幣是一般的商品，是一般的等價物。貨幣是價值的化身，是抽象勞動的化身。貨幣是那種印號，牠是市場的自然力，加在商品上的社會承認的戳記。牠把商品由私勞動的生產品，變成社會勞動的生產品。

但在這裏，已經包含有這種危險，即是某個商品生產者的生產品，有不能變成貨幣的危險。倘若商品生產者不能把自己的商品賣為貨幣，那末，這是意味着他個體的私勞動，不成為社會勞動的一部分。因為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使他用在這種賣不出去的商品的生產上的自己的勞動，原料及工具，都白白地浪費了。由此顯然，商品的物神崇拜，在貨幣中更鮮明地出現了。

「貨幣正是商品生產及交換發展最高的產品，牠祕藏着及隱蔽着私勞動的社會性質，及藉市場結合起來的個別生產者間的社會聯繫。」（伊里奇·卡爾恩格司·卡爾主義一六頁）

貨幣，在由小商品生產過渡到資本主義的時候，起着顯著的作用。藉一切正當的及不正當的手段發了財的小經營者，都是把自己的財富在貨幣的形式中積蓄起來。資本是首先在貨幣形態中發生出來。



貨幣在商品經濟中，執行着許許多多的機能。每個商品，都是以一定總量的貨幣來出賣。商品的價值，是在貨幣的這種數量中表現出來。這種數量的貨幣，叫做商品的價格。所以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商品是在貨幣中來測量自己的價值。

在貨幣中商品價值的測定，是商品交換，牠的購買或出賣的前提。在購買或出賣商品以前，必須知道牠的價格。所以貨幣起着價值尺度的機能。

商品的價值，是由支出在牠的生產上的勞動時間來規定。然而價值却不能用社會——必需的勞動時間來表現。在購買或出賣靴子的時候，例如不能說靴子值二十個勞動小時，而是說靴子值四十個盧布。這種原因，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了。一個商品的價值，只有以或種別

的商品爲媒介纔能表現出來。支出在靴子的生產上的時間，能不能取得社會的實際承認，預先是不知道的。在市場上壅塞的時候，也許靴子不能賣得四十個盧布，而僅是三十個盧布。這就是意味着，在靴子的生產上實際支出的二十個勞動小時，只能交換到十五個勞動小時的生產品。商品的價格，是不斷地在價值周圍動搖着，這些動搖，在商品能值更多或更少的貨幣中表現出來。

爲的做價值尺度，貨幣自身必需是商品，並具有價值。比如說，用沒有重量的物體，是不能來測定重量。但貨幣在執行這些機能的時候，是否必須不斷的出席呢？顯然，這是無須的。我們能夠對巨量商品評價，口袋裏可以沒有一個銅子。貨幣執行自己價值尺度的機能，是當做思維地表現的貨幣，當做觀念的貨幣。由這裏顯然，對於這種機能，像關於貨幣數量的問題，並不占有地位。



當商品用貨幣評價以後，對於牠，是進到了緊要的時候。牠必須出賣，即是和貨幣來交換。用貨幣來完成的商品交換，我們叫做商品流通。顯然，商品流通和貨幣自身的流通，是不可分割地聯繫着的：當商品由賣者手中交到買者手中的時候，

貨幣則由買者手中轉到賣者手中。貨幣在這裏，起着流通工具或流通手段的機能。

爲的執行流通手段的機能，貨幣必須實際出席。貨幣在這裏，已經不是以觀念的貨幣來出現，而是以實際的貨幣來出現了。誰也知道，在「觀念的貨幣上」，一支香烟也買不出來。自己能夠想像有百萬盧布，但在這種想像的百萬盧布上，却任何東西也不能真購買出來。其間，在每個實有的盧布上，就能獲得相當價值的商品。

在這種關係中，對流通手段所提出的要求，和對價值尺度所提出的要求是相反的。爲的做流通手段，貨幣不必一定具有自己的價值。因爲商品的賣者，在交換中取得貨幣，不是爲的愛好牠們的價值，而是爲的輪到自己能夠把牠們來交換別種商品，即是購買別種商品。直到牠們不是長期放在某個人的口袋裏以前的時候，貨幣是用做交換的工具，牠們是在商品運動相反的方向中，繼續着自己不斷的運動。所以在這裏，貨幣只是演着臨時的角色。正因如此，全價的貨幣——金幣，在這種機能中，能夠用自己的代理者或代表來代替。銀行票據（銀行兌換券），紙幣，非全價的銀幣，以及銅幣等等，都是金幣的這種代理者。這些金幣的代理者，（或價值記號），或是完全沒有自己的價值，或是較之牠們所代表的價值有非常更少的

的自己的價值。這和反映着日光的月光一樣，牠們是反映着實際貨幣——金幣——的價值。

爲的執行流通手段的機能，需要一定數量的貨幣。使有一千盧布的價值的商品賣出去，必須出席的却不是某種貨幣總額，而是一次一千盧布。另一方面，在該種商品後支付的這一千盧布，以後還能用做價格爲一千盧布的別種商品的流通工具。但出賣及購買商品，在許多地方是同時的。因此在該時候所必須的貨幣數量，是依存於被流通的商品的價格總額；而價格總額，輪到自己，又依存於商品的數量及單個商品的價格。例如在一年間所需要的貨幣總量，不僅是依存於這兩種的數量，而且更依存於貨幣流通着的速度：倘若牠們流通得更迅速，對於流通所需要的貨幣就較少，反之則更多。

商品分爲商品及貨幣，更開闢着對於商品生產的矛盾愈益發展的道路。在商品與別種商品直接交換的時候，每個出賣都是和購買同時。貨幣却開闢着出賣與購買分離的可能性。商品生產者能夠出賣自己的商品，並把因牠所取得的貨幣，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以前保留起來。但當許多商品生產者都努力賣出而不購入的時候，那末就會發生商品銷售的停滯。像這樣，貨幣已經在開闢着恐慌的可能性，而商品生產的愈益發展，以及牠轉變爲資本主義的生

產，這種可能性遂變成恐慌的必然性。



賣出了自己商品的商品所有者，常常把所賣出的貨幣積存起來。貨幣是一般財富的代表。在商品資本主義世界中，貨幣在任意的時候都能變為任意的商品。困難是在於把商品來變為貨幣，而不是在於把貨幣來變為商品。因此貨幣是最適宜的儲蓄手段，或是蒐集財寶的手段。

對於自己蒐集財寶的手段的功能，是和對於下述的兩種機能一樣，貨幣必須是完全意義的貨幣。在這下面，牠們是和執行價值尺度的機能的時候一樣，必須具有自己的價值。但牠們同時却還常常以自己的現實姿態出場：不能拿代表的貨幣來積蓄，只有現實存在的貨幣才能積蓄。所以牠們必須具有如同流通工具所特有的那種屬性。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由於對積蓄的單純熱忱來積蓄貨幣的人，是很少能遇到的。類似「吝嗇的騎士」，或類似果戈里著的「死魂靈」中的泊留式庚一樣的財寶的蒐集者，這是資本主義最初階段所特有的。資本主義的企業者，已經不再眩惑於貨幣的黃金光澤了。他知道，為的增殖自己的財富，他必須擴大自己的生產，擴大自己的流通，由自己的工人儘多地

來榨出無償勞動。而且現代的資本家，（或是替他們服務的銀行），更必須時時從事貨幣的積蓄。爲的擴大生產，對於牠的需要，他必須一次支出一定總額的貨幣。這種總額，他要在若干時期積蓄起來。



而且，貨幣更起着支付手段的機能。商品的買賣，屢屢是在信用中來完成。購買者購買商品，而商品的價格，他却要經過一定的期限纔付給賣者。貨幣的這種機能，是反映着交換愈益擴大的發展。個別商品生產者間的聯繫，是成爲更堅定的。他們相互的依存性是在增大起來。現在購買者成爲債務者，出賣者變爲債權者。臨近清付的時期，債務者無論如何必須付出貨幣，來出賣自己的商品，使有消除債務的可能性。倘若他找不到購買者，他不能消除自己的債務，就會得到什麼呢？這不僅對他自己的生產會加以打擊，而且也會對不能收回他的債務的債權者的生產加以打擊。所以那種已經潛在流通手段的貨幣機能中的恐慌可能性，在這裏取得了自己的愈益發展。

在支付手段的資格中的貨幣機能，對於決定流通所必須的貨幣數量的法則添而着新的條件。對於由當做流通手段的貨幣機能中所推出的要素，由牠的支付手段的機能中又推出了新

的要素來補充。先前對流通所必需的貨幣量，是依存於被流通的商品價格的總額及貨幣週轉的速度。現在更補加着如下的情形。首先由被流通的商品價格的總額中，必須扣除在信用中出賣的那些商品的價格總額。另一方面，又必須加上那些在信用中出賣的，但已經到了支付期限的商品價格總額。末了，還必須扣除因自己中間有關連的，個別商品的買者與賣者所對消的支付總額。

最後，貨幣還演着世界貨幣的機能。在個別國家間的流通中，黃金是和其他的商品一樣，在本質中同樣也是商品，其間僅僅存在着的差別，即是這種商品，對牠都自願來接受，誰也不拒絕牠而已。因此國與國間流通中的一切差額，都是用黃金來彌補。假定英國輸入美國的商品，較之輸出總額更大。那時美國就必須把相當數量的黃金，輸送到英國去，用來消償差額。

在流通中，通常用紙的符號來代替黃金，紙的符號是黃金的代表。倘若這些紙的符號，發行得比較對於流通所需要的不更多，倘若牠能自由兌現，那時牠的購買力是安定的。然而資本主義國家，却常常發行非常多量的紙幣，用以彌補自己的需



要。特別是在戰爭的時候更常是這樣。那時貨幣就會貶值。現今當資本主義經歷着最尖銳恐慌的時候，許許多多布爾喬亞的政府，都走上了這樣的道路。起初是許多二等國家把貨幣貶值起來，但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如英，美，也就迅速地沿着同一的道路進行了。

蘇聯
貨幣的
機能

在蘇聯，貨幣由布爾喬亞經濟的工具之一，被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把牠適應到社會主義的需要及利益了，變成了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的工具了。

一九一九年，伊里奇在一次演講中說道：

『貨幣——這正是社會財富的結晶，社會勞動的結晶，貨幣——是由全體勞動者收受育物的證據，貨幣——這是昨日（過去）榨取的殘餘。貨幣就是這樣的東西。能否一舉把牠消滅呢？不能。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前，社會主義者就會經寫過，說貨幣是不能一舉取消，我們自己的經驗，也能對這加以證實。爲的消滅貨幣，是需要許許多多技術的，及非常艱難的，和非常嚴肅的有組織的征服。』（全集二十四卷二九三頁）

因此伊里奇極力說道，貨幣不能一舉消滅。他極力說消滅貨幣是長久年的事體。爲的消滅貨幣，必須在一切生產及分配的組織中，都有完善的計劃。因此，在建設了無階層社會

以後，貨幣却還要殘留下去。

但貨幣在蘇聯，按其機能及意義，却以根本的形式不同於資本主義下的貨幣。在商品經濟中，貨幣是價值法則活動的工具。對於蘇聯，貨幣却是計劃工具之一。資本主義下的貨幣，是『由全體勞動者收受貨物的證據』。對於蘇聯，貨幣却不是用人權取人的手段，因為普羅列塔利亞專政，顛覆了這種榨取本身的根源。

在蘇聯，貨幣服務於鞏固社會主義經濟的事業。統制盧布，是和無秩序及缺乏節省性鬥爭中的強有力的武器，以蘇維埃盧布為手段來實現的經營計算，這是計劃經濟最重要的工具之一。用貨幣來實施的蘇維埃商業，是建設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槓桿，是全國各區域間，國民經濟各部門間的紐帶，是供應幾百萬勞動大眾的消費的設施。

因此，無論是無視蘇維埃經濟的貨幣，與資本主義下的貨幣間的深刻原則差異的那些人們的見解，或是以為在社會主義時候，貨幣反正會消滅，用做出發點來宣傳對貨幣採取放任態度的那些人們的見解，都是對黨的政策最有害的歪曲。事實上，這兩種歪曲，都有利於蘇聯的階層敵人。

第六章 資本主義的榨取

在蘇聯，資本主義制度是終結地確定地消滅了。但在其他的世界，資本主義却仍然存在。蘇維埃政權時代成長起來的新人物，在自己生命中的任何時候，不知道也不會知道資本主義榨取的壓迫。我們來回想一下資本主義的實際圖畫。我們來聽聽目擊者，他對我們講着工人們在資本的羈軛下是怎樣生活過及生活着。

革命以前
伊凡諾夫
的工生活

一九〇五年，在日內瓦發行的，布爾利維克的秘密報紙普羅列塔利亞的某一號上，登載了一篇伊凡諾夫織工生活的記述。這篇記述如下：

「伊凡諾夫——霍齊列斯基，是俄國最富的城市之一。在牠的中心區，有藝術家家的手腕奇妙地裝飾過的布爾喬亞的華貴宅第，也有每天響着黃金——工人階層的血汗——的銀行，更有盛裝的布爾喬亞從事賭博，放蕩的俱樂部等等。

「你們來看看市郊——工人區域。由痴狂的豪華，你們便轉到疲勞困憊的織工——紡紗

工場，漂白工場，化學工廠的工人——半飢餓的生活上來了。春天和秋天總無法通過的街道，這是泥塵的海。空氣中滲雜着數十個大煙囪所噴出的焦臭的煤烟，充滿着烏霍得河有毒的瘴氣，由烏霍得河，布爾喬亞裝置有排泄染料及石油的陰溝。代替宅第的是歪斜的小屋，在不堪忍受的蒸熱中，這裏雜亂地睡着幾十個工人。

「平日的時候都去做工，婦女及未成年人也一樣；在這時候，布爾喬亞由工人吸出血液，奪去母親及其嬰兒的健康和生命，用鐵槌來分解無產者的肉體，然後如同榨乾了的檸檬一樣，把虛弱無力的及喪失元氣的他們，擲到街頭去餓死。長長的疲勞的工作日，在幾乎沒有通風的可怕的氣氛中，是十一個零半小時。氣息奄奄，頭腦因車輪及機器不斷的轟鳴而眩暈，眼睛因令人窒息的蒸熱及漂白的毒瓦斯而昏黑，而且那裏的每一步上，都有主人邪惡的獵犬——工頭——粗野的詈罵及侮辱。

「而婦女，她拋開飢餓的嬰兒，由於嬰兒病態的號哭，她通夜未曾合眼，却蹣跚走向工場去，以送出自己最後的力量，受着考勤員，工頭及其他先生們的糾纏。

「五萬人每天替布爾喬亞創造了山積似的財富，而自己却過着半家畜的生活。織工的工

資一月發七盧布五十科比。工人在紀念日都不能見到牛肉，整年都在舉行齋戒。伊凡諾夫——霍齊列斯基的工人生活就是這樣。在這裏，他是顏色蒼白的，帶有凹陷的面頰，垂着的頭，在家裏也是沒有絲毫安慰的，一切都是這樣灰色的，可厭的。

整個的生活就是這樣……」

現今波
蘭的織
工生活

在帝俄，伊凡諾夫的織工，與羅齊的織工，是同等地被榨取着。當一九〇五年，工人起來為自己爭取解放而鬥爭的時候，哥薩克的鞭子，同樣狂暴的落在伊凡諾夫的俄國工人及羅齊的波蘭織工的脊上。但以後，歷史的道路分歧了。伊凡諾夫的工人，與俄國其他城市的幾百萬普羅列塔利亞，平行地在建設着幸福的社會主義的生活。在紳士的波蘭，工人却還是和以前一樣，在榨取的羈軛下嘆息。

我們轉來考察波蘭的大紡織工場之一。在這個工場上，恐慌以前的時候，有九千人以上工作過。牠叫做「威得則夫製造廠」，因為牠位置在羅齊郊外的威得則夫。下面是威得則夫製造廠的女工彩倫司卡耶，記述着那裏最顯著的狀態。

「威得則夫製造廠的所有者，是阿司卡爾·康。但主要的東家却是英國人，他在這種事

業中投下了大量貨幣。

「在波蘭，法律規定工作日爲八小時，然而這只是紙上的形式而已，事實上，在全羅齊，在我們這裏，在威得則夫也一樣，忙的時候，是一晝夜無間斷的工作十至十二，甚至是十六小時。額外的（報酬），我們自然得不到。青年，婦女及兒童，（在我們這裏有十二至十四歲的兒童在做工）在工場上，也一晝夜按十至十二小時來雇用。」

「工場裏的工作條件是很苦的。使你工作得連喘氣的工夫都沒有，人家却仍把你驅趕着。」

「我們的工資，較之羅齊其他工場的工資稍微高些：我們是按件工作者。熟練的工人及女工，一天領取五至十個齊羅特（共合一至二個盧布）。按照威得則夫製造廠的設備說來，算是先進的。但就榨取工人及女工的脂膏說來，我們工場也走在其他工場的前面。呵司卡爾·康和他的兒子，以及遠方的，我們不知名的東家，英國的資本家，在我們的勞動上賺了好幾百萬。」

「在我們這裏，婦女活得更特別艱苦，而工場中大多數却是婦女。女工都因力不勝任的

勞動，成了被蹂躪的，永久警懼的，憔悴的，及疲倦的。工場裏沒有我們的食堂。也沒有托兒所及幼稚園。這顯然是對於我們的工業家太費錢了。

「在我們這裏，有很多患病的及懷孕的婦女在做工。懷孕，根據法律，是預定產前六星期及產後六星期都有工資照付的休假。但是倘若女工替自己要求休假，那末就會把她辭退，或是產後不許回企業來。因此懷孕的女工，都不享受這種休假，好使不致帶着嬰兒留在街頭。」

根據法律，對我們預定一年有兩星期的休假，但管理者是在編着了假期的那種工人的名單，按照這種名單來把他們解僱。」

紳士的波蘭的工人生活就是這樣。

但富足的英國及遠方的日本，法西主義的德國及意大利，小國的瑞士及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工人的生活也都是這樣。美國汽車大王福特，及德國軍火大王克虜伯，宏大的企業及不大的作坊，赤道下的熱帶以至南北極的寒帶，都是這樣在榨取着工人。

一 資本的原始積蓄

關於資本主義發生的布爾喬亞的謊話

資本主義是怎樣發生起來呢？爲滿足小小一羣的資本家，而把廣大羣衆衆諸貧窮及艱苦的這種榨取制度，是如何發生起來呢？在這種考定上，布爾喬亞及其忠僕們，宣傳着這樣的一種謊話。

在大古的時候，世界上生活過各種特性的人們。一種是勤勉及節儉的。另一種是懶惰及遊手好閒的。第一種人，逐漸地在自己手中集中了各種財富。第二種人，因此成了窮光蛋。說是這樣發生了貧富的劃分，資本家與工人的劃分。

布爾喬亞及其忠僕們，企圖用來說明資本主義發生的種種「理論」，根本的用意就是那樣。然而布爾喬亞的這種法螺，和實際的歷史却是沒有絲毫共通的。

事實上，資本主義，是由前於資本主義的榨取制度，封建制度崩解的途徑上發生出來。而且牠是站在分化出資本主義幼芽的，小商品生產的地盤上而愈益成長起來。資本主義的發生，由此是不像布爾喬亞謊話所描述的一樣，不是由那種和平的及安靜的途徑所完成。反

之，資本主義的出生史，依照卡爾的說法，「是在人類的編年史上，用酷烈的血和火的言語所記載了的。」（資本論一卷八一四頁）

在這種歷史中，暴力演着卓越的作用。公開的劫掠，強奪，奴役，侵略，一切可能形態的欺詐與詐騙——這就是創造發生資本主義的條件的各種途徑。

難怪在榨取制度的條件下，形成了一句俗話：「由正當的勞動，賺不來石字。」

伊里奇以如下的形式，表現了發生資本主義所必要的那種歷史前提。

發生資本主義的兩個條件

「發生資本的歷史前提，第一是在商品生產一般發展比較高度的水準下，個人手中積聚有一定的貨幣總額；第二是要有在二重意義中的『自由的』工人，即解脫了出賣勞動力的一切束縛或限制的，及和土地及生產手段一般分離了

的，一無所有的工人，『無產者』，他們除出賣勞動力外，就無法生存。」（伊里奇卡爾恩格司卡爾主義一七八頁）

這樣看來，發生資本主義，必需有兩個基本條件：（一）是財富積蓄在少數人手中，（二）是創造被剝削的，但由人身隸屬中解放出來了的，被迫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的人民大眾。

創造這兩個資本主義的前提——這就是叫做原始積蓄的過程的內容。這種過程，照卡爾的說法，是形成了資本的前史。「原始積蓄，不外是生產者由生產手段分離的歷史過程。」（資本論一卷八一三頁）正是用使生產者與生產手段分離的方法，創造了資本主義存在的條件：財富握在少數人手中，及廣大羣衆的貧窮。

生產者與
生產手段分離

在封建制度的時候，生產是由小農及手工業者來經營。榨取是建基在人身
的直接隸屬上。生產手段握在生產者自己的手中。主要的從事是農業。主要的
生產手段是土地。

隨着交換的發展，嚼蝕了農奴隸屬的基礎。農奴制度一國國地衰落了。但隨着農民由農奴隸屬「解放」的同時，產生了別種同樣重要的「解放」。農民由他們棲處的，他們耕作的土地「解放」了。農民僅殘留着在地主的時候給與贖養他們的土地的一部分。（且大部分還是贖回的。）「過剩」的工作人都離開鄉村，並編入歸資本管理的僱傭工人的隊伍。

關於替資本創造「自由人手」，民謠中這樣歌唱着：

資本——支配者打碎了舊的制度，

他將高貴的氏族從根剷除了。

把平民及少年，從他們的故鄉，

驅進了工場，造船所及工場。



踏上資本主義生產道路上的第一個國家，這是英國。在英國，農奴制度於十四世紀末葉就已經過去了。土地是握在農民及其共同體的手中。隨着英國與鄰國佛蘭德爾（現今的比利時）貿易的發展，大規模的羅紗生產也就發展起來了。獸毛的需要增高起來。地主都來飼養大羣的羊。

但牧羊需要牧場。地主於是利用國家的保護，大批的把農民由長久棲處的地方驅逐出去。把田場都變成了牧場。那時的一位著作家，把英國叫做「羊吃人」的國家。

而且不只是農民的土地轉入了產業人的手中。他們還剝奪了廣大的教會的，及寺院的田莊，以及國家的土地。多數藉這些土地來過活的小佃農，都苛酷地被放逐了。和零落了的和被掠奪了的農民加在一起，他們形成了無數的無產窮人的大羣，在這時代，他們充滿了「福利的老英國」的城市及鄉村，大街及小巷。

公爵夫人
塞特爾然
德的勤業

驅逐農民離開土地，充滿着英國好幾世紀的歷史。牠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著名的地主，都把屬於農民共同體及個別農民的巨大幅員的土地，侵佔在自己的手中。國家在這時候，且頒佈了相當的法律來幫助他們。在地主的口中，及他們這些真正的掠奪上，取得了和諧的『清理田莊』的名稱。

卡爾在『資本論』中，詳細地描述了這樣的清理之一，這是公爵夫人塞特爾然德所採用的，她是英國貴人中的女代表之一。這位貴人，曾決定把住着一萬五千農民的公爵領地，全部變成牧場（這片領地相當於舊俄的一鄉）。

「從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二〇年，這一萬五千居民——約有三千家——是有系統地都被驅逐了，被根絕了。他們的全村，都被破壞了及燒盡了，全部田場都變成了牧場。英國的士兵，被派遣來鎮壓，他們與當地的居民竟至真正的戰鬥。一個老婦在自己的茅屋中焚燒了，因為她拒絕把牠放棄。這位貴夫人用這樣的方法，替自己強佔了七十九萬四千英畝的土地，這些土地從遠古的時候起，就是屬於氏族的。」（資本論一卷八二九頁）

把被放逐者帶到了海邊的荒野，這些地方，是任什麼時候也弄不出收入的。每家相當兩

英畝地。這種無用的土地，却還要收費發租。公爵夫人把這些掠奪來的土地，分做二十九個大田莊；其中每個田莊，只住着一家僱農。一八二五年，代替一萬五千農民，已經是十三萬一千頭羊了。

一部分的放逐者，企圖從事漁業。這對他們又惹起了新的不幸。富於企業心的公爵夫人，把海岸又租給了倫敦來的大漁商。農民是再度被放逐了。

用這樣的方法，給資本創造了自由的工作人手。卡爾寫道：

創造「自由的工作人手」

「掠奪教會的田莊，騙取國家的土地，侵佔共同體的財產，帶着慘酷的恐怖來把封建的所有及氏族的所有，篡奪的及實現的變為現代的私有——這就是

各種各樣牧歌式的原始積蓄方法。用這些方法，獲得了對於資本主義農業的田場，土地落在資本的權力下了，並創造了對於城市工業所必需的，放在法律（保障）以外的，普羅列塔利亞

的支流。」（資本論一卷八三三頁）

對付被剝奪者的血的立法

剛出生的資本主義的工業，只能容納這種「解放了的」工作人手的若干部分。由自己長期棲處的地方被逐出來的人們，都成羣在街頭流浪。他們除乞

食，有時從事偷竊及劫盜外，沒有其他的出路。

在十五世紀的末葉及十六世紀，西歐各國都頒佈了對付流浪者的血的立法。「現代工人階層之父，因為他們被迫變成了流浪人及乞丐，首先受到了刑罰。」（資本論一卷八三四頁）

這些法律顯着非常的殘酷性。那時英國法律，規定鞭打流浪人「不到身體流血不停止」。當流浪人二次被捕的時候，就割去一隻耳朵，第三次的時候，則處以死刑。

十六世紀英國的別一法令，規定把每個「規避工作」的人，賞給報告他是流浪人的那個人做奴隸。主人應當拿麵包及水來飼養奴隸；在這以後，他就有權強迫奴隸做任何的工作，無論這種工作是怎樣可憎的，主人能夠用鞭子來懲罰奴隸，並能把他帶上枷鎖。倘若奴隸逃跑了——將他捕獲後，就在額上及頰上打上烙印。在再度逃跑的時候，則把奴隸處以死刑。

至於如何凶殘地適用着這些法律，下面這種事實可以作證，在英王亨利第八在位的期間（一五〇九至一五四七年），殺死了七萬二千「流浪人」。對付流浪人的慘無人道的法律，在英國一直保留到十八世紀，而在其他各國則保留得更久。

掠奪農民，創出了大規模的土地私有，發生了大批的無產工人。但資本家是從什麼地方

資本
家從何
而來

出現呢？

商業及高利貸在中世紀就已經發展了。商人及高利貸者，在自己的手中集中了大量財富。然而少數人手中財富的增長，隨着所謂「偉大的發現時代」（十五至十六世紀）纔愈益大量地加速起來。

追求財富，航海者都勇敢地駛行了海上的廣大區域。發現了通到遠方富足的國家，神話般的東方——印度與中國的海道。十五世紀末葉，更發現了美洲。火藥的發明，給與了歐洲人在反對這些地方土著居民的鬥爭中的巨大優先權。把全美洲變成了許多殖民地。掠奪海外富庶的國家，這是歐洲資本，首先是英國資本原始積蓄最主要的來源之一。

把歐洲各國自己間的戰爭，伴隨而來的對戰敗者的劫奪，來用做別一個來源。末了，是運用高利貸，用合於高利貸目的的海外貿易的方法，且常常是用直接劫奪的方法，來掠奪自己的同國人。劫奪，特別是海上劫奪，在資本出生的歷史中，實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資本的發生中，小手工業者及商人的貯蓄，占有完全無價值的地位。小商人或小手工業者「出人頭地」的時候，也是常有的事。但他們致富的道路，却是通過 越着被掠奪的及被

欺騙的人們的死屍，通過被剝削者的及零落者的淚流。

劫掠
印度

爲的與印度「貿易」，荷蘭人，英國人，及法國人都組織了專門的「東印度公司」。這些公司，都享有自己政府的援助。給與了牠們對殖民地商品貿易的獨占權。

貿易給與了驚人的利潤。例如十六世紀，胡椒在英國的價值，比較印度要貴八倍。肉豆蔻貴九倍，生絲貴十倍，丁香貴二十一倍。一六九七年，裝運到荷蘭的殖民地的貨物，是賣得了二千萬佛郎倫，（每個佛郎倫約合英幣二先令）其間，牠在當地購入，却僅值五百萬佛郎倫。東印度公司的利潤率，一年達到百分之數百。

荷蘭的公司，希望排除競爭及保全自己的巨額利潤，曾訴諸最奇特的手段。例如他們根絕了全馬來羣島的肉豆蔻樹，僅在不多的島上把牠保留着。豐富的丁香樹園，也受到同樣的命運；牠是僅僅在一個島上保留了。倘若歐洲的價格，對於貪求無厭的商人仍顯得不十分高昂的話，公司就會把已經運到歐洲的商品毀棄一部分。焚燒大批的丁香，豆蔻，肉桂——牠們的香氣散滿了廣大的區域。

英國人也並不弱於荷蘭人。例如一七六九——一七七〇年間，他們人工地造成了印度的飢荒，這次飢荒送掉了幾百萬人的生命：英國人收買了全部的米，而後按照神話般的價格來出售。

當發現美洲以後，那時這裏就成了想容易獲利的追求者所趨向的地方。當美洲發現了金銀礦床時候，他們的人數更增多了。

準備着使繁盛的印第安人的國家遭受蹂躪及掠奪的遠征。她們的不幸，是因為他們有金銀。

美 洲
是
金 銀
的 寶 藏

下面是講到美洲的征服者，致富方法的許多事件中的一種。在反對和平的祕魯人的一次戰爭中，西班牙人捕獲了他們的酋長。被俘的酋長請求用黃金贖身，黃金的數量能裝滿囚禁他的一房間。這以蘇聯的貨幣計算起來，約合三千五百萬盧布。黃金是蒐集起來的。許許多多的寺院都被破壞了。收受了贖身金，西班牙人却依然殺死了這位俘虜。

征服美洲，替征服者帶來了無量數的財富。這些財富，在開發最豐富的貴金屬礦山的結果中，更迅速地加多了。

對於礦山，是需要工作人手的。歐洲的商人就到非洲去。在那裏組織着獵取黑人，獵取黑人是根據一切獵取野獸的規則來辦理。

十八世紀末葉，每年由非洲輸出的黑人數目，達到了五十萬人。奴隸貿易是特別獲利的：黑人在美洲的代價，較之在非洲要貴十倍。

黑奴貿易，主要的形式是集中在英國人手中。英國最大的城市之一——利物浦，她是由黑奴貿易上成長起來並富足起來。在一七八三至一七九三年的十年間，利物浦的商人，在黑奴貿易上大約「賺得了」一萬五千萬盧布。

在海外貿易這樣巨大的利潤下，海上劫掠是非常有利的企業。許多政府都事實上獎勵「本國的」海賊，去襲擊其他競爭國家的船舶的行動。

下面是一首描述海賊行爲的古歌謠：

我們帶着兩艘船出發了，

但在港口却引來了二十艘。

關於我們成就的偉業，

海上劫掠

黑色的黃金

這裏的這些貨物會告訴您……

商人問道：「是什麼商品？」

「牠由何處來？」——他們毫不理會。

怎樣把
寶血作
成貨幣

「美洲發現金礦和銀礦，撲滅，奴化，及在礦山中活埋土著居民，開始侵略並劫奪東印度，把非洲變成獵取黑人的獵場——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期。這些牧歌式的過程——是原始積蓄的主要因素。」（資本論一卷八五二

頁）

在大規模資本的創造中，直接無掩飾的暴力：直接的掠奪，殺害成千的人們，奴化及毀滅人類的生命，起了巨大的作用。在這種事件中，國家的權力屬有特別的重要性。

國家儘量幫助使財富積蓄在少數人手中。國家的官吏，一無所有的出發到殖民地去服務，但歸來的時候却都成了大富翁。高利貸者及一切做黑事的小人，都在國債上巨大地獲利。侵吞公款，也是資本發生的重要方法。國家以自己的法律，對於最初資本迅速的成長，創造了特別順利的條件。這些法律，獎勵了最獸性的榨取。國家用火和劍，壓潰了被掠奪的

及被榨取的大衆最小的反抗。

『新出生的資本——卡爾寫道——由自己自頂至踵的全部毛細孔中，是都在流着血液和汚物。』（資本論一卷八六二頁）

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和其他國家一樣，也是用暴力及掠奪的方法創造出來。

俄國農
民由土
地解放

農民在革命以前的俄國的情況，了然地被一九〇五年所散佈的，如下的諷刺畫指明出來了。農民用一隻穿着草鞋的腳，站在自己的耕地上。他的旁邊是地主。他們中間進行了如下的談話。地主說道：『老百姓，你爲什麼用一隻腳

站着呢？』農民說道：『您看，別一隻腳無處可站。到處都是您的恩地。我更怕因踩上了將受裁判。』

俄國較之其他國家是更晚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途徑。一八六一年纔廢止了農奴制度。這種改革，是農奴所有者——地主自身實行的。因此在俄國農村中，對於一切資本主義榨取的「魔力」，結合着許許多多農奴制度的殘餘。

『冠冕堂皇的「解放」，——伊里奇寫道——是最無良心的掠奪農民，是加在他們頭上

的整列的暴力及全面的侮辱。」（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三九八頁）

黑土省農民的土地的五分之一以上，是被地主奪取了，而且還有幾省，被奪取的土地部分，達到了三分之一，甚至達到五分之一。

「趁着「解放」的機會，是這樣來把農民的土地和地主的土地劃清界限，即把農民移居到「沙地」上去，而把地主的地角插入農民的土地中間，使貴族容易來奴役農民，並以高利貸的價格把土地讓與他們。」（同書一卷三九八頁）

結果，農民都必須贖回自己的土地，並在這下面，支付高於土地的實際價格兩倍及三倍以上的代價。

伊里奇在別地方寫道：「地主……把最壞的，有時是完全無用的土地還給農民，並且佈置了一系列的陷阱，那是這樣來清劃土地，即無論牧場，草地，森林，飲水場所都不留給農民。」（伊里奇全集十五卷一〇九頁）

只有在很少的場合是別樣的。關於這種例外，詩人涅克拉索夫在他的「誰在俄國生活得很好」一詩中，以如下的形式描述出來了。

……能遇到

值得謝恩的角偶，

這裏是很好的地方。

因為或種偶然——

是因住在遠方的地主不知道，

或是中介人的荒唐，

多半是農民的指導者施用手段，

方纔對農民分給了

一點點的小林場。

農民的土地，是各方面都被地主的所有地包圍了的。地主以一切可能的『踏害』的罰金來懲罰農民。這樣產出了一句農民的俗諺：『小鷄兒都無處可放』。

地主處處利用農民絕路的情況。繁榮了最奴役的榨取形態。農民是以平分來佃租土地：以一半的收成送歸地主。在別種場合，地主只是在『服役』的條件下，纔把一片土地來發

租。農民必須用自己的農具及耕畜，去耕種地主的土地。服役表現是賦役的直接殘餘。難怪農民在一八六一年以後，依然和先前一樣，稱呼服役爲賦役或力役。

俄國資本家從何而來

農民是被貧窮壓潰了的。土地不足把他苦腦了。他熱望到城市去，到鐵路
上及建築上去。在這裏，他們落入了資本的爪下。

交換，暴力，最無人道的榨取，是俄國資本的搖籃。無數的罪惡，佈滿了俄國大資本發生的道路上。榨取殖民地的邊區，侵吞公款，國家定貨上的獲利，行使賄賂，使幾十萬人因無望的貧窮而死滅——這就是這種道路上最主要的標柱。

數世紀的農奴隸屬，使俄國商人及工業家獲得了無量數的財富。在大衆一無權利及貧窮的境況中，在俄皇官吏目無法紀及專斷的狀態下，他們覺得自己是如魚得水。廢止農奴制度以後，原始積蓄的新地盤，是在農民零落及貴族貧窮的地基上繁榮起來了。

司特羅加諾夫及羅加諾夫氏

對於農奴的俄國原始積蓄方法的特性，在老的商工氏族——司特羅加諾夫氏及結米多夫氏——的歷史中指示出來了。司特羅加諾夫氏，是俄國十六至十八世紀的最大商家。他們由俄皇取得了當時彼爾姆洲上的無限權力。對土著居

民掠奪式的商業，是他們致富的主要源泉。對於韃靼，巴什喀爾及其他民族，他們把不值的東西用來收買家畜，貴重的皮貨及金屬。在烏拉爾及卡姆，他們在自己手中侵佔了一千萬公頃以上的土地。司特羅加諾夫氏。建築有要塞線及鞏固的本部，其中圍有僱傭的軍隊。

司特羅加諾夫氏，組織了對西伯利亞的侵略。他的支配權的歷史，這是整串的掠奪戰爭，及非常殘酷地來壓潰奴隸化的土著居民的暴動的不斷連環。

等到十八世紀，商人司特羅加諾夫氏，由俄皇取得了伯爵的封號；經過若干時期，他們甚至與羅曼諾夫王朝通婚嫁了。

亞伯利亞的征服，是用做俄國商人獲利的豐富來源。至於如何經營「貿易」，下面的例子明顯地證明了：當發現阿爾泰的時候，商人用鐵鍋來換取恰能裝滿這隻鍋的貂皮。

俄國商人，寬大地把火酒輸入西伯利亞，並在這裏傳播徽羸。在這些「幸福」的交換上，他們來吸取土著居民價值的皮貨，黃金及農產品。

彼得一世，他「對於提高地主階層及發展新生的商人階層的事情做了很多」，「對於創立及鞏固地主與商人的民族國家的事情」也一樣，對於不斷的

若米
夫多氏

戰爭，是需要各種的準備。他寬大地把貨幣分給獲得執行皇家定貨的商人。他們在這些定貨上，都獲有巨大的財產。在A·托爾斯泰著名的小說彼得一世中，引述了俄國這種「原始積蓄的騎士」之一——伊凡·伯羅夫庚。起初是小的皇家商人，他迅速地走上了高峯，成爲國家著名人物之一。俄皇的寵人曼式科夫，把許多貨幣由國庫中轉入了自己的口袋。

大規模財富的發生，結米多夫氏的歷史能夠用做鮮明的實例。這個氏族的創立者，美滿地執行了彼得大帝的定貨，並由彼得大帝取得了貴族的尊號，徒爾附近的土地，及烏拉爾國家工廠的賞賜。這是一七〇一年的事。他在烏拉爾熱心地建築了熔鐵及熔銅的工廠，是來榨取俄皇政府撥歸工廠的農奴的勞動的。結米多夫氏的規章，在農奴中間迅速地獲得了這樣的光榮，一聽到撥歸結米多夫的工廠，就能充分惹起農奴的暴動。以後在一七一五年，結米多夫有力量以十萬盧布，獻給新生的皇子做「週歲」〔直譯是「長牙」〕。

農民會控訴結米多夫族人之一，報告說有六十三個人被他殺死，並經過無法形容的拷打。控訴却毫無結果。在工廠中多次發生了真正的暴動，這些暴動都被武力鎮壓下去。

承包制度，也是俄國原始積蓄重要的來源之一。商人付給俄皇政府一定總額的貨幣，因

承
包
商

此取得某一省買賣燒酒的特權。這種制度，在十八世紀之初特別普遍。

燒酒是按高價來發賣。她徵收了高額の消費稅。商人——承包商殘忍地使人民酩酊。代替真正的五穀酒，他們却發賣各種偽造的酒類。俄皇的官吏，對於一切這些，都裝做看不見，他們由承包商取得了大批賄賂。

發了
財的
吸血
鬼

家畜商販——騙子，富農——寄生蟲，商人——吸血鬼，在俄國資本積蓄中，起着最大的作用。照涅克拉索夫的話，是：

無論遇着什麼，或是草鞋，

或是仔牛，或是覆盆子，

都向農民收買了，

而主要的，是「能人」

等待那種機會，

等待收集租稅

及極窮人的財產

拿來拍賣的時期。

收集者及商人之中，藉種種黑暗行爲，有許多貯蓄了大量財富。謀殺主人，掠奪富客，侵吞公款，賄賂官吏——這就是迅速致富的普通途徑。

伊里奇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中，列舉過這種狡猾的人們——帝俄大資本主義商號的鼻祖——迅速致富的許多實例。

「舍夫華·摩羅卓夫是農奴（一八二〇年纔贖身），牧人，運送夫，織布工人，家庭手工工，他徒步走到莫斯科去，把自己的商品賣給收集人，以後却成了小工場——零售所——工場的所有者。他死於一八六二年，當時他和他的許多兒子已有兩所大工場。一八九〇年，有四所工場是屬於他的後裔的，僱有工人三萬九千人，出產品值三千五百萬盧布。佛那基米爾省的絹生產中，有許許多多大工場主，都是由織工及家庭手織工出身。伊凡諾夫——霍齊列斯基的大工場主，（枯華耶夫，霍庚，茲伯科夫，科枯式庚，波伯羅夫等等）都是由家庭手工業者出身。莫斯科省的織綢工場，以前都——家庭手工業的小屋。拍爾羅夫區的工場主，

查維耶羅夫，在一八六四年，「仍能生動地想起，當他自己是哈巴羅夫作坊的一個粗工的時
候」。工場主華勒拍耶夫，是小家庭手工業者；堪得拉多夫，是揀着自己製品的口袋，徒步
走到拍夫羅夫去的家庭手工業者。工場主亞司摩羅夫，是行商的馬夫，以後是小商人，烟草
製品的小作坊的所有者——再以後是有好幾百萬流通資本的工場所有者。及其他等等。」（
伊里奇全集三卷四二四頁）

一切這些，摩羅卓夫，枯華耶夫，霍庚，科枯式庚，亞司摩羅夫，都是最大的資本家。
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前，有過幾十萬工人會對這些吸血鬼折腰。

俄國資本的形成，是以最密切的形式，和欺瞞，詐騙及偷竊（國庫也在內），榨取及掠奪
小手工業者與農民，掠奪俄羅斯專制主義下殖民地的財物等等聯繫着的。

在發展的
資本主義
時代的
原始的
積蓄的
方法

暴力及直接的掠奪，是資本主義的搖籃。然而倘若以為原始積蓄的方法，
在發展的資本主義時代就會消滅，這却是錯誤的。事實上，牠們直到現在還繼
續適用於資本主義的世界。

布爾喬亞在自己的殖民地，是如同在被征服的國家一樣來辦理。最富足的區域，因殖民

地探求者的夥劫，迅速地一變而為貧窮的及飢餓的區域了。每一新殖民地的佔領，都用做全羣冒險主義者致富的源泉，他們是如同死屍上的烏鴉一樣飛集着。

原始積蓄的方法，在對農村掠奪的領域中有更大的適用。類似公爵夫人塞特爾然得所採用的粗野的樣式，雖然變得更精巧了，但掠奪及破滅小農經濟，却不算是更壞的實際手段。

關於「社會主義原始的托洛茨基派」的「理論」

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在反對蘇聯黨的政策鬥爭中，提出了一種理論，彷彿發生社會主義，要和發生資本主義先有資本原始積蓄一樣，必須有『社會主義的原始積蓄』。這種『理論』，是泊列呵伯那尊斯基用來投機的。

根據托洛茨基主義者的見解，農民對於國家工業，應當起着殖民地的作用。工業必需用和資本公司藉剝削自己的殖民地來獲利的一樣的方法，藉剝削農民經濟來擴大起來。和這種見解相適應，托洛茨基主義提出了蠶食農民經濟，使他們破落及滅絕的路線。

當托洛茨基主義者之一，第一次說到『社會主義原始積蓄』的時候，伊里奇嚴峻地指摘了這些把發生資本主義的方法，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等量齊觀的謬論。

對於發生資本主義的榨取制度，是要求破滅小生產者，使生產者和生產手段分離。對於

建設社會主義，却反而必須恢復生產者大眾與他們的生產手段間的聯繫。因此在資本主義發生的時候，是進行剝奪人民大眾，而社會主義革命，却是進行剝奪剝奪者自身。他們由資本家奪去工場及工廠，由地主奪去土地。一切這些生產手段，成爲建設社會主義的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所有。

但地主及資本家是一回事，而基本的貧農及中農大眾却是別一回事。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是不剝奪小農。反之，她却儘量來援助他們。這時，她在他們前面開闢了空前的，在集體農場中合作的道路。過渡到社會主義，在鄉村中不是實行托洛茨基所提出的掠奪農民的方法，而是合作的方法。托洛茨基派的『社會主義原始積蓄』的理論，是以伊里奇的合作計劃來對抗了，這種計劃，是經約瑟夫更進一步精細研究了，並在他天才的領導下實現了。

托洛茨基派的『社會主義原始積蓄』的理論，是徹底反革命的。在牠的基礎中，是放着對工人階層與農人大眾同盟的否定。她是由這種同盟破裂的必然性來出發，這即是意味着使社會主義革命毀滅。在『左的』辭令下，這種理論事實上恰是在蘇聯宣傳復與資本主義。

二 資本與剩餘價值

資本從頭就是以貨幣來出現。因此由小生產過渡到資本主義的時候，貨幣演着卓越的作
用。



→ 在商品生產發展的一定階段，貨幣遂變為資本。商品的流通形態，是
(商品)——(貨幣)——(商品)，即是為購買別種商品纔出買這一商品。反之，
資本的一般形態，却是貨幣——商品——貨幣，即是為出賣(附有利潤)纔購
買。』(伊里奇卡爾恩格司卡爾主義二六頁)

這兩種形態的區別在什麼地方呢？商品——貨幣——商品的形態，是對於單純商品生產
所特有的。這裏是一種商品交換別種商品。貨幣僅是用做交換的中介而已。交換的目的，在
這裏是顯明的；比如說，鞋匠把他做好的靴子交換麵包。一種使用價值交換別一使用價值。
商品生產者送出他所不需要的商品，而在交換中取得他所需要的別種商品，這種商品，是對
於他的消費所必須的。

至於資本的流通形態，就帶有完全別樣的性質了。一切資本，從最初就都是在貨幣形態中來出現。資本家進入市場，手裏都握有一定總額的貨幣。這裏運動的出發點，不是商品，而是貨幣。資本家用自己的貨幣來購買一定的商品。然而在這上面，資本的運動並沒有完結。資本家的商品，以後還要從新變為貨幣。

運動的起點與終點一致：資本家是從貨幣開始，到最後在他手中依然握着貨幣。但誰也知道，貨幣任何時候都是一律的：就質量不能把牠們區別出來，牠們僅能在數量上加區別。這不是那種能以許多品質的差異來區別的商品。這樣看來，資本的全部運動，倘若在運動完結的時候，對於資本家依然只握有最初同量的貨幣，那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奧妙的地方就在這裏。資本存在的全部意義，牠的活動的全部意義，是為在運動的末了，較之最初要有更多的貨幣。資本的目的是抽取利潤。牠的形態，不像單純商品生產者一樣為購買而出賣，而是為能獲利的出賣而購買。

但這種利潤，能以如何的形式出現呢？假定資本家以他的貨幣，購買或種普通的商品，比如說，以後再把牠在一個盧布上附加十五個哥比來出賣，那末他是藉占別個資本家的便宜

而致富了：這或是因為他在購買的時候，沒有支付商品的實際價格而欺騙了或人，或是因為他以高價來把商品賣給或人，或是因為同時實行上述的兩種手段。

誰也知道，假如人們都互相借貸，他們就不能生活。確實和這一樣，資本家們倘若都互相欺詐，他個也是不能獲利。自然，欺詐却是資本主義世界常常光臨的熟客。難怪說：強盜劫奪強盜的棍棒。但却首先必須有做成了的棍棒，且牠必然要落在第一個所有者的手中。

但那時利潤是以如何的形式來出現呢？顯然，帶着貨幣進入市場的資本家，必需尋找特種商品。這種商品，必須在使用牠的時候，能給與價值，並要給與比較牠自己所具有的為更多的價值。且這種商品，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是實際存在着。這種商品，就是勞動力。

什麼是資本主義？對於這一問題，伊里奇以如下的形式答覆了：

『資本主義，是在其發展的最高階段上的商品生產，當時勞動也成了商品。』（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四四頁）

資本主義的時候，商品生產的規模擴大了。出現了在單純商品生產下沒有的新商品，這

勞動
力
是
商
品

是勞動力。這是怎樣的商品呢？

卡爾對這一問題，以如下的形式答覆了：

「在勞動力或勞動能力下，我們理解爲存在於一個活人身上的，有機體中的肉體及精神能力的總和，且當他生產或種使用價值的時候，是把牠們在多次運動中來引用的。」（資本論一卷一九三頁）

換句話說，勞動力，這是人類對於勞動的能力，人類對於生產活動的能力。卡爾說道：

「資本家由工人購買潛在的勞動蘊蓄，或是他的勞動力。」

無論什麼
時候勞
動力都
是商品
嗎

在資本主義下，勞動力成了商品。無論什麼時候勞動力都是商品嗎？自然不是。在奴隸所有者制度下，勞動力不能是商品。在那裏，奴隸本身是商品，而不是他的勞動力。奴隸是沒有自由的。他不能支配自己。因此他不能出賣自己的勞動力。

有自己的生產手段的小農或手工業者，也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他是生產商品，並把商品拿到市場上去出賣。他是把自己的勞動力適用於自己所有的經營上。

當農民喪失了土地的時候，當手工業者零落了並喪失了自己的工具，自己的原料的時候，事情就變化了。那時他已經不能生產商品。他能夠拿到市場上去出賣的唯一的東西，只有勞動力。

這樣看來，爲的使勞動力成爲商品，必須要有喪失了自己生產手段的一羣人的階層，及別一羣把這些生產手段集中在手中的階層。

在消滅資本家對生產手段上的所有以後，勞動力中止是商品。在蘇聯，勞動力中止了是商品。蘇聯的工人，不是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手中握有生產手段的敵對階層的代表。在蘇聯，生產手段是握在工人階層自己的手中，握在工人階層的國家手中。

勞動力的
實 買
及其價值

在商品經濟中，商品按照自己的價格來發賣。價值由對於生產商品所必須的勞動數量來決定。工人所出賣的那種商品——勞動力的價值是怎樣呢？

爲要勞動，人必須維持自己的生存：要吃，要穿，並要有睡覺的地方。只有當人滿足了自己每日最低限度的需要的時候，他纔有勞動能力。因此滿足工人每日的需要，這就是勞動力的生產。

但一切那些用以滿足人的需要的物體，（麵包，肉，衣服，住所），在資本主義下都是商品。牠們不能無代價取得。在牠們的製造上，是支出了決定這些商品價值的一定數量的勞動。這樣看來，勞動力這種商品的價值，是等於工人維持自己的生存，及恢復自己的勞動力所必須消費的那些商品的價值。

「勞動力的價值，是對於維持牠的所有者的生命所必需的生存資料的價值。」（資本論一卷一九七頁）

而一切這些商品的價值，却是依存於牠們的製造上所必須的勞動數量。

換句話說，勞動力這種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這種獨特的「商品」所必須的勞動數量來決定，而且這種商品的生產，如同我們已經說過的，包括爲工人的吃，穿等等，

勞動力
及勞動

在資本家手中握有工場，廠屋；在這些廠屋中裝置有機器及機械，在堆棧裏放有原料，燃料及各種補助材料。一切這些，倘不和活人的勞動相接觸就都是死的。那時資本家就要僱傭工人。那樣一來，他就去收買自己最後缺乏的這些商品了。現在能夠開始生產。工人着手工作，生產運轉起來，機器及機械都發動起來。

僱傭了工人，在一定的時間上購買了他的勞動力，工場主強制他們來勞動。資本家購買勞動力的整個意義就在這裏。

勞動力與勞動不能混同。勞動力與勞動不是同一的東西。勞動力，這是人的勞動能力。勞動，是價值的創造者，但牠自身不能是商品，牠自身沒有價值。勞動力却是商品。

我們常常來區別，比如說，機車和這種機車的運動。機車能夠安靜地停在車站上。在這樣的場合，機車是存在的，但任何運動都想不起來。然而機車却具有運動的能力；當有必需的時候，牠就能開動。同樣確實地，人的勞動力，也能放着不利用的，倘若牠的所有者，例如是失業者的話。但失業者却仍具有勞動力，即是倘若他沒有患病或不陷於飢餓，他在適當的時機仍能從新着手勞動，這如同機車在長期停駛以後，仍能開動一樣。

勞動力
的價值
及價格

各種商品的價格，如同我們在前一章所看過的，能夠或高或低由牠的價值偏離。勞動力的價格，也是由牠的價值偏離。倘若我們說道，勞動力的價值，是被維持工人生命所必須的生存資料的價值所決定，那末，我們從這裏，却不是斷言工人常能在自己的勞動力後面取得牠的全價值。反之，在絕大多數的場合，他被迫使

照低於牠的價值的價格，來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這是意味着，工人不能充分取得滿足他的一切需要所必需的生存資料的數量。然而，甚至在工人取得他的勞動力全價值的場合，資本家也能致富。

資本家由
什麼地方
獲取利潤

我們已經看過，商品是以怎樣的形式按照他的價值來交換。現在我們來觀察，一些人的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是以怎樣的形式，以怎樣不可思議的形式，落入了別些人的口袋。

着手事業，每個工業家要購買一切對於生產所必須的機器和機械，原料及燃料。他同樣要購買勞動力，僱傭必需數目的工人。

僱傭工人，工業家是以購買商品的貨幣所有者來出場。但他是購買特種商品。資本家和工人，帶着極不同的情感來離開勞動市場。

「以前的貨幣所有者，現在是資本家了，在前面走着，勞動力的所有者，現在是他的工人，在他後面追隨着；一個是非常有趣地微笑着，及熱烈希望着手事業；別一個却小心翼翼地拘謹着；如同一個把自己固有的毛皮，拿到了市場上的人一樣，現在除這張毛皮將被破製

外，看不見將來有任何前途。」（資本論一卷二〇三頁）

生產在工場上開始起來：燃燒燃料，開動機械及機器，工人做工，消去原料，變為製成品。當商品製成了的時候，工場主能夠把牠出賣，並在賣出來的貨幣上，又從頭開始整個循環。

製成了的商品，是有怎樣的價值呢？在這種價值中，首先是加入生產牠的時候所支付的商品的價值：如機械磨損了，燃料消滅了，原料支出了。假定一切這些商品的價值為三千小時的勞動。而且在這裏，還要加入這個工場中工人的勞動所創造的新價值。假定在工場中有二十個工人，按每日十小時工作了五日。在這個時間，他們創造了新價值，這些新價值是一千小時的勞動。這樣看來，握在工場主手中的新商品的全價值，為 $3000 + 1000 = 4000$ 小時的勞動。

現在發生了問題：工場主自己在商品上費去了多少呢？

我們已經知道，全體資本家階層，僅藉自己間的欺瞞，僅藉個別資本家相互的詐騙，是不能獲利。

所以對生產所必需的機器及材料上，工場主對牠們支付了全價值，即是相當於三千小時勞動的貨幣總額。但在新商品的價值中，除這些三千小時的勞動外，還加入了在這位企業主的工場中，僱傭工人所支出的一千小時的勞動。他是不是把這種全部價值都付給工人呢？分清資本主義榨取的全部秘密的關鍵就在這裏。

勞動力的價值與勞動力的價值所生產出的價值

工業家應當對二十個工人付給他們五日勞動力的價值。所以他應當對他們付給恢復五日間的勞動力充分的數額。這種數額確實少於一千小時的勞動。但在資本主義的工場中，工人支出的勞動數量是一回事，而對於維持他的工作能力所必需的商品價值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卡爾說過：「勞動力的價值，與其在勞動過程中的利用——是兩種不同的量。」

在上述的例中，能夠假定一個工人一日勞動力的價值，為五小時的勞動。那時工業家對二十個工人，五日間總共僅付出了相當於五百小時勞動的貨幣額。

總計起來，工業家的費用，為 $3000 + 500 = 3500$ 小時的勞動。而既成商品的價值，却等於 $3000 + 1000 = 4000$ 小時的勞動。

剩餘勞
動及剩
餘價值

工場主由什麼地方來獲取利潤呢？對這一問題，現在容易解答了。資本家的利潤，是工人無償勞動的成果。資本家的利潤，是工人剩餘勞動的成果，工人在五小時期間，製出了等於他的工資的價值，而在以後的五小時期間，製出了落入資本家口袋中的剩餘價值。勞動的無償部分，是剩餘價值的源泉，是各種利潤的源泉，是各種不勞而獲的源泉。

「僱傭工人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土地，工場，勞動工具的所有者。工人工作日的一部分，是用以彌補維持自己及自己家屬的費用（工資），而工作日的別一部分，是對資本家創造剩餘價值，利潤的源泉，資本家階層財富的源泉，而無償地勞動了。」

關於剩餘價值的學說，是下爾經濟理論的礎石。（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三三頁）

下爾關於剩餘價值的學說，暴露了資本主義榨取的秘密。因此這種學說，是為消滅資本主義，為創造康姆主義新社會而戰鬥的，普羅列塔利亞手中無可比擬的武器。因此布爾喬亞及其「學術」從僕，對於卡爾的剩餘價值學說，纔如此憤恨。因此他們無終結地企圖「駁倒」及「消滅」這種學說。

卡爾關於剩餘價值的學說，如同我們看到的，牠是建基在價值學說上面。因此防禦卡爾的價值學說避免種種歪曲，這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榨取理論也是在牠上面建立起來的。

勞動對於人類，有永久的及自然的必要。爲的生存，人就必需來勞動。但在榨取制度下，勞動者的勞動成果，却落入了不勞動者的手中。

資本主義下工人的勞動，這是勞動力被資本家使用。

資本主義
下的
勞動過程

資本主義下的勞動過程，能用兩種特徵區別出來：第一，工人是在其勞動所從屬的資本家的監督下來工作。必需生產什麼，用如何的程序，如何的方法，都由資本家來決定。

第二，不僅工人的勞動是屬於資本家，而且這種勞動的生產品也屬於資本家。

「勞動過程，是資本家所購買的物與物間的過程，是屬於他的物與物間的過程。因此這種過程的生產品屬於他，完全如同他的酒窖中發酵過程的生產品一樣。」（滾球論一卷二六頁）

這些特徵，使工人的勞動在資本主義下變爲強制勞動。勞動成爲可憎惡的重負。只有社會主義革命，在長年久月爲榨取者的勞動以後，第一次開闢了爲自己，爲自己的階層，爲勞

動大衆社會全體幸福的自由勞動的廣大原野。在蘇聯，勞動對於好幾百萬工人及集體農場員大衆，成爲可尊的，光榮的，剛毅的及英勇的事業。

資本家
致富
的來源

我們現在能夠來總括我們對資本家致富來源的觀察。這種總括，倘若引用伊里奇給過的，關於剩餘價值學說的簡明敘述，已經很夠了：

「剩餘價值不能由商品流通中發生出來，因爲商品流通，只是意味着等價物的交換，也不能由增加價格中發生出來，因爲買者與賣者相互的損失及獲利，恰好會平衡起來，但這是說到關於廣多的，平均的，社會的現象，而不是說單個現象。爲的獲取剩餘價值，「貨幣所有者必須到市場去尋覓這種商品，牠自己的使用價值，要具有恰好就是價值的源泉的特性」，這種商品，牠的使用過程，恰好同時就是創造價值的過程。且這種商品是存在着。這就是人的勞動力。勞動力的使用就是勞動，而勞動却創造價值。貨幣所有者按其價值來購買勞動力，這種價值，如同一切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是由對他的生產所必需的社會——必需勞動時間來決定。（即是由維持工人及其家屬的價值來決定。）購買了勞動力，貨幣所有者有權使用牠，即是強制他整日地來工作。比如說，工作十二小時。其間，工人

在六小時的期間內，（「必需的」勞動時間）創造抵償他的給養的生產品，而在以後的六小時間（「剩餘的」勞動時間），是替資本家創造無償的「剩餘」生產品或剩餘價值。」

（伊里奇卡爾恩格司卡爾主義一七頁）

對剩餘勞動無厭的貪慾

在奴隸所有者的，地主——農奴的，及資本主義的經濟中，榨取是按各種方式建立起來的。但各處却保有同一的本質。她是為統治階層剝奪全社會的剩餘勞動。

「只有由直接生產者，由工人榨出剩餘勞動的那種形態，纔把社會的經濟結構區別出來，例如把奴隸制度的社會與僱傭勞動的社會區別出來。」（資本論一卷二五〇頁）

卡爾說過，不是資本發現了剩餘勞動。只要是由榨取者與被榨取者所組成的社會，統治階層到處都是由巨大多數的勞動大眾及被榨取的人民吸取剩餘勞動。然而在資本主義的時候，對剩餘勞動的貪慾却成爲無厭的性質，是絕不像任何一個先前的階層社會形態下一樣。

在奴隸制度及農奴制度的時候，當盛行自然經濟的時候，剝奪剩餘勞動是有一定的範圍

的。奴隸所有者或封建領主，他由被榨取大眾吸取勞動，是爲滿足他的需要及放肆所要求的數量。

反之，在資本主義的時候，對剩餘勞動的貪慾，却是完全無限的。資本暴露了「對剩餘勞動真正豺狼的貪慾性」。（資本論一卷二七七頁）資本家把由工人所榨出的剩餘勞動，變爲金屬貨幣，牠是能從新放在會產生新的剩餘價值的，新補充資本的資格中運轉起來。對剩餘勞動無厭的貪慾，把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特性表現出來了。資本家不惜用任何的手段，來加強榨取自己的僱傭奴隸。

卡爾在資本論中引用了一位著作家的話，這幾句話鮮明地表現了這種包含在資本本性中的，對利潤的無厭貪慾。

「資本——這位著作家寫道——避免騷擾及喧爭，並顯着小心翼翼的天性。這是正確的，但這也還不是完全正確的。資本害怕利潤缺乏或利潤太少，是如同本然害怕空虛一樣。但只要附有相當的利潤，資本就會成爲勇敢的。保障有百分之十的利潤，資本就會同意各種的適用；有百分之二十的時候，牠就成爲活躍的，有百分之五十的時候，就會積極地來準備

碰壞自己的腦袋，有百分之百的時候，牠就會把一切人間的法律都用腳來踐踏了，有百分之三百的時候，便無所謂犯罪，在犯罪上即令有殺頭的恐怖，牠都不會不冒險。」

什麼

是

資本

我們分析過了剩餘價值的生產。資本家剽竊無償勞動的機構我們也介紹過了。我們看到了，無產者的勞動，是各種不勞而獲的唯一源泉。現在我們應當進一步來觀察，強制幾千萬人服從少數一羣資本家的放肆的那種不可見的力量。我們應當接近地來考察 下資本的權力，分析什麼是資本。

一位老經濟學者對資本給過如下的定義。

「野蠻人拿來迫害野獸的第一塊石頭，他所攪得用以摘取手達不到的果實的第一根棍棒，我們看到帶有爲要獲得別種物體的目的而對另一種物體的領有，並像這樣我們發見了資本的端緒。」（資本論一卷六八二頁中的引文）

這樣來解釋資本，是布爾喬亞理論家間所愛好的。牠對於他們是非常便利的。用這種方法，能夠「證明」資本將永久存在。事實上，倘若石塊和棍棒對於原始人已經是資本，那末顯然，缺乏資本，人類就不能生存了。

這種解釋是正確的嗎？不，牠完全是虛偽的。石塊和棍棒不用做勞動工具，但牠們並不是用人榨取人的手段。

資本家有榨取工人的可能，僅是因為資本主義下的一切財富，都集中在布爾喬亞的手中。資本家握有全部生產手段及生存資料，工人則一無所有。

卡爾說過：資本，——這不是物體，而是一定的社會關係。握在布爾喬亞手中的生產手段及各種商品都是物體，按其自身却不是資本。但因一定的社會制度，把這些物體作成了榨取手段，把牠們變做我們稱為資本的那種社會關係的負擔者。

資本，是「歷史上特別的一定社會的生產關係。」（伊里奇）

這是屬有生產手段上的所有權的階層，及喪失了生產手段，因而被迫蒙受榨取的階層間的社會關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手段可以買賣。牠們是商品。因為是商品，牠們就有價值，牠們能夠變為貨幣（即是出賣），輸到貨幣，也隨時能夠獲得生產手段（即是購買牠們）。

因此，換句話說 資本能夠定義為能生產（用榨取僱傭工人的方法）剩餘價值的價值。

但價值，這不外是物象化的勞動。價值是勞動的結果。價值是既往的，死的勞動。因此卡爾說道：「資本是死的勞動，死勞動是和吸血鬼一樣，只是用吸取活勞動的方法纔能重生。」（資本論一卷二六六頁）

蘇聯也有時使用「資本」一語，適用到社會主義的經濟。比如說到蘇聯社會主義工業的固定資本，說到資本建設及其他等等。但是很顯明的，這裏僅是保存了「資本」這個名詞，而這個字，已經完全不是如在上面對牠所解釋的那種意義中來使用了。在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治經濟學字義中的「資本」已沒有地位，因為蘇聯根本取消了資本家對工人的榨取。

不變資本及可變資本

爲的闡明資本主義榨取的本質，把資本分爲不變資本及可變資本，是有很大的意義。

我們已經看到，在商品的總價值中，包括着所支費的原料及燃料的價值，以及設備，機器及其他等等價值的相當部分。這些價值的量不變化：這些部分支出的資本爲若干，現在轉移到商品上的價值也就是若干。因此在工場建築物及機器，原料及燃料的形式中所存在的這部分資本，我們稱爲不變資本。

但在商品的價值中，還包括着一個特別重要的構成部分，這就是工人在該工場所生產的那種價值。倘若在企業中有一百工人，每日按十小時在做工，其間每小時的勞動，創造五十科比的價值，那末他們所生產的新價值的總數，每日等於五百盧布。

我們已經知道，工人所取得的工資，少於他們所生產的新價值。工資按其量，僅相當於從新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這種價值，是工人的必需勞動所生產的。工人的剩餘勞動，創造了落入資本家口袋中的剩餘價值。

倘若必需勞動是一日等於五小時，那末資本家每日按二盧布五十科比來酬報工人，酬報一百工人的總數為二百五十盧布。工場主支出在僱傭勞動力量上的那部分資本，等於二百五十盧布，工人却產出了五百盧布的新價值。我們看到，這部分資本，在生產過程中增大了一倍。自然，這不是牠自身在增大起來，而是剽竊工人無償的剩餘勞動的結果。因此這部分支出在購買勞動力量上的資本，（即是付給工人的工資），我們稱為可變資本。

固定資本
本及流
通資本

資本家常常精細地，把那部分迅速地轉形的資本，與別部分緩慢地轉形的資本區別開來。對長期間使用的工場建築物及設備，資本家稱為固定資本；反

之，對那部分迅速地轉形的資本，稱爲流通資本。這裏是包括着在原料，燃料及工人的工資上所支出的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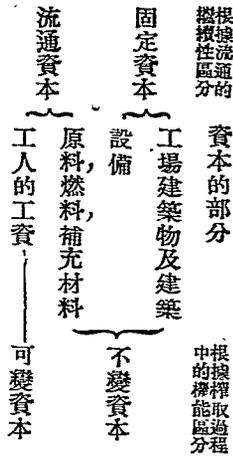
在生產過程中，所以也在流通過程中，資本的這些部分是起着各別的作用。牠們具有各種程度的永久性。比如說，工場建築物，能存在五十年。那時則在每年的生產品中，僅將包括這種建築物價值的五十分之一。資本家支出在這種建築物上的全價值，只有在五十年的期間他纔能收回來。機器，比如說能用十五年。那時牠的價值，要經過十五年，纔能在已成商品的價格中歸還資本家；在這十五年的每一年間，資本家在出賣商品時，只能收回機器價值的十五分之一。反之，棉花或煤炭，在製造商品的時候完全消費了。倘若工場主一年改製了一千包棉花，那末出賣了自己的商品，他把在原料上的一切支出，一次就全部收回來了。勞動力也完全和這一樣。

資本分爲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和資本分爲固定資本與流通資本不一致。

在不變資本中，包括着全部固定資本，此外還有那一部分支付在原料，燃料及補充材料上的流通資本。總之。資本的不變部分，是對於生產所必需的，既往勞動的（或說是死的勞

動) 生產品上所支出的資本。反之, 可變資本都是用在勞動力的報酬上, 因此, 在可變資本中, 僅包括那部分用在工人的工資上的流通資本。

這兩種的區分, 能夠以如下的形式表現出來:



分別這兩種區分資本的方法, 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種的區分——分為不變部分及可變部分——一舉對我們暴露了那一部分的資本是剩餘價值真實的及唯一的源泉。在區分資本為固定資本及流通資本中, 剩餘價值真實的創造者——工人所支出的勞動, 是與任何新價值都不能創造的那部分資本混亂了。這樣看來, 這種資本主義實際所採用的資本劃分, 掩蔽了, 抹殺了資本主義榨取的本質。

剩 餘	價 值
率	

在前述的例中，工人一日生產五百盧布的新價值，而在工資的形式中，却僅取得二百五十盧布。其餘的二百五十盧布，被資本以剩餘價值的形式剝奪去了。

要知道工人的勞動，有怎樣的部分落入了資本家的口袋，這是非常重要的。那時我們將有一定的量度，這種量度能指示資本主義榨取的大小。剩餘價值率對我們給與了關於這事的表象。我們把剩餘價值率，理解為剩餘價值對可變資本的比率，換句話說，或是無償的剩餘勞動對必需勞動的比率。在我們所舉的實例中，剩餘價值率將有如下的公式：

$$\frac{250 \text{ 盧布的剩餘價值}}{250 \text{ 盧布的可變資本}} = 100\%$$

倘若剩餘價值率等於百分之百，那末這意味着，把工人的勞動，平分為必需勞動及剩餘勞動，即剩餘價值按其數量恰等於可變資本，即對工人僅付給了他們所支出的勞動的一半，而其他的另一半，則被資本家所剝奪了。

俄國資本主義的工業，（現今蘇聯的疆界以內，即除開波蘭及其他地方。）一九一三年，

資本主義
國家中樞
取的指標

生產了全部總值爲五十六萬二千一百萬盧布的商品。一切在原料，燃料，機械設備的磨損及其他等等上的支出，爲三十六萬四千四百萬盧布。倘若我們把一切這些支出的總額，由所生產的商品全部價值中減去，那末我們所得的概數是十九萬五千七百萬盧布。

這是俄國工人階層，在這一年中用自己的勞動所生產的那種新價值。工人階層由這筆總額中，取得了若干呢？資本案——工場主，地主，商人及其他人等的份額又合多少呢？

以工資的形式，對工人及職員總共是付給了九萬八千三百萬盧布，即是約當工人所生產的一半。其餘的價值，總數爲九萬七千四百萬盧布，這就是工人階層所造出的剩餘價值的總額。這個總額，是上自冶金及煤炭股份公司幾百萬的巨大金額起，下至交易所的小投機者偶然的獲利止，一切不勞而獲的源泉。

這樣看來，俄國的普羅列塔利亞，一年間生產了約爲二十萬萬盧布的價值，而僅取得了十萬萬盧布。資本掠奪工人，牠由他們奪去了他們所生產的一半。

蘇聯的工人階層，因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把這種強制的貢稅解除了。在一切其他國家

中，普羅列塔利亞在今日，仍被迫把自己的勞動及其生產品的絕大部分，送給布爾喬亞的寄生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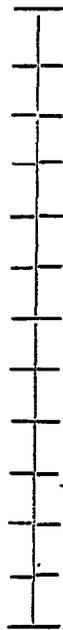
這裏的概算，牠對最大的資本主義強國——美國榨取普羅列塔利亞的程度，給與了最概括的近似的表現。美國於一九二九年，工業上生產了七百零四萬三千五百萬美元的商品。在這下面，所支出的原料為三百八十五萬五千萬美元。機器的耗損為二十六萬萬美元。所支付的工資為一百一十六萬二千一百萬美元。剩餘價值的總數為一百七十六萬六千四百萬美元。這裏，剩餘價值較之工資總額，是大到了一倍半。榨取率為百分之一百五十八。

提高榨取
程度的
兩種方法

資本家努力儘量來提高他由工人榨出的剩餘勞動的份額。他是用兩種方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把工作日分為兩部分：分為必需勞動與剩餘勞動。例如一個工作日的繼續性為十二小時，其中六小時為必需勞動，六小時為剩餘勞動。

我們用直線來表示這種工作日，其中每一小段等於一小時。

工作日=十二小時



必需勞動=六小時

剩餘勞動=六小時



資本家首先能夠用延長全工作日的辦法，來擴大他所獲得的剩餘價值。假定把工作日延長了兩小時。那時就取得了如下的圖表：

工作日=十四小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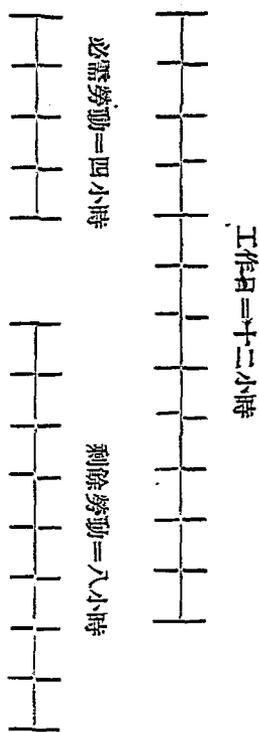
必需勞動=六小時

剩餘勞動=八小時



必需勞動的範圍是保留不變的。剩餘勞動部分，因為整個工作日絕對延長的結果而擴大了。用延長工作日的方法所產生的剩餘價值，稱為絕對的剩餘價值。

但還有別一種提高榨取程度的方法。假定在以前的十二小時的工作日下，把必需勞動縮為四小時。那時工作日將呈現如下的形式：



在不變更工作日長度的時候，因必需勞動與剩餘勞動間比例變更的結果，使剩餘勞動的部分增大了。因縮小必需勞動及因此惹起了的必需勞動與剩餘勞動間的比例變更的結果，而發生的那種剩餘價值，稱為相對的剩餘價值。

「擴大剩餘價值，能夠使用兩種主要的方法：延長工作日的的方法（「絕對的剩餘價值」），及縮小必需工作日的的方法（「相對的剩餘價值」）。」（伊里奇·卡爾恩格司·卡爾主義二八頁）

額外的剩餘價值

應當特別注意資本家所採用的，提高相對剩餘價值的如下的方法。每個資本家都努力來儘量擴大自己的利潤。因此他採用新的機器，引用新的技術，牠們能夠提高勞動生產性。當資本家所引用的技術改良，還沒有為同部門的其他企業所周知的時候，他就能取得額外利潤，額外的剩餘價值。他的商品成本低廉，但他却仍照同樣的價格或稍低的價格來出賣。

然而在通常，單個企業却不能長久享有這種特權。新的技術同樣能為其他企業所採用。因為商品的價值，是被平均的社會——必需勞動所規定，那末技術革新一般地普及，遂使每件商品（例如每部已成的機車，或掘出的一蒲特煤炭）的價值低落。單個企業乃喪失了他自己先前的利益。

遂取額外的剩餘價值，引來了相對剩餘價值的增大，因為牠能使生產工人的生存資料所

必需的勞動數量減少。額外的剩餘價值，僅是相對剩餘價值的一個形態而已。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中榨取的剩餘勞動不存在的

隨着資本主義制度的消滅，在資本家的享受中，來由僱傭工人榨取剩餘勞動也就中止了。在資本統治下所發生的那種意義中，把工作日分為必需勞動及剩餘勞動，乃進到了末路。卡爾就這種原因說道如下：

「排除資本主義的生產形態，容許把工作日限於必需勞動。然而在其他類似的條件下，必需勞動却擴大了自己的範圍。一方面，因為工人的生活條件許要富裕些，他的生活需要許要更多些。另一方面，對必需勞動許要加上那部分現今的剩餘勞動，正是構成社會儲藏基金及積蓄基金所必需的那種勞動。」（資本論一卷五九一頁）

卡爾的這些話，給與了解蘇聯社會主義經濟中事態的鎖匙，在蘇聯，資本家對工人的榨取是完結了的。

在蘇聯的企業中，沒有像任何資本主義工場中那樣的，兩個利益對立的階層。在蘇聯，工場及工廠，鐵路及國營農場，都為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所有。這和伊里奇對他們所稱呼的一樣，牠們是澈底——社會主義類型的企業。

集體農場也是社會主義的企業。牠們不是建基在私有上，而是建基在社會主義的公有上。牠們是在國家的，即在全體國民的土地上來工作，這些土地，是保證永久屬於集體農場的。集體農場生產所應用一部分生產手段，是爲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所有。這是屬於機器——曳引機場的曳引機及複雜工具。但集體農場和工場，工廠或國營農場却不同，牠是屬於集體農場員自身的合作企業。集體農場中也沒有榨取。然而集體農場却是社會主義生產較低發展的形態。由這裏演出了有以社會主義內容充實這種社會主義形態，暴露階層敵人的一切陰謀，執行把集體農場作成布爾利維克的農場，而把集體農場員作成富裕者的任務的巨大任務。

在蘇聯，握有工場及工廠的階層，及在這些企業上支出自己勞動的階層，是同一個階層。在蘇聯的集體農場中，集體農場員自身，是密切地與全國經濟聯絡着的，自己的集體企業的主人。因此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中，剩餘價值的生產沒有也不能有地位。超過他們所領取的工資以上的，工人的勞動所創造的剩餘品，以及集體農場有義務送歸國家支配的那部分生產品，都是用在彌補勞動大眾及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的集體需要上；用於全國的需要上，用於社會主義積蓄的目的上，用於防禦的需要上，用於文化建設及其他等等上。

對蘇聯企業性質的托洛茨基派的中傷

因此關於蘇聯的工業，彷彿不是社會主義的，而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托洛茨基派的捏造，這是鮮廉寡恥的反革命的中傷。托洛茨基主義以這種中傷，來掩蔽自己反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工作的反叛企圖。

關於蘇聯經濟是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自己的捏造，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企圖藉口蘇聯保有貨幣，經營計算，銀行，保有工資的形態用來支持。托洛茨基主義在這下面，把這些工具在資本主義下及在蘇聯所演着的根本不同的機能，是欺瞞地迴避了。托洛茨基主義在這下面，却把最主要的：蘇聯企業的階層本質，蘇聯現存的生產關係的性質隱秘了。

否定蘇聯企業社會主義的性質，是由托洛茨基派不信蘇聯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中推演出來。否定蘇聯企業社會主義的性質，托洛茨基主義支持了關於蘇維埃工業中榨取工人階層的孟利維克的捏造。托洛茨基主義把在這事上的自己的捏造，來用做布爾喬亞反革命的信仰及真理，他很早就成了布爾喬亞反革命的先遣隊。

托洛茨基主義的捏造，其任務是損害工人階層對於自己的力量，對於自己事業的正當的信仰。關於蘇聯社會主義企業是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中傷，其目的是損害工人階層中認自己

是自己國家的主人的那種自覺。

「感覺自己不僅是勞動着的階層，而且是支配着的階層的工人階層，這種階層是會促成奇蹟的。」——約瑟夫在十年以前這樣說過。

主人的感覺，愈益深刻地伸入幾百萬工人及集體農場員的意識中了。蘇聯的工人階層，已經對世界表明了他在促成如何的奇蹟。

三 工作日周圍的鬥爭

這種事
情如
此其多

一八六三年六月，倫敦各報紙在「全因過度工作而致死」的標題下，登過一項記事：二十歲的時裝女工瑪麗安·約克，在皇家時裝作坊做工。正在社交季節。作坊爲貴夫人製造豪華的時裝。急需參加宮中舞會所必需的衣服。瑪麗無間斷的工作了二十六小時半。房間裏面共有三十個人。空氣缺乏。時裝女工是睡在不通氣息的房洞裏，一張床上睡兩個人。瑪麗星期五患了病，星期日就死了。醫生僅能確證，這個少女因在狹隘的作坊中異常長久的勞動而致於死亡。

這種事情，卡爾會引用在資本論裏。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中，這種事情都非常多。資本是踏着因過度勞動而疲憊的男子，女人及小孩的死屍，來完成自己凱旋的進行。

工作！工作！工作！

雄鷄剛剛在啼叫。

工作！工作！工作！

星光雖然透過屋頂在窺望。

工作！工作！工作！

當壓緊的頭腦還不會熱暈的辰光。

工作！工作！工作！

在眼中還沒有昏黑的時候。

是什麼
工作

在多瑪司·姑德的襪衣曲中，這樣表現了資本的僱傭奴隸的命運。

馬一日間只能工作八小時。人能夠工作多久呢？一晝夜為二十四小時。但在每日的一部分時間中，人必須休息，睡眠。在每日的別一部分時間中，他必

須飲食，穿衣及其他等等。這些便是工作日繩肉體的限制。此外，工作日還有精神性質的限制。工人必須有時間來滿足精神的及社會的需要，這些需要是隨同一般文化的成長而增加起來：如看報，讀書，集會，娛樂及其他等等。

但資本對剩餘勞動却顯着豺狼的貪慾。牠不僅突破了工作日精神的界限，而且突破了純肉體的界限。牠劫奪了保全工人生命及健康所必需的工作時間。

「牠劫奪了享受新鮮空氣及陽光所必需的時間。牠擱取了午餐的時間，並儘可能把這種時間包括在生產過程自身裏，可以說對工人加給食料，是把他當做單純的生產手段，好像是對汽鍋加煤及對機器抹油一樣。資本把對於恢復、更新及清爽生命力所必需的健康的睡眠，弄到祇有幾小時剛夠蘇生絕對疲勞的有機體所無條件必需的昏睡。」（資本論三〇一頁）

在別の場合，工作日幾乎是整個的晝夜。工人除取得兩三個小時的微睡

掠奪
工人的
生命

外，他一切其他的時間，都屬於資本公司。這樣貪慾的榨取勞動，以如何的形式反映在勞動人民的生命及生活上，這容易想像出來。例如在英國的紡織工業中，九十年間死去了九代工人，同時，在其他非勞動人民中間，却僅僅更迭了三代。許多國

家中，都有過度長的工作日，這在現代也並不稀奇。

例如在中國，許多工場都是按十六——十八小時來工作；甚至在地下，在煤礦中，工作日也是非常長的。而且不僅對成年男子實行這樣的工作日，對女人及幾乎是幼稚年齡的小孩也都一樣。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卡爾說道——一個階層的閑暇，是使大眾的全生命變成勞動時間為手段而創造出來。』（資本論一卷三〇一頁）

對於工人的壽命，資本是毫不理睬。對資本服務，常有充分數量的工作人手。資本是藉縮短自己的僱傭奴隸的壽命，來提高自己的利潤。牠在這下面，是和貪慾地汲盡地力的農民一樣來活動。『在我以後即令是洪水也不管！』——當對資本指出全區退化的時候，資本就會引用這句話來答覆。牠『對工人的健康與生命是絕無慈悲的。』（資本論一卷三〇七

關於延長
的工作日
的法律

頁）

在資本統治的曙光期，為的強制工人工作很長的時間，是訴諸國家權力的援助。在資本的母國，英吉利，從十四世紀中葉以至十七世紀末葉，頒佈了許

多強制延長工作的法律。

那時對於資本，還沒有過剩的工作人手。人民是不很多的。十四世紀猖獗的疫癘，強有力地縮減了居民的數量。對於農民及手工業者，仍有獨立工作的可能性。在資本手中沒有那種有力的工具，比如機器。飢餓的魔手，還沒有壓緊工人的咽喉。

在三個世紀以上的長期間，國家政權頒佈了許多規定強迫工作時數的法律。這些法律，並準備了殘酷的懲罰，以對付每個迴避對牠執行的人們。最無人道的苛責，是不願工作到被資本稱許的充分時數的那些人們的宿命。

一七七〇年，資本利益的擁護者，提議把受救濟的窮人，關入勞動屋中。這種屋子當然是「恐怖之家」，以便使窮人寧願去替資本案勞動。且在這種「恐怖之家」中，工作日也應當是十二小時。

而在十九世紀，英國工人爲的達到把工作日縮短爲十二小時，當然是奮鬥了好些年，是的，那還只是對於十三至十八歲的少年！

在這時代發生了什麼呢？在英國發生了工業革命。跟着機器的出現，發生了資本主義的

工場。形勢變化了。歸資本處分的，有了充足數量的工作人手。這時經濟的強制，已足擔任迫使工人日夜來勞動了。

藉國家的法律以延長工作日的必要，已經過去了。資本以自己固有的手段，來延長工作時間使達到最後的範圍，已經取得了可能性。「習俗及天性，年齡及性別，日與夜的更迭所立起的種種範圍都破壞了。甚至對於舊律農氏式簡易的關於日與夜的概念，也弄成了這樣曖昧的，使一位英國的法官，在一八六〇年，就必須發揮真正希伯來傳道者的銳敏，爲的在「判決程序」中，來說明什麼是日，什麼是夜。資本舉行了自己的慶功宴。」（資本論一卷三一六頁）

工人階層
縮短工作日的
鬥爭

從這時候起，工人階層求縮短工作日而開始頑強鬥爭。以前，資本家對於工作日範圍的立法規定，是以熱烈的擁護者來出場。這時他們却激怒地出來反對關於工作日的一切法律了。他們號叫着說這些法律破壞了「自由」。在自由

下，他們把自由理解爲資本家對工人無界限的榨取。

「只要被生產的喧噪所昏迷了的工人階層，從新清醒過來達到某種程度，他就開始表示

反抗，並首先是在大工業的母國英吉利。」（資本論一卷三一六頁）

布爾喬亞起初僅是在紙上讓步。從一八〇二年至一八三三年，議會頒佈了五次關於勞動的法律，但對於牠們的執行，一個銅子都沒有兌出過。牠們是擺做具文了。

僅從一八三三年頒佈工場法的時候起，工作日的立法限制纔開始實施。這種法律，是英國工人頑強鬥爭而獲得的。牠限制十三歲以下的兒童勞動爲八小時，由十三歲至十八歲的青年勞動爲十二小時。一八四四年，頒佈了限制婦女勞動爲十二小時的第一次法律。因爲在大多數場合，兒童的與婦女的勞動，在企業中是與成年男子的勞動並行採用，十二小時的工作日，遂普及於工場法所包括的各企業了。一八四七年的法律，更把幼年人及婦女的勞動，限爲十小時。然而這些法律，遠不是包括一切僱傭勞動的各部門。

工場主對工場法表示激怒的反抗。他們訴諸無數的詭計及狡詐，以破壞這些法律。增加幼年人的年齡。發明狡猾的更替制度。曲解法律。權力者，警察，法庭，出版界，都是站在資本方面。工人在頒佈工場法以後，仍要進行求其實施的無間斷的鬥爭。

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根據他們國中工人頑強反抗的程度，跟在英國後面，都次第進到立

法限制工作日的途徑。

法國於一八四八年，頒佈了關於工作日為十二小時的法律，然而這種法律的工作日，其實施得很薄弱。一八七四年，又頒佈了禁止十二歲以下的兒童勞動，禁止十六歲以下的男子及二十一歲以下的婦女做夜工，及限制十三歲至十八歲的少年勞動為十二小時的新法律。

德國於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九〇年間所頒佈的許多法律，限制了兒童及少年的勞動。

俄國於著名的彼得堡普羅列塔利亞大罷工以後，一八九七年，出現了第一次的工場法。工作日規定為十一零半小時。

這種法律，是「俄國工人，由警察式的政府所獲得的強迫讓步。」（海涅奇途集一卷一三一頁）

大戰的前夜，大多數先進國家，都曾經盛行着十小時的工作日；地下工作（在礦坑及礦山中）的工作日，有時是要短些。確實地和這一樣，在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中，是規定了兒童要達到一定的年齡（十二歲至十四歲）以後，纔能在企業中做工。未了，對婦女的勞動，

也實行了若干限制(限制夜工)。



立法限制工作時間走動第一步以後，普羅列利塔亞提出了一個戰鬥的口號：『八小時的工作日』！

在工場，礦山，人民羣衆中遍地高呼起來：

八小時勞動，八小時睡眠，八小時休息！

八小時工作日的口號，是一八六六年美國工人大會及第一國際大會，根據卡爾的提案宣佈的。這種口號，一八八九年，第二國際第一次大會，更再度宣佈了，並列入在大多數工黨的綱領中。

大戰以後，當工人運動的波浪，危及資本主義自身存在的時候，許多國家中的布爾喬亞，都真正地吃驚了。一九一九年，曾於華盛頓締結了一個特別協定，從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日起，在國際規模中相對實行八小時工作日。然而這種協定，只有七個小國的政府批准(比利時，希臘等等)。英國政府表明反對華盛頓協定。在其他國家，這種協定也同樣未見諸實行。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高揚八小時工作日旗幟的唯一政黨，這是康姆主義者。

現代資本主義各國的工作日

現今在資本主義各國，布爾喬亞又從新訴諸延長工作日——這種有經驗的手段，來提高自己的利潤。甚至在恐慌的年代，這種趨勢也沒有變更。失業者大眾由於缺乏工作，而被委諸飢餓。同時，留在生產中的勞動者，又因過

度的勞動，使精力都榨枯了。

卡爾指示過，恐慌並不能暫時停止資本家延長工作日的傾向。

「在恐慌的時候，生產中斷了，工作是僅在「不充分的時間」中來完成，一星期只做幾日吧了，自然，這絕對不會變更延長工作日的傾向。事業收縮得更大，則由所經營的事業而來的利益必更多。繼續工作的時間能愈少，則所成就的剩餘勞動時間必愈多。」（資本論一卷二七五頁）

對這種議論，卡爾由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的恐慌期間，及一八六一年——一八六五年棉花飢荒中，列舉了許多實例。現今的恐慌，更完全確證了這種議論。

這是無數例子中的一個例子。鄰近波蘭的波齊拉里，有一個不大的工人城市荷得則文。

牠位於美好的地點，環繞着樹林及白雪蓋滿的小山。城中有七千居民；其中有五千人是失業者。然而有幾個工場仍在工作着。其中最大的，是這兩個工場：磁器工場及陶器工場。百分之四十的工人，一日不過酬報一個『齊羅特』（波蘭的銀幣，約等於二十一個科比。合中國兩角以下。）工人，女工及童工，每日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時。當有責成限期定貨的必要的時候，工作日延長到十六小時。

在工人階層的反抗比較薄弱的國家，延長工作日更達到特別大的程度。例如日本五金工人中的工作日，平均是對於鑄造組的工人爲十一小時四十一分，軋鐵工人爲十一小時三十四分，製坯工人爲十一小時三十一分，鍛合工人爲十小時二十四分，機器製造工業的工人爲十小時三十分。

神戶——日本的工業中心之一——所舉行的調查指明，九個企業的工作日爲十二小時，二十個企業的工作日爲十一小時，其他企業的工作日也都不少於十小時。

現代資本主義各國，最普遍的是十小時的工作日；在許多部門中，工作日達到十二小時。在殖民地各國，榨取殖民地的奴隸，更不知有界限。例如在中國，十六至十九小時的工

作日，是毫不希奇。

社會主義
國家
的工作日

一九一七年十月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後，蘇維埃政權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是樹立八小時的工作日。對未成年人的工作日限為六小時。對婦女——女工實行了種種的減輕。（產前產後的休假，對贍養母親的特惠。）

社會主義建設的愈益成功，揭開了縮短工作日到七小時的可能性。在「十月」的第十週年，蘇維埃政府採取了關於七小時工作日的有歷史意義的決定。這種決定完全實現了。牠是社會主義偉大的收穫之一。

關於七小時工作日的蘇聯黨的決定，是受到了反革命托洛茨基主義的攻擊。托洛茨基主義者，帶着醜惡的誹謗來出場，以為這種決定，是有「煽動的」性質。他們在這種場合，依然表明了自己是布爾喬亞從僕的取消的本質。

同時，當資本主義各國的布爾喬亞，一步步地由工人奪去他們長年鬥爭的成果的時候，社會主義國家七小時的工作日，是對於只有社會主義革命，纔能對工人階層帶來解放的最鮮明的確證。

蘇聯七小時的工作日，對於勞動者文化的成長，對於他們能力及才幹的發展，開闢了巨大的可能性。蘇聯勞動大衆物質富裕及文化水準的巨大提高，光輝地昭示了社會主義的成功。

四 由手工業到資本主義的工場

克虜伯商號——是德帝國主義主要的軍火工廠之一。在牠的工廠中製造大炮和子彈，鐵甲車和坦克車。幾十萬工人，日以繼日地在牠的礦山及礦坑中，鑄造廠及軋鐵廠中勞動着。

克虜伯商號，存在了一百二十五年。當牠開張的時候，還沒有也不能想到現代巨大的鑛礦爐及巨大的鍊鋼爐。這是不大的手工業作坊，其中只有幾十個學徒及職工在做工。無慈悲的榨取好幾代的工人——這是由小作坊變爲巨大企業的「不可思議」的祕密。政府的有利定貨，許多次戰爭中「愛國心」的利潤，在這裏演着不小的作用。幾十萬精疲力竭的工人，幾百萬戰爭上的殘廢者——這都是克虜伯工廠站立起來的基礎。

俄國資本主義的工業，又是怎樣成長了呢？這種帶有可驚嘆的歷史的真實的過程，在高

爾基光輝的著作中反映出來了。吝嗇的及狡猾的人們，開始從事收買家庭手工業者的出品。他們以種種正當的及不正當的方法，替自己貯蓄了財富。經過若干時期，以前的收買者建築了工場。這時他成了工場主，在他的工場中，有成百成千的僱傭工人在做工。

個別資本家發祥的地方，也就是全體資本主義發祥的地方。我們已經看到，資本的原始積蓄是怎樣進行了。發生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條件，是用劍和火創造出來的。在勞動大眾的血汗豐富地灌溉着的地盤上，發生了資本，並進行了社會生產全部制度中的根本變革。代替用手工的小生產，牠建起了奠基於機器生產上的大規模的資本主義工業。

在資本主義少壯及繁盛的時代，替自己帶來了社會生產力巨大的成長。不是為社會的福利，而是為資本家的利潤，牠創造了那時前所未有的技術，巨大地擴張了人類對自然的權威。資本主義時候生產力的發展，其目的是提高榨取工人的程度。資本主義來奮起巨大生產力的活躍，是為的提高資本所剝竊的剩餘價值的規模。資本主義下技術的發展，是生產相對剩餘價值的強有力的手段。

「分析了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卡爾研究出了資本主義提高勞動生產性的三個主要的歷

史階段：(一)單純合作，(二)分工及手工工場，(三)機器及大規模工業。」(伊里奇卡爾恩格司卡爾主義二八頁)

現在我們進一步來研究這三個階段。

單
純
合
作

資本在其發生的時候，無論在農業中，或是在手工業及家庭手工業中，都是遇着小生產。資本是從榨取現存的小生產來開始。僅在以後，牠纔帶來了生產方法本身的根本破壞。

小生產者落入了資本的權威下。他們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性。並成了僱傭工人。當資本同時佔有比較多數的工人，及在大規模中組織了生產的時候，資本主義的生產於是開始起來。這種勞動形態，就是單純合作。(合作，在字義上是意義着協力。)

「由細碎的小生產中，成長了資本主義的單純合作。」(伊里奇全集第三卷二七四頁)

在第一個時期，勞動工具是保留不變的。在這裏，單純的合作，就和先前獨立分散的生產者的制度比較說來，是不更少意味着勞動生產性的成長。

個別工作者間的個性差異，於非常多數的工人同在一個企業中的時候抹平了。這時生產

及銷售取得了調節性。

共同勞
動的
生產力

全隊騎兵的襲擊力量是一回事，把牠的騎兵個別地分散起來的襲擊力量却是別一回事。步兵聯隊的抵抗力量是一回事，相當數目的個別步兵的抵抗力量却是別一回事。確實和這一樣，個別工作者的單純結合，就能提高勞動生產

性。

共同勞動能惹起競爭，與奮生命力，提高個人的工作能力。『因此這十二個人，在一個共同的工作日的一四四小時的期間中，較之十二個每人工作十二小時的孤單工人，或一個工人在十二個繼續的工作日中，能生產非常更多的生產品。』（資本論一卷三七一頁）

在單純合作的性質中，能夠舉出一行人傳遞重量（例如磚頭）做例。誰也知道，對於這種事務，較之由各人單獨來搬動磚頭的時候進行得更便利。例如開鑿運河，建築堤壩等等全系列的工作，缺乏許多工作人手的共同勞動，一般都是不能實現的。

單純合作——這是共同勞動最單純的形態——已經給與了資本家有在房屋，燈光，倉庫，及其他等等上取得節省的可能性。一個能容納二十個人的作坊的開支，較之一個人在其

中工作着的二十個作坊的開支是更低廉的。

資本指
揮生產

因資本產生了單純合作。但輪到自己，單純合作又充當了擴大資本權力的基礎。『個別的提升家能自己管理自己，樂隊却必需有一個指揮者。』（資本論一卷三七六頁）

零散的生產者，能夠彼此不依存而工作。現在却不能那樣：他們必須有一個總的指導。他們隸屬於資本，因此不能在自己手中親自握有指導權。

『資本家在生產領域上的指揮，現在是恰好如同戰場上司令官的指揮一樣，成爲必要的了。』（資本論一卷三七六頁）

勞動過程中的合作，在資本主義以前就有了地位。牠在生活於原始——共產制度下的狩獵民族中，早就遇到過。然而資本主義的合作，却根本不同於以前的各種形態。牠是和獨立生產者的小生產對立着。牠成了握在資本手中的巨大力量。

在單純合作的時候，共同地工作着的人們，執行着同樣的工作。在這種合作後一階段的時候，是個別的人們執行着不同的工作。實行了分工。

分與工
工與手
場手工

「在手工生產的基礎上，除分工的形態以外，不能有別樣的技術進步。」（伊里奇全集三）

建基在分工上的合作，叫做手工工場。

在日常生活中，俄國常常使用“manufactory”（即手工工場）一字，用以表示紡織商品，布匹之類。這種祕密，是因為紡織生產，特別是織布事業，是由單純合作轉到手工工場的分工最初的一個部門。「手工工場」一語，按字義是意味着「用手的勞動」。

手工工場，是意味着勞動生產性的發展中前進的一大步。這裏是一位那個時代的人，記述扣針手工工場的勞動過程如下：「一個工人把鐵絲打直，別個工人把牠磨平，第三個人把牠切斷，第四個工人把牠磨尖，第五個工人把牠一頭彎圓，以便配上扣針頭。輪到製造扣針頭，也分做兩三次個別的手續，一次手續是把牠安好，別次手續是把牠擦光。甚至把扣針包裝在匣子裏，也是特別的手續。」

帶有十個工作者的手工工場，一日生產了四萬八千枚扣針，所以每個工作者，每日合四千八百枚。其間 沒有分工，一個工作者一日連二十枚扣針都不能做好。這樣看來，手工工

場的分工，在這種場合，給與了勞動生產性的提高，是不少於二百四十倍。

分工是以如何的形式來提高牠的生產性的呢？是使每個工作者，在某一種手續上專門化起來。這種專門化，使工作者畸形起來，並把他們做成了畸形者，但同時却提高了他的生產性。而且，勞動也成了更緊張的：工作者以前由這種手續轉到別種手續所費去的時間，現在都成爲有用的勞動了。最後，專門化不僅包括工人，而且也包括了他的工具：這些工具都被改善了，更適合於對牠們所預定的那種手續了。

手工工
場的兩
種起源

手工工場是由兩種途徑發生起來。第一種途徑，是爲資本家把先前獨立
的，及製造物體各部分的許許多多的手工業者，在自己的作坊中結合起來。

「例如馬車，是許多獨立的手工業者：車廂製造者，馬鞍製造者，裁縫匠，鐵匠，銅匠，車木匠，絲穗匠，玻璃匠，畫匠，漆匠，鍍金匠等等人的勞動總生產品。製馬車的手工工場，把所有這些各種的手工業者，在一個作坊中結合起來，使他們在這裏同時地來完成自己的工作。」（資本論一卷三八二頁）

第二種途徑，是爲在資本主義作坊內，手工業者間的分工，這些手工業者中的每一個

人，以前都是獨立地來製造該種物體。

「紐連優製針行會的職工，是為英國製針手工工場的基本分子。但在那時，每個紐連優的手工業者，一個一個地來生產，能有二十次的手續，在英國的手工工場中，彼此輪流來工作的二十個手工業者中的每一個，僅僅執行二十種手續中的一種，其間，依照經驗的指示，還能把這些手續，當做個別工人專門的機能，愈益細分，拆開，特殊化起來。」（資本論一卷三八四頁）

手工工場的時代，是由手工業及小生產到大規模機器工業的過渡。手工工場和手工業近似，是因為牠的基礎仍為手的技術。

手工工場
是過渡的階段

「當做手工工場的基礎的手工生產的保存，這是說明手工工場的比較不動性，在牠與工場對比的時候，這種不動性更特別刺眼。分工的發展及深化，是進行得非常緩慢的，因此手工工場，把一度採用過的形態，保存整整的幾十年

（甚至幾世紀。）」（伊里奇全集三卷三三二頁）

手工工場與工場近似，是因為牠是屬於資本的大規模的設備，工人大眾對資本是陷於完

全的服從中了。手工工場，是在準備着過渡到大規模的機器工業。在這種關係中，特別重要的有兩種情形。

『第一，只有生產過程分解為許多最單純的純機械的手續，給與了引用機器的可能性。機器最初是適用到最簡單的手續，逐漸地纔佔有了更複雜的手續。』

『必須特別着重說出的第二種情形，就是手工工場養成熟練的工人。』（伊里奇全集三卷三三三頁）

手工工場沒有能力把社會生產整個包括在牠的範圍以內。牠寧是上層建築——基礎是和先前一樣，仍是小生產。牠也不能澈底來改革生產，因為牠的基礎仍是手工。

『牠固有的窄狹的技術基礎，進到一定的發展階段上，遂與牠自己所創造的生產需要相矛盾。』（資本論一卷四一七頁）

過渡到機器工業，纔把這種矛盾解決了。只有在使用機器來生產的工業中，資本纔找到了對於牠的本性及牠吸取剩餘價值無厭的豺狼似的貪慾相適合的基礎。

『由手工工場過渡到工場，是象徵着技術的完全革命，這種革命，覆沒了職工幾世紀所

由手工
工場
到工場

獲得的手的技巧，但在這些技術革命後，不可避免地會進到社會生產關係最急激的破毀，人們在生產中所參加的各種集團間澈底的分裂，傳統性完全的打破，資本主義一切陰暗面的銳化及擴大，但同時，勞動也就因資本主義而廣大的社會化。」（伊里奇全集三卷三五三頁）

資本主義創造了有『剩餘價值的生產手段』（卡爾）的資格的機器。但大規模機器生產的技術，巨大地擴張了人類對自然的權力。當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勝利以後，機器工業遂成爲社會主義的基礎。

機
器

造出大規模的工業革命，是由勞動工具出發。這些勞動工具就是機器。種種發達了的機器體系，都由三個部分所構成：原動機，傳達機及工作機或執行機。機器巨大地擴張了手的勞動下因人體器官限制性而來的那種範圍。

人有兩手兩足。機器却以大多數的人造器具把他武裝了，這些器具把他的兩手延長了。

『工業革命是由機器出發，代替在同一時間只能作用於一個工具的工人，而爲一舉能轉動許多同樣的或同類的工具，及以無論何種形態的單一動力來發動的機械。』（資本論，卷四

而且機器生產，更開闢了利用蒸汽動力的可能性，而以後更有利用電氣動力的可能性。對人類的勞動服役上，引來了幾百萬的機械奴隸。手的工具遂讓位於工作機。當做動力的人類遂讓位於自然力。

最初的機器，是由使用手的勞動的手工工場中生產出來。然而不久就出現了生產機器的機器。那時機器生產纔取得了堅固的基礎。

機器的发展，是趨向於逐漸代替人類的手來進行的手續，而為用機械來進行的手續。自動的機械和機器。逐漸獲得了重要性。

資本主義的機器工業，是由英國開始。英國於十八世紀最後的三十年間，生產方法實行了根本的革命，這種生產方法，是代替手工工場中手的勞動，進到工場及工廠上的機器生產。

英國工
業革命

英國是那時最先進的國家。這裏更尖銳的感覺到有新的生產方法的需要。許許多多的發明，發現了轉到機器生產的可能性。

一七六四年，得會司·哈格里夫司發明了紡績機，他把這種機器，照自己妻子的名字，稱爲『得會里』。次年鐘表匠瓦特，創造了他的蒸汽機最初的模型。一七六九年，理髮匠亞爾克賴特，發明了水力紡績機。同年，瓦特建造了最初的蒸汽機。一七八〇年，克朗登發明了繆爾機。一七八二年，出現了瓦特的兩用蒸汽機。一七八四年，發現了冶鐵的新的精鍊方法。一七八五年，卡爾特賴特發明了機械織機。一七九〇年，發現了鍊鋼的新方法。

工業革命，以根本的形式改變了國家的一切外觀。革命以前的英國，是農業國家。數十年間，遂長成了巨大的城市。發生了大規模的工場，英國起來對世界各國輸出工場出品了。發生了許許多多蒙受慘酷榨取的，在無間斷的飢饉的威脅下被委諸強制勞動的苦痛的，工業的普羅列塔利亞。

刀子有
沒有罪

逃更斯在一篇故事中，說到一個被告發有殺人罪的著名無賴漢，在法庭前面供述着如下的話：『諸位陪審官！誠然，這個商人是我截斷了咽喉。但這不是我的罪過，而是刀子的罪過。難道由於這樣一時的不痛快，我們就放棄刀子的使用嗎？然而你們想想！沒有刀子能有什麼農業和手工業？在外科醫術上牠不是帶來了

救助嗎？牠在解剖學上沒有教過嗎？而且，在愉快的宴會中，能不盼望這位助手嗎？廢棄刀子，你們就把我們擲到最深的野蠻中了！」

資本家及其忠僕，聽到說資本主義大工業帶來了無數災禍的時候，就會在這個強盜的精神中來答覆。他們會聲明：「難道我們由於這種一時的不愉快，就拒絕機器嗎？」

但在殺人罪中，有罪的不是刀子自身，而是手中握住刀子的那個人。確實和這一樣，勞動大眾的災禍，有罪的不是機器自身，而是應用機器的資本主義制度。



在資本主義的曙光期，機器的出現會受到工人無情的反對。機器剝奪了從事勞動的工人大眾的一小片麵包，並把他們委諸慘酷。餓死。破壞機器，由地面上把牠們剷除，這就是最初的抗議形態。

在機器的母國英吉利，幾十年間曾發生了多次反對機器的進攻。一七五八年，造成了最初的以水力來運轉的剪毛機。這架機器，被幾百個失業者焚燒了。當亞爾克賴特的機器出現的時候，有五萬人向議會請願把牠毀滅。

十九世紀初葉，採用機械織機更有特別悲慘的結局。

「全世界的歷史，都不會給與較之緩慢的，延長幾十年的，最後終於一八三八年所完成的，英國手織工的破滅有更可怖的景象。他們中有許 是餓死了，有許多是長久地帶着自己的家族，一天以二個半便士苟活下去。」（濟本論一卷四八三頁）

機械織機在英國普及，不僅是英國的織工喪失了飯碗。牠更把受不了英國廉價布匹競爭的印度幾百萬織工破滅了。「印度的平原，佈滿了綿織工的白骨。」——那時在官廳報告中這樣說過。

「機器破壞者」的廣大運動，於十九世紀最初的幾十年間，於英國展開了。運動的領導者之一，是織工列得·魯德；這次運動，是用他的名字，在魯德運動的名稱下編入了歷史。

不久工人大眾就理解了，他們的敵人不是機器自身，而是應用這些機器的資本主義制度。工人貧窮的起源不在於機器，而在於資本主義的應用機器。

把兒童的鮮血變為金屬貨幣

「既然機器使肌肉力量成為多餘，牠們遂成為應用缺乏肌肉力量的，或是帶有體格未成熟的發育，但帶有更敏捷的肢體的工人的手段了。因此婦女及兒童的勞動，是資本主義應用機器的第一聲。」（濟本論一卷四四四頁）

機器的勝利進軍是從紡織工業開始。正是在這種部門中，來開始猛烈奪取排斥着男子的勞動力的婦女及兒童。

應用婦女及兒童的勞動，對資本家是非常有利的。現在資本家付給工人全家——工人，他的妻子及兒女——的數目，大體還是資本家以前應當付給工人一人的數目。至於悽慘地增大了兒童的死亡率，傳播了兒童的疾病，破壞了未成年人這一代的教育及訓導，資本家却漫不關心。

在立法限制兒童的勞動以前，在紡紗及織布工場中，幾乎不等兒童開始會走的那種年齡，他們就開始做着種種輔助的工作。但在頒佈限制兒童勞動的法律以後，工場家找到了許多的方法，來破滅這些法律。例如在報紙上刊登這種廣告：『徵求二十個小孩，他們的年齡不得小於十三歲以下。』這種秘密，是為英國限制十三歲以下的兒童勞動為六小時。

卡爾在資本論中說到，在倫敦的一個區域中，這裏是集中着絲織工業的，每星期一及星期二早晨設立有公開的市集，父母在這裏把他們九歲的兒女，交給絲織工廠僱用。

把小孩賣給工場，現時在日本及中國依然廣大地在實行。

在印度勞動狀況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中說過：

「在若干企業中，能夠遇到五歲以下的兒童，這些兒童，是對於吃飯都沒有必要的休息，往往每日工作十至十二小時。」

在毛氈工業中，在硝皮作坊中，在大農場中，都正常地應用五歲，六歲及七歲的兒童勞動。

在帝俄，兒童勞動是對於工場家的金窖。伊凡諾夫·霍齊列生斯基的工場中，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人，是兒童及二十歲以下的幼年人。把光身赤脚的男孩及女孩用來掃地，擦齒輪，以及替工頭沽酒。

在革命以前的俄國，拉絳夫的勞動是普遍的。牽着繩索，拉絳夫長長的一行，沿着河岸進行，以自己筋肉的力量，來拉動沉重地滿載貨物的船隻。這種勞動是特別艱苦的，而且酬報得很少。只有最落魄的農民——窮人，對他沒有

別的出路，纔會去拉絳。

也許能夠設想，以為在機器的世紀，這種不合理的掠奪人類的勞動力，只能在窮的，

落後的，無智的俄國纔是能想像的。然而這却不是那樣。

「在英國，對於沿運河的小船拉絳及其他等等，有時代替馬匹，更多使用婦女，因為對於生產馬匹及機器所必需的勞動，是有數學上一定的量的，而由過剩人口中，維持婦女所必需的勞動，是比種種計算都更合算。因此無論什麼地方，都不會較之機器的母國英吉利，更寡廉鮮恥的在種種小事上浪費人類的能力。」（資本論一卷四四三頁）

資本主義
應用機
器的界限

礙。

這裏我們看到，資本主義不僅是產生了機器。牠却更成了對機器應用的障礙。採用機器，只有當能對資本家提高利潤的時候，這纔對資本家是有利的。

但遠不是在一一切場合，當採用機器是能節省勞動及減輕勞動的時候都有利。

假定一架值一百小時的勞動的機器，能代替一百五十小時的手的勞動。那時採用機械對於社會許是有益的。但資本家却不這樣來判斷。由所節省的一百五十小時的勞動中，他僅報酬了七十五小時；其餘的一半——剩餘勞動——他任什麼也沒有支出。但在機器後面，他許是要來償付全部價值——一百小時的勞動。採用機械對他是不利益的。

因此，甚至在機器的母國英吉利，最粗野的肉體勞動，仍沒有用機器來代替，這尤其是在勞動力低廉的部門裏。勞動力愈低廉，資本家則更少傾向使用機器來節省勞動。在中國，勞動非常低廉。因此這裏對那種在別國早已通行的機器也都沒有採用。

在資本主義的時候，機器的應用，是能和各種部門中最落後的技術相處着。工場使建基於落後技術上的，最可憎的榨取形態復活起來。資本家把生產產品的許多部分，發給在家裏製作，這常常是更有利的：在婦女及兒童，從清晨以至深夜，從事着的家庭勞動貧乏的代價下，這比較在工場中裝置補充的機械是更低廉的。

只有社會主義革命，纔突破了資本主義應用機器的界限，並開闢了技術空前進步的廣大道路。



機器對於提高勞動強度，展開了巨大的廣漠。在同數的小時中，工人比較先前支費了非常更多的勞動。他在一個工作的小時中所生產的價值增大了；落入資本家口袋中的剩餘價值也增大了。

在機器生產下，勞動強度因機械速度加快而提高起來。工人爲的與機械迅速的速度合

拍，要非常緊張地來做工。誰不能合拍，誰就滾蛋。在別種場合，資本家努力使用特別的報酬方法，來激勵工人愈益緊張的工作。

過度的勞動強度，反映在工人的健康及生命上，和過度長的工作日一樣，是同樣有害的。當工作日的長度為法律限制了的時候，資本家在無限提高勞動強度中，替自己尋到了美好的出路。在大多數資本主義的企業中，勞動強度都如此其高，使工人老早就喪失了自己的工作能力，老早就衰老了，染到了種種疾病。提高勞動強度，是使資本家提高對工人的榨取程度，增大工人的奴隸化的有效方法。

資本主義
應用機
器的矛盾

機器縮減了勞動。在資本主義的時候，牠却成爲延長工作日強有力的手段。牠代替了幾十幾百的工人，把他們擲到了街頭。資本家運用機器毀滅了工人的反抗，並惡化了勞動條件。

機器節省了勞動。在資本主義的時候，牠却成爲掠奪活勞動力的手段，因爲在喪失了工作能力的工人的位置上，即刻很方便地就出現了別個工人。

機器減輕了勞動。在資本主義的時候，牠却成爲艱苦勞動的工具。對於機器服役，常常

不需要任何特別的教養，任何特別的能力。資本家把工人的妻子兒女，都捲入生產中了。妻子及兒女的勞動，是乞丐般報酬了。

機器是人類與自然鬥爭中的人類的助手。在資本主義的時候，牠却成爲榨取者反對被榨取者的鬥爭中的榨取者的武器。

『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一切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法，都是藉剝削個別工人來實現；一切用來發展生產的手段，都變爲奴役及榨取生產者的手段，傷害工人，把他作成殘缺人，使他對機器屬於附庸的地位，跟着勞動的苛痛，消失了他的內容，在科學當做獨立力量加入勞動過程的那種程度中，把勞動過程的精神能力由工人分開了。牠們變壞了工人的工作條件，在勞動過程期間，使他們隸屬於最卑鄙的可憎的專制，『使他的生命的全時期都變爲工作時期，把他的妻子及兒女，都擲在資本的德查格爾那烏特（註）車輪下。』（資本論一卷七三九頁）

註：德查格爾那烏特，是印度威式姆神殿的名稱。在尊崇這位尊神的祭祀的時候，是要呈獻『一列德查

格爾那烏特馬車』的。在這種馬車下面，倒下了許多狂信的朝拜者，他們都在牠下面被碾死了。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日本的一家報紙，登載過如下雄辯的記事：

資本主義
的工場
是奇觀
的拷問室

「警察拘禁了一羣少女，她們總共是十個人，雖然寒冷，她們却穿着夏季的衣服在流浪着。在訊問的時候，述明了她們是由紡織工場逃出來的，因為不能再忍受這個工場帶有十五小時無休息的工作日，及醜惡待遇的嚴酷制度。這

些少女對於回工場的勸告答覆道，寧死還更好些。」

資本主義對於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沒有絲毫慈悲的。工人的生命，對於資本家是最廉價的商品。這種商品，對於他是一文不值。在由組織中死滅了的及退出了的位置上，即刻就出現了其他幾個滿心願意代替他的人。

一位遊歷了意大利的記者寫道：

「我參觀了一個棉織物工場，我有理由，把牠認為是這個總共配置有四十萬紡錘的，康採思（Concorn）範圍內的典型。溫度在四十度以上，濕氣是好像在霧的環抱中一樣，只要隔開一米突的距離，就什麼都是看不見的。空氣中帶有焦油的臭味。在這種惡臭的空氣中，懸浮着無數棉花的纖維。牠們侵進了鼻孔，侵進了咽喉，雪花似的落在衣服上。這些人們，他

們的皮膚在工場外當然幾乎像非洲的黑人，手和脚上都都蓋滿了這些白花。

在我和企業所有者的談話中，我說到勞動條件。但他不讓我說完。

——您究竟是說到什麼？——他問道。

——我是說到在你們企業中從事的工人的生命。

他用微笑來答覆，藉以對於關心這類小事的我表示遺憾，並說出一句極短的話：

——生命？在印度，生命是不值錢的商品……」

但工人的生命不值錢，不僅是在殖民地的印度。他在最富的資本國家，也是同樣的廉賤。關於這事，特別是在無數的不幸事故中證明出來了。

不幸的事故，在大多數的場合，都是由於資本家罪過的節省保障安全的資金纔發生出來。牠們犧牲了好幾百個資本奴隸的生命。

「格列司霍爾得」，——是英國北威爾斯的一個最大的，最老的煤礦。在這個礦中發生爆裂的時候，是在一九三四年，並死了二百六十五個礦夫。

事變後所舉行的「格列司霍爾得」煤礦的專門調查，指出了英國的煤炭工業中的技術是

如此地落後。企業者由於節省的目的，拒絕採用對不幸事故鬥爭的，保護勞動所必需的改良。

可怖的事變，是煤礦中極劣的勞動條件的確證。考查煤礦夫的死亡，有各種多樣的形態：他們有的是燒焦了，有的因爆炸力粉碎了及炸成幾塊了，有的因瓦斯窒息死了。倖免於這些的人們，也在黑暗的煤礦中因飢渴而倒斃了。

在爆炸以後，「格列司霍爾得」煤礦是長期關閉了。最近纔有一羣煤礦夫，他們是憔悴的失業者，帶着絕望的冒險下入「恐怖的洞底」，以試驗有沒有重新開發礦坑的可能。

在一首德國織工的舊詩中，以如下的形式，反映了資本主義的工場，對於工人是如何的一種地獄。

這裏是過着忘却光明的生涯

這裏是拷打的刑房，

這裏有無數沉重的嘆息，

這裏有過分痛苦的眼淚……

資本主義工場上關係的本質就是這樣，「在資本主義下，工人把工場看做監獄。」（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一八五頁）

被恐慌的迫害所困壓的，現今朽廢了的資本主義制度，常常公開地敵視技術的進步。資本家及其學術從僕，常常企圖這樣來表現事實，彷彿一切的不幸，都是機器的罪過。說是在世界上機器——這些鋼鐵的怪物——繁殖得過

多，牠們遂剝奪了善良的人們的工作。說是因為這些機器造出了過多的生產品——遂使這些生產品無處銷售。

然而工人知道，不是機械自身帶來了失業，恐慌及其他等等。原因却是帶有最深刻矛盾的資本主義制度。

在自己少壯及繁榮的時代，資本主義曾經引起了人類社會生產力巨大的成長。在資本主義發生以前，沒有也不能想到現代帶有最高技術的大規模工業，現代的運輸及交通工具。資本主義會把埋在地球內部的巨大財富，引到生活中來。牠創造了強有力的技術，這些技術把人類的勞動減輕了好幾倍，並擴大了人類對自然的權力。

現代的技術，把勞動生產性提高了百千倍。這裏有若干的實例。

工人用手的方法，一日能夠製造四百五十塊磚。現代的製磚機器，每個服役的工人，一日能製出四十萬塊磚，即是大約多了一千倍。

手磨坊，一晝夜能磨出二百至三百啓羅格蘭姆劣等的麵粉。美國明亞潑里斯的現代磨粉機器，每個工人一晝夜能生產六百萬啓羅格蘭姆上等的麵粉。即是大約多了兩萬倍。

現代的製鞋工場，對於一個工人六日間的生產性，比較從前一個孤獨的工人在同樣的期間內所能生產的一雙，而給與了八十三雙靴子的規模。

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却被資本主義用於一個階層猛烈榨取別個階層了。最完善的生產手段，却被資本主義制度在由工人階層榨出剩餘價值的，最完善的手段中來利用了。追求利得，追求利潤，這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動機。增大利潤，這是資本家採用新技術的目的。

因此生產力的發展，在資本主義下，是意味着對工人階層榨取的愈益增大，及藉廣大羣衆的貧窮化，使少數一羣本資家愈益富有。但同時，資本主義却創造了帶有高度技術的巨大

企業，這些技術，把人類勞動的技術武裝擴大了好幾倍，準備了普羅列塔利亞所爭取的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資本主義的歷史機能，就在於在這種對於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勝利的，必要前提的準備裏。

從自己最初的一步以至自己的破滅，資本主義都是在矛盾中發展。

「資本主義是進步的，因為取消了陳舊的生產方法，並發展了生產力，同時却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牠阻礙了生產力的成長。」（伊里奇全集十五卷六頁）

資本主義制度的這種矛盾性，在現今資本主義衰落及崩潰的時代，達到了非常的尖銳。布爾喬亞中間，在現代恐慌的條件中，都大大的樂意利用種種由機器勞動回歸手工的妄想。並常常把這些敵視進化的妄想實施起來。在美國，那裏把許多開鑿機及挖泥機都放着不用，而在社會工作上，却把幾千人安派在使用鐵鍬及鐵鋤的手工上。在這種事情中，蘇聯是世界唯一的國家，那裏在進行着不倦的工作，以新的最完善的技術，注入一切經濟部門。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在高舉着技術進步的旗幟。

五、僱傭勞動的奴隸制度

無論什麼，都不曾比對於貧的和富的，飽的和餓的，寄生者和疲困勞作的工人，加以「平等」解釋的布爾喬亞的虛偽更可惡的。事實上，飢餓的魔手迫使工人對資本家奴屬，這較之幾十項最嚴峻的法律所能做到的還更強固。卡爾說道：

「羅馬的奴隸，對自己的所有者是用枷鎖來鎖着的，僱傭工人，對自己的所有者却是用看不見的繩索來束縛着的。」（資本論一卷六四八頁）

但這位所有者却不是個別的資本家，而只是資本家階層。實際上，工人能夠脫離一個資本主義的企業，但只好落入同樣是屬於資本家的別一個企業。

資本家在數年以前，在爲反對強制勞動而戰鬥的旗幟下，曾公開進攻蘇聯。很難想到有某種事情，能比較現代的奴隸所有者，在爲自由勞動而戰鬥的旗幟下，來進攻世界唯一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國家還更可惡的。蘇聯，是世界上結束了僱傭勞動的奴隸制度的唯一國家。在蘇聯，廣大的勞動羣衆，在人類歷史中，第一次取得爲自己，爲社會主義制度的利益，合

理及自由勞動的可能性。在蘇聯，無論被榨取者，無論被榨取者，都沒有了。

在一切資本主義世界，勞動大眾是被看不見的枷鎖，對疲憊的，討厭的勞動束縛着的，這種勞動的成果，是用來使他們愈益奴隸化，用來鞏固資本主義的奴隸制度。替少數一羣的寄生蟲創造了無數的財富，工人，身却愈益陷於飢餓及被剝奪。「監工者對待奴隸的鞭子，代替為管理人的罰金簿。」——卡爾就資本主義的企業這樣說過。無疑地，管理者的罰金簿——這是流浪街頭及由失業致死的永久威脅——對於現代束縛於資本的工作者，和監工者的鞭子比較起來，是顯着同等嚴肅的效力。

資本國家
中的無
掩蔽的
奴隸制度

但監工者的鞭子，在現代資本主義各國，也決不是古董。資本在「自由」的僱傭勞動上，是十分獲利了，但在條件適宜的地方，牠却也絕不嫌棄真正的奴隸勞動。

在最先進的資本國家中，却繁榮着道地的奴隸制度形態。例如在英國，約有三分之一的失業者，不能由國家領到補助金。他們是投向到所謂的社會救濟局，工人宿舍，或工人營房。但一切這些機關的章程，要領取救濟，就必須工作相當的時間。

在經濟恐慌的條件中，布爾喬亞特別樂意在種種「義務勞動」的形態中，首先是對失業的青年，來採用最真實的強制勞動。在德國「義務勞動」營中，有幾十萬青年工人在兵營制度的條件中生活着；在艱苦的工作後面，他們取得十分貧乏的報酬。德國的法西主義，同時對營中的人員加以軍事訓練，由他們，對自己的軍事冒險者，準備好了塔炮眼的人肉。

在美國，廣大地擴張了黑人的奴隸勞動。這裏統計約有一千二百萬黑人；他們大多數是工人和小農。在一八六三年形式上的廢止奴隸制度以後，大多數的黑人——工人，却仍都陷在對自己主人的奴役隸屬中。

在南部各洲，地主在收集新收穫以前，對黑人家族，給與小片土地，食糧，種子及農具。佃租者就必須把全部收成送給地主，地主以買得的貨幣，來彌蓋自己支付的價值。但地主常常對黑人欺瞞及錯算，以便使黑人對自己的主人，陷於不能償清的奴役中。

倘若黑人收穫了一百包棉花，牠在市場上能賣得六百美元，那末地主就對他要求八百美元，彷彿他對黑人就是支付了八百美元。假定黑人把自己全部收入都送給了他，那末黑人無論如何却還留有二百元的債務，並被迫照先前的條件來更換契約。這種欺瞞，一年年地重複

下去。當黑人訴諸法院的時候，却誰也不聽他的：白人的話，是不容黑人的話來反駁的。

當地主需要勞動力的時候，他只要對地方法院送一張申請書，以後警察就會捕來必需數目的工人——黑人。對逮捕者提出一切可能誇張的罪名。法院對他們判處罰金，並把沒有支付罰金能力的黑人，迫使去對地主服奴役，地主納入對他們所要求的款項，以後由他們的工資中來扣除。

強制勞動，在殖民地是採取着最可怖的形態，那裏的帝國主義者，把土著居民變成了道地的奴隸。在礦山及礦坑上，在大農場上及道路上，殖民地國家以廣大的規模來應用強制勞動。

在非洲殖民地，應用着最無人道的榨取方法。在礦山及礦坑上，徵募者通常把他們徵募來的工人，用繩索縛在一起。工作在武裝監工者監督下來進行。當徵募的時候，對於不幸的土著，通常是叫他們飲酒，在爛醉的狀態下，強制土著來簽訂他所完全不明瞭的契約。

第七章 工 資

賺得什麼
就

取得什麼

工資驟然看來，表現是勞動的酬報。工人工作過一星期，就取得一星期勞動的酬報。工作過一個月，就取得一個月勞動的酬報。

當對工人支付他的工資的時候，那末在這下面，看不見他僅是領取了他的勞動所創造的那種價值的一部分。資本家使他確信，說他取得了他所賺得的全部。他希望賺得更多，他就必需勞動得更多。倘若一個十小時的工作日他能領取一個盧布，那末他要取得額外的二十個科比，他就要再工作兩個小時。倘若在一日製成十件商品的時候，他能領取一個盧布，那末他製成了十二件商品，他就能提高自己的工資達到一盧布二十科比。賺得什麼，就取得什麼。

275

倘若工人取得了這樣的『勞動酬報』，牠幾乎剛夠不致於餓死，那末在這上面，布爾喬亞的從僕就有準備好了的『解釋』：

自然親自給了

我們一些神聖的規律：

少數的富者，

其餘都是窮人。

且在事實上，工人怎能得知，他一日爲自己的主人造出了若干價值呢？因爲工廠中小時的工作日，不能像這樣便於明顯地來分割：在這一時間，我是爲自己的工資而工作，而在別些時間，是爲主人而工作。一切的工作時間却都是一律的。而這裏，誠然，用增大勞動數量的方法，就顯出有增加自己工資的可能性。這種情形，能夠根本惑亂全部圖案，——而得到好像資本公司對工人的勞動，事實上都酬報了的外觀。

然而實際並不是這樣。我們已經知道勞動與勞動力間的差異。勞動不能買賣。勞動沒有價值。軸自己却是種種價值的源泉。那末，工人所出賣的及資本公司所購買的東西，這是勞動力。

倘若資本公司以工人的勞動所創造的全部價值都付給了工人，那末資本公司就不能取得任何

利潤。事實上，資本家是購買工人的勞動力。勞動力的價值，和工人的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是兩種不同的量。

~~~~~  
 勞動力  
 的價值  
 和價格  
 ~~~~~

勞動力，在資本主義的時候是商品。牠有價值。牠的價值，是被工人的生存資料的價值所規定。但工人的生存資料，牠們的容量，牠們的性質，却依存於整個的環境。卡爾指示過，說勞動力的價值，「在每一地方，都被習慣的生存水準所規定。這種水準，不僅包括純肉體生活的需要，而且也包括滿足人們在其中生存及教養的，社會條件所產出的一定需要。」

在與其他商品的對立性中，勞動力價值的規定，包括有歷史的及道德的因素。工人普通需要的水準，並不是一舉永久固定的。反之，這種水準，是隨着歷史發展的行程而變更，而且在各國，牠是依存於某國歷史發展的途徑而各不相同的。然而資本主義無論什麼時候，却都努力把工人階層的生活水準，降落到非常低的限度。

價值法則，無論何時都不保證商品能按其全價值出賣。這特別是關係到商品——勞動力。許許多多的工人，都不能尋到自己商品的購買者。他陷於失業。但當他找到工作的時

候，却是低於他的勞動力的價值來對他酬報。

在貨幣中所表現的商品價值，是為牠的價格。商品的價格，是由牠的價值或高或低地動搖着。勞動力的價格與其他商品的區別，是優先地由牠的價值向下偏離着。

勞動力
價格
的
變態

工資，不單純地是勞動力的價格。牠是這種價格的特殊形態。當生產者出賣麻布的時候，他就取得牠的價格。這是顯明的，無疑的。所得到的貨幣，除當做賣出的麻布的價格外，其他任什麼也不能表現。

但當工人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及收受牠的價格的時候，那末這種價格，却不表現為賣出的商品——勞動力的價格，而是勞動的價格。工資的特性就在這裏。因此卡爾稱呼工資為勞動力價格的變態。

工資隱
蔽着榨
取關係

在資本主義企業中的工作日，是由必需勞動及剩餘勞動來組成。只是把必需勞動來酬報勞動力的價值。剩餘勞動是替資本來創造剩餘價值。

然而工資却表現為全部勞動的酬報。牠掩蔽着榨取關係。使工人與資本家間的關係的基礎看不見了。牠在表現為勞動價格的工資形態下隱藏起來了。

「工資形態，抹去了分割工作日為必需勞動及剩餘勞動，分割為有償勞動及無償勞動的一切痕跡。使全部勞動都當做有償勞動出現了。」（資本論一卷六〇五頁）

布爾喬亞及其從僕，處處利用這種錯覺的外觀，用來朦混工人階層貧窮的真實原因。

湯 盆
與
湯 匙

這裏是卡爾的反對者之一所提出的，布爾喬亞精神的典型議論。倘若湯盆裏盛有一定數量的湯，是對一定數目的人們預定的，那末即令把湯匙增大，也不能使湯的數量增多。答覆這種實例，卡爾指出了，說這位著者

「忘記了工人就食的湯盆，是充滿國民勞動的全部生產品的，妨害他們由其中拿得更多一點，不是湯盆的容積小，也不是牠的內容貧乏，而是他們的匙兒特別太小。」（卡爾著作

選集一卷二二七頁）

工資的
兩種主
要形態

資本家以各種的方法，來對工人支付工資。由許多工資形態中，有兩種是主要的形態。

在一種場合，工人取得自己的報酬，是依存於工作時間的數量。在這下面，酬報是按時，日，星期或月來計算。這種工資形態，稱為計時的工資形態。

在別種場合，工人的工資，依存於他所製成的商品的數量：酬報工人，是相當於他所掘出的石煤的噸數，相當於他所織成的羅紗的尺數，相當於他所製成的鎖的件數，及其他等等。這種形態，稱為計件的工資形態。

資本主義的經濟，發明了許多各別的，有時是非常複雜的方法，來和工人算賬。但一切這些方法，或是以計時的形態為基礎的，或是以計件的形態為基礎的，或是最後把這兩種形態的若干特性同時結合起來的。

驟然看來，能夠顯出計時酬報與計件酬報間絕對沒有共通，這兩種形態是完全互相對立的。而事實上却不是這樣。

在計時酬報的時候，以一定總額的貨幣，定為一星期勞動的代價，資本家要大概地計算及考量，他的工人在這一星期間做了如何的工作。倘若企業者不做這樣的考量，他就很容易由於自己的不小心而致於破產。

計件的酬報，在自己的基礎上，最後仍要歸到計時的酬報。當規定某種計件酬報的時候，是要應用到工人在一小時，一日或一星期間所平均製出的商品數量的計算。因此計件酬

報，也僅能保障中等工人爲生存所最必需的東西。

無論計件的或計時的酬報，都不過是資本公司購買勞動力的不同形態而已。這兩種形態如何來應用，是依存於某種部門的生產條件。這兩種形態中的每一種，按情形觀察起來，對資本公司都有利益。

計時的
酬報

對工人計時酬報，是適用於那種場合，即當企業者無需特別使工作者關心儘可能生產更多數量的商品的時候。類似的場合，却是非常各種各樣的。

在某些生產部門中，直到現在，工人的技巧及熟練仍演着很大的作用。所生產的商品的品質，是全賴這一點。在這種場合，企業者常常寧願計時酬報最高熟練的工人。不注重數量，工人就能非常細心地來製造每件商品。資本家在出品的數量上受損失，他是在出品的質量上獲益了。

反之，在別種場合，工人是完全變成了機器的附件。製出商品的數量，是完全依存於機器工作的速度。在這種場合，資本家也寧願計時酬報工人。

反之，各種計件酬報的方法，則適用於那種場合，即當工人關心儘可能生產更多數量的

出品，對資本是有利的時候。

計件的
酬報

計件的酬報，解除了企業者對工人監督的必要：使工資依存於製出的商品數量，計件酬報保證了工人最大緊張的勞動。好像定規一樣，計件的酬報，在那些生產中都是可能的，那是容易計算及測量（按件，按重量，容積，或按長度）所製出的商品數量的地方。

計件的酬報，在資本主義的時候，是用來擴大工人的勞動強度，以加強榨取工人的絕妙方法。通常規定計件的評價，是由最技巧的及最熟練的工人的產量來出發的。為的製出自己最小限度的生活費，其他的工人被迫把自己的力量緊張到極限。當企業者看到大多數工人都提高了自己的產量的時候，他就降低評價或增大製作標準。工人為的製出以前的報酬，就要進而更加緊張起來，更加強化的來勞動了。

賞金
及
分紅

資本家有時把一部分的工資，用賞金的形式付給工人。在這下面，他們認定獎賞當然會特別影響工作者的熱心，並強制他以最大的強度來勞動。

更大的欺騙是所謂分紅。資本家在工人也要關心企業獲利的口實下，來減

低工人的基本工資。以後在分紅的形式下，僅把預先由工人的工資中所扣出的一部分工資，再發給工人。在最後的結算中，『分紅』的工人，較之領取普通工資的工人，還常常領得更少。

用這些方法，企業者不僅儘量努力提高工人的勞動強度，且因這些方法，常常造出了最少自覺的工人層，他們遠離普羅列塔利亞的階層運動，並做了資本的支柱。

血 汗 制 度

在計件報酬的地基上，存在所謂的血汗制度，牠在英美的縫紉工業中最普遍。在空前的，最低的勞動報酬的條件下，把工作發給家裏去做。替這種『血

汗』制的服裝店做工的縫工，為的免於餓死，幾乎必須日以繼夜的來勞動。

科 學 的 勞 動 組 織

購買了無產者的勞動力，企業者努力由其中儘可能地為自己吸出更多的利益。『科學的勞動組織』，在資本主義下是服務於這種目的。

企業上所執行的工作的每一形式，都由專家詳細地來研究，他在長期觀察及研究以後，對於這種工作的執行，規定一種最合目的的方法。工人無須去做多餘的運動及努力。一切器具都是最合理配置了的。在這些條件下，工人的全部能力，他所支出的全部勞

動，毫無例外的都用在有用的工作上。像這樣，對於生產取得了很大的利益，強有力地增長了勞動生產性。

科學的勞動組織，是在合理利用人類能力的領域上很大的成功。顛覆資本主義以後，在蘇維埃的條件中，科學的勞動組織前面，於蘇聯最好的企業中，發見了廣闊利用的巨大可能性。但在資本統治的條件中，科學的勞動組織，如同一切科學的成果一樣，是被資本家在他們窄狹的階層利益中利用了。科學的勞動組織，在資本主義的企業中，變成了專門擴大由工人榨取剩餘價值的一種方法。

台諾爾
制度及福
特制度

科學的勞動組織的最初一位宣傳者，是美國的技師台諾爾。他的制度，（用他的名字稱為台諾爾制度）被許多資本主義的企業所採用，都引來了剩餘價值的增大。無限地提高了勞動強度，把工作者變成了機器，他們是進行着嚴格計算的及嚴格考核的動作及運動。台諾爾制度，實行由工人榨出全部脂膏，在若干年工作以後，就把他變成廢人。隨着採用台諾爾制度的同時，更實行減低計件的評價，強制工人為獲得同樣的工資，而有時是為獲得更低的工資，却要付出非常更多的勞動。

在戰後的時期，美國汽車大王亨利·福特所採用的精練的榨取方法特別著名。他的榨取方法——福特制度，不僅在美國迅速地傳播了，而且在歐洲資本主義各國也迅速地傳播了。福特制度的主要特色，這是不斷的急流——傳送帶的生產。運用傳送帶的迅速運動，加速了工作，擴大了勞動強度。誰不能和傳送帶合拍，那末誰就由資本主義企業中滾蛋。

這樣看來，技術的一切改良，都變成了資本家使普羅列塔利亞愈益貧困化及奴隸化的工具，由工人吸盡一切脂膏的工具。

現物支
付或貨
幣支付

在以前的時候，鄉村中僱傭工作者，很少對他用貨幣來支付工資。通常都是這樣做：工作者由主人供給「飲食」，此外到年底的時候，他取得若干數量的穀粒。這裏對工作者是用現物來實行支付：在交換自己的勞動力量上，他取得必需的生存資料。這種現物的契約，正像某種生產品直接無貨幣的交換，比如說斧頭交換五穀。當契約帶有這種自然性質的時候，完全顯然，在勞動力的價值的基礎上，是放着對於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物品價值。

在資本主義的工業中，對工人專用現物酬報是未必能遇到。但在這裏，却常常把一部分

的工資，用現物來發給工人。這種酬報方法，通常僅是對資本家藉剝削工人以擴大自己的利潤，是更方便的方法。

同是屬於一個資本家的工場商店，以三倍的高價，對工人發給種種底貨。用這種方法，把實際工資強有力地減低了。因此工人團體，常常為反對這類事情而鬥爭。

有時資本家企圖達到同樣的目的——減少工資，是用着更狡猾的方法，用手段來把商品按高價賣給工人。他們把工人村落或區域中的一切商店及小商店，都拿在自己的手裏，使領取貨幣工資的工人，也同樣要按不利的價格來購買商品。工人企圖運用在合作社中及合作商業組織中的聯合，來和這種榨取鬥爭。

在發展的資本主義的工業中，好像是規律一樣，工資都用貨幣形態來發放。工人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和出賣一切其他商品的時候一樣，是在一定貨幣量的形式中，取得牠的價格。

但工人需要的不是貨幣自身，而僅是當做用以獲得必需消費品的手段。領取了一定的工資，工人就去獲得某種為他的生存所必需的商品；他對這些商品，付給該時在市場上所維持的那種價格。

名義工資
的高度
和
實際工資
的高度

但我們知道，商品的價格水準不是固定不變的。貨幣的購買能力，是在種種原因的影響下變更着。倘若一國實行金本位，那末因黃金的跌價，價格就會增大起來。在黃金的價值低落的時候，貨幣的購買力也就會減低起來。在紙幣的時候，商品的價格，因為伴隨着紙幣的貨幣購買力的減低，就會受到迅速的及強力的變動。

因此當我們希望在數種場合，來比較工人的工資的時候，我們只知道在一切這些場合工人所取得的貨幣為多少，這還不夠。且必須知道，在這些場合的每一場合中，某種貨幣總額能購買若干商品。不能限於僅僅比較名義工資的數量，（在名義工資下，我們理解為工人所取得的貨幣數額）。更必須知道貨幣的購買力，那時我們纔能規定真實的實際工資的高度，實際工資的高度，是以該時該地該種貨幣數額所能購買的消費品的數量來測定。

熱練
勞動的
酬報

誰也知道，在資本主義的時候，酬報各種職務的工人是不一律的。對高度熟練的工人，較之對沒有任何教養的粗工是報酬得非常更多。熟練程度愈高，工資通常也就更高。

不同的工業部門，是需要各別熟練的工人。因此在不同的生產中，勞動力的酬報是不一

致的。

例如一九一三年，俄國各種生產中的工人所取得的酬報如下：（以五金工人的工資爲一百）

鐵路工人	一〇五	化學工人	六〇
五金工人	一〇〇	紡織工人	五四

除各種工業部門工人酬報中的這種差異外，還存在每一個別部門中各種熟練工人的各別的酬報。在這裏，對熟練工人比半熟練工人酬報得更多，而半熟練工人則又較之無教養的粗工取得更多。這能隨便舉出若干可以確證這種規律的實例。

各別熟練的工人工資中的差異，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理解這種原因是不難的。粗工誰都幹得來，而熟練工人則必須經過長期教養的途徑，必須支出很多的時間與勞動以取得熟練。倘若報酬沒有差異，則誰也不會喪失時間與精力去學習了，誰也不會去努力提高熟練了。

無論如何提高熟練，在資本主義的時候，工人決不能避免最猛烈的榨取。

採用新機器，通常使大部分最熟練的工人層成爲多餘。那種先前要多年來養成自己的熟練的，最技巧的工人所能做的事務，現在機器都能做了。大部分的熟練工人層都成了多餘，且由生產中被排擠出來了。求不死於飢餓，他們必須去做待遇非常壞的種種粗工。

在資本主義各國，工人工資的水準是不一律的。各別國家間，在這種意義中存在着最本質的差異。這些差異，能用許多原因來解明。

要是以爲資本家在一國比在別國對待工人心眼更好，這是滑稽而且愚蠢的。事實上，資本家是隨時隨地都在努力減低工資，以達到最低的界限。然而資本主義各國的條件却是極不一律的。

各國經過了不一樣的歷史途徑。例如美國，資本主義經過幾十年，都是在這種情形中來發展，當時是更感着工人手的不足，而不是工人的過剩；自由的土地繁多，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以前，有給與歐洲移民定居於土地上的可能性。許多老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階層早就組織了對資本家的抵抗。在許多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勞動強度非常高。工人熟練的平均水準也很高。

一切這些情況，造成了資本主義各國工資差異的水準。

例如以英國的勞動酬報爲一百，那末其他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工資（一小時的平均酬報），大戰前夜是：

英國——一〇〇	法國——六四
德國——七五	美國——二四〇

根據別種統計，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七年間，各國（每一工人）一年的工資是：（以盧布爲單位）

美國——九二六	奧國——三三四
英國——五一七	俄國——一九四
德國——四七三	日本——一一〇

在戰後各年間，我們同樣看到，資本主義各國的勞動酬報，也有非常巨大的差異。這裏是指明主要各國的大城市，實際工資真實水準的差異的數字。（即是用該種工資數額，所能購買的各種生產品的數量。）這些數字，是指明一九二九年一月的狀態。以一九二四年倫敦

的指數(一百)用做基礎。

菲列得爾菲亞(美)——二〇六

都柏林(愛爾蘭)——一〇六

倫敦(英)——一〇五

斯德哥爾摩(瑞典)——九三

阿姆斯特丹(荷蘭)——八八

柏林(德)——七七

馬德里(西班牙)——五七

布爾塞爾(比利時)——五三

米蘭(意大利)——五〇

羅馬(意大利)——四四

在殖
民地的
榨取

在不久纔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那些國家中，工資更特別低下。這些國家中，原始蓄積慘酷地破滅了農民及手工業者，把他們擲入了尋求工作的隊伍裏。在殖民地，普羅列塔利亞的生活水準更非常低下。在中國，工人更受到

特別狂暴的榨取。吃很少的飯，在街上及空場上過夜，穿着破衣服的中國苦力，在資本家眼中看來，是全世界最適用的工人。最無恥的資本家，向歐洲工人號召：你們把中國的苦力拿來做例吧，你們要活得和中國苦力生活得一樣『節儉』。這種性質的『箴言』，特別在現時更常常放送出來。

在印度及中國，總共占有全地球居民的三分之一以上。在這些地方，榨取僱傭勞動，採取了最無人道的形態。

這裏是一九三四年間，一家孟買的報館，以怎樣的形式描述了印度碼頭工人的勞動狀況。孟買是一個大海港：對裝卸船船有兩萬人以上在工作着。大多數的船塢工人，都是按包工制度工作着：工作的管理人（工作分配者），就是事實上的承包者，他事後把搬運費的一小部分付給工人。例如卸下了四千袋米，管理人取得一百五十盧比，（印度的貨幣，每一盧比約合中國三角上下，）而由這種總數中，成隊的勞動者總共是取得十至十一個盧比。裝卸工人的普通工資，每日不多於〇·一五盧比。工作日是由管理人的專斷來規定。碼頭工人是在怎樣的條件中生活，根據著者下面的描述，是很容易想像出來的。

『大多數碼頭工人，都沒有屋子也沒有宿舍。他們夜晚和白天閒暇的時候，都在港口碼頭上及屋邊度過。碼頭工人是警察任意嘲弄的對象。在最近的罷工以後，警察把許多職工會的指導人員，由孟買逐放出去了。』

在中國，有一種特別的拉洋車的職業。洋車夫，是這樣的一種人，他在車輛中代替動

物，來拉有錢的懶意者及榨取者。在中國一切大城市裏，都有洋車夫拉着車輛在滿街跑動。

關於洋車夫的生活條件，一九三四年間上海洋車夫專門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給過了公開的介紹。『上海租界內有一萬洋車夫，而在上海其他區域，則有洋車夫一萬三千人。洋車夫的幹部，是由被剝奪了任何生存手段的鄉村貧農不斷地來補充。洋車夫無疑地是整個晝夜都工作着。需要洋車夫苦役勞動的大大的筋肉緊張的結果中，他們中間的死亡率非常大。』到了四五十歲的年紀，他們或是死掉，或是成爲無勞動能力的廢人。

洋車夫是賺得這樣少，常常一日的全部收入，甚至還不夠用以償付車廠主人租車的費。洋車夫是這般地貧窮，窮得不能成家。他們沒有贍養家族的資力。他們是五個至八個人，成羣住在車廠主人對他們供給的污穢的矮屋裏。

工資及
工人階層
的鬥爭

資本主義，不斷地努力把工資減到勞動力的價值以下。在這種關係中，只有工人階層頑強的鬥爭纔顯出了反作用。

在最初的時期，資本家是對付着一盤散沙的工人大衆。是任什麼也不能限制他的專斷。他能對勞動條件實行任意的惡化。倘若工人對卑劣的工作條件不同意，資本家

很容易就能找到他的代替者。

工人迅速地開始意識着自己利益的共通性。他們在職工聯合會中團結了。現在和資本家對抗，已經不是個別的工人，而是整個組織。

資本家由自己的一方面，也在企業者聯合會中團結了。他們在對抗革命的職工聯合會的鬥爭中，收買職工會的領袖，組織罷工破壞團，並訴諸警察，軍隊，法院及監獄的援助。

世界大戰的前夜，伊里奇以關於職工聯合會特別有勢力的，德國工人階層狀況的材料為基礎寫道：

「工人的工資，甚至在對於工人最堅定的及最順利的罷工鬥爭的時候，較之提高勞動力必需的支出，也還是成長得非常慢的。」（伊里奇全集十六卷二二二頁）

換句話說，工資與勞動力價值間的鴻溝是增大了。

減消保
備的奴
隸制度

單單用職工組織的經濟鬥爭，工人階層不能由資本方面增大着的榨取中解放出來，不能由增大着的貧窮及困乏中解放出來。對於這種目的，必需普羅列塔利亞的全部勝利，是只有在革命的途徑上纔有可能的。只有消滅了資本主義，普羅列塔利

亞纔能消滅階層榨取，消滅自己貧窮的根源。

普羅列塔利亞的經濟鬥爭，是有很大的意義。在職工會正確的領導下，對企業者的襲擊顯出了有成績的抵抗。同時，牠們對於廣大的羣衆，更能用做普羅列塔利亞鬥爭的訓練。承認了經濟鬥爭的重要性，然而卡爾却常常着重說過，這種鬥爭僅是傾向於反對普羅列塔利亞貧窮的結果，而不是反對普羅列塔利亞貧窮的根本原因。這種根本原因，就是資本主義制度自身。

在英國工人運動的曙光期，利用過大家所歡迎的標語：『用公平的工資，來酬報公平的工作日』。那時的工人，還沒有覺悟到有消滅資本主義的必要。他們期待在保存資本主義制度下來獲得公平。卡爾曾經指示，說這種標語是保守的。勞動階層戰鬥的口號，是『消滅僱傭的奴隸制度』。

在蘇聯，工人不是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榨取者階層，而是以之應用在普羅列塔利亞國家自己所有的企業上。工人在蘇聯所取得的工資，這是社會——勞動的給養，是和所支出的勞動數量和質量相適應着的。

計件的酬報，在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中，是樹立個別工作者所支出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與酬報間的適應最好的手段。蘇聯的計件酬報，是打碎小布爾喬亞的平等化。牠是提
高勞動生產性，同時造福勞動階層的事件中的強有力的槓桿。所以牠與資本主義下的計件酬
報，實有霄壤之別。

第八章 資本積蓄與普羅列塔利亞貧窮化

一 再生產與資本積蓄

生產與
再生產

消滅了。

某一國所製造的大批商品，都是在不斷的運動中。消費品由工場轉到消費者。牠們在這裏消滅掉。牠們中的一部分，能夠用以滿足人類充分長期的需要（例如衣服，書籍及其他等等）。反之，別一部分的物品（例如食品）却很快地就消滅了。

工廠及工場中所製造的生產手段，或由地層中採掘出來的生產手段（各種礦物），也都有同樣的情形。牠們中的某一些是生命很短的，（例如煤油，煤炭）。反之，別一部分却是緩慢地在磨損，並經過長久的時期纔需要更換（例如機器，機械）。

爲着社會的存在，必須不斷地生產一定數量的商品，要使牠們日新又新地生產下去。

棉紗的襯衣磨損了及破爛了，但工場裏却從新又新地生產了棉紗來代替。五穀在人類的

胃裏消化了，但同時田場上又成熟了新的五穀。煤炭在爐灶裏燃燒了，但同時又有許多新的煤炭由地球的內部掘到地球表面來了。機車磨損了，機械朽壞了，但人類的勞動却製造了許多新的機械，建築了許多新的機車。

各種商品生產了，消費了，並從新生產了。商品是在進行着不斷的再生產。卡爾說道：「無論生產過程的社會形態如何，牠在任何場合，都應當是不斷的，即是應當週期地從新又新地通過同一的階段。社會不能中止生產，是和牠不能中止消費一樣。因此在繼續的聯繫中，及在自己更新的不斷奔流中來觀察的社會生產的一切過程，同時也就是再生產過程。」（資本論一卷六三九頁）

單純再生
產與擴
大再生產

倘若在社會裏，一年年地生產着同一數量的生產品，我們把牠叫做單純再生產。在這種場合，每年把所生產的一切都消費掉。

資本主義發生以前，生產力的發展是進行得非常緩慢的。社會生產的規模，一年年地很少變更。十年十年地很少變更。再生產是近於單純再生產的類型。

資本主義是以生產力猛烈的發展，來實行代替先前不動的停滯的社會狀態。對於資本主

義時代，特有的不是單純再生產，而是擴大再生產，這是一年比一年生產着更多數量的商品。

對於社會主義，特有的那更是擴大再生產。社會主義對社會財富及一切牠的源泉，都帶來了空前及非常的成長。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繁榮，能用做這種鮮明的確證。

在擴大再生產的時候，單純再生產也並沒有消滅，而是加入其中當做構成的一部分。例如第一年生產了五千萬噸五穀，而在次年生產了七千五百萬噸五穀，那末這些七千五百萬噸，能夠以這樣的形式來表現：

5000萬噸(單純再生產)+2500萬噸。

資本主義
諸關係
的再生產

再生產，是在種種社會制度下任何社會中進行着。但牠在各種社會結構下，却是以完全各別的形式來進行。例如在社會主義的時候，再生產是以比較資本主義的時候完全不同的規律來進行。卡爾說過：『倘若生產是資本主義的形態，那末再生產也同樣是這種形態。』(資本論一卷六三九頁)

在生產過程中，不僅是不斷地再生產着人類勞動的各種生產品。同樣再生產着社會的生

產關係，人與人間的生產關係。

在資本主義的時候，再生產是不僅包括着拿到市場上來代替先前消費了的一切新的五穀，煤炭和機器。再生產還包括着不斷地更新及保存資本主義類型的人與人間的關係。工人一年年地在資本主義的工場和工廠中繼續勞動，這些企業的所有者，一年年地把工人階層的勞動所創造的剩餘價值放進自己的口袋。

「資本是以僱傭勞動為前提，而僱傭勞動也是以資本為前提。牠們是互為條件的；牠們是在相互創造着。在綿織工場中的工人，僅僅只生產綿織品嗎？不是，他是生產着資本。他是生產着從新用來指揮他的勞動的，及以他的勞動為手段來創造新價值的價值。」（資本論一卷六五四頁）

工人墊
借給
資本家

當資本家購買工人的勞動力的時候，在矚視之下，好像是他把錢墊給了工人。資本家手中有的是貨幣。工人手中有的僅是勞動力，這些勞動力只有在生產過程中纔能創造價值。

事實上，不是資本家墊借給工人，反之，却是工人墊借給資本家。因為酬報工人，僅是

在他進行了工作以後。自然，資本家不能比較他支付工人的工資，更早就能成功出賣從新生產的商品。但即令把這種行為也當做再生產的一個因素，這也絕對不能改變事實的本質。因爲：

『工人自身不斷地再生產的生產品的一部分，——在這裏是以工資形態不斷地返歸他們……。他們過去幾星期間或最近半年的勞動——在這裏以酬報他們今天的勞動或今後半年的勞動。』（資本論一卷六四〇頁）

資本家一年年地剝竊工人的無償勞動。工人的勞動所生產的剩餘價值，一年年地都落入了資本家的袋口裏。

一切資本
都是積蓄
了的剩餘
價值

無論屬於資本家最初的資本的來源爲如何，這種資本在再生產的行程中，都要變成積蓄了的剩餘價值。倘若資本家不剝竊工人的無償勞動，他的資本早就不能留有絲毫形跡。他每年需要一定的價值。經過一定的年數以後，他的資本是會整個被吃光的。倘若不是引到這樣，倘若資本具有可驚的生命力，那末秘密只包括一個：是在剝竊工人的無償勞動。

「與或種積蓄完全無關，僅是生產過程單純的廣續或單純的再生產，經過一個或長或短的繼續時期，種種資本就都不可避免地要轉形為積蓄了的資本或資本化的剩餘價值了。」

（資本論一卷六四四頁）

資本主義制度，把工人變成了資本單純附屬品。布爾喬亞的若干從僕，天真爛漫地洩露了這種見解，認為工人是資本的純粹所有物。

「活的
機器」

例如在卡爾時代，一個資本的從僕這樣表達事實，他說同樣屬於資本家的有兩種機器：一種是固定地裝置在他的工場中，別一種是夜晚和星期日回家去。第一種機器是死的，第二種機器是活的。

資本家努力把工人的一切生活，降落到恰如資本的「活機器」的生存水準。資本家把工人的消費，放在替機器擦油及飼養家畜的同一地位。

「像僕奴隸
制度的
的不朽化」

工人與生產手段分離，這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出發點。但那種用做出發點的東西，是在資本主義再生產的行程中不斷地從新更新着及廣續着。

經過每一生產過程，資本家從新成為資本所有者，而工人也從新成為被迫

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的，一無所有的僱傭奴隸。

「所以，在總的聯繫中，或當做再生產過程來觀察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是不僅在生產着商品，不僅在生產着剩餘價值，牠是在生產着及再生產着資本主義關係自身，一方面是資本家，另一方面是僱傭工人。」（資本論一卷六五四頁）

以愚弄大眾為能事的美國電影，一般都有「幸運的結局」。女主人公——是由某省來到紐約的女打字員，一定是嫁給自己的主人——百萬富翁，他並且還是個美少年。或者相反：主人公——是一個窮少年，娶得了一位百萬的女財主，並且她還具有妖媚的容貌。

都能成
為百萬
富翁嗎

這種故事的胡說，是非常明顯的，美國的「幸運結局」，早就成為用做嘲弄的對象了。事實上，每年有幾十萬少女到紐約及其他大都會來尋找幸運。她們中間的一部分，把整個生命都縛在事務所上，縛在謄寫的或計算的機器上。別一部分落入了工場。第三部分是陷於失業，落入了娼寮或因飢餓及患病以致死亡。而貧窮的少女，只是在電影中纔能找到百萬富翁做丈夫。

資本主義的生活機構就是這樣，是使一無所有的工人做資本的僱傭奴隸，直到自己死了，

爲止。當小商品生產統治着的時候，圖畫却是別樣的。學徒能夠成爲職工，職工能夠做到店主。生產手段是不複雜的——獲得牠們沒有特別困難。

跟着資本主義的勝利，事情就以根本的形式變更了。「現在誰生出來是工人，他任何時候也當然仍是工人。」（恩格司英國工人階層的狀況五四〇頁）資本主義再生產的法則，把工人的全生命都縛在資本的車輪下。只有消滅資本主義的奴隸制度，纔能將他解放。

資本主義的積蓄

要掘得更多的煤炭或鐵礦，就應當開掘新的礦源及礦坑。要生產更多的綿紗，就必須對工作設置新的紡錘及機械。總之，爲的商品擴大再生產，就必須擴大已存的企業，或建築新的企業。這在資本主義的經濟中，是以怎樣的形式

來進行呢？

在資本主義各國，生產手段是握在少數一羣人的手中：工場及工廠，礦坑及礦山——一切這些，都是資本家階層的私有財產。

資本替自己的所有者拿來剩餘價值。驟然看來，好像資本家對自己的剩餘價值，能完全恰如他的意思做去。倘若他是個貪食者，他就能把這些貨幣做食費化掉；倘若他是個豪飲

家，他就能把這些貨幣做酒費化掉。且實際上，在資本家中間，能夠遇着因各種各樣的目的而浪費了自己利潤的人們。然而本質却不在這裏。

雖然在這種計算上沒有或種成文的法律，資本家却常常很少例外，都把自己利潤的一部分，用來增大及擴張自己的企業。這裏，這種把一部分剩餘價值和資本的結合，我們叫做資本主義的積蓄。

什麼強
制資本
家積蓄

在由工人榨出的剩餘價值的總數中，資本家以一定的部分，和自己先前的資本結合起來。強制他這樣去做，有兩種力量：是貪求利潤及競爭之前的恐怖。

資本主義下貪求利潤，不知有任何界限，這裏恰好就把資本主義區別出來了。企業主的資本無論如何大，無論他取得如何多的剩餘價值，他總還是常常努力來擴大自己的財富及自己利潤的規模。但對於這事只有一種方法：就是積蓄利潤，像這樣來擴大自己的資本。在自己競爭者的監視下，資本家不能以平穩的心情，把全部利潤用在自己個人的需要上去，用在種種不生產的支出上去。他看到每個競爭者，都在傾全力切望儘好地來建立生產，擴大生產的規模及改良技術，使生產得價廉物美，且用這種方法來打倒自己的敵手。倘

若資本家不希望他被壓潰，他就必須被迫以自己利潤的大部分 投入自己的企業中來。

在資本主義下，不存在任何強迫積蓄的法律。但在牠裏面，活動着那種自然的力量，這種力量強制絕大多數的資本家，把他所取得的收入的一部分積蓄起來。積蓄普羅列塔利亞所生產的剩餘價值，那就是資本主義下實現擴大再生產的形態。

資本主義
的深化

資本主義關係的再生產，同時是意味着那種孕育在資本主義制度中的深刻的矛盾的再生產。資本主義下的擴大再生產，不僅是意味着一年年地所生產的各種商品數量的增大。資本主義下的擴大再生產，且意味着資本主義工場及工廠

數量及規模的增大，這些企業上對工人榨取的增大。

資本主義下的擴大再生產，是意味着建基於榨取僱傭工人上的資本主義關係的擴張，資本主義由一國向別國擴張，資本主義於佔領一個生產部門之後更接着佔領別的生产部門。像這樣的擴大再生產，在資本主義下，是意味着資本主義制度所裂開的矛盾不屈不撓的增大，牠會把這種制度引到滅亡，引到社會主義的新制度來對牠代替。這樣看來，資本主義的成長，是使牠迫近於滅亡。

資本的有
機構成
及其成長

我們知道，資本分為兩部分：不變資本及可變資本。不變資本，這是建築物，機器，原料的價值。可變資本，這是勞動力的價值。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間的比率，叫做資本的有機構成。

例如有資本十萬盧布。把其中的八萬，支出在原料，建築，設備及其他等等上。在工資上支出了二萬盧布。那時有機構成是等於

$$80 : 20, \text{ 或 } 4 : 1。$$

在各種部門中，甚至在各個企業中，資本的有機構成都是不一律的。牠反映着活勞動與死勞動間的相互關係，牠反映着活的勞動力，與在機器，建築，原料等形式中積蓄了的勞動間的相互關係。

積蓄了剩餘價值及擴大了自己的企業，資本家通常都熱望引用技術的改良，因為牠們能使他增大利潤。但技術的發展，就對積蓄了的勞動的比較說來，却意味着活勞動份額的減小。假定土地工作先要一百工人來進行。現在他們用開鑿機來進行，在這下面總共有五個工人就夠了。這是意味着九十五個工人的活勞動被機器代替了，這種機器表現為機器製造工

廠上所支出的積蓄了的勞動。

因此跟着資本的積蓄，資本的有機構成增長了。可變資本的份額減少了，不變資本的份額加大了。

資本的
集中
與
集合

每年積蓄了自己利潤的一部分，資本家遂成爲更多資本的所有者。倘若他的企業最初估價爲一百萬盧布，那末每年按五萬至七萬盧布積蓄下去，經過十年，資本家已將擁有一百五十萬至一百七十萬盧布的財產了，即是把自己的資本擴大到一倍半或甚至更多。用積蓄剩餘價值的方法來進行的資本增大，叫做資本集中。

還有別一種方法，也能用牠來進行增大個別資本的規模。強者絞殺弱者，大資本家蠶食及併吞小的及較弱的競爭者。賤價收買被自己破滅了的競爭者的企業，或運用某種方法（例如債務），使牠們和自己的企業結合起來，大工場主擴大了自己手中所握有的資本的規模。在這種場合，運用會引到一方勝利及別方破滅的鬥爭，來完成結合數個資本爲一個。也能用組織合夥商店，股份公司及其他等等的方法，來進行把許多資本結合爲一個資本。關於這事，我們以後還要詳細地談到。在一切場合，當是運用結合數個資本爲一個的方法，來進行

資本增大的時候，是爲資本集合。



資本的集中與集合，把巨大的價值凝集在非常少數人的手中了，發見了創立巨大企業的廣大可能性。與資本擴張的同時，引來了生產集中，大企業藉創小企業的增長。大生產比較小生產是更有利的。因此普通在資本主義下，有大多數的工人在工作着的大企業，是逐漸地推進到了第一位。下面，是俄國革命以前二十年間，大，中，小企業間的相互關係如何變遷的實例。

(各類企業)在一百工人中的份額：

企業的規模	1895年	1915年
五百人以上的大企業	45.2	61.2
由五十至五百工人的中企業	38.9	30.6
由十八至五十工人的小企業	15.9	8.2

一八九五年，平均一個企業有九八·五個工人，而在一九一五年，就已經有一七三·四個工人了。

描繪俄國由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〇年，僅僅十年間，工場——工廠的工業的集中過程的，比較更詳細的圖表如下：

根據工人數目的工場類別	工場數目		工人數目 (單位千人)	
	1904年	1910年	1904年	1910年
50個工人以下的工場	12743	9909	224	220
由51個至100個工人的工場	2428	2201	171	159
由101個至500個工人的工場	2238	2213	492	508
由501個至1000個工人的工場	403	433	263	303
1000個工人以上的工場	243	324	526	713
總計	1612	1508	1702	1903

伊里奇在革命前的真理報上，他的一篇論文中，曾經引用過這種圖表，並且寫道：

「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普通圖案就是這樣。小工場數目減少下去：小布爾喬亞，小主人零落下去及破滅下去，把他們轉入職員，有時是無產者的隊伍中。」

極大規模的企業的數目迅速地增加了，牠們在全部生產中的份額是更大的增加了。由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〇年，有一千工人以上的最大工場的數目，幾乎增加了一倍半：從二四三增到三三四。

其中的工人，一九〇一年約爲五十萬人（五十二萬六千人），即少於總數的三分之一，而在一九一〇年，就達到了七十萬人以上，多於總數的三分之一了。

最大的工場統殺了小工場，並逐漸愈益把生產凝集起來了。大量的工人逐漸愈益集合在少數的企業中了，但由結合了百萬工人的勞動而來的全部利潤，却被少數的百萬富翁取去了。』（伊里奇全集三十卷一八八頁）

或是下面根據美國的材料的事例。這裏，在一個企業中是配合着：

	1889年	1898年	1909年	1919年
工 人	8.1	13.8	24.1	38.0
資 本 (單位一千美元)	6.7	19.0	67.7	154.1
生產品 (單位一千美元)	13.4	28.1	77.2	216.9

階層間的
鴻溝的
深化

資本的集中與集合，把資本逐漸愈引到凝集在一羣極少數富人的手中。少數的億萬富翁是巨大資財的所有者，在他們手中握有空前的財富。他們手中掌握着幾十，幾百，幾千人的命運。

資本的集中與集合，像這樣，把階層的矛盾引到了愈益尖銳化，把資本主義社會引到愈益嚴格的分裂為兩個對立的階層：極少數最大的資本家及被榨取的無產者大眾。

二 資本主義積蓄的一般法則

隨着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對工人階層的榨取也增大了。

資本主義榨取的
增大

增大了資本家的份額，減少了工人的份額。根據資本主義國家許許多多的數字，鮮明地繪出了這種圖案。拿英國來做例吧。倘若我們把該國所產生的價

值數量（所謂的國民收入）以百分數來計算，那末工人階層所領取的份額，是以如下的形式變遷着：

年 度	國民收入量	工資的總額	國民收入中工人階層的份額 (百分比)
	(以百萬英鎊為單位)		
1843年	515	235	45.6
1860年	832	392	47.1
1884年	1274	521	41.4
1903年	1710	655	38.3
1908年	1844	703	38.1

工人階層的份額，堅挺地趨向於低落。而同時，全國國民收入中資本主義階層的份額，自然是堅定地增長了。工人階層所損失的東西，那就是資本家所贏得的東西。

工人階層不僅是相對地貧窮了，（就與布爾喬亞利潤的猛烈增長的比較而言），而是絕對地貧窮了。甚至在最富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都是吃得很快，大羣住在一起，體驗着一切在增長的窮困 在這下面，却不斷地增大了工

人勞動的強度。工人在一小時期間，比較過去的年代，要實行支出非常更多的能力。過度緊

工人階層絕對貧窮化

張的勞動，主人方面不斷的鞭策，生活條件的惡劣，迅速地損壞了工人的有機體。

伊里奇在戰前寫的一篇論文裏，引用過如下的，表現工人階層貧窮化的數字：

德國於一八八〇年到一九二二年的期間，工人的工資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而生活價值在同一期間却至少昂貴了百分之四十。

伊里奇特別指出，甚至在如此富足的及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比如德意志，這種狀況都會存在。那時德國的工人狀況，較之革命以前的俄國，因為更高的文化水準，罷工及同盟的自由，因為政治的自由，是無比地更好的。戰前的德國，職工會已有好幾百萬會員，工人的報紙有好幾百萬讀者。伊里奇從這裏作成了如下的結論：

「工人是絕對地貧窮了，即是直接比較以前成了更貧窮的。被迫活得更壞，吃得更少，更加不夠吃了，住在地窖及矮屋下了。……工人的相對份額，在迅速富足起來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成爲愈益更少的了，因爲百萬富翁更迅速的富足起來了……財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帶着令人難信的迅速，與工人大眾貧窮化平行地增長起來了。」（伊里奇全集十六卷二二二頁）

在資本家因爲由殖民地取得了巨大利潤，對工人有稍稍讓步的可能性的，世界最富的資

本主義國家中的情況就是這樣。顯然，在落後的國家，在殖民地，由於容易獲利資本纔向這裏突進，勞動大眾的貧窮，是更加顯著的了。

自由工作
人手數
目的增大

資本主義在其發生的時候，在市場上發現了充分數量的自由的僱傭工人。這是喪失了自己的生產手段的，零落了農民，家庭手工業者及手工業者。只要資本家能對他們給與維持生存的可能性，他們就情願替資本家做工。需要自由的工人手一定的積蓄。只有在這種條件下，纔能發生建基於榨取僱傭勞動上的資本主義

的生產。

資本主義愈益向前的發展引來了什麼呢？

資本自己的競爭，絞殺了家庭手工業者及手工業者的小生產。且破毀了農民，使他們自願地放棄自己久居的地方，走去受資本的奴役。資本主義的生產成長起來了，開辦了新的工場及工廠，這些工廠收容了大批新的工作人手。破產了的小生產者，資本使他們以僱傭工人的資格隸屬於自己。

但與這同時，却發生了別一種現象。在資本主義下，不斷地改良了及改善了生產技術。

用機
械排斥
工人

而在技術的改良中包括着什麼呢？在一切新的發明中意味着什麼呢？是在這裏，牠使生產品低廉起來，用機器的工作代替了人類的勞動。所以隨着技術的發展，對於生產同樣數量的商品，只需要很少的工人。機器排斥了工人。機器強制工人更緊張的來勞動。這也把一部分工人由生產中排斥了。

跟着資本積蓄，同時增長了牠的有機構成。

「跟着積蓄的累進，資本的不變部分對可變部分的比率，是以這樣的形式變更了，倘若牠最初是 1:1，那末以後牠變為 2:1, 3:1, 4:1, 5:1, 7:1, 等等，因為隨着資本增長的程度，在勞動力中，變成了不是資本總價值的 $\frac{1}{2}$ ，而僅是 $\frac{1}{3}$, $\frac{1}{4}$, $\frac{1}{5}$, 等等，而在生產手段中，却變為 $\frac{2}{3}$, $\frac{3}{4}$, $\frac{4}{5}$, 等等。因為對於勞動的需要，不是由總資本的規模來決定，而是由資本可變的構成部分的規模來決定，那末牠就隨着總資本增長的程度，而累進地降落了。」

（資本論一卷七一九頁）

這裏，是美國汽車工業在最近五——六年間，用機器排斥活勞動力所表現的若干實例。汽車的車門，在一九二九年，是由二十六種各別的部分集成起來 現今在某幾個工廠

裏，牠們的生產總共只需要兩種用模型的手續，這種手續只要幾秒鐘就夠了。應用急速銲接機，只用兩個工人，就能實行一九二九年需要六個銲接工人，及十二個最後修飾的工人的工作。

一個大工場裏對於修飾汽車的小分部，一九三三年都裝置了自動的磨擦機。一個熟練技師帶着四個助手在對牠工作着。八小時的工作日中，機器能磨擦一萬二千至一萬四千件物件。以前一個工人的手的能力，八小時工作日只能磨擦六百至七百件物件。

美國一個大汽車工廠的平均生產性，是每十六個在業工人，一天能製造一輛汽車，而在一九三〇年的時候，同樣的每日生產量，却要每二十四個在業工人來進行。

引用了新的機器，並把工人擲到了街頭，這些工人是被機器代替了。資本家從新又新地在創造失業。

產 業
預 備
軍

加強了勞動強度，資本家也加多了失業者的數。一定人數的工人成了多餘的。這些工人不能尋到自己勞動的適用。他們構成了產業預備軍。這種隊伍的意義是巨大的。自由的失業者幹部經常的存在，給了資本家在與工人階層鬥爭中強有力的武器。失業者

普通在任意的條件上都同意去工作；立在餓死的威脅前面，對於他們是不能適用選擇。所以失業者是在對有工作的無產者的生活水準壓縮着。工人預備軍的別種意義，是爲牠在任何時候都能供給自由人手。當市場條件要求擴大生產的時候，那時幾千失業者就能從新找到工作，工場和工廠都增大着自己的工人數目。失業暫時減少了。而在採用更完善的生產方法以後，又從新有成千的工人沒有工作了。所以

『任何一個資本公司，任何時候也不同意完全肅清失業，不同意消滅失業預備軍，失業預備軍的使命，是壓迫勞動市場，保障有更低廉來酬報的工作人手。』（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 六〇頁）

這樣看來，資本公司把工作給與了他所掠奪的，由小生產者人數中流放出來的大批新工人，同時却又隨着資本主義技術進步的程度把被機器所代替的幾千工人委諸沒有一片麵包。

這種用機器不斷的排斥工人，牠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在資本主義各國造出了所謂的相對人口過剩。幾十萬人們，每年被迫離去自己的國家，因爲他們在那裏是被指爲『過剩』，沒有取得工作的任何希望。在最近的年間，情

相對
的人口
過剩

形愈益惡化了。先前過剩人口所移居的那些國家，現在也禁止入國了。

工人階
層狀況
的惡化

像這樣，我們看到，隨着資本積蓄起來的程度，工人階層的狀況也必然要惡化起來。這種普羅列塔利亞狀況一般的惡化，不僅因減低工資的方法而發生出來。失業增多起來及頻繁起來，牠愈益常常打擊着每個個別工人，個別工人家庭中的每個人員。增大着勞動強度，牠的結果，使工人先期地就衰老了，並成爲廢人。減低了那種恰如蒸汽機所放出的工作過的氣一樣，把工人由資本主義企業中擲了出來的年齡。

資本只收買了一小羣的工人，牠把他們變成自己忠實的奴僕。創造了特權化的普羅列塔利亞的上層，（即是在較好的待遇裏的）——工人貴族。資本家藉其殖民地的巨大利潤，藉更大獸性的榨取絕大多數的工人階層，是較好地酬報了最高熟練工人的一定層級。這些被資本所收買了的及墮落了的士層，對叛徒的社會——法西黨提供了基礎力量，社會——法西黨是

資本主義統治最忠實的堡壘。

對明
天的
疑懼

然而甚至最高酬報的工人層級中的巨大部分，也體驗到對自己狀況的經常的疑懼，對明天的疑懼。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要把他們的狀況引到惡化。

關於這事，例如下面被一個布爾喬亞經濟學者所引用過的，工人妻子所敘述的談話就能證明。在該種場合，是說到美國恐慌之初，有一般特權及報酬比較好的工人的妻子。（必須看到，隨着恐慌的發展，工人狀況是前所未有的更惡化了。）

「他不知道什麼時候他會被裁。有一天到了家裏，想到工作已將不多了，而別一天，想到還可以工作着幾個星期。」

「倘若工作能繼續的話，他好像是很幸福的。他一天天過下去，任何時候也不知道，他將會有沒有工作。」

「我知道，從六月起就沒有了工作的人們，他們都完全衰弱了。」

「現在在雜貨店裏是個新商人，我們怕他不容許我們那樣長久不付帳。當他最近一次從新找到工作的時候，我們在小店裏已經欠了六十元的債務。」

「裁剪工人四十五歲以上就不再需要。他們完全招募青年人。」

「我們將作什麼呢？這簡直不知道。我們一個銅幣都沒有積蓄。」

布爾喬亞及其替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從僕，通常都是用自然法則來解說一

切貧窮及不幸。

遵守自己的法則，

自然根據理智

賦予了一個人幾百萬，

賜給別個人却是一隻討飯袋。

失業的恐怖，好幾千人死於飢餓，工人大眾絕望的貧窮，布爾喬亞企圖把這些都委諸自然法則。說到人類彷彿較之自然所能供給的生活資料數量的增長，是更快地在繁殖的「理論」，就是這類最無恥的法螺。

這種奇怪的「理論」，英國的僧侶馬爾薩斯在十九世紀之初就宣傳過。學者中間對他有許多的追隨者。這位有名的「神的侍者」寫道：

「在早就被別人佔有了的世界上出現的人，倘若他不能由父母取得他有權期待的生存資料，倘若社會不需要他的勞動，他就沒有任何的權利，爲自己要求或種的生活手段，因爲他在這個世界上完全是過剩的。在自然偉大的宴會上，對他沒有杯筷。自然命令把他放逐，倘

若他不能獲得參加宴會的或人的同情，自然就會親自設法執行他的命令。」

僧侶馬爾薩斯，企圖對於怠惰者和寄生蟲是「赴宴者」，同時却把勞動大眾委諸無希望的勞動和飢餓的苦痛上的榨取制度的醜惡，把自然作為負責者。宣佈自然是對健康的，有勞動能力的大眾剝奪麵包，及能用以獲得麵包的勞動的那種社會制度的矛盾的負責者。

事實上，自然在這裏不是原因。嘲笑了這種假借自然的藉口。德國詩人海涅寫道：

這裏五穀都豐盛地在成長，

綺麗地開花，繁盛地結實，

在朗爽的空氣中，有美麗

而且甘芳的小豌豆。

但要使勞動大眾，能夠無阻礙地享受寬仁的自然的豐盛成果，這必需預先實現一個條件：

勞動大眾手中的果實——但不要被

大腹便便的怠惰者！

資本主義
積蓄的
一般法則

實際上，工人階層的貧窮化，失業的增加，對明天疑懼的增長，——一切這些都不能用自然法則來解明，而只能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法則來解明。

資本積蓄，跟着帶來了少數資本家財富的增長。用工人階層的勞動所創造出來的剩餘價值，成爲他的榨取者愈益富有的源泉。跟着資本積蓄，擴大了榨取工人的規模。工人階層在資本主義下，以其固有的勞動，對榨取自己的條件創造了一切增大的規模。

跟着資本積蓄，工人階層的生活條件惡化了，對他們的榨取程度增大了。資本家隨着資本積蓄的程度擴大了生產，採用了一切新機器，工人階層間却增長了貧窮和失業。

在這裏，包括了卜爾所發現的資本主義積蓄的一般法則，這種法則，對於理解資本主義，對於決定資本主義發展的傾向，都有着極大的意義。

卜爾以如下的形式，規定了資本主義積蓄的一般法則：

「有資本機能的社會財富，牠的增殖能力及規模越大，則普羅列塔利亞的絕對數量及他們的勞動生產力也就更大，產業預備軍也就更多。自由的勞動力和資本的擴張力，是藉同一原因而發展。所以產業預備軍相對的數量，是隨着財富的勢力一同增長。但這種預備軍比現

役工人的隊伍愈大，則經常的過剩人口也就愈衆，這種經常的過剩人口的貧窮，是和他的勞動苦痛成反比例的。末了，工人階層中貧困的層級和產業預備軍愈多，則正式的赤貧者也就更多。這是資本主義積蓄絕對的，一般的法則。」（資本論一卷七三八頁）

財富的積

蓄與貧
窮的積蓄

「一百年以前，一個布爾喬亞的經濟學者寫道：

「貧窮的民族，是那裏人民生活得更好，而富有的民族，是那裏人民普遍

地不幸。」

這位經濟學者，只是質樸地及粗野地泄漏了資本主義財富的真實原因。實際上，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少數一羣人財產的增長，牠有自己的條件及源泉，是國民大眾貧窮的增長。

卜爾所發見的資本主義積蓄的一般法則，暴露了那種制度的祕密，在牠下面，一方是財富的積蓄，却不可避免地伴隨着別方面是貧窮的積蓄。

「生產剩餘價值的一切方法，同時就是積蓄的方法，且種種積蓄的擴大，輪到自己又成爲使這些方法發展的手段。由這裏推演下去，隨着資本積蓄的程度，無論工人的酬報或高低，工人的狀況必然要被惡化。」

末了，那種使相對的過剩人口或產業預備軍，與積蓄的規模及能力經常地維持着均衡的法則，把工人緊縛於資本，較之希非同特的大鎚把泊羅墨特意（註）縛在懸崖上還更牢固。牠約制着和資本積蓄相應的貧窮的積蓄。所以一方面是財富的積蓄，同時在對方，即是在把自己固有的生產品當做資本來生產的階層方面，是貧窮，勞動的苦痛，奴隸狀態，無知，野蠻及道德的墮落的積蓄。」（資本論一卷七三九頁）

背叛階
層利益的
調和論

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榨取者與被榨取者間的鴻溝深化了。不是各階層的調和，而是求顛覆資本主義奴隸制度的無情鬥爭，這就是普羅列塔利亞的任務。

各種論調的改良主義者，都鼓吹放棄革命的鬥爭。他們揭出自己的旗幟，是榨取者與被榨取者的協調。爲的「創立」自己協調主義的政策，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者，傳播了微骨虛偽的謊話，說在資本主義存續的時候，工人階層能夠不壞地整頓起來。

註：希非同特是古希臘傳說中的火神及鐵匠。泊羅墨特意是古希臘傳說中的一位英雄。當他把火槍給人

問以後，上帝命令希非同特把他縛在懸崖上以示懲罰。

他們宣佈下爾的資本主義積蓄的一般法則，是『太陳腐』了的。說牠對初期的資本主義是正確的。但他們確認，資本主義的愈益發展，已經駁到了下爾關於工人階層絕對貧窮化的議論。

工人階層的若干叛徒，（例如柏恩斯坦）甚至說到否定工人階層相對的貧窮化。然而布爾喬亞財富的增長，與工人階層窮困的增長間的對立性，是這樣顯著的，使對工人更狡猾的欺騙者（例如考茨基），却不堅決否定普羅列塔利亞相對的貧窮化。然而他們說到，問題不在於布爾喬亞較之工人更迅速地富有起來。對於他們，主要的是在於『證明』工人無需種種革命，於資本主義存續的時候，有解脫貧窮的重軛的可能性。

爲着『證明』工人階層的狀況不是惡化而是改善，改良主義者訴諸一切可能的欺騙方法。通常他們僅僅引證工資的增長。但在這下面，『却忘記了』生活品價格的增長。更『忘記了』失業隊伍的增大。其間完全顯然，倘若工資增長了十分之一，而同時就有五分之一的工人失去工作，那末實際上，工人階層整個的狀況不是改善却是惡化。末了，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反對者，儘量抹殺工人階層貧窮化那樣明顯的指標，比如由於力不勝任的勞動而來

的先期的衰老，由於瘋狂的工作速度而來的不幸事故的增多，由於勞動空前的緊張而來的工
作能力迅速的喪失。在一切這樣的場合，例如在福特的企業中，甚至相當地提高了的工資，
却不能補償工人勞動力迅速的消失。

恐慌條件中
普羅列塔
利亞的窮
貧化與失業

在恐慌期間，工人階層的貧窮化達到了極限。恐慌暴露了並銳化了資本主
義的一切矛盾。普羅列塔利亞的貧窮也就增長到最後的程度了。每一度的恐
慌，都惹起了生產的縮小。把好幾百萬工人擲到了街頭。留在生產中的，工資
也減少了。

現在的恐慌，是資本主義存在期間一切恐慌中最深刻最尖銳的恐慌。瀕死的及在增大着
朽腐的資本主義制度，把幾千萬人委諸空前的痛苦。失業達到了空前的程度。此外，更存在
着局部地失業者的巨大隊伍，即是沒有完全的工作時間來工作的，及與之相當地領取非常微
少的報酬的。

現在的恐慌，使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全無例外的大大的縮減了工資。熱望把恐慌的一切
重壓，都轉嫁到工人階層的肩上去，各國的資本家，都爭先地來縮減工資，使牠達到最貧乏

的界限，在這下面，工人甚至連最不可缺的需要，都沒有能力來滿足了。工人階層的生活水準，甚至在最富足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恐慌期間，也都以最令人難信的形式降低了。

關於這事，有許多事實證明着。英國一個調查礦工狀況的記者，如下的寫道：



「倘若你去訪問南威爾司或結爾根的礦工住所，那末你就會看到，都把一切於較好年代所獲得的傢俱出賣了，在宿舍中接受寄宿者，爲的是有分減房租的可能。但這個寄宿者，却常常大抵是失業者，現在連支付一個銅幣的能力都沒有。倘若一個家庭裏父親在做工，那末兒子就完全失業；反之，倘若兒子在賺錢，那末父親却就喪失了工作。一切能典質的東西都典質了。幾乎沒有一個礦工，他能夠允許自己去奢侈，替自己或自己的妻子兒女添製衣服。兒童赤腳在街上亂跑。只有富能夠買到一些舊衣服，及母親有能力把這些破衣縫補的時候，纔能替他們更換衣服。」

先前在礦工的村落，出自礦工自己的資金，創設有圖書館，並開辦了戲院。現在圖書館沒有能力獲得書籍，戲院則關閉了。

英國其他產業部門的工人狀況還更惡劣。在蘭開夏紡織工業中，在其中從事着的有幾十萬工人，他們的狀況更是惡劣不堪的。甚至在開滿工的時候，（即是每個織工進行四架機器的時候），近年織工的平均工資，一星期也不能多於三十一個半先令以上。但在大多數場合，織工現在每人只能進行兩架機器，例如在柏里爾，織工一星期的工資，是動搖於十五至二十先令之間。這種工資，只有在品質良好的原料上工作的時候纔是可能的。在現今恐慌的條件中，企業者却採用種種品質不純的髒東西用做原料，所以織工的工資更減低了。關於蘭開夏紡織工人的貧窮，許多官廳的調查材料都在雄辯地說明着。例如一九三一年，據威岡的調查，說到幾百工人住在一個屋子裏，這所屋子却是經市建築委員會認為「不適用於人住的」。在波爾頓，這種委員會把多數工人的房屋，配列在「城市的垃圾堆，穢物堆，骯髒的或養家畜的場屋緊鄰，牠們前面都堆着糞山」。

美國貧困
和榨取
的增長
及失業

關於美國工人階層在恐慌期間貧窮化的一般情狀，下表給與了表現。倘若以一九二三——一九二五年間工業中就業工人的平均數，及對他們酬報的每月工資的總數為一百，那末在恐慌年間，我們就取得了這樣的圖案：

年 代	就業工人的數目	工資的總額
1929年5月	102	111
1930年5月	91	94
1931年5月	77	72
1932年5月	72	46

由這個小表中看到，一九二九年五月，即是在現今的恐慌襲擊之前，產業中就業工人的數目，大約等於一九二三——一九二五年的人數，而他們的工資，却是相當地高些。以後，工資開始了激變的降落，且工資總額較之就業工人的數目更非常迅速的降落了。這是意味着，工資總額同時因兩個原因降落了：第一是由於失業，第二是由於工資的降低。在恐慌的三年間，就業工人的人數降低了百分之二十，而工資總額却降低了百分之六十。這樣看來，工資在這期間是降低到兩倍。

美國製造工業中每星期的平均工資，在恐慌年間是以如下的形式降落了：

年 度	金 圓
1929	28.5
1930	25.8
1931	22.6
1932	17.1
1933	17.6

愈益惡化。

喪失國家任何救濟的，美國幾百萬失業大眾艱苦的生活條件，更帶有特別可怕的性質。因為欠房租，由寄宿舍擲了出來的失業者，成千的沿着馬路流浪，及移住到城市附近的草棚中來。這些失業者的草棚，在美國叫做「jungle」（意義是印度沼地難能通行的叢林）。在本布爾喬亞的雜誌上，引述過一個位置在加里福尼亞省 司多克頓城附近沼地中的，這種草棚的描述如下：

「當我們看見草棚的時候，——論文的著者寫道——由各種失業者羣所支架的帳幕中，

一九三三年，工資彷彿有若干的提高，然而這只是表面而已。事實上，這時期生活品的昂貴，較之名義工資的增長更非常大。根據強力地減少了的官廳統計，一九三三年的生活費，較之一九三二年提高了百分之七；根據工人統計局的同種統計，食料品的價格，一九三三年高漲了百分之十八。羅斯福政府所實施的著名的「復興法」，帶來了工人生活的

已經掀起了煙火。每一小羣都在勤勉地替自己烹煮「食物」。一切的圖畫都是奇異的：由這裏能望見，一端是帶有小賣店，帶有充滿穀粒的大堆棧，別一端是帶有製糖工廠，靠近造船所建築着糧食倉庫的城市，這些在熱心工作着的人們，是在翻搜着倉庫裏面掃出來的廢物，把半腐敗了的紅蘿蔔，葱，或是豆子洗淨，並把牠們放在或種很舊的鐵容器裏來煮熟，這種鐵容器是他們所能救出來的。」

描述了貧窮的圖畫以後，著者用如下的話來結束了：

「常常在親切的陳舊的美國調子上來教我們，說我們是有自由的國家。她實際上是自由的：這些人們在三種可能中自由的來選擇：這是盜竊，餓死或變成以廢物養生的動物」
布爾喬亞的記者，却沒有預見到還有一個可能性：這即是普羅列塔利亞反對資本權力的革命鬥爭。

德國法
西主義
的苦役

法西主義的德國，工人的勞動條件愈益惡化了。關於企業中的法西主義的苦役，德國工人的信件給與了表現。例如下面世界著名的電氣商號「西門子」工廠中的一個女工寫道：

「在西門子小工廠的鑄型部中，工作條件是令人憤慨的。一星期工作五天，計件的酬報最多是十五馬克。有時當這一星期女工只能工作四天的時候，因此總共只能得到九個馬克。在這種場合，總共只有兩個馬克留給生活，因為要五馬克的宿費，及二馬克的車費。工作的速度是可怖的。大多數的婦女，都不能和計件的工作條件合拍。對於接送材料，對於計算工作卡片，對於排除機械的缺陷，對於進餐及其他的等等所必需的時間，是都不適用在計算裏。」

把幾十萬的少壯工人，放在義務勞動的野營中。在棍棒的兵營紀律的條件中，他們執行着強制的工作。下面是一個德國的記者，怎樣敘述着這些工人的生活。

「他們和奴隸一樣工作着：大隊的派在訓練下，監督下，常常在棍棒和鞭子的威脅下。他們喪失了放棄自己工作位置的權利。他們是經常的及無條件的服從自己的監督者，且常常甚至穿上軍服。他們是和奴隸一樣生活着：離開了自己的家庭，住在禁閉的大移民所中，且常常是在先前用做徒刑監獄的建築物中。他們睡在共同的寢室裏，睡在木板或麥藁上，領取飢餓的口糧。他們的命運是工作和訓練，訓練和工作。」

波蘭普羅
列塔利亞
的貧窮化

在更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勞動大眾的生活條件是更不堪忍受的。這種關係中的一個顯明的實例，就是波蘭。

一九三二年，公佈過調查華沙二百零四個失業者家庭的結果。這是對康姆主義遠沒有同情的，布爾喬亞的機關所舉行的調查。所調查的都是熟練工人的家庭。在調查的報告中說道：

「必須確認營養料在絕大多數的場合，都是低於飢餓的最小的限度。例如有四口人的鑄型工人（五金工人）的家庭，一星期的食費只有十二個齊羅特。每天吃兩次馬鈴薯，椰菜和麵包。肉和乳完全不購買。有六口人的裁縫工人的家庭，當團體的代表訪問他們的時候，已經有三天沒有任何食物了；也沒有一點燃料，沒有一滴煤油。別一個有四口人的家庭的情形，是在三星期間，沒有吃過熱的食品。唯一的食品是麵包帶茶。有個失業者的家庭，是藉妻子滿街叫賣燒餅的工資來生活。一天的工資有一個至一個半齊羅特。且這是共有十口人的家庭的唯一收入。」

報告的總結確認：

「失業者及其家族的主要食品，是馬鈴薯及椰菜，稀少的麵包和茶，有時候是粥，很少有麵粉製品及青菜。一星期吃一次肉的家庭，在調查的二百零四家中，總共有二十家。」

關於衣服方面，也並不較好。報告中說道：

「對鞋子及上身的衣服，感覺最大的缺乏。例如一個失業的有六口人的麵包工人的家庭，一雙鞋子都沒有。父親出門的時候，鞋底用繩子縛着，孩子一般都不到街上來。在某種場合，兩個嬰兒共穿一件外套。母親把最小的嬰兒送到了學校，就把外套由他身上脫下來，帶回家裏又替大的孩子穿上。孩子由學校回家的時候，再用同樣的手續重複一次。」

關於失業者可怖的住宿條件，報告中如下報道着：

「經過調查的大多數的住所，連最基本的衛生要求都不合。」

這裏是說明的實例：

「寄宿舍都開在地窖裏。牆都漏水。通到宿舍的廊下，三種以上就在不斷地流水。房子裏住着三個成年人和四個孩子。在許多的場合，一個房間裏住着十個人以上。由九百二十九個過簡單生活的人們中間，只有一百九十三個人睡在單人的床上。這裏有一張床上睡着十一

個人的，有十四個嬰孩睡搖籃裏，有九個孩子睡在櫃子，長椅子，椅子上。絕大多數是兩三個及較多的人睡在一張床上。一張床上睡着五個人的，遇着這種情形確有九次。六個人睡在一張床上的遇着三次。」

雖然工業生產有若干的增大，波蘭失業者的數目，一九三五年較之前幾年却更多了。一家布爾喬亞的大報館，於一九三五年二月曾記述如下：

「現今我們有五十萬零四千登記了的失業者。倘若由這種數目中，除去八萬五千非工人的失業者，如智力勞動的工作人員，家庭僕役等等，那末失業的工人，總共有四十二萬人。倘若把這種數字，和在礦工業，五金工業及製造工業中的在業工人的數目比較起來，那末指明了波蘭的在業工人並不多於失業者。」

根據報紙的材料，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業工人為五十萬人，而登記了的失業者為四十二萬人。像這樣，每一個在業工人就相當有一個失業者。登記了的失業者中，只有三分之一取得或種救濟。把其餘的都委諸飢餓，疾病及死亡。

在業工人的狀況也好不了多少。工人每星期的平均工資，煤炭工業中為三〇・〇九齊羅

特，礦工業中爲三一·〇五齊特羅，大，中製造工業中爲二七，〇〇齊羅特，商業及運輸中爲二二·二齊羅特，小製造工業中爲二〇·九齊羅特，家庭手工工業中爲一八·〇〇齊羅特，把工作發回家的家庭手工工業中爲一四·〇〇齊羅特，公共事業中爲一四·〇〇齊羅特等等。

許多法西斯主義的新法律，他們把工人階層由失業，疾病，不幸事故及殘廢等等，在社會保險範圍中的不大的獲得都剝奪了。政府獎勵資本主義的『合理化』，即是企業者在工場及礦坑上所樹立的，前所未聞的血汗制度，把工業中的不幸事故引到了巨大的增加。根據官廳的材料，充分說到僅是煤炭工業一部門中，一九二七——一九三一年間，由於不幸事故就死了一〇三九個礦工，重傷的有七四七一人；受傷的總數爲九七三三一人，這些年間煤炭工業中在業工人的平均數，却並不多於十萬人以上！

三 資本主義積蓄的史的趨勢

資本主義在其發展中，不可避免地會引到勞動愈益增大的社會化。在巨大的程度中，

勞動因
資本主義
社會化

成長了個別企業，個別區域，個別國家間的一切可能的聯繫。把個別的，先或多或少獨立工業部門，引到細分為許許多多相互聯繫的及相互依存的部門。資本主義結合了各種人們的勞動，把他們以無數不可見的線索聯繫起來了。

「因資本主義生產的勞動社會化，是完全不在於人們在同一個場所中來工作，（這僅是過程的微小部分），而是在於資本的集中伴來了社會勞動的專門化，每一工業部門中資本家人數的減少，及特殊工業部門數目的增加，——是在於把許多細碎的生產過程，融合而為一個社會的生產過程。」（伊里奇全集一卷九一頁）

但生產社會化，在資本主義下不是為全社會的利益，也不是為勞動大眾的利益，而是為努力擴大自己的利潤的，少數一羣資本家的利益而發生起來。跟着勞動社會性的增大，也就增長了企業間的細分工，增長了資本家間的競爭及搏鬥。

「一切生產，像這樣融合為一個社會的生產過程，而其間，每個生產却是由個別的資本家來管理，依於他的專斷，把社會的生產品弄成了他的私有財產。」（伊里奇全集一卷九二頁）

只有取消生產手段上的私有，並把牠們轉為全社會所有，只有剝奪布爾喬亞，並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纔能消滅這種矛盾。

跟着資本的集中與集合同時進行的企業規模的擴大，準備好了對於生產手段社會化的，在社會主義原則下改造經濟生活的一切條件。

代替勞動
的所有為
資本主義
的私有

布爾喬亞反對社會主義所提出的主要論證，是說社會主義希望取消長期勞動正當收穫的私有財產。布爾喬亞用這種論證，企圖誘致大批的小有產者，加入反對社會主義的陣營，小有產者大衆，在資本主義的時候是還很多的。

任何什麼都不比這種論證更虛偽。事實上，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每天由小生產者奪取他的勞動所有物。小生產者在與資本方面的競爭的打擊下疲弱了及衰微了。他由經濟生活的廣庭中被逐出來了。資本佔有了首要的計劃。

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在這種關係中，是和勞動的私有財產直接對立，勞動的私有財產是建基於生產者與生產手段的結合上，而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却是建基於生產者與生產手段的分離上。

「所有者以個人的勞動所獲得的，即是說建基於獨立的個別工作者和他的勞動手段及工具的結合上的私有財產，是被奠基於榨取別人的，但形式上却是自由的勞動上的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所驅逐了。」（資本論一卷九二頁）

一個資本家殺死許多資本家

當資本主義站住了脚跟以後，財產在少數人手中的集中，是以巨大的步伐來進行。現在不僅破滅了落入僱傭工人隊伍中的小生產者。和這並行，資本家自己中間的鬥爭也愈益擴大了。

「一個資本家殺死了許多資本家。」（資本論一卷八六五頁）

無量數的財富，集中在少數一羣寄生蟲與怠惰者的手中。社會主義革命，就是對這一小羣人來沒收。

對剝削者剝奪

資本主義在其發展中，不僅創造了並發展了大規模的生產，這種大規模的生產，在普羅列塔利亞革命以後，是成爲社會主義的基礎的。同時資本主義還產出了自己固有的掘墓人——工人階層。

「和在這種轉變的過程中，篡奪了並獨占了一切利益的，資本巨頭的人數不斷地減少的

同時，增長了大衆的貧窮，壓迫，奴役，退化，及榨取，但與此同時，却增長了因資本主義生產過程自身的機構而不斷地增加着人數，訓練起來，團結起來，並組織起來的工人階層的憤慨。資本的獨占，却成了在牠的時代及在牠下面成長起來的，那種生產方法的桎梏。生產手段的集合與勞動的社會化，是達到了那一點，當時牠們與牠們的資本主義外殼成了不能相容的。資本主義的外殼爆裂了。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的時辰到了。剝削者被剝奪了。」（資本論一卷八六五頁）

在這幾行裏，卡爾暴露了資本主義積蓄的史的趨勢。

「卡爾看出資本主義進步的，革命的工作，是在於牠使勞動社會化了，同時以自己過程的機構，「訓練了，團結了，並組織了工人階層」，訓練着鬥爭，組織着牠們的「暴動」，團結起來「剝奪剝奪者」，由「少數篡奪者」手中奪取政權並奪出生產手段，把牠們交給全社會的手中。」（伊里奇全集一卷二〇四頁）

資本主義的愈益發展，完全證實了這種燦爛的預見的正確。在蘇聯，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已經實現了對剝削者沒收，並建築了堅固無比的社會主義的基礎。

資本主義
準備了
自己的
掘墓人

對剝奪者沒收，是只有在自己手裏獲得了政權的工人階層纔能實現的。只有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纔能由寄生蟲——資本家手中沒收社會的生產手段，並使他們對勞動着的國民大衆服務。不論用任何和平的方法，都不能說服權取者放棄自己的統治權。

當廢止農奴制度的時候，涅克拉索夫在「自由」一詩中寫道：

我知道：代替農奴的鎖鍊

人們發明了許多別的。

雖然如此！……但把牠們解除，對民衆也是容易的……

詩人在這種關係中，正確地指出了用來代替農奴制度的新的權取形態，在自己的發展中，創造了對於反對各種人權取人的堅決鬥爭的條件。資本主義奴役工人，並把他們委諸終身的苦役。但同時，牠却

「覺醒了工人的意識，轉變卑賤的及朦朧的不滿，而爲自覺的抗議，轉變細碎的，小的，無意認識暴動，而爲爭取全體勞動者解放的有組織階層鬥爭，這種鬥爭，由這種大

規模資本主義自身的生存條件中吸取自己的力量，並因此能夠無條件地期待確實的成功。」

（伊里奇全集一卷一四二頁）

這些預言，是伊里奇在四十多年以前寫的。以深刻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為基礎，卡爾和伊里奇對工人階層指示了他們的鬥爭途徑。他們指示說：

「資本主義自身創造了自己的掘墓人，自身造出了新制度的因素，並同時，缺乏「飛躍」，這些個別的因素却絕不能變更物體的總狀態，不能觸傷資本的統治。」（伊里奇全集十五卷六頁）

必須飛躍，必須樹立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的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只有那時纔能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過程。

伊里奇多次地指明過，卡爾主義中最主要的，——這是關於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的學說。

卡爾——伊里奇的政治經濟學，是「卡爾學說最深刻的，全面的，及詳盡的確證及應用。」

（卡爾恩格斯卡爾主義二四頁）

第九章 資本家間剩餘價值的分配

以工人階層的勞動所創造的剩餘價值，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一切不勞而獲的源泉。布爾喬亞及其食客的一切收入，都是由這個源泉中汲取出來。上自最大的資本巨頭所取得的百萬賭注起，以至交易所的小「光棍」偶然的贏利止，一切這些的總源泉，都是工人階層的無償勞動。在這一章裏，我們把從工人階層所汲出的剩餘價值，按牠來分配於各個資本家羣及個別資本家間的根本法則來認識一下。

一 平均潤利

只有工人的勞動，纔能創造剩餘價值。但各工場所僱用的工人數目却是不
一律的。而且投資很多的人，他所僱用的工人數目，常常不一定就是很多的。
在這下面，資本的有樣構成，即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間的比率，是有很大的意

義。

高度有機構成的資本（即是不變資本為較大的份額），僱用着比較更少的工人，而低度有機構成的資本，（即是不變資本為較小的份額），却僱用着較多數的工人。我們舉出兩個有同量資本——一百萬盧布——的資本家。一個建築發電廠，並以最新的技術把軸設備了。別一個創立採石廠，這裏是手工勞動占優勢。發電廠中有五十個人在做工，而在採石廠却有五百個人在做工。這裏就發生了問題：難道採石廠的所有者，比較發電廠的所有者能多取得十倍的利潤嗎？

在資本主義下，生產的目的是吸取利潤。倘若採石廠較之發電廠能給與更多的利潤（自然是在同一的資本支出下），那末許多利慾的獵取者，就都會想去建立採石廠。反之，希望去建築發電廠的資本家就只能找到少數了。但我們已經知道，這種情形當然會引到什麼：石頭的價格將跌落下去，而電力的價格却會提高起來。然而要問，這種價格運動將進到怎樣的界限呢？

假定價格變到了那樣，使兩種企業的所有者都取得完全一律的利潤。那時價格的向前運

動仍將繼續下去嗎？顯然不會。那時任何一個發電廠的所有者，都不會有去改做採石的念頭了：因為兩種企業是同樣有利的。

平均利
潤率
的法則

資本主義的經濟，不只是由兩種企業來組成，而是由許許多多的工場和工廠來組成。在這些企業裏，所投的資本自然是不一律的數量。而且除資本的數量彼此不同外，資本的有機構成也是不一律的。低度的資本構成，當在建築物、設備等等上只有不多的支出的時候，却僱用許多工人的地方，隨處都有地位。比如說，假定承包人執行鐵路上的土方工作，那末他在不變資本上的支出不甚大的：購買獨輪手車，鶴嘴鍬及鐵鋤，——一切不過如此。他却要僱傭大批的土工；在僱傭勞動方上，對他有用去了全部資本的大部分。反之，在那些高度發展的技術占優勢的企業中，能夠遇着高度的資本有機構成。資本的支出，主要的是用在獲得複雜的及高價的設備上。支出在購置勞動力的數額，是比較不大的。

因為只有工人的勞動纔能創造剩餘價值，那末帶有低度的資本有機構成的企業，當然會取得更多的利潤。然而資本家間的鬥爭，却使各種資本上的利潤額引到均等化了。

資本家的利潤對他的資本的比率，稱為利潤率。例如資本家在某種事業裏投了一百萬盧布，一年取得十萬盧布的利潤，那末他的利潤率，就是十分之一或百分之十。資本家間的競爭，使一般的或平均的利潤率的法則統治起來。這種法則，如同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法則，僅是自然地，在無數的偏離中，在全體反對全體的鬥爭中實現出來。

利潤
率的均
等化

我們在數字的實例中，來指出利潤率的均等化，在資本主義社會是以如何的形式來進行。現在為簡單化起見，假定社會只有三種同一數量，但是各別有機構成的資本，（或是三類資本）。每一種資本的數量，（或每一類資本），都

等於一百個單位。（一千，一百萬也沒有差別。）第一種資本，是由七十個單位（以每一萬盧布做單位）的不變資本，和三十個單位的可變資本所組成。第二種資本，是由八十個單位的不變資本，和二十個單位的可變資本所組成。第三種資本，是由九十個單位的不變資本，和十個單位的可變資本所組成。假定剩餘價值率，在這三種企業中（或企業率中）都一律為百分之百。這意味着每個工人一半的工作日，是為補償自己的工資而工作，其他的一半，是為資本家而工作。在這種場合，由工人榨出的剩餘價值，在每個企業中，按其數量都將等於可

變資本，即是在第一種企業中將產生三十個位單的剩餘價值，第二種企業將產生二十個單位的剩餘價值，第三種企業將產生十個單位的剩餘價值。倘若在資本主義企業中所生產的商品，都是照自己的價值來出賣，那末第一種企業就會取得三十個單位的利潤，第二種企業就會取得二十個單位的利潤，第三種企業就會取得十個單位的利潤。但三種企業中的資本，却都是同一的數量。顯然，這種狀況是表明了對第一種資本家最得手，對第三種資本家極不利。但在這種場合，資本就會由第三類的企業中，移到更有利的第一類企業中來。資本家間就展開了競爭，這種競爭強制第一類資本家減低自己商品的價格，並同時對第三類資本家，却給與了有提高自己商品價格的可能性使三類企業的利潤，大體上都成爲一律的。

這種利潤率均等化的行程，在下表的形式中，能夠更明瞭的表現出來。

資本	不變資本	可變資本	剩餘價值	所生產的 商品的價值	商品的 出賣價格	利潤率
第一類	70	30	30	130	120	20%
第二類	80	20	20	120	120	20%
第三類	90	10	10	110	120	20%
總計	240	60	60	360	360	20%

「利潤，是剩餘價值對一切投入在企業中的資本的比率。「高度有機構成」的資本，（即是帶有高於社會平均的規模的，不變資本對可變資本的優勢），給與了低於平均以下的利潤率。「低度有機構成」的資本，給與了高於平均以上的利潤率。資本間的競爭，他們由一部門向別部門的自由轉移，把這兩種情形的利潤率引到了平均。」（伊里奇卡爾恩格司卡爾主義
三一頁）

資本
周轉的
速度

除資本有機構成的差異外，由工人所榨出的剩餘價值額，更依存於資本周轉的速度。倘若兩個資本家有一律的資本，及一律的資本有機構成，那末誰的資本周轉得更迅速，誰就能榨出更大的剩餘價值。假定其中一個資本家，資本一年周轉一次，而別個資本家，一年周轉三次。那時第二個資本家，就能僱傭三倍多的人，並榨出三倍多的剩餘價值。這種差異，也會因資本家間的競爭方法所實現的利潤率的平均法則，而一般地及整個地均等起來。

在資本主義社會現象的表面，剩餘價值是以利潤的形式來出場。資本家不理睬他的工人的勞動所創造的剩餘價值為如何。資本家唯一的是關心他所支出的資本上的利潤。在每個支

利潤掩
蔽了榨
取關係

出的盧布上，他能不能更取得二十個科比或五十個科比，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利潤是按整個資本來計算，和資本分為可變資本及不變資本是沒有關係的。資本家對這種分割也是不理睬。所以發生了彷彿利潤是全部資本——無論是可變資本或是不變資本——的產物的外觀。那末資本拿來利潤，由資本家及其代理人看來，好像是和梨樹結梨一樣自然的。

我們已經看到，工資形態怎樣掩蔽了榨取，造出了彷彿對全部勞動都酬報了的外觀。現在我們又看到，輪到利潤的形態，又怎樣隱蔽了榨取關係，造出了彷彿牠是全部資本的產物的外觀。

生產價格
是變相的
價值形態

這樣看來，資本主義諸關係的形態，都掩蔽着並隱藏着牠的真實的本質。在前面所舉的例中，三個企業所生產的一切商品，都是照一百二十個單位來出賣。其間，第一種企業的商品價值，是等於一百三十個單位。第二種企業的商品價值，是等於一百二十個單位。第三種企業的商品價值，是等於一百一十個單

位。

這樣看來，商品的價格不同於牠的價值。對於三種企業的商品，由什麼地方都取得了一百二十個單位的價格呢？牠是由於使生產成本的一百單位，加上平均利潤的二十單位，是用這種方法取得了。等於生產成本加上平均利潤的價格，叫做生產價格。

個別商品在資本主義的時候，不是照牠的價值來出賣，而是照牠的生產價格來出賣。然而這是否意味着，價值法則對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沒有力量嗎？絕不是這種情形。因為生產價格，只是一種變相的價值形態。

一些資本家，出賣自己的商品高於牠的價值，別些資本家，出賣自己的商品低於牠的價值，但全體資本家，却共同取得自己商品的完全價值，且整個資本主義階層的利潤，是等於社會中一切無償勞動所產生的剩餘價值。在全社會的規模中，生產價格的總額，是等於商品價值的總額，而利潤的總額，則等於工人於無償勞動的總額。商品價值的抵落，在自己後面會引來商品生產價格的降低，其間，價值的提高，也會引到生產價格的提高。這樣看來，價值法則，正是經過以生產價格為手段來實現自己的活動。

「這樣看來，價格由價值偏離及利潤均等，這種誰也知道的及無可爭辯的事實，被卡爾在價值法則的基礎上完全解釋明白了，因為一切商品價值總額，是和價格總額一致。」

（伊里奇卡爾恩格司卡爾主義三一頁）

利潤
率趨於
降低

資本公司經營生產，是為的汲取利潤。利潤，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

利潤，這是對於一切投在企業中的資本的比率中所得來的大批剩餘價值。但我們知道，剩餘價值率，是由可變資本的規模來決定，即是由那部分用以僱傭勞動力的資本來決定。

然而資本的有機構成，隨着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而不斷地在變更着，而且，是向着提高的方面在變更着。隨着技術的成長，企業上的大批原料，機器及設備，都逐漸愈益增大了，用以償付死勞動的那部分資本，非常有力地增大了，同時，用以酬報活勞動的可變資本，却是非常更慢的在增長着。

每個個別的資本家，都以機器代替了工人，使生產低廉，擴大自己商品的銷售，努力提高自己個人的利潤。這完全顯然的，因為他不是「築菜園的圍牆」。（即是中國俗話「白費

心思』的意思)。但在資本有機構成的增長中所表現的技術的發展，却惹起了超過個別資本家權力以外的結果。這些結果，就是一般(或平均)利潤率趨於降低。

『勞動生產性的提高，是意味着不變資本比較可變資本更迅速的增長。但因爲剩餘價值，僅是可變資本單獨的機能，那末顯然，利潤率(剩餘價值對全部資本的比率，而不是僅對可變資本的比率)是趨於降低。卜爾詳細地分析了這種趨向，及許多掩蔽牠或對牠起反作用的情況。』(伊里奇卡爾恩格司卡爾主義三二頁)

反作用
的原因

這些反作用的情況中，首先是關聯着對工人榨取率的增長。且必須看到，隨着勞動生產性增長的程度，機器，設備及其他等等的價值都降落了。倘若先前一個工人服役於兩架機械，而現在却服役於十六架機械，那末必須看到，現在機械的價值，是比較以前低落了。

現在十六架機械，比較先前的兩架機械，所值不是貴八倍，而常常只是貴五倍或四倍。因此相當於一個工人的不變資本部分，不是增大了八倍，而僅是增大了四倍——五倍。阻止着利潤率降落的，還有其他的原因。

而且更要看到，利潤率的降落，不是意味着利潤數量的減少，即不是意味着由工人階層榨出的剩餘價值總量的減少。反之，資本主義利潤的數量，是不屈不撓地在增長着，因為資本是在進行着增大，蒙受榨取的工人數目是在增加起來，榨取的程度是在增長起來。

利潤率
趨於降低
的意義

但利潤率趨於降低，却完全照樣在活動，這對於資本主義的全部發展，顯示了巨大的影響。利潤率趨於降低，非常銳化了資本主義的矛盾。利潤率的降低，資本金企圖藉增大對工人的榨取來補償，遂引來了普羅列塔利亞與布爾喬亞間的許多矛盾。利潤率的降低，非常銳化了資本家陣營內部的鬥爭。挽救利潤降低的趨勢，資本家把企業創設在落後的國家中，這裏較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工作人手更廉賤，資本有機構成也較低。而且，資本金更在各種同盟中結合起來了，以維持高度的價格水準，藉這種方法，努力擴大自己的利潤，使利潤率不致降落下去。

在恐慌期間，當資本主義全部矛盾銳化了的時候，以利潤率趨於降低為條件的一切矛盾，更特別鮮明地暴露出來了。

二 商業資本及商業利潤

工業資本
家和商
業資本家

用工人的勞動，在生產過程中創造了剩餘價值。牠首先是被企業所隸屬的工業資本家所占有。分配由工人階層所搶來的掠奪品，一切其他的參加者，都由他手裏取得自己的份額。這些參加者中的一個，是商業資本家。

在資本主義的經濟中，生產各種商品，都不是爲自己消費，而是爲出賣。因此當商品生產出來了的時候，工場主或工廠主的關心並沒有終止，還必需把牠賣出去。企業者必須出賣他所製成的商品，以便從新把自己的資本變爲貨幣。

在發展的資本主義的經濟中，企業者並不去等待在他的商品後面出現了直接消費者的時候。一般規律的形式，工場主是把自己的商品賣結中介人——商人，而由他來實現商品的向前推進，以至把商品賣給消費者。

但從事商業必須有資本。沒有資金，商人就不能執行使商品達到購買者，達到消費者的任務。倘若工業家要親自來進行出賣自己的商品，他就要支付自己資本的一定部分，用在設

備商店，用在僱用店員及其他等等上。因此工業家把這些事務，委任商人去做，把自己利潤的一部分讓給了他們。



商業資本的利潤，這樣看來，表現是工業家讓給商人的剩餘價值的一部分。支出了一定的資本，商人必須在自己的資本上，取得普通高度的利潤。倘若他的利潤低於通常的平均利潤以下，從事商業就成了不利益的，商人就會把自己的資本，移轉到工業領域中來。

商業利潤，是剩餘價值的一部分。然而在這裏，剩餘價值的源泉，比較在工業利潤的形態中，愈益掩蔽了。商人的資本不參加生產。造出了彷彿利潤是由商業自身中發生出來的外觀。



商人不僅替資本主義工場及工廠中所生產的那些商品，擔任中介人及傳導者。商人更由農民，手工業者，家庭手工業者收買商品。

在某一個村落裏，往昔繁榮過製鎖的營業。家庭手工業者自身很難找到自己製品的銷路。於是出現了收集商人，他收集大批的商品，把牠們運入城市，在城裏，有利

地來出賣自己的商品。

收集商人在出賣的時候，是收入了鎖的價值，而對家庭手工業者，却是用低價將牠們收買起來。購買價格與出賣價格間差額的一部分，是用來彌補各種轉運，包裝及其他等等的開支。這種差額的其他部分，成爲利潤——收集商人的利得。

像這樣，商業資本榨取了獨立的小商品生產者，最後更把他們變成在夢裏工作着的自己的工人。像這樣，他由單純商品生產中榨出了利潤。

商品資本，在資本主義發生的歷史中演着最重要的作用。商業資本，根本地侵蝕了及動搖了先前諸關係的基礎。牠傷害了封建制度的基礎。

商業的發展，分解了先前的自然經濟，並引來了商品生產的擴張。同時，商業資本在資本的原始積蓄中，也演着很大的作用。商業和掠奪有很多的共通點，並常常是和直接的強劫



聯繫着的，牠是最初的資本發生一個最重要的來源。

在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中，不僅買賣消費品。反之，巨大多數的商業契約，是在對於向後生產所必需的那種商品上來進行。

棉織工場買進棉花，煤炭，機器，機械，顏料。機械製造廠買進煤炭，鐵，也同樣買進機械，和機器。鐵路買進大量的鐵軌，枕木，車輛及機車。

在一切這些場合，不是把對於個人消費所必需的商品，而是把對於向後的生產或對於商品的運輸所必需的商品，來用做商業契約的對象。

更來區別批發商業與零售商業，工場主通常是把自己的商品賣給批發商人。批發商人再把商品轉賣給較小的商人，輪到更小的商人，他又把商品零售給消費者。



在資本主義國家，商業機構是非常複雜的。最大規模的買賣，是在商品交易所中來完成。某種商品在達到自己的消費者之先，要經過若干次一手對一手移轉下去。交易及轉賣的參加者，常常是眼睛看不到商品：普通只是出賣證明商品存在，及給有提取牠的權利的堆棧提單。自然，不是各種商品都能以這種交易來實行：對於這事，是須要商品能以很大的同一性區別出來，要牠的品質能夠在相當的堆棧證書中容易標明及識別。

在商品交易所中，商人購買商品，常常不是為的把牠達到消費者，而僅是因為他們期待

投
機

市場價格的提高，在轉賣該種商品的時候，從這裏有獲取利潤的可能性。實際上，價格是常常依存於許許多多的原因而動搖，對牠預先探明是非常困難的，且有時簡直是不可能的。比如說，在收成有順利的外觀的時候，五穀的價格在初夏會降下去；倘若收成的外觀突然變壞了——通常就會引起五穀價格非常的提高。

這種情況，對投機商業發現了可能性。投機是和資本主義商業的一切特性不可分離地聯結着的。那種落在投機者份下的利潤，表現為參加該種用做投機對象的商品的生產或買賣的，成百成千人的損失。

三 借貸資本及利息

泊拉意
司博士
的幻想

一百五十年以前，一位英國的神學者及經濟學者——李查爾得·泊拉意司博士，作過如下的計算：倘若以一個銅幣，在西歷紀元的初年拿出按複利增殖起來，那末到了我們的今日，牠就會變成巨大的金球，金球的大小要超過地球的規模好幾倍。

這種幻想是非常有趣的。牠鮮明地表現了在借貸資本活動地盤上所發生的表象。借貸資本——這是放在某種期限的借貸中的，貨幣形態中的資本。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僅是那些有工業企業或商業企業的資本家在享受着不勞動的收入。在資本主義下，還站着許許多多的寄生蟲，他們連手指頭都不動一動，僅是立在他們握有更多的資本，更多的貨幣額的基礎上，就取得了巨大的收入。



在資本主義的時候，貨幣資本的所有者，如同說話一樣，是在把貨幣放出去增殖。這些貨幣是以怎樣的形式在增殖的呢？因為貨幣並不是或種能在親切的陽光下成長起來的植物。且實際上，貨幣的增殖，和自然界通常的成長沒有任何共通性。貨幣的增殖，僅是在容許資本家剝奪工人的無償勞動的，一定的社會結構下纔能發生。



貨幣資本的所有者，通常都把他的貨幣存入銀行。銀行對存款支付一定的利息。
但銀行從什麼地方拿來支付這些利息的資金呢？因為當貨幣以黃金或信用

票據的形式放在銀行儲藏庫裏的時候，牠們是並不會自己增殖起來。

資本主義只知道一個增殖資本的源泉；這種源泉是在生產上：在工場，工廠，礦山上，在農業企業及其他等等上。

因此現代的銀行，把交給他存儲的貨幣，不是拿來蓄藏及保管。牠在自己的金庫中，只放着能夠償還貨幣所有者需要的儲款。經驗的指示，在通常的時候，只有不大一部分的存款者，在每個一定的時候，向銀行要求歸還存款。他們實行由銀行取出的貨幣，普通迅速地就被新存款的支流平衡了。

自然，在某種激變的環境中，如在恐慌，戰爭及其他等的時候，事情就以根本的形式變化了。那時全體存款者大眾，一齊都向銀行要求退還自己的貨幣。倘若銀行對這種突襲不能預先準備，又不能由其他銀行或由國家等等方面，用借款的方法，使自己的金庫中集有充分數量的貨幣，或是對於存款者的突襲不能做到縮小及引到一定的範圍，那末銀行就只好『破產』。這就是意味着他宣佈不能償還存款了。銀行的倒閉，是意味着許多資本家的零落，小布爾喬亞積蓄的消滅及其他等等。銀行的破產，所以愈益銳化了恐慌。

然而普通的條件下，銀行能夠在自己的金庫中，只保存比較不大的貨幣額，只要有能償還人所要求的一切存款的力量就成了。一切其餘的貨幣，銀行以借貸的形式，借給當時需要貨幣的那些資本家。

借貸資本
本收入
的源泉

我們已經知道，資本家爲什麼需要這些貨幣？他們是需要把牠們用來購買原料，支付工人的工資及其他等等。他們對貨幣的需要，一言以蔽之，是把牠們在資本的資格中來使用，企業者把由銀行取得的貨幣，在資本的形式中，放入事業裏，放進生產裏。這是無妨的，要取得貨幣，對牠們不是永久的，而僅是在一個期限內。在生產及出賣所製造的出品的時候，在各種時期對資本家出現着各種的貨幣額。由這些數額中，工業家能夠來償還由銀行所取得的借款。此外還必須看到，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時，銀行不僅給與工業家某種或多或少短期的借貸，而且在非常的時期上，把巨大的資金投入工業。

工業家把由銀行所取得的貨幣，在資本的形式中來應用。他用這些資本來擴大自己的生產。這樣看來，借貸資本的特徵，包括爲不是對牠有所有權的資本家，却把牠在生產中來應

用。工業家因為把由銀行所取得的借款應用於生產中，於是增大了僱傭工人的數目，所以就增大了工人所生產出來的剩餘價值的總額。

這種剩餘價值的一部分，工業家應當在准許他支配資本的報酬的形式中，來付給銀行。倘若工業家在年初由銀行拿到一千盧布，在年終就應該付給銀行一千零七十個盧布，這就是說，銀行在放款後取得了百分之七的利息。

在這種場合，銀行却以較少的利息，付給將貨幣存放在銀行裏的貨幣所有者。——假定是百分之五。這意味着，由銀行從工業家所得取的七十個盧布中，銀行應當把五十個盧布，付給以一千盧布存入銀行的那個人。在這種場合，銀行的利潤是二十個盧布。

誰也可以看出，全部這種交易，和普通的商業買賣非常類似。假定商人以五十個盧布買了一匹馬，而以七十個盧布賣出去了。他的利潤是二十個盧布。

銀行也是付出了五十個盧布，而收入了七十個盧布，——牠的利潤也是等於二十個盧布。其間的差別，只是銀行買賣的對象，不是馬，不是或種別的普通商品，而是完全特種的商品吧了。什麼商品呢？我們已經看出：這是在一年期間，以資本的資格利用過的，



已經變爲資本的一千盧布。這樣看來，銀行是買賣資本；銀行是資本商人。

利息是
資本
的價格

這樣看來，資本變成了從牠來進行買賣交易的商品。在這些交易中表現了資本的價格。在上述的場合，七十個盧布，就是工業家把一千盧布在資本中利用一年後所支付的價格。這是企業家付給資本商人——銀行的價格。至於銀行，也因在一年間利用一千盧布的同樣權利，付給資本所有者總共是五十個盧布。

這裏發生了問題：這種價格依存於什麼呢？在資本上所支付的利息水準依存於什麼呢？

利息
與平均
利息

這種水準常常受到變動。資本家中間常常說道：現在貨幣賤了（即銀根鬆了），或現在貨幣貴了（即銀根緊了）。這意味着在第一種場合，是按不大的利息就能借到貨幣，反之，而在第二種場合，是要支付高度的利息了。如同在每個商業交易中一樣，在這種場合的價格，首先依存於供給與需要來決定。倘若在一個月內，很多的資本家都需要補充的資金，而且他們決定非獲得牠們不可，那時借貸上的需要就強有力地提高了。然而我們要來考察，這種提高能達到怎樣的界限。

如我們所舉的實例，把一千盧布額的資本利用一年以後，工業家付給了銀行七十個盧布。因什麼這種交易對他有利呢？是因為他確信在自己的企業中，所支出的資本上能取得利潤。這意味着在一年期間，每一千盧布上企業家取得了一百五十一——一百六十個盧布的利潤。他由銀行借來的一千盧布，也取得了同樣的利潤。把七十個盧布付給了銀行，他還在自己手裏保有八十至九十個盧布的差額。這是在工業中所取得的利潤水準，和付給銀行的利息水準間的差額。

倘若在借貸上的需要增大的影響下，利息水準就將提高，那末這種提高，顯然是有一定的界限。銀行能夠代替七十個盧布而要求八十至九十個盧布。那時接受借款，對於工業家還是合算。但倘若銀行要求一百五十至一百六十個盧布，那末工業家就會拒絕這種條件；因為那時對他什麼利益也會沒有，反而要相當增加打擾和奔走了。

在特殊的場合，利息能夠提高，並高於利潤的平均水準以上。倘若資本家有破產的威脅，他無論如何非需要貨幣不可，那末只要能夠救濟自己，任何的利息他都會同意。

然而在正常的條件中，利息水準在提高的時候，是以企業家能取得的那種平均利潤水準

爲界限。利息水準普通是非常低於平均利潤。在貨幣的供給超過需要的時候，對牠們支付的利息水準更會降落。

依於客觀條件，在這一場合中利息水準能夠落到非常低下，雖然誰也不會完全白白地借錢借給人。

高利貸資本及其歷史的作用

借貸資本，和商業資本平行，是一個最舊的資本形態。高利貸者，是和商人一樣，在歷史中出現，比較工業資本家非常更早。

在還沒有資本主義生產的時候，高利貸者在這時期是由什麼地方獲得收入呢？高利貸者那時主要的是把貨幣在借貸中放給統治階層——地主——封建領主——的代表。他由他們所取得的利息，其來源是封建領主對農民榨取的無償勞動。倘若高利貸者奴化了小生產者，——農民，手工業者，那末高利貸者的收入，又同樣是由小生產者的勞動創造出來。

和商業資本一樣，高利貸資本在侵蝕前資本主義的諸關係中，在準備資本主義生產發生的地盤上，實占有卓越的地位。



在先前的時候，工場和工廠是由單個企業家來創設。個別資本家所有企業，指導企業，並把利潤放進自己的口袋。然而有若干事業，却是需要特別大規模的資本支出的，例如建築鐵路，這不是個別資本家的力量所能勝任；爲的這種目的，於是創立了股份公司。

在股份公司中，結合了多數所有者的資本。每個資本家，取得和他的投資額相當的一定量數的股票。形式上，決定主要的問題，是握在股票所有者全體大會的手中，但事實上，全權的主人，却是少數最大的股東。因爲全體大會上股東的表決權，是依存於屬從某個資本家的股票數量來分配，所以小股東在事業的進行上，不能有任何影響。只要握有全體股票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就是股份企業的全權主人。所以股份公司，——這是大資本使中、小資本家所積蓄的資金，甚至還有若干部分是上層職員及工人的貯金，隸屬於自己並在自己的目的中來利用的一種形態。

在現代資本主義各國，絕大多數的大企業，都爲股份公司的形態。股份公司，是促進資本集合及生產擴大最有力的方式。股份公司，建立了非個別資本家力所勝任的巨大企業。現

代的鐵路，煤礦，冶金工廠，大規模的汽車工廠，航線，——一切這些，沒有股份公司是都不能想像的。

股票的買賣，深入大小資本家的生活樣式中達到了何種程度，在如下滑稽的事件中指出來了。紐約的一個教會，徵募建築資金，在自己的捐啓中寫道：誰要是拿出每一百金元來，就能取得一張『對神國的特權股票有過投資的記名證書』。



在一切布爾喬亞的報紙中，整欄且有時是整頁，佈滿了俗眼難理解的文字。以最小號的鉛字，印着附有某種條件的縮寫字(例如HET, VIKK等等)，且與牠並列着兩重或三重的數字，通常末尾都帶有分數。紐約，倫敦，柏林，巴黎的一定時日，在地下電車及公共汽車的坐位上所拋棄的報紙，通常揭開的都正是這幾頁。這種神祕化的表後是什麼呢？這是每天報告着股票和其他有價證券的行市的交易所的情報。

股票，表現是證明牠的所有者，在企業中投了一定貨幣額的證明書，——比如說，一百美金或一千馬克。

股票給與牠的所有者，有權由企業取得相當的利潤份額。假定企業全部股份資本等於一百萬馬克；牠分爲一萬股，每股一百馬克。假定企業獲得二十五萬馬克的利潤。董事會決定由這種總額中，留出十萬馬克充當公積金，而其餘的數額，就都分配於股東中間。那時每張股票，就替牠的所有者取得了十五馬克的收入。股票的所有者所取得的收入，叫做紅利。在該種場合，紅利即是百分之十五。

股票能夠買賣。股票的行市，這是牠的出賣的價格。這種價格用什麼來規定呢？

購買股票的資本家，也能夠把自己的貨幣存在銀行裏。那時他在自己的一千馬克上，假定爲百分之五的利息，就能取得五十個馬克。然而他不滿足這種「質樸的」收入。他寧願購買股票，雖然這是和若干危險連結着的，却但藏有更豐厚的利潤。

他留心到上面說過的那種企業的股票：因爲牠已經拿來了百分之十五的紅利，並有希望牠們在將來還能拿來更豐富的收入。他希望能按一百馬克購進這種股票。然而按照這種價格，股票所有者却不願把牠們出賣。他們將要求得非常更多。希望購買股票的資本家，將被迫提高價格。這能達到怎樣的限度呢？這能夠推想到，若是一張股票貴到三百馬克，他就不

會償付了：因為在這種價格下，十五個馬克的紅利，在他的資本上只是構成百分之五的利息，即是和他由銀行取得的是一般多。

我們在這裏，是以非常單純化的形式來表現事實。實際上，股票的行市，是在各種原因的影響下受到無數的動搖。關於許多是只能適用推測。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確實知道股票能拿到怎樣的紅利。倘若放出了戰爭的空氣，——軍事工業的股票價格就會上躍。倘若開始建築大規模的鐵路路線，——製造機車的企業，壓輾鐵軌的企業及其他等等的股票，也就都會昂貴起來。



一九二九年，陰鬱的十月及十一月的日子，紐約活躍的華爾街上一所建築物前面，聚集着巨大的羣衆。這些人們興奮到極點。騎馬的警察難於維持秩序。由建築物的門口飛出來簡短的斷續的句子，聽到了這些聲音，人們都亂搖着腦袋，陷於神昏發狂。回到家裏很多都自殺了。

華爾街上的這所建築物，就是紐約交易所。

一九二九年秋季，美國以令人難信的力量，爆發了交易所的崩解。股票的行市猛烈地降

落了，每天有好幾百萬的股票出賣。幾十億金元在幾個星期裏就雲烟般的消散了。幾十，幾百，幾千股票保有者，都完全落魄了。

交易所是資本主義國家最大的投機中心。在恐慌以前的幾年間，以非常的力量燃起了交易所的投機。美國一九二九年以前，交易所的投機達到了空前的規模。股票的行市長期不屈不撓地上漲。對『繁榮』的固定性的信仰很大，容易獲利的誘惑是不可抗的。銀行及事務所的職員，小店的老闆，店員，記者，技師，主婦，享有伽金者，都把自己的積蓄拋入投機裏面。其中大多數人，眼睛連股票都沒有看到。他們是把自己的貨幣，交給替他們考慮買賣股票的交易所的投機師及銀行。他們之中，有人是在這下面獲利了。但崩解却把大多數的人們引到了毀滅。

資本的大鯨魚在交易所裏演着決定的作用。他們隨着有價證券行市投機是提高，把精華都取去了。而當崩解爆發了的時候，他們却把他們主要的重負，都轉嫁到小魚的身上了。

前面說過，交易所的崩解，消滅了幾十萬萬金元的價值。這如何可能呢？



因為崩解並不是由地震發生出來，也不是由火災發生出來。工場和工廠，依然是站在自己的地點上，商品的堆棧也並沒有消滅。這却還是一樣。

當企業是個人形態的時候，那末他的所有者的資本，——假定為一百萬金元——都是存在於工場建築物，機器，原料，堆棧，已成品的堆棧的形式裏，末了，還有保存在企業的帳房裏的，或保存在所有者和銀行的往來存款上的一定額的貨幣。但這裏，個人的企業却都改組為股份公司了。

例如發行每張一百金元的一萬股票。假定有六千股票保留在先前的所有者手中，——他只要在保有四千股票的場合，他就依然是完全的及無限制的主人。把其餘的股票，都賣給了對先前的所有者付給了利益相當的貨幣的各種人。

在這種手續的結果中，資本好像是加倍了。工場建築物，堆棧，機器——一切這些，依然保有地位。這是在一百萬金元中實際存在着的資本。但與之同時，在國內却又出現了一百萬在有價證券形式中的金元，——這是分散在各種人的手中的發行了的股票。這好像是取得了二重的計算：同一的資本，第一是存在企業的形式裏，第二是存在有價證券的形式裏。

事實上，發行股票，結果是對先前存在的資本沒有添加一個銅子。然而發行股票，却創造了出現新資本，兩倍資本的外觀。股票僅是實際存在着的資本——企業——的反映。但與之同時，股票却已經脫離企業存在起來了，能夠把牠們買賣，能夠把牠們存入銀行及其他等等。

這裏在有價證券的形式中存在着的新資本，叫做虛擬資本。除股票外，債券也占有很大的地位。這是由國家或企業所發行的債務證據，在一定條件上所發行的公債。

這裏的這種虛擬資本，在恐慌及別的種種震撼的時候，就會以激變的速度貶值下去。虛擬資本的貶值，在全部經濟上顯示了深刻的影響，因為牠是以成千的線索，——經過銀行，貨幣流通，及其他等等，——和實際的生產及流通聯繫着的。

資本的所
有與企
業的指
導分離

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曙光期，資本家同時是企業的所有者及指導者。隨着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事情就本質地變更了。信用的擴張，並特別是股份公司的普及，遂造出了別種情況。

某個倫敦的資本家，把自己的資本存放在銀行裏。輪到銀行，假定又把資本投在印度的

鐵路建築上，或中國的紡織工場中。

沒有走出自己城市範圍以外的資本家，却成了立在世界別一端的企業所有者。

在購買股票下也是一樣。誰也知道，帝俄的許多企業是股份公司，牠是握在比利時，法國，英國，及德國的資本家的手裏。

倘若資本家把自己的資本，投在自己本國企業的股票和債券裏，事情也並沒有任何變更。多涅茨克礦山和工廠的彼得堡及莫斯科的股票所有者，對這些企業的生產，較之伯留舍爾（比）或巴黎的股票所有者，也並沒有更多的關係。

資本家變成了對於生產沒有任何關係的利潤收受者。生產是由資本的僱傭奴僕來管理：如經理，管事之類。這樣看來，資本主義的所有權，對於生產管理完全顯然地呈現為不需要了。在把寄生蟲——資本家排除了以後，生產能夠美好地發展下去。

第十章 地租及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

一 地租



在農業中，生產主要的條件是土地。蘇聯的土地國有化了。牠由地主及其他的所有者奪取過來，並成了全體人民的國有。蘇聯的土地絕對不能買賣。牠也不能出租。牠依照工農——國家的法律，確認了無限期的利用，即是永久地為集體農場利用。

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土地是屬於個別土地所有者的私有財產。幾乎一切國家中巨大多數的土地，都是握在地主——廣大土地所有者的手中，他們並不親自耕種，而是把土地出租。地主從農奴制度的時期起，就保有自己廣闊的田園。他們和先前一樣，是藉別人的勞動優裕地生活着。只是他們榨取農民，替自己由農民榨出收入的那種形態變化了而已。

前資本
主 義
的 地 租

封建——農奴制度，是建基在地主——農奴所有者對農民的榨取上。在地主的手中握有土地。利用這些土地，地主掠取農民的剩餘勞動為己有。農民剩餘勞動的生產品，變為落入農奴所有者——地主手中的地租。但這種地租，和資本主義下的地租却本質上有區別。這是前資本主義的地租。

前資本主義的地租，在自己的發展中經過三個階段，三種形態：(一)服役地租，(二)現物地租，及(三)貨幣地租。

在服役地租的時候，「地主對農民發給土地，建築的木料，及每一戶一般的生產手段，(有時且直接發給生活資料)，使農民自己為自己去獲得生活資料，而強制農民把全部的剩餘時間，替地主在賦役上來做工。」(伊里奇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全集一卷三四九頁)

對農民發給分地的地主，就這樣替自己保障了勞動人手。

賦役為賦貢所代替了。農民的全部勞動，都支出在自己的農場上。但土地却是地主的財產。農民把自己勞動生產品的一部分送給地主。當交換發展薄弱的時候，賦貢是以自然的形式來償付，即以生產品的形態來償付。這就是現物地租。

隨着交換的發展，地主對農民要求用貨幣來繳納賦貢。農民把自己的生產品，拿到了市場上去出賣，把換得了的貨幣送給地主。這就是貨幣地租。前資本主義的貨幣的形態，證明了交換非常的發展，交換的發展損害了封建制度的基礎，並準備好了以資本主義來代替封建制度。資本主義的發展，迅速地破壞了先前的農業制度，但幾乎在一切國家中，地主——農奴所有者經濟的許多殘餘，却仍表現非常地生動，並在資本主義勝利以後也依然保存着。最重要的殘餘，是土地保存在地主手中，保存在一般私有財產者的手中。

資本主義的
地租

在資本主義的時候，一切土地都握在私有財產者的手中。一切希望從事農業，及對這事有必需的款項的人們，首先就應當在一定的期間拿出一定的資金，來送給他所選擇的這區土地的所有者。土地的所有者，利用自己在土地上的私有權，以收受需要這些土地的人們的貢物。這些地主所有者所收受的貢物，是為資本主義的地租。

地租是剩餘價值的一部分

卡爾的地租理論，是從下述的情況出發。土地所有者把土地出租。承租者則是使用僱傭工人經營農場的資本家。在這種場合，不難理解地租是從什麼地

方拿了出來。僱傭工人以自己的無償勞動產生了剩餘價值。這種剩餘價值，首先是落在承租者——資本家的手中，他把牠分爲兩部分，他把一部分留歸自己，這就是企業家的利潤，他的資本上的利潤，而別一部分，超過這種利潤以外的一定剩餘部分，他被迫送給土地所有者。這部分的剩餘價值，是爲地租。地租，和資本主義下一切其他不勞動的收入一樣，只能有一個源泉，這就是剩餘價值。

『一切地租都是剩餘價值，都是剩餘勞動的生產品。』（卡爾資本論第三卷第二部一四〇頁）

『地租論，是假定把全體農業人口，完全分爲土地所有者，資本家及僱傭工人。這是資本主義的理想，但牠在這裏決沒有實際性。』（伊里奇再論現實問題全集二卷四一五頁）

實際上，問題是非常複雜的。在更複雜的情況中，地租論在那裏也不更少保有自己的充分力量。在資本主義各國中，土地所有者常常不把土地出租，而親自僱傭工人來經營農場。

那時，他同時是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企業者。他當做土地所有者來收受地租。而當做資本家來收受資本上的利潤。在這種場合，地租和利潤都結合在一個口袋裏去了。



我們更來區別一下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先從分析級差地租開始。我們知道，在工業裏，商品價值和生產價格都是由中等的生產條件來規定。但農業中却不是這樣。土地的總面積是有限的，使牠不能隨着需要的程度來擴大。土地的有限性，造出了土地上經營的獨佔：倘若在該區土地上，已經配置有農業的企業，那末別的企业就不能再在上面存在。

土地之間是有肥瘠不同的地區，這是誰也知道的。對於大都市，河，海或鐵路的距離，也演着很大的作用。在更肥沃的地區上經營的農場，在同樣的勞動支出下，就能取得更好的收穫。在位置更方便的地區上經營的農場，能夠節省由僻遠的角落轉運生產品所需要的費用。

農業生產品的生產價格，是由最壞的土地上的生產條件來決定。否則資本主義的企業者就不會在最壞的土地上去經營農場，而轉移到工業中去了。但在這種場合，在更好的地區上所經營的農場，就能取得額外的收入。這種收入歸誰呢？顯然，牠是落入這片土地所有者的手中。



但除級差地租外，土地所有者更取得絕對地租。土地是屬於私有財產者獨

佔的財產。這種土地所有權的獨佔，成了資本由工業中自由轉到農業中去的障礙。爲的在土地上經營農場，必須得到土地所有者的許可。

農場技術，比較工業立更低的水準上。資本主義迅速地發展了工業，却把農業委諸落後。所以農業中資本的有機構成，比較工業中更低。這意味着在同等的資本上，農業比較工業會產生更多的剩餘價值。

倘若工業和農業間存在着資本移轉的完全自由，則農業和工業中的利潤率，就能因競爭的方法而均等起來。但問題是因爲土地上私有權的存在，使這種自由遂不存在。因此農業生產品，是按高於生產價格的價格來出賣。在這下面所取得的額外部分，落進了土地所有者的口袋，是爲絕對地租。

「絕對地租，這是對土地所有者的貢物。」（卡爾）

卡爾以下的形式，規定了絕對地租與級差地租間的區別。

「絕對地租，是土地生產品的價值，高於牠的生產價格以上的額外部分。

級差地租，是立在更優良的地位上的土地生產品的市場價格，高於牠們所固有

第十 章

絕對地租
與級差地租
的區別

的生產品的價值以上的額外部分。』(卡爾·考茨基《價值理論》第二卷第一部二三頁)

伊里奇對於創造級差地租及絕對地租的條件，給過如下簡要的說明：

「第一、我們看到土地上經營的(資本主義的)獨佔。這種獨佔，是由土地的有限性推演出來，因此是任何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所必要的。因這種獨佔，遂使五穀的價格，以最壞的土地上的生產條件來決定，而由對更好的土地上的資本支出，或更生產的資本支出所產出的額外的，剩餘的利潤，遂形成級差地租。這種地租是完全不依存土地的私有發生出來。這種私有，只是給了土地所有者，有由農場經營者把牠沒收的可能性。第二，我們看到土地上私有的獨佔。這種獨佔，無論在論理上，無論在歷史上，和前面的獨佔都是沒有不可分割的聯繫的。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對於資本主義的農業組織，這種獨佔都是絕對沒有必要的。一方面，我們完全能夠想到，資本主義的農業，是無需土地上的私有，且許多徹底的布爾喬亞的經濟學者，也都要求土地國有化。從另一方面，我們並在實際中遇到，不存在土地私有下的資本主義的農業組織。例如在國有的及共有的土地上的農業組織。因此區別這兩種獨佔是無條件地必要的。所以必須跟着級差地租，同時承認土地私有所產生的絕對地租的存在。』(伊

地租是
由榨取農
民而來

由地主——土地所有者佃租土地，常常不是資本主義的企業者，而是以自
己的勞動來耕種土地，並不應用僱傭勞動力的農民。在這裏，要想起革命以前
的俄國，地主是怎樣由農民吸盡全部脂膏。被耕地不足所窒息的農民，是被迫
在極度奴役的條件下，由地主來佃租土地。

地主在租費的形式中，在種種服役的形式中，在交納現物的形式中收受地租，他用這些
形式來奴役農民。在這種場合，地租是由什麼地方拿來呢？因為這裏沒有創造剩餘價值的僱
傭勞動。

在這裏，榨取農民的勞動，是用做地租的源泉。農民把自己勞動生產品的一部分，以地
租的形式送給地主。送給地主的這一部分生產品，常常是如此多，致使農民在力不勝任的疲
困的勞動下，注定了半飢的生活。因此卡爾說道：在資本主義下，「榨取農民和榨取工廠的
普羅列塔利亞，僅是所用的形態不同而已。」（卡爾著作選集二卷二二〇頁）

在這種場合，對於地主以出租地的所有者的資格所收受的資本主義的地租，是和保有

種種農奴制度的殘餘的結果中，他所收受的前資本主義地租的許多殘餘結合着。

關於「土地肥沃的創造」

地租的增大，是意味着寄生蟲收入的增大。資本主義的辯護士，企圖藉口

『自然法則』來替這種增大辯解。他們斷言，說農業是受着『土地肥沃遞減法則』的影響。這種法則，彷彿是包含在自然本身裏面，絕不依存於社會制度。

種種對土地添上的追加勞動，彷彿比較先前會給與更少的成果。

這種捏造確實沒有任何根據。牠「拋開了最主要的：技術的水準，生產力的狀態。」

（伊里奇全集四卷一八〇頁）

在不變的技術下，對於同一的地區，不能追加無限數量的勞動，因為迅速地就會達到這樣的界限，在牠以後投入新的勞動，就會給與較少的結果。

著名『法則』的擁護者對這點也不能否定。他們僅僅確認，不變的技術水準是規律，而技術的變更却是例外，對於牠，他們的『法則』是不起作用的。但在這裏，問題是對一定的地區中投入追加的勞動，必然是和技術的發展，和採用新的更好的農業生產方法聯繫着的。因此伊里奇說過，『土地肥沃遞減法則』，是類似這樣的『法則』，牠是把列車停在車站上

認做規律的形式，而開動却認爲是例外的形式了。



然而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民，常常是在自己所有的小片土地上耕種。那時怎樣來涉及地租的問題呢？土地在資本主義的時候，是私有財產。土地在資本主義下，表現是可以買賣的對象。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中，農民要有小片土地，當然是要把牠購買過來。我們來考察土地的價格是怎樣來規定。

土地所有者有一片土地，他把這片土地出租。承租人每年付給他一萬盧布。承租人發財了，向土地所有者提議，把這片土地賣給他。土地所有者會要求如何的價格呢？他會這樣考慮一下：倘若我不賣去土地，他就每年要對我付給一萬盧布的租金。我必須在種種場合都不吃虧。我必須能取得這樣的貨幣額，倘若我 牠存入銀行，牠每年就能在利息的形式中對我拿來一萬盧布。假定銀行的存款利率是百分之四。那時，我們這位土地所有者，無須很多的困難，就能算出他必須在自己的土地上，要收取二十五萬盧布了。實際上，倘若把二十五萬盧布存入銀行，假定是在酬報百分之四的條件下，那末他每年就能取得一萬盧布的利息。在這種場合，土地的價格大低爲二十五萬盧布。

有時說到土地的價值。這是不正確的。倘若不算入人工的勞動所創造的建築物及改良，（例如建築工程，水道，灌溉），那末，土地按其自身，是沒有也不能有任何的價值。土地不是人類勞動的生產品。土地雖然沒有價值，但却能有價格（在資本主義的時候常常有）。這種土地的價格，是由於土地所有者，把土地估為私有財產所推演出來。

所以我們看到，土地的價格，是依存於土地每年所能拿到的收入來規定。是以在現行的利息水準下，要以如何的貨幣額存入銀行，纔能給與同數的收入來計算。這樣的計算，做資本化。因此卡爾說道，「土地的價格，不外是資本化的地租」。這樣看來，購買了一片土地，農民是預付了許多年的地租。

地租及
土地價格
的增長

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地租率進到了非常迅速的增長。這顯然，絕對地租增長起來，是因為擴大了用來耕種的土地的數量。級差地租也經歷着非常迅速的增長，是因為跟着把一切新土地引入，在經濟周轉中，非常增大了各別地區的肥沃及有利的位置中的差異，並同樣增大了在同一地區上因各別資本支出的生產性的差異。

而且那種情況，也非常地提高了地租，因為長期耕種的地區，在各種的建築中（例如灌

澆，加肥，築路，挖樹根，等等）投入了巨量的勞動，而提高了土地的品質。一切這些勞動的成果，最後都落入了土地所有者的手中。

地租不斷的增長，也惹起了土地價格不斷的高漲，不用去說許多資本主義都市的及郊外的地方，鄉村地方的土地價格也都強有力地增長了。土地的價格，是資本主義下經營農業的全部費用中在增大着的部分。例如美國，全體農場主人財產的價值，在十年期間（由一九〇〇到一九一〇年），增大了二百萬萬美元以上。由這種總額中，農具，建築及其他等等價值的增大，只有五十萬萬美元，而其餘的一百五十萬萬美元，却都落在土地價格的提高上。

地租與
農業
的落後

地租，是資本主義下妨害農業發展的沉重的秤錘。農業中所產生的大批剩餘價值，都落入了大地主的手中，他却不把這些資金用來改良生產，而把牠們在城市裏來浪費掉。

在購買土地下，事情也沒有任何好轉。農業生產者支出自己資金的絕大部分，用來購買土地，對他只留下很少的資金，以購買機器，農具及其他等等。地租，是用做由農業中把巨大資金轉入地主——寄生虫口袋裏的啣筒。在這裏，地租自身促使農業保存永久的落後及野

變。

地租率的增長，是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進行的，這意味着社會付給寄生蟲——土地所有者的買物的提高。地租率的增長，使資本主義下農業的發展愈益困難，使牠的落後愈益不朽。

農業生
與土地所
有權分離

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地租愈益成爲壓在勞動大衆肩膀上的沉重負擔。當工人按照過分高的價格，來購買農業生產品的時候，他們是被迫對土地所有者繳納貢物。農民則在納租的形式中，或在購買土地的時候來繳納貢物。

其間，資本主義的發展，明顯地指示了土地上的生產，能夠不依土地上的私有來進行。和土地私有沒有了聯繫的農業生產愈益占有了地位。一些人來從事生產，而土地却屬於和對牠的耕種沒有任何關係的別些人。他們僅是把地租放進口袋吧了。根據這種結論卜爾說道，資本主義把『土地所有權，弄得荒唐無理了。』（資本論第三卷第一部一八七頁）

農業生產由土地所有權分離，是以兩種形態來進行。第一種是佃租的形態。農場由承租人經營，而土地却屬於土地所有者。第二種是所謂抵押的形態。抵押放款，這就是在不動產

擔保下的借款。當在自己所有的土地上經營農場的土地所有者，遇着有需要貨幣以應付緊急支付的時候（例如償付債務），他就轉向銀行借款。常常是借款來購買土地。銀行就在這區土地的擔保下來放款。倘若借款沒有如期歸還，銀行就成了土地所有者。但銀行在事實上，更早就成了土地所有者，因為債務人——土地所有者，是把自己由土地而來的全部收入，以利息的形式付給了銀行。現在事實上來收受地租，不是土地形式上所隸屬的那個人，而是銀行了。

銀行放款，是在農業中榨取小生產者的一種最慘酷的形態。

農業生產和土地所有權分離究竟有了多遠，根據美國的統計材料指示出來了。一九三〇年，美國的農場主人中，有百分之四二·四是佃租者，百分之一〇·四是不完全的所有者（即是他所種的土地，有一部分是佃租）。在所有者的數中，則有百分之四二，是負擔着抵押借款的。且債務的數量，平均為農場價值的百分之四〇。在恐慌的年間，更使大批農場主人零落了。佃租者的數目及抵押借款的重量都愈益增大了。

在這樣的國家中，比如英國，戰前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九十都是出租。

在日本，根據農林省的官方統計材料，一九三二年，在五百五十七萬六千農戶裏，有一百四十七萬八千戶完全沒有土地，都是對地主來佃租，二百五十萬戶有少於半公頃的私有的土地，一百二十四萬戶有半公頃至一公頃的土地。由這兩類的「有產者」中，有二百三十六萬戶都被迫佃租土地用來維持自己可憐的生存。

地主好像有一般的規章，都把自己的土地分成小塊租給農民，因為最貪慾的榨取廉賤的勞動力，比較地租却還只能拿到更少的收入。在這些屬於農戶利用的小地區上（約有百分之七十的農民經濟是耕種小於一公頃的土地），地主在地租的形式中，拿去了百分之五十或更多的米的總收成。

「佃租於資本主義各國，是在種種土地所有的形態下增大起來了。」伊里奇在戰前就這樣寫過。（伊里奇全集十六卷一一頁）

這樣看來，資本主義的發展，對土地上的私有，是顯然被指為完全不需要。土地所有者對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是完全多餘的人物。

同時，土地所有者，却由剩餘價值的總數中，替自己拿來了更大的金額。

資本主義
下土地
可有地
嗎化

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間，因分割利潤而發生了鬥爭。

當資本主義還是少壯的時候，急進的布爾喬亞挺身爭取土地國有化。他們主張取消土地的私有，而把土地轉給國家手中。這種方策，在資本主義存續的條件中，會有如何的結果呢？絕對地租必然會消滅，因為牠是建基在土地私有上。至於說到級差地租，那末牠將繳給國家。資本家階層在這下面當然有利：流進土地所有者口袋裏的剩餘價值，有一部分現在是保留在個別資本家的口袋裏，別一部分是落入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手中。

土地國有化，排除掉那種在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阻礙，這種阻礙就是土地私有權。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就能更自由地更無阻礙地來進行了。

然而在自己發展的前一階段，當牠還是沿着向上的路線進行的時候，提出了土地國有化的提案的布爾喬亞，事實上却顯示了沒有能力來把牠實現。是有兩種情形對牠阻礙着。

第一，布爾喬亞不能決心對一種形態的私有財產進攻，他唯恐這會加強正在興起的普羅列塔利亞方面對私有財產一般的進攻。很早就都知道：『就怕開端』。

第二，布爾喬亞自己獲得了土地。資本家自己備置了土地。布爾喬亞和土地所有者間逐

地結合起來了。

這兩種阻礙，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逐漸獲得了更大的意義。「一言以蔽之，排除這兩種障礙，僅是在資本主義最初的時代，而不是資本主義最末的時代。」（伊里奇關於國民教育

部政策的問題全集十一卷四一三頁）

布爾喬亞顯示了無力排除土地私有。只有普羅列塔利亞社會主義革命，纔能消滅土地私有。

二 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

大工業僅在資本主義時代纔出現。但在資本主義時代以前的好幾世紀，就發生了手工業由農業分離。這是社會分工大規模的進步。手工業由農業分離，用做了對於交換充分廣泛發展的基礎。在奴隸所有者制度的時候，城市就發展起來了。在這些城市裏，集中了手工業及商業。

工 業
與 農 業
分 離

隨着奴隸所有者社會的破滅，及轉入封建制度，交換中落了，經濟從新幾乎完全帶有自

然性質，城市的重要性降低了。然而生產力的愈益發展，使得社會分工不斷的擴大。手工業根本和農業分離出來。城市又復興起來了。

然而商品生產却還沒有支配着。手工業者還是優先地在定貨上做工。按其技術，手工業並不高於農業的勞動。他也僅僅是知道用手的勞動而已。他也是個體的小生產。手工業不能在農業上顯出改革的影響。絕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從事農業。農業還是生產的統治部門。在這些條件中，是鄉村支配着城市。

隨着資本主義生產的發生，事情就以根本的形式變更了。資本主義創造了大工業。商品生產遂成了統治着的。在早先的時候，在前資本主義諸關係中，衣服，靴子及許多物件，慣常是在農民的家庭或由農民——手工業者來生產。資本主義創造了紡織工業及製鞋工業；牠的製造品以其價廉物美排斥農民的生產。

「因為在商品經濟以前的時代，製造工業是與採取工業結合着的，而農業則占採取工業的首位，那末商品經濟的發展，表現為工業部門一個個地由農業分離。」（伊里奇塗集三卷一七頁）

只有轉到大規模 機器工業，纔引起了「工業企業和農業企業完全的分離。」（伊里奇）在資本主義下，工業成了國民經濟中統治的及領導的部門。牠和農業比較起來，是建基在更高的技術上。牠在農業居民的全部生活上，顯示了深刻的影響。城市支配着鄉村。

資本主義
下城市與
鄉村間的
對立性

但資本主義不僅是使一切新的工業部門和農業分離開來。資本主義且完全深化了工業和農業間，城市與鄉村間的對立性。

工業中資本主義的發展，帶來了技術迅速的成長。每十年，有時是每年都引來了新的生產方法，新的改良，新的機器。農業甚至在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也遠遠落後於工業的這種猛烈發展。把農業由先前窄小範圍的自然經濟中拔了出來，資本主義同時却對廣大的農民羣衆帶來了一切增大着的榨取的壓迫，把他們委諸愚昧，落伍及貧窮。好幾百萬的農村居民——農民大眾，甚至在最先進的國家，都是和城市的文明絕緣的。在無知和粗野中生活着。

工業猛進的發展，和農業非常的落後，這就引來了預告並準備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滅亡

的種種震撼和恐慌的，資本主義制度最深刻的矛盾之一。

「農業的發展落後於工業的發展，這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特有的現象，且是破壞國民經濟齊各部門間的比例，恐慌及物價騰貴最深刻的原因之一。

「資本使農業由封建制度解放出來，把牠引進流通商業裏，這樣一來，把牠引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裏，並把牠由中世紀的及家長制的停滯及僵化中拔出來了。但資本却不僅沒有消除對大眾的壓迫，榨取及貧窮，而且相反，牠却在新的形式中創造了這些災害，並在「現代的」基礎上恢復了牠們舊有的形態。工業與農業間的矛盾，不僅沒有因資本主義消除掉，而且相反，却把牠愈益擴大了及尖銳化了。主要的，是在商業及工業領域中所形成的資本，是在農業上強有力地加重着壓迫。」（伊里奇全集十七卷六三九頁）

城市與鄉村間的對立性，在資本主義制度一切矛盾非常尖銳化了的帝國主義時代，更達到了特別尖銳化。

農村中資本主義的
發展途徑的
兩種途徑

資本主義使農業隸屬於自己，並改革牠使之適合於資本主義榨取的要求。依存於具體的歷史環境，這種改革是以各種的途徑來進行。農村中資本主義發

展的主要途徑有兩種：即是普魯士的途徑及亞美利加的途徑。

在普魯士，資本主義在農村中是在擔負着封建諸關係的地盤上發展起來。這裏布爾喬亞的革命，並沒有根本掃除封建的枷鎖。見到工人運動的影子就害怕的布爾喬亞，和土地——農奴所有者結成了妥協。先前農奴制度的榨取，遂改革為資本主義的榨取。保存着許多封建的殘餘。保全了地主土地所有權的完整。地主——貴族照資本主義的樣式來榨取農民，同時並在自己手裏保全了從農奴制度時候傳下來的全部特權。在榨取農民大眾中，『大農』——富農成了地主的助手。貧農大眾都是被地主及富農所奴役的。

資本主義在美國農業中却別樣發展起來了。這裏，牠是在由封建殘餘解放了的地盤上發生起來。不是把地主的農奴經濟，而是把家長制的農民經濟，來用做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資本主義破壞了這種經濟的自然性質。農民經濟遂愈益被引入交換中來，引入一般的商業流通中來。牠在為市場而工作的趨向上被改造了。同時，在牠裏面遂具有資本主義的榨取關係。資本主義在這裏迅速地發展了，在牠的道路沒有站着封建的障礙。

伊里奇以如下的形式，述明了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的，這兩種途徑的主要區別：

「在第一種場合，是由農奴制度的地主的農場，緩慢地成長為布爾喬亞的地主貴族的農場，在分化出很少數「大農」的時候，對農民判定了幾十年最苛酷的榨取及奴役。在第二種場合，是沒有地主的農場，或是牠被革命粉碎了，革命沒收了及分散了封建的大地產。在這種場合，農民占有優勢，成為特有的農業代理人，並進化為資本主義的農場經營者。在第一種場合，進化的基本內容，是在封建主，——地主，——地主貴族的土地上，由農奴制度的奴役，成長出資本主義的榨取。在第二種場合，主要的基調，是由家長制的農民，成長出布爾喬亞的農場經營者。」（伊里奇全集十一卷三四八頁）

農業中的
大生產
和小生產

資本主義帶來了大生產在小生產上的勝利。大生產在小生產前面，有許多巨大的優先權。大生產發現有以廣大的規模應用機器的可能性。大生產和小生產比較起來，能夠非常提高勞動生產性。資本主義的工業，因此不屈不撓地排斥了手工業及家庭手工業。資本主義的企業間，同樣進行了不斷的鬥爭，鬥爭使少數大的及最大的企業，在每一個別的部門中得到了勝利。

工業領域中大生產在小生產上的勝利，這是明白無疑的現象。甚至大名鼎鼎的資本主義

的辯護士，也很少敢來否定這種事實。但大資本在小生產者上的勝利，資本集中與集合的勝利過程，惹起了階層矛盾巨大的增長。沖去了中間階層，消滅了那種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間的緩衝階層，這種緩衝階層，即是大批獨立的小生產者，手工業者，商人及其他等等。小布爾喬亞逐漸被侵蝕了，分化出個別的個人上昇為資本家，却把好幾千人都降入工人階層的隊伍。兩個對立的階層，——一羣少數的布爾喬亞和大多數的普羅列塔利亞，——起來彼此互相猛烈地對抗。這就是資本主義大生產勝利過程中的結果。

在工業領域中，無法否定大生產排斥及消滅小生產，資本主義的辯護士，却希望把視線轉到農業方面來。

他們把農業描成如此『幸福』的經濟領域，這裏是小的，個體的生產在繁榮着及隆盛着的地方，能用做對階層矛盾成長的道路上可信賴的障礙物。工人階層的叛徒，雀躍地依附着布爾喬亞學者的捏造。在十九世紀的末葉，牠們早就宣言『修正』，即是修正卡爾排斥小生產者的學說。在農業領域中，卡爾這種確認沒有被證實——小農經濟『安定』論的擁護者同聲這樣背誦着。

「不難理解，這種反卡爾主義的理論，自己的目的只有一個：是讚美及鞏固資本主義制度。」（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三〇四頁）

伊里奇在農業問題中，對修正主義，曾給了一個致命的打擊。他在許多光輝的著作中，帶着十分的確定性，證明了卡爾的資本主義發展法則，應用於農業的正當。同時，他對於農業問題給與了愈益前進的研究，詳細地分析了關於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特殊性的問題。

在大生產的辯護上這樣斷定說。這種確認，是企圖對資本主義把鄉村弄得落後作辯解。

事實上，農業中大生產在小生產前面，是有着無論爭餘地的特權。

只有大生產，纔有應用能幾倍提高勞動生產性的高價機器的可能性，如曳引機 收穫機等等。大生產能夠在資本主義的銀行中，更輕便地取得借款，而且是在比較小農場非常更有利的條件上。大企業能夠無比地更有利的，來組織自己生產品的銷售及購買必需的材料。只有在大企業裏，纔能應用科學來經營農業。

雖然農業比工業落後，但在資本主義各國，機器及人造肥料的應用，却也伸入其途徑中來了。只有大農場，纔有力量應用能獲得更多利益的複雜機械。美國曳引機的數目，由一九一八年的八萬架，增到一九三〇年的一百萬架；收穫機的數目，由一九二〇年的三千五百架，增到一九三〇年的五萬架。在德國，從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八——二九年間，窒素肥的應用增到兩倍半，磷酸鉀鹽增到一倍半；在法國，窒素肥料的應用增到兩倍，磷酸鉀鹽增到五倍，過磷酸鹽增大到兩倍。

德國大企業的大部分工作都機械化了；自然，小農場任何的機械化都不理解。小農場沒有能力置備曳引機，載重汽車或電動機。大農場的大部分，却都有這些機器。例如德國一九二五年，兩百公頃面積以上的農場中，有百分之七十的農場利用了電動機，百分之十四·五利用了曳引機，百分之六十利用了蒸汽機，百分之八利用了載重汽車。

然而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却成爲擴大農場範圍，使牠能實際地來合理利用現代技術的一切結果的，那種不可抗的障礙。甚至資本主義下比較大規模的農場，也常常都沒有達到完全利用現代強有力的曳引機及收穫機所需要的規模。甚至在大農場中，這些機器也遠不是充

分利用。只有破壞一切私有財產的柵欄的社會主義革命，纔創造了把現代技術完全利用到農業中的一切必需條件。

和細碎的小生產比較起來，有了非常高度的生產性的，蘇聯大規模的國營農場及集體農場的增長，很好地證明了大生產比較小生產有着一切巨大的利益。

當然，大生產的利益，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中，與在蘇聯的條件中，是帶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在蘇聯的條件中，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大生產的特權，包括爲農場是在社會主義的原則上來經營，並對廣大的勞動羣衆帶來了巨大利益。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中，大生產對資本家給與了和小生產鬥爭中的優先權，加強了勞動大衆的奴役化。

資本主義農業中，和在工業中一樣，引來了大生產在小生產上的勝利，引來了大生產排斥小生產。過渡到更高度的技術，應用機器，在農業中是和生產集中聯繫着的。

大生產
排斥
小生產

「農業中有系統的使用機器，是帶着那同樣的頑強性來排斥家長制的「中農」，這是和蒸汽織機排斥手織工——家庭手工業者一樣。」（伊里奇全集三卷一七〇頁）

農業中資
本主義發
展的特徵

中顯出了許多特徵。

然而因為農業落後，存在土地私有，使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法則，在農業中顯出了許多特徵。因為農業落後，大機器生產在農業中是緩慢地在擴張着。因此甚至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也保有巨大多數小農的農場，這些小農場，是在非常貪婪的利用人類和自力的力量。

資本主義下的小農，準備接受種種的剝奪，只求保存自己的小片土地，保存自己外觀上的獨立。農業中的小農場，只有用令人難信地，貪婪的濫用土地所有者及其全家的生命力的方法纔能維持。

老百姓，努力着，却不想

精力耗損完了——

非常地熟悉俄國農民生活的詩人涅克拉索夫，曾經這樣寫過。

小農場還會引到地區品質的惡化：對土地施肥很壞，耕作不充分。家畜的品質也會惡化。小農及其家族，是在非人地艱苦的勞動下半飢餓地生活着。他在明天（未來）的前面不斷

地戰慄着。每一度租稅的提高，農產品價格的跌落，工業商品價格的提高，都使他今後的獨立成爲問題。

「在舊制度下，農民是獨自勞動着，用陳舊的祖先傳來的的方法，以陳舊的勞動工具勞動着，爲地主及資本家，爲富農及投機者而勞動着，爲半餓地生活下去及別人發財而勞動着。」（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五二八頁）

大批小農場是一年年地在破滅下去，雖然農民爲着挽救自己的獨立，使用了一切非人的努力。

「事實上，無論在工業中或農業中，資本主義基本的及主要的趨向，都是大生產排斥小生產。但這種排斥，不能僅在立即剝奪的意義中來把握。關於這種排斥，小土地所有者農場條件的零落及惡化，是也能延續幾年及幾十年的。這種惡化，是在小土地所有者過度的勞動或惡劣的營養中，在他們債務的重負中，在家畜飼料及一般給養的惡化中，在培護土地，耕種，對土地加肥等等條件的惡化中，及在農場技術的停滯及其他等等中表現出來了。」（伊

「帶有分地的僱農」

大地主常常親自關心保存隣近農民最小的農場。佔有最小的一片土地，是不能養活農民。他被迫把自己的勞動力，廉價賣給隣近的大地產的所有者。假如沒有這一片把他束縛在這地方的土地，農民多半就會到城市去就業，地主就要喪失非常廉賤的勞動力了。農民變成了「帶有分地的僱農」，伊里奇對這種農民曾經這樣稱呼過。

用做半農奴制度最殘酷榨取的基礎的這種最小的農場，布爾喬亞制度的辯護士，却也引做他們農業中小生產「安定論」的確證。

「資本主義下農民經濟的不安定性」

實際立在驚人的矛盾上的一種捏造。

現在我們能夠來評定著名的「安定論」的價值了。這種理論，牠表現是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典型理論家達威得和希爾查，是宣傳着這種理論的，在這下面，是企圖「立足」在小農含辛耐苦，準備接受任何剝奪，只求保留自己的小片土地的這種事實上，所以看出在農業裏面，和大農場的鬥爭中，小農場表現着安定性。不難理解，這種「安定性」，是比較任何的不安定性還更惡劣。」（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三）

事實上，不安定性，對明天的疑懼，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中，都迫害着小農從出生以至於死亡。任何不祥情況的迸發，——歉收，家畜的瘟疫，恐慌，——不僅使他的妄想的一獨立」成爲問題，而且使他及其家族肉體的生存也成爲問題。

歉收不僅帶來了許多農民經濟的破產，而且對成千的農民家庭帶來了飢荒及死亡。但豐收也常常替農民帶來新的不幸：出賣五穀的價格跌落了，幾乎就不能賣到多少錢。而其間，債務，債務的利息，租金，捐稅，却仍要照前一樣去繳付。這種資本主義下農民生活極端的不安定性，在涅克拉索夫如下的幾行詩中很好地表現出來了。

我們的土地是磷瘠的，

砂地，沼地和苔地，

半餓地照料着瘦小的牲口，

一粒種籽產出一粒收穫。

假若大地——養育者

大發慈悲，

如此却是新的災害：

五穀無處存放！

迫於窮困，真正

賤價把牠出賣了。

而以後却是歉收，

那時叫你付出三倍的高價，

賣掉吧，牲口！

資本主義！貪暴地浪費了農業居民——好幾百萬農民的生命力。牠對土地

也是同樣貪暴地照顧着。

在最富有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掠奪肥沃的土地，採取着可怕的規模。

在許多是國家主要倉庫的自治州裏，都眼看着土地的衰微。

惡劣的根源，包括爲貪暴的榨取沒有充分加肥而來耕種的土地。採伐森林的結果，撤去了對旋風的自然障礙，這種旋風，把土壤的上層都掃了去。甚至這種自治州，如米錫根，威

二二三
五三
的
美國

司康辛及閔列卓特，有些時期是曾經占有巨大的森林的，而現在對自己的消費，却都被迫輸入木料。和這同時，更有系統地絕滅了大草原（美國西部的）繁茂的植物，把這種草原，都改用做播種地，這特別是在大戰年間，對於美國小麥的需要達到巨大規模的時候。

森林及草原植物的消滅，這不僅對風的破壞活動開闢了廣闊的原野，而且對洪水也一樣。數世紀間所形成的肥沃的土壤，都被氾濫着的河川沖刷完了。

約有三千五百萬英畝肥沃的土地，現今根本衰荒了。此外，一萬二千五百萬英畝的土地，牠們雖然仍在播種着，却喪失了自己肥沃性的絕大部分，而一萬萬英畝，同樣也是落在衰微的威脅下。恐慌愈益促進了這種過程的速度：農場主人都放棄了自己的地區，這些地區都變成了荒地，更迅速的受着自然破壞的影響。

美國農業部長特格威爾，不久有過陰鬱的預言，他說在二二二五年，遊歷者來訪問美國，在國家繁盛的場所，他將找到帶有沒落了的文明的個別遺跡的荒野。

這樣，證實了卡爾的那些話，他說過資本主義生產發展技術，「只是用這樣的方法，牠在自己的同時，却摧毀了種種財富的源泉：土地及工人。」（資本論一卷五六四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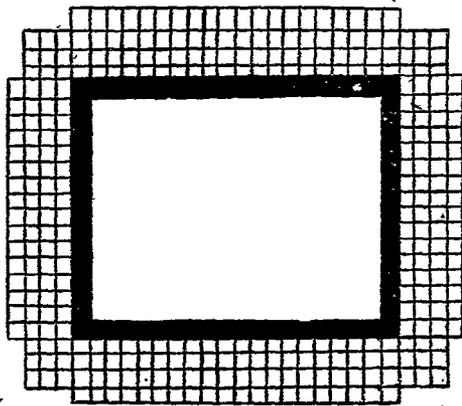
帝俄
的土地
分配

在資本主義的時候，土地的絕大部分，是握在少數一羣大地主和資本家的
手中。通常在資本主義各國，巨大多數的小農，和少數一羣的大地主比較起
來，是只有更少的土地。

俄國革命以前，土地的絕大部分，是握在地
主，皇家，修道院及富農手中。三萬最大的地主，
在革命以前的俄國，約有七千萬俄頃的土地。一千
萬最貧的農家，大約也不過有七千萬俄頃的土地。
這樣看來，平均一個地主的大農場，約合三百三十
個貧農的農場。一個地主的農場，平均有二千三百
俄頃的土地，而一個農戶却平均只有七個俄頃的土
地。

伊里奇把這些數字，引用在大戰前夜寫的論文

「俄國大地主及小農的土地所有權」裏面，並以如上一目瞭然的圖表，把這種分配圖解出來



了。

「中央白的大四方形，是大地主的所有地。周圍的小方塊，是小農的地區。

「全部小方塊是三百二十四個，而白四方形的面積，則等於三百二十個小方塊。」（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四三七頁）

土地不足或完全沒有土地，這就是鄉村貧人的宿命。只有十月革命，纔由土地上驅逐了寄生蟲，並把土地轉歸農民勞動大眾利用。

現代資本
主義的
土地
分配

現今在資本國家中，土地也首先是集中在大土地所有者的手中。在德國，根據一九二五年的調查，面積在二公頃以下的農場，在全體農場中占百分之六十，却僅有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六·五，面積在十公頃以上的農場，占全體農場的百分之二一·五，而在自己手裏，却握有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七。這是意味着少數一羣的大農場，約為全體農場的十分之一，占有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二，同時，大半的小農，——全體農場的百分之三，——却只有十六分之一土地。

在法國，面積在一公頃以下的農場，一九〇八年占有全體農場的百分之三八，在牠們手

中，總共只有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五。這樣看來，全體農場的五分之二，僅有十分之一的土地。而面積在十公頃以上的農場，是占全體農場的百分之十六的，却有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七四·五，即是四分之三。

在波蘭，一九二一年，面積在二公頃以下的農場，占全體農場百分之三四，在牠們手中，總共只有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三·五。而面積在一百公頃以上的農場，總共只占全體農場百分之〇·五的，却幾乎占有一半的土地（百分之四四）。

在匈牙利，土地的一半，是屬於占全體農場百分之九九的中小農場的手中，而另一半，却屬於百分之一的大地主手中。換句話說，一萬地主所有的土地，幾乎和一百萬農民的農場一般大小。

這種土地所有的分配，把農民引到了奴隸化及貧窮化。農民——勞苦者，被迫在最奴役的條件下，向地主佃租土地。

資本主義下農民的分化

在資本主義的時候，農民是注定了要為生存而艱苦鬥爭。他使盡全力，僅是為着保全自己『獨立的』農場。土地礦瘠了，家畜飼養惡化了，農民自身及

其家族生活得更惡劣了。戰勝捐稅，應付繳納地租。農民很容易陷於高利貸者的奴役，這些高利貸者由他們汲盡全部的膏脂。自己的五穀和家畜，他通常都賣給收集商人：對他怎能走到什麼很遠的地方去出賣自己的商品！高利貸者和商人，膠黏地把農民捉在自己的爪中，在鄉村上，資本的壓迫愈益有力的增長起來了。

在俄國的鄉村裏，僅在取消了農奴隸屬以後，資本主義纔迅速地發展起來。從這時起，農民中間大體發生了和手工業者或家庭手工業者中間發生過的一樣。農民中不大的一部分，上昇起來成了富農——寄生者。這些「壯健的老百姓」，替自己買足了土地，遂把貨幣放在「憑良心的」利息後去增殖；這一個開辦酒館來灌醉人民，別一個却在商業上獲利。大批的農民都破落了，貧窮了。無論如何捨不得，也要來出賣母牛，以後更出賣老馬。沒有了馬匹的農民，遂一舉陷入富農——「慈善家」有黏着性的爪中。或是去做僱農，或是到城市裏去找工作。

中農及
其命運

這樣，一部分的農民變為布爾喬亞（富農），而別一部分則變為僱傭工人（日僱農夫），在這裏，包括了資本主義下鄉村的分化。

然而在這兩個極端的類羣中間，還存有着廣大的中間階層——中農。

「他因商品經濟最小的發展識別出來。獨立的農業勞動，實際僅在最好的年代，及在特別順利的條件下，纔能彌縫這種農民的費用，因此他是站在極不安定的狀況裏。在大多數的場合，假若不訴諸那種服役下的借債及其他等等，假如不能尋到那部分也是由出賣勞動力及其他等等所構成的別種『補助的』工資，中農就不能達到收支相抵。每次的歉收，把大批的中農擲入了普羅列塔利亞的隊伍。」（伊里奇全集三卷一三一頁）

在許多國家，依然存在着廣多的中農大眾。資本主義對於大多數的中農，只知道一條道路：就是落入鄉村貧民的隊伍，並以後變成工人——僱農。只有極少數纔能上昇成爲富農——榨取者。

關於農民中間層的沖毀，美國一九三〇年農業調查的統計證明了。這種調查，指出了小的（二十英畝以下）及大的（五百英畝以上）農場經營的增加。中等的（二十英畝至五百英畝）農場經營的數目却強烈地減少了。

這種調查的統計，非常明瞭地概括描出了美國農民——農場經營者貧窮化的圖畫。在最

近十年間，——從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〇年，——土地及農場經營建築物的平均價值，從一萬金元落到七千五百金元。農場經營者所有的地產數目，從一九二〇年的六百四十萬，減到了一九三〇年的六百三十萬。小佃農的數目，在這同期間却由二百四十五萬五千人，增到了二百六十六萬四千人。所有者——農場主的播種面積，從六萬三千七百萬英畝，減到六萬一千八百萬英畝。同時佃租者——農場主的播種面積，從二萬二千五百萬英畝，增到三萬〇六百萬英畝。這些數字，非常明顯地證明了美國農場經營者基本大眾的貧窮化，農業經營者地產的減少，對別人土地的地租的增大，農場經營的衰落。

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耕地不足迫害着農民。他的狀況是不安定的：任意的打擊就能強迫他出賣自己的地區，或是匍匐到債務下面。

農業人
口過剩

資本主義創造了奇異的狀況：農民及其家族，在鄉村中却由飢餓而脹大了，同時，農村的工作人手，却被指為「多餘」。這叫做農業人口過剩。在帝俄，種種的統計，確定農業過剩人口的數字，是由六百萬至一千二百萬人。這種巨大人口，是注定了飢餓的苦痛及慢性死亡。

中央黑土地帶特別被農業過剩人口所苦惱，在這種稠密人口的區域中，這裏是把一切最好的土地都屬於地主。農民是被耕地不足及缺少土地窒息着。恰恰是在帶有最富足的黑土的區域，却被委諸貧窮及衰滅。這些區域，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取名為『貧窮的中心』。有一本目的在描述農業過剩人口巢窟的書中，是起了意味深長的名稱叫做『死亡的鄉村』的，說到許多鄉村裏，把有蟑螂和臭蟲都認做是一定富裕的標記：對於最窮的農民，甚至連蟑螂都沒有得吃。

然而全國的荒地，却有幾千萬公頃。『但用自己可憐的工具來耕種牠們，農民却沒有任何的可能性。』（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三〇七頁）

只有社會主義的勝利，在蘇聯農業中，纔消滅了農業過剩人口的潰瘡，完結了帶有貧困的鄉村，並在集體農場大眾前面，開闢了走到富裕生活的道路。

在資本主義各國，農業過剩人口在現今仍是可怕的災難。例如波蘭，根據國家統計局一個重要工作者的統計，只有百分之四八·七的工作人手，在鄉村裏找到了把自己適用於農業生產，有百分之五一·三的工作人手，不能替自己找到出路！絕對的數字，是波蘭從事農業

的一千二百九十萬人中，有六百六十萬人全年喪失了工作，成了有工作的少數人的重負。

關於在現今波蘭鄉村中所顯出的有名的表象，給過如下的描述，這是一九三四年間，在布爾喬亞的『華沙新聞』裏發表了的。

「耕地不足的農場，——報紙寫道——牠在恐慌襲擊以前，都不能養活自己的所有者，他要去尋找補充的工資以求收支相抵，現在更立於非常困難的狀況中了。季節性的出門，到城市及大地產中去也廢止了。結果幾乎完全沒有了現金的收入，這種現金收入，先前是容許耕地不足的農民，暫時維持到春天到來的。

「這種農場，現在只要經過門口和窗戶，就能看出貧窮來。有四——五口的家庭，只有一兩個人找到工作。其餘的都幾乎整年坐着，什麼事也沒有得做。節省是採取了最令人難信的奇怪形態。在飲食上來節省：最主要的食料是淡薄無味的馬鈴薯，且常常連鹽都沒有。麵包在棧上是很少看到。煤油一點也不買，用燧石來代替火柴。鞋子衣服都磨穿了，但新的東西什麼也沒有購買。耕地不足的農家，很少有全家的人員，都有表示像人的鞋子和衣服。」

和貧窮的農民經濟平行，波蘭最大的地主，公爵及伯爵，拿得齊威爾及撒別格一類人的巨大田莊，却都擴充了好幾千公頃。他們沒有被耕地不足所苦惱。農業人口過剩，對於他們不是災害，反而是幸運：牠供給了無限數量幾乎是無需代價的工作人手。波蘭布爾喬亞的共和國，連手指頭也不敢觸犯封建地主家族無際限的土地所有權。然而也有若干波蘭貴族的田莊消滅了。——這是那些在波蘭和蘇聯邊界上的。蘇維埃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集體農場員，把帝俄時代握在波蘭紳士手中的土地上的豐富收穫解除了。一九二〇年，波蘭的紳士進軍反對蘇維埃共和國，但是可恥地被驅逐了。他們先前在得涅泊拿沿岸，究竟有過什麼伸展呢？革命以前，公爵生姑式科，在霍然區占有二萬二千俄頃的土地，公爵拿得齊威爾，占有二萬四千俄頃的土地，幾百個波蘭的紳士及準紳士，在右烏克蘭區占有三百萬俄頃以上的土地。波蘭封建陣營中的一些份子，直到現今仍沒有死心，站在德國法西主義的行列，包藏着

對蘇聯襲擊的計劃。

債務
的
奴役

經營自己「獨立」農場的農民，不可避免地會匍匐入債務下面。死了馬匹或耕牛，家庭中某人患病，農產品的價格低落，——在一切這些場合，農民就

要去向銀行借債，且更常常是向高利貸者借債。他不僅表明是對地主奴隸，而且也對高利貸者奴隸。

波蘭華沙的社會經濟學院，發行過一本巨著，這本巨著的名稱，是『農民備忘錄』。這是學院所進行的調查的結果。由五百個答案中，選出了五十個答案掲載在這本書裏。農民在自己的答案中，繪出了貧窮及絕望的恐怖圖表。

「在齊羅特穩定的時期，——一個農民說道——而特別是在一九二五——二六年間，從新開始了對土地的狂熱。人民寧願把自己抑制到人類生活最低的水準，而僅是爲自己，爲孩子購買一小片的土地。……有些擔負了要付給狂暴的高利息的過分多的債務，例如每月達到百分之十。」

造成這事是由於農產品的高度價格。農民購買土地，對地主付給了三倍的高價，深深地匍匐在債務下面。由這以後取得了什麼呢？這裏要說到一個華沙區耕種七公頃農場的農民。一九二九年，這個農民獲得了二·五摩爾加的土地，（一個摩爾加約合半公頃）。在這片土地上，支付了七千四百二十五個齊羅特。爲着完成這種買賣，農民負息借來了四千齊羅特。恐

慌裏來了，土地價格跌落了，農產品的價格飛快地下落了。必須還債也必須付息。受了四年的苦痛以後，把兩摩爾加的土地賣去償付債務，很快的又賣去餘下的半摩爾加的土地。在這以後，對農民却還留下有五百齊羅特的債務。這種變動的結果，土地消滅了；並損失了三千齊羅特，這是浪費在購買上的，和雲烟般的消失了，而且還留下有五百齊羅特還沒有清償。倘若加上四年間利息上所付出的二千五百齊羅特，那末四年期間，佔有二·五摩爾加土地的喜歡上，對農民驅去了四千三百二十五齊羅特（原有的貨幣），加上五百齊羅特（欠下的債務），再加上二千五百齊羅特（以利息支付了的），總共是六千四百二十五齊羅特。

交換下
的榨取

業資本。

農民和他的生產品的消費者中間，站着中介人。在後進國中——這是以一切奴役關係束縛着小農大眾的收集商人。在發展的國家中，——這是商業和工

在帝俄，農民是完全落在收集商人——投機者的手中。賤價收買農民的生產品，收集商人把牠們拿到城市裏去轉賣，或是輸出國外，奪取了巨大的利潤。農民被迫在收穫以後，一舉就把五穀出賣了。而富農和地主，則站在無比地更有利的地位。他們能夠等待價格提高的

時候。

在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農民在自己的出產品上，只能取得牠們價值的小部分。其間，消費者却是支付了全價格。這種差額，是落在從事農產品的買賣及加工的資本家手中。

這裏是指示在美國發生的非常有趣的計算。

一九二九年三月，搜集了這一個月間中等家庭重要的十四種食料品，按照零售的價格計算，爲二十五元五角美金。由這種總額中，農場主取得十二元一角，製造企業及商業企業取得十三元四角。一九三三年三月，按照零售價格搜集同樣的食料品，落到了十四元五角，即是跌落了百分之四十三。在這時候，農場主的份額縮小到四元一角，即是縮到了三分之一。而製造企業及商業企業的份額，總共只是縮減到十一元四角，即是縮減了百分之十四。農場主先前大約取得最後價格的一半，一九三三年，僅稍多於四分之一了。

這樣看來，恐慌以前農民只得生產產品價格的一半。在恐慌期間，他的份額却減低到四分之一了。資本家這樣把恐慌的負擔，如同轉嫁到工人身上一樣，也轉嫁到農民身上去了。

資本主義爭奪村廣大的勞動羣衆，帶來了無數的災害。農民呻吟在苛捐重稅下，呻吟在

恐慌的條件
中農民的貧窮化

耕地不足下，呻吟在農產品極低的價格下。土地所有權集中在少數一羣大地主的手中，當資本主義存在的時候，把農民大眾委諸永久的奴隸及隸從。農民的分化，把大多數的窮人，擲入了蒙受特別殘酷榨取的農業工人的行列。

恐慌使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銳化到了極度。現今的恐慌，是任何時候打擊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切恐慌中，最深刻的最尖銳的恐慌，極端銳化了廣大農民羣衆的困苦及貧窮。

在恐慌的條件下，小農經濟受着特別艱苦的磨折。生產品的銷售非常困難。只好賤價把牠們出賣。其間，稅捐却要 and 先前一樣繳納。地主的租金和高利貸者的利息，也要和先前一樣支付。恐慌的結果，使小農場迅速的破毀了。農民的分化非常地加速了。飢餓是農民小屋中的常客。

關於這事，有無量數的事實在證明。兩年以前，在一冊匈牙利畫報裏，登載過帶着馬像的一張照片，這匹馬，是陳列在大路上。對牠緊接着下面這種內容的記事：

『帶着這匹馬，我進行了秋季的工作。我沒有飼料在冬天來飼養牠。把牠賣吧，這不能夠；誰也不會買。殺死吧，又太可憐了。我希望找到有能飼養牠的人，就把這匹馬送給

他。」

波蘭不久發行過一本書籍，這本書有一個特別的書名，叫做「喪失了工作的鄉村」。牠裏面引用過如下的事實：

「在兩個有五千居民的大村落裏，於一九三四年七月間，農民購買了一個籃子，六串鈕扣，一隻鉛杯，及一百格蘭姆的釘子。……在兩村五千農民中，全部工業商品只賣到了三個齊羅特及三十五個格羅世……」（共合中國一元左右，格羅世爲波蘭銅幣，等於齊羅特的百分之一。）

根據專門調查的統計，倘若在恐慌以前的時期，農家用在個人必需品上的支出，平均一個成年人是二百五十個齊羅特，那末在一九三三——三四年間，他們就只有九十個齊羅特及六十五格羅世了，即是約爲三分之一。拿來和一九二八——二九年比較，現在農民所支出的，購買上衣的費用減少了百分之四·四，購買內衣的費用減少了百分之五七·三，購買鞋子的費用減少了百分之六一·一，購買書籍的費用減少了百分之六六·三，購買煙草及煙捲的費用減少了百分之五五·二，組織家庭祭祀的費用減少了百分之三五·一。在一公頃

的耕地上，農民的總收入由一九二七——二八年的四百四十三齊羅特，縮減到一九三三——三四年的二百六十四齊羅特，即是減少了百分之六十三·一。富裕的中農農場，在十三公頃土地上的總收入，一九二七——二八年為四千〇三十四齊羅特，一九三三——三四年，却落到了二千二百六十八齊羅特，即是減少了百分之六八·五。貧農農場的狀況。自然是更加惡劣。

在羅馬尼亞，農民主要的食料，是玉蜀黍粉的粥和馬鈴薯。只是在宴會及祭祀的時候，農民纔有麵包吃。

在日本，農民大眾是站在地主的壓迫和獨占資本方面的榨取的兩層重軛下。

日本的土地，沒有肥料就不能生長，而肥料的價格却非常昂貴，因為肥料的生產和銷售，幾乎是被三井和三菱全能的康探恩完全獨占了。同時，農產品的價格却非常低賤。捐稅比較戰前的水準增高了四——五倍。

破落的農民，都到城市裏去找尋工作，或是成爲日僱農夫，且常常成羣在補充着，這羣農民，在日本喚做『用水養活着的農民』，即是率直地飢餓下去的農民。

日本的農民，都是被高利貸者騙人的『社會互濟會』所束縛了。現在負債的總額，將近達到六十五萬萬日元，年利爲百分之十至四十。按農民債務的利息總額，並不少於日本全部農業商品生產的總價值。

這裏是一個意大利報館的通信員，一九三四年夏天，在日本鄉村旅行，這樣記述着他自己的印象：

「坐在汽車裏走了一點鐘，就把我由工業化的橫濱，送到日本最僻靜的村落來了。當我們在那裏停車的最先的村落裏，我就注意到農民的小屋：這些小屋，都是由帶着一個門，一個窗戶，和非常低的頂棚的一間房間所構成。把兩根橫樑，用做小屋的基礎。牆是用土築成的，牆脚下是圍着蘆葦的。我們所經過的鄉村，大多數都是很小的：二十至三十所小屋，和賣米製蒸食的小店，佛寺，幾十個小孩，一切都不過如此。」

通信員所得到的特別印象，刺眼的是農村中肉體的營養不良和兒童的退化。

「我們所經過的任何一個村落，——通信員寫道——我沒有看到一個有健康顏色面孔的兒童。一切兒童的面孔都是蒼白的，眼睛是深陷的，纖細的和火柴似的腳，一點也不活潑。」

我所看到的兒童，他不僅是農民的兒子自己每天睡著在挨餓，而且產生他的父母也是在挨餓的活證據。」

著者是這樣描寫了小屋的內部：

「我們走進了小屋唯一的房間。地上鋪着簾子，放着木炭的火鉢，適合坐在地上的矮桌。房間裏的空氣是非常污穢的。這家主要的工作，是養蠶及種稻。根據這家家長的談話，先前養蠶是最大的收入來源。出賣繭子，農民能夠償清債務。現在這種事業，却只能拿來很小的收入，絕對沒有收支相抵的可能了。」

「最近兩年以前，——農民說道——我們把在我們的田野上培植出來的品質最好的米出賣，按照這種價格，牠給了我們有對輸入的印度支那米購買充分數量的可能性。這種進口的米，品質不純，按其滋養成分說來，是遠不能和我們的米比較，有時牠會惹起腳氣病，常常把吃這種米的某個兒童，送出了這個世界，……然而其餘的，却還都能吃這種米。」

「現在米的價格，落到了這種程度，使我們的人們，當他有米的時候，都被迫吃着自己所有的米了；在牠以後，就把明年的收穫做擔保，支付百分之十二的利息借債過下去。繭的

價格，也強有力地跌落了。在這樣的條件下，能由什麼地方拿到貨幣，用來繳納地主的地租和國家的捐稅呢？事情是這樣來結束，司法警官走來了，把其餘積存的米都徵發去，用來彌補未繳納的租稅。經過若干年以後，鄉村中對於農民不能留下幾多能夠把她們賣給工廠的少女。兩年以來，我們對於招募工人者的懇請，當然是有過三度讓步，這些人是對我們提議把我們的少女按兩三百元一個帶去的。招募工人者來到我們這裏的時候，恰好也就是在我們這裏出現目的是徵發剩米的司法警官的時候。」

殖民地
農民
的狀況

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國家中，在現今恐慌的條件下，榨取農民更採取愈益可怕的形態。土著資本和帝國主義奴化的雙重壓迫，把好幾百萬農民大眾交給了無數的災害。

印度的印度報以目擊者的語氣，對印度某一區給過如下的描述：

「我遊歷過的一切鄉村，我確信有五英畝以下的土地的農民，（他們約占全體土地所有者的百分之八十），是以由十五至四十個盧比的一年收入來生活。在這種收入上，農民用來扶養全家，購買及飼養家畜，購買家用品，及支付一般無論如何都不能避免的一切費用。

完全顯然，有五英畝土地的農民，僅由農業一項，是完全無力來養活家族。倘若沒有別種收入來源，農民與其家族，就都要陷入站在餓死的邊界上的生活，吃着減半的食糧。且這些食糧，還是極度奢侈，牠是高過於他自己的收入所能容許的。這種食料却不過是大米和調味料而已。這是中農自己能夠容許的唯一的奢侈。

在中國，整個的區域都因飢饉而餓死（如陝西），這是普通的現象。因力不勝任的勞動和殘酷的榨取而疲於奔命的居民，且常常受着自然的災害。歉收及河川的氾濫，消滅了全區的居民。這裏是一九三五年三月，登載在一家上海報紙上的中國農村的描述：

「在無數的鄉村中，市街都是荒涼的。可憐的住宅裏空空無人，鄉村中誰也沒有貨幣。一切能夠典質的東西都典質盡了。農民都無力繳納高利貸者的債務和官吏的捐稅。農民大眾的狀況，和落在他們身上的自然災害的聯繫中，好幾省都弄成非常悽慘的。」

在巴西，衛生部長不久曾經聲言：

「三千萬的人們，（全體居民的四分之三）在巴西都沒有土地。他們緩慢地因飢餓、黴毒、瘴疫在死亡着。」

巴西居民的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根據政府官吏的統計，一千個學齡兒童中，有五百三十個完全沒有進過學校，一百一十個報過名但沒有上課，一百七十八個只讀過低年級就把學校放棄了，甚至連讀書都沒有學會。幾乎一千人中，只有三十個人能夠在初級小學畢業。

巴西耕地的 대부분，是咖啡的栽培地，沙糖、可可、香蕉的栽培地。在巴西，栽培地上都是用半奴隸的勞動，是完全按銅幣來酬報的。巴西農民被注定了飢餓和貧困。恐慌減少了咖啡的需要，惹起了價格銳利的跌落。巴西的國民經濟及財政，破成了千瘡百孔。爲的維持價格及保全利潤，巴西的農場經營者，除毀滅咖啡外，不能尋到別種方法。一九三四年年初，焚燒了二千六百萬袋咖啡。這種事情，以後不只重複過一次。限制經營新的栽培地，然而價格却沒有提高。巨量的咖啡，仍然和先前一樣，在堆棧裏堆積着。栽培場上工人飢餓的工資，減低到了百分之六十。有許多的栽培場，完全停止和工人算賬，給與他們來生活的，是出在他們茅屋附近細分了的小菜園上貧乏的收入，這種小屋，是建築在農場主人的土地上的。

農民是普羅列塔利亞革命中的同盟者

普羅列塔利亞在反對資本主義支配的革命鬥爭中，在鄉村裏替自己找到了

朋友和同盟者，鄉村的僱農，也是無產者。差別不過是一面站在工場的機械旁邊，而別一面是跟在地主或富農的犁鋤後面。鄉村中破落的貧農，是工人階層可信賴的支柱及鞏固的同盟者。拋開資本主義，對他們是毫無損失，因為他們在資本主義存續的時候什麼也無可期待。

不僅是鄉村的貧農，而且對於中農，普羅列塔利亞也應當以正確的政策，把他們吸收到自己方面來。中農開初就在動搖着，因此在為政權而鬥爭的時期，在普羅列塔利亞前面，有使中農中立化的任務。

在自己的政權鞏固了以後，普羅列塔利亞要和中農締結強固的同盟。

只有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纔對農民——貧農和中農——由資本主義下他所處的宿命狀況中給與了出路。在資本主義下，只有個別的單位，能由中農中間上昇轉入榨取者——富農的行列。大多數的農民，是和冰下的魚兒一樣，要支出非人的勞動，以圖苟且的生存下去。破落，貧窮化，喪失自己幻想的經濟獨立性，滑落到貧農及普羅列塔利亞的行列的威脅的危險性——在資本主義的時候，是不妥協地站在中農的眼前。只有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纔在他

們前面開闢了完全新的道路，由無希望的黑暗中對他們給與了確實的出路。

憑藉貧農，與中農締結同盟，這和蘇聯革命的經驗所指示的一樣，普羅列塔利亞不僅取得了和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死敵——富農鬥爭勝利的可能性，而且有肅清這種最後的資本主義階層的可能性。

普羅列塔利亞革命，是剷除資本主義榨取的根源，這無論在城市或在鄉村都一樣。取消銀行家、地主、工場主、寄生蟲的私有。普羅列塔利亞革命，一舉把農民——中農和貧農——由長年縛住他們手脚的枷鎖中解放出來：取消了奴役的租賃，銀行家及高利貸者的債務及其他等等。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在貧農及中農前面，而且更開闢了走到大規模社會化經營的道路，這種道路免去了資本主義下不可避免的零落及貧窮化的慘苦過程，肅清了富農的奴役，並保證了鄉村勞動大眾文化及富裕的生活。

第十一章 再生產及恐慌

資本主義再生產的行程，不是暢順地運行。反之，牠却是常被最深刻的震撼——恐慌——所截斷。恐慌是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伴侶。只有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纔能最後割去意味對社會生產力無意義掠奪的恐慌。蘇聯無恐慌的發展，在資本主義各國許多年來凶猛的，一切恐慌中最粗暴的恐慌的襯托上，構成了鮮明的對比。

恐慌對勞動大眾帶來了無數的災禍。牠們使資本主義裂開了的矛盾激化到了極限，並用做資本主義滅亡的危險的警告。

爲的分析資本主義恐慌的原因，必須預先熟悉資本主義再生產的機構。

一 再生產及資本主義下的實現

我們已經看到，每個着手生產的資本家，都要到市場去購買生產工具（機器、原料、燃

生產
與
流通

料)，並僱傭工人（即是購買勞動力）。但在這裏，工場家是結束了自己一年度的生產。原料及燃料已經消費了，工人已經支出了一年的勞動。在工場家的堆棧裏堆積着許多製成了的商品，比如說是靴子。現在對於生產的更新要求什麼呢？對於不斷地來完成靴子的生產必需什麼呢？

工場家必需購買一批新的原料及燃料，他從新把工人僱傭一年。但對於這些需要貨幣。工場家由什麼地方能夠得到貨幣呢？他能夠借到貨幣，但這却沒有把他由必要中解放出來，最後他仍要償付自己的債務。工場家是應當由出賣（或是說由實現）自己製成了的商品來取得貨幣。

出賣了自己的商品，工場家從新購買勞動力和生產手段，並開始自己生產的下一週期。這樣看來，實現製成的商品，是更新生產的必需條件，是再生產的必需條件。

所以在再生產的行程中，個別資本家的資本要經過三個階段：（1）購買生產手段及勞動力，（2）生產過程本身，（3）出賣製成了的商品。

這三個階段中的中間的階段（第二個），——這是生產的直接過程，在牠裏面，工人對資

本家生產剩餘價值。兩頭的階段(第一和第三)，是屬於流通過程：在第一個階段中，資本家把自己的貨幣變為商品；在第三個階段中，反之，他出賣自己的商品，並把商品賣成貨幣。然而他需要這些貨幣，首先是把牠們用來從新購買對於繼續生產，對於不斷的生產，對於再生產所必需的一切東西。像這樣，資本進行了自己一次循環的旅行。

資本的再生產表現是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直接的統一。在再生產的過程中，資本變化自己的形態。牠開初是以貨幣的形式存在。這是出發的形態，每個資本運動都從牠開始。以後貨幣變為生產的要素——生產手段和勞動力。進行生產過程，隨着這種過程的結束，在資本家中是製成了的生產品，他的資本現在是在商品的形式中存在着。這種商品，他應當從新變為貨幣，以便取得從頭更新全部過程的可能性。

資本主義的生產，是以最密切的形式和市場聯繫着的。是在市場上進行更迭資本的形態，牠由貨幣變為生產手段和勞動力，並以後更由商品變為貨幣。要使再生產過程能無間斷的進行，就必需資本能在市場上無阻礙地更迭自己的形態。必須資本能由貨幣的形態變為生產手段及勞動力。同樣，必須資本能由商品的形態再變為貨幣。

個人資本與社會資本

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不是存在着一個資本家，而是許許多多自己中間撲門着的資本家。每個資本家帶着自己的資本來出場，是因為對他更有利益。所以個別資本家的活動，和個別資本的運轉，自己中間是衝突着，交錯着。全羣的個別資本（個人的資本），在自己的總和中，却構成了整個的社會資本。

正是在這種同時構成全社會資本的一部分的，個別獨立資本運動的交錯裏，來進行資本主義下的再生產。爲的使再生產能夠實現，不僅須要單個資本家，而且必須全體資本家，都能實現他們的工場及工廠中所生產的商品。

「卡爾理論的科學價值，是因為他說明了社會全體資本再生產及流通的過程。」（伊里奇全集一卷四一五頁）

在資本主義下，社會的生產是握在個別資本家的手中。在布爾喬亞制度的條件中，當我們說到社會資本的時候，那末在這下面，不是意味着握在全社會手中的統一資本，而且相反，是意味着握在個別資本家手中的無數資本的總和。

但同時，社會資本，並不是個別資本堆起來的一堆東西，也不是個別資本的算學上的總

和。在社會資本裏，個別資本自己中間是互相聯繫着的。每個個別資本，按其對別個資本的關係說來，都是獨立的，但同時牠們却又互相依存着。

「個人資本的循環，是彼此互相交錯，彼此互為前題，並彼此互相制約，恰好因為這種錯綜，遂形成全體社會資本的運動。」（資本論一卷二五一頁）

個別資本家，只有當他實現了自己商品的場合，纔能繼續生產。但這不是關係到某一個資本家而是關係到他們中間的任何一個，並關係到他們全體。所以不僅是某一個資本，必須要有更迭自己的商品形態為貨幣形態的可能性，而且要一切個別的資本，都有這種可能性。

個別企業，在再生產過程中，其相互間是聯繫着的，製造織機的工場家，對紡織工場家供給生產工具，而紡織工場家，却織造了兩個資本家族穿用的綢緞，兩個工場的工作人消費的棉布。個別企業的生產，都密切地聯繫着並交錯着。而其間，這些企業彼此却是不隸屬的。這種矛盾，在實現已成生產品的時候暴露出來了。

在資本主義企業中所生產的單位商品的價值，是由如何的部分組成呢？牠是由這三個部分來組成：（1）不變資本，——價值的這一部分，是補償設備上

實現問題的
包含在
什麼裏面

的磨損，消費了的原料，及補助材料的價值的。(2)可變資本，——價值的這一部分，是補價在製造該種商品下，所支出在勞動力上的費用的。(3)剩餘價值，——這是落在該種商品上的工人無償勞動的部分。

至於說到牠的自然形態，那末商品能夠或者是生產手段(機器、煤炭、原料等等)，或者是消費資料。這是最基本的區分。進一步，輪到消費資料，又分爲必需品和奢侈品。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奢侈品落入榨取者及其食客的手中。屬於工人階層的份額，僅是必需品，並且是最低數量的必需品。

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部生產品，和資本主義企業中所生產的單一商品一樣，按其價值是由三個部分所構成：(1)不變資本，(2)可變資本，(3)剩餘價值。而且許許多多各別的企业，能夠分做兩大類：(1)製造生產手段的企业，(2)製造消費資料的企业。

「關於實現的問題，這是以如何的形式，來對資本主義生產品的每一部分，按照價值，(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和剩餘價值)，及按照牠的物質形態(生產手段，消費資料，特別是必需品及奢侈品)，在市場上去尋找能填補牠的別一部分生產品的問題。」(伊里奇全集三卷

資本主義社會一年間的生產品，是由巨量的商品來構成。按照自己物質的形態，他們分爲生產手段和消費資料。這種物質形態，對牠們預定了將來有不同的機能：消費資料必須用來直接滿足人類的需要；生產手段必須用來繼續生產。

一年間的生產品，按照價值的區分，也同樣是把牠的各部分，對將來預定有不同的機能：固定資本將來應當用在生產過程；可變資本則變爲工人的工資，使他們將來在消費的目的上迴轉；剩餘價值，在單純再生產的時候，完全將由資本家消費，而在擴大再生產的時候，則把一定的部分，在將來擴大生產的目的上來迴轉。

實現的過程，是使社會資本全年生產品的每一部分，必須像這樣來交換，是要使牠們將能執行按照牠的物質形態及價值形態對牠所預定的那種機能。

解明了全體社會資本的流通及再生產的過程，卡爾——伊里奇的理論，同時揭發了那種在資本主義再生產行程中所暴露出來的最深刻的矛盾。再生產的理論，闡明了在資本主義下實現所生產的全部商品所必須的複雜條件。卡爾——伊里奇的理論，指示了資本主義發展自

身的行程，如何不可避免地會不斷地破壞這些條件，並惹起再生產全部行程的破壞，引到震撼，引到恐慌。

單純再生
產下的
實現條件

爲的簡單化起見，我們能夠假定全國的一切經濟，都在資本主義的原則上經營。事實上，這是在任何地方也沒有的；甚至在最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中，也仍保有若干部分不屬於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業及農業的生產。然而倘若設想有這種純資本主義的經濟，那末在單純再生產下就有如下的情況。

第一類企業中所製造的商品總量，必須等於兩類企業一年間所需要的生產手段的數量。例如倘若一年間大約要燃燒二千萬噸煤炭，那末，一年間的採掘量，也就必須大約是一千萬噸了。倘若一年間大約要磨損十萬紡錘，那末從新生產的紡錘的數量，也就必須是同樣的數字。

至於說到第二類企業，那末在那裏所生產的商品——消費資料的數量，按其價值應當等於兩類企業的資本家及工人的收入。在事實上，全部製成的消費品，都必須由資本家及工人來消費，因爲其他的階層，根據我們的假定，在國內並不存在。但資本家和工人所能消費的

數量，僅是他們能夠用自己取得的收入所能購買的數量：工人的收入是工資，資本家的收入是剩餘價值。

全年生產品的個別部分，將如何來進行實現呢？第一類企業的的不變資本，將在同類企業的內部實現，因為牠是在生產手段的形式裏存在着。第二類企業的可變資本和剩餘價值，也能在同類企業的範圍內實現，因為牠們是在消費資料的形式裏存在着。兩類企業中間進行交換的是如何的部份呢？在這種問題上不難答覆。第一類企業的可變資本和剩餘價值，應當和消費資料來交換，而第二類企業的不變資本，應當和生產手段來交換。為要交換能夠無阻礙地來進行，顯然，這些部分應當彼此相等。這樣看來，單純再生生產的條件是如下的等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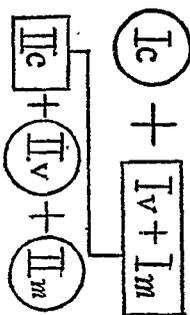
第一類企業的可變資本及剩餘價值，應當等於第二類企業的不變資本。

卡爾用 C 來表示不變資本，用 v 來表示可變資本，用 m 來表示剩餘價值，用羅馬數字來指明部類。在這種場合，全社會一年的生產品能夠以如下的形式表現出來：

生產手段的生產—— $I_0 + I_v + I_m$

消費資料的生產—— $II_0 + II_v + II_m$

在本類內部實現的那部分生產品，是圈在圓形裏。反之，那部分必須和別類生產品交換的生產品，則括在長方形裏，牠們中間是用線條連結着的。那時就取得如下一目瞭然的圖畫。



這種圖畫，一目瞭然地表示了單純再生產的條件，這種條件包括為如下的等式：

$$I(v+m) = II_0$$

擴大再生
產下的
實現條件

現在來考察擴大再生產下的實現條件是怎樣。我們已經知道，單純再生產，這僅是一件假定的事情，而在事實上，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是用擴大再生產的方法來進行。在轉到擴大再生產的時候，實現的條件怎樣變更了呢？

擴大再生產，是意味着積蓄。為要擴大生產，就必須擴大企業，或建立新企業。在這種或那種場合，都必需運轉若干數量新的生產手段。但這些生產手段，當然是由先前的勞動所

創造的，牠們不能由天上掉下來。這是意味着在製造生產手段的第一類企業中，應當有若干對於擴大再生產所必需的生產手段的剩餘量，而這却是意味着，第一類企業的可變資本及剩餘價值的總額，必須多於第二類企業的不變資本。只有在這種條件下，對於擴大再生產所必需運轉的，生產手段中的那種剩餘量纔能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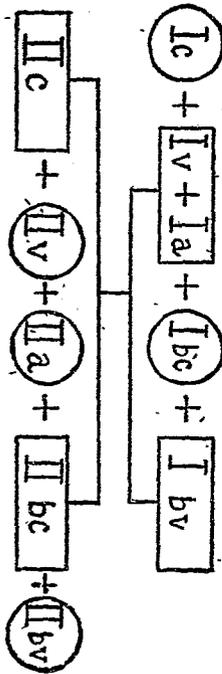
這是意味着 $I(v+m)$ 必須大於 I_{1c} 。

在資本主義下，不變資本較之可變資本成長得更迅速。由於資本有機構成的成長，增大了相當於一個工人的機器設備。在擴大再生產下，第一類的可變資本（連同剩餘價值），必須比較第二類的不變資本成長得更迅速。由這裏顯然，第一類的不變資本，也當然更遠過於第二類不變資本的成長。這却是意味着，在擴大再生產下，製造生產手段的那一類社會生產，應當比較製造消費資料的這類生產增長得更迅速。

現在來考察在擴大再生產的時候，實現是有如何更複雜的條件。在單純再生產下，一切剩餘價值都被資本家所消費了。在擴大再生產下，每類的剩餘價值都分為兩部分：（1）消費的部分，（2）積蓄的部分。剩餘價值積蓄的部分，是和資本結合起來。因為每類的資本，都

由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來構成，那末每類中積蓄的剩餘價值，也應當分做兩部分：可變的部分和不變的部分。

我們用 m 來表示全部剩餘價值。用 a 來表示資本家所消費的那種部分，用 b 來表示積蓄的部分。用 bc 來表示那部分和不變資本結合起來的積蓄的剩餘價值，而用 bv 來表示那部分和可變資本結合起來的積蓄的剩餘價值。那時在擴大再生產下，實現的行程就有下列形式的徵候。（這裏的圓形和長方形，適用前述圖表同樣的意義。）



如同在單純再生產下一樣，第二類應當由第一類換取自己的不變資本 C ：牠在年底是在消費資料的形式中存在着，但爲的生產，牠却應當在機器、原料等等的形式中來存在，應當

在生產手段的形式中來存在。第一類方面，也應當由第二類換取預定為工人消費的自己的可變資本 v ，但牠是在生產手段的形式中存在。第二類，剩餘價值的消費部分 II_c ，是有消費資料的形式；所以牠不屬從和第一類的交換。第一類剩餘價值的消費部分 I_c ，是有生產手段的形式；所以牠應當預備和 second 類所製造的消費資料來交換。第一類剩餘價值的積蓄部分，是分為生產手段—— Io ，及對於工人的消費資料—— Iv 。顯然， Ib_v 是應當和握有全部消費資料的第二類來交換。而且，第二類也應當把自己積蓄的剩餘價值中預定和固定資本結合的那部分 II_o ，拿來和第一類交換，其間， II_{b_v} 却不屬從和第一類的交換；這應當是對於工人的消費資料，這一部分正是在那種形式中在第二類裏存在着。

現在來考察在擴大再生產下，兩類間的交換應當如何來進行。第一類應當來交換 Iv ，和 Ib_v ，第二類應當交換 II_o 和 II_{b_o} 。完全顯然，只有在這些數量是相等的場合，這種交換纔能成立。所以，

$$I(v+a+bv) = II(c+Io)$$

這就是在擴大再生產下的實現條件。

資本主義再生產的矛盾

卡爾的理論，闡明了那些在單純再生產下及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下，實現商品所必需的條件。但牠由這裏却沒有確定，在資本主義下這些條件都存在。反之，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運動，都是由不斷的動搖及偏離的方法，由不斷的破壞各個部門間所必須存在的那種相互關係的方法來進行。因此伊里奇說道：

「和資本主義一切其他的法則一樣，實現的法則，只有用非現實的方法纔能實現。」

（伊里奇全集二卷四〇七頁）

爲的明瞭地指示執行單純再生產及擴大再生產所必需的一切條件的複雜性，卡爾構造了許多圖表。卡爾的圖表，都是給了數字的表現。我們上面所採用的兩個基本圖表，爲的簡單化起見，把數字代替爲字母了。卡爾的圖表，一目瞭然地圖解了資本主義的實現條件，顯出了如何的複雜性。然而誰關心來嚴格的維持這些條件呢？完全顯然，在無計劃的，無政府的制度下，有如資本主義的生產，這些實現的條件，僅是用市場盲目的活動來實現的。在無數的動搖與偏離中間，在無間斷的破壞中間，爲自己敷設了那種資本主義下實現商品所必需的，各部門間相互關係的道路。

說到資本主義的矛盾，就由這裏作成結論，以為資本主義一般都不能存在，這是根本不正確的。現今資本主義是在經歷着自己衰微的時代，自己破滅的時代。然而在一一定的期間，資本主義制度，自己却是象徵着對於準備更高度社會制度所必需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外是在許許多多的矛盾中來進行，且這些矛盾的指示，只是對我們闡明了歷史上資本主義的暫時性，闡明了牠趨向轉到高度形態的條件及原因而已。」

（伊里奇全集一卷四〇一頁）



卡爾——伊里奇的再生產論，赤裸裸地粉碎了各式各樣的資本主義辯護士的詭計。牠指出了資本主義僱傭文人的捏造完全的破產。這些文人是說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彷彿能夠沒有一切恐慌及震撼，而平暢地及有計劃地來進行。

卡爾學說的批評家及歪曲者，常常企圖這樣來表現事實，彷彿卡爾用自己的圖表，證明了資本主義有無間斷發展的可能性。無論是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家（例如圖干·巴郎羅夫斯基），或是第二國際「社會主義的」理論家（巴威爾、考茨基、希爾費丁），都散佈着這種無恥的中傷。

事實上，卡爾的圖表，有自己的任務，不是證明資本主義再生產有計劃運行的可能性，恰恰相反，是闡解了那種再生產條件異常的複雜性，因為牠，破壞再生產的行程是不可避免的。

把再生產論解做『均衡論』，及把再生產的條件解做資本主義體制的『均衡條件』，這和卡爾主義沒有任何的共通。卡爾的再生產論，不是證明調和的均衡，而且相反，是證明一切可能震撼的不可避免性。卡爾指示：

『許多條件，都變為如此其多再生產非正常行程的條件，變為如此其多恐慌可能性的條件，因為在盲目地所構成這種生產制度下，均衡本身是偶然性。』（資本論第一卷三六二頁）

無論右派機會主義的代表布哈林，抑或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的代表伯列呵伯拿拿斯基，都宣傳了均衡論。均衡的擁護者，應用於蘇聯的經濟，作成了必須在資本主義前面投降的取消的結論。

例如右派機會主義，追隨在布爾喬亞經濟學家——有害者的後面，確認計劃的主要任

務，應當不是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份子的襲擊，而是保持均衡。在均衡下面，他們理解為保持經濟各部門間不變的相互關係。但這恰好是意味着蘇聯落後的不朽化，意味着拒絕社會主義的工業化。

在和這不可分割的聯繫中，右派機會主義者宣傳了有名的社會各分野的均衡論。他們希望永遠保存蘇聯的小農性質，挺身反對推行集體農場及國營農場。約瑟夫光輝地指出了：

「這種理論，客觀地有自己的目的，是固守個體農民經濟的立場，在富農份子和集體農場的鬥爭中，及不信任集體農場的立場上，以「新的」理論的武器把他們武裝起來。」（約

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三〇一頁）

資本主義
自動
崩潰論

卡爾——伊里奇的再生產論，同時堅決地暴露了那些資本主義的再生產，由於牠固有的矛盾，彷彿一般就不能進行下去的這種見解的破產。這種見解的擁護者，遠在資本主義還只走動第一步的時候，就宣佈了「資本主義的不可能性」。在現代的條件中，這種錯誤理論的繼承者，作成了這樣的結論，說資本主義在牠裂開了矛盾的力量的中，彷彿無須工人階層的革命鬥爭，也當然會不可避免地自動死亡。

卡爾剖明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法則。他指示在資本主義下，再生產是以如何的形式來進行。卡爾的若干批評家（其中有羅莎·盧森堡）企圖來指明，說資本主義下的再生產，只有在資本主義還沒有排斥及消滅一切先前制度——小商品生產——的殘餘的時候，纔是可能的。

羅莎·盧森堡錯誤理論的擁護者，常常作成最有害的結論。他們大體都是以這樣的形式來判斷；因為在消滅單純商品經濟的殘餘以後，再生產有不可能性的結果，資本主義遂注定了破滅，那末就能中止求顛覆資本統治的鬥爭，並平靜地期待資本主義自動走到末日的時機到來。完全顯然，這種立場是深刻地敵視革命的卡爾——伊里奇主義。資本主義是不會在自動的程序中，以自然的，自動的方法破滅掉。只有需要巨大犧牲的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決死鬥爭，纔能把資本主義引到滅亡，消滅壓迫及奴隸制度。

伊里奇在其十九世紀末葉的著作中，精細研究了並愈益發展了卡爾的再生產論。那時革命集團間注意的中心，是關於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問題。民粹派確定了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可能性，他是重複着初期烏托邦者——說資本主義生產的生產品，沒有實現可能性的資本主義的反對者——的論證。別一方面，所謂「合法的卡爾主義」者，企圖把卡爾裝扮成布爾喬亞

的自由主義者，並在資本主義再生產調和運行的精神中來歪曲他的學說。

在和這兩種陣線的堅決鬥爭中，伊里奇深刻的精細研究了卡爾的再生產論。

二 資本主義的恐慌及其原理

在一本描述美國煤坑夫生活的小書裏，引用過如下的談話：

「煤坑夫的兒子向母親問道

——既然冷成這樣，你為什麼不生爐子？

——因為我們沒有了煤。——母親答覆着。你的父親失業了，我們沒有錢去買煤。

——但他因什麼失業呢，母親？

——因為煤太多了！」

這種談話，美好地傳達了那種在資本主義下，每次恐慌時期現於表面鮮明的矛盾。煤坑夫的家庭受凍，是因為由地層內掘出了「過多的」煤炭。幾百萬大眾飢餓着，是因為生產了「過多的」五穀，小麥因此拋到了機車的煖爐裏面。失業者及其家庭無家可住，是因為建築

由豐富
而來
的飢餓

了「過多的」房屋，因此這些房屋成了空閑的。

生產手段，消費資料，勞動人手，——一切這些都很豐富。但工場的煙囪却不冒煙，機車站着不動，五穀在莖上朽腐，堆棧裏積滿了商品，工人沒有工做，他們和他們的家族都在忍飢受餓，這就是資本主義恐慌的圖畫。

◎ 一家美國的報紙，不久發表過如下的估計。僅在一九三四年一年間，資本主義各國，因飢餓而死的人們有二百四十萬以上。而另一方面，在這同一年間，却毀滅了多於一百萬輛貨車的穀粒，二十六萬七千輛的咖啡，二十五萬八千噸的白糖，二萬六千噸的米，二萬五千噸的肉，及許許多多一切別種的生產品。

生產過剩的流行病

「豐富，成了窮困及缺乏的來源」，——這是法國老社會主義者傅立葉，說明資本主義恐慌中所曝露的奇異矛盾的話。

在前資本主義的榨取形態中，勞動大眾也遭遇過不少窮困及缺乏。（古代的世界的奴隸生活，及封建主義下的農奴生活。）但那時恐慌的原因，却是或種非常的自然的或社會的災禍。洪水，旱魃，戰爭及瘟疫，常常把繁盛的地方變成了廢墟。這是生產不足的

恐慌。飢饉的原因，是由於戰爭及歉收所造成的生產減縮。但只有資本主義纔帶來了生產過剩的恐慌。

「在恐慌的時候，爆發了社會的流行病，這種流行病，對於一切先前的時代都是不合理的——這是生產過剩的流行病。社會在一瞬間，就突然退化到野蠻狀態中了，彷彿如同飢饉及全般破壞的戰爭一樣，把牠的一切生活資料都截斷了。工業，商業，都是被破壞了的，這是因為什麼呢？是因為社會太文明了，生產品太豐富了，對於他們有太多的工業，有太多的商業。」（卡爾和恩格司康門尼斯特宣言著作選集第一卷一五七頁）

然而真是生產了「太多的」五穀，煤炭，衣服，住宅，及其他等等嗎？在恐慌的時候，勞動大眾喪失了滿足自己最小限度需要的可能性。他們對最必需的生活資料，都感到絕望的缺乏，但在資本主義下，無論誰也不關心滿足勞動大眾的慾求及需要。資本家是關心別的，是出賣所生產的商品的可能性，並且不是在任意的條件上單純的出賣，而是按照能夠保障利潤的那種價格來出賣。這種可能性在恐慌的時候却沒有。需要是如此大，但大眾倘若沒有用來購買商品的貨幣，那末他們的需要仍是不能滿足的。在資本主義下，只有那種需要纔有意

義，牠是表現爲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生產過剩的流行病，是包括爲所生產的比較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所能容納的太多了。

五穀，煤炭及其他等等上的需要，在恐慌的時候是很大的，然而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因爲國民大衆的貧窮化，因爲失業者絕望的貧窮却非常小。在這裏，包含了那種在恐慌時期達到了巨大規模的驚人的矛盾。

資本主義的恐慌，——這是生產過剩的恐慌。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矛盾，都最尖銳地並猛烈地顯出來了。但資本主義的矛盾，在商品裏就已經包含了胎芽。因此爲的分析資本主義恐慌的機構，要從頭轉來研究單純商品生產，從牠來認識在牠裏面所包含的恐慌可能性。

恐慌的
可能性及
必然性

當生產帶有自然性質的時候，個別的生產者是彼此互不依存的。當只是把剩餘品來交換的時候，生產者對市場的依存性還不很大。甚至在那種場合，即令他不能交換自己的剩餘品，生產也仍能繼續下去。

當生產品從最初就是當做商品來生產，目的是在市場上銷售的時候，從這時起，事情就以根本的形式變更了。商品是賣爲貨幣，但這是意味着：

『倘若沒有別人購買的話，則誰也不能出賣。』（資本論一卷一三二頁）

那末，對於這個人是出賣，對於別個人就是購買。倘若織工把粗布賣給農民，那末對農民這是購買，而對織工則是出賣。這樣看來，買與賣是統一的。但同時，他們自己間却是分離的，是彼此獨立的。

『誰也沒有義務，僅是因為他已經賣出了，就要立即去購買。』（同上）
賣出了自己的粗布的織工，能夠把貨幣留起來，不去完成新的購買。

但在商品生產的時候，個別的個人，他們自己中間是密切地聯繫着的，而且這種社會聯繫，是站在他們的監視以外。織工能夠出賣自己的粗布，僅是因為農民已經賣出了小麥。農民能夠出賣小麥，僅是因為麵包匠已經賣出了他所烙好的麵包，及其他等等。倘若在這種長長的互相聯繫着的生產者的行列中，某人賣出了自己的商品而不購買別的商品，那末就能夠引來銷售的停滯。在這裏，遂包括了恐慌的可能性，牠是早已存在單純商品生產及流通裏的。

信用對這種恐慌可能性帶來了愈益向前的發展，在信用中出賣的時候，貨幣由買者交給賣者，是在賣者把商品交給買者經過一定時期以後。貨幣在這裏，是用做支付手段的。但信

用却聯繫着全系列的生產者連鎖的相互關係。倘若鎖鍊的一環發生了停滯，那末整個的連鎖就會受到打擊，即是就會發生恐慌。倘若在賒貸中由農民購買了小麥的麵包匠，到期不能對他付給貨幣，那末輪到農民，也就不能對織工等等清付了。當做支付手段的貨幣的機能，把單純商品生產及流通下已經有了的恐慌可能性，引到了愈益向前的發展。

商品生產造出了恐慌的可能性。然而只有在資本主義的時候，恐慌纔成了必然的。

市場巨大地擴張了。商品是在巨大的數量中生產着。生產的目的是吸取利潤。降低了大眾的生活水準。個別生產間的聯繫成了愈益密切的。其間，企業的全權主人，却是個別的資本家。

生產的社會
性和占有的
私有的資本
主義的形態

的生產品。

在單純商品生產的時候，生產品是牠的生產者的私有物。但這是他自己個體勞動的生產品。在至極的場合，手工業生產的生產品，除包括店主自身的勞動外，還包括有他的職工及學徒的勞動。然而商品却仍是微小的，細碎的生產

在資本主義的時候則是別樣。這裏，大規模的企業是屬於個別資本家，在這種企業裏，

有成百成千的僱傭工人在工作。這些企業製出了巨大數量的商品。在每個企業裏，勞動是由多數工人共同來進行。個別的企業，都是以最密切的形式，用成千的絲線在自己中間聯繫着的：一個對別個供給原料，半製品，補助的材料，機械，機器等等。個別工人的各種工作，結成了一個統一的奔流。

生產在資本主義的時候，是採取社會的性質。這已經不是先前手工業者的小生產了。資本主義使勞動社會化了。每個個別的工作，都成了好像巨大機器的一個小螺旋。

然而這種社會化了的勞動的生產品屬於誰呢？這些生產品是屬於資本家。共同勞動的生產品，受到個別資本家私有的剽竊，企業的所有者，把在他的企業上所生產的，並事實上表現為社會生產全部生產品的有效部分剽竊為己有。幾千，幾百萬工人結合起來的勞動的生產品，是受到少數一羣資本家的完全支配，這些資本家並且支配着生產的命運。

在這裏，包含着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

「一切生產，是像這樣鑄合成了統一的社會生產過程，而其間，每個生產，却由個別資本家來管理，依於他的專斷，把社會生產品弄成了他的私有財產。」（伊里奇全集一卷九二頁）

資本主義的工場和工廠，其中結合着好幾千人呻吟的勞動。這些企業中的每個工作，都是對於整個社會生活上所必需的。這些工場及工廠，都利用着一切社會發展的力量，一切科學及技術的力量，幾百幾千人結合的社會勞動的力量。但這些工廠却屬於少數資本家，他們是帶着求利的目的，帶着吸取利潤的目的來經營事業。

資本主義以大生產代替了小生產。以社會的生產代替了個人的生產。在個人生產的時候，關於勞動生產品應當屬於誰的問題，甚至就不能發生：牠自然是屬於生產牠的那個人。以後，這種生產品榨取階層的代表就能由生產者奪去了。在資本主義的時候，社會勞動的生產品，佔有他們的不是生產牠的人，而是資本家。生產按其性質是成了社會的。但與這平行，却保留着個人的佔有，而且他在資本主義的時候，佔有中已經不僅包括着自己勞動的生產品，而且包括了別人勞動的生產品。因此

『生產的形態，和佔有的形態成了不容和解的矛盾。』（伊里奇全集一卷九二頁）

正是這種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生產社會性和佔有私有性間的矛盾——把恐慌在資本主義時期造成了不可避免的。

資本主義
的根本矛盾
怎樣顯
現出來

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生產的社會性和佔有的私有——資本主義性質間的矛盾，——在許許多多的形態中顯現出來了。首先牠是在布爾喬亞和普羅列塔利亞間的矛盾的形式中顯現出來了。

「在集中於資本家手中的生產手段，和除勞動力外把一切都喪失了的生產者中間，完成了充分的破裂。」（恩格斯反社林論二五六頁）

再生產與資本積蓄，如同我們已經看到的，一方面是引到了把無數量財富，在少數一羣資本家手中的增長，另一方面却引到了榨取，壓迫和貧窮的增長，但與之同時，更引到了普羅列塔利亞廣大羣衆鬥爭的憤激及意志的成長。

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生產的社會性與佔有的私有——資本主義的性質間的矛盾——是明顯地在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中，即是在無計劃性中曝露出來了。隨着資本主義發展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增大着生產的無規律性，無秩序性，無計劃性。把巨量的商品拋到市場上，其間，市場能夠容納多少，却是不知道的。

由於布爾喬亞尋求利潤，瘋狂地在種種商品中發展了生產。在資本主義下，這種商品和

那種商品是一樣好，只要牠能給與企業者更多的利潤。每個企業者，都趨向儘可能大的去擴大生產：規模越大，則對他利潤越多。完全顯然，在這種追求利潤中，在這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鬥爭中間，不可避免地會破壞那種維持各種部門間的適應所必需的複雜條件。

「在社會生產中，是無政府狀態統治着。但商品生產，和一切其他的生產形態一樣，却有牠自己所固有的及和牠不可分離的法則，這種法則，雖然是無政府狀態，却在無政府狀態中，並以無政府狀態為中介而顯現出來。」（恩格斯反杜林論九五六頁）

資本主義激化了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強化了個別企業上的勞動組織。企業上的生產組織，是幫助資本主義殺敗小生產的強有力的武器。

「社會生產與資本主義佔有間的矛盾，是以個別市場上生產的有組織，和全社會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間的對立現於表面。」（恩格斯反杜林論三五八頁）

因為自己的根本矛盾，——生產的社會性與佔有的私有——資本主義的性質間的矛盾——資本主義一方面引到無限的擴大生產，而另一方面引到相對的縮小有支付能力的需要。

資本主義生來就是傾向無限擴大生產及生產的可能性。每個資本家都有自己的目的，是

生產傾向無阻的增大

儘可能獲取更多的利潤。但求達到這種目的，他必須擴大自己的企業，僱傭補充的工人，拋出更多的商品。

豺狼的競爭法則，強制每個資本家愈益擴大自己的生產，改良技術，引用新的機器。但應用新技術，是來擴大生產的可能性。依照恩格司特有的說法，是使「勞動的原野成了戰場。」（反杜林論一五八頁）在這種戰鬥中，個別資本家都放出各種各樣的武器。以更低的價格拋出的大批商品，這是有最大作用的一種武器，特別是在前帝國主義時代。

信用的發展，給與了個別資本家擴大生產的可能性，遠超過他們自己資本的規模所能達到的那種界限。銀行給與了他們對別人資本的處分權。他們使用這種資本以購買補充的機器及原料，以愈益擴大生產。信用在競爭的鬥爭中，用做了強有力的武器。

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利潤率不斷的趨向減低，也鞭策着資本家去擴大生產。他們努力增加利潤的數量，以補償利潤率的下落。但求能增加利潤的數量，就必需擴大生產的規模，增加所製成的商品的數量。

資本家都努力一個追越一個來擴大生產。他們

「爭先地投身在這種一般雜亂的對利潤的追求中，因自己難能抑制的貪慾，來癡狂地提高價格，來加強生產，並造出了更多的混亂及騷擾。某種捉住了最平靜的及最鍊達的人的瘋狂的活躍一開始，就都着手來鍛冶·紡紗，織布，在巨大的數量中來生產一切可能的商品，彷彿是要煥然一新地把一切來對全人類供給一樣。」（恩格斯英國勞動者羣的狀況三七七頁）

但這種生產的擴大，却引起了「消費沒有相應的擴大」。〔伊里奇全集三卷三一頁〕在這裏，種根了囊括資本主義生產的，恐慌狀態中週期打擊的必然性。

有支付能
力的需
要的縮
小對

擴大生產，資本家常常很少是關心滿足勞動大眾的需要。他們只是關心自己私有的利益。這是社會的生產握在少數一羣——資本家手中的直接結果。

為的取得利潤，資本家應當出賣自己的商品。為的這樣，他就需要尋找購買者。購買者當然是國民大眾，因為商品是以巨大的數量生產了。

「但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十分之九的國民都是窮人：是領取最貧乏工資的工人，是大批比工人生活得還更壞的農民。」（伊里奇全集四卷一六六頁）

追求利潤，一方面引到生產的擴大，但另一方面，牠把廣大的勞動大眾引到了貧窮化。資

本家採用新的機器，這些機器縮減了工作人手的需要，把「多餘的」工人擲到了街頭，並被剝奪了生存資料。

「在資本使勞動成爲更生產的那種程度中，就和資本數量的比較說來，資本對勞動的需要是減少了。」（卡爾）

產業預備軍的存在，是資本家手裏反對勞動鬥爭中的強有力的武器。資本家把工資減低到了極限。工人不僅是相對地貧窮，而且「絕對地貧窮」。國民全體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就和生產巨大成長的比較說來，是相對地縮小了。

爲的獲取利潤，不只是生產商品就完了。且必需找尋牠的購買者。資本家中間進到了狂暴的競爭。

資本家怎
樣爭奪商
品的銷路

關於美國經濟的書籍中引來的，如下一段美國競爭中的決鬥半滑稽的記述指示出來了：

「我得到結論，倘若我接受一切由廣告得來的忠告的指導，就會把我引到最可笑的攝生及滑稽化的生活。「乘鐵路去旅行」——有一系列的廣告在介紹着。這些啓事應當是鐵路公

司來公佈，但天鵝絨的工場家却也能這樣去做。他們能夠來計算，倘若乘鐵路去旅行的人民愈多，那末客車裏的天鵝絨就會磨損得更多，則鐵路也就被迫要更多的來購買牠了。

「但我却從別一方面一大系列的廣告中遇到對立的要求，這些廣告却勸告我『更多的留在家裏』，牠並這樣活現地描述着家庭生活的美妙。我的行李都已經包裝好了，以便乘鐵路去旅行（到對於旅行能夠到的各地去），當我一眼看到這些『家庭』廣告中一個的時候，我即刻就解開了自己的物件，並着上了便鞋。這些東西我都有。顯然，這一類的『家庭』廣告，是便鞋工場家聯合會所公佈的。

「倘若我如同做肉饅頭生產的國民公司所宣傳的一樣，就去吃更多的肉饅頭，如同豆製品的生產者所主張的一樣，去吃更多的豆製品，如同製冰人協會所勸告的一樣，去喝更多的冰淇淋，如同西印度香蕉生產者所推薦的一樣，去吃更多的香蕉，如同蘆筍國際消費者協會所忠告的一樣，去吃更多的蘆筍——我想，最後就要接受那個最後的公司的忠告，牠的標語是『請用更多的棺材』。

「好些這種間接及直接忠告的來源，有時是非常神祕和微妙的深刻地攪亂着讀者。我想

這是工場家在對我說：「請吃更多的糖果」，——但突然發現末尾微細的簽名，牠却指出了廣告的作者是牙醫聯合會。

「這幾乎把我引到了難能希望安靜的激怒，——在同一天裏，所碰到的製造褲子的工場家的廣告，這個廣告對我宣傳要更多的坐着，而別一個靴底工場家聯合會的廣告，牠却又對我勸告要更多的站着。」

生產過剩
的恐慌
由何發生

這樣看來，在資本主義的時候，出現了生產可能性巨大增長，與勞動大眾方面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相對縮小間的最深刻的矛盾。生產力進到了無限的增長。但這種趨向，却不可避免地要和廣大勞動羣衆的消費有限的範圍相抵觸。

榨取的增大，這不僅意味着生產的增大。榨取的增大，並且意味着大眾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相對的縮小，意味着商品銷售可能性的縮小。工人和農民大眾的購買能力，停在很低的水準上。

這種情況，是資本主義根本矛盾——生產的社會性和佔有的私有——資本主義的方式間的矛盾——不可避免的結果。由這裏發生了資本主義時期生產過剩恐慌的必然性。

「生產過剩的經濟恐慌的基礎，牠的原因是在資本主義經濟自身的體制裏。恐慌的基

礎，是在於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結果佔有的資本主義形態間的矛盾裏。資本主義的這種根本矛盾的表現，是在期待取得最大限度的資本主義的利潤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可能性巨大的增長，和資本家在任何時期，都努力把他們的生活水準限於最小界限中的，好幾百萬勞動大眾方面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相對縮小，這兩者間的矛盾裏面。爲的在競爭中得勝及榨出更多的利潤，資本家被迫發展技術，引用合理化，加強榨取工人，並把自己企業生產的可能性提高到極限。爲的誰也不對誰落後，全體資本家都被迫這樣或那樣來採納這種瘋狂發展生產可能性的方法。但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在最後決算中是基本購買者的好幾百萬工農大眾的購買能力，却停留在最低的水準上。由這裏發生了生產過剩的恐慌。」（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三五〇—三五二頁）

資本主義的週期

恐慌，從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初時期，就伴隨着資本主義。從資本主義的工業發生之初，恐慌就震撼着資本主義，經過一定的期間又反復着。恐慌是隨着資本主義制度同時出生。在一百多年的期間，牠們每經過八——十二年，就對

資本主義世界撼擊一次。

第一次的一般恐慌，爆發在一八二五年。以後，恐慌在一八三六年，一八四七年，一八五七年，一八七三年，一八九〇年，一九〇〇年，一九〇七年都重複了。從一八四七年起，恐慌不僅是包括一個國家，而是包括了帶有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切國家。

如同由這種恐慌年代的約說中所看到的一樣，恐慌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全期間，經過一定期間就重複着。在資本主義下，恐慌是顯有週期性的（即是牠們經過一定的時期就重複着）。一個恐慌與別個恐慌中間，資本主義的工業演着一定的循環（或是說週期）。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前的時期，恐慌通常是代替爲蕭條，以後這種蕭條逐漸地轉到穩健的靈活，但輪到靈活遂又代替爲繁榮，當時追求利潤及擴大生產却達到最高的界限。那時恐慌又從新襲來了，於是又從頭開始着整個循環。

恩格司以如下的形式，說明了由一個恐慌到別個恐慌間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行程。

「從一八二五年開始，當時爆發了第一次的一般恐慌，整個的工業界及商業界，一切文明民族，以及他們或多或少的野蠻的鄰人的生產和交換，大體十年就有一次出軌。商業停止了，市場充滿了大批找不到銷路的生產品，現金由流通中消失了，信用破壞了，工場停工

了，工人喪失了一切生活資料，原因是他們對這些資料生產了過分太多的數量；一個接連着一個破產，一個跟着一個拍賣。當所積聚的商品沒有銷散的時候，自然，是按照或多或少減低了的價格，當生產和交換的運動還沒有恢復的時候，蕭條延長到整年累月，大批的生產力及生產品都破壞了，都浪費了。運動是一步一步地加速起來，慢步代替為快步。產業的快步轉到跑步，跑步又把自己的地位讓給了狂奔。工業，商業，信用及投機，都是在做真正的障礙物賽跑。但在拼命的飛跑以後，又從新跌進了崩解的陷阱。每次從頭又都是這樣。」（恩格司反社林論二〇六頁）

在大戰以後的時代，資本主義的這種圖畫變更了。資本主義現在是經歷着衰落，牠是活生生地在朽腐着。現在的恐慌，比較先前任何時候，是無比地更有力的震撼着牠的基礎。先前的產業循環的發展，是顯著地變質了。產業的興旺，在許多國家完全沒有，在別一些國家牠却很薄弱，而且也是非常短促的。因此，在現今的恐慌期間，是愈益深進地在沒落。

恐慌週
期的
原因

生產過剩的經濟恐慌的基礎，如同我們看到的，是種根於資本主義的根本

矛盾。生產的社會性和佔有的私有——資本主義的性質間的矛盾，伴隨着資本主義從出生以至滅亡。然而恐慌却僅是一時一時的爆發着，牠們不是帶有繼續不斷的性質。

「在恐慌的時候，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的佔有間的矛盾，這兩種敵對的力量，轉到了殘酷的衝突。商品流通立時中斷了；貨幣由流通工具成了牠的障礙；商品生產及流通的一切法則都相反地作用起來了。」（恩格司反杜林論二六〇頁）

新的生產擴大是以如何的形式來進行呢？在恐慌爆發了及經濟生活陷於荒涼以後，對於由衰落轉到靈活需要一定的激動。這種使生產生產手段的主要工業部門進到靈活的激動，是企業的翻新設備。工場，工廠在恐慌以後，需要新的更好的設備。牠們定購機器，這創出着一直達到工業最僻遠的角落的新的波浪。其間，能夠估計企業的設備，平均大約能用十年。這樣看來，大約是經過十年的期間，工業就需要更新固定資本。大約經過十年的期間，工業就能取得那種由更新企業設備所給與的激動。

「布爾喬亞以怎樣的方法來克服恐慌呢？一方面是被迫破壞大批的生產力，另一方面是侵奪新市場及更澈底的榨取舊市場。有什麼結果呢？在這裏，牠準備了更全面的及更有力的恐

慌，並減少了對牠們預防的手段。」（卡爾及恩格司著作選集一卷一五八頁）

三 布爾喬亞如何解釋恐慌

一九二九年秋天，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世界任何時候都未曾知道過的，如此深刻及尖銳的恐慌。恐慌的根源是美國。恐慌以最大的力量襲擊了這個國家。

恐慌爆發起來，對於布爾喬亞和他的政治家及學者，好像是晴天霹靂。在恐慌的前夜，他們還在宣傳着千載「繁榮的」王國。「繁榮的」主要國家，恰恰這就是美國。歐洲的布爾喬亞及其第二國際陣營內的從僕，束裝到這裏作專門的旅行，目的是去揭發美國「繁榮的」『秘密』，並把這樣奇蹟的藥方，搬到貧窮化的歐洲來。

美國總統卡爾溫柯立芝，把自己的職位讓給從新當選的格蘭伯爾特胡佛，在他致國會的告別書裏，寫過如下的幾行。

「任何時期，議會觀察國家的情況，在自己前面都沒有比較現在更順利的光景。：我

們的奢發及勤勉所創造的巨大財富，感謝我們的經濟，我們積蓄着了，分配在我們國民最廣大的階層中間了。生活水準，越過了必需的最小限度生活的範圍，提高到了奢侈的程度。增大了的工業生產品，由於增大了的需要，及擴大了的對外貿易，都容納下去了。國家現在看來是能夠滿足，對於將來也能夠樂觀。」

從美國政府的領袖記述了這些驕傲的字句時候起，沒有經過一年，恐慌就以全力爆發了。

關於「無
恐慌的」
資本主義
的傳說

卡爾早就指摘了他同時代的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家，說他們把每次恐慌都解釋為「例外」，只要恐慌一過去，就認定這是最後的恐慌。這確實和布爾喬亞對於戰爭的問題所表現的一樣。把每次戰爭都解釋為最後的戰爭。只要戰爭一

過去，就開始熱烈的準備新戰爭。

關於資本主義無恐慌發展的傳說，布爾喬亞及其第二國際陣營中的從僕們，特別熱中地在現今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恐慌的前夜宣傳過。當恐慌爆發了的時候，布爾喬亞及其從僕們，長期間企圖裝做彷彿絕對沒有發生的樣子。僅是等到還要更加否定就成了完全不合理及滑稽

的時候，他們纔「承認」恐慌的襲來。

布爾喬亞如何解釋恐慌呢？他們若是承認實際的原因，——就是承認資本主義體制的破產。但布爾喬亞對於這事正是畏之如火。

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家，不去觀察資本主義生產的內部機構，他們僅是敘述那種現於布爾喬亞社會表面的現象。他們企圖以恐慌個別的徵候，來搪塞牠的根本原因。

在恐慌的時候，商品找不到銷路。一切資本家都突然絕對需要貨幣了。誰都感到貨幣缺乏。沒有什麼東西能拿來償付債務。沒有用來償付債務的貨幣，遂引到企業的崩解。銀行沒有支付公衆存款的能力，牠們都破產了。

恐慌的原因，是在貨幣中表示出來，因此許多布爾喬亞的經濟學者，遂由這裏作出了結論。他們並製出了種種「醫治」貨幣制度之魔術般的方法及其組織，在這下面，恐慌好像就會排除似的。

別一些布爾喬亞的經濟學者，企圖把恐慌解釋為消費不足或是不均衡性。對這，要更詳細的來討論。

生 產
和
消 費

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不是滿足消費，而是利潤。因此卡爾和恩格司說，在資本主義下，是『爲生產而生產，爲積蓄而積蓄』支配着。

然後在最後的結算中，資本主義下的生產，是和消費聯繫着的，是依存於消費的。在這裏，包含着無疑的矛盾。但這種

『矛盾，不是空論，而是實際的生活。』（伊里奇全集二卷四一三頁）

資本主義，隨着生產趨向無限的增大，同時更具有使廣大的國民羣衆，把消費減低到最可憐的水準的趨向。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大，在一定的程度裏，是依藉生產手段市場的增大來進行，生產手段市場的增大，替自己能找到銷路，却是擴大企業的結果。然而應用這些生產手段的企業，歸結起來，仍是製出愈益增多着的大批用做消費的商品。而消費資料的市場，却因無產大衆貧窮化的結果，而被限制被緊縮了。

生產和消費間的矛盾，在前資本主義的社會裏就已經存在。在那裏，牠包括爲在階層榨取下，生產常常不能保障滿足消費的需要。大衆的消費是非常低下的。所生產的生產品的絕大部分，都落在榨取者的手中；生產的水準並不很高；直接生產者是被註定了貧困及飢餓。大

衆的消費不足是存在的。然而不是和忍飢受餓的大衆同時，却有過剩的商品霉爛在堆棧裏。

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生產與消費間的矛盾，帶有完全別樣的性質。牠

「只是使國民財富，是和人民貧窮的增長平行地在增長起來，社會生產力是和人民消費的增長不相適應的在增長起來，這些生產力不是利用在勞動大衆的利益上。」（伊里奇全集一

卷四二一頁）

在資本主義的時候，不是生產跟着消費，而且相反，是消費跟着生產。牠們間的聯繫，僅是間接的，這種聯繫，只有在最後的結算裏纔能顯出來。

「雖然是間接的，但這種聯繫終是有的；消費在最終的結算中，仍應當跟着生產，倘若生產力把生產引到無限的增大，而消費却被人民大衆的無產狀態所限制，那末矛盾在這裏是無可置疑的。」（伊里奇全集一卷四二四頁）

生產與消費間的矛盾，在資本主義下不是根本的，而是派生的矛盾。牠是資本主義根本矛盾——生產的社會性和佔有的私有——資本主義的形態間的矛盾——必然的結果。不理解這種聯繫，就會引到錯誤的結論。

例如民粹派把生產與消費間的矛盾，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他們從這裏作成了關於資本主義不可能性的結論。他們說，生產不是跟着消費，牠却離開消費而在前面走得很遠的這種制度，是不能存在着。由於這種矛盾，民粹派遂作成結論，認為在資本主義下有經常恐慌的必然性。伊里奇在與民粹派的鬥爭中，指出了：

『這種矛盾，不是意味着資本主義的不可能性，但牠是意味着轉到高度形態的必然性。若是這種矛盾愈成爲有力的，則這種轉變無論客觀條件或主觀條件，即是工人對於矛盾的認識也就都會愈益發展起來。』（伊里奇全集二卷四二四頁）

一些布爾喬亞的，特別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學家，企圖專用消費不足來解釋恐慌。這裏，他們首先是抹殺了資本主義恐慌的特殊性，因爲在資本主義以前，就有消費不足。這裏，他們更準備了『療治資本主義的種種欺騙方法的地盤，這些方法的目的是在於欺騙勞動大眾。所以倘若一切不幸都是在於『消費不足』，那末這只要略略提高消費，——事情就算是解決了。由這裏作成『聰明伶俐的』結論，說資本公司自身關心提高工人大眾的消費。像這樣，把恐慌由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同伴，變爲僅是可遺憾的誤解的偶然結果。這種誤解，

是由於資本家自己是沒有看清自己的利益而推演出來的。所以無庸消滅資本主義，恐慌也是完全可以排除的。這類「理論」就在於努力證明這一點。

然而事實上，大眾的「消費不足」，是資本主義根本矛盾不可避免的結果，而這種結果，當資本主義存在的時候，是不能排除的。事實上，資本主義不能取消生產的社會性；倘若回歸到小生產，那末這也就不是資本主義了。並確實和這一樣，牠也不能放棄私有資本主義的佔有。消滅了這種佔有，這也就是意味着消滅了資本主義。

「爲的消滅恐慌，必需消滅資本主義。」（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三五頁）

生產的不均衡性

布爾喬亞及社會——民主主義的其他經濟學家，宣佈恐慌的唯一原因，是生產的不均衡性。他們說道：發生恐慌，僅僅是由於破壞了各部門間正常的相互關係。依照他們的確信，大眾有限的消費，對於恐慌沒有任何的關係：要是各個部門都遵守正常的比例，這就會使一切都有秩序。

這種見解的擁護者之一，是俄國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家圖干·巴耶羅夫斯基，曾用過下述的實例來解明他自己的意見：

「假使一切的工人直到一個都被機器代替了，在這種場合，這個唯一的工人，將運轉一切巨大多數的機器，並運用牠們來產出新的機器及資本主義階層的消費資料。消滅了工人階層，但這絕對不會妨礙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的實現。」（譯者注：這裏第一句原文用字不適當，直譯應為「假使一切的工人直到一個都被機器代替了，」然而照下文的意思，却應當剩有一個工人，所以這是圖干的錯誤。）

這種實例，鮮明地曝露了這種「理論」的完全不合理，這種理論是說彷彿消費對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沒有任何的意義。不用說，資本家非常希望把機器來代替一切工人。然而在沒有工人的地方，也就沒有資本家。資本主義制度，是建基在對工人階層的榨取上。關於會沒有工人階層的資本主義那種的幻夢，這是一種愚蠢。

而且也不能想像，生產部門間的相互關係，彷彿對於消費的容量能沒有任何關聯。誰也知道，生產是分做兩大類別：分做生產手段的生產和消費資料的生產。伊里奇指出了：

「一定的消費狀態，是均衡性的因素之一。」（伊里奇全集二卷四〇〇頁）

把各部門間的比例，由消費的水準分離開來，這是不可能的。伊里奇極力說過：

「甚至在全社會是理想的——順暢的及均衡的再生產和流通的時候，生產的成長和消費的有限範圍間的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況且實際上實現的過程，不是帶着理想的——順暢的均衡性來進行，而只是在「困厄」，「動搖」，「恐慌」等等中間來進行。」（伊里奇全

樂一卷四一五—四一六頁）

被追求利潤所驅使的生產迅速的飛躍發展，及由於榨取的增大而來的人民貧窮的增大，其結果，遂經常的破壞生產各部門間所樹立的相互關係。因此卡爾多次地指示了，說「均衡的生產」和資本主義，是不能並存的東西。資本主義生來就是經常的變異及破壞各部門間的比例。而且，趨向一定比例的事實本身，也僅是當做對於均衡性經常破壞的反動，當做對於不均衡性的反動而存在着。

說明了一九〇一年破壞性的恐慌，伊里奇就資本主義恐慌的原因寫着如下：

「資本主義的生產，不外是飛躍的，前進兩步後退一步的發展起來。（且有時兩步都退回來。）如同我們已經考察過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是為出賣的生產，為市場的商品生產。各個資本家都是各自孤獨地來管理生產，誰也不能確實知道，市場上需要何種生產品及多少

數量。都是任意地在生產着，只是關心彼此互相追越而已。生產的數量不能和市場的需要相應，這完全是當然的。且當巨大的市場，突然在前所未知的及巨大的新地域上擴張了的時侯，這種可能性更特別大。」（伊里奇全集四卷一六五頁）

這樣看來，資本主義下生產的不均衡性，是確實無疑的事實。而且牠自己表現並不是「偶然地偶發的事件」，如同布爾喬亞的理論所表現的一樣。反之，牠是資本主義不能剷除的屬性。牠是資本主義根本矛盾必然的結果。在分裂為生產的社會性和佔有的私有資本主義性質間的矛盾的社會裏，對於各部門間必需的相互關係，是不外使用無數的動搖及均衡破壞的方法來樹立起來。

布爾喬亞的理論家，必需把不均衡性由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中割裂開來，是為的把恐慌由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伴侶，而變做是由均衡破壞而來的，「偶然」產生的大意。所以只要樹立各部門間正常的相互關係，那時恐慌就會被排除，而資本主義制度也就會依然生動和健全起來——這就是該種「理論」在最後結算中的全部意義。

四 恐慌的意義

恐慌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全部行程，有着巨大的意義。在恐慌期間，特別鮮明地顯示了資本主義對於管束由自身生活所喚起的勢力無能爲力，特別顯明地揭露了資本主義的生產及再生產的無政府性，無秩序性。而且，恐慌更揭露了資本主義的貪暴性質，在他下面，耗費地毀壞了大量財富，同時廣大的人民羣衆，却甚至連最不可缺的需要都不得滿足。伊里奇說道：

「恐慌顯示了現代社會能夠生產無比更多的，用來改善全體勞動人民生活的生產品，倘若土地，工場，機器等等，不是被由貧民吸出百萬財富的少數私有財產者所佔有了的話。」

（伊里奇全集四卷一六六頁）

恐慌銳化了階層的矛盾，惡化了工人的狀況，把失業增大到巨大的規模。恐慌迫使許許多多就對資本主義的關係說來，先前是和平或冷淡性質的工人，現在都來積極地參加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恐慌裸顯了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並顯示了牠滅亡的必然性。

恐慌及生
產力與生
產關係間
的矛盾

力與生產關係間最深刻的矛盾。

恐慌帶來了生產力巨大的浪費及消失。

「在商業恐慌的時候，不僅有系統地毀壞了製造品的巨大部分，而且有已經創造了的生產力的巨大部分。」（卡爾和恩格爾著作選集一卷一五七頁）

機器站着不動，機械生鏽，工場建築物放着朽腐。在恐慌的條件中，資本家特別毀滅了大批已成品以及生產手段。在現今的恐慌條件中，這種破毀更達到特別巨大的規模。巴西焚燒了大批咖啡。丹麥絕滅了良種的家畜。許多地方把牛乳倒在河裏，把魚拋在海裏。美國及加拿大把小麥來燃動機車。英國及德國拆毀了造船所，鎔礦爐，整個的工廠。

在恐慌的時期，恐慌大大的掠奪了社會主要的及基本的生產力——人類的勞動力。恐慌把幾十萬幾百萬工人擲到了街頭。牠把好幾百萬人委諸長期失業。失業延長到整年累月。達到一定年齡的工人，已經再沒有回去做工的希望。還未成年的這一輩的工人階層，也不能達到生產。勞動居民的青春，注定了無希望的生活苦痛，喪失了數年頑強工作所養成的熟練。

學校裏面所訓練的技術人員——工程師的新幹部，不能求得應用所學得的知認，老工程師間也在洶湧着失業。

資本主義所膨脹的強大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狹窄的範圍內不能容納了。

『現在布爾喬亞的社會，好像魔術般所造出的強有力的生產手段及交通工具，却像魔術師一樣，對於由他的魔咒所喚來的地下力量，他却沒有能力來管束。』（卡爾和恩格司著作選集一卷一五七頁）

在恐慌的時候，

『資本主義生產的全機構，在牠所創造的生產力的重壓下破毀了。』（恩格司反杜林論一六一頁）

有豐富的生產手段，消費資料及勞動力。但這裏却同樣破壞了再生產行程。

『這些生產手段變為資本的必要性，好像幽靈一樣，站在工人與生產手段及消費資料中間。牠唯一阻礙着物的生產動力和人的生產動力的給合，牠唯一妨害着生產手段變為生產品，且妨害了工人生活下去及勞動下去。』（恩格司反杜林論二六一頁）

恐慌把鮮明的陽光，照現了資本主義制度歷史的有限性。恐慌對於資本主義，是用做死滅的威脅。恐慌曝露了資本主義對於在自己範圍內所成長的生產力今後管束的無能為力。

恐慌鮮明地圖解了引用排除布爾喬亞制度的矛盾的，並揭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無限廣漠的，革命的代替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的必要性。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無恐慌的發展

和恐慌以空前的力量，狂襲着的資本主義世界顯著的對比，是以迅速的速度，沿着不屈不撓上昇的途徑，及歷史中無比繁榮的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

社會主義的革命，從根破壞了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他消滅了資本主義裂開着的矛盾。生產的社會性與佔有的私有資本主義的性質間的矛盾，在蘇聯中止了存在。肅清了私有資本主義的佔有。社會的生產力不是握在少數一羣資本家的手中，而是握在勝利地建設着社會主義的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的手中。

在蘇聯，生產的擴大不是緩慢地進行，而是比較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最繁榮的年代還更非常迅速地進行。然而蘇聯生產的成長，不是被求利的趨向所指導，而是被社會主義的利益所指導。

「生產的發展所屬從的，不是競爭及保障資本主義利潤的原則，而是有計劃的領導及有系統的提高勞動大眾物質及文化水準的原則。」（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三九七頁）

因此蘇聯不畏懼生產任何的成長。生產的成長，在蘇聯的條件裏，不會有生產過剩的恐慌。反之，一切新的大批生產品，生產的愈益發展，在蘇聯，是激勵工人及集體農場員大眾去英勇的突擊的勞動所希望的目標。

「在我們這裏，在蘇聯，大眾消費的增長，（購買能力的增長），時時都越過了生產的增長，牠把生產向前推進。」（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三九八頁）

否定蘇聯建設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托洛茨基派，是帶着關於蘇聯恐慌必然性的許多預言來出場。這些預言，是無情地為實際生活所粉碎了。關於蘇聯有『恐慌的』誹謗的確定，托洛茨基主義企圖來抹殺及掩蔽，特別顯明地在襲擊着資本主義的恐慌的襯托上所顯露的，社會主義經濟巨大的優越性。

挺身反對全線展開社會主義的進攻的右派機會主義者，也企圖用經濟恐慌來對黨威嚇。他們預言在國家迅速的工業化及推廣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的結果中，就有震撼的必然性。他

們在有『計劃的』發展的名義下，宣傳向資本主義投降。他們的預言，是同樣被蘇聯的實際性所反駁了。

擊破了托洛茨基主義和右派，黨沿着積極的克服困難的道路上，確信地把工人階層引導出來了，這些困難，是在執行把落後的貧窮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改革為先進的工業強國的這種偉大任務下，不可避免地要發生的。這些困難誠然不少。但牠們和資本主義下的恐慌却有霄壤之別，因為這是發育上的困難。

在蘇聯十六次黨大會上約瑟夫說過：

「我們困難的特點，是牠們自身給與了我們對牠們克服的基礎。」（伊里奇主義問題三八七頁）

蘇聯如同懸崖一樣，堅定地並鞏固地站立在包括了資本主義全世界的經濟震撼的駭浪中間。蘇維埃的國家，是指示全體勞動大眾走上消滅恐慌，消滅僱傭奴隸制度的道路上的，有不可思議的力量引導的燈塔。

第十二章 帝國主義及其主要特徵

帝國主義
是資本主義
的最高階段

在『康姆宣言』中，卡爾和恩格司寫過：

『自己的階層統治還不到一百年，布爾喬亞就創造了比較一切先前世代總共的，還更多的及更大規模的生產力。征服自然力，採用機器，把化學應用於工業及農業，用汽船航行，鐵路，電報，把整個整個大陸都變成生產領域，把河流都設備到以適於航行，全體居民好像是由地下墮出來的一樣——由先前的幾百年中，如何能預感到，在社會勞動的內部睡着有這樣的勞動力呢？』（著作選集一卷一五六頁）

章二十第

這幾行字句，是在一八四七年寫的。從那時起，生產力的發展，又向前遠遠地邁進了。地球被鐵路網環繞了。海裏航行着巨大的汽船，牠在一百年以前，是沒有也不能想像的。電力顯示為發展的強有力的發動機；牠推動着巨大的鞭錘，並迫使茶壺騰沸。無際垠的自然力及科學力，都用來對生產服務。

在十九世紀的期間，資本主義在全世界完成了自己勝利的凱歌。牠一國國地都囊括了。但和資本主義的成長同時，並增長了牠裂開了的矛盾。隨着生產的增大，同時增大了對工人階層的榨取。擁有了新的地域及國家，資本主義就把牠的勞動居民放在鐵的貧窮壓榨機中來壓榨了。資本主義的增長了的矛盾，在恐慌中愈益尖銳的顯示出來了。資本主義的關係，逐漸地成了社會向前發展的障礙。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在權威地叩擊着歷史的大門。

資本主義根本矛盾的發展，引到了新的階段，引到了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是當做資本主義一般主要屬性的發展及直接繼續而成長起來。』（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六二頁）

~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但這種新階段，却是過去時代的直接繼續。工業資本主義所固有的根本的及主要的矛盾——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間的矛盾，資本家陣營內的鬥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恐慌——在帝國主義的時候，不僅沒有消滅，而且相反，更達到了最高的尖銳。

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過渡到最高的，帝國主義的階段，是包括了十九世紀最後的三十

年。到廿世紀的初葉，帝國主義遂終局地構成了。兩個世紀間的界線，同時就是歐洲舊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間的界線。

卡爾和恩格司沒有活到帝國主義時代。他們

伊里奇的帝國主義論

「僅能推測那些和資本主義新階段的聯繫中，所襲來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條件。」（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一七〇頁）

實行研究了帝國主義的是伊里奇。

伊里奇研究了是資本主義發展中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立足在卡爾所給的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上，他研究了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新階段，「揭露了牠的潰瘡及牠不可避免的滅亡的條件。」（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一七〇頁）

伊里奇分析帝國主義，是以最密切的形式；和他的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學說聯繫着的。站在自己分析帝國主義的基礎上，伊里奇提出了並奠定了他自己關於一國社會主義勝利的學說。在歷史新時代的條件中，伊里奇把卡爾和恩格司的學說提高到了新的最高的階段。

伊里奇主義，是在新的環境中，在帝國主義及普羅列塔利亞革命時代的環境中，卡爾主

義愈益向前的發展。

伊里奇的帝國主義論，在約瑟夫的著作中，更取得了愈益向前的發展。在戰後時期的環境中，在兩種體制巨大鬥爭的時代中，約瑟夫在自己許多光輝的著作裏，對伊里奇的帝國主義論，普羅列塔利亞革命論，及一國社會主義勝利論，都給過了愈益精深的探究。

帝國主義的
五個特徵

决定着資本主義國家一切濟經及政治生活的獨佔的統治，這是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徵。正是獨佔的統治，在帝國主義時代經濟發展的各方面，都印上了自己不可磨滅的戳記。伊里奇對帝國主義給過如下的定義，這個定義包括有五個主要特徵。

『(1)生產及資本的集中，是達到了如此高度的發展階段的，牠創造了在經濟生活中占有決定地位的獨佔。(2)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結合，並在這種「金融資本」的基礎上，創出了金融的寡頭政治。(3)不同於商品輸出的資本輸出，獲得了特別重大的意義。(4)形成了瓜分世界的資本家的國際獨佔同盟。(5)最大的資本主義列強，完成了地球上的領土分割。』

『帝國主義，——伊里奇說道——是在這種發展階段上的資本主義，當時形成了獨佔和金融資本的統治，資本輸出獲得了卓越的意義，國際托辣斯開始瓜分世界，及最大的資本主義列強把地球的一切領土分割完竣。』（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六三頁）

帝國主義
是獨佔
資本主義

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徵，這是獨佔的統治。正是在資本主義獨佔的轉生中，包含了新時代的本質。伊里奇寫道：

『倘若必需對帝國主義給一個儘可能簡短的定義，那末可以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獨佔階段。這種定義，恰好包括了最主要的，因為一方面，金融資本，是和工業家獨佔同盟的資本相結合的，獨佔的——少數最大銀行的銀行資本。而另一方面，分割世界，是由在未佔領的，絕非某一個帝國主義列強的領域上無阻礙地擴大的殖民政策，轉到把終極分割了的領土獨佔所有的殖民政策。』（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六三頁）

因此伊里奇自己研究帝國主義，是從分析引到獨佔統治的那些條件來開始。

一 生產的集中與獨佔

什麼
獨佔

美國的著作家亨利，有過一部小說，這部小說是以滑稽可笑的形態，美很好地解明了種種獨佔的原理。兩個騙徒走到了一個被洪水和全世界隔離了的小城市。他們在一天晚上，收買了這個城市所有的三家酒店，把所有的酒都搬運到其中的一家酒店來，而把其餘的兩家關閉了。第二天使在潮濕的天氣中求潤一潤咽喉的（即想喝一點酒的）受驚的市民，在一杯酒上被迫支付了三倍的高價。

在這種逸話裏，不壞地探出了獨佔的主要特徵，因而把獨佔和自由競爭區別出來了。當這三家酒店都做買賣的時候，牠們中間是存在着自由競爭。即不許牠過度地提高價格。當所有的酒都落在一家手裏的時候，事情就採取了別種方向。在騙徒手中，使該種商品成了獨佔的所有。他們成了獨佔者。他們就充分地來利用自己的獨佔。

自由競
爭和生
產集中

在舊的資本主義下，是自由競爭所統治。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家，那時把自由競爭認做是自然法則。卡爾以自己理上論的及歷史上的對資本主義的研究，證明了：

「自由競爭會產出生產集中，而這種集中，在自己發展的一定階段就會引到獨佔。」

自由競爭，是意味着資本主義世界全體反對全體的鬥爭。強有力者統殺，壓潰弱小者。資本主義虎狼的法則，使弱者沉到水底，而在表面却浮着最大的資本鯨魚。資本的集中與集會，是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可磨滅的法則。

大生產斬殺小生產，並推進到首要的計劃上。大企業中間，頂尖上又站着比別個更迅速成長起來的最大的巨頭。各國的統計，都鮮明地證明了集中法則的活動。

德國
生產的
集中

在德國，每一千個企業中，一八八二年有三個大企業（五十個工人以上的企業），一八九五年有六個，一九〇七年有九個，一九二五年有十二個。每一千個就業的工人中，落在大企業上的份額，一八八二年為二二〇人。一八九五年為三〇〇人。一九〇七年為三七〇人。一九二五年為四八〇人。

一九〇七年，在工業，商業及運輸中，計算有三百二十五萬家企業。然而比較少數的大企業，却佔有決定的地位。

有五十工人以上的企業，按自己的數量，在企業的總數中僅占百分之〇·九；但按就業

工人的數目，牠們的份額是百分之三九。四，按發動機的能力是百分之七五。三，按電汽發動機的能力是百分之七七。二。引用了這些材料，伊里奇寫道：

「少於百分之一的企業，却有蒸汽力及電力總數的四分之三以上。」（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一頁）

小企業，（雇用五個工人以下的企業）占有企業總數的百分之九一，但落在牠們上面却僅有蒸汽力及電力的百分之七。

「幾萬家大企業佔有了一切，幾百萬家小企業却什麼也沒有。」（伊里奇同書同頁）

愈益向前的發展，證實了伊里奇的結論。從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二五年間，大企業的份額，在企業總數中由百分之〇。九增到百分之一。二，按工人數目是由百分之三九。四增加到百分之四七。六，按發動機的能力是由百分之七五。三增到百分之七八。九，按電汽發動機的能力是由百分之七七。二增到百分之八〇。四。而小企業的份額，在企業總數中，相反的由百分之九一減到百分之八三。九；他們的電力及蒸汽的動力的份額，由百分之七。四落到百分之七。一。

一千工人以上的最大企業的增長所表現的數字，是更顯著的。從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三五年間，他們的數目由五六個加到一二二個，而在牠們中間從事的工人數目，却由一百三十八萬人增到二百五十萬人。牠們在全工業中的份額，按工人數目是由百分之九·六增到百分之二三·四，按電力及汽力是從百分之三二增到百分之四一·六。

最大企業的這種巨大優勢，這是那種基礎，即在牠上面

『使好幾百萬小的，中等的，且甚至有一部分大『老板』，事實上都完全奴屬於幾百個

百萬富翁——金融家。』（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二一頁）

美國生產的集中

在現代最強盛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集中是以巨大的步伐在進行。下表對這事給與了一目瞭然的表現。

年 度	業 者 的 企 業			
	五 人 以 下	由 五 人 至 五 十 人	由 五 十 人 至 一 千 人	一 千 人 以 上
1909	40.3	46.1	13.3	0.3
按 企 業 數 目 的 百 分 數				

年 度	按 工 人 人 數 的 百 分 數				
	1914	42.7	43.4	13.5	0.4
1929	48.9	37.2	13.4	0.5	
1909	2.6	21.7	60.1	15.6	
1914	2.7	19.5	59.6	18.2	
1929	3.2	16.0	56.4	24.4	

一九二九年，按機械發動機的能力，工人在五人以下的企業得有百分之三（概數），工人數由五人至五十人的企業得有百分之一四，工人人數由五十至一〇〇〇人的企業得有百分之五，一千人以上的企業得有百分之二七。

一年間所生產的生產品在一百萬美元以上的最大企業，對企業總數的百分比是：

年 度	1904	1909	1914	1928	1929
按企業數目	0.9	1.1	1.4	5.3	5.6
按工人人數	25.6	30.5	35.7	56.8	58.0
按生產品總額	38.0	43.8	48.8	66.3	69.3

一九一四年年底引用了這些數字伊里奇寫道：

『幾乎全國企業全部生產的一半，是握在佔企業總數百分之一的企業的手中！』（譯作

選集一卷五一頁）

以後的十五年間，最大的工業巨頭的重要性，引到了愈益向前的增大。在一九二九年，握在他們手中的已經不是一半，而是全體工業生產的十分之七了。

在其他國家，生產的集中也都在不屈不撓地進行。例如法國的工業中，大企業（五十工人以上的）的數目，一九〇六年在企業總數中佔百分之〇·三八，而在一九二六年，就占有百分之〇·九一。按所僱傭的工人的人數，這些企業的份額，從一九〇六年的百分之三〇·六加到了一九二六年的百分之四四·八。在帶有一千

工人以上的巨大企業中，一九〇六年有工人五十萬人在做工，而在一九二六年，則已經有工人九十萬人在做工了。——（加上亞爾薩斯及勞倫則有一百萬人。）

在日本的工業中，有一千工人以上的企業，一九一四年是八五家，而在一九二六年則有二百四十八家。在牠們裏面，一九一四年有十六萬一千工人在做工，而在一九二六年則有五

十一萬二千工人在做工了。

下表指示了帝俄集中的成長：

根據工人數目的工場類別	工 場 數 目		工人數目 (單位千人)	
	1901年	1910年	1901年	1910年
五十工人以下的工場	1274	9909	244	220
五十一至一百工人的工場	2423	2203	177	159
一百一十至五百工人的工場	2288	2213	492	508
五百一十至一千工人的工場	403	433	269	303
一千工人的工場	243	324	526	713
總 計	18102	15082	1708	1903

各種部門中的生產集中，是以各別的速度進行着。因此在個別部門中，集中的水準遠不是一律的。

集 中 的 不 均 衡 性

例如德國，由每百個工人及職員中，有一千工人以上的大企業所占的份額，一九二五年採礦工業為七十人，裁縫工業則為一·六人，冶金工業為四二人，在食品工

業中則爲三人。

在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重工業部門中：礦工業，冶金工業，電汽工業，機械製造工業，化學工業中，集中都進行得更迅速。反之，許多輕工業的部門，按集中的速度則非常落後。在裁縫工業，煙草工業，製鞋工業，玩具工業等中，很多都還是小企業。牠們的技術水準非常低下，這些小企業主要是藉殘酷榨取勞動來支持。

生產集中與獨佔

生產集中在自己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密接地就會引到獨佔。獨佔，——這是手中集中了某種商品生產絕大部分的，資本家的協謀及聯合。例如石油獨佔，——這是手中握有石油探掘的絕大部分，石油企業家的聯合。

當每一部門的生產，散在幾百幾千獨立的中、小企業間的時候，過渡到獨佔是困難的，隨着生產的集中，事情就變更了。

「因爲幾十個巨大的企業，容易進行着自己間的妥協，而另一方面，正因企業的大規模，就產出了競爭的困難，獨佔的趨勢。」（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一頁）

企業的股份形態，非常促進了大資本勝利的進行，股份公司。處處準備了創造獨佔聯合

的基礎。

獨佔的組織，首先是在決定的及領導的工業部門中，——在重工業中發生出來。

在這些部門裏，特別迅速地引來了大生產的勝利，這裏常常更迅速的引來了集中。採掘石油，石煤，鐵礦及鑄煉生鐵，鐵及鋼，在每一個國家，都是集中在幾十個大企業的手中。這些巨頭間的競爭，採取特別殘酷的性質。由這些部門中，把資本自由抽出是非常困難的。這些企業中的每一個，都需要把資本大量支費在建築，設備及巨大的機器上。在不利益的價格的時候，利用這些資本來生產別種商品，幾乎是不可能的。

獨佔的形態

因此重工業是首先落在獨佔的權威下。然而捉住了重工業，獨佔同樣就會在輕工業部門上擴張起來，使這些部門一個個地隸屬於他自己。

按資本主義聯合的形態，是有各種不同的種類。個別企業間關於價格的短期妥協，在初期是帶着偶然的性質。牠們僅是對於各種長期妥協準備着基礎。

個別企業間有時來締結關於根據牠以銷售商品的價格協定，這是常有的事。每個企業都保有自己一半的獨立性。牠僅有義務不把自己的價格落到規定的水準以下，使自己的競爭不

致損害同部門其他企業的利益。這樣的協定，叫做「卡特爾」。

當牠們在「新提加」中聯合起來的時候，企業間遂樹立了更密切的聯繫。在這裏，企業喪失了自己商業的獨立性：出賣已製品，而有時購買對於生產的原料，都轉歸新提加總事務所的手中。每個企業繼續獨立經營生產，但牠現在已經有了一定的標準——商品的數量，多於這種標準以上牠就不能生產。這種數量，（牠叫做比率），是由新提加來決定。

在「托辣斯」中的聯合，就達到了更大的程度。在這裏，個別企業完全合併了。先前企業的所有者，成了托辣斯的股東。加入托辣斯的企業，是有了一個總管理部。

托辣斯是獨佔聯合更鞏固的形態。最大的托辣斯，在每個資本主義國度的經濟生活裏，確都占有決定的地位。在每一生產部門中，是少數最大企業用合併的方法而形成的極少數托辣斯有着決定的重要性。托辣斯一旦發生了，牠通常就會把起先立在局外的企業一個個地嚥吞下去。

托辣斯都通常帶有康辟納化的性質，牠是結合着和主要生產接近的及有聯繫的鄰接部門的許多企業。

獨佔的成長，更非常促進了「康辟納」的發生及擴張。假定石煤工業，在新提加中聯合起來了，並非常地提高了石煤及焦炭的價格。在冶金中必需多數石煤及焦炭，冶金工廠的所有者，在這種場合，就會努力來設備自己所有的煤鑛及焦炭爐。那時他們遂由聯合了的石煤工業家高額的售價中解救出來了，並輪到自己，又有獲取巨大額外利潤的可能性。



企業股份形態的擴張，引到個別企業間樹立密切的聯繫。創出了各種企業利益的複雜編制。銀行在工業的事業中積極的參加及干涉，特別加強了整羣企業間金融聯繫的擴張。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情形，當某個強有力的資本主義的團體，購買了某一企業巨大的股票的時候。我們已經說過，要有全權支配股份企業的可能性，握有大約五分之二的全體股票就成了。握有這種數量的股票，（或是如同習慣說的，統制的股票包，）一羣最大的資本家，就能使股份公司，一個接着一個都服從自己的勢力。這種把區域內的個別企業，拉到最大的資本大王的勢力及影響下，是到處都在進行。但這種過程的形態，却是非常各種各樣的。這種在他們的金融相互依存性的地盤上，使個別企業更密切的聯絡，結合及膠着的形

態，叫做『康探恩』。

最大規模的托辣斯及康辟納，在現代資本主義的國家，都是採有康探恩的形態。這種組織形態，在德國更是特別普遍的。

怎樣進
行過渡
到獨佔

自由競爭，在一八六〇——一八七〇年間，達到了他最高限度的發展。獨佔在那時，僅表現為幾乎只是可注意的胎芽。一八七三年的恐慌，充當了轉變的契機，在牠以後，繼續了長期的蕭條。獨佔運動的發展，遂揚起了廣大的波浪，首先是在少壯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和德國。

在美國，十九世紀最後的十年間，在冶金領域中，石油工業中，鐵路運輸中，都發生了獨佔的聯合。在德國，發生了卡特爾組織的廣大波浪。但這些卡特爾還是不鞏固的。牠們還是一時的現象。其中許多都在順次的崩裂下不名譽地破滅了。

獨佔同盟的新波浪，是和十九世紀末葉的興旺，及一九〇〇年——一九〇三年的恐慌連結着的。在這時期

「卡特爾成了全部經濟生活的基礎之一。資本主義遂變成了帝國主義。」（伊里奇著作選

（集一卷五一五頁）

在德國，一八九六年，根據壓小了的統計，計有二百五十個卡特爾，而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經有了三百八十五個卡特爾，這些卡特爾包括了約有一萬二千個企業。在美國，一九〇〇年有一百八十五個托辣斯，而在一九〇七年就有二百五十個托辣斯了。從二十世紀之初，獨佔並在舊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及法國——普及起來了。牠們在帝俄也發生了。

『對於歐洲，能夠確定舊資本主義被新資本主義最後更迭的充分確實的時期：這即是二十世紀的初葉。』（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一四頁）

最主要，
各國的獨
佔同盟

獨佔同盟，在美國是常常更迅速的普及起來：因此把她叫做『托辣斯的國家』。二十世紀之初，美國的托辣斯，就在自己手裏集中了生產的絕大部分。

例如石油托辣斯，在自己手裏握有全部石油探量的百分之九五；利用自己的獨佔，石油托辣斯把自己的利潤，從一八八二年的百分之五，在二十世紀之初就提高到百分之四二了。化學托辣斯聯合了百分之八一的生產，鉛托辣斯聯合了百分之八五的生產，及其他等等。美國的鋼鐵托辣斯，在全世界是一個最強有力的資本組織。美國的電報及電話公司，

在自己手中握有全國全部電報及電話交通的百分之八〇——八五。美國全部鋼鐵生產的四分之三，是集中在三個最大的托辣斯手裏。在電汽技術的工業中，電汽托辣斯（電汽總公司）占有統治的地位。在製糖及煙草工業中，在相當的托辣斯手中，都結合了生產的百分之八十。

美國的石油托辣斯，有資本在十萬萬美元以上。在汽車工業中，是總共有十二個公司；其中五個最大的公司，在自己手中集中了四分之三的生產。這五個最大的公司中，又分爲兩個自己間殘酷鬥爭着的商號，這是著名的商號福特和牠的對手——汽車總公司。福特公司有資本在十萬萬美元以上。汽車總公司有資本十五萬萬美元。牠在一九二六年所出賣的汽車代價，爲十萬萬美元。而福特公司則爲七萬五千萬美元。汽車總公司的純利爲一萬八千萬美元，而福特公司的純利則約爲一萬萬美元。美國巨大的鐵路網，是握在少數一羣億萬富翁的手中。銀行集團摩爾根；一九二七年，在自己手中握有三萬五千公里的鐵路，牠的價值爲三十五萬萬美元。

在恐慌的襲擊下，甚至最大的獨佔巨頭，也把一切縫口都裂開了。在福特企業上充分地指示出來了，恐慌以前，在牠的企業中，有十二萬工人在做工，而在一九三二年秋季，只保

留了不多於一萬五千人。許多最大的托辣斯，都受到全部的破產，例如瑞典火柴托辣斯克列希爾，英國石油大王結測爾登格，也遭遇着很大的困難，他是熱心反對蘇聯的，不變的激勵者之一。

在德國，「鋼鐵同盟」，戰前在自己手中握有全部鋼鐵生產的百分之九十；在石煤工業中，萊茵——威特伐爾新提加，在自己開基的時候，已經結合了德國這個最富的石煤區域中石煤全部採掘量的百分之八七。（而以後達到百分之九十五）

在戰後的年間，德國的巨大企業（康探恩）可聽拉士特別著名。這位工業家，是在大戰期間的供給上強有力地獲利了。戰後他利用馬克的不值錢，廉價收買了各種企業：煤礦及電氣企業，電報局及銀行，造紙工場及汽船公司，冶金工廠及報館。馬克穩定以後，這個僱傭有幾十萬工人及職員的巨大企業破產了，崩解了。

在戰後的期間，德國發生了集中及創造最大獨佔聯合的新波浪。一九二八年年底，在康探恩中結合了股份公司全體資本的三分之二。同時更用合併許多企業的方法，創造了現時德國兩個最大的托辣斯——化學托辣斯及鋼鐵托辣斯。

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都看到同樣的圖畫。在英國及日本。法國及意大利，甚至在小國如比利時及瑞士，——各處的主要中樞，都是握在極少數最大的獨佔企業的手中，這些企業，是由少數一羣托辣斯的主宰者操縱着的。



在帝俄，二十世紀之初，獨佔在工業中占有了很重要的地位。俄國在革命以前，是木材的國家，——金屬生產，倘若注意到國家的領土和居民的人數，這是簡直不足道的。按人數的金屬消費，俄國是一個站在最末位的國家。在這種金屬生產中，保有不少『功績』的，是屬於『泊羅達米特』新提加，這個新提加，是冶金企業的聯合。牠在自己手中，握有黑色金屬全生產的百分之九五，並是市場的全權主人。牠的政策，總括是把全國經常地限於金屬飢饉的狀態，這種形態對工場主保障了肥滿的利潤。

『泊羅都哥爾』新提加，在帝俄也占有很大的重要性。牠是在一九〇六年，由站在法國資本指揮下的唐巴司十八個最大的石煤企業組合起來。牠活動的第一步，就把唐巴司全部石煤採掘量的四分之一握住了。新提加的理事會是在巴黎。新提加人工地樹立了石煤的高度價格。每個企業，只有權銷售嚴格限定了的數量的石煤。違犯了條約，在比率以上多賣了每一

蒲特(俄術量約合十六公斤)石煤，或是按較低的價格，企業就有義務支付罰金。

製糖業者的同盟，在帝俄享有特別大的名聲。聯合了全國的製糖工廠，這個新提加，把糖的價格提到這樣高，致使勞動大眾在喝茶的時候愈益把糖用做「欣賞品」。全國糖的銷售縮減了。必需找尋出路。出路是找到了。製糖業者把大批的糖輸到英國去。這些糖，按神話般廉賤的價格，非常地低於成本以下來出賣。英國人把俄國的糖用以養豬。對於出口的損失，是由國內最高價格所獲得的高利，及政府所付的出口特別賞金補償了。

美國的
鋼鐵
托辣斯

蘇聯的麻格里托哥爾工廠——五年計劃第一個產兒——按規模是歐洲第一個冶金工廠。並是世界第二個冶金工廠。規模更超過牠的是一個怎樣的工廠呢？

這個工廠，是美國的希里工廠。這是全世界最大的冶金工廠。希里工廠的能率，為三百四十萬噸生鐵，四百四十萬噸鋼，及三百三十萬噸熟鐵。牠有十二個熔礦爐，五十二個馬爾丁氏煉鋼爐，三架壓鋼機，一架世界最大的壓製鐵軌機，能率為一百萬噸，約有一千個焦炭爐，一所十六萬啓羅華特的發電所及其他等等。

希里工廠，是美國鋼鐵托辣斯的構成部分。這個托辣斯，是一九〇一年成立的。從牠存
在的時候起，到一九三〇年，牠發行了四萬六千二百萬噸鋼，並取得了四十五萬萬美元的利
潤。牠的固定資本；一九三二年值十五萬萬美元以上。托辣斯有一百四十三個企業，這些企
業包括了冶金生產的全部環鎖，——由採掘原料以至製造已成品。這裏，包括了鐵礦及煤
礦，熔鐵爐及馬爾丁氏煉鋼爐，壓軋機，發電所，運輸原料及已成品的鐵路及汽船，及其他
等等。

梯生及

克康伯

當希特勒獲得德國政權的時候，一切對該國政治生活的熟悉者，都明顯地
知道非里茨·梯生成了德國的真實主人。梯生是誰呢？他是德國鋼鐵托辣斯的
主人。

德國鋼鐵托辣斯，有資本八萬萬馬克，於一九二六年，是由於使德國最大的冶金康辟納
聯合的方法組成起來。一九二九年，托辣斯總計有十七萬七千工人及職員。一九三三年，托
辣斯在德國全部生產中的份額，石煤約為百分之二十，生鐵為百分之五十，鋼為百分之四
十。托辣斯屬有煤礦及鐵礦，冶金工廠及運輸。

德國還有許多大冶金康辟納沒有加入鋼鐵托辣斯。其中最大的是克虜伯商號。

克虜伯企業，是帝國主義大戰時期德國軍隊主要的兵工廠。締和以後，戰勝國強迫克虜伯『改組』了。牠代替坦克車而生產曳引機，代替機槍及子彈而生產分離器。但牠的能力却沒有毀滅掉。現今克虜伯工廠，從新成了狂熱地準備新戰爭的法西斯主義的德國最大的兵工廠。其中的工人數目，一九二九年達到了九萬人。

康辟納在自己的構成中，有三十五個煤礦和許多焦炭設備，兩座鎔鐵廠，九座馬爾丁氏煉鋼廠，唐馬司氏煉鋼廠，鑄鋼廠。電汽鎔鍊廠，帶有二十八架壓軋機的七個軋鐵廠。鍛冶——鑄型廠，鑄鐵廠，及機械廠，普通機械製造廠及運輸設備廠，水泥工廠及燒磚工廠，以及許多製造鐵甲，大炮，子彈的軍事企業及其他等等。

德國的
化學
托辣斯

大戰的時候，德國的政治領袖不少關心到窒素的問題。由硝石提煉窒素。由南美供給硝石，因戰爭把輸送完全阻斷了。其間，沒有窒素就沒有火藥，沒有火藥就不能作戰。

那時著名的化學家賈北爾教授，發明了一種方法，由空氣提煉窒素。在德國中部的小城

市列意拉，迅速建築了巨大的建築物。開始了新的生產。

當法西主義者獲得政權的時候，他們把賈北爾由德國放逐了，因為他是猶太人。德國帝國主義是這樣報答了著名的化學家。

賈北爾直到自己被逐放以前，仍是德國化學托辣斯中的生產科學導師之一。這個托辣斯，是在一九二六年，以兩個最大的康辟納聯合的方法組立起來。牠的資本為十萬萬馬克。在牠的手中，集中了全部主要的化學生產。在托辣斯的企業中，有十萬人以上在做工，這個托辣斯，有巨大的軍事意義：在牠的企業中，是在生產着製火藥用的窒素，毒氣，對於汽車和飛機用的人造汽油，也生產着染料及藥品。

獨佔
與
競爭

代替自由競爭為資本主義的獨佔，這是帝國主義時代的主要特徵。

獨佔的創造及成長，並沒有排除資本家間的競爭，而且相反，却使這種競爭成了更尖銳的，更殘酷的。倘若先前在自由競爭統治下的時候，是多數細碎的企業家自己中間在搏鬥，那末現在是強有力的資本家聯合在參加鬥爭了。

有一個滑稽故事，是說到服務於海峽輪渡的兩個輪船公司的競爭的。當一個還沒有宣布

免費輸送的時候，牠們是爭先減低價格。那時別一個競爭者，就宣布對每一個搭客奉送麵包。這種奇聞，不壞地捉住了事件的本質。主要是迫滅競爭者，把牠消滅。倘若對於這事，是需要相當的犧牲的，但在一個公司勝利以後，把全部輸送都奪到了自己手裏，他就會提高價格，並百倍的來補償自己用在麵包上的損失。

獨佔者實行決死的鬥爭，來反對不希望加入自己同盟的企業（反對所謂「野雞企業」）。這種鬥爭採用一切方法，以至組織轟炸敵對的企業，以至對他們剝奪水和火。

這裏，是關於比較次要的部門，競爭者的鬥爭的許多記述之一。說的是美國汽車行獨佔的聯合。『倘若車行的所有者，不同意和協會聯合，那末在他的車行裏就會爆裂炸彈，或是他的車夫會遭遇毆打，或是車行裏夜間就有流氓到來，打碎汽車上的玻璃以及巧妙地把車輪截穿。』

在重要的工業部門中，鬥爭也是採用不更單純的方法，在這裏，是兩個巨大的獨佔團體間在互相衝突着。戰前的時期，美國最大的鐵路公司的鬥爭特別著名。把炸藥放在敵手的鐵軌上，組織列車的慘故，這種慘故致使許多人的生命犧牲了，這就是這種鬥爭的武器。近年

間，許多的騷擾，是石油獨佔者的活動。企業的所有者胆敢來反對統治的獨佔者，在他的企業上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火災，消滅石油的儲蓄，並暫時停止牠的採掘。

而且，當獨佔者在自己的商品上漲價的時候，這就會惹起是這種商品的消費者及購買者的工業部門慘酷的反抗。當石煤新提高石煤價格的時候，這會惹起一切對他們的企業需要石煤的工場家及工廠家的反抗。其中許多就會企圖把別種燃料來代替煤，例如泥炭，石油，或是電力。冶金工廠需要特別多數的石煤和焦炭，就會努力去設備自己所有的礦山。整個工業部門展開了拼死活的鬥爭。產業愈益集中，其中獨佔愈益占有更大的作用，這種鬥爭則愈益殘酷。

各種部門的獨佔，他們中間爲自己產品的銷路而進行殘酷的鬥爭。一種商品能用別種商品來代替，石油能用煤炭來代替。反之，獸毛能用生絲來代替，天然絲能用人造絲來代替。不生鏽的鋼能夠和有色金屬競爭。鋁能和銅競爭及其他等等。對於各部門間鬥爭的更大的領域，是個人消費的領域。消費者能夠付出自己的貨幣，來購買各種的物品。在美國，『爭奪消費者金元的鬥爭』，引到了最殘酷的形式。醒目的廣告說服消費者，說他應當備置種種的

物品，這些物品，事實上對他未必是需要的。普通的廣告都失去了並中止了影響。那時就想出了種種的詭計。美國百貨商店，把亂堆着商品的桌子，放在過道中間，是爲的使每個觀光者都要觸到這些商品。碰到了桌子，觀光者就會非本心地注意一下這些亂堆着的商品，並購買對他完全不需要的某種物件。

決死的鬥爭，在獨佔聯合的內部也展開了。在新提加，卡特爾或托辣斯中聯合了的昨日的競爭者及敵手，却以別種方法繼續在自己中間搏鬥着。每個都努力由共同的獨佔利潤中，儘可能地替自己攫取更大的份額。獨佔內部的鬥爭，常常是用最隱蔽的形式來進行，只有在特別尖銳的場合，牠纔會顯於表面。

像這樣，我們看到，不僅是競爭產生了獨佔，而且輪到獨佔，却又產生了競爭，把競爭強化及銳化到極限。

「自由競爭，是資本主義及商品生產一般主要的屬性；獨佔是自由競爭直接的對立，自由競爭在我們眼前變成了獨佔，創出了大規模的生產，排斥了小生產，大生產又爲最大的生產所代替，引導生產集中和資本集中，達到由牠裏面成長了並成長着獨佔：卡特爾，新提

加，托辣斯，以及和牠們的資本融和着的，十來個能運轉幾十萬萬的銀行。同時，由自由競爭成長出來的獨佔，却沒有排除自由競爭，而是在自由競爭上面及與自由競爭並列存在着，因此產出了許多特別尖銳的及酷烈的矛盾，軋轢及衝突。」（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六二頁）

獨佔與
生產
社會化

資本主義把生產社會化了。獨佔的統治，把生產社會化引到了資本主義下可能的極限。獨佔把巨大的企業聯繫為一體。牠結合了幾十萬人的勞動。牠常常稽核着銷售的市場及原料的來源。牠在自己手中，握有訓練了的幹部，科學

力量，發明及改良。

「取得了生產社會化的巨大的進步。」（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一七頁）

但獨佔却使這種生產社會化，服役於少數資本家的利益。

「作成這種社會化的人類的巨大進步，却被用在投機者的利益上了……」（伊里奇同書

五一九頁）

這裏包括着在獨佔資本主義的全貌上，都蓋上了自己的戳記的驚人矛盾。

「少數的獨佔者對其餘國民的壓迫，成了百倍的更沉重，更明瞭，更不堪忍受。」（伊

（里奇同書五一八頁）

資本主義使勞動社會化，替社會主義革命準備了基礎。

「資本主義在牠帝國主義的階段，密接地引來了生產全面的社會化，這樣一來，牠是把資本家曳入了反於他們的意志及意識的某種新的社會秩序，這種秩序是由充分的自由競爭轉到了充分的社會化。」（伊里奇同書五一七一—五二一八頁）

帝國主義是普羅列塔利亞社會革命的前夜。牠對新制度的勝利準備好了一切前提。但社會主義不能「和平地」在獨佔資本主義的地盤上成長起來，有如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者虛偽地所確認的那樣。掃清少數獨佔者政權的普羅列塔利亞革命這是必需的。只有那時纔能揭開走到為勞動大眾的福利的，生產完全社會化的廣闊途徑。

二 銀行的新作用及金融資本

在與帝國主義時期銀行所演奏的新作用的聯繫中，更特別增大了獨佔的力量及重要性。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銀行企業和產業企業一樣，也結合起來了。牠的規模及流連額愈

銀行
的
集中

益擴大起來了。在牠的手中積集了巨額的資本。這些資本，大部分都是別人的，但銀行自己所有的資本額，也迅速地增大了。銀行的數目減少了，小銀行都關閉了或被大競爭者兼併了。因此銀行的規模擴大了，牠的業務也興旺了。

少數大銀行推進到了第一位。牠們占有決定的作用。小銀行愈益退到不重要的計劃裏去了。

例如在德國，有資本一百萬馬克以上的大銀行，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存款：一八七——八八年有七十萬馬克，一九二——三年有九十八萬馬克，一九二七年有一百三十五萬馬克，而在一九二九年則有一百六十九萬馬克。柏林的大銀行，在大戰的前夜集中了約有德國一切銀行存款總額的一半，而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已經有了三分之二。同時，銀行的數目，却在不屈不撻地減少下去：戰前的年間柏林的大銀行總共有九家，一九二四年就只有七家，一九二七年只有六家，一九二九年只有五家，末了，一九三一年就只有四家了。

英國，一九〇〇年有九十八家銀行，而在一九三二年就總共只有二十七家了。這種縮減，特別是在資本不及一百萬英鎊的銀行間進行：牠們在一九〇〇年有七十四家，而在一九

三二年却就總共只留存七家了。資本在一百萬英鎊以上的銀行，一九〇〇年，在自己手中握有總存款的百分之六十八。而在一九三二年則有百分之九十七了。

倫敦的五大銀行，一九〇〇年有總存款的百分之二十七，一九一三年有百分之四十，而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則有百分之七十四了。

美國，資本家在五百萬美元以上的大銀行，一九二三年有總存款的百分之二十二，而在一九三〇年却有百分之四十三了。反之，資本在一百萬美元以下的銀行的份額，在相同的期間，却由百分之五十八落到百分之四十了。

日本，五家最大的銀行，一九二六年握有總存款的百分之二十四，而在一九三三年則已經有百分之四十二了。

小銀行沿着一切路線被大銀行所驅逐了。銀行事業的集中，是以迅速的速度在進行。

銀行的
獨佔

銀行事業的集中，和在工業領域中一樣，不可避免地會引到獨佔。占有決定地位的最大銀行，成爲自己事業的獨佔者。牠們用或種方法，使小銀行都隸屬於自己。

「大企業，特別是銀行，不僅是直接併吞小企業，而且使牠們和自己「結合起來」，收服牠們包括在「自己的」團體裏，包括在自己的「康採恩」內。」（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二二頁）

這是用收買股票，給予信用及其他等等來達到。小銀行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性。牠們常常成爲大銀行的支行。根據支行數目的增加，能夠判斷銀行獨佔的成長。

德國一九三三年合併成了三家的柏林的六大銀行，一八九五年有四十二處支行，一九〇〇年有八十處，一九一一年有四百五十處，一九三二年就有八百四十四處支行了。

法國的銀行，一八七〇年總共有六十四處支行，一八九〇年有二百六十處，一九〇九年有一千二百處，一九三〇年却有三千三百處支行了。

英國的支行總數，由一九一〇年的七千處，增加到一九三二年的一萬二千處了。

帝俄彼得堡最大的銀行，在大戰的前夜，每年經營的業務，總數在八十萬萬盧布以上，牠們是站在法國，德國，英國銀行的支配下。

這些材料，指明了：

「囊括全國的，並集合一切資本及貨幣收入的稠密的支行網，是在如何迅速地成長起來。」（伊里奇同書五二三頁）

發生了「集合，獨佔巨頭的地位，重要及勢力的強化。」（伊里奇同書五二三頁）

集中的結果，只保留着少數最大的銀行。牠們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首腦。牠們中間

「自然就會漸次圖謀及加強傾向到獨佔的妥協，傾向到銀行托辣斯了。」（伊里奇同書五二八頁）

例如美國，最高的統治權，事實上是屬於兩個銀行團體：摩爾根和羅克非列爾。德國最近的十年間，也實行了最大銀行的聯合。

銀行
作用的
變遷

銀行最初是支付的中介人。隨着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遂擴大了銀行的信用活動。銀行來買賣資本。牠由當時不能利用資本的資本家取來資本，而把這些資本放給當時需要資本的企業者。銀行收集着種種的貨幣收入，並把牠們交給資本家處分。

銀行事業的集合，情況就變更了。現在銀行已經不限於對個別工業家，當他需要貨幣的

時候放以短期的借款。爲的利用積集的巨額資本，銀行遂和工業更密切的聯繫起來了。銀行已經把自己資本的一部分投入了生產，對工業家長期放款以擴大生產及其他等等。

股份公司對銀行給與了最適合的形態，以便把自己的資本投入工業企業。對於這事，只要銀行能夠獲得某個企業一定數量的股票就成了。而倘若獲得了股票總數的三分之一，銀行在自己手中，就對整個企業取得了完全的及無限的權力。

所以股份公司，促進了銀行和產業的聯繫及膠着性。輪到自己，銀行又促進了股份企業的成長，使個人的企業都改組（在新的原則上改編）爲股份企業了。銀行更特別從事創設新的股份公司。股票的買賣，在漸漸的程度中都經過銀行來實行。

銀行的作用，在新時代，在獨佔資本主義時代，是這樣變更了。

『對若干資本家管理活期往來，銀行彷彿執行純技術的，專是輔助的業務。但當這種業務成長到大規模的時候，那末就顯出少數的獨佔者，把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工商事業，使之都隸屬於自己了，——經過銀行的聯繫，經過活期往來及其他的金融業務，——起初就取得了確實探知個別資本家事業狀態的可能性，後來以信用的擴大或縮小，減易或加難爲手段來

監督牠們，來影響牠們，未了，完全決定牠們的命運，決定牠們的利益，剝奪牠們的資本，或是給與有迅速地且在大規模中擴大牠們的資本的可能性及其他等等。」（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二四頁）

銀行與
工業間
的聯繫

當銀行和工業企業辦理個別業務的時候，牠沒有超出卑謙的中介人的地位。但當這些業務有系統地反復着的時候，當某個企業把自己一切的財務契約，都經過一定的銀行來實現的時候，那末銀行和工業企業間的聯繫就鞏固起來了。和這同時，並展開了銀行和工業間人的共通。銀行的支配人加入了工業企業的理事會。工業獨佔的代表，在自己的輪次也加入了銀行的指導機關。

關於戰前的德國，伊里奇引用過說明這種人的共通的如下的事實。柏林最大的六家銀行，在二百四十四家工業企業中有自己的經理，在四百〇七家中有自己的理事，總共有七百五十一家公司。這些企業中間，是分佈在各種各樣的工業部門裏。而另一方面，這六家銀行的指導機關中，也加入了五十一位工業家，其中有這樣的大企業的經理：如克虜伯商號，漢堡——亞美利加汽船公司等。

戰後這種人的共通，更強有力地增大了。一九三二年，在柏林最大的三家銀行的指導機關中，加入了七十位工業企業家。其中有克騰伯商號，鋼鐵托辣斯，化學托辣斯，最大的冶金康辟納，及其他等等的經理。現在銀行的主腦者，和工業的權威者是這樣混合了，有時很難決定，由這些尊貴的類別中，某個資本巨頭應當放進那一類。

把大批資本投入了企業裏，銀行深切地來注視牠的命運。倘若銀行把資金供給了某部門的若干大企業，那末牠就會促進牠們中間獨佔的和協。因此銀行

「更好幾倍的加強並加速了資本集中及形成獨佔的過程。」（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二六頁

獨佔和金融資本的成長，把資本主義全世界的命運，引到集中在少數最大的資本巨頭的手中了。

金融
的專頭
政治

在獨佔的統治下，少數一羣人在自己手中掌握着國民生活一切領域的鎖

鑰。德國資本主義的大亨，電汽托辣斯經理拿測拉，某一次曾經公開宣言：

「彼此互相知道的三百人，指導着世界經濟的命運，並由自己的集團間，任命自己的承繼者。」

法國，五十——六十個大金融巨頭，是支配了一百〇八家銀行，一百〇五家最大的重工業企業（石煤，冶金等等），一百〇一家鐵路公司，及一百〇七家其他最重要的企業，總共是支配了四百三十一家企業，其中的每家公司都處分好幾萬萬盧布。

絕大多數的財富，非常迅速地在極少數的一羣人的手中集中起來了。例如英國，在百分之〇·一二五的有產者手中，集中了全國財富百分之三十八；在少於百分之二的有產者手中，握有全國財富百分之六十四。美國，大約是百分之一的有產者，在自己的手中握有全國財富百分之五十九。每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全部經濟生活的命運，都是握在極少一羣銀行家及獨佔者——工業家的手中。誰支配着經濟生活，那末誰就在支配着國家。無論布爾喬亞國家的統治形態爲如何，在帝國主義時代，一切權力事實上都是握在金融寡頭的手中，即是握在少數無冕之王的金融——獨佔資本的手中了。公務上的統治者，僅是這些資本巨頭單純的執事員而已。

獨佔資本的巨頭，常常親自擔任國家的重要職務。美國在羅斯福以前的大總統是胡佛，他就是一個最大的礦工業家。揚格·因他的名字稱做「揚格計劃」的，他是電汽總公司的社

長。美國駐倫敦的大使宋爾勒，他是鉅托辣斯的首腦和銀行大廈的所有者，是最大的億萬富翁。美國最大的資本家之一，德魯·拿司科伯，是許多銀行的經理及『摩托總公司』——摩托辣斯——的指導者，在所謂的『民主』黨中占有顯著的地位。

德國法西斯主義獨裁事實上的激勵者，是煤鐵大王——梯生，克虜伯等等。英國保守黨的指導者及政府好幾次的首領鮑爾溫，——是最大的冶金商號所有者。

其他國家，布爾喬亞政府的部長及國家的執政者，退職以後常常把自己的才幹，適用於工業獨佔及銀行獨佔的指導機關。例如一九三三年。在德國鋼鐵托辣斯的指導機關中，加入了一位普魯士部長，一位次長，七位機密顧問，一位前任的警察總監，及其他等等。

倘若金融資本巨頭不親自領導政府，那末他們對一切政策上的影響，却並不因此就會減少。他們在自己的手中握有實際的權力。他們能夠顛覆及任命政府。

每個資本主義的國家，一切生死問題的決定權，都是握在極少數一羣最大的資本家手中。爲的自己的自己貪慾的利益，資本巨頭就會引起國與國間大規模的衝突，煽動戰爭，壓迫工人運動及殖民地的暴動。

『帝國主義，即是工業國家中的獨佔托辣斯及新提加，銀行及金融寡頭的萬能。』（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三頁）



在銀行事業中，集中和集合法則更顯得特別有力。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現在都只有三——五個最大的銀行，牠們在自己手中，握有全部銀行網。其他的銀行，或是對這些巨頭屬於事實上的服從，僅是表面上保存獨立的，或是僅占有極小的他位。這些銀行巨頭，是以最密切的形式和工業中的獨佔同盟聯結着的。漸漸地發生了獨佔的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的結合。

『生產的集中，由其中成長出獨佔：銀行和工業的融合或結合——這是金融資本發生的歷史，以及這種概念的內容。』（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三三頁）

銀行資本和工業獨佔的結合，這是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徵之一。因此帝國主義，叫做金融資本時代。



服務於少數獨佔者權威的巨大擴張，有廣泛地普及於資本主義各國的所謂的參與制度。

爲的支配股份公司，在種種場合，有一半股票就成了。經驗上指示，有百分之四十的股票就能達到這種目的，因爲股票的若干部分，是握在小股東的手中，在事業的進行上，他們是顯示任何影響的可能性都被剝奪了的。

參與制度包括如下。指導者在自己手中握有基礎的股份公司。輪到這個「公司」，又統治着依存於牠的「女兒公司」，而女兒公司又統治着依存於牠的「孫女公司」，及其他等等。

因爲「參與制度」，握有一百萬資本的金融家，比如說，他能夠使八百萬資本的「孫女公司」隸屬於自己。倘若參與制度進行得愈遠，那末大資本家的統治地盤也就愈益擴張。

參與制度，巨大地擴張了獨佔者的權力。德國鋼鐵托辣斯前任指導者夫里克，握有資本兩千萬馬克的撒羅聽哈特冶金康辟納。運用複雜的「五層」參與制度，他在一九三二年以前，統治了帶有十七萬萬馬克以上的資本的八十二家公司。

美國「印司爾」電汽康探恩，是在恐慌年間破產了的，牠曾經通過「六層」參與制度，統治過一百三十二家公司，並支持了二百四十八家公司。

參與制度造出了許多層的寶塔，寶塔的頂上站着金融界最大的巨頭。

三 資本輸出

資本輸出如何進行

「對於帶着自由競爭全權統治的舊資本主義，典型的是商品輸出。對於帶着獨佔統治的新資本主義，典型的是資本輸出。」（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四四頁）

以如何的形式來輸出資本呢？因為資本如同我們知道的，不是物件，而是社會關係。但事實上，這種社會關係，是和一定的物件聯繫着的。我們已經知道，資本能夠買賣。牠能夠由一國輸出到別國。從事這種事務的，首先是銀行。

假定中國向英國募債，這將如何進行呢？英國的資本家購買債券，把自己的貨幣付給指定的銀行。扣除銀行的一定酬報，中國政府就取得了這筆賣出的總額。中國政府每年應當以預先約好的利息，付給債券所有者。像這樣，英國資本就輸出到中國了。

這種債務，和種種內債有什麼區別呢？在內債下，國家是把利息付給自己國內的債權者，在外債的時候，是把利息送到國外了。

在募債下，是進行着借貸資本的輸出。但工業資本也能輸出。是以這樣的形式來進行的。

假定仍是英國，組成了一家要在中國設備紡織工場的股份公司。英國的資本家購買股票。把蒐集的資本在上海或中國別的城市來建築紡織工場。自然，設備也是由英國運來。企業的利潤，也落在是這個工場主人的英國人的手中。

爲什
麼輸出
資本

在資本主義下，個別國家是不平衡地在發展。早就踏上了資本主義途徑的國家，資本積蓄達到了巨大的規模。在獨佔統治的時候，先進國家顯出了『資本過剩』

資本因什麼會『過剩』呢？甚至在最先進的國家，農業也是可怕地落後於工業。甚至在最富的國家，大衆的貧窮也是採取驚人的規模。倘若立定目的是來提高農業，提高大衆的生活水準，那末任何的資本過剩都不會有也談不到。

『但那時的資本主義，就不是資本主義了，因爲發展的不平衡性，及大衆半餓的生活水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根本的及不可避免的條件及前提。』（伊里奇著作選集「卷五四四頁」）

獨佔限制了投資的可能性。倘若某一部門握在兩三家彼此都是獨佔組織的手中，那末要在這種部門組織新企業是不容易的，且常常是簡直不可能的。『過剩的』資本，遂突出了國境以外。

『資本家不能把自己的收入，用來提高工人階層的福利。他是爲利潤而生活。否則他就不是資本家了。他抽取利潤，是爲的把牠們在補充的資本中積集起來，輸出到那些被資本缺乏所苦惱的較少發展的國家去，目的是抽取新的更大的利潤。』（伊里奇主義問題一八五頁）

資本是由先進國家，向對於資本主義生產不久纔開始的落後的國家突進。這裏資本家很少。土地廉賤。原料豐富。工資低下，而工作日則很長。投資能給與更大的利潤。在這些國家裏，並有廣大的銷售市場；資本主義的商品排斥小生產的生產品，把好幾百萬手工業者及家庭手工業者註定了衰滅。

『資本輸出，在牠所趨向的那些國家裏，對資本主義的發展顯示了影響，把資本主義的發展非常地促進了。』（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四六頁）

資本輸出，同時會把那些輸出資本的國家引到相當的蕭條。像這樣，是發展不平等性的

產物的資本輸出，同時却又加強了及銳化了不平衡性。

僅是在二十世紀的初葉，資本輸出纔達到巨大的發展。世界大戰的前夜，

少數最富
的國家榨
取全世界

資本輸出的絕大多數，是屬於三個國家：英國，法國和德國。這些國家投在國外的資本。有一千七百五十萬萬——二千萬萬法郎。倘若以百分之五的年利率來

計算，（就最低的利息而言），那末那時在這種資本總額上的收入，每年應為八十萬萬——一百萬萬法郎。引用了這種計算，伊里奇指摘道：

「這是帝國主義者榨取及壓迫世界大多數民族和國家的堅固基礎，是少數最富的國家資本主義寄生狀態的堅固基礎。」（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四五頁）

大量的外國資本投入在帝俄。世界大戰之初，在俄國工業企業裏所投入的外國資本，總計有二十萬萬盧布以上。

在俄國的石煤工業中，參加有法國及比利時的資本是如此其大，處分着俄國石煤絕大部分的「泊羅都哥爾」新提加的理事會，是經常地設立在巴黎。俄國的電汽及電汽技術工業，幾乎完全是被德國商號所支配：如「電汽總公司」及「西門子和司克爾特」。俄國石油工業

中所投入的資本，都是英國，美國及荷蘭的來源。

沙皇的債務，大多數是分配在國外的。外國的高利貸者，把貨幣給與沙皇，用在絞殺革命上，用在戰爭上。俄國每年要付給外國高利貸者巨額的貨幣。十月革命纔明白地把牠取消

了。

大戰在世界資本出口中引來了大大的激變。大戰期間，英國把自己在國外的投資，大約賣去了四分之一。德國喪失了自己所輸出的資本，並成爲輸入資本的國家。然而美國的國外投資却巨大地成長起來了。一九三〇年，英國在國外的投資總額爲九百四十萬萬法郎，法國爲二百七十萬萬法郎，而美國則爲八百一十萬萬法郎。

資本輸出，對於現代列強有如何的重要，下面的計算指示出來了。一九二五年，英國的商品輸出——自己工業的製造品——總額爲七十萬萬盧布。由於這種輸出而來的利潤，大約爲十萬萬盧布。而同時，一九二五年，英國由自己投在別國的資本這一項的利益，取得了總數爲四十二萬萬盧布。所以這種收入，超過輸出工業品的收入四倍以上。

資本輸出，使若干最富的國家，就對一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說來，是站在高利貸

者的地位。她們把自己財富的巨大部分投在國外。由於所輸出的資本的收入，對於她們成爲最重要的收入項目之一。

例如一九二九年，投在國外的資本，對國民財富的比率有如下的百分數：英國爲百分之十八，法國爲百分之十五，荷蘭約爲百分之二十，瑞士及比利時爲百分之十二，美國爲百分之四。

高利貸者的國家，由資本主義全世界收集貢物。



資本輸出，創造了使比較落後的國家，對於高利貸者國家密切聯繫及依存的基礎。

輸出的資本是走向什麼地方呢？有廣大的殖民地的英國，資本主要是輸出到自己的殖民地。其他輸出者，是把她的資本，輸出到那些逐漸捕獲在他們手中的國家。例如美國資本，是輸出到南美各共和國，這些共和國，事實上變成了美國的殖民地。

倘若落後的國家需要借債，那末她只有在這種場合纔能取得，是被迫把借款的最大部分，用在對她放債的國家的購買上。軍火大王和冶金大王，都是和銀行密切地聯繫着的。牠

們想出了成千的方法，來由募債的國家奪取有利的定貨。

「利用「聯繫」以求有利的買賣，代替了市場上公開的競爭。」。（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四六頁）

訂購大炮或鐵軌，建築海港或海船，讓與石油，煤，鐵的採掘權，讓與鐵路的建築權，這是弱國通常獲得借款的代價。

「這樣看來，金融資本在本義上，能夠說是在世界各國張開了自己的羅網。」（伊里奇同書五四七頁）

四 資本家同盟間瓜分世界

獨佔的組織，首先是在自己中間，分配牠們獲有完全支配權的國內市場。

爭奪銷
售市場
的鬥爭

新提加及托辣斯，人工地把價格保持在高度的水準上，這種水準對他們保障了巨大的額外利潤。爲的保持高度的價格，獨佔的組織努力把外國的競爭者屏障了自己的國家以外。爲了這種目的，帝國主義的國家，對入口的商品徵收很高的關稅。有時商

品的稅率，超過商品價值的幾倍以上。

一九二七年，平均的關稅，（對於商品價值的百分比），美國為百分之三十七，德國為百分之二十，法國為百分之二十一，比利時為百分之十五，阿根廷為百分之二十九，西班牙為百分之四十一，奧大利為百分之十六，巨哥斯拉夫為百分之二十七，南斯拉夫為百分之二十三。匈牙利為百分之二十七，波蘭為百分之三十二，意大利為百分之二十二，瑞典為百分之十六。這都是平均百分數。因為在許多商品上，（如該國所沒有的工業原料），關稅不能過高，那末在其他商品上，（首先是工業品，一部分食料品），關稅達到非常大的稅率。正是在最近幾年間，大多數國家，都把關稅實行了新的提高。一九三〇年夏季，美國實行了新稅率，這種稅率，是意味着事實上禁止一切商品的輸入。同時，一九三〇年，德國把農產品的稅率，提高到空前的範圍。用這些方法，使東普魯士的地主，在自己的生產品上取得了漲價的可能性。一切這些都是由工人階層，——消費者的基本大眾來償付。

這樣看來，國內市場，對於獨佔是陷於奴隸的依存中了。但國內市場是有限的。在帝國主義時期，階層矛盾尖銳化了，大眾的貧窮增大了。國內市場沒有力量來容納巨大企業所拋

出的大批商品。

「國內市場，在資本主義時期，是不可避免地要和國外市場聯繫着的。」（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四八頁）

獨佔愈益把商品拋到國外市場上來了。但當這些市場被關稅壁壘所圍護了的時候，牠如何來推銷呢？

這裏，是在資本輸出的援助上來進行。最大的資本主義企業，把自己資本的一部分輸出國外。牠們在那裏組織自己的支店，牠們在那裏建築工場和工廠，這些工場和工廠製出大批就在該國內部銷售的商品。

爭奪國外銷售市場的鬥爭，進到了首要的計劃上了。這種鬥爭，是在獨佔資本國家的武裝衝突間來實行。在這種鬥爭中，有巨大力量的獨佔組織都參加着。這種鬥爭，成了最尖銳的和最殘酷的鬥爭。爭奪銷售市場的鬥爭，以及爭奪原料市場的鬥爭，爭奪資本輸出市場的鬥爭，即是爭奪分割一般世界的鬥爭，成爲帝國主義時代不可避免的武裝衝突及破滅性的戰爭的原因之一。



爲的奪取國外的銷售市場，獨佔組織通常都廣大地採用着傾銷。傾銷或是賤價的輸出，——這是把商品在國外市場，按照比較國內市場的價格，以非常更低的價格來出賣，在許多場合，甚至低於商品的成本以下。根據種種原因，托辣斯必需在國外按照賤價出賣商品。賤價輸出，首先是進行奪取國外市場；其次，在國外銷售商品，給與了強有力地限制國內銷售的可能性，而這却是對於提高及保持高度獨佔價格所必需的。賤價在國外銷售，給與了緊縮國內的銷售而不縮小生產的可能性，縮小生產，就會使生產費用強有力地提高起來。

賤價出口，在帝國主義時期是普通的現象。德國鋼鐵托辣斯，每月都在報紙上公佈自己生產品的價格；每種生產品都公佈兩種價格，——一種是國內市場的價格，而別一種，大約要低三分之一，這是對於國外市場的價格。在帝俄，我們前面所說的製糖業者的新提加，就實行過最真實的傾銷。

資本家及其報紙，常常呼號着關於「蘇聯的傾銷」。這種呼號，僅是進攻蘇聯的方式之一，牠有自己的目的，是對於帝國主義者準備新的進攻世界第一個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地

基。關於「蘇聯的傾銷」彷彿銳化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恐慌的呼號，更是特別好笑的。蘇聯輸入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按其數量非常之少。蘇聯輸出商品，不是爲的奪取國外市場，而是爲的償付蘇聯所必需的外國商品。

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在實行特別猛烈的傾銷。利用對其工人空前的榨取，日本的資本家，把商品侵入了世界市場，他們把這些商品以賤價來出賣。他們不僅由中國排斥了歐洲及美洲的商品，而且把自己的商品，更拋入了工業國家。例如他們把汽車輸入美國，把腳踏車在德國賤價出賣，把絲質襪衣輸入了法國絲製工業的中心——里昂。

國際
的
獨
佔

獨佔的成長，引到各國的獨佔組織，企圖於自己中間來協議分割市場。當某種商品的生產，開始是由各別國家的兩三個最大托辣斯在全世界占有決定地位的時候，牠們間的鬥爭成了非常尖銳的。那時不可避免地就會現出妥協的企圖。妥協普通是預先來分配銷售市場：協定的每個參加者，都取得若干國家，在這些地方，牠能出賣自己的商品，不用擔心協定的其他參加者方面的競爭。這種國際卡特爾，曾在大戰以前若干工業領域中存在過。

大戰以前一切電汽設備的生產，是集中在兩個最大的托辣斯手中，這是和銀行有密切聯繫的美國和德國的托辣斯。一九〇七年，牠們中間成立了關於分割世界的協定；牠們中間的每一個，都取得了在自己『處分』下的許多國家。美國的和德國的航海托辣斯間的協定，一直存在到大戰以前，鐵軌新提加和亞鉛新提加也都有過。石油托辣斯間也準備過妥協。

在戰後的時期，組成了許多包括若干歐洲國家的卡特爾。這首先是在經濟恐慌期間崩解了的歐洲鋼鐵卡特爾，其次有包括石塊，化學品，銅，鋁，無線電，鐵絲，人造絲，亞鉛，纖維，磁器磁器生產的卡特爾。在大多數這些卡特爾中，參加有法國，德國，比利時，哥斯拉夫，奧大利，其中若干參加有波蘭，瑞士，匈牙利，西班牙，以及北歐各國。一九二九年所爆發的世界恐慌，在大多數這些卡特爾上顯示了巨大的影響。非常激化了牠們中間的內部矛盾，許多卡特爾或是已經崩解，或是站在崩解的前夜。

以爲國際獨佔協定，彷彿是解消矛盾的和平方法，這完全是錯誤的。恰恰相反。

『國際卡特爾，是顯示了現今資本主義獨佔成長到了如何的程度，及資本家同盟間是因什麼在進行鬥爭。』（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五三頁）

獨佔者的國際協定顯着脆弱性，在自己最殘酷衝突的根源中溶解了。

在瓜分市場的時候，各方面都是依存於自己的能力和勢力，來取得一種份額。但個別托辣斯的力量是在變動着。其中每個都在不斷地進行着爭取提高自己份額的深沉鬥爭。勢力的對比變更了，其後遂惹起市場不可避免的再分割，而每次的再分割，却又引到最殘酷的鬥爭。這樣看來，國際的獨佔，不僅不能緩和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而且相反，把這些矛盾更促進到了極度的尖銳化。

血
腥
的
國
際
戰
爭

國際獨佔協定，甚至包括了武器生產的領域。製造武器的最大商號，——德國有克虜伯，英國有亞姆司特郎格——威克爾司，法國有世捏結爾——克利卓。捷克斯拉夫有世科達——牠們中間是經過長久的年月有成千的絲線聯繫着的。在大戰時期以前，這些商號自己中間瓜分了銷售市場，誰的報酬更好，就把一切武器供給誰。像這樣，克虜伯的大砲，却出現在猛烈反對德國的意大利和羅馬尼亞的手中。而威克爾司的武器，則握在使英國一萬士兵不留一個的土耳其的軍隊手裏。

工場家間的聯繫，在大戰期間也沒有中斷。每個軍火大王，都是自己國內愛國主義者的

典型。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維持自己間實務上的關係。誰也知道，克虜伯供給過威克爾司製炸彈用的導火管。在補償的形式中，他由自己的英國「好友」取得了某種金屬，沒有這種金屬，就不能鍛煉特種品質的鋼。這樣，每個軍火大王，不僅關心毀滅敵對陣營中的生命，而且也關心毀滅自己陣營中的生命。

五 列強間瓜分世界及其再分割的鬥爭

經濟的瓜分世界以後即是領土的瓜分

獨佔者相互間分割了原料，銷售及投資市場，金融資本的無冕王侯間進行了經濟的瓜分世界。資本輸出，使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屬國及半獨立的國家聯繫起來了。國際獨佔使最大的資本家同盟間分配了「勢力範圍」。

獨佔同盟間經濟的瓜分世界，是用做列強間領土的瓜分世界的基礎。帝國主義猛獸，把一切「自由的」土地，都侵奪到了自己的手中。她們以血和鐵使較弱的國家隸屬於自己。把幾萬萬的人都轉入了殖民地的奴隸狀態。

殖民地不是在帝國主義時代發明的。牠在資本主義發生以前，甚至就早已存在。古代

先前的殖民地
和現時的殖民地

羅馬有過廣大的殖民地。現今的法國，英國，西班牙。遠至北非洲，巴爾幹半島，小亞細亞的領土，都是屬於羅馬的殖民地。

在資本主義發生的歷史中，殖民地表演了卓越的作用。對殖民地的掠奪，是原始積蓄最重要的來源之一。資本主義的發展，在牠的全部期間，是都伴隨着先進國家對殖民地的逐取，及歐洲各國殖民地領有的擴張。

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的意義及作用，是以根本的形式變更了。在自由競爭統治的時候，殖民地有如何的意義呢？牠們是用做商品的銷售市場。但在其他國家，商品也能或多或少自由地銷售。其次，在殖民地，是移出了一部分「過剩的人口」。但英格蘭人和愛爾蘭人，不僅走到英國的殖民地去，而且大部分都走到美國去。末了，殖民地對自己的佔有者，是送給由這裏全部財富中所汲出的直接收入。

在獨佔及資本輸出的時代，殖民地的重要性無限地增大了。牠們成了獨佔者間鬥爭中最大的盾牌。當一切國外市場都被鞏固的關稅壁壘所圍護着的時候，殖民地對獨佔表現為有保障的銷售市場。殖民地是對於投資可靠的場所。殖民地是對於獨佔所必需的原料的源泉。

獨佔者努力把原料的一切源泉，都奪到自己手中。那時，牠們就立於全能主人的地位了。但當牠是安放在殖民地隸屬上的時候，原料市場就更鞏固的可靠了。

「單是殖民地的領有，就能給與獨佔在與競爭者的鬥爭中，抵抗一切意外事件的成功的全然保障。」（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五九頁）

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作用的根本變更，在世界最大的殖民地國家——英吉利的殖民地政策史中，找到了自己的反映。十九世紀的中葉，英國布爾喬亞著名的政治家基司拉爾說過：「殖民地是放在我們頸上的磨臼。」（這等於中國話「吊頸的繩索」）。他在這裏表現了布爾喬亞集團的見解。而在十九世紀末葉，英國布爾喬亞的一位英雄，南非洲的佔領者塞西爾·羅得士說過：「帝國是胃的問題。假如你不希望內戰，你就要成爲帝國主義者」。佔領殖民地，他認爲是避免在工人階層打擊下的資本主義破滅的唯一的手段。

英帝國主義者喜歡自誇，說「在英王的領地上，太陽永不沒落」，並實際上，英帝國主義的領土是佈滿了全球，所以每個頃間，都有某處被太陽照耀

世界分
割完了

着。

這些殖民地是什麼時候佔領的呢？遠在一八六〇年，英國的殖民地就有面積二百五十萬方哩及居民一萬四千五百萬人。一八八〇年，面積增大到七百七十萬方哩，而居民則增到二萬六千八百萬人。一八九九年，英國殖民地的面積為九百三十萬方哩，而居民則為三萬零九百萬人。

「英國侵奪殖民地大大強化的時期，是在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八〇年間，更非常重要的一九世紀最後的二十年。」（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五頁）

十九世紀末葉，是侵奪殖民地最激化的時代。除英國外，法國，德國，葡萄牙，比利時都在這時期佔有了許多殖民地。

從一八七六年至一九一四年，所謂的「列強」侵佔了約有二千五百萬方哩的土地；所以他們掠奪別人土地的總面積，比較整個歐洲大到兩倍以上。獲得土地最多的是老野獸——英國和法國。較年幼些的野獸——德國，意大利等等來到的時候已經太遲，只能收集些殘羹剩飯了。一切對榨取國家更有利的地方，都是被別國所佔有了的；從別人的桌上拿些剩飯來解饑，或是企圖張牙舞爪由別隻野獸的口中奪出美食。

十九世紀的末葉，世界已經分割完了。「自由的」土地沒有了多少。帝國主義者能取得或種新土地只有一個方法，——這就是由自己敵手的捕獲品中奪出一部分來。由於爭取重新分割地球而來的帝國主義者間的決鬥，現在是不可避免的。而這種鬥爭，則又不可避免地會引到武裝衝突，引到戰爭。

世界大戰的時候，地球上的居民十七萬五千萬人中，約有六萬萬人是生活在殖民地，四萬萬人生活在半殖民地（中國，波斯等等）。這樣看來，人類的一大半，約有十萬萬人，是壓伏在最大野獸國家的統治下。

世界大戰刪改了殖民地領有的圖畫。德國喪失了自己的殖民地。英國，法國，美國的殖民地都增大了。對日本也出現了殖民地。

一九三二年，地球的總人口大約多於二十萬萬人以上。其中蘇聯為一萬六千三百萬人，蘇維埃××為八千萬人，列強的居民為三萬四千三百萬人，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口為二萬二千四百萬人，由殖民地的隸屬中完全解放或大體解放了的國家（如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為三千萬人。

殖民地的人口，爲六萬六千二百萬人，半殖民地及屬國的人口爲五萬二千萬人。在帝國主義者壓迫下的人口，總計爲十一萬八千二百萬人，卽是全人類一半以上。

『帝國主義，是少數「先進」國家，對地球上巨大多數的居民，加以金融奴隸及殖民地壓迫的全世界的體制。』（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一七頁）

第十三章 帝國主義是普羅列塔利亞社會

主義革命的前夜

一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崩潰的時代

帝國主義
是資本主義
的本質
特殊階段

帝國主義，表現是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中的特殊階段。新的階段有自己的基礎，是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根本變革。資本主義的發展，把牠引到了獨佔的轉生。獨佔的階段，是和資本主義制度一切矛盾巨大的成長聯繫着的。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特殊的歷史階段。這裏就是伊里奇帝國主義學說的礎石。並且伊里奇的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學說，也是以最密切的形式，和正確的理解帝國主義的歷史地位聯繫着的。

第二國際陣營中布爾喬亞的從僕們，爲的辯護自己反叛的政策，盡量粉飾及塗抹了帝國

主義的真實本質。在世界大戰的年間，考茨基認定帝國主義僅僅表現為個別國家的侵略政策。托洛茨基也宣傳過這種見解。

在這樣的見解下，是把帝國主義的政治和牠的經濟分離開了。

「得出了經濟中的獨佔，和政治中非獨佔的，非暴力的，非侵略的活動形式是可以調和的。……代替對資本主義最新階段最根本矛盾深刻的暴露，而取得了對他們的塗抹及鈍化，代替卡爾主義而取得了布爾喬亞的改良主義。」（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六五—五六六頁）

這樣的解釋帝國主義，是用做反叛的結論的基礎：以為只要代替侵略的政府為比較愛好和平的政府，就能消滅帝國主義戰爭的危險性。這樣的解釋帝國主義，是用做把顛覆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任務，替換為改良主義者的吝嗇政策的基礎。這樣的解釋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的叛徒，在帝國主義大戰的時候，為的擁護「自己的」政府，開闢了廣闊的原野。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特殊階段。但這種特殊階段，是在資本主義一般的基礎上成長起來。帝國主義並沒有廢止，也沒有消滅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反之，牠却把這些矛盾引到了極度尖銳化。因為牠是當做資本主義一般主要屬性的發展及直接繼續而成長出來

的。

「但資本主義成爲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只是在自己發展的一定的，最高的階段上，當資本主義的若干主要屬性，變爲自己的對立性的時候。」（伊里奇前書五六二頁）

以爲帝國主義彷彿和舊資本主義沒有任何共通性的觀念，這是深刻錯誤的。這樣的「純帝國主義論」，布哈林和他若干同一見解的人們，在世界大戰的時候曾經提出過。在一瞥之下，這種理論好像是很「左的」：她盡量強調了帝國主義的特性。但在這種「左的」表皮裏，她却隱藏着機會主義的內容。因爲她抹殺了並掩蔽了那種尖銳的矛盾，這種矛盾，恰好就是帝國主義和舊資本主義聯結及併合而發生出來的。

獨佔是帝
國主義
的最深
刻的基
礎

帝國主義最深刻的經濟基礎是獨佔。獨佔在經濟生活及社會生活各方面都蓋上了自己的戳記。獨佔是帝國主義五大特徵的基礎。伊里奇寫道：

「代替自由競爭爲獨佔，這是經濟的根本特色，是帝國主義的本質。獨佔制度是在五種主要形式裏表現出來：（1）卡特爾，新提加及托辣斯；生產的集中達到了產出這些資本家獨佔同盟的階段；（2）大銀行的獨佔狀態；三——五個巨大的銀行，操縱美國，

法國，德國全部的經濟生活；(3)托辣斯及金融巨頭佔了原料來源。(金融資本是和銀行資本結合了的獨佔的工業資本)；(4)國際卡特爾開始瓜分世界(經濟的)。佔有了全世界的市場，並把世界市場「互惠地」分割了的——當戰爭的時候也沒有把牠再分割——這樣的國際卡特爾，計算起來已經有了一百以上！站在和經濟的，政治的——領土的瓜分世界的密切聯繫中的資本輸出，這是和非獨佔資本主義時代的商品輸出不同的，特殊性質的現象；——領土的分割世界有密切的聯繫。(5)領土的(殖民地)瓜分世界完竣。』(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九二頁)

因此伊里奇常常把帝國主義叫做獨佔的資本主義。

伊里奇在別一地方指示了：

「經濟上，帝國主義(或是金融資本「時代」——問題不在文字上)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即是說當時生產成了這般大的及最大的，使自由競爭為獨佔所代替了。這裏就是帝國主義的經濟本質。獨佔是在托辣斯，新提加等中，在巨大銀行的全能中，在收買原料來源及其他等中，在銀行資本的集中及其他等中表現出來了，一切問題都是在於經濟的獨

估。」

這裏表現出來了對於帝國主義見地上根本的差異，一方面是伊里奇，另一方面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家希爾費丁。希爾費丁視爲最重要的，不是在於最新的帝國主義生產機構的領域上所發生的那種變革，而是在於那種在流通領域上發生出來的，首先是在信用領域上，在銀行範圍內發生出來的變化。在這裏，暴露了希爾費丁對卡爾主義的偽造所特有的交換概念。代替生產的優位（即是優勢的，決定的重要性）出現了流通優位。交換概念，這是對於社會——民主主義理論家所特別專有的。在蘇維埃的條件中，建基於對卡爾主義觀念論的偽造上的交換概念，孟利維克的魯賓曾經宣傳過，他是孟利維克反革命的組織——干涉代理局——的參加者之一。

交換概念，加上許多和牠有聯繫的，在價值，貨幣，恐慌的理論中的錯誤，早在大戰以前的時候，就把希爾費丁引到了機會主義的結論，這種結論是伊里奇特別注意了。在大戰以前的時候，希爾費丁這樣來表現了問題，以爲要做全國的全能主人，只要佔有柏林六家最大的銀行就成了。這樣來提出問題，抹殺了普羅列塔利亞爭取政權，爭取樹立並鞏固自己的專

政，爭取掌握生產，爭取組織工業及農業的生產的，長期革命鬥爭的必要性。這樣來提出問題，抹殺了有克服布爾喬亞對勝利了的普羅列塔利亞每一步上所顯示的殘酷反抗的必要性。希爾費丁在戰後的時期，他是最無恥的反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之一，展開了厚顏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這種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是現今第二國際正式的學說。她表現為包括在交換概念中的那種思想的愈益發展。關於這種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我們以後還要詳細說到。

獨佔的
四種形式

伊里奇在自己對帝國主義的研究中，注意到「所考察的時代特有的，獨佔的四種主要形式，或獨佔資本主義的四種主要現象。」（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八七頁）

表現獨佔的這些形態如下：

第一，獨佔，是由生產集中的發展達到了一定的高度而成長出來。由自由競爭所產出的生產集中裏產出了獨佔。

第二，獨佔引到了對主要部門最重要的原料來源的侵奪。

「獨佔的領有最重要的原料來源，可怕地擴大了大資本的權力，並銳化了卡特爾化和非卡特爾化工業間的矛盾。」（伊里奇前書五八七頁）

第三，獨佔是由變成金融資本獨佔者的銀行成長出來。每一個國家，都是由三——五個銀行操縱着好幾萬萬的資本。

「金融寡頭，他在現代布爾喬亞社會經濟的及政治的設施中，無例外的布置了隸屬關係的密網。」——這就是這種獨佔立體的表现。」（伊里奇前書五八七頁）

最後，第四，獨佔是由殖民政策中成長出來。金融資本組織爭奪殖民地的鬥爭，是當做爭奪原料來源，銷售市場及投資市場。當世界分割了的時候。

「不可避免地要進到獨佔領有殖民地的時代，所以也就會進到爭取分割及再分割世界的，特別尖銳化了的鬥爭的時代。」（伊里奇同書五八八頁）

獨佔阻礙技術的進步

獨佔不可避免地會產出停滯及腐化的趨勢。牠們努力樹立獨佔的價格，並把這種價格維持到高度的水準。在自由競爭的時候，每個資本家努力提高自己的利潤，是借助於縮減生產費用，而為的縮減生產費用，就要採用種種技術的

改良。獨佔，因為牠們做到了維持高度的獨佔價格，所以不關心應用技術的革新。他們反而常常愈益害怕世界上有技術的新發明，這種發明會損害牠們獨佔的地位，或貶低牠們投在生產中的巨額資本。獨佔儘全力人工地來阻礙技術的進步。帝國主義時代知道無數的這種事情。

伊里奇在其關於帝國主義的著作中，引用過歐士製瓶機器的事情，牠是戰前在美國發明的。德國製瓶卡特爾收買了歐士的特權，並阻止了牠的應用。在最近二十年間，歐士的機器非常地改善了。但這裏，牠却直到現在，仍然不過在非常小的規模中應用着。牠的應用是被獨佔阻礙了。

數年以前，發明了不會燃燒的電燈——「永用電燈泡」。這種發明到現在還沒有應用，因為牠威脅着縮小電汽技術工業獨佔托辣斯的銷路。瑞典的火柴托辣斯克列希爾，他的觸角幾乎伸到了全世界，牠是在美國銀行的援助下工作着的，大大地被「永久火柴」的發明所苦惱，這種發明是一個威尼斯的化學家所作成的。由石煤提煉石油的方法（所謂石煤液體化），是德國北爾格烏桑教授發明的，被美國石油托辣斯收買了，牠阻礙着這種發明的應用。美國

鐵路沒有電汽化，因為這事是對獨佔者不利的。

到停滯及腐化的趨勢是獨佔所固有的。在一定的條件中，這種趨勢在某一期間占着上風。然而，『以爲這種腐化的趨勢，會除去資本主義迅速的成長，這却是錯誤的想像。』

（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八六頁）

反之，對於帝國主義所特有的，恰好是這兩種趨勢的殘酷鬥爭。這種鬥爭產出了最深刻的矛盾。

『整個說來，資本主義比較先前是更非常迅速的成長起來了。』（伊里奇前書五八八頁）

但這種成長，是在尖銳化的矛盾中間進行着。最大的托辣斯，備有很好地設備了的實驗室及科學——技術研究所，其中有成千的技師，化學家及物理學家在工作着。然而因爲獨佔，只有小部分科學技術思考的成績找到了自己的應用。在一定的條件中，占上風的有時是這一種趨勢，有時却是別一種趨勢：有時是獨佔所固有的停滯的趨勢，有時是技術改良的趨勢。

對托洛茨基主義所特有的，是把帝國主義矛盾的真實本質完全歪曲。托洛茨基主義，抹

殺了在帝國主義時期活動着的這兩種趨勢的鬥爭，——一方面是引到技術停滯的趨勢，別方面是引到生產力發展的趨勢。托洛茨基主義，企圖像這樣來表現事實，彷彿在帝國主義時代，有地位是技術發展的完全停滯，是生產力發展的完全「堵塞」。這樣的捏造，是托洛茨基主義為「建立」厚顏的「資本主義自動崩潰」論所必需的。

在帝國主義時代，布爾喬亞制度成爲「人類發展的最反動的障礙」。(伊

里奇前書五八八頁)

資本主義
是人類發
展的障礙

資本主義發展了巨大的生產力。但這些生產力，在布爾喬亞統治權的範圍內，早就覺得太窄狹了。資本主義使自己衰老了。她成爲社會向前發展的障礙。

遠在現今的恐慌以前，甚至在最富的及最先進的國家——美國，最新技術的應用就遇着了巨大的阻礙。

一九二九年，帶有三萬九千工人的二千七百三十家磚瓦工廠，製造了八十萬萬塊磚瓦，那時，只要都帶有工人一百名的六——七個現代的工廠，就能完全滿足美國市場的需要。

美國製鞋工業中，甚至在一九二九年，即是在最繁榮的時代。二十萬零五千六百四十個

工人，做出了三萬六千五百萬雙靴子，代替一期星每個工人平均可能作成的八十三雙，而為三十五雙。

這些實例，能夠增加下去以至無數。

現代強有力的技術所提出的巨大任務，在衰老制度的肩上顯示了無能對牠執行。早在大戰以前，英國的化學家廉塞，發明了直接由煤層中提出煤汽的方法。這種發明，提供了一種最重要的工業部門中技術的根本革命。但牠却意味着對石煤工業是巨大的損失。因此把牠拋入暗處去了。

在與廉塞的發見的聯繫中，伊里奇一九一三年寫道：

『資本主義的技術，每日都在愈益愈益冲破把勞動大眾判入僱傭奴隸狀態的社會條件。』
 （伊里奇技術偉大的成功之一，全集十六卷三六九頁）

戰後的時期，關於生產力的發展觸及了資本主義制度窄狹的範圍，更給與了許多顯著的實例。

現代的電汽技術，發見了在事實上傳達電力到很遠距離的廣大可能性。能夠在費用低廉

的地方生產電力，而把牠傳導到工業中心去。電汽經營最合理的形態，是把牠們相互間連絡起來的，發電所統一的網。數年以前，德國的技師阿里文，曾經提出統一電汽網的計劃，這個計劃，是把全歐的發電廠聯絡起來。這個草案，技術上完全能夠實現，而由牠而來的利益也是非常大的。但這完全顯然，關於牠的實行，當歐洲分爲許多敵對的帝國主義國家的時候，當社會的全部生命握在少數一羣追求自己的利益的獨佔者手中的時候，是不能有也談不到。

現代技術的思考所提出的別一個大規模的技術草案，是說在地中海建築橫切直布羅陀及達勒尼爾海峽的堤障，能達到地中海的水平減低二百米（蒸發的結果）。這是由水裏就可以救出六十六萬平方哩的新陸地。在直布羅陀的水堤上建築發電廠，能夠給與一萬六千萬匹的馬力。這表示充分能夠把沙哈拉（非洲大沙漠）約有六百萬方哩的沙漠變成繁盛的花園。工作的價值約需八十萬萬美元，比世界大戰的價值要少十五倍。然而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中，這種能夠替人類帶來巨大利益的草案是不會實現的。

『無論在什麼地方，——一九一三年伊里奇寫道，——每一步上都能遇着問題，但這種問題，人類的全部力量能夠立即解決掉。資本主義却把牠妨害了。資本主義積蓄了如同山積

的財富，却使人們做這些財富的奴隸。牠解決了最複雜的技術問題，但因爲幾百萬居民的貧窮及無知，因爲少數百萬富翁愚鈍的吝嗇，却阻止了技術改良的實現。」

帝國主義，這是寄生的，腐化的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時期，布爾喬亞的

資本主義
的腐化與
寄生狀態

寄生狀態愈益更顯明地表現出來了。絕大多數的布爾喬亞，都對生產過程沒有了任何關係。大多數資本家，這些人們如同習慣上說的，是藉「剪割利券」生活着的。資本家變成了股票、債券、國債券、及其他有價證券的所有者，這些有價證券，替他拿來收入。企業的管理，是握在僱傭的技術人員的手中。

在帝國主義時代，利息生活者階層引到了非常的增大，——這些人們，却是藉有價證券的收入而完全遊手好閑生活着的。

「資本輸出，是帝國主義最本質的經濟基礎之一，愈益激化着使食利階層和生產完全絕緣，在全國蓋上了寄生狀態的戳記，全國都是藉榨取遠隔重洋的國家及殖民地的勞動而生活着的。」（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七一頁）

英國，是在對外貿易中占有很大地位的國家。這裏，由國外投資而來的收入，也超過了

由國外貿易而來的收入五倍以上。美國由國外投資而來的收入，超過了由對外貿易而來的收入十——十二倍。食利者的收入，美國於一九一三年爲十八萬萬美元，一九三一年爲八十一萬萬美元，一九三三年爲六十一萬萬美元。美國一九三一年所付出的紅利及利息的總額，超過了全國三千萬農民的總收入一倍半以上。

布爾喬亞及其多數食客，（布爾喬亞的政治家，布爾喬亞的知識份子，僧侶階級等等。）消耗了好幾百萬個資本僱傭奴隸苦役勞動的成果。全國（例如瑞士）或廣大的區域，例如法國及意大利的南部，英國的某些區域）都變成了國際布爾喬亞癡狂的奢侈，浪費自己非勞動的收入的地方。

帝國主義非常強化了對勞動大眾的壓迫。同時更增大了對勞動力的剝奪。巨大數量的工人手都由生產的領域，移轉到了供應資本家窮奢極侈的一切可能的部門中。從事生產勞動的這一部分的人數減縮了。而服役於旅館及療養地，華貴的商店及輪船，及其他等等的人數却增大了。

帝國主義時代，無法形容地銳化着資本主義社會腐敗的過程。貪污的增長，牠伸入了一

貪
污
與
腐
敗

切政治，社會生活，藝術及其他等等的範圍。伊里奇的話在每一步上都證明

了：

「獨佔，牠融合了並操縱了億萬財富，帶着絕對的不可避免性貫穿了社會生活的各方面，不問是政治機構，抑或是任何其他的一「特殊部門」。」（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四一頁）

最大的獨佔聯合，公然養有某一羣國會議員，最高的政府官吏及其他等等。政府首領，通常是以最密切的形式，和最大的銀行，康探恩，托辣斯聯絡着的。百萬的「禮物」，使最高的政府官吏給與了托辣斯及銀行在各國任意橫行的可能性。

出版界也是由大資本來維持。老而「有名氣的」布爾喬亞的報紙，在更換了所有者的時候，就一舉改變自己的政治論調。在個別資本巨頭的手中，都握有絕大多數布爾喬亞庸俗的出版品。例如戰後數年間，德國大多數庸俗的出版品，以及大部分「莊重」的報紙，却是掌握在最大的資本家司聽捏士的手中，他是在大戰期間，特別是在大戰以後，使用最猛烈的投機方法而致富的。在司聽捏士康探恩崩解以後，他結合在自己手中的石煤及礦石，海船及

電影院，牠的報紙「繼續權」的大部分，都轉到了別一個最大的重工業巨頭——胡根堡的手中。（他是以全力協助喪心病狂的法西主義專政者希特勒，使之獲得政權的德國布爾喬亞的領袖之一。）

直率的詐騙，愚弄，欺瞞及說謊，這是布爾喬亞的最大經濟活動家及政治活動家昇進的普通手段。僅在少數失敗的情形下，纔會把這些罪惡暴露了出來，——那時就被判明聲譽狼藉了。例如一九三二年，轟動全世界的意萬爾·克列希爾的醜聞，他是瑞典火柴托萊斯的首腦，是狂熱的反蘇維埃的侵略激勵者之一。在破產的急流上他自殺了。在他自殺以後，暴露了全串的詐騙與欺瞞，用這些詐欺，他企圖把他由恐慌狀態中瀕危的崩解下挽救出來。法國也在一九三二年，轟動着股份公司「烏司特里克」的醜聞，牠是握在和顯貴政治家及銀行家有聯繫的少數投機家手中的事業。利用種種虛偽的規約，這家親切的公司，由老實的小布爾喬亞的口袋裏誘出了好幾千萬法郎。一九三三年，美國發現一連串的黑幕事件，引起了許多騷擾，這些事件，都是美國一個最大的資本家——摩爾根所做的。

有些組織得很好的流氓——盜賊團，在美國也大有名並甚至享有聲譽。他們在自己的托

萊斯裏聯合起來了，是和警察及政府都保持着很好的關係的。芝加哥的流氓首領·阿利·卡磅，更特別長久的享有盛名。關於他，有專門的書籍描述着，他的故事，在庸俗的出版品中充滿了。

「獨佔，寡頭政治，代替自由的趨爲向支配的趨向，極少最富強的民族奪取絕大多數的弱小民族，——一切這些，產出了那些帝國主義的特徵，這些特徵迫使牠表明是寄生的或朽腐的資本主義。」（伊里奇同書五八八頁）

收買上層工人

在先進的國家，帝國主義，收買了工人階層的上層。出自殖民地的巨大收入，出自後進國家所汲出的額外利潤，出自普羅列塔利亞基本大眾的壓迫及貧窮化，托萊斯的資本，對少數貴族工人階層提高了工資並改善了一般生活條件。這種帝國主義所收買的普羅列塔利亞上層，成爲布爾喬亞制度的堡壘。第二國際就是建基於這種上層份子上。這種上層，建立了反革命的幹部，這種幹部在緊急的關頭，對鬥爭着的工人背上加以打擊。

然而帝國主義，只有力量收買極少數的工人階層。且因爲這種收買，是藉對普羅列塔利

亞基本大衆權取的愈益增大來達到，那末在最後結算中，仍會引到階層矛盾更大的增長，仍會引到階層間的鴻溝更大的深化。

帝國主義
是或本
主義破
滅的時
代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特殊的歷史階段。帝國主義的特殊性包括如下：第一，牠是獨佔的資本主義，第二，是寄生的或朽腐的資本主義，第三，是瀕死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時代，獨佔時代，是寄生的，朽腐的及瀕死的資本主義時代的這種特徵，是區別革命的卡爾——伊里奇主義，和一切種種對卡爾主義歪曲及偽造

的分水嶺。

資本主
義矛盾的
尖銳化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一切根本矛盾達到了最後的界限，銳化到了極度。這些矛盾中最重要的矛盾，如同約瑟夫在其著作「關於伊里奇主義的基礎」中所指示的，是下列的三種矛盾：

第一，這是勞動和資本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帶來了極少數資本主義獨佔的及銀行的巨頭的無限權力。金融寡頭的壓迫是這樣強烈的，使工人階層以前的鬥爭方法，——他們舊式的職工聯合，議會主義的政黨，都顯示了是完全無力的。帝國主義把工人階層貧窮化的程

度，提高到了空前的界限。極少數獨佔的及銀行的巨閥，擴大了對他們的榨取，在他們前面遂斷然提出了關於新的革命鬥爭方法的問題。

『或是向資本乞憐，仍然同從前一樣，叫你（草木般的）活下去，墮落下去，或是拿起新的武器，——這是帝國主義擺在幾百萬普羅列塔利亞大眾前面的問題。』（伊里奇主義問題三頁）

帝國主義，推動普羅列塔利亞更接近了革命。

第二，是金融巨閥的各種黨徒及帝國主義列強間，爭奪別人的領土，爭奪原料市場，銷售市場，投資市場的不斷鬥爭中的矛盾。這種個別帝國主義的巨閥間的狂暴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引到戰爭，當時最大的帝國主義列強及成羣的國家，都在爲爭取再分割已經分割了的世界的鬥爭中，替極少數最大的億萬富翁爭取財富的新源泉的鬥爭中，使自己的國民血流成河，死屍堆積如山。帝國主義者間的鬥爭，不可避免地會引到他們互相的削弱，引到削弱資本主義一般的地位，這裏，遂更接近了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時機，爲的挽救社會的破滅，使這種革命成了完全必要的。

第三，是少數所謂「文明」國家，與巨大多數殖民地及屬國的人民間的矛盾。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世界的幾萬萬人們，都呻吟在帝國主義猛獸的支配下。逐求額外利潤，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建築了工場及工廠，敷設了鐵路，粉碎了舊的結構，以火和劍敷設了資本主義諸關係的新道路。帝國主義榨取的增長，引到了殖民地世界解放及革命運動的激化。殖民地及屬國的革命運動，削弱了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的地位，動搖了牠的基礎，如同約瑟夫所指示的一株，會引到把這些國家「由帝國主義的後備軍，變為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後備軍。」（伊里奇主義問題第四頁）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成為對帝國主義的威脅，對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援軍。

普羅列塔
利亞革
命的時代

資本主義一切矛盾的銳化，使帝國主義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資本主義的矛盾銳化到了這樣的程度，使資本主義諸關係向後的保存，成了人類社會發展途徑上的障礙。資本主義的諸關係，阻礙着生產力向前的成長，因此資本主義朽腐了，並且開始活生生地解體了。這種朽腐的趨勢，自然沒有革除個別國家，個別部門，甚至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代也仍能發展下去。巨大多數的價值，在帝國主義時

期，都不生產地浪費了。資本主義的階層及其全部食客，澈底地成了有害的寄生的贅瘤。牠們愈益不堪容忍地壓在廣大的勞動者及被剝奪者大眾身上。同時獨佔的資本主義，却創造了實現社會主義一切必要的前提。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崩解及破滅的時代，是普羅列塔利亞正在勝利的革命的時代。伊里奇多次指示過：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先進國家中的資本，突破了民族國家的範圍，使獨佔代替了競爭，創出了實現社會主義的一切客觀前提。」（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四九二頁）在別個地方，伊里奇對這個問題更如下說道：

「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時代，是資本主義成熟了及過分成熟了的時代，牠是站在自己崩潰的前夜，牠成熟到了這種程度，要讓位於社會主義了。」

所以帝國主義時代，是資本主義崩潰及破滅的時代，是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時代。

二 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的法則及一國社會主義的勝利

資本主義
下發展的
不平衡性

資本主義的時候，個別的企業，個別的部門，個別的國家，都是在如何發展着呢？在求利潤的角逐中，在全體反對全體的鬥爭中，資本家都努力由一個部門投入別一個部門。在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下，每個企業的命運，都遭遇了成千的偶然性。恐慌對於一個企業是墳墓，却對別個企業的成长掃出了道路。

「個別企業，個別工業部門，個別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及飛躍性，在資本主義下面是不可避免的。」（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四四頁）

帝國主義下
發展的不平
衡性之實質
變更

發展的不平衡性，是和資本主義不可分離的。然而這種發展的不平衡性的本質，由前於獨佔的資本主義轉到帝國主義，却以根本的形式變更了。

舊的資本主義，是比較順暢地發展了。那時一個企業、部門、國家，是能追越別個。但這是發生在自由競爭的環境裏面。整個資本主義，那時都是沿着上昇的路線在發展。牠還是進步的制度。

在新的時代，「資本主義順暢的進化，代替為資本主義飛躍激變的發展了。」（伊里奇主義問題一七〇頁）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矛盾，其中並包括發展的不平衡性，都特別有力地出

現了。資本主義成了腐朽的制度，牠整個成了沿着下降的路線在發展。個別企業、部門、國家間的鬥爭，是在武裝衝突及瘋狂地爭奪額外利潤獨佔統治的條件下來進行。

「資本」和平的「擴張，及把牠向「自由」領土上的推廣，代替為飛躍的發展，代替為經過資本主義各羣間，以軍事衝突為手段，再分割已經分割了的世界的發展。」（關於反對

派「五二頁」

新部門
超過
舊部門

世界工業新部門及舊部門發展的不平衡性之圖表。——資本主義世界的生產。（一九一三年指數為100）

工業的舊部門		工業的新部門	
各時期的 平均數	探掘	石煤	鑄的 生鐵 (10 處)
		生鐵	
平 均 數	百 萬 噸	鋼	汽車
		煉	生
一 八 七 五 — 一 八 八 四 年	登 記 噸	船	生
		行	產
—	特 列 爾	棉	生
		花	產
—	百 萬 噸	石	生
		油	產
—	一 千 噸	生	生
		產	產
—	一 千 噸	生	生
		產	產

一九三〇—一九三二年	八九	七二	八六	五一	九二	三二八	三三四	四四九	四一三	三四八	五二五
一九二四—一九二九年	一〇四	一〇一	一二四	六九	一〇四	三一四	三八二	三一五〇	七五九	八五八	八五八
一九一九—一九二三年	九二	七二	八四	一三二	八三	二〇二	一八〇	一六三	一九六	五二二	五二二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	九六	八三	九六	八七	八五	一二三	一五一	一三二	—	二五六	二五六
一九〇五—一九一三年	八五	八〇	七五	七五	八九	七八	五六	五一	一〇〇	四六	四六
一八九五—一九〇四年	五五	四九	三七	五九	六六	三九	一〇	—	一四	—	一七
一八八五—一八九四年	三四	三〇	一四	—	五〇	一八	—	—	—	—	—

(1) 一八九四年以前，是英國，美國，法國及德國的總數。

(2) 十五國的總數。

(3) 從一八八五年至一九〇四年，是十一國的總數 從一九〇五年起，是十二國的總數。

(4) 一九〇二年的數字。

(5) 一九一三年的數字。

(6) 一八九七——一九〇四年間，美國每年的平均數字。

(7) 一九〇七——一九一三年間是平均的數字，英美法德的總數。

(8) 美國及加拿大的生產數字。

(9) 資本主義全世界的生產數字。

(10) 窒素化合物，沒有把智利的硝石折成純淨的窒素。

(11) 從八月一日至七月卅一日的農業年度的數字。

在個別的企業，部門及國家間的相互關係中，反映了發展的不平衡性及飛躍性。個別企業的命運是不一律的。其中一個以迅速的速度成長起來及強化起來，別一個却衰弱下去及蝕腐下去。在帝國主義時代，不僅是中小企業在破滅了。

在殘酷的鬥爭中，最大的獨佔也常常沉沒下去，個別的工業巨頭讓位給更狡猾的更力的敵手。

個別部門的發展是飛躍地在進行。在這時候，特別迅速地進行了新部門的發展，和舊部

門比較起來，牠們愈益走到了前面。

資本主義工業的舊部門，在紡織生產的領域中有棉織工業，在冶金領域中有鐵和鋼的生產，在燃料工業領域中有石煤採掘。新時代帶來了新部門特別迅速的發展。人造絲在順利地和棉花競爭，燃料工業中逐漸愈益增大着石油的重要性。鋁在五金中漸次愈益占有顯著的地位。汽車生產取得了巨大意義，計算起來，牠出生總共也不過幾十年。以前是非常薄弱的，化學工業的地位也增大了。

上表一目瞭然地指示出來了個別部門發展中的不平衡性及飛躍性，特別是帝國主義時代舊部門和新部門間尖銳的差異。

這個表，給與了關於個別部門發展中的不平衡性最鮮明的表現。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九年的期間，舊部門在大多數場合，都達到了戰前的水準。只有煉鋼比較一九一三年增大了四分之一。但船舶的發行，却幾乎低落了三分之一。

新部門的發展却完全別樣地進行了。在二十世紀之初，牠們的地位都是非常微小的（石油除外）。但牠們現在却發酵似的成長起來了。一九二四——一九二九年間，石油採掘和

戰前的水準比較增大了三倍，汽車發行增加了八倍半，人造絲的生產擴大了七倍半，蠶素生產增加了三倍。

一國上
昇一別
國落後

帝國主義，是獨佔的資本主義。獨佔的統治，強化了個別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及飛躍性。一方面獨佔的聯合，發現了使更年幼的國家趕上並追越老資本主義國家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獨佔是本地地趨向於寄生狀態，趨向於腐化，趨向於阻止技術的進步。獨佔阻礙了一國的發展，而自己却開闢了別國前進的可能性。

資本輸出，也非常地加速了一國的發展，阻礙了別國的向前增長。現代的技術，在年青的國家前面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性。牠們能夠追越自己更老的敵手，在短期內就能跳越技術發展的許多階段，這些發展階段，對於年老的國家是經過好幾十年纔通過的。

在帝國主義的時候，世界瓜分完了。進行着求世界再分割的鬥爭。這把每個帝國主義的列強，都推上了狂熱的強化自己實力的道路。每個國家都努力追越自己的敵手。

「個別企業，托辣斯，產業部門，國家的平衡發展，在資本主義是不可能。半世紀以前的德國，倘若把她的資本主義的力量，和當時英國的力量比較起來，是可憐的微小；日本和

俄國比較起來也是一樣。經過後十年，這怎能「推想」帝國主義列強間的勢力相互關係是保留不變的呢？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八四頁）

下面的表，牠給與了帝國主義時代，個別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及飛躍性的鮮明的圖畫。

各國工業生產品增(+)減(-)的百分比率表：

國 別	1860—1880年	1890—1913年	1913—1929年
日本	—	—	+197
大 英	—	+243	+120
俄 國	+113	—	+81
美 國	+113	+270	—
意 國	—	+156	+70
德 國	—	+150	+76
法 國	+76	+148	+3
奧 國	+61	+79	+38
日 本	+6	+61	-1
波 蘭	—	—	-10
世界	+88	+133	+47

這個表，是非常有教訓意義的。大戰以前資本主義各國的工業都增長了。但增長的速度却是不同的。在一八六〇——一八八〇年的期間，比較其他國家進步更快的是美國和俄國；她們的增長速度是百分之二三。發展最慢的是世界最老的工業國家——英國。她的增長速度是百分之五六，即是比較最快成長的國家大約小了一半。

在次一時期，一八九〇——一九一三年間，這時是已經包括在帝國主義時代以內的，工業增長速度間的差異，已經增大到了兩倍以上。增長最迅速的是百分之二七〇，最緩慢的是百分之六一；最迅速增長的國家比較最緩慢增長的國家，超過到了四倍半。

考察最後的一時期，一九一三——一九二九年間，發展有了更大的不平衡性。兩個國家——英國和波蘭——的工業不僅沒有增長，甚至還更下落了：英國低落了百分之一，波蘭低落了百分之一〇。同時，日本的工業，却幾乎增大到兩倍。速度間的剪刀形是更大的張開了。

像這樣，明白地確證了伊里奇關於那事的議論，即

「金融資本及托辣斯，不是緩和而是深化各部分增長速度力間的差異。」（伊里奇同書五六

八頁）

爭奪世界
工業首
位的鬥爭

在帝國主義時代，一國追越着別國。個別國家在世界工業生產中所佔有的地位變更了。關於這些激變，下表給與了一目瞭然的表現。

個別國家在世界工業生產中的席次表：

年	代	美國	德國	英國	法國
一八八〇年	一	三	四	一	二
一八七〇年	二	四	一	三	三
一八八〇年	一	三	二	四	四
一九〇〇—一九一三年	一	二	三	四	四
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	一	三	二	四	四
一九二五—一九二九年	一	二	三	四	四
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	一	四	三	五	五

精細的讀者會注意到，在一九三二年的表裏脫落了第二位。牠到什麼地方去了呢？事實是列在美國以後的第二位，被新的強國——蘇聯佔有了。一九二九年，蘇聯在世界工業生產中，於上表列舉的四個資本主義國家以後，還是佔有第五位。成功執行第一五年計劃，就

使蘇聯提昇到第二位了。

表裏一目瞭然地指出了，有幾十年的期間，資本主義大國間勢力的相互關係變更了。一八六〇年的時候，老的資本主義強國——英國和法國還是占有第一及第二位。年青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和德國占有第三，第四位。但經過了十年，美國就超過了法國而占有第二位。又經過十年，美國更超過了英國而占有第一位，直到現在，這個地位仍被美國強固地保有着。同時德國越過了法國而占有第三位。在二十世紀第一個十年間，德國已經益前進追越了英國。大戰以前，第一，第二位為美國及德國所占有；老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及法國是退到第三，第四位了。戰後的時期，個別國家在世界工業圖表中的『地位』，又引來了新的變更。

帝國主義
下發展
不平衡
性的法則

在帝國主義時代，發展的不平衡性非常銳化及強化了。牠成爲帝國主義時代不容變更的法則，這個時代，是布爾喬亞制度破滅的時代。

帝國主義時代發展的不平衡性的法則，是由伊里奇發見出來：

「研究了帝國主義，特別是在大戰時期，伊里奇得出了關於資本主義國家 治及經濟

發展的不平衡性及飛躍性的法則。』(伊里奇主義問題八二頁)

個別國家在飛躍地發展起來。一些國家超越了別一些國家。

個別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變更了他們中間勢力的相互關係。這當列強實行求分割及再分割世界而不斷鬥爭的時候，在這種條件中更有巨大的重要性。『資本家瓜分世界，…是「按照資本」，「按照勢力」，——在商品生產的及資本主義的體制中，不能有別種方法的分割。勢力却是依存於經濟的及政治的發展而變更。』(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三三頁) 勢力的互關係的變更，不可避免地引到帝國主義間矛盾的尖銳化。世界變成了火藥庫，在這裏，爲的引起轟炸，有一星火花就足夠了。

帝國主義時期發展的不平衡性的法則，在約瑟夫的許多著作中更精采地發展了。在和否定發展不平衡性法則的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中，約瑟夫對伊里奇的學說，更給與了愈益向前的發展。

『帝國主義時代發展的不平衡性的法則，是意味着一國比較別國飛躍的發展，一國迅速的被別國逐出世界市場，在軍事衝突及軍事激變的程序中，來週期的分割已經分割了的世

界，深化及銳化帝國主義陣營中的衝突，削弱世界資本主義的陣線，個別國家的普羅列塔利亞遂有突破這種陣線的可能性，社會主義有在單個國家勝利的可能性。

帝國主義時期發展的不平衡性的法則，牠的主要因素是在什麼裏面呢？

第一，是在這種事實裏，帝國主義各羣間，已經把世界分割了，世界上「自由的」、沒有佔領的領土已經不多了，爲的佔有新的市場及原料來源，爲的擴張，——就必需以武力把這塊領土由別個手中奪取過來。

第二，是在於技術空前的發展，及資本主義國家發展水準中激化了的劃一，對於一國飛躍的追越別國的事實，對於勢力較小但在迅速發展起來的國家排斥勢力更大的國家的事實，創出了可能性而且加易了。

第三，是在於個別帝國主義的團體間，舊有的勢力範圍的分配，每次都和世界市場上新的勢力相互關係引到了抵觸，爲的樹立舊勢力範圍的分配和新勢力的相互關係間的「平衡」，必須用帝國主義大戰的方法，來週期的再分割世界。」（「關於反對派」五一—五頁）

帝國主義時期不可避免的侵奪的戰爭，帶來了個別國家間勢力的相互關係大大的變更。

戰爭及恐
慌激化了
不平衡的
發展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間的帝國主義大戰，引到德國的破敗，奧——匈的分裂，並在牠的舊址上組成許多新國家。美國由大戰大大的得勝了。她在別人的格鬥上大大的獲利了。她先前是其他國家的債務國，主要是對英國的債務國。現在幾乎全世界都欠她的債了，其中並有英國。美國許多的工業部門，戰後比較戰前生產了大到一倍半至兩倍的商品。

美國住有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七以下的居民；他們大約佔有地球面積百分之六的土地。同時，在這兩個國家，直到現今的恐慌以前，獲得世界石煤採掘額百分之四十，水力電力百分之三五，生產了百分之七十的石油，世界小麥及棉花收穫量百分之六十，建築木料百分之十五，鐵及銅約有百分之五十，鉛及磷約為百分之四十。美國在恐慌以前，消費了世界鐵生產量的百分之四二，銅為百分之四七，石油為百分之六九，樹膠為百分之五六，錫為百分之五三，咖啡為百分之四八，白糖為百分之二一，生絲為百分之七二，汽車為百分之八十。

而大戰以前在世界經濟中占有第一位的英國，却強有力地衰落下去了。英國在戰後，愈益成了高利貸者的國家。許多最重要的工業部門，特別是煤礦工業，都停留在原先的地位

上。同時，與英國競爭的其他國家，却都前進了。

現今的恐慌，對個別資本野獸間的勢力相互關係帶來了大大的變更。現今的恐慌，是以不一律的力量打擊了各別國家。牠以最大的力量破毀了美國。美國現在已經不能佔有數年以前所占有的地位了。那時的美國，是歐洲布爾喬亞及其『社會主義的』從僕不可分離的『精神支配者』。現今的恐慌，無情地裸露了美國資本主義最深刻的全部矛盾。致使大名鼎鼎的美國的『繁榮』，沒有保留絲毫痕跡。

美國現在仍是最大的及最有力量的資本主義野獸。然而那種崩裂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是在促進着牠的削弱。

不平衡發展
的法則與
普羅列塔
利亞革命

帝國主義時期不平衡發展的法則，顛覆了關於各國獨佔者間有鞏固的和平妥協的可能性的理論。帝國主義野獸間矛盾的成長及軍事衝突的必然性，引到帝國主義者互相的削弱，引到帝國主義的世界陣線，成了由普羅列塔利亞革命方面容易加以擊破的。在這種基礎上，這種陣線是在那種地點，在帝國主義陣線最薄弱一環的地方，在對於普羅列塔利亞的勝利存在最順利條件的地方，就會發生裂口。在帝國主義時

代達到了極度尖銳的不平衡發展的法則，是和伊里奇關於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勝利的學說，及關於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學說，是不可分割地聯繫着的，這種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學說，從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方面惹起了殘酷的攻擊。伊里奇就這種原因寫道：

「經濟及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無條件的法則。由這裏推究到社會主義的勝利，首先在少數或甚至單獨地捉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是有可能的。在這個國家勝利了的普羅列塔利亞，沒收了資本家，並替自己組織了社會主義的生產，就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世界，把其他國家的被壓迫階層吸到自己方面來，煽動他們對資本家暴動，在必要的場合，甚至挺身以武力反對榨取階層及其國家。」（伊里奇關於歐洲合衆國標語著作選集一卷四八五頁）

這樣看來，伊里奇的不平衡發展的法則，對於革命的實踐有巨大的意義。約瑟夫指示了，說伊里奇在大戰以前，就立足在帝國主義國家不平衡發展的法則上，就以其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理論，一國社會主義勝利的學說，「即令這個國家甚至在資本主義上是較少發展的國家」，——用來對抗機會主義者。

其間，各國的機會主義者，常常企圖藉口說普羅列塔利亞革命，應當在全世界同時開

一國社
會主義
的勝利

始，用來隱藏自己對革命的背叛。不平衡發展的法則，從普羅列塔利亞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敵——孟利維克方面，受到猛烈的攻擊，並且第一個次序，是由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方面，托洛茨基主義，是最喪心病狂的孟利維克主義的別動隊之一。牠是反革命的布爾喬亞的先遣隊。托洛茨基及其信徒，確認帝國主義時代，個別國家發展的不均衡性不是擴大而是減小。托洛茨基主義，沒有看到帝國主義時代那些促成發展不均衡性的成長的最主要的矛盾。反對發展不平衡性的法則而鬥爭，托洛茨基主義，引到了關於一國建設社會主義不可能性的孟利維克的結論。對蘇聯社會主義勝利可能性的托洛茨基主義的否定，是以最密切的形式，和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聯繫着的，和不信任普羅列塔利亞和中農大眾有永久同盟的可能性聯繫着的。和不信任普羅列塔利亞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力量及創造力聯繫着的。

在事實上，揭發托洛茨基主義反革命的性質，特別卓越的地位是屬於蘇聯黨及工人階層的領袖——約瑟夫。在亘及數年黨和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中，約瑟夫光輝地揭發了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是反革命孟利維克的本質，無論他們用如何「左」的口號，也絕不能把牠隱藏

起來。

蘇聯社會主義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光輝地確證了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整個的崩潰。在總結第一五年計劃的時候，約瑟夫說道：

「五年計劃的總結，粉碎了社會——民主主義者關於單獨地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不可能的論題。五年計劃的總結，指示了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是完全可能的，因為這種社會的經濟基礎，在蘇聯已經建立了。」（五年計劃的總結「伊里奇主義問題」五一頁）

三 反伊里奇帝國主義論的批判

伊里奇關於帝國主義的學說，是普羅列塔利亞在爭取社會主義的革命鬥爭中，他們手中銳利武器。伊里奇曾經指示，說帝國主義是瀕死的資本主義，說帝國主義表現是普羅列塔利亞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

伊里奇關於帝國主義的學說，是他自己在這一問題中，和一切可能的布爾喬亞及孟利維克的見解不斷的誓不共存的鬥爭過程中完成了，和在帝國主義的問題裏對卡爾主義一切機會

主義的歪曲及曲解無情的鬥爭中完成了。伊里奇的帝國主義論，是以不可分離的形式，和伊里奇關於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學說聯結有的。別方面，就帝國主義問題的反伊里奇的見解，則是以最密切的形式，和反革命的政治立場聯結着的。在對伊里奇帝國主義論理解中的種種歪曲及錯誤，不可避免地會引到機會主義的政治結論。

超帝國
主義論

孟利維克主義在帝國主義大戰的年間，用澈底背叛的及虛偽的超帝國主義論，來對抗伊里奇關於帝國主義的學說。牠的著者是考茨基，考茨基對於歪曲及偽造卡爾主義有巨大的經驗，並以對蘇聯干涉最赤裸的激勵及宣傳者之一的資格而出現着。

伊里奇如此堅決地鬥爭着，所反對的考茨基的見解，概括的引述如下：

考茨基否定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首先是能以深刻的經濟特性區別出來的特殊階段，新的階段。根據考茨基的見解，認為帝國主義這不是經濟體制，而僅是某幾國資本家所決定的政策。考茨基的根本定義，這個定義是被伊里奇所堅決鬥爭反對的，是說

「帝國主義是高度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的產品。牠是一切工業資本主義的民族，逐漸愈

益使農業區域隸從及歸屬於自己的傾向，這和牠們是何種民族的居民則毫無關係。」（伊里

奇著作選集一卷五九三頁伊里奇的解註）

「考茨基的這種定義，理論上是徹骨偽造的。」——伊里奇曾經這樣說過。

這種定義的偽造在什麼地方呢？

伊里奇以如下的形式，對考茨基指摘出來了。

「帝國主義的特性，恰恰不是工業資本的統治，而是金融資本的統治，恰恰不僅是傾向吞併農業國家，而是一切國家。考茨基把帝國主義的政治，和帝國主義的經濟分割開了，把政治中的獨佔主義，和經濟中的獨佔主義分割開了，以便替自己卑俗的布爾喬亞的改良主義，如「解除武裝」，「超帝國主義」以及和這同類的謊話掃出道路。這種理論偽造的意義及目的，是完全引到塗塞帝國主義最深刻的矛盾，像這樣，就釋放了結合帝國主義的擁護者，露骨的社會——愛國主義者，及機會主義者為「一體」的理論。」（伊里奇同書五九三頁）

伊里奇極力說道，考茨基的定義，不僅是不正確的，而且不是卡爾主義的——這種定義，是無論理論上抑或實踐上，都是根本和卡爾主義完全分裂了的那種整個體系的見解的基

礎。把政治和經濟分離開來，把帝國主義只表現做資本主義國家所選擇的政策，考茨基是完
全站在普羅列塔利亞改良主義者的立場上，這些改良主義者，認為不去傷害帝國主義經濟體
制的不可侵犯性，就能得到更『和平的』政治。

考茨基那種露骨的布爾喬亞的反革命的立場，在他所謂的超帝國主義的議論中，更特別
鮮明地表現出來了。這種理論，是直接奠基在他根本反卡爾主義的帝國主義的定義上。

超帝國主義論，斷言在個別國家獨佔聯合成長的結果中，個別國家間的矛盾及鬥爭就會
消滅，各國的資本家自己中間會聯合起來，帝國主義的戰爭會成爲過去，而創造出世界統一
的有組織的經濟。這種『和平的』超帝國主義的理論，是澈骨地敵視革命的卡爾主義的。牠
完全歪曲了帝國主義實際性的圖畫。反駁考茨基的這種捏造，伊里奇寫道：

「你們把考茨基『和平的』超帝國主義的愚蠢的童話，和這些實際性——經濟及政治的
條件巨大的分歧，各國成長的速度極不一律，帝國主義國家間凶猛的鬥爭等等——去對比一
下吧。這難道不是一個膽怯的小市民隱匿可怕的現實的反動企圖嗎？考茨基當做『超帝國主
義』的胎芽的國際卡特爾，……難道沒有指示我們分割及再分割世界，由和平的分割轉到非

和平的分割，以及由非和平的分割轉到和平的分割的實例嗎？難道美國等等的金融資本，比如說，當德國參加國際鐵軌新提加，及國際商船托辣斯的時候，和平分割了全世界，現在不是根據用完全非和平的方法所改變的新的勢力關係，在再分割世界嗎？」（伊里奇著作選集一卷五六八頁）

考茨基論
抹資本主
義的矛盾

在帝國主義的時候所激化了的個別國家不平衡的發展，遂把超帝國主義論整個顛覆了。根據這種理由，伊里奇寫道：

「考茨基關於超帝國主義的內容空虛的論調，其間是獎勵了並援助了帝國主義的擁護者的那樣深刻錯誤的思想，彷彿金融資本的統治，會削弱全世界經濟內在的矛盾及不平衡性。那時事實上，金融資本的統治却是使牠們激化起來了。」（伊里奇同書五六七頁）

是布爾喬亞的改良主義者及帝國主義的辯護者的考茨基，儘量塗抹着帝國主義最尖銳的矛盾。他否定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特殊階段的那種情況。爲的抹殺這種最新階段的一切主要特性，這種否定對於他却是必需的，因爲這些特性，帝國主義纔成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

超帝國主義論，如同許多他以後的變種一樣，自己所趨向的尖端（↓），是反對在帝國主義時期達到了極度尖銳化的發展不平衡性的法則。超帝國主義論，否定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性的激化，並抹殺鮮明地證明了關於這種不平衡性顯然的事實。考茨基否定是資本主義發展中，新時代主要特徵的獨佔統治的重要性。他否定獨佔和趨向腐化是有聯繫的。他細心地塗抹着資本主義的寄生性質。他更否定帝國主義是瀕死的資本主義的那種情況。

反之，他的超帝國主義論，是由這裏出發，認為帝國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認為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時代不會汲盡自己的可能性。考茨基在這裏，遂分配在布爾喬亞一切學術從僕的立場上，這些學術從僕，忠心擁護着說資本主義將更長久的存在下去，牠現在僅是剛剛達到成年。

盧森堡
的理論

考茨基在帝國主義這一問題中的立場，是國際孟剌維克主義的觀念論者所特有的。偉大的德國女革命家羅查·盧森堡，她是於一九一九年被社會——民主主義政府的賊徒殘忍地磔殺了的。她在對帝國主義的見解中，作成了顯然是

考茨基類型的錯誤。盧森堡論及帝國主義，不是當做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特殊階段，而只是當做新時代的一定政策。

在她自己主要的理論著作『資本積蓄』裏，盧森堡對於崩潰的必然性，不是由帝國主義時代達到極度銳化的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中引導出來，而是由資本主義和外界環境的衝突中，由在所謂純資本主義中剩餘價值現實的不可能性中引導出來。（所謂的純資本主義，即是僅由資本家和工人。沒而有大批在小商品生產者的形式中的「非資本主義的中間層」所組成的資本主義社會）。

盧森堡是停留在半孟利維克的立場上，未能提高到伊里奇對帝國主義的理解，未能提高到正確的理解帝國主義的主要特性及特徵。盧森堡在對帝國主義的理解中的理論錯誤，是以最密切的形式，和她在許多最重要的基本政治問題中的錯誤立場聯繫着的。如關於社會民主黨分裂的問題，農業及民族問題，關於在運動中黨及自然契機的作用問題等等。由盧森堡錯誤的再生產論所推演出來的資本主義自動崩潰論，被「左派」社會——民主黨自發地利用了，他們恰好是運用在這種革命的口號，熱望由革命的行動中來抑制工人大眾，事實上解除

工人階層的武裝，在他們中間散佈不抵抗的精神及宿命論，消滅他們對熱烈鬥爭的意志。

盧森堡在對帝國主義的理解中所容許的考茨基類型的錯誤，使她和考茨基及考茨基主義保持不決裂，用做她和考茨基中央聯絡的橋樑，以至在帝國主義大戰的時期，當考茨基完全反叛，並根本轉到反革命的帝國主義陣營已經顯明了的時候。

托洛茨基主義

托洛茨基主義在帝國主義論的領域中的立場，僅僅表現是考茨基理論的變種之一。伊里奇在大戰期間，常常斷言托洛茨基是考茨基主義者，說他是分配在考茨基的立場上，掩庇及擁護考茨基對卡爾主義的曲解。擁護考茨基的立場，他特別顯明地挺身反對伊里奇的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的法則。這誠然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已經看到，伊里奇的不平衡發展的法則，澈底拆毀了背叛的及反革命的考茨基關於超帝國主義的童話。在否定伊里奇的不平衡發展的法則上，托洛茨基主義奠定了自己反革命的，關於一國建設社會主義不可能性的結論。

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

在戰後的期間，所謂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成了第二國際的信條。她最親近的，是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

這種理論有名的宣傳者，是希爾費丁。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確認隨着獨佔的成長，最後能夠擊退市場盲目的權威。資本主義彷彿就會組織起來，會消滅競爭，會排除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恐慌也會成爲過去，有計劃的，有意識的組織就會開始統治起來。由這裏，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者作成結論，說托辣斯和卡特爾能夠和平地成長到有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說只是餘下着來援助托辣斯者及銀行家去整理經濟，那時現今的資本主義，無需種種鬥爭及革命，就完全不知不覺地『伸進』社會裏去了。

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宣傳者，儘量塗抹那種事實，即是在帝國主義時期，資本主義成了朽腐的，寄生的制度。伊里奇指示過，說希爾費丁在大戰以前，就否定帝國主義所固有的寄生狀態及朽腐，站在這種關係中，甚至低到了若干布爾喬亞的學者以下，在研究帝國主義的時候，這些布爾喬亞的學者，也不能不注意這些非常刺眼的現象。

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牠宣告能夠完全和平的及無痛苦的轉到社會主義，這只是在普羅列塔利亞的叛徒的手中，用來愚弄最落後的工人階層的欺騙手段，使他們和革命鬥爭脫離的手段。

這種反革命的理論，在每一步上，都被現代資本主義的實際所顛覆了。這種理論，第一次和伊里奇給的對帝國主義的分析比較的時候就粉碎了。

我們早就看到，帝國主義不能排除，反而是令人難信地強化着及激化着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根本矛盾。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在資本主義下不僅不能消滅，反而是採取着特別可驚的規模，並惹起特別悲慘的結果。獨佔聯合間的競爭，比較個別資本家間的競爭更要殘酷許多倍。帝國主義時期的恐慌，成了更尖銳的，破壞性更大的，牠的結果，也就愈益大大的打擊了工人階層。關於這種事實，一九〇七年的恐慌已經證明了，牠以特別的力量，破壞了獨佔有最大成長的國家——美國。現今資本主義全世界的恐慌，更把布爾喬亞的從僕們所傳播的，關於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奇談，完完全全地暴露出來了。

右派機
會主義

關於有組織資本主義的奇談，在蘇聯的黨及第三國際許多別國的黨裏，右派機會主義者是曾經唱過的。布哈林認定，彷彿

「市場、價格、競爭、恐慌等等問題，漸次成了世界經濟的問題，在國內就以組織的問題來代替了。」

由這裏，右派機會主義者作成了結論，彷彿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矛盾緩和了。資本主義鞏固了，只能在將來爆發了帝國主義新的戰爭以後，纔能談到革命的高潮。

布哈林容認這種關於有組織資本主義論最粗野的錯誤，並不是偶然的。這種反伊里奇的立場，對於他，是密切地和他從大戰開初就做過的，在帝國主義論的領域上全串的錯誤聯繫着的。伊里奇爲反對布哈林對於帝國主義問題上錯誤而鬥爭，經過了好幾年之久——從一九一五——一九二〇年。布哈林是以他所謂的「純」帝國主義論來和伊里奇對立着。用「左」的口號來魅惑並掩護自己，這種理論的擁護者，事實上，是和關於帝國主義問題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機會主義的見解混和着。

布哈林「純」帝國主義論的根本罪過，包括是她非常單純化地及不正確地表現了帝國主義的實際性。這種理論的擁護者，塗抹了帝國主義所固有的最深刻的矛盾。他們在這種情況下閉上了眼睛，即沒有看到帝國主義是由舊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發展起來，這種結果，使帝國主義不能消滅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反而把牠們銳化到了極度。

一九一九年，第八次黨大會上，在自己關於黨的綱領的報告中，伊里奇說到自己和布哈

林意見的差異，指出了

「缺乏資本主義的主要基礎的純帝國主義，任何時候都沒有存在過，任什麼地方不能存在，並且將來任何時候也不能存在。」（伊里奇全集二十四卷一三一頁）

在同一的演說中，伊里奇更說到：

「布哈林同志的具體主張——這是金融資本的書本上的說明，……在世界任何地方，缺乏自由競爭的獨佔資本主義，在一切部門都沒有存在過，將來也不能存在。」

伊里奇更繼續說到：

「倘若在我們前面是純粹的帝國主義，牠若是徹骨改造過的資本主義，那末我們的任務就十萬倍的容易了。這許是給與了這種體制，當時一切許是隸屬於唯一的金融資本。那時就只餘下着剪除最上層，並把其餘的都轉歸普羅列塔利亞的手中就完成了。這似乎是非常愉快的，但這在實際上却沒有。實際上發展却是那樣，是迫使完全別樣地來進行。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上的上層建築，……是舊的資本主義，牠在許多領域中直接成長到了帝國主義。」

當布哈林是所謂「左翼共產主義者」團體領袖之一的時候，他數年間所擁護的「純」帝

國主義的錯誤理論，曾用做有組織資本主義論的直接基礎。

資本主義現今的恐慌，鮮明地暴露了這種理論整個的破產。完全顯然，關於有組織的資本主義這種機會主義的奇談，是由希爾費丁假借過來的，和卡爾——伊里奇主義沒有任何的共通。伊里奇多次極力說過，由競爭中成長出來的獨佔，却沒有排除競爭，而是在牠上面存在，以及與牠並存，這就惹起了一切矛盾和衝突的特別尖銳化。伊里奇寫道：

「帝國主義複雜化了及尖銳化了資本主義的矛盾，使獨佔和自由競爭「糾纏在一起」，但帝國主義却不能排除交換、市場、競爭、恐慌及其他等等。

「帝國主義是瀕死的，但不是死滅了的資本主義；瀕死的，但不是死滅的。不是純粹的獨佔，而是獨佔和交換、市場、競爭、恐慌並存，——這就是帝國主義一般最本質的特性。」

伊里奇因此極力說道：

「正是這種彼此矛盾着的「因素」——競爭和獨佔——的統一，對於帝國主義纔是本質的，正是牠在準備着崩解，即是在準備着社會主義的革命。」

第十四章 資本主義的總危機

一 大戰及十月革命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起源

帝國主義
與資本主
義的破滅

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矛盾，在帝國主義時代，達到了牠自己最高的發展。一方面產生了極少數的資本巨頭，另一方面產生了極大多數被剝奪了的人民。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在帝國主義時代的圖畫。

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制度進到了頹廢及朽腐。現行的制度成了向前發展的障礙。人類的思考，科學及技術，都在慶祝着對自然的一切新的勝利。人類使非常可怕的自然力，一個個地服從於自己。然而這些勝利的成果，却僅是被極少數的『選民』收奪去了。而且，資本主義的諸關係，縮狹了許多光輝的發明及發見的應用的原野。

全體人類是成了充分富有的，使人類能夠有保障地過着舒適的生活。障礙却是資本主義

諸關係。巨量的財富，不是對廣大羣衆有益地來利用，而對他們有害。帝國主義時期不可避免的毀滅性的戰爭，奪去了幾百萬人的生命，消滅了無數世代的艱苦勞動的成果。

社會主義或是滅亡，社會主義或是不可避免的退化，——在帝國主義時代擺着這樣的問題。世界的普羅列塔利亞，應當執行巨大的重要性的任務，即是把人類由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挽救出來。在爭取顛覆帝國主義統治的鬥爭中，普羅列塔利亞在全世界被剝削的階層裏，替自己找到了無數的同盟者。在自己背脊上體受着帝國主義主人一切魅力的殖民地國家的勞動大衆，破產的農民大衆及勞動者的中間階層，——普羅列塔利亞在求顛覆資本主義的鬥爭中，就是由這些地方汲取助力。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世界帝國主義的大戰，及俄國十月革命，奠定了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礎。在全世界歷史中開闢了新的地帶，——「這是戰爭及革命的時代。」（伊里奇注議問題三五二頁）在人類的發展中開始了新的時代——

「展開起來的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時代，當時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在一國已經勝利了，粉碎了布爾喬亞的民主，並揭開了普羅列塔利亞民主的紀元——蘇維埃的紀元。」（同書二頁）

世界分解爲兩個陣營：腐朽的資本主義世界及凱旋的社會主義世界。兩個世界的鬥爭，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根本的及決定的特徵。

怎樣掀起了
一九一四年
到一九一八年
的世界大戰

大戰時期，帝國主義者愚弄人民，斷說大戰是實行爭取民主，爭取自由，爭取民族利益，爭取人類永久的理想。這完全是鮮廉寡恥的欺騙。帝國主義宣傳的毒物，是沿着無數的支流散佈出來。議會裏『人民的代表』，金融巨閥所支持的報紙，帶有講壇的僭侶，都以成千的口調重複着欺人的法螺。第二國際陣營中的社會主義者，做出了卑污的事情，把普羅列塔利亞國際主義的旗幟，變成替『自己的』帝國主義者擦皮鞋的破布了。

實際上，戰爭是這樣引起的，是由於

『兩個最強有力的億萬富翁的團體，英——法人的及德國人的團體，爭求世界再分割的衝突。』（伊里奇全集二十卷四十二頁）

這是兩個帝國主義布洛克間的戰爭，即是兩羣同盟國間的戰爭。

第一個布洛克，叫做協約國的，加入有英國、法國、俄國、意國、比利時及塞爾維亞；

一九一五年，更加入了羅馬尼亞，一九一七年春季，當俄國打倒專制政體以後，更加入了美國。這個布洛克的是領袖，英法帝國主義。帝俄對於自己「同盟者」的義務，是和抽絲一樣擔任供給堵炮眼的人肉。小國是不能演奏獨立的作用。

第二個布洛克，領導的是少壯的德帝國主義，除德國外，更加入了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土耳其。蘇丹土耳其不僅是同盟者，也就是德國資本的殖民地。

帝國主義不可避免惹起戰爭。帝國主義是和爭奪原料市場，銷售市場，投資市場的鬥爭，不可分割地聯繫着的。帝國主義是和爭求再分割已經分割了的世界的鬥爭，不可分割地聯繫着的。這種鬥爭，是

「尋求『太陽下的土地』的新興金融團體及強國方面，特別凶猛地反對頑強地緊握着這些佔有地的老金融團體及強國。」（伊里奇主義問題三頁）

為「太陽下的土地」而鬥爭的新興強國，這是德國。頑強地緊握這些佔有地的老強國，是英國和法國，德國資本主義發展得比較後些。但在帝國主義時代，牠帶有個別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及飛躍性，使德國作成了巨大的飛躍。她加入了一等工業強國的隊伍。但世界已經

分配了，殖民地已經分割了。德國有的份額，是等於侵佔殖民地的奢侈宴席上的殘羹，德帝主義決定以暴力來爭取侵奪品的再分割。她特別凶猛地準備戰爭。但老帝國主義列強——英國和法國，却是很少有自發地讓出侵奪品的傾向的，她們都充分擴充軍備了。英法方面並無異議地要把美味由德國及其同盟者的身旁切開了。所以衝突是不可避免的，牠於一九一四年夏天爆發了。

「這種戰爭，是純粹帝國主義的戰爭，是德國及英法的布爾喬亞，由於掠奪別國，由於絞殺弱小民族，由於對世界上的金融統治，由於分割及再分割殖民地，由於用愚弄及離間各國工人的方法來救助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而引來的。」（伊里奇）

人
的
命
運

戰爭對人民大眾帶來了無數的災難。在全體交戰國中，被徵入伍有六千二百萬人。這次大戰死亡的人數在一千萬以上，負傷的，終身殘疾殘廢了的人數，達到了二千四百萬人。着上了兵士制服的工人及農民，以堵炮眼的人肉為資格送上了前線，他們在那裏等待死亡或受非人的苦難。留在後方，在工廠中為了極少的工資要工作到精疲力盡。在軍事獨裁的條件中，工人方面任何不滿的表現，都以最獸性的形式

無情地鎮壓下去了。企業中的工人，無論什麼時候都立在有派赴前線的威脅下，他們在前線是等待死亡或受重傷。大戰期間，工人大衆是注定了飢餓。

大戰在人類勞動力的領域上，惹起了空前的破滅。

一九一三年，全歐的人口爲四萬零一百萬人；到了一九一九年中，假如沒有戰爭，在通常自然的增殖下，人口應當有四萬二千四百五十萬人，而事實上，却只有三萬八千九百萬。所以，歐洲大戰的結果，損失了三千五百五十萬人，或大約是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大戰在歐洲人口的縮減上的影響，表現爲：第一，是在戰線上作戰中，或是在後方由於傳染病人們直接的縮減；第二，是因男子幾乎完全動員而來的生殖數目的減少。第三，是由於生活條件的惡化（飢餓，辛勞等等）死亡率的增大。

若是更注意到這種歷史中空前大規模的撲滅，主要是發生在交戰國最好勞動力的部分上，那末人類生產機構破壞的圖畫，就更成爲鮮明的了。

這裏，還應當加上廣大的熟練工人層，在大戰期間，都代替爲較少教養的工人了。像這樣，勞動力熟練降低了，使國民經濟受到更大的損失。

經
濟
破
壞

帝國主義大戰，對經濟帶來了破裂了的創傷。戰爭切斷了個別國家間所存在的聯繫。某幾個作戰國家，是完全和世界截開了的（德國）。停止了原料及食糧的輸入。巨大多數生產的人民——工人和農民——，都離開了自己的工作，原因是被徵入軍隊了。某幾個國家，工業及農業勞動者總數中，有三分之一都變成了士兵。並且不要忘記，參加戰爭，都是最生產的人民層，——壯年的男子。留在家裏，都是些老人，小孩，及婦女。他們的勞動自然是不大生產的。

在戰爭活動的過程中，巨大的區域都完全破壞了，毀滅了。世界大戰的戰線，不僅波及到農業地帶，而且常常侵入最重要的工業地帶。大炮破壞的火焰，掃盪了地面的工場及工廠。擊沉了鑛山及鑛坑，毀滅了整個的城市及工業區域，例如法國的北部，這裏正是世界大戰最重要的戰線，——西部戰線。

隨着大戰的推進，把生產引到了強有力的收縮。生產性質的根本變更，更有重大的意義。首要的計劃，是提供對於軍隊的軍事設備，爆炸物的生產。軍事工廠都以全力在工作。牠們都擴大了。建築了新的軍事企業。原料，設備，熟練勞動力，——一切這些，都首先是

用在軍事工業上。因而以最有力的程度，縮小了和平的生產。縮小了消費品的生產，也縮小了機器及設備的生產，但對於滿足軍事需要所必需的却在例外。國民的消費降落到最低的水準。

大戰的
代價
是
多少

帝國主義大戰上的費用，約為一萬二千萬萬馬克，同時，參戰各國的總財富，則等於二萬四千萬萬馬克。這樣看來，大戰是吞滅了等於歐洲全體人民，許多世代艱苦強制勞動所積蓄的半數。

交戰國每年的人民收入，為三千四百萬萬馬克。倘若我們來計算，每個國家的人民收入，在大戰期間，因為工作人手大量的抽出而減少了三分之一，那末就將等於二千二百五十萬萬馬克了。倘若我們更來計算到，一切非軍事的費用，佔了百分之五十五，那末我們就得到結論，由於當時的人民收入中，能夠用來彌蓋軍事費用，每年不多於一千萬萬馬克。大戰的四年間，這總共有四千萬萬馬克。所以不足的八千萬萬馬克，當然是由交戰國家的固定資本中拿了出來的。由這裏推論到，交戰國家的總財產，在戰後已經不是二萬四千萬萬馬克，而總共僅有一萬六千萬萬馬克了，即是減小了三分之一。

對於工人
是苦役
對於資本
家是利益

世界大戰延長到四年以上。在這種長久的年月裏，帝國主義者及其第二國際陣營中的從僕，都勸告國民大眾有『忍耐』的必要。躲在後方的資本家及地主的孩子，都在狂叫着『一直戰爭到勝利的結束。』

戰爭對於資本家是金窖。國家按空前有利的價格，來分配巨額的定貨。對於償付軍事定貨的這些貨幣，或是運用印刷機不倦工作的方法，或是運用留在將來的世代去償付的募債的方法收集起來。利潤堆積如山。特別燦爛的是軍事工場家的事業，一般迅速地適應到『防禦上的工作』的重工業也一樣。而且對於軍事需要的適應，幾乎包括了一切企業。糖果工場替軍隊製造乾糧，縫紉機器廠『有資格』改產機關鎗，顏料工場來生產火藥及其他等等。

戰爭對陰險的市儈，狡猾的投機師，走私者等等全羣的惡徒帶來了致富。戰時暴富的人們，——所謂的『軍事富翁』，——戰後的年間，在各國都高唱着凱旋曲。這是最令人起反感的寄生階層的沉渣。

戰時獨佔的重要性，大大地增長了，強化了牠們和國家政權最密切的聯繫。作戰國的政府，都求助於經濟的『軍事統制』。德國幾乎各方面都是被包圍了的。國外商品的輸入落到了

最小的數額。但對於協約國方面的商品輸入，則是由於德國的潛艇，擊沉在英國及法國海岸航行的船舶而衰落了。

在這些條件中，資本主義國家立起了自己的任務，首先是保障軍事的需要。從這種目的，政府除以高度的利潤外，並以一切力量來大大的支持獨佔組織。首先是對牠們供給原料。對牠們給與定貨。對牠們保全勞動力。

五穀及食品都是勉強剛夠的，這特別是在德國。爲的預防大眾的暴動及救助資本主義，遂都實行五穀專賣。五穀及其他的生產品，都是按照卡片（食糧券）來分配。然而飢餓的卡片上的標準，只是對工人存在。富裕的國民層，能夠用貨幣以獲得無限數量的任何種生產品。

因此伊里奇說道：「戰爭『對於工人是軍事苦役。』」

戰爭深化了工人和資本家間的鴻溝。戰爭帶來了廣大農民大眾的破產。戰爭促進了職員及小布爾喬亞層的蝕腐，把這些社層引到了貧窮化。

戰爭使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矛盾銳化到了極限。

牠『在一個包裹中蒐集了一切這些矛盾，並把牠們都擲在一個大盤裏，於是促進了並加

易普羅列塔利亞的革命戰鬥。」（伊里奇主義問題四頁）

普羅列塔

利亞的

革命鬥爭

從世界大戰第一炮開始，早已因機會主義的潰瘡所腐蝕的第二國際的黨，

就背叛了社會主義戰鬥的旗幟。『社會主義的』領袖，都轉入了『自己的』布爾喬亞的陣營。只有伊里奇煅煉出來的布爾利維克黨，纔領導了普羅列塔利亞的革命鬥爭。各國所組成的和伊里奇同道的小團體，充當了戰後組織康姆黨的核心。

首先是努力擊破世界戰爭中的『自己的』布爾喬亞，把帝國主義的大戰變為國內戰爭，——這是伊里奇樹立在革命的普羅列塔利亞面前的任務。雖然有領袖們空前的背叛，雖然有軍事法庭及殘酷的制裁，但前進的工人在大戰期間仍沒有中止自己的鬥爭。

各國特別在大戰最後的年間，都發生了同盟罷工運動。這些罷工，包括了幾十萬工人。在彼得堡，普基諾夫工廠的工人，於一九一六年爆發了大罷工。在德國，是一九一八年一月的大罷工，使布爾喬亞特別的不安。這次罷工，帶有鮮明地表現出了的政治性質：工人是抗議德國帝國主義方面絞殺俄國革命的企圖。雖然有反叛了的布爾喬亞的領袖的反動，但幾十萬工人却都拋開了工作。

俄國偉大
的社會
主義革
命的勝
利

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突破了帝國主義的陣線，首先是在俄國。帝俄不是屬於最先進的及最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數內。反之，牠却是落後的及貧窮的國家。孟利維克陣營中的書獃子及空談家，認定革命必定是在最發展的國家首先勝利，他們是準備規定個別國家對於社會主義成熟的「次序」。歷史却殘酷地對他們嘲笑了。

帝國主義，把個別國家聯成了統一的世界經濟體制。在整個資本主義的體制中，對於社會主義革命是早已成熟了。在這些條件中，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突破帝國主義陣線總的環鏈，是在比較薄弱的一個環圈上，是在力量的相互關係對於普羅列塔利亞最順利的地方。

爲什麼普羅列塔利亞革命，首先會在俄國替自己找到了出路呢？

「因爲俄國展開了偉大的民衆革命，牠的領頭是走着革命的普羅列塔利亞，他們是有這樣嚴肅的同盟者，如被地主所壓迫的及被榨的好幾百萬的農民。因爲在革命對方却是站着這樣令人嘔吐的帝國主義的代表，像帝俄，她是喪失了一切精神上的信心的，她是值得國民一般憎惡的。」（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一八頁）

幾十年革命鬥爭中煅煉出來的俄國工階層，領導她的是以伊里奇及約瑟夫爲首領的鐵

般的布爾利維克，擁護她的有好幾百萬的農民大眾，在歷史中首先擊破了帝國主義的力量，並創造了普羅列塔利亞的國家。

人類歷史中的新時代

十月革命，在人類歷史中揭開了新的一頁。以前的革命，是代替一種榨取形態爲別種榨取形態。一九一七年十月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立定了自己的目標，是消滅一切人對人的榨取。

「因此十月革命的勝利，正是意味着人類歷史中的根本轉向，世界資本主義在歷史命運中的根本轉向，世界普羅列塔利亞解放運動中的根本轉向，全世界被榨取大眾的生活及傳統中的，文化及意識中的，組織形態及鬥爭方法中的根本轉向。」——這是約瑟夫於十月革命十週年寫的話。

十月革命，在人類歷史中第一次樹立了新階層的政權——社會中最被壓迫的及最被剝削的階層，普羅列塔利亞的政權。完全消滅榨取，是這個階層解放的條件。千百年來榨取者斷言，只有他們，本分的是來統治，指揮，管理，而被榨取者的事情，就是絕對的服從及隸屬。社會主義十月革命，第一次實際上覆沒了這種謬說。現在證明了工人階層知道管理，知道建

設。證明了普羅列塔利亞無需寄生者——資本家，仍能美好地進行下去，其間，布爾喬亞倘若缺欠工人階層，就一日都不能存在。因此蘇聯成爲指示各國普羅列塔利亞走上解放前路的，強有力的燈塔。

十月革命，高高地舉起了國際主義的旗幟，舉起了被壓迫民族解放的旗幟，粉碎了是『國民監獄』的專制政體。十月革命，解放了由於民族壓迫陷落在這種監獄中的一切民族。蘇聯對全世界指示，只有社會主義，纔能從根拔除民族憎怨及壓制的有毒種子。蘇聯對被壓迫的殖民地人民，指示了走到解放的道路。

『十月革命，撼動了帝國主義，不僅是在牠的統治中樞，不僅是在他『本國』。他更打擊了帝國主義的背部，打擊了牠的外圍，顛覆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及屬國的統治。』（約瑟夫·史達林：『主義問題』一〇五頁）

十月革命，在廣大的領土上終結了布爾喬亞的支配權。她無論是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無論是在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最深的背部，都散佈了革命的種子。這裏，他親自提起了整個資本主義體制本身存在的問題。資本主義已不是唯一的經濟體制，和牠並存不僅能遇着前資本

主義的殘餘關係。和資本主義國家並存，且成長出來了顯示全體人類將來的道路，少壯的社會主義國家。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世界革命運動的根據地，是凝集着全世界革命力量的中心。

『十月革命，對世界資本主義加給了致命打擊，由於這種打擊，使資本主義任何時候都不能更多的恢復起來。』（約瑟夫前書二〇七頁）

一國建設
社會主義
與世界
革命
——
蘇聯
——
利亞
革命

十月革命，奠下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她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建築物中，打開了一個大大的破洞，他在蘇維埃國家的形式中，創造了國際革命運動的中心。蘇聯建設社會主義，是世界革命偉大的勝利。

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企圖用大言壯語的關於國際主義的口號，來掩蔽自己取消的本質。事實上，對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可能性的托洛茨基派的否定，就對於世界普羅列塔利亞革命說來，是十足的背叛。放棄社會主義，向布爾喬亞投降，這就是托洛茨基的路線。

二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主要特徵

世界分
裂為兩
種體制

根本的特色。

在帝國主義時期，個別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及飛躍性，這是不容變更的法則。因此單獨地在一個國家中，開始引來了布爾喬亞統治的顛覆。世界分裂為兩種體制，以及兩種體制的鬥爭，——這就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最重要的及

根本的特色。十月革命奠定了社會主義體制存在的基礎。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資本主義已經不能表現為唯一的及包括一切的世界經濟的體制了。』（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三五二頁）

於是破毀了資本在政權上，領導權上，管理社會權上的世界獨佔權。

『和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同時，存在着社會主義的體制。』（約瑟夫同書三五二頁）

衰老的，朽腐的資本主義，和少壯的，精力充實的社會主義間的矛盾，這是現代的主要特徵。兩種體制的鬥爭，構成了世界歷史現階段的主要內容。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空前的繁榮，鮮明地反襯着產出了尖銳恐懼的資本主義的腐朽性。社會主義體制存在的事實本身，損害了全世界資本統治權的基礎。

蘇聯社會主義的繁榮，對全世界的勞動大眾，鮮明地指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無數的可能性

社會主義
在資本主義
面前的
優先權

及巨大的優先權。

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前面有如何的優先權呢？這些優先權，在十六次黨大會約瑟夫的報告中，是完全無遺漏地表現出來了。

蘇維埃的制度，是意味着握在工人階層手中的政權。在資本主義下，政權是屬於布爾喬亞的。

在蘇聯，把生產手段由資本家奪出來了，而轉交給工人階層及農民勞動大眾所有。在資本國家中，生產手段是為極少數的榨取者所有。

在蘇聯，「生產的發展，不是屬從競爭及保障資本主義利潤的原則，而是屬從有計劃的指導及有系統的提高勞動大眾的物質及文化水準的原則」(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三九七頁)

在布爾喬亞的國家，生產是為資本家的利潤來經營。

在蘇聯，人民收入是分配於「關心有系統的提高工人及農民的物質狀況，及其城市與鄉村擴大社會主義的生產。」(約瑟夫同書同頁)

在資本國家，人民收入的絕大部分，是送給了寄生的布爾喬亞。

在蘇聯，恐慌及失業都沒有地位。在資本國家，恐慌却是不可避免的，失業是對於好幾百萬工人的災難。

在蘇聯，「工人階層是國家的主人，他們不是替資本家工作，而是替自己的階層工作。」（約瑟夫同書同頁）

在資本國家，工人階層却是被壓迫的及被榨取的階層，他們自己的勞動，使敵人——榨取者致富了。

蘇維埃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前面巨大的優先權，是蘇聯經濟空前繁榮的基礎，蘇聯的經濟，和資本主義的衰落及深刻恐慌比較起來，是特別顯著的對照。

蘇聯與資本主義矛盾的深化

蘇聯在資本主義命運上顯示了巨大的影響。蘇聯存在的事實本身，銳化了資本主義體制的內在矛盾。蘇聯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使蘇聯的這種意義更加強了好幾倍。

蘇聯的存在及勝利了的社會主義的建設，銳化了普羅列塔利亞與布爾喬亞間的矛盾，全

世界的普羅列塔利亞，都看到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的鴻溝。工人階層愈益確信，除社會主義外，就不能由飢餓，貧窮及破滅中挽救出來。他們取得了可能性，能把建基在好幾百萬人們血和骨上的罪惡的衰老的制度，和對勞動大眾帶來了解放及幸福的社會主義新制度，作明白的比較了。蘇聯對工人大眾指示了走到社會主義唯一可能的途徑，是經過工人階層的革命鬥爭，顛覆布爾喬亞的政權，並樹立普羅列塔利亞的專政。

蘇聯的存在，對資本主義國家廣大的中農及貧農大眾，顯示了革命化的影響。在資本主義國家，是奴役，破產，農業恐慌的壓迫，力不勝任的捐稅負擔。在社會主義國家，是走到富裕及文化生活的廣大道路，在應用科學和技術的基礎上來提高農業。這種比較，逐漸愈益深入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民勞動大眾的意識裏了。

蘇聯是吸引一切敵視帝國主義勢力的中心。她引起了殖民地人民最深刻的同情。在蘇聯存在的影響下，殖民地民衆求解放的鬥爭，取得了無比地更廣大的規模。其中捲入了好幾百萬好幾千萬的人們。同時變更了這種鬥爭的本質。牠成了愈益堅決愈益銳利的了。普羅列塔利亞的前衛是進在第一位上。

蘇聯的存在，是把世界六分之一的領土，由資本的權力下拔出來了。消滅了帝國主義榨取的一個最大對象——帝俄，俄國對於獨佔資本的騎士是黃金窟。俄國由帝國主義陣營中的脫落，是意味着銷售市場，原料市場及投資市場的窄狹。帝國主義間爭取再分割世界的鬥爭，遂成了愈益慘酷的。

蘇聯的革命，是工人階層第一次勝利的革命。它的偉大的歷史意義就在這裏。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的鬥爭，是歷史的現時代——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主要的及決定的特徵。在蘇聯存在的一均年間，帝國主義者沒有中止對唯一的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的國家編組武裝襲擊的計劃，反蘇維埃布洛克組成員雖有變更，這種布洛克的首領的強國雖有變更，但帝國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遠征計劃却沒有由台面上消逝。蘇聯及其紅軍的實力，是充當了對戰爭煽動者的重要的抑制因素。同時帝國主義的陣營裏，也裂開了最深刻的內部矛盾。

凡爾賽條約與重新分割世界的鬥爭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大戰，刪改了全世界的圖畫。它根本變更了在自己手中保有地球六分之五的領土的，資本主義列強間勢力的相互關係。

德國的布洛克被擊破了。一九一八年初，德帝國主義和年幼的蘇維埃共和國所締結的，強盜式的布列司特和約，也沒有把侵略者由敗北中挽救出來。德帝國主義於一九一八年許多月間，占領了烏克蘭並規掠了烏克蘭。一九一八年十月，德國的軍隊由於對協約國確定的敗北而崩解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皇威廉二世及其王侯親貴，都喪失了王冠。一九一九年夏季，締結了凡爾塞和約。

戰勝者的列強，在締結凡爾塞和約的時候，努力損害德帝國主義的實力，以免除她復興的危險。德國喪失了自己許多國境地帶。她損失了八分之一的領土，及十分之一的居民。德國的殖民地，都在英國，法國及日本中間分割了。

凡爾塞條約，禁止德國有建基於一般徵兵制度上的軍隊。要塞必須拆毀，軍事工廠必須改爲別種生產。武器的存儲一部分破毀了，一部分都繳給了戰勝國。艦隊是強有力地限制了。

和平的條約，認爲德國是『大戰的罪魁』，判處他賠償大戰的費用及損失，總數爲一千三百二十萬萬馬克，這種總額是分做許多年來清償。

奧——匈帝國是分割了。在她的地盤上，組成了新的國家：奧地利，匈牙利，巨哥斯拉夫。牠一部分的領土，割給了意大利，南斯拉夫及羅馬尼亞。

凡爾塞和約，和任何的和約一樣，在保存帝國主義制度的條件下；不能把帝國主義的矛盾引到解決。德帝國主義是屈伏了。但德國却依然是帶有強有力的托辣斯，卡特爾，銀行的高度發展的工業國家。利用戰勝國陣營中的矛盾，特別是英法間的矛盾，德帝國主義逐漸恢復了自己的實力，積蓄了對於新戰爭的力量。從法西斯主義政變的時候起，準備戰爭更以特別迅速的速度進行了。法西斯主義的政府，公開地定出了自己的主要任務，是以武裝的辣手，來重新刪改世界的圖畫。他粉碎了凡爾塞和約的軍事限制，一九三五年春季，實行了一般的徵兵制度，並在熱地在製造軍用飛機，飛行場，軍艦，大砲及化學戰爭品等等。

美國的
新地位

大戰以根本的形式，變更了戰勝國陣營中勢力的相互關係。由大戰得勝利最大的是美國，因為她在軍事的活動中沒有大規模的參加，但在軍事供給上却非常地獲利了。

美國顯示了充分有力的，來由戰爭吸取大批利益，在大戰期間，她的舊競爭者（第一個

次序是德國和英國）是都正在彼此互相嚙着咽喉。

交戰國不能以自己的力量，來滿足一切日漸增大的軍事需要，如巨大數量的石煤，生鐵，鋼，五穀，石油，棉布等等。這些巨大的需要都仰給於美國。同時在南美，亞洲等等的農業國家，銷售工業品的市場也解放出來了。以前這些地方，都是輸入英國，德國，及其他歐洲國家的商品。現在由這些國家輸出商品不能有也談不到。一切這些，遂惹起了美國工業及農業空前的發展。把美國造成了世界最富的國家。世界資本主義的重心，因為大戰遂由歐洲搬到美洲來了。

一九〇五年，美國輸出了十萬萬美元的農產品及原料品，而只有四萬六千萬美元的工業品。在大戰的時候，工業空前迅速地發展起來了。一九一四年，美國的工業，生產了總數為二百四十二萬四千六百萬美元的全部生產品。一九一八年，就已經有六百二十五萬八千萬美元了。

在大戰期間，紡織商品的生產增長了百分之四十，鋼的生產增長了百分之四十，石煤探掘及銅的生產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亞鉛的生產增長了百分之八十，石油探掘增長了百分之四

十五。海船建造由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擴大到十倍以上，汽車生產擴大到兩倍以上。在大戰期間，美國變成了輸出工業品的工業國家。一九一九年，由美國輸出了二十萬七千三百萬美元的工場製品，消費資料及原料却只有十四萬零八百萬美元。

但美國的農業，在大戰期間也大步前進了。收穫量由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大約增加了百分之十二。家畜的數量增加得更多。

大戰把美國造成了世界最富的國家。以前最富的國家是英國：她在資本主義世界占有指導的地位。她在各國都有資本，其中並有美國，——都是英國的債務國。英國的貨幣——英鎊——在世界上認為是最穩定的；英鎊會貶價，連設想都不可能。大戰却完全變更了；英國在大戰中喪失了自己財富的絕大部分，並退到第二位，而美國却驚人地富足起來了。

大戰的結果，毀去了英國資本主義的好運。英國喪失了自己在世界市場上的支配權。她被迫把自己的支配權讓給了少壯的敵手——美國。

英國和美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帝國主義矛盾的主要核心。

一九一五——一九二〇年間，美國的出超為一百八十萬萬美元，換言之，她供給歐洲交

協約國間的
債務與德國
的賠款

戰國家的商品，比較由她們在輸入的商品的形式中所抵銷的，多過了一百八十八萬美元。這種巨大的數額，是用什麼來清償呢？美國由牠們取得了什麼呢？

首先是把在美國屬於歐洲布爾喬亞的企業，都轉歸美國人所有。在這上面折成相當的數額，約為三十萬至五十萬美元。其次，是把全世界黃金儲蓄的一半以上，集中在美國來了。交戰國家把自己的黃金儲蓄，送到美國用來交換他們所需要的軍事設備及對於軍隊和人民的消費資料。像這樣，大戰以後，協約國欠美國的債務約為二十萬萬英鎊。英國欠美國的債務約為九萬萬英鎊，英國由自己的債務者取得的債權，約為十六萬萬英鎊。結果，遂於一九二三——一九二七年間締結了關於調整戰債的協定，把以前協約國及其他國家欠美國的債務，規定為二十四萬萬英鎊（帶有利息）。以前協約國欠英國的債務，是削減到了這樣，最後結果是他們付給英國的應當等於英國付給美國的。

至於說到德國的賠款，那末牠的總額，最初規定為一千三百二十萬萬馬克。一九二四年採用的道威斯計劃，遂把關於賠款總額的問題放作懸案，但迫使德國直到一九二九年以前，每年的支付額在最近幾年應為二十五萬萬馬克。一九二九年，代替道威斯計劃的楊格計劃，

是迫使德國在五十九年期間，每年平均償付十九萬萬馬克的金額。楊格計劃總共只實行了一年又十個月。從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起，實行了所謂的胡佛的緩付辦法，這種辦法把一切戰債及賠款的支付暫停一年。

德國以現金償付了的賠款總數，各時期總共為六萬四千五百萬英鎊。

由世界大戰承繼下來的德國賠款和協約國間的債務，是戰後資本主義體制最焦躁的場所之一，是資本主義國家陣營中最殘酷鬥爭的癥結之一，是最尖銳的矛盾的毒瘤之一。美國在賠款的事件中，是站在不干涉的立場：說這是歐洲內部的事件，對於美國無干。但她却非常激怒地對自己大戰中的同盟者要求清付戰債。經濟恐慌的發展，無論對賠款，或是對許多其他的債務，都引到了事實上的停止清付。自然，這種停止清付，是愈益銳化了帝國主義間的關係。

帝國主義與殖民地

世界大戰及蘇聯革命的勝利，銳化了帝國主義列強和殖民地國家間的矛盾。大戰期間及戰後，更激化了對殖民地的榨取。交戰國經濟中無數的破洞，帝國主義者企圖藉殖民地來填補。由殖民地及屬國輸出了大批食品及工業原

料。某幾個列強，甚至在殖民地招募了軍隊，把他們送上前線充做炮灰。

同時，戰爭却對殖民地工業的發展給與了激動。在大戰年間，宗主國不能對殖民地供給工業品；她們的工業是在從事着更重要的事務，——她們是在對戰爭服務。殖民地的工業企業於是擴大起來了，勃興了新的工場及工廠。工業普羅列塔利亞也成長起來了。同時，對殖民地的壓迫卻不僅沒有緩和，反而更激化了。在殖民地成長出來的年輕的資本主義，和老工業國家競爭起來了。爭奪銷售市場的鬥爭，因此愈益尖銳化了。

在殖民地及屬國，成長了並擴大了革命運動。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和勞動大眾反對榨取的羈絆的鬥爭結合起來了。蘇聯的實例，興奮了並激起了解放的運動。崩解帝國主義陣綫最大的因素，這是中國的革命。蘇聯和中國包括有巨大的領土，居民有好幾萬萬人。是工人階層和她們的政黨在領導着鬥爭。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代，『且是意味着帝國主義大戰及蘇聯革命的勝利，動搖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及屬國的基礎，帝國主義在這些國家中的權威已經覆沒了，她在這些國家裏再無力照舊地來支配了。』（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三五二頁）

企業
的運
轉性
不
足
與
久
失
業

大戰期間，對許多工業部門的製品過度增大了需要。不僅是對於武器與彈藥的需要增大了，而且對於製造彈藥的機器和設備等等的需要也都增高了。甚至軍用消費品上的需要也增長了，如衣服，皮靴等等。一切這些部門以及有連帶性的企業都擴大了。牠們的生產設備及生產能力也都增大了。

大戰以後，當專用於軍事上的需要衰落了的時候，企業都是以非全力的運轉在工作着。所增大的生產設備的巨大部分，指示為不需要了。牠們都不能利用了。牠們無事可做了。直到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襲擊以前，計算資本主義工業生產設備的運轉，在最重要的部門裏，也沒有超過牠的能力二分之一——三分之一。

例如美國，甚至在一九二九年恐慌襲擊以前，生產能力就石煤是總共利用了百分之六八，原料石油是百分之六七，精製石油是百分之七六，黑色金屬是百分之六〇至百分之八〇。汽車工業是不多於百分之五十，機械製造工業是百分之五五，棉織工業是百分之七二，但在某幾種部門却還更低，例如印刷工業為百分之五〇，麵粉工業為百分之四〇，毛織工業為百分之三六。

企業慢性的運轉不足，是和恆久失業密切地聯繫着的。在總危機的時代，最主要的資本國家，失業對於百千萬工人成了恆久的災難。產業中就業的工人數目，在生產擴大的時候，也甚至降落了。生產的增大，這是藉提高工人的勞動生產性來達到，是藉強化他們的勞動來達到。

例如美國，一九一九——一九二五年間，在這種關係中有過如下的變遷。在工業中，農業中，鐵路上就業的工人數目，縮減了百分之七。生產却增大了百分之二十，工人的勞動生產性提高了百分之二九。在這些領域中，就業的工人數目，在這些年間大約減少了二百萬人。其中一部份，在商業中與充當汽車夫及其他等等裏替自己找到了工作。但大絕部分是陷於失業。

德國，在戰後的年間，構成了失業常備軍，她不下於一百五十萬人。在英國，恆久失業者，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九年間，包括有全部保險工人十分之一以至八分之一，這裏應當注意，絕大部分的失業者，是不屬於這種範疇裏。英國失業者的人數，從一九二〇年以來，不少於六百萬人以下。

「大戰留給了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艱辛的遺產，是企業慢性運轉不足的形式，及存在好幾百萬失業者隊伍，他們都由失業預備軍變成了失業常備軍。」〔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三五二頁〕

三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三個時期

資本主義的破滅，充滿了整個的歷史時代。這是國際普羅列塔利亞爭取自己的專政，爭取社會主義的革命鬥爭的連續。

帝國主義大戰以來的各年間，能夠分做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直接承續着世界大戰的，資本主義最尖銳危機的時期。第二個時期，是包括資本主義局部安定的年代。第三個時期，是在經濟恐慌的地盤上，帶來了這種安定的破滅，這次恐慌，是資本主義制度所知道的一切恐慌中最深化及銳化的恐慌。



戰後最初的幾年間，（一九一八——一九二一年）是資本主義全體制尖銳崩解的時代；是普羅列塔利亞與布爾喬亞間最殘酷鬥爭的時代，是在許多國家裏，轉到了公開的國內戰爭的時代。在軍事破壞的結算中，人口及物質價值空

前的損失，經濟的混亂達到了令人難信的規模。資本主義一切矛盾都銳化到了極限。大失所望的大眾的不滿增長了。中歐的國家燃起了內戰的火焰。蘇維埃共和國，一九一九年在匈牙利存在過好幾個月，在巴華爾存在過幾個星期。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間，資本主義各國都陷入了深刻的經濟恐慌，這種恐慌使矛盾愈益銳化起來。

蘇聯在這些年間，擊退了俄羅斯白衛軍及國際布爾喬亞聯合力量的進攻。國內戰爭，是以蘇維埃政權的勝利及鞏固結束了，一切干涉的企圖都被普羅列塔利亞革命鐵般的堅定性粉碎了。創立了第三國際——世界革命戰鬥的本部。在許多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第一次產生了揭起革命的社會主義旗幟的康姆黨。

然而布爾喬亞，在許多國家中，由於社會——民主黨的援助，擊退了革命的普羅列塔利亞的進攻，並破毀了他們的抵抗。一九二三年，德國的布爾喬亞從新使革命的普羅列塔利亞的失敗成功了。所以第一期，一方面是以俄國蘇維埃政權的勝利，另一方面是以西歐普羅列塔利亞暫時的敗北來結束了。

擊敗了工人階層，西歐的布爾喬亞轉到了總的進攻。於是踏入了第二期——資本主義國

第
二
期

家逐漸形成局部安定的時期。在資本主義的陣營中，進到了相當的「復興」，另一方面，這個時期，是蘇聯非常迅速的復興國民經濟的時期，及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巨大成功的時期。

擊退了工人大眾的進攻，布爾喬亞於是着手來醫治世界大戰所加給的重傷。這種醫治的方法，總括是把因帝國主義的搏鬥而來的一切重擔，都加到工人階層的肩膀上去。藉工人生活水準令人難信的低落，布爾喬亞獲得了暫時的及局部的資本主義的安定。在許多國家是恢復了貨幣流通，結束了戰時及戰後狼狽的混亂。布爾喬亞着手採取資本主義的合理化。在資本主義下的合理化，是意味着非常增大對工人的榨取。引用合理化的技術革新，就是用於這種目的。資本主義時期的合理化，是在企業生產量增多的時候，反而縮減了企業中的工人數目。把一部分的工人擲到了街頭，絕無希望再回到生產中來了。留下的，則以兩倍及三倍的強度來工作，對資本付出自己的全力。

資本主義的局部安定，只能是暫時的，動搖的及腐敗的。牠僅能在最短的期間，使現代資本主義矛盾中的一部分鈍化，但解決這些矛盾牠却没有能力。反之，這些矛盾，却每年都

以增大着的力量把自己顯耀出來了。

安定是在個別國家發展中不平衡性強化的標誌下來進行。一個國家由於或種原因，更迅速的就醫好了大戰的結果，別個國家在這種關係中却更落後。各別國家中的貨幣流通，是在各種時期纔走上了相對的秩序。生產機構暫時的活躍，也是在各別國家各不相同的時間開始起來。安定年間發展的不平衡性，是在短期間就鮮明地暴露出來了的那些矛盾的來源之一。

和資本主義國家復興中的暫時的安定同時，蘇聯也進行了經濟的恢復，蘇聯沒有外面的援助，獨立地在最短的期間，治癒了帝國主義大戰及內戰所加給經濟生活的沉重巨創。蘇聯實力的鞏固及成長，更深化了及銳化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被帝國主義者所榨取的殖民地國家，揚起了反對自己榨取者的鬥爭。中國的革命雖然暫時敗北，却沒有讓帝國主義者安枕。印度，及許多英國和法國資本的其他殖民地，也都成長了革命運動，增大了並銳化了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世界的經濟中心移到了美國，美國變成世界的榨取者，非常銳化了美國和歐洲，首先是和英國布爾喬亞間的矛盾。美國和英國間的矛盾，成爲世界帝國主義鬥爭的軸。隨着資本主義的工業在許多國家達到戰前生產規模的程度，（對一九二七——二八年比

較)更非常銳化了爭奪市場的鬥爭。

踏入了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第三期。這個時期，是以現代資本主義根本矛盾的尖銳化特別表明出來了。



一九二七年的世界經濟，和一九一三年比較起來，石油探掘量為百分之三百，所熔煉的生鐵為百分之一〇二，鋼為百分之一二七，所收穫的棉花為百分之一二五，小麥為百分之一一〇，裸麥百分之九五。進到一九二八年，根據許多商品說來，生產給與了愈益向前的成長。資本主義在大戰結束以後，大體經過了十年，遂走出了戰前的範圍。同時無論各國的內部，或是各國間的資本主義的矛盾，也都進到了空前的增大。資本主義總危機發展中的第三期，這是資本主義局部及暫時安定崩解的時期；在一九二九年開始的，以最深沉的形式震撼了資本主義國家全部經濟的世界經濟惶恐的情況中，把資本主義的安定襲到了盡頭。

資本主義的安定，帶來了前所未見的布爾喬亞對工人階層榨取的激化。合理化使階層矛盾銳化到極限。在資本主義條件中的合理化，引到關閉許多衰老的企業，引到縮小留在工場

及工廠中的工人數目。增大了慢性的(恆久的，繼續的)失業。甚至在最發展的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工人階層的狀況也非常惡化了。這些年間，因合理化由生產中拋出來的失業者的總數，在最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達到了一千萬人。恰好和世界大戰中所殺死的人數是同樣的數字，這一千萬人的命運，被資本主義注定了毀滅；然而其間的不同，只是在『和平』時期，做資本主義的犧牲品慢性地死亡下去而已。

工人階層的貧窮化，是跟着技術的成長接踵前進，技術的成長，把工人由工廠中擲了出來，同時製出來的商品數量却以非常的規模擴大了。

和商品大量成長平行，依存於大眾購買能力的國內市場却窄狹了。擴大了的生產和大眾縮小了的消費相抵觸。銷售的困難性加強起來了，迫使各國的資本家，進行爭奪國外市場的慘酷鬥爭。

在第三期，特別強烈地尖銳化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狹小了的市場間的矛盾。使資本主義國家苦惱的，無論內部矛盾及外部矛盾都增大了。第三期帶來了毀滅性最大的恐慌，及愈益成長了的帝國主義新戰爭的危險性。

同時，在蘇聯，由恢復時期過渡到改造時期了。開始實施偉大的工作計劃，——五年計劃。改造國民經濟，巨大成長社會主義的工業，在集體化的基礎上根本改造農村經濟，——一切這些，都是意味着地球六分之一的巨大領土上社會主義凱旋的行列。第三期銳化了兩個體制間的鬥爭——瀕死的資本主義和猛烈成長着的社會主義間的鬥爭。在震撼到資本主義國家的基礎的空前深刻恐慌的襯托上，蘇聯進行着社會主義凱旋的時候，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部破滅性，及社會主義的一切優先權，在現時代特別鮮明地現出來了。

資本主義
的破滅

在資本主義局部安定的年間，布爾喬亞的文人，以及對資本一心一意擁護的社會——法西主義的從僕們，都證言資本主義制度完全把大戰所加給的巨創治癒了，把戰後的危機根本克服了。金袋的辯護士，都確認為資本主義力量飽滿，前程無量。社會——法西主義者，自己卑污下賤的逢迎布爾喬亞，確認現在是進到了資本主義繁榮及隆盛的時期，進到了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千年王國，這個王國不會知道有任何的撼擊，戰爭，及恐慌了。

機會主義者，——第三國際的敵人——在比較更隱蔽的形態中，重復了這些布爾喬亞辯

護士的捏造。右派機會主義者，重復了社會——法西斯主義的關於有組織資本主義的論斷。在由第二期過渡到第三期的時候，右派機會主義者，企圖把第三期當做不是資本主義安定終了的時期，而當做是弛愈益鞏固的時期。右派機會主義者，支持了關於美國繁榮的神話，造出了彷彿美國表現『例外』，不會被資本主義總危機觸傷的理論。資本主義的安定，在右派機會主義者的眼中，是鞏固的及堅定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最初企圖否定資本主義安定的一切意義，來成就左傾的口號，但不久他們就完全附和讚美資本主義安定的鞏固性及穩定性的同聲合唱以內了。右派機會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甚至當布爾喬亞大部分政治家都被迫承認恐慌存在的時候，他們都不希望承認現今世界恐慌的襲來。

蘇聯的黨及國際，早在局部安定的時期，就預見到有出現新恐慌的必然性，蘇聯的黨，是由革命的，卡爾——伊里奇的分析現代資本主義中不可避免發展的那種內在矛盾來出發。約瑟夫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五次黨大會的報告中，就極力說過，『由安定會產出資本主義恐慌的成長。』他說道：

「早在十四次黨大會的報告中，曾經說到資本主義能夠達到戰前的標準，能夠越過這種

戰前的標準，能夠使自己的生產合理化，但這却不是意味着，——也遠不能意味着——資本主義的安定就會因此是鞏固的，說資本主義能回復自己戰前曾經有過的堅定性。反之，由於安定的本身，由於生產在成長，由於貿易在增大，由於技術進步及生產可能性在增進，同時世界市場，這種市場的境界及個別帝國主義者羣的勢力範圍，都或多或少成了安定的，——正由這裏會成長出來世界資本主義最深刻的及最尖銳的恐慌，這種恐慌會孕育出來新的戰爭，並威脅任何安定的存在。

『由局部的安定，會成長出來資本主義恐慌的激化，成長出來的恐慌會崩解掉安定。——這就是歷史現階段中資本主義發展的辯證法。』（十五次黨大會紀錄三九頁）

向後的發展，證明了約瑟夫這種推斷的正確性。一九二九年年末，已經出現了『世界資本主義最深刻的，最尖銳的恐慌。』這次恐慌，覆沒了布爾喬亞及資本主義辯護士社會——法西主義的一切捏造，覆沒了一切機會主義的理論。這次恐慌，證明了蘇聯的黨及國際對第三期所給的評價有絕對的正確性。現今的恐慌，在自己的發展中，如同一九三二年九月第三國際中央執委會十二次全會的決議所指出的一樣，襲到了資本主義相對安定的盡頭。

第十五章 經濟恐慌與特種蕭條

資本主義
總危機的
基礎上的
經濟恐慌

數年來震撼資本主義世界的恐慌，是在跟着帝國主義大戰同時出現的，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地盤上展開起來。現時的恐慌，是在資本主義衰落及破滅的時代中，在大戰及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時代中爆發起來。

現時的恐慌，是以最本質的情況不同於先前資本主義的一切恐慌 和資本主義體制平行，現今更存在着勝利了的建設着社會主義的國家——蘇聯。世界現今是立於兩種體制競爭及戰鬥的標誌下，這兩種體制，是瀕死的資本主義和連續勝利的社會主義。恐慌以非常的力量震撼了資本主義各國。同時，在蘇聯，却進行着空前的建設。社會主義經濟走上了不可思議的躍進。蘇聯勝利的建設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國家被剝削的及奴隸化的勞動大眾，指示了由奴屬及壓迫，貧窮及破滅的專制中的唯一出路。

經濟恐慌，大約是從一九二九年秋季在兩個對立的發源地同時開始，這是東歐及南歐的

落後國家，——波蘭，羅馬尼亞，及現代資本主義最先進的，最強有力的國家——美國。恐慌由這兩個發源地擴張到了資本主義的全世界。

恐慌以最大的力量，圍襲了現代資本主義最有勢力的領導的國家——美國。數年的長期間，一切布爾喬亞的阿諛者，一切牠的學術從僕及奴婢們，其中有社會——法西斯者，都歌頌了美國的繁榮，並斷言這種繁榮前途無量。恐慌却無情地反駁了並否定了這些無恥的謬論。

現今的恐慌，是戰後第一次的世界經濟恐慌。現今的恐慌，是不均衡地在各國發展着：一個國家，更早就被恐慌圍襲了，而別個國家却更遲些。恐慌是以各種不同的力量圍襲了各國。這裏，她却沒有更少的圍襲資本主義全世界，被恐慌寬赦的資本主義國家一個都沒有。所以，雖然恐慌圍襲個別國家有不均衡性，但恐慌却以自己的鐵腕，擁括了資本主義一切國家。

631

在先前的時代，當資本主義還沒有走到衰落的時候，恐慌通常是追隨在資本主義國家國民經濟的成長，充分長期的活躍及上昇的後面。現今的恐慌，在這種關係中，却以根本的形

式不同於先前『普通的』恐慌了。現今的恐慌，在各國預先只有一刹那的活躍。

這些一刹那的活躍，在各別的國家，是在各種的時期有地位，而且都繼續得很短。德國走在活躍的標誌下是一九二七年。在一九二八年的時候，景氣就已經開始衰落了。波蘭著名的活躍，是在一九二七——二八年有地位。日本，一九二八年及一九二九年年初是走在活躍的標誌下。反之，在這種國家，如英國，奧大利，巴西，恐慌以前的活躍却完全沒有。恐慌以前的時期，在經濟生活中是顯着很大的蕭條。

約瑟夫在十七次黨大會的報告中，分析了資本主義世界最近幾年間的狀況說道：

『在經濟的領域裏，這些年間是延續着世界經濟恐慌的年代。恐慌不僅包括了工業，而且是整個的農業。恐慌不僅騷擾了生產及商業範圍。牠更移轉到信用及貨幣流通的範圍。顛覆了國與國間所樹立的信用的及本位貨幣的關係。倘若以前是爭論什麼地方有沒有世界經濟恐慌的人，那末現在關於這事已經不再爭論了，因為恐慌的存在及其破壞性的活動是過分明顯的了。現在是爭論關於別的問題，——即能不能由恐慌中找到出路的問題，而倘若沒有出路的話，那末是以如何的形式使牠實現的問題。』（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五三八頁）

生產過剩的恐慌

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一切恐慌一樣，現今的恐慌是生產過剩的恐慌。所生產的商品比較市場所能容納的太多了。

「這意味着，所生產的紡織品，燃料，工場，工廠的製品，食料品，比較那些收入停在最低水準上的人民大眾——主要的消費者，用現金所能購買的是太多了。因為人民大眾的購買能力，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中是停在最小限度的水準上，那末『過剩』的商品，紡織品，五穀等等，資本家就只好囤在堆棧裏，或甚至毀掉，藉以維持高度的價格，生產縮小了，工人解僱了，人民大眾因為生產了過分太多的商品而陷於不幸了。」（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三四六頁》）

生產過剩的恐慌，是意味着沒有銷路，市場收縮，工場和工廠停閉，生產縮小。巨大數量生產了的商品找不到銷路。這就引到了各種商品的堆積，形成了原料，工業商品，農業產品大量的存儲。這些存儲壓迫着市場。商品存儲的大部分，被資本家拿來毀滅，藉以制止價值的下落。資本家本着這種目的來縮小生產。一切這些方法，援助着資本家在短期間內，對某種商品的價格，能維持比較高度的水準，但恐慌的活動，却比較資本家的一切方法顯示

着更有力。銷路減小，市場收縮，存貨堆積，而不可避免地會引到價格的慘落。在現代獨佔資本主義的時候，最強有力的獨佔聯合，利用自己的一切力量，藉以把自己的商品價格維持在高度的水準上。因此價格的跌落極端不平衡。在最有勢力的托辣斯及卡特爾對自己的商品維持充分高度價格水準的同時，一切其他部門的價格，却都無法阻止地向下跌落了。

銷路缺如，存貨堆積及價格跌落，遂引到生產縮小。生產衰落就有許許多多的結果。失業隊伍猛烈地增大起來了。企業的運轉度低落起來了。因此生產的成本增大起來了。同時，商品的價格却向下飛落了。資本主義經濟比較薄弱的一環破裂了。破產增多了。信用及金融恐慌爆發起來了。

資本家把好幾百萬的工人擲到了街頭。失業者喪失了一切資料或取得乞丐般的救濟。留在工作上的，則領取非常減低了的工資。工人的工資完全縮小了。一切這些，遂愈益縮小了工人大眾的購買能力。同時，恐慌更在農業中縮小了農民的收入。農民大眾都破產了。

國內市場的縮小，迫使資本家實行爭奪國外市場的決死鬥爭。但國外市場，——這或是別個工業資本的國家，或是農業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國家。每個工業國家的布爾喬亞，

都努力保護自己的市場，以阻止外國競爭者的侵入。爲了這種目的，實行了空前高度的關稅，直接禁止商品輸入等等。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農業國家的市場，則因爲農業恐慌破滅性的活動，因爲對殖民地的壓迫及榨取的增長，衰落及縮小到極限。一切這些，遂引到對外貿易破滅的衰落，引到爭奪市場的鬥爭極度尖銳化，引到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巨大的增長。

恐慌
的
實例

的實例：

這裏是一九三一年，英國一家布爾喬亞的雜誌，對於美國恐慌圖畫所描述的實例：

「最近幾個月，擁括了大多數美國人的一切深刻的狼狽，歐洲人甚至連想像都不能想像。美國的居民，數年來是都被不斷成長着的繁榮的汎論陶養着。都相信股票將會永久上漲，都會愈益富有。當交易所的有價證券引到慘跌的時候，若是許多美國人會開始想到世界浩劫來臨，這是不用驚異。恐慌所以特別嚴重，是因爲美國沒有失業保險。失業者必需藉慈善家的救濟來生活。紐約和芝加哥，約有一百四十萬人，都是專藉慈善家的救濟來生活的。在美國其他的城市，也都有和這同樣廣大的大衆。

「農業區域，也都深深地被恐慌打擊了。棉花，小麥及其他的農業商品，都按照成本以

下的價格來出賣。僅只密士失比自治州一處，破產的農民就把自己全部土地的四分之一出賣了，是爲的取得有繳納租稅的可能性。幾十萬的職員及知識份子，也都被失業及餓死所迫害。好幾千的大學生，都由於完全沒有資力，被迫拋棄了自己的學業。倘若廣大的大眾都喪失了工作，那末商人也就要破產，不能清付自己的債務，像這樣，破產的波浪，是逐漸愈益增高起來。美國癡狂的別一個原因，是根源於對銀行完全不信任。從恐慌開始，約有四千家銀行破產了，在很多的場合，存款者變成了乞丐。把自己的貨幣存在銀行中的人們，不敢確信他們能取得這些貨幣。銀行常常確被存戶圍攻起來，他們要求付還自己的貨幣。在這事的聯繫中，迫使銀行在自己的金庫中要保持着巨額的貨幣不敢動用，專來應付存款者在任何的頃間有取回自己貨幣的可能性。

『可以說一切建設都停止了。新的摩天樓非常稀少。一九二九年以後建築的大多數摩天樓，住着人的只有百分之十至二十。汽車的運轉非常縮小了。好幾條鐵路都停工了。數年前顧客常常擁擠的商店，現時歡迎購買者，簡直是和接待自己的父親一樣。』

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中，有過許多恐慌，但任何時候，也沒有和這同等尖銳及深化的恐

一切恐慌
中最深刻
的及最尖
銳的恐慌

了。各方面影響的深度，現今的恐慌，使以前有地位的一切恐慌都遠遠地落後了。

「資本主義各國中現今的經濟恐慌，不同於一切類似的恐慌，其間因為牠是最持續的及最拖延的。倘若以前的恐慌，總括不過一——二年，那末現今的恐慌，已經繼續五年了，牠一年年地在播蕩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並由其中汲盡以前年代所積蓄的脂肪。無用驚異，這次恐慌，是一切恐慌中最嚴重的恐慌。」（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五三九頁）

關於這事，表明恐慌深刻及尖銳的一切主要指數都證明了。根據一切描繪生產的衰落，失業的規模及工資的降低，商品價格的跌落，對外貿易的衰落，交易所股票行市的跌落，等等的主要指數，現今的恐慌，是使資本主義歷史中有地位的一切先前的恐慌都遠遠地落後了。

這裏的表，牠給與了現今恐慌和先前恐慌的衰落在百分率中的比較。

恐慌的年代	世界的生 鐵提煉	美國的建 築工業	世界的 對外貿易	美 國 法 國	股票行市	世界商品價 格的跌落
一八三三—一八三四年	八·九	—	五	三	—	三〇·二
一八三三—一八三五年	一〇·〇	—	四	二元	—	二〇·四
一八四〇—一八四二年	六·五	—	一	—	三	—
一八四七—一八四八年	三三·〇	一〇〇·〇	七	三	五	〇·八
一八五〇—一八五二年	四〇·五	一一·〇	—	四	二五	三三·〇
一八五九—一八六〇年	六六·八	八五·二	六〇	五	五〇	四七·〇

在現今恐慌的狀況中，生產的衰落，達到了資本主義存在以來的恐慌歷史中沒有先例的規模。在過去的恐慌期間，生產的衰落，倘若達到了百分之一〇——一五，就認為是「常深」的了，現今的恐慌，對資本主義全世界生產的縮減，達到了巨大的規模，——由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而個別最重要的國家，牠曾經達到了二分之一。

這種空前的生產縮減，把資本主義各國家遠遠地向後擲退了。

根據資本主義國家個別工業部門關於生產水準最準確的材料。下表指出了一九三二年的生產，當時所達到的最大衰落點，究竟退到了先前那一年的水準。

國別	石 煤	鐵 炭	鋼	棉花消費
美國	一九〇六年	一八九八年	一九〇五年	一九〇三年
英國	一九〇五年	一八六〇年	一八九七年	一八七五年
德國	一八九九年	一八九二年	一八九五年	一八九九年

這樣看來，資本主義工業的主要部門，是被恐慌向後擲退二五——四〇年了。

世界上前未曾有的生產的衰落，是以最密切的形式，和巨大的失業聯絡着的。按失業的規模，現今的恐慌，也使以前一切恐慌都遠遠地落後了。充分能夠說，在一九二一年恐慌的時候，當時的失業，就那時說來是達到的巨大規模，失業者的人數大約達到一千萬人。但在現今恐慌的時候，失業者的人數，在最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就達到了四——五千萬人。

什麼原因使恐慌具有拖延的及長期的性質，使牠空前的深化及銳化呢？約瑟夫在十七次黨大會的報告中，以如下的形式把這些原因表明出來了。

恐慌空前
深化的原因

藉犧牲別國來迴避的陰謀。

「這首先能解做是工業恐慌無例外的囊括了資本主義各國，遂妨害了一國藉犧牲別國來迴避的陰謀。」

「第二這能解做是工業恐慌和農業恐慌的綜合，這種農業恐慌無例外的囊括了農業國家及半農業國家，遂不能不使工業恐慌複雜起來及尖銳起來。」

「第三這能解做是農業恐慌在這時激化了並囊括了一切農業部門，其中並有牧畜業，牠引到了充分的退化，引到了由機器轉到手工勞動，引到了用馬匹來代替曳引機，引到了對人造肥料的應用非常的縮減，而有時且完全拒絕，遂愈益延長了工業恐慌。」

「第四這能解做是在工業統治着的獨佔的卡特爾，努力在商品上保持高度價格，——這種情形把恐慌弄成了特別病態的，並妨害了存貨的銷散。」

「末了，——這主要的，能解做是工業恐慌乃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條件中爆發出來，當時資本主義，無論在主要國家，無論在殖民地及屬國，都已經沒有，也不能有大戰及十月革命以前牠所有的那種力量及鞏固性，當時工業資本主義的國家，由帝國主義大戰，繼承了企業慢性的運轉不足及好幾百萬失業者隊伍，她再沒有力量由牠們中解放出來。」

這就是決定了現今工業恐慌深深地拖延性質的情形。』（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五三九—五四〇頁）

信用恐慌及破產

性。

現在資本主義獨佔性質的結果之一，是在信用恐慌中所展開的一定的特性。

在先前恐慌的時候，信用領域是公開地，猛烈地顯現恐慌的最初領域之一。銷售的停滯，十分迅速地把沒有發賣自己商品可能性的企業引到了破產：沒有貨幣用來清償自己的債務，牠們被迫宣佈破產，即是宣佈無力清償債務。在前於獨佔資本主義裏的企業破產，非常迅速地就會惹起和這些企業有聯繫的銀行的破產。同時企業的破產，致令縮小了生產，於是最有能力的及鞏固的企業，由市場上驅逐了較弱的企業。像這樣，恐慌破滅了小企业及一部分中等的企業，遂愈益強化了幾個大資本團體的地位。

現代資本主義的獨佔性質，使信用恐慌僅在一九三一年纔公開地爆發起來，當時經濟恐慌已經非常深沉地囊括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全部經濟生活。

在現代資本主義中佔統治地位的獨佔，從恐慌的最初，就把由恐慌而來的損失，都轉嫁

到非獨佔部門的肩上去，非獨佔的部門中是中等大的企業占優勢。同時，獨佔以強有力的形式來進行縮小生產，藉以在強力縮小銷售的情況中，來維持高度的價格水準。生產縮小，不可避免地引到利潤的縮小，引到賠本，引到個別資本家團體間利潤分配中的巨大激變。

恐慌惹起了空前大量的破產，這裏的表，牠給與了關於這事的表現。

國別	破產的數目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美國	二二九〇九	二六三五五	二九二八八	三一八二二	一七七三二
英國	五九〇〇	六二八七	六八一八	七三二一	四九二七
德國	九八四六	一五四八六	一九二五四	一三九六六	三七一八
法國	六〇九二	六二四九	七二二〇	九〇一四	八三六二
波蘭	五一六	八一五	七三八	五四五	二五九

信用恐慌早就增長了。和銀行有聯繫的企業的破產，資本主義各國國家預算的困難，利潤的縮小及損失的增大，股票行市的跌落，——一切這些，準備好了信用恐慌的爆發，牠特別有力地在一九三一年間爆發了。因為生產及價格的衰落，生產沒有實現的可能性，存貨貶

價等等而發生的工業的破產，不可避免地會引到信用機關的破產。銀行的崩解，在自己的輪次又造出了工業的困難，並惹起了新的工業破產。

信用恐慌，首先是在德國和奧國爆發起來。一九三一年春季，奧國最大的，在自己的手中握有全國工業百分之七五至八十的銀行破產了。以後，德國許多最大的工業企業都接繼着破產了。一九三一年六月，德國第三位的大銀行（達爾式塔德銀行及國家銀行）破產了，別一家最大的銀行——德列登銀行也破產了。信用恐慌的波浪由中歐轉到了英國，更迅速的囊括了法國，美國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

在恐慌的打擊下，一九三一年的下半年及一九三二年，世界獨佔資本所組成的「美麗且傲慢」的許多大企業都崩解了。瑞典火柴托萊斯克列希爾崩解了。克列希爾是在美國的貨幣上工作，努力獲得了各國的火柴獨佔。他實行瘋狂的鬥爭來反對蘇聯；蘇聯輸出火柴，對於他是不希望有的障害。在自己破產的前夜，克列希爾自殺了。他死了以後，曝露了他在最後的時期，僅是在許多詐欺及欺騙的詭計上支持着，用這些欺詐，他暫時救出了自己的破產。並且曝露出來了許多國家著名的政治家，都被這位火柴大王所收買。許多社會——法西斯主義

的領袖，都是受他的接濟。

同樣的欺騙者有資本主義美國最大的企業家之一——印司爾。一九三二年春季，他的康採恩破產了。隸屬於這個康採恩，有美國六十個都市的發電廠，瓦斯工廠及自來水公司，資本有五萬萬美元。

『恐慌不限於生產及商業的領域，而且囊括了信用制度，本位貨幣，債務證據等等的領域，粉碎了傳統地樹立的個別國家間，以及單個國家裏社會團體間的相互關係。』

『商品價格的跌落，在這裏占有很大的作用。雖然有獨佔卡特爾的阻止，價格的跌落却仍跟着自然的勢力在增大，其間，無組織的商品所有者——農民，手工業者，小資本家——的商品價格，是儘先並大大的跌落了，僅只有組織的商品所有者——在卡特爾中聯合了的資本家——的商品價格，纔是漸次地在更小的程度中跌落下去。價格的跌落，使債務者（工業家，手工業者，農民等等）的狀況成了不堪容忍的，反之，把債權者的狀況却造成了空前優越的。這種狀況，必然會引到並實際引到個別企業者及商號的巨大破產，最近繼續的三年間，在這種基礎上，美國、德國、英國、法國破滅了幾萬家股份公司。股份公司破產以後，

遂都實行了使債務者的狀況相當緩和的本位貨幣的貶值。本位貨幣貶值以後，——無論對內債務抑或對外債務，都經國家決定合法的不償付。』（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五四〇頁）

通貨膨脹
及爭奪市
場的鬥爭

恐慌的發展，引到了最廣大的通貨膨脹，即是本位貨幣貶值。價格的跌落，使債務者的狀況空前困難起來：當價格跌落的時候，現在必需償付的同數量的債務，比較以前當他借債的時候，要費去他更多數量的商品。價格的跌

落，在個別債務者——企業家的肩上，遂加上了追增的負擔，牠極端惡化了有巨額債務的各國的狀況。怎樣纔能由這種狀況逃出呢？資本家及他們的政府，找到了兩種途徑的出路：一條是停止還債，別一條是通貨膨脹。隨着恐慌的增大，資本主義的國家一個接着一個停止了還債。但這還嫌不夠，牠們都走上了通貨膨脹的大道。走上這種途徑最初是比較更弱的國家。一九三一年秋季，英國也把自己的本位貨幣放上了貶值的途徑，美國政府停止了兌現，並把英鎊貶值。本位貨幣的貶值，替債務者帶來了緩和：他們現在能夠用減低了價值的貨幣來歸還債務了，即是拿更賤價的貨幣來償還債務了。但通貨膨脹在爭奪國外市場的鬥爭中，也有巨大的意義。

貨幣貶值，使資本主義國家於世界市場上在其他國家前面有了優先權，取得這種優先權，是因為她的商品，在這種場合用黃金來計算比較更低廉。紙幣的價格甚至會增大，但倘若把這些貨幣換成黃金，那末就顯出了把自己的貨幣減低了價值的國家的商品，就對黃金的比率說來，是成了更廉賤的。那些按以前的價格來出賣商品的國家，這種價格和黃金比較起來是沒有貶值的，就會顯著失敗。因此我們看到，世界別一個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她是世界最富的國家，也同樣開始把自己的貨幣貶值，把美元貶值了。

這是發生在一九三三年三月。資本主義全世界都把美元和英鎊認為是最穩定的。資本主義全世界的事業家都對牠們祈禱，都相信牠們的堅定，把牠們看得和黃金相等，其他較貧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在牠們裏來保存積蓄的資金。但這兩個堡壘傾頹了，並在自己後面曳倒了其他附庸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第三個強大的，在大戰期間暴富的國家——日本，也把自己的貨幣比較以前對黃金的價格幾乎貶低了三分之二。由於這種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貨幣價格的跌落，又增大了資本家中間新的喧擾，新的混戰。因為每個把自己的貨幣貶值了的國家，在世界市場上能夠更廉賤的出賣自己的商品，來打擊競爭者。所以在爭奪市場的格鬥

裏，遂出現了新的武器——貨幣貶價。用這種武器來實行本位貨幣的戰爭。

一九三三年年底，資本主義全世界只有四個國家保持着金本位，這是法國、比利時、瑞士及荷蘭。一切其餘的國家都走上了通貨膨脹的途徑。

「顯然，在這些動搖了信用制度的基礎的現象以後，必然會進到並實際地進到了停止債務及外債的清償，停止同盟國債務的清付，停止資本出口，從新縮小對外貿易，從新縮小商品出口，強化爭奪國外市場的鬥爭，強化各國間的貿易戰爭——傾銷。同志們，正是傾銷。

我不是說假造的蘇維埃的傾銷，關於這事，歐洲及美洲高貴的議會有些高貴的議員，不久前已經完全叫得嗆聲啞氣了。我是說真實的傾銷，現在幾乎全體「文明」國家都在實踐着的，關於牠，這些大膽的及高貴的議員，却都見解分明地保守着沉默。」（約瑟夫伊里奇主義

問題五四一頁）

生產的衰落

生產過剩的恐慌，在經濟的一切部門中，都引到了生產大大的衰落。從一九二九年秋季起以至一九三二年止，資本主義各國都在空前的規模中引來了生產的縮小及減少。

同時，蘇聯每年對生產都給與了非常的，新的增大，被恐慌的鐵腕所緊壓的資本主義世界，却以空前的規模使生產後退了。

這裏，是根據官廳的材料，所編成的關於蘇聯及資本主義國家生產量的變動表，牠是約瑟夫在十七次黨大會的報告中曾經引用過的。

工業生產量對一九二九年的百分比：

年	代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蘇	聯	一〇〇・〇	一二九・七	一六一・九	一八四・七	二〇一・六
美	國	一〇〇・〇	八〇・七	六八・一	五三・八	六四・九
英	國	一〇〇・〇	九二・四	八三・八	八三・八	八六・一
德	國	一〇〇・〇	八八・三	七一・七	五九・八	六六・八
法	國	一〇〇・〇	一〇〇・七	八九・二	六九・一	七七・四

這個表是最有意義的。

第一，牠指示了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生產，都受到了空前的衰落，同時，蘇聯的

工業生產却增大到兩倍。

第二，牠指示了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衰落的最低點是一九三二年，當時生產量和一九二九年比較起來，是縮小了整個的三分之一。僅在一九三三年，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纔有小小的好轉；然而一九三三年的生產，和恐慌以前一九二九年比較起來，却還縮小了整個的四分之一。

第三，牠指示了恐慌是以不一律的力量打擊了資本主義的各個國家，牠在各國的影響也是非常不一律的。

同時不要忘記，在恐慌最初的頃間，各國的狀況也是非常不一律的。根據這個表，能夠指出英國是站在比較最順利的狀況裏。然而却不是這樣。倘若把這些國家現今的水準，和戰前的水準比較起來，就成了顯明的。下列的表，是約瑟夫在他的報告中所引用的關於這種事情的計算。

工業生產量對戰前水準的百分比：

國	蘇	美	英	德	法
國	聯	國	國	國	國
別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〇〇	一九四・三	二五二・一	三一四・七	三五九・〇	三九一・九
一〇〇	一七〇・二	一三七・三	一一五・九	九一・四	一一〇・二
一〇〇	九九・一	九一・五	八三・〇	八二・五	八五・二
一〇〇	一三・〇	九九・八	八一・〇	六七・六	七五・四
一〇〇	一三九・〇	一四〇・〇	一二四・〇	九六・一	一〇七・六

由這個表裏，看出英國及德國的工業，現在是低於戰前的水準。美國的工業，牠在一九二九年已經達到了戰前規模的百分之二七〇，現在僅是超過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二〇。同時，蘇聯社會主義的工業，比較戰前帝俄的工業幾乎增大到四倍。

生產力的破壞

資本主義各國生產慘滅的縮小，是意味着生產力空前的破敗。

用勞動大眾的血汗所創造的生產設備，是在最小的程度中利用着。巨大的數的鑄礦爐及馬爾丁氏煉鋼爐，礦坑及礦山，機器製造工廠及紡織工場都停止了運轉。以最新的技術設備了的企業也沒有工作。投在這些企業裏的巨額資金都失去了一切作用。企業自身因停工而倒塌了，絕大多數開工的企業，也是以不完全的運轉在工作着。

企業運轉不足的程度，及工業生產可能性沒有利用的程度，比較生產的縮小更非常高。事實是在恐慌以前，主要國家的工業也遠不是以完全的運轉在工作着。生產設備大大的運轉不足，——這是資本主義體制總危機鮮明的表現之一。

工業的主要部門，在恐慌以前，就不能完全利用自己巨大的生產可能性。在惶恐及生產衰落的結果中，生產設備的運轉不足更巨大地增長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美國鑄鋼的設備只有百分之二三，生產汽車的機械只有百分之一是仍在開工。德國全部工業的運轉，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落到百分之三六。而重工業的運轉却還更少。

美國四年間破毀了六十座熔礦爐。一九三一年，每年生產性在七十一萬噸的十二家馬爾丁氏法的煉鋼工廠都破產了，毀壞了十三架軋壓機器。德國二十三座熔礦爐及三十八個馬爾丁氏法的煉鋼組合都破產了。

在布爾喬亞的報紙上，能夠找到幾十處記述資本主義各國成長起來的機器的巨大墓地。許多閉了門的工廠及堆棧閉放着的強有力的起重機，荒廢了的長了草的工廠軌道，整排宏壯

的貨船及客船，成林的滅了火的工場煙囪，在最富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區域中，延長到幾十里路。

人民收入
的低落及
國民財產
的減少

工業中生產的縮小，所生產的商品量的縮小，運輸的減少，是意味着每年在資本主義國家所生產的價值總額的減少。這意味着着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收入降落了，即是說某一國所生產的生產總數減少了，

但在恐慌的影響下，不僅是資本主義國家每年的人民收入降落了。停工的工場倒塌了。未曾修繕的房屋成了無用。沒有耕種的地面長滿了雜草。沒有在事業中消費的機器生鏽了，並成了無用。沒有銷路的大量已成品用各種方法消滅了。以各種各樣的形態，把在富有的資本主義國家所集中的，幾十年來頑強的艱辛勞動所積蓄的財富，引到了空前的掠毀及消滅。把許多世代勞動所積蓄的生產力引到了空前的濫費。某一國所有的價值總額——工場及工廠，房屋，機器及設備，已成品及原料品的價值總額，普通叫做某一國的國民財富。這種財富，在資本主義各國；自然不是握在人民的手中。反之，牠在資本主義下，是集中在少數一羣權取者及寄生者的手中，確實和這一樣，資本主義各國的人民收入，也完全不是歸屬國民

大衆，而是把自己絕大的部分，都落爲少數之又少數的寄生者所有。

下表指出了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恐慌最初二年間國民財富及人民收入的低落。（單位十萬萬美元）

國 別	國 民 財 富		人 民 收 入	
	一 九 二 九 年	一 九 三 一 年	一 九 二 九 年	一 九 三 一 年
美 國	四〇〇	二四〇	九〇・〇	五四・〇
英 國	一一五	六九	一九・〇	一一・四
德 國	八〇	四八	一五・五	九・三
法 國	六八	五一	九・〇	六・七
意 國	三〇	一八	五・〇	三・〇

這些數字，指出了在恐慌的兩年間，五個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幾乎損失了自己國民財富的百分之四十。（由恐慌之初的六千九百三十萬萬中減少了二千六百七十萬萬美元）。她們的人民收入，在這同一期間，由一千三百七十五萬萬美元落到八百四十四萬萬美元，即

是也幾乎損失了百分之四十。

這些數字，給與了恐慌在資本主義世界所引來的，那種空前的破壞最概括的表現。這些數字，鮮明地圖解了資本主義體制全部的不合理及全部的罪惡，這種體制，盲目的消滅了無數的財富，並把億兆的人們注定了無數的苦難及滅亡。

按人民收入的低落及國民財富的毀滅的程度，現今的恐慌是使以前一切的恐慌都遠遠地落後了。爲的充分比較，指出一九〇一年恐慌的期間，德國人民收入是縮減了百分之六，一九〇七年恐慌的期間，德國人民收入是低落了百分之四，而英國人民收入則是低落了百分之五。

失業與工人階層的狀況

恐慌以自己的全部重量，壓潰了工人階層。恐慌把工人階層的狀況引到了空前的惡化，把失業及對普羅列塔利亞的榨取引到了空前的增大。

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惹起了包括好幾百萬人的恆久的失業。失業，是隨着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間所普及的資本主義合理化的波浪增大了。藉勞動強度瘋狂的增長，資本家達到了對勞動力費用上的『節省』。幾十萬的工人因此被指爲『過剩的』了。

一九二七年六月，英國有百分之八·八，一九二九年二月就有了百分之二二·二的失業者。德國在相同的期間，有百分之六·三及百分之二一·三，或二百六十二萬二千的失業者。美國一九二七年有二百一十萬，而在一九二八年年底及一九二九年年初就有了三百四十萬失業者。

一九二九年襲來的恐慌，把失業引到了巨大的增長。生產的縮小，把好幾百萬的工人擲到了街頭。在恐慌的打擊下，對殘留在生產中的工人，是實行了愈益增大的勞動強度，更提高了榨取。

在現今恐慌的期間，失業達到了資本主義全部歷史中空前的規模。資本主義主要各國中的失業者人數，根據最慎重的計算，也達到了四千五百萬人。對於這些數目，還要再加上部分地失業的，即是每星期工作一兩天的巨大多數的工人。末了，這裏是沒有加入恐慌剝奪了最後一片麵包的，殖民地世界的巨大多數的勞動大眾。在恐慌的期間，全世界的失業增大到四——五倍，而在許多國家却還更多。

應當注意到最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沒有或種整理了的及可信賴的失業者的統計。普

通的統計材料，都是極力壓低了的。

在這樣的國家，比如美國，一般都不實行正式的失業統計。但甚至布爾喬亞的報紙，也沒有能力來掩蔽那種事實，即在恐慌的最低點上，美國約有一千七百萬失業者。這幾乎是個最富的工業國家工人階層的半數。英國關於失業者人數的材料，是根據社會保險的名冊。這些名冊，指示了約有三百萬的失業者。但最近的幾年間，從社會保險中除去了幾十萬失業者。幾十萬人一般都沒有能力來保險。德國關於失業的官廳材料，是強有力地壓低了的，這特別是在希特勒法西斯政府獲得了政權以後。波蘭工人階層全體一半以上都沒有工作。

現在在任何一个資本主義國家，很少能遇着家長，兒童，親屬，都不是失業者的工人家庭。這意味着工人貧乏的工資，必需贍養多數的人口。這意味着留在生產中的工人，任何時候都不能確信自己的明天，不能穩定自己的命運，——被擲到街頭的威脅是恆常地懸在他們頭上。

資本主義國家在給予失業者乞食般的救濟上，資本又加以無情的進攻，在『節省』國家經費的前提下，許多國家非常惡化了失業者救濟的條件。在這種國家，比如法國及美國，都

沒有強制的失業保險，失業者只能死於飢餓或仰給私人的慈善。但在那些實行強制失業保險的國家，對於失業者的津貼，都實行無情的進攻。在德國及英國，非常地減低了津貼的數額。此外，對絕大部分的失業者完全剝奪了津貼。

在恐慌的狀況中，布爾喬亞對工人階層的生活條件加以襲擊。在一切國家，都巨大地增長了對殘留在生產中的那些工人的榨取程度。在許多場合，延長工作日都有地位，增大了勞動強度。酬報局部的失業者，是令人難信地低下。勞動條件在一切關係中都惡化了。

工
資
的
減
低

布爾喬亞利用恐慌的狀況，對工人工資的水準作有組織的進攻。在恐慌的年間，一切國家中，國民經濟的一切部門中都實行了工資的減低。

在恐慌的年間，工人階層全體所取得的工資總額，是以最有力的形式縮減了。美國資本家於一九三二年，是支出了以前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三（三分之一）。德國工人階層的工資，在恐慌的三年間，縮減了二百六十萬萬馬克。同時，社會主義的國家——蘇聯，在五年計劃的年間，却把工資基金由八十萬萬盧布增大到三百萬萬盧布了。

德國一位經濟學家，計算過最近幾十年間，最主要的資本國家中實際工資水準是在怎樣

變遷。建基於這種問題的研究上，他得到這樣的結論：『倘若把現在的實際工資水準，和以前十年的實際工資來比較，那末就得到如下的結果：德國及美國的實際工資水準，比較最近半世紀的任何時候都更低；英國的實際工資，近於十九世紀末葉及二十世紀初葉的水準。』

這些結論，根據個別國家的材料完全確證了。

德國。工資的平均率，在最近幾十年間是以如下的形式變遷了：（以一九〇〇年爲一〇〇）

一八八七—一八九四年	……八六
一九〇〇年	……一〇〇
一八九四—一九〇二年	……九八
一九〇三—一九〇八年	……一〇一
一九〇九—一九一四年	……一〇一
一九二四—一九三二年	……八六

最近時期，實際工資水準更受到不斷的降低。倘若以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爲一〇

○，那末我們就取得如下的圖畫：一九二八年的工資水準，在緩慢提高的給果中達到了一〇〇，以後的各年間就都給與了不斷的降低。

一九一九年	……九八
一九三〇年	……八九
一九三一年	……七九
一九三二年	……六四

一九三三年，德國工人階層的物质生活水準，更引到了愈益的低落。

失業者的狀況愈益惡化了，不用說，那些主要是根據政治考慮而來的大批失業者，是完全喪失了津貼，法西斯主義的官僚機關，對一切其他類別的失業者的津貼也都實行了減低。

英國。英國工人的平均工資額，在最近的幾十年間也顯出了低落。

以一八九五——一九〇三年間為一〇〇，我們得結果如下：一九〇四——一九〇八年是九七，一九〇九年——一九一九年是九六。在相對安定的年間，英國資本主義引來了工資的提高。從一九二七年開始，又引到了下降：一九二七年是九八，一九二九年是九七，一九三

二年是九四。

在美國，工人階層全體的工資，從一九二二年起都是在提高着，一九二九年達到了最高的水準。如以一八九八——一九〇八年爲一〇〇，那末我們就看到一九二九年是一二五了。但從這時起，開始了不斷的降低，牠把工人階層的物質水準遠遠地向後擲退了。一九三〇年的指數等於一〇五，一九三一年等於九一，一九三二年等於七一。

資本在工人階層生命交關的利益上的襲擊，由普羅列塔利亞廣大的層級方面引起了反抗。同盟罷工的波浪，在資本主義國家一國國地展開了。在現今恐慌的條件中，同盟罷工的鬪爭顯出了特別的堅定。她在幫助工人階層判解現實的事態。她明顯地曝露出來了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在現今恐慌條件中的罷工，迅速地採取了對布爾喬亞制度挑戰的性質，這種制度是罪惡地把億兆人們判定了無希望的窮困。

工業恐慌
與農業恐
慌的綜合

造成現今恐慌特別銳化及深化的，是由於恐慌也囊括了工業國家也囊括了農業國家，也囊括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也囊括了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現今的恐慌，使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根本矛盾，都裸露並尖銳化到了極限，這些矛

盾中並包括了工業和農業間的矛盾。

「在經濟恐慌展開的行程中，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恐慌，和農業國家的農業恐慌不是單純地拼發，而是綜合起來了。牠加重了困難，並預定了經濟活動一般衰落的不可避免性。」（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三五頁）

工業恐慌引到失業空前的增長，引到工人大眾空前的貧窮化。大眾的貧窮，是意味着農產品銷路的縮減。此外，生產的縮減，又是意味着農業原料——棉花，羊毛等等——需要的縮減。而輪到自己，使農民大眾破產的農業恐慌，又剝奪了他們購買工業商品的可能性，像這樣工業的銷售市場也窄狹了。

農業恐慌，是資本主義無力統制現代發展了的生產力的明顯指標。現代的技術，給與了完全應用新的勞動方法的可能性，揭開了意味着生產性巨大增長的機械化的可能性。然而資本主義的範圍，對於現代技術的成就就是過分太窄狹了。激化了城市和鄉村間的對立性，資本主義把農業注定了停滯及自然生長，資本主義的諸關係，是農業向前發展的道路上障礙。

資本主義各國農業，衰落及停滯，在蘇聯的對比下更特別鮮明地曝露出來了。僅在一

農
業
的
衰
落

九三一年一年間，蘇聯的播種面積就大約增大了一千萬公頃，而資本主義各國的五穀播種面積，在最近的二十年間總共不過增加了三千萬公頃。一九三三年及一九三四年，蘇聯的農產品每年平均的增加等於百分之六·二，那時例如美國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九年間，農產品的增加是百分之一·七，且蘇聯在個人小經營形態統治的時代（一九二六——一九二九年），也有百分之二·七。一九三四年集體農場所給與國家的五穀，比較集體化以前個人農場所給與的多了十萬萬蒲特。而在一九三五年，則給與了比保證廢止糧食券制度的還更多。世界大戰惹起了資本主義國家農業的嚴重恐慌。許多國家農民大眾的破產，生產的縮減，都是這種恐慌的結果。現今的恐慌，其中是工業恐慌和農業恐慌互相綜合起來了，對於好幾千萬農民的生存帶來了打擊。

惹起了勞動大眾及普羅列塔利亞空前的貧窮化，恐慌銳利地縮小了農產品的需要，對這些生產品的銷售市場窄狹到了極限。市場非常的窄狹，引到形成農產品巨量的堆積，並引到價格慘酷的跌落，堆積形成，銷路縮小，價格跌落，在自己的輪次又惹起了農業中生產的縮小。

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倉庫及棧房，都堆滿了巨量農產品的存貨。布爾喬亞的指導者，只能看到一種由這些豐盛中挽救的方法，這是焚燒，朽腐，拋到海裏，消滅存儲，而主要的是縮小耕地，強制農業生產更少的商品。山般的小麥及玉米都腐敗了及焚燬了，牛乳傾在河裏，……美國把棉花鋪在瀝青馬路上，德國用特別的染料專門來蝕腐種子，好使牠不適用於人吃，只能用來飼養家畜。

農產商品的價格，在恐慌年間強有力地跌落了。例如世界市場上小麥的批發價格，在恐慌年間落到百分之七十，而棉花，白糖，咖啡，羊毛，更賤到半價以下。由這裏好像是城市消費者應當占便宜，應當是人民大眾占了便宜。事實上却並不是這樣。當商品達到消費者的時候，牠是要經過十幾個轉賣商人，批發商人的手，他們是在最大的獨佔中團結了的，却不讓零售價格低落。零售價格，在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恐慌年間都跌落得很少，而在某幾個國家（例如德國），甚至還上漲了。但農場經營者，農民勞動大眾是只和批發商人往來，被迫按照最低的批發價格出賣自己的商品，這種批發價格，總共甚至不能彌補種子及農具等等上的費用，更談不到勞動的代價。

農業恐慌，引到農產品生產的縮小。布爾喬亞的政府，在許多國家都完全公開地宣傳縮小生產。這，照他們的見解，是緩和農業恐慌的唯一方法。農業生產的縮小，這和工業生產的縮小一樣，是意味着生產力巨大的濫費。小麥及玉米的田場都放着不播種，棉花的，橡膠的，咖啡的栽培地都放着不耕耘，或是完全砍伐掉。和發生這事的同時，當時却有幾百萬的人沒有一片麵包，在自己的頭上沒有遮蓋，沒有最必需的衣服。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縮小了曳引機，機器，肥料的應用，牠們的銷路低落了。恐慌把資本主義世界的農業，引到了直接的退化，引到了空前的衰落。

在農業恐慌的打擊下，是貧農和中農大衆首先蒙受損害。恐慌把廣大的農民羣衆引到了貧窮化。恐慌加速了農民的分化，把好幾百萬農民轉入了普羅列塔利亞的隊伍。農民把自己生產產品所賣得的代價，比較他以前所賣出的代價僅是不大的一部分而已。

但國家的捐稅，地主的地租，銀行的債務，農民必需照先前一樣，且甚至是按增大了的數額來繳納。貧農的及中農的農場，繳納債務的利息及捐稅的費用，吞去了他們能由市場賣出的代價的絕大部分。爲了稅捐及債務，使農民的農場帶着牠的全部農具在拍賣。成百成千

的農場，不僅在歐洲各國都已經破產了，而且在美國也一樣，這個國家，是資本家常常指為資本主義下農業繁榮及隆盛的實例的。在這種空前破落的基礎上，農民大眾對資本，地主，銀行壓迫的反抗增長起來了。農民企圖聯合起來，組織自己特種的罷工，反對因債務出賣他們的家財，都拒絕購買被拍賣的財產。在美國有這種情形，當時近隣的全體農場經營者，他們都集合到被拍賣財產的破產了的農場上來，大家一致對整個農場及一切設備都出價一元。銀行的代表被迫只好延期拍賣，而把債務延期償付。拋棄了自己的農場，破產了的農民增大了在大路上流連乞食者的隊伍。至於資本主義各國的日雇農夫的狀況那更是可怕的。在歐洲及美洲，地主及富農，他們拒絕以現金來酬報所僱用的雇農的勞動力，是成了普遍的現象。因為以一掬的五穀，以一片半腐敗了的馬鈴薯，在同樣的工作上就能找到城市的失業者。布爾喬亞的斗方文人，在狂叫着回歸土地（即是回歸農村）。創設了專門的機關，這種機關應當來組織所謂對失業者之「移民地」。但這意味着各種細碎的經營愈益增加，牠在農具缺乏下，在無希望的勞動下，在自己可憐的小塊土地上，幾乎只能養活自己。資本主義的農業恐慌，鮮明地顯示了在資本主義下，小生產是如何絕望的狀況。

恐
慌
與
獨
佔

現今恐慌最重要的區別之一，是牠由獨佔資本主義的地盤上發展起來。

『現今的資本主義，和舊資本主義的區別，是爲獨佔的資本主義，而這就預先決定了資本主義的聯合，雖然生產過剩，却仍在商品上爭取保持高度獨佔價格的不可避免性。顯然，因這種狀況，恐慌使商品基本消費者的人民大衆成了特別慘苦的及破滅的，於是不能不引到恐慌的延長，不能不妨害恐慌的消解。』（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

三五——三五二頁）

布爾喬亞的從僕們，許多年來都斷言獨佔的成長，是意味着過渡到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資本的辯護士神話般說過，在獨佔資本主義下，恐慌會成爲過去。現今的恐慌，充分鮮明地曝露了這種捏造的全部虛偽。事實上，現代資本主義的獨佔性質，只是把恐慌更引到了非常的銳化。把恐慌引到了深化及長期化。

獨佔的支配者，首先是企圖把一切恐慌的重壓，都轉嫁到廣多的消費大衆身上去，甚至在生產過剩的境况中，仍努力保持高度價格。並實際上，雖然生產過剩，許多工業獨佔部門的生產品上的價格，比較其他部門所生產的商品上的價格，是落得非常緩慢的。

壟斷的價格及自由的價格表。

年 代	德 國		奧 國		波 蘭	
	壟斷的價格	自由的價格	壟斷的價格	自由的價格	壟斷的價格	自由的價格
一九二八	一〇二·一	一〇六·八	—	—	—	—
一九二九	一〇五·〇	九七·四	九九	一〇〇	一〇七·七	九三·六
一九三〇	一〇三·一	七九·七	九六	八七	一〇八·九	八〇·九
一九三一	九三·六	六〇·八	九一	七六	一〇七·八	六三·八
一九三二	八三·九	四七·五	九三	七三	一〇六·一	五二·五
一九三三	八三·九	四八·三	九四	七三	九四·八	四八·八

在許多許多的場合，恐慌的壓迫，比較獨佔的聯絡，依然表現是更有力的。當價格迅速傾向下落的時候，獨佔自身也就瓦解了。在生產原料的部門中更特別常常有這事。原料上的需要非常縮小，發生大量堆積，最後會迫使生產者去大大的跌價。在這些部門裏，獨佔同盟顯出無力在高度的水準上來維持價格。

在恐慌的境况中，空前增長了一切隱在獨佔資本主義本質中的矛盾。獨佔支持高度價格水準的趨向，會引到一方面是少數獨佔同盟，和另一方面是弛的生產品的全體消費者大眾間最尖銳的矛盾。獨佔化了的部門，和獨佔占有不大地位的部門間的矛盾尖銳化了。崩裂着個體獨佔體的矛盾非常激化了，個別獨佔組織內部的鬥爭成長起來了。許多獨佔不能支持恐慌的打擊而崩解了。

在恐慌期間，例如下面這些大規模的獨佔聯合都崩解了，國際亞鉛卡特爾，歐洲生鐵卡特爾，國際錫卡特爾。歐洲鋼鐵卡特爾也長期站在最有力的打擊下。德國崩解了人造絲生產者的組織，亞鉛的卡特爾也破產了；法國生鐵新提加也崩解了，以及其他等等。

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都對獨佔聯合予以強有力的支持。陷於困難狀況中的獨佔，能由政府取得各種補助金及救濟。好幾億兆的馬克，美元，法郎，都像這樣由憔悴的納稅者的口袋，轉入托辣斯資本巨頭的保險庫裏去了。

對 外
貿 易 的
衰 落

生產過剩的恐慌及銷售市場的窄狹，會引到對外貿易的縮減。現今的恐慌，關於對外貿易的衰落，是使資本主義歷史中有過的一切恐慌都落後了。

關於這事，下面這個表證明了，牠給與了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間世界貿易的衰落，和許多先前的恐慌期間對外貿易衰落的比較。

恐慌期間對外貿易額減縮的百分率：

一八七三—一八七四年.....	五%
一八八三—一八八四年.....	四%
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年.....	一%
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	七%
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	六五%

對外貿易的衰落，削弱了資本主義經濟缺欠牠就不能存在的那種經濟聯繫。工業國家強有力地縮減了原料的輸入。農業國家縮減了工業品的輸入。這無論在生產中，抑或在廣大的勞動羣衆的消費中，又都會引到更大的縮小。

世界貿易的衰落，以最大的力量，打擊了在世界市場上占有優勢地位的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下面的數字，牠指出了最主要的資本主義列強出入口的縮減。

最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對外貿易的衰落。(一九二九年的指數爲一〇〇)

國別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入口	出口	入口	出口	入口	出口
美國	七〇	七三	四八	五〇	三〇·一	三〇·八
德國	七七	九〇	五〇	七三	三四·七	四二·六
英國	八六	七八	七二	五三	五七·六	五〇·一
法國	九〇	八五	七二	六一	五一·二	三九·三
意國	八〇	七九	五一	六六	三八·七	四五·六

對外貿易如此的縮減，引到爭奪市場的鬥爭空前的銳化。個別國家間爭奪銷售市場的競爭銳化到了極度。競爭的鬥爭採取了特別銳利的形態。在每一個國家中，資本家都努力首先保障國內的市場，不讓競爭者由國外侵入。都實行了空前最高的關稅。保護貿易主義在資本主義各國空前的增大，結果是傾銷非常的激化。

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生產，於一九三二年達到了自己最大的衰落。

由最大的
衰落點到
特種蕭條

最近的幾年間，工業的生產纔相當地提高了。在一九三三年及一九三四年期間，生產發生了不斷的動搖，然而這些動搖，却沒有達到一九三二年夏季所造成的最大衰落點。關於這事，揭載在六〇四頁及六〇五頁上的兩個表給與了表現，那兩個表的材料是引到一九三三年爲止的。我們來引一個也包括了一九三四年的表。

工業生產品量。(一九二八年等於一〇〇)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資本主義全世界	一〇六・〇	六六・一	七五・五	七八・二
美國	一〇七・二	五七・七	六八・五	七一・二
英國	一〇七・九	八二・八	八八・三	九九・二
德國	一〇〇・三	六一・二	六九・〇	八五・八
法國	一〇九・〇	七六・〇	八四・〇	七八・〇

像這樣我們看到，一九三二年的水準，是落在近幾年間的最後面。克服了最大的衰落

點，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都相當地前進了。然而遠遠沒有達到恐慌以前的水準。資本主義全世界一九三四年所生產的還少於一九二九年所生產的四分之三以下。

因什麼條
件轉到了
特種關係

專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所實行的，通貨膨脹的政策及對戰爭瘋狂的準備，來解釋最大衰落點的克服，這是不可信的。某幾個國家。例如日本，軍事工業巨量的定貨，真是佔有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工業狀況中的進步，却在各國都能看出來，其中並包括有貨幣穩定的國家。因此

「顯然，和軍事——通貨膨脹的景氣並行，資本主義內部經濟力量的影響在這裏也有地位。」（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五四三頁）

用瘋狂激化對工人階層榨取的方法，用使農民大眾零落的方法，用掠奪殖民地的勞動者居民的方法，資本主義在工業狀況中成功獲得了若干進步。榨取的增長，勞動強度的提高，工資的下降，——一切這些，對許多資本家在需要薄弱的時候，在商品低價的時候，給與了進行生產的可能性。依藉農民大眾及殖民地勞動大眾原料及食糧上的低度價格；這對資本家也是意味着生產費用的減低。恐慌破壞了巨量的生產力。消滅了大批的已成品，於最後是減

少了他的存儲，使供給與需要的相互關係，在許多場合成了更順利的。弱小企業的消滅，這裏對於更有力的企業遂掃出了延長生命的市場。

蕭條
的
特
性

這樣看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是把自己的最大衰落點放在後面了。工業由自己最大的衰落點轉到了蕭條。

「但不是普通的蕭條，而是特殊的蕭條，這種蕭條不是把工業引到新的上昇及繁榮，但也不使牠回到最大的衰落點。」（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五四三頁）

在普通的時期，當資本主義還沒有進到自己衰落及滅亡時代的時候，恐慌是被蕭條所代替，輪到蕭條，又是新的上昇端緒。然而現代的資本主義，——這是瀕死的資本主義——牠體驗着自己的總危機，牠裂開了把牠引到滅亡的最深刻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地盤上，爆發了現今的經濟恐慌，因此牠顯着如此的深度及長度，如此的破壞力及尖銳。現今的蕭條，也在這種總危機的地盤上有地位，因此牠和普通類型的蕭條有根本的區別，——牠不是新的上昇，新的繁榮的先驅及端緒。因為

「一切不順利的條件都仍在繼續影響着，這些條件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不給與或種

真正上昇。這裏要說到在她的環境中推演出來經濟恐慌的，繼續存在着的資本主義總危機，要說到企業慢性的運轉不足，要說到慢性的大量失業，要說到工業恐慌和農業恐慌的綜合，要說到普通預告上昇到來的，固定資本或種真正刷新的趨向不存在，以及其他等等。」（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五四三頁）

轉到了蕭條，愈益激化了個別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在同一期間，一個國家知道犧牲自己的競爭者，遂使自己的工業有了若干活躍，別的國家，却幾乎沒有經濟狀況好轉的徵候。

「雖然許多國家的工業生產有增加，金融巨頭利潤在擴大，但世界布爾喬亞一般地却絕對做不到由恐慌及蕭條裏逃出來，絕對不能制止資本主義矛盾的愈益尖銳化。在若干國家（法國、比利時等等）恐慌仍在繼續着，別一些國家轉到了蕭條狀態，而在那些國家，那裏的生產却已經越過了恐慌以前的水準（日本、英國）又成熟了新的經濟騷擾。」（國際第七次大會根據吉采特羅夫報告的決議。）

震撼資本主義全世界的恐慌，使資本主義體制一切內在及外在矛盾銳化到了極限。長期的恐慌，把工人階層的狀況引到了空前的惡化。廣大的失業，工

進攻的觀
念在在大大
中成熟了

資空前的縮減，榨取的增長——工人階層在現代恐慌條件中的命運就是這樣。恐慌使廣大的農民羣衆，蒙受了空前的破滅。隨着勞動大衆的貧窮化，同時成長了牠們反對罪惡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憤怒。

在大衆增大了的憤激前面，布爾喬亞愈益由舊的，在以前的條件中用來壓制工人階層服從的方法，轉到了公開的恐怖的法西斯主義的獨裁。德國的布爾喬亞，在社會——法西斯主義者的援助下，於一九三三年二月樹立了希特勒血腥的獨裁，布爾喬亞愈益拋棄了民主主義的虛飾，轉到了用公開的血腥的恐怖來反對工人階層。但這裏，牠自身又惹起了威脅着崩裂資本主義全部建築的，階層關係愈益空前的尖銳化。

長期的恐慌，使資本主義列強間的一切矛盾銳化到了極限。在恐慌的條件中。每個國家都企圖把牠的重壓卸在別個國家身上。爭奪市場的鬥爭極端銳化了。在國外市場上應用傾銷，每個國家都同時守護着自己的國內市場，以避免外國競爭者的侵入，債項的停付，使債務國和債權國間的相互關係尖銳起來。恐慌激化了帝國主義時期不平衡發展法則的活動。牠以不一律的力量，打擊了各國，像這樣遂引到帝國主義列強間勢力相互關係中顯著的變動。

一切這些，使國與國間的相互關係銳化到了極限。準備新的帝國主義大戰，已經完全公開地在進行。資本主義各國都在盡力擴充軍備，準備爭取重分世界的新的決鬥。同時，在恐慌條件中，一切工業部門都收縮了自己的生產，但只有一個部門沒有縮小，反而一年年地愈益在擴大，——這是軍事工業。這裏，日本以武力侵奪了滿洲及向華北推進，已經有好幾年了。中日間的戰爭，使爭奪太平洋的鬥爭銳化到了極限，太平洋上是錯綜着日本、美國及英國這幾個帝國主義者的利益。

意大利、法西主義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戰爭，觸動了歐洲帝國主義列強間矛盾的一團亂絲。這種戰爭，孕育着瓜分世界的最大危險性。

在帝國主義首腦部的機密室裏，已經在編制將來大戰的計劃。在這些計劃中間，武裝襲擊蘇聯的草案佔有最顯著的地位。

法西主義勝利了的國家是在喧擾起來。在德國，康姆黨正在進行反對法西主義的英勇的鬥爭，並在令人難信地艱苦的條件中，深深的潛行鍛鍊着顛覆法西主義獨裁的力量。在法國，法西主義的煽動惹起了建立工人階層強有力的支柱，牠對鬥爭組織了統一陣線，使布爾

喬亞的政客們，被普羅列塔利亞的憤慨真正地驚駭了。在奧國，一九三四年二月，幾萬工人在社會民主黨領袖反叛的令人難信地困難的條件中，進行了好幾日的武裝鬥爭，反對數量上勢力更優越的敵人。

現時最強大的勢力，是蘇維埃××，她佔着許許多多的區域，帶有居民六千萬人以上，她擊退了多次總攻，並創立了自己強有力的紅軍。（譯者註：這事在××已經成爲過去）。

「普羅大眾是還沒有達到進攻資本主義，但進攻的觀念却在大眾的意識中成熟起來，——這已經是沒有懷疑的。」（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五四四頁）

我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不會親自由舞臺上消逝，牠不會自動地滅亡。我們知道，種種說資本主義會自動破滅的理論，僅是會對工人階層的事業帶來重大的損害，在他們中間消滅長期堅定鬥爭的意志，沒有這種意志，戰勝榨取者就是不可能的。無論資本主義的矛盾如何尖銳，對於布爾喬亞却不會作成絕對致命的狀態。只有堅定的鬥爭，纔能決定資本主義體制的命運。

「革命的勝利，任何時候不會自己到來。她需要準備及爭取。但只有強有力的普羅列塔

利亞的革命黨，纔能對她準備及爭取。」（約瑟夫伊里奇主義問題五四八頁）

論譯政治經濟學（三版代跋）

——與張仲實君商榷——

本書在幾個月內，能夠銷到第三版，這一方面譯者可以引為安慰，另一方面也可以證明中國的讀者層，究竟是有充分的理智，對於著藉的選擇，能夠衝過市儈的愚弄，而走上自主的道路了。

在本書出版以後，不久張仲實先生的譯本也出來了。因為這兩種譯本都是根據俄文同一的版本，所以因三版之便，把張譯本和拙譯本就原文作了一次澈底的檢閱。在檢閱的過程中，一方面對自己的譯文有相當的訂正，同時關於張譯本的問題，也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並且痛感到中國譯述界的不健全，所以在這裏也就順便談談繙譯。自然，我在本文以內所討論的，大致說來都是關於本書切身的問題，自己對繙譯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創見，只是把名家所認為必要的種種，加以實例的證明吧了。現在我們就來着手吧。（本文所根據的，是張譯政治經濟學講話增訂三版，拙譯政治經濟學基礎教程訂正三版）。

一 做繙譯工作的必要條件

「繙譯」，就本義上說來，是把一國語文譯成別一國的語文。因此對於這兩國語文的充分理解，是做繙譯工作最先決的條件。

不過要充分理解兩國的語文，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誰也有這樣的經驗，我們自四五歲起就學習國文，一直經過了十幾年，也未必就能把國文充分學好。我們更知道，英文在中國有好幾十年的歷史，就個人而論，自小學到中學以至大學，經過了十幾年，直到大學畢業，能夠充分理解英文的，恐怕只有百分之一以下吧。所以要真正做到完全理解別國的語文，這是一件十分困難的工作。因為兩國風俗習慣的不同，以及歷史關係的差異，這裏包含了無限的困難，關於這一點，西方人研究西方別國語文的時候且尙不免，何況以東西文字有根本差異的中國人，來研究世界上最困難的俄文哩！俄文除新字不計外，根據「Дал」字典所收納的，就在二十萬字以上，包括了世界各國一切文字的精華。是的，要澈底理解俄文，是一件終身的工作。不過以譯政治經濟學而論，却用不着這樣精深的文字上的學問，誰也知道，社會科學的文字，比較文學的文字是容易的。雖然在這本書裏，關於詩歌及散文引述得相當多，然而也只要有水準以上的俄文程度就夠了。

我在這裏所謂的「水準」，是對本書而言。換句話說，是對本書的文字要做到充分的理解，因為這裏所談的是政治經濟學，當然用不着你有讀拉丁詩的本領。不過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就以張仲實先生做例吧，張君在中國是以「俄文通」自命的，然而我們實例地來看看，張君的俄文究竟精通到了什麼程度。

「例一」張譯本第六頁三——四行，「每年她，一個獨養子的費用……」。這句話，根據原文是：「她

每年用於她自己及她唯一的嬰兒給養上的費用。」張先生在這裏是把這位女財主殺死了。因此只剩了「她一個獨養子。」

「例二」張譯本第七頁第六行，「飢民常常發生騷動，」而原文却是：「飢餓引來了令人戰慄的慘劇」。張先生譯得牛頭不對馬嘴。

「例三」張譯本第八頁第七行，「該館主人曉得狗的主人信用良好，所以狗可以到該館去吃食。」這樣看來，英國真是君子之國了！然而事實上確不是那樣。這裏「女主人」這個字，是俄文中陰類名詞第三格，而狗的「主人」却是名詞多數第一格。所以這句話，直譯是「狗的主人把飯館女主人認做有信用能力的人……」，若是用句中國話說來，就是「狗的主人如認飯店女主人信用卓著，即可叫狗自己到飯店去吃飯。」張君是把賓主顛倒了。由此可以證明，張君連俄文的「格變」都沒有搞清楚。

「例四」張譯本一四頁二一行，「不久以前，她的農村還是使用「木犁和木片」來耕田種地的……」，「木片」能够耕田種地，這只有張先生纔見過吧！而原文却是：「鄉村還保持着，「木犁和木片」的「聯……」，這裏的「木片」，雖然沒有指明是幹什麼用，（根據俄國農民的習慣，是把來引火點燈用的。）却絕對沒有用來耕田種地的字樣。

「例五」張譯本四六頁十一一行，把俄文「小鳥」這個字，譯成了「手」。俄文「小鳥」和「手指」是有些相像的。張君因此把「捕捉小鳥和小獸」，弄成了「或以手捉拿小獸」。這可以證明張君識字不多，

連最常見的「小鳥」都不認得。

「例六」張譯本八七頁第五行，把「滿處都是裂縫」，譯成了「好像一只黑洞」。這裏，我很佩服張君的聯想力，字認不清楚，因上句是「都沒有窗戶」，而下句就猜做「好像一只黑洞」了。

「例七」張譯本一六七頁第五行，把「主要的東家」，譯成了「總經理」。這是只要學過幾個月俄文的人都不會犯的錯誤。

「例八」張譯本一七八頁第一行，把秘魯人的酋長堆滿一屋的贖身金，譯做「三十五萬盧布」，而原文却是「三千五百萬盧布」。張君竟沒有弄清楚俄文的數詞。

「例九」張譯本一八一頁十二行，「就是農民遷居別處」，而原文却是「把農民移居到沙地上去」。張君把「沙地」這個字，胡亂譯成「別處」了。

「例十」張譯本一八二頁第六行，把一句成語完全譯成了笑話。原文是說農民被地主的土地包圍得無處伸足，這裏的成語是：「連小雞兒都無處可放」。而張君却譯做「裝進雞籠，無法逃出」。這是張君的傑作。

「例十一」張譯本二四二頁末行，把英國向國會請願毀滅機器的「五萬人」，譯成了「五百人」。

「例十二」張譯本二四九頁第七行，把俄文「寒冷」錯當了俄文「飢餓」。這兩個字，只是第一個字毋不同。張君連這個字都認不清楚，真使我驚奇得很！結果，是把「正是冷天，却穿著夏季的衣服」。弄

成了「穿着夏衣，餓着肚子。」

「例十三」張譯本三〇八頁第八行，把「雜誌記者」譯成「一家雜誌」張先生連自己「本行」都忘記了。

「例十四」張譯本三一二頁第七行 把應當譯做「常常在親切的陳舊的調子上，來教我們，說我們是有自由的國家」的這句話，張君却譯成了「人家常常教我們去學習美國的古時良風」！

「例十五」張譯本三四五頁第七行，把本來應當譯做「通常揭開的正是這幾頁」的一句話，弄成「通常張貼的都是這幾張報。」

「例十六」張譯本三八六頁第五行，「通常是農民把自己的糧食和牲畜賣給收買商，此種收買商行至四方，兜售他們的貨物。」而原文却是「自己（農民）的五穀及家畜，他通常都是賣給收集商人，對他怎能走到什麼很遠的地方去出賣自己的商品哩！」這裏的「他」，是代替「農民」，張君却弄成代替「收買商」了。張君把俄文代名詞的用法都鬧糊塗了。

「例十七」張譯本三九四頁第八行，把「一百格爾姆釘子」，譯成了「一百公斤釘子」若真是「一百公斤」的話，那末，五千居民的村落一月間也就不算用少了！這種地方，張君最好多翻一翻字典。

「例十八」張譯本四一九頁第九行，「所謂合法的馬克司主義者，用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來摧殘馬克思……」，而這裏的原文却是「企圖把馬克思裝成布爾喬亞的自由主義者……」。俄文「裝成」這個字，

本義是把頭髮剪成什麼樣，這裏決沒有「來摧殘」的意義。

「例十九」張譯本四七二頁第四行，把「俄國是木材的國家」的這句話，——這裏的意思是指金屬品不發達而言——，而張君却錯成「俄國是一個農業國家」了。是的，俄文「木材」和「農村」是有點相像，張君辯別不清楚，致令錯把「木材」的當做「農村的」。假若真是這樣的話，那末張君爲什麼不譯做，「俄國是一個農村的國家」呢？「農村」和「農業」也是不同的呀！

「例二十」張譯本四七六頁十二行，把「圓形麵包」譯成了「來回票」，試問既免費輸送，要來回票何用？這個字，據俄語辭典的解釋是：「用熟粉做成的圓麵包」。張君既有這部辭典，（雖然現在還只出了三分之一），爲什麼不去查查，致令鬧成了這樣的笑話，我很替張君惋惜。是的，俄文「圓形麵包」和「票」字是有點相像，我看張君是未免太懶了。

以上所舉的二十個例子，就俄文說來都是很容易的，而張譯本却都錯成了笑話。

其次，我們知道，對於所繙譯的這門科學，至少也要有相當的研究。因爲這一方面可以幫助對原文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可用自己的基礎知識，選擇正確的著作來從事繙譯。要這樣，在繙譯的過程中才可以減少錯誤，繙譯以後也免得對讀者做罪人。這一點，我們還是把張譯本做例。

「例二十一」張譯本八八頁六行，「有的地主對於一部分農人的榨取，把力役與納貢兩者並用」。這裏，不但證明了張君經濟學常識不够，而且證明了連俄文符號的用法都不懂。原意是「常常同一個地主，

對一部分農民維持着賦役，而對別一部分農民却維持賦貢」。在這一段下面，就接着說明了，服賦役的人數，是等於耕種地主的田地所需要的勞動力的數目，其他的人就都賦貢。

「例二十二」張譯本一二四頁十一行，「自然經濟被商品經濟所代替，已經有了千餘年。」這裏，把全世界的發展史都顛亂了。假如商品經濟統治了千餘年，那末人類早就會過着社會主義或更高階段的社會生活了。這句話的原意是：「商品經濟對自然經濟的代替，延續了幾千年的長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商品經濟，經過幾千年纔代替了自然經濟。

「例二十三」張譯本一一一頁十行，「不過，到求供的比例有利於該商品時……」，這裏是說資本家因為看到別種生產更有利，遂致使該種生產大大地縮少了以後的情形，所以，這裏的原意是：「但那時，供求的相互關係，對於該種商品却成了更有利的……」。張君把因果關係弄反了。

「例二十四」張譯本一五五頁十二行，「一方面是商品分成商品，另一方面是貨幣分成貨幣」。這裏，張君連經濟學ABC都忘記了。「貨幣分成貨幣」，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難道貨幣是本來存在的東西嗎？我們知道，貨幣是由商品分化出來。這裏的原意是：「商品分裂為一方面是商品，及另一方面是貨幣」。張君不懂俄文符號的用法，致令鬧成了這樣的笑話。

「例二十五」張譯本一七〇頁八行，「二是須造成貧苦無依，不得不出賣自己勞動力謀生的大眾」。而原意却是：「二是創造由人對人的隸屬中解放出來的，被迫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被剝削大眾」。「貧苦無

依」，和「由人對人的隸屬中解放出來」，怎能是一回事。

「例二十六」張譯本一九〇頁十行，「即爲了購買此物而出賣別物」。原文却是「爲了購買別種商品，纔出賣這一商品」。因爲這一商品才是原有的。張君隨便改了一下，不免把意義弄模糊了。

「例二十七」張譯本三三七頁十行的引註，「見伊里奇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而這一段話，却是由卡爾的資本論中引出來的。由這段文的本身，也可以想到不是出自「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爲牠是談到英國的手工工場，張君未免大意了。

「例二十八」張譯本二六一頁的小標題，照原文本來應當是：「勞動力的價值及價格」，或說詳細些，就是「勞動力的價值和勞動力的價格」，而張君却弄成了「價值和勞動力的價格」，把價值弄成了和勞動力沒有關係。這裏，張君把勞動力在經濟學上是什麼東西都忘記了。

「例二十九」張譯本三二三頁的小標題，把「求利潤水平的鬥爭」，不負責任的在前面加上了「提高」兩個字，弄得和原意完全相反。

「例三十」張譯本三四一頁十二行，「那第一種意思是說，金錢借出去所得的利益很小了，反之，第二種意思是說要付很高的利息了」。而原文却是：「這是意味着，在第一種場合，是按不大的利息就能借到貨幣，反之。而在第二種場合，就要支付高度的利息了」。這裏是說銀根鬆緊的問題，是從去借錢的人這方面說話的，張君完全弄反了。

是的，懂懂外國文，及有經濟學本身的知識，也還是不够的。政治經濟學是包羅萬象的東西，差不多各種科學的知識都得有些纜成。比如說：

「例三十一」張譯本三六四頁六行，把「Pump」這個字譯成了「榨壓機」，而這個字實在只是物理學上的「唧筒」。

「例三十二」張譯本三四五頁第二行，「名譽證書」，這個字，是商業上最通用的「記名證書」，無論是「記名股票」及其他記名的證據都是用這個字。而張君却會異想天開的譯做「名譽證書」。可是原文只有「名」，而却没有「譽」。張君想把「譽」字補上，結果連「名」也不對了。

「例三十三」張譯本二九七頁第六行，「現在改用機器來銀接」。這幾個字，事實上是一種機器的名稱，是「立即銲接機」。

「例三十四」張譯本二二九頁七行，把「Osaka」譯成了「大阪」，而實在這是日本的「神戶」。

「例三十五」張譯本四六頁六行，「起初人類還是半動物，遇見了凶猛的動物，他們便攀到樹上避難」。原意却是：「他們在最初的時候，還是屬於半動物的，躲避最凶殘的動物，他們是住在樹上」。張先生忘記了人類原始是住在樹上，並不是住在地上，只是遇到猛獸才攀上樹去。

以及其他等等均可證明張君對於各部門知識的貧乏。

總括起來，所以做繙譯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只就譯政治經濟學說來，尙且如此困難。假如譯

其他更艱深的東西，其困難更可想見了，所以做繙譯工作，最好是能儘量地先做準備工作，對於任何一種科學，都要有相當的基礎知識。不過要想達到盡善盡美的境地，那却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因為一個人決不能精通各種學問，一個腦子也不能網羅世界所有的知識。爲的補救這種缺點，唯一的方法，就是在譯述的過程中「虛心誠意」。假如自己根本是一個瞎子，却反以瞎子自滿，這種人就永遠不堪藥救了。

一一 繙譯是傳達的工作

繙譯，顧名思義，是把別國文字所寫成的東西，就牠的原意，用本國文字表達出來。所以繙譯工作，即是傳達工作，把一種外國文所寫的思想或學問，經譯者譯成中文，來灌輸給中國的讀者。所以譯者是著者和讀者間的中介人。因此譯者無論如何不能忘記自己是站在中介人的地位。他唯一的責任，就是表達原意。所以在這種前提下，是決不容許對原文任意增刪的，假如因爲客觀環境的迫使，萬一有增刪的必要，也應當儘可能地告訴讀者。像這種例子，別國繙譯界的情形。可以拿來做我們的榜樣。比如日本譯述界對於刪節的字句，都用××來表明，決沒有說自己偷偷地刪去了許許多多，却告訴讀者說只刪去了一點點。像這樣的欺騙讀者，只有我們中國纔能找到例子吧。至於增加的地方，以蘇聯做例，也都是用括弧，括起來了的，甚至還註明了「譯者」的字樣。是爲的好使讀者知道，這是譯者補加的字句，換句話說，也就是這些字句由譯者來負責，表明和著者毫無關係。現在我們來看看張仲實先生譯的政治經濟學講話是怎樣。

張先生在第一版序言中告訴讀者，說他所刪節的，「共總不上四千」字。而他補加的頁數，却至少有十六頁之多，即是超過了兩倍以上，同時，我們要問，張譯本是否和張先生在二版中告訴讀者的一樣，真是完全補上了呢？這，我們可以毫無疑問的用一個「否」字來答覆，根據原文，除張譯本中棄字棄句的地方不計外，一小段一小段刪節的地方，第三版中至少還有十處以上。

「例三十六」張譯本二十五頁，「政治經濟學，是種戰鬥的科學。」一小節中，總共刪去了五小段。這一小節的標題，原文是「政治經濟學，是戰鬥的，階層的，黨派性的科學。」在張譯本中，「階層的，黨派性的。」字樣不見了。內容不但刪節，而且大大地歪曲了。（請參閱拙譯訂正三版二七頁）

「例三十七」張譯本一二三頁第二行後少了一小段。可參閱拙譯本一三〇頁。

「例三十八」張譯本一一九頁第七行，「態了」以下少了這樣的一大句：「在貨幣形態中，一定的社會機能——對一切商品價值表現的任務——，堅定地與一個一定的商品結合着。」

「例三十九」張譯本一六六頁十行以後，刪去了一段有文學味的句子。見拙譯本一七七頁。

「例四十」張譯本二四〇頁第六行「製造機器的機器」以下，刪去了一小段。見拙譯本二五五頁。

「例四十一」張譯本三一五頁第五行後少了一大段。見拙譯本三三五頁。

「例四十二」張譯本三六六頁倒數第二行少了一段。見拙譯本三八九頁。

「例四十三」張譯本三九五頁十一行以後少了好幾句。見拙譯本四二二頁。

「例四十四」張譯本五四五頁第十行以前刪去了好幾大句，並且大加歪曲。見拙譯本五七八頁。

以上只是就大一點的舉出十項吧了。而且在這些刪節的地方，大半是沒有外在的原因的，而張君却都任意地刪節了。至於刪節的成語及難句，我們到以後再說。棄字棄句隨處都是，舉不勝舉，所以只好從略。

至於張譯本任意增加，臆造的地方，在全書裏也是數不清的，這和刪節的地方完全可以劃一道等號。下面也稍稍列舉十項來做例子。

「例四十五」張譯本四三頁七行，「其餘人都藏身魚腹。」這句話原文根本沒有，是張君的創作，

「例四十六」張譯本六六頁七行，「在田野裏工作，」這句話原文沒有，是張君的創作。但原文有的一句：「他們佔有了巨大的區域，」在張譯本上却不見了。

「例四十七」張譯本六九頁第二行，「加以他沒有別的代表反抗的方法，往往故意把勞動工具毀壞，以洩憤怒。」這是張君臆造的句子，不是繙譯。而原意却是：「他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來表示自己的抗議，常常如同奴隸所有者待遇自己一樣，而同樣惡劣地來待遇勞動工具。」

「例四十八」張譯本一一二頁第四行，「社會也許混亂如絲，不可收拾。」這句話原文沒有，也是張君的創作。

「例四十九」張譯本七三頁末行，「後來北部（日耳曼）野蠻人的侵入，」這是張君臆造出來的。原

文却是：「立在較低發展階段上的野蠻民族的侵入。」

「例五十」張譯本九四頁四行，「隨着時代年輪的進展，」這也是張君的創作。而原文却是：「按交換發展的程度。」

「例五十一」張譯本一六三頁第二行，「但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紙幣的發行額，往往多於所需要者，特別是在世界大戰的時候尤其如此。那時各國的貨幣，大都跌價。」而原文却是：「然而資本主義國家，却常常發行非常多量的紙幣，用以彌補自己的需要，特別在戰爭的時候常是這樣，那時貨幣的價值就會貶落下去。」張君在這一段話裏，「往往多於所需要者」這一句，是根本譯錯了的。「世界大戰」這幾個字是張君的創作，而原文有的却是「戰爭」，在這里是指普通的戰爭，並不是專指「世界大戰」。

「例五十二」張譯本一七八頁第三行，「隨之軍艦，軍隊，大砲，都去了，爲的前往剿滅繁盛的印第安人國。」這是張君的創作，原文却根本沒有。而原文有的句子是：「準備着使繁盛的印第安人的國家，遭受蹂躪和掠奪的遠征。」

「例五十三」張譯本二一九頁末行「至於第二個提高榨取程度的方法，則爲加強工作，以減少必要勞動。」最後這兩句是張君的創作，而原文只是：「但還有別一種提高榨取程度的方法。」

「例五十四」張譯本二五四頁七行，「信口雌黃，胡說八道。」這是張君的創作，原文也根本沒有。諸如此類，是都完全失去了「繙譯」的本義了的。張君忘記了自己是在做繙譯工作。也許張君根本就

不會分別「繕譯」和「創作」，而把自己「譯者」的地位錯當了「作者」。既然是這樣，那末爲什麼在序文中，却要說是「逐字逐句」譯的呢？這不是在欺騙讀者嗎？

三 譯書的要義是對著者忠實對讀者負責

談到譯書的要義，自然不外是對著者忠實，對讀者負責，這完全是由「中介人」的地位引申出來的。假如是一個忠於職守的譯者，這是毫無疑問的信條。若是一個市儈性質的譯者，那末他的目的不是在譯書，而在於獲利，因此就無所謂對著者忠實，更無所謂對讀者負責了。只要有利可圖，自己的能力無論怎樣不夠，自己對原文無論如何不理解，或因某種原因，怕妨礙他的利潤，而任意歪曲著者的原意，即令對讀者把「人參湯」換成了「毒藥」，他都是在所不計的。關於這點，張譯本也是一個最好的實例。張譯本中曲解原意，避難取巧的地方，處處都是。現在先就曲解原意的地方，列舉十個例子來證明。

「例五十五」張譯本二五頁十行，「他們替資本主義辯護，」這句話上面少了一句：「忠心而且誠意的。」因而把語氣減輕了。

「例五十六」張譯本三五頁三行，「不過他們的反抗也越發強烈了。」這句話下面少了一句：「他們反抗社會主義的鬥爭方法，也就成爲更無恥的。」這無非是替蘇聯的榨取階層殘餘減輕罪過而已。

「例五十七」張譯本四十二頁三行，「他們認爲榨取者和被榨取者的存在。」這句話上面少了一句：「金袋的辯護士，非常鄭重其事把問題以這樣的形式描述出來了。」這無疑是在迴護「金袋的辯護士。」

「例五十八」張譯本四三頁二行，「有統治和被統治的區別。」而原意却是「階層的統治及榨取。」張譯本在這裏把「榨取」除去了。

「例五十九」張譯本一二五頁第一行，「就已經孕育着那往後交換和商品生產發達及普及時所有的特徵了。」而原意却是：「已經含有着，鮮明地出現於商品生產及交換向前的發展及擴張下的，那種特徵的胎芽。」張譯本在這裏少了一個副詞「鮮明地」，及一個名詞「胎芽」，遂把原意歪曲了。

「例六十」張譯本一七八頁十一行，「然後販賣於美洲。」原文根本就沒有這句話。原文是：「獵取黑人，是根據一切獵取野獸的規則來辦理。」張君在這裏是故意歪曲。

「例六十一」張譯本二一五頁十一行，「工作日分爲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之舉，也隨之而告終了。」而原文却是：「在資本統治下所發生的那種意義中，把工作日分爲必需勞動與剩餘勞動，是進到了末路。」而並不是說，從此工作日就沒有了必需勞動與剩餘勞動的分割。我們知道，在社會主義下，工作日中也還有「那部分現今的剩餘勞動，這是構成社會儲蓄基金及積蓄基金所必需的勞動。」所以在這裏，只是說「在資本統治下所發生的那種意義中」的，這種分割是終止了。而張君把上句刪除，結果是犯了孟利維克的錯誤，好像工作者能取得他所生產的全部似的。

「例六十二」張譯本二一六頁十一行，「集體農場所用的生產手段，都是普羅專政的財產。譬如耕種機及其他精美農具，都歸國立機器耕種機站所有。」這是把原意歪曲了的，因而改變上下句的意義完全不

貫通。原文是：「集體農場生產所應用的一部分生產手段，是為普羅列塔利亞專政所有。這部分是屬於機器——曳引機場的曳引機及複雜工具。」假如集體農場的全部生產手段都是國有財產，那末國營農場和集體農場的區別在那裏？

「例六十三」張譯本二三頁末行，「資本在其發生的時候，一手捉牢了農村中以及手工業和家庭手工業的小生產者。」而原文却是：「資本在其發生的時候，無論在農業中，或是在手工業中及家庭手工業中，牠都是逼着小生產。」張君在這裏，把「逼着」譯成「一手捉牢」，把「小生產」錯成「小生產者」，致令把原意完全弄錯了。

「例六十四」張譯本四三九頁七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並沒有看清資本主義機構的底蘊。他們所描寫的，只是他們在資產階級社會表面所看到的現象。他們把經濟危機的個別徵候，看做經濟危機的終極原因。」而原意却是：「布爾喬亞的經濟學者，不去觀察資本主義生產的內部機構。他們僅是敘述那種現於布爾喬亞社會表面的現象。他們企圖以恐慌的個別徵候，來搪塞牠們的根本原因。」在這裏，是顯而易見地看出張君歪曲的本領了。

關於避難取巧的一部分，這裏也隨便舉出十個例子來證明。

「例六十五」張譯本一七頁第一行，「個別分子躍入榨取者隊伍」下，少了一句成語「出人頭地」。

「例六十六」張譯本八四頁第三行，「農民則辛辛苦苦地耕種自己的地段……。」而原文却是：「農

奴在自己的分地上，艱難地剛够出入相抵……。」在張譯本中，「出入相抵」這句成語不見了。

「例六十七」張譯本九〇頁五行，「農民是給『他人』化費了。」這，原文不是「他人」，而是一句成語：「做別人的兒子」

「例六十八」張譯本九十七頁十一行，「致使拉辛失敗」下少了一句雜句，這是：「農民的暴動，是被沙皇的賤奴放在血海中沉沒了。」

「例六十九」張譯本一〇一頁三行，「一掃而光」，而原文却是一句雜句，這是：「用鐵帶由農民無數世代的血汗所灌注的地上，把寄生蟲——地主掃出去。」

「例七十」張譯本一八八頁八行，「便作了一羣冒險者發財致富的來源」下面，少了一句成語，這是：「他們如同死屍上的烏鴉一樣飛集着。」

「例七十一」張譯本一九一頁十一行，開頭少了一句成語，這是：「奧妙的地方就在這裏。」直譯是「狗就埋在這裏。」

「例七十二」張譯本二〇四頁第五行引文中，「牠就肆無忌憚，任所欲爲了。」原文却沒有這樣簡單，而是「便無所謂犯罪，在犯罪上，即令有殺頭的恐怕，他都不會不冒險。」

「例七十三」張譯本二二二頁八行，「一樣」以下少了一句成語及其他的幾句話，這是：「『在我以後，即令是洪水也不管！』——當對資本指出全區退化的時候，資本就會引用這句話來答覆。」這一句

話，是一位法國蔡君說的，張君或則根本不懂，所以只好刪掉。

「例七十四」張譯本三六八頁第一行下面少了一句成語，這是：「就怕開端。」

譯書最感困難的是成語。這是凡有繙譯經驗的人都知道的。由這種地方，充分可以證明譯者的外國文程度。而在張譯本中却把十分之九的成語都刪去了，譯出的十分之一，也大致都是錯誤了的。這充分證明張君的譯文程度是太沒有根底了。

四 究竟要譯成怎樣的中文

繙譯專就文字說來，是比著作還難。著作只是作者和讀者兩方面的問題，而繙譯却是著者，譯者和讀者三方面的問題。著作的時候，著者只要在讀者能懂的範圍內，就可以隨意發揮。在繙譯的時候，譯者除要使讀者能懂外，並且還要忠於作者。所以做繙譯工作，文字上是受了無限的限制的。這裏所說的，自然是指忠於職守的譯者來說。假如有人名義上叫做繙譯，而事實上却完全是「杜撰」，那末這些限制，對他這根本不存在。因為他不但受著者「文字上」的限制，而且一切方面也都可以任意編造。此如說：

「例七十五」張譯本四十頁第二行，「要是猴羣走到了孤島的盡頭，無處可移，那只有餓死了。」而原文在這句以前，却還有一句假定語氣的句子，是「倘若因為或種原因，這是不可能的，——假定，猴羣……。」像張譯本這樣的譯法是不足取的。

「例七十六」張譯本一三七頁第四行，「凡崇拜某物為神的，一般叫做拜物教。」而原文却是：「物

神崇拜，一般是稱呼以想像超自然的力量，賦予某種物體——物神前面的崇拜。」張譯本這樣刪節譯出，自然是看來很簡單，但把原意却不知道滯了多少。

「例七十七」張譯本一一九頁十一行，「所以人們說，勞動生產率，跟每件商品的價值是成反比例的，即勞動生產性高時，則每件商品的價值就低，反之，勞動生產率低時，則每件商品的價值就高。」而原文却是：「因此能夠說，勞動生產性與每件商品的價值，有彼此相反的依存性。（即是當前者增長的時候，後者則降落。後者增長的時候，前者則降落。）因此商品的價值量，是和勞動生產性成反比例的。」這句話，張君雖然沒有什麼重大的錯誤，但究竟刪節不少。原文並沒有什麼令人不懂的毛病，譯者為什麼要用自己的「杜撰」來代替「繙譯」呢？

「例七十八」張譯本一四一頁末行，「在蘇聯，商品大半是在社會主義企業裏製造的。製造商品的工廠，礦山，農場多為國有。集體農場也在生產着商品，但是集體農場，則是一種以農民合作為基礎的社會主義企業。這些企業的生產，都照着計劃來經營，而不是受自發的價值法則所支配的。」這一段，根據原文應譯做：「在蘇聯，商品絕大多數是在社會主義企業中生產出來。牠們是在屬於蘇維埃國家的工場，工廠，礦山，國營農場中生產出來。牠們是在以農民的合作為基礎的，表現為社會主義企業的集體農場中生產出來。在這些企業中的生產，都是藉計劃來統轄，而不是藉商品價格無限動搖的方法來實現的，那種自然的價值法則來統轄。」張譯在這裏，把文字雖然弄簡了，但却有許許多多原意沒有包括在內。這決不是

「例七十九」張譯本三二七頁第十行「有機構成較高的資本，其利潤率低於中等者。有機構成較低的資本，其利潤率高於中等者。但是資本家相互競爭的結果，資本由一部門自由轉入別一部門的結果，却使兩者的利潤率都趨於中等的了。」前面四句，張譯本譯得令人讀不懂。而原文却是：「高度有機構成的資本，給與了低於平均以下的利潤率。低度有機構成的資本，給與了高於平均利潤以上的利潤率……。」

所以，像這樣的繙譯，與其說是「繙譯」，不如說是「繙造」更適當些。

其次，因為中西文字根本的差異，有些地方却不能完全照原文文法直譯出來。比如「馴化動物及耕種土地，像這樣的句子，在俄文上是「動物的馴化及土地的耕種」，若是直譯出來，在中文上是不大順眼的。而且「馴化」及「耕種」這兩個名詞，在俄文上也都是「動詞變來的名詞」，所以爲的使讀者易讀，譯做「馴化動物及耕種土地」却更好些。又如「劫掠印度」，照俄文直譯出來，是「印度的掠劫」，這在中文上是會使意義混亂的。所以必須加上一兩個字纔成，比如譯做「對印度的劫掠」或「印度的被劫掠」，但終不如譯做「劫掠印度」更簡切明瞭些。「劫掠」這個名詞，在俄文上也是「動詞的名詞」，所以這樣譯出來，也不會發生什麼問題。又如中國習慣上譯的「分工」，在俄文上則是「勞動的分配」，這也是同類的譯法。

又如「在其發生，發展及沒落中，研究歷史上一定的現實社會的生產關係，這就是：「卡爾經濟學說

的內容。「這句話裏，「研究」這個字，在俄文上是「動詞的名詞」，所以這樣譯出來是沒有錯誤的。但像這樣的句子，也能完全按照俄文文法譯出來，那末就要譯做：「……對歷史上一定的現實社會生產關係的研究，……」這可以由譯者自由選擇，因為他在意義上都沒有出入。

再如「黃金與白銀，具有使牠成爲最適於執行貨幣機能的屬性。」在這句話裏，「執行」這個字，也是「動詞的名詞」，而且在這種地方，牠是由獨立附屬句的動詞改成的，所以更毫無問題可以這樣譯出來。

總之，究竟要怎樣譯成中文，這當然譯者有權選擇。但這裏却有一個原則，無論如何總必須把作者的原意完全包括在內。要這樣，才能說得過去是繙譯。

現在我們再來說一下中文文字本身的問題。我個人的意見，以爲做繙譯工作 第一個信條是忠實。（原著確有錯誤的地方那自然是例外）。在忠實的前提下，再來求文字的通順。若是「寧順不信」的譯法，這是我個人絕不贊成的。所以我覺得有不得已的地方，寧可保存原著的語氣，雖然難免有點歐化，但只要使讀者看得懂，就不成問題。而且事實上，十幾年來的中國新文字，也多多少少有了一些和西方文字合流的趨勢。所以即令有點歐化，也決不會使讀者感覺困難。

張先生的譯文，是自命爲「很通俗化的」。我們知道，「通俗化」，不外就是叫人好懂吧了。然而張君的文章，是不是好懂呢？比如說，像「例八十」的文章，還能說好懂嗎？是的，我們不能否認張譯本有些地方是通俗的，但可惜並不徹底，在通俗的文字中間，却夾雜着許許多多文言的字句。比如張譯本二九

頁十二行，「蘇聯的勞苦大眾，業已沒有失業貧困飢餓之虞。」四十五頁第八行，「就是人們可以居住的地方，亦然。」四十六頁第四行，「在未成文之前，業已口傳了幾百年之久。」五十九頁末行，「與夫勇敢的地富源調查者。」等等。像這樣的文章，我們可以給他一個很好的譬喻，這是好像「小脚女人穿旗袍」，專就上半身看來，是一位很摩登的小姐，但旗袍底下却常常不免要露出小腳來。

因此關於中文的問題，我以為應當從全部譯文着眼。最要緊的，是「行文一致」。即令他是用文言譯出來，只要所用的都是文言，這也不見得就是不妥。譯文中最忌的，是文言和白話混亂不清，像在一句話裏，前半段是文言，後半段却是白話，這樣的文章，雖然在過渡時代不可避免，但總不見得能拿來做標準譯文吧！若有人以這樣的文章自誇，這和「小脚」的摩登女人沒有兩樣。

五 經濟學上術語的問題

經濟學上術語的問題，這也是一項很重要的問題。我個人的意見，以為對於這種術語的翻譯，是有兩個原則：第一，經前人譯出習慣上已通用的術語，只要意義上沒有重大的錯誤，仍以照習慣上的譯法較妥，例如「借貸資本」等等；第二，習慣還沒有十分通用的術語，或前人譯錯的術語。我們就應當根據外國文的本意譯出來，例如「前資本主義的」等等；現在把張譯本和拙譯本幾個術語提出來討論。首先就張君和魏子良君爭論過的幾點來談談。

「例八十」張君說，他在「全書自始至終，依照通例，統統把 Centralization 譯做「集中」，把

Concentration譯做「集積」。然而照習慣的譯法，却是把前一個字譯做「集合」把後一個字譯做「集中」，「集合」和「集中」是區別得很清楚的，「集合」是指結合數個資本以擴大一個資本來說，「集中」是指積蓄剩餘價值以擴大資本來說，所以用這種習慣上的術語，不但意義上毫無問題，而且不致使讀者發生誤會。而張先生却要「標奇立異」，把「集合」譯做「集中」把「集中」譯做「集積」。這點，我們還可以不必深責張先生，但我要問的，是否張先生真是「自始至終，依照通例」保持一貫的譯法呢？這我不敢說完全不是事實。因為張譯本二八九頁，把 Concentration 譯做「聚積」，而四五七頁及四八一頁，却又都譯做「集中」，在四五九頁又把這同一個字變成了「集中律」。在這些地方，和張君在二八九頁把 Centralization 譯做「集中」，難道沒有混同嗎？而且後面這個字，張君在四八四頁却又譯做「集中化」了。像這樣，一個術語在一本書中經過三變，反說是「自始至終」，「依照通例」在翻譯，假如不是「自始至終」的話，我想張先生恐怕要變得連這字都沒有了。張君這樣自欺欺人，愚弄讀者，簡直可說是罪過。

「例八十一」張先生說我不應把俄文“Pomestie”譯做「領地」，我從「語文」上知道張君有一部譯和大辭典，我們先來看看大倉版露和辭典九七九頁，白水社版八二四頁，岩波版八七九頁，改造社七五二頁，却都是把：這個字譯做「領地」。在這種地方，最多只能說和封土有混同的可能，但萬不能說是錯誤。而張君自己，却把這個字在八九頁譯做「莊園」，在七八頁第一行却譯做「采地」，這又做何解釋呢？我想，只好問張君自己了。我爲的避免這一點，在三版中是把這個字改譯做「大地產」。

「例八十二」張君說拙譯本初版三四頁，不應當把「部落」譯做「種族」，在這裏是對的。然而也不是全然對的，這個字，就字義說來，是可以譯做「種族」，「部族」，「人種」。而張先生却什麼地方都譯做「部落」。這是不大妥當的，比如說，張譯本四十六頁第一行，「在探險家所研究的「部落」中間，沒有一個是處在人類發展的最低階段上的。」據我看來，這句話中的「部落」，似乎譯做「人種」要更合適些。

「例八十三」張君說我在初版八十三頁，不應把「封建社會農奴送給地主的「年貢」譯做「賦稅」。這點，是張君自己把時代性忘記了。張君忘記了封建時代地主對農奴是徵收現物租稅，而決不是什麼「送年節」的「年貢」。而且這種現物稅的範圍很廣，農家一切的生產品，都必需以一定的數量送給封建領主。所以運家禽，牛乳等項都包括在內。這在同一小節後面就解釋明白了：「當時是以自然經濟為主，所以「年貢」也是自然品。後來隨着交換及貨幣關係的發展，地主才往往令「年貢」全部或局部用貨幣來交納」。（見張譯本九九頁）張君在這一句裏，刪去了「徵收」這個動詞而歪曲了原意。但即令從張君這種歪曲了的句子裏也可以看出，這決不是普通所謂的「年貢」，而是「現物稅」。所以譯做「賦稅」是沒有錯誤的。譯做「年貢」反而可議了。實在說來，這裏最適合的一個術語是「賦貢」這個字，可以充分表現原來的本義，我在本版中是改用了這個術語，同時，從張君自己的譯文中，也可以證明是他自己錯了，張君在九十八頁譯做「力役與年貢」，而在三五四頁討論前資本主義地租的時候，却把這兩個字譯做「徭役」。

和「免稅役」。這兩個地方，所談的是同一件事，都是討論封建制度下的榨取形態，為什麼前面是「年貢」，而後面却把同一個字譯成了「免稅役」呢？這種高妙的地方，只有張君自己纔能解釋吧。但無論張君手段如何高妙，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兩者必有一傷」。張君是絕不能逃避錯誤的。

現在再來列舉幾個以前沒有談過的術語。

「例八十四」張譯本七七頁六行，「不過現在他們「私人」是依附於新的主人吧了。」這句話裏的「私人」，在經濟學上應當譯做「人身」或「人格」，即「人身隸屬」或「人格隸屬」，譯做「私人隸屬」在經濟學上是絕不適當的。

「例八十五」張譯本九十五頁五行，「則以高利率把錢借給地主」。這裏，原文上明明是「封建領主」，而張君却任意改爲地主了。

「例八十六」張譯本一〇五頁十一行，把俄文“завод”譯成了「作坊」。而這個字的本義，却是大規模機械化的「工廠」。譯做「作坊」是大不適當的。

「例八十七」張譯本一〇七頁十行，「勞動分工」這個術語，是有很多可議的地方。牠的原文，本是由「勞動」與「分配」兩個字結成的，譯做「分工」的話，就可以不再加上「勞動」，因爲分工的「工」字即是「勞動」。若要譯出「勞動」這個字來，那末就只能譯做「勞動分配」，若譯做「勞動分工」則「勞動」和「工」是重複了。

「例八十八」張譯本「二三頁一行，「所共同必要的十小時勞動」。這句話，應當是「十小時社會——必需的勞動」。張君把這個專門術語完全弄錯了。最可笑的，是把「社會」在這裏譯做「共同」。

「例八十九」張譯本三六三頁一行，把“Capitalization”亂譯做「資本主義化」。這個字的本義，却是「用爲資本」，或「當資本使用起來」，所以是「資本化」。「資本化」和「資本主義化」絕不是一回事。

像以上所舉的十項，張譯本有的前後不一致，有的是譯得牛頭不對馬嘴，這裏適足證明張君對於經濟學知識的程度。

六 談談譯詩

我們知道，繙譯外國文的詩，是一件最難的工作。因爲在詩裏，不但常常有許多僻字僻句，簡直會使人發生誤解。而且外國詩中，更有許多音律，對仗等等美妙的地方，若是要完全傳達出來，這只有大文豪纔能做到，而我們在這裏所談的譯詩，僅是以本書引用的詩句爲限，而且也只要把原意完全表達出來就成

了。
關於本書的譯詩，張先生是曾經把我的錯悞指出了幾處的。這幾處，有的是對的，有的是我錯了而張譯本却錯得更加厲害，有的是張君根本不懂，反來攻擊別人。我在本版中除訂正了自己的錯悞外，在這裏，稍稍把張譯本詩中的大錯略談一下。

「例九十」張譯本三頁中的一首詩：「緊迫窘，受罪縣，荒蕪鎮，相鄰各村中有七個人員：是襤褸，破衣，赤腳，號寒，無屋，無食，以及荒歉」。這首詩，張君是說我錯了的。但我們客觀地來看一看，就知道張譯第四句「相鄰各村中有七個人員」，在原文中這是詩以外的一句話，詩裏根本就沒有，而張君却臆造的放進詩裏來了。而且張君把後面七個村名改做人名，這充分暴露了張君不理解俄語。第一，這幾個名詞在這裏所用的都是第二格，假如是人名的話，在這裏就應當用第一格。第二，在第四句的「村」字以後，是有一個這樣的符號（——），這在俄文中，是和中文所用的冒點（∴）一樣，含有「即是」的意思，所以也可以證明是村名。第三，「荒歉」這個名詞的俄文字尾 *а.т.е.*（這是第一格，原字字尾是 *а.т.е.а*），要是地名纔有這樣的字尾，人名絕對沒有這樣的字尾，知道俄文習慣的人誰也知道。所以這只要稍懂俄文文法的人，甚至只要懂俄文標點符號的人。就可以懂的，而張君不說自己連符號都不懂，却還說別人錯了，真使我佩服張君的膽氣！

「例九十一」張譯本四頁一首小詩，第一句「工人很痛心地問」，這沒有把原意完全表達出來。爲的充分表達原意，應譯做「工人只能有時帶着憂鬱來質問」。在這句裏，根本就沒有「很痛心地」這個字。「例九十二」張譯本四十二頁的詩中，張君把第二句完全譯錯了。他是譯做「死者後嗣不同尋」，而原文是要譯做「把人類按各種方式收養了」。張君在這裏，把「人類」這個字譯成了「死者」，把「收養了」這個動詞譯成名詞「後嗣」，所以才成了這樣的傑作！是的，這裏譯錯了並不很要緊，自己不明白反

去說別人錯了，這却是最可羞的一件事。

「例九十三」張譯本七十九頁的一首詩，張君把最後四句譯做「我要愛誰就愛誰，我要斬誰誰的性命就送終，法律與我無用，拳頭是我的急先鋒」。而根據原文則應譯為「我願對誰施恩就施恩，我願對誰懲罰就懲罰。法律是等於我的願望！拳頭即是我的警察！」張譯本和原文出入太大了。

「例九十四」張譯本八十五頁這首詩，是張譯本最少錯悞的。然而也有一點問題，把「裝飾人員」這個單數字尾的名詞，却譯做「兩個裝飾人員」了。

「例九十五」張譯本八十七至八十八頁的這首詩，後兩句是完全譯錯了，原文是「看呀，站着三位分有者：上帝，沙皇和主人」。而張譯本却把「看呀」及「站着」這兩個動詞完全失去了，而把「分有者」這個名詞譯成了動詞「分成」，因而變成了「却要分成三份，給上帝，沙皇及主人。」

「例九十六」張譯本一五二頁的這首詩，可以說是張譯本中最少錯悞的。然而第一句「金錢是萬能的活寶」，也與原文大有出入。

「例九十七」張譯本一七九頁的這首詩，第四句譯錯了。按原文是：「這裏的這些貨物會告訴您」。而張君却譯做「滿船貨物請你看」，這跟原意是不一樣的。

「例九十八」張譯本一八六頁的這首詩，張君說我不應當把「馬鞍」譯成「死畜」，這個字在拙譯初版上我是譯錯了，然而張君是不是對呢？難道真是「馬鞍」嗎？我請張先生自己去找大小百科全書，或找

他所有的字典，詳細查一查，但希望不要把「一個」字母忽略過去，張君就會知道。自己也是錯了。實在說來，這個字和前面兩個字連起來是一句成語，意義即是「無論什麼東西」。同在這首詩中，張譯本最後的兩句：「農民剩下的一點財產，又被拍賣得一淨一乾」，也是不對的。根據原文嚴格說來，是要譯做「極窮人的財產，拿來競賽的時期。」

「例九十九」張譯本二〇頁中的那首詩，是把第四句及第八句的意義都誇大了。他是譯做「月落星沉還不止，」及「直到雙眼兒永閉才止」。「月落星沉」，我們知道是形容快天亮時候的光景，而這裏，照原文直譯出來，是「星光雖然透過屋頂在窺視」，意義即是出了星子也還沒有停止，換句話說，即是夜了也還沒有停止。所以決不是到快要天亮還沒有停止。而第八句「永閉」這個字，也是誇大了的。這裏原文只是「在眼中還沒有昏黑的時候」，却不是說已經兩眼「永閉」的死了。

「例一百」張譯本二五一頁的這首詩，第三句是，跟原文絕對相反。張君譯做「沉重的嘆息聽不到」，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的工場中，工人是一聲嘆息都沒有。而原文却是「這裏有無數沉重的嘆氣」。張君錯把「無數」這個成語，當做了「沒有」。是的，張君在第三版中是改成「沉重的嘆息無窮盡」了。

「例一〇一」張譯本三八一頁的這首詩，嚴格說來，幾乎完全錯了。若是大致說來。那末第二句「充滿着沙石，爛泥，和莠草」，這裏是把字義譯錯了，原文是：「沙地，沼地，和苔地」。第五句「即使有了些微的收穫」，這是完全臆造出來的，原文是：「假若大地——養育者大發慈悲」。末了一句「購買那

活命的麥稻」，這是張君的創作，原文根本沒有。

上面所舉出的句子，只是就大錯說說吧了，若是根據文法權衡起來，幾乎每一句都成問題。所以張譯本的譯詩中。除小錯不計外，却有十幾首都出了不可寬恕的大錯。這可以證明張君是如何「精通俄文」了。

七 張譯本誤點舉例

以上六節，分類把張譯本的錯誤列舉了一百多處。現在再來看，張譯本把比較難一點的句子究竟錯成了怎樣。我們也順序地來稍稍列舉一下。

「例一〇二」張譯本「一頁十行，」人，不僅藉精美機器之助，學習工作，而且事前，也還要學習製造機器哩。」而原意却是：「人不僅要學習運用複雜機器來工作，而且他更早就要學習創造這些複雜機器，建築這些複雜機器」。

「例一〇三」張譯本「二頁六行，」要知道這一點，須要自覺而積極地去參加現今那瀰漫着全世界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的巨大鬥爭」。而原意却是：「爲的自覺地，積極地來參加現代全世界進行着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偉大的鬥爭，熟知這事是必需的」。張譯本把原著的聯繫弄反了。

「例一〇四」張譯本「二八頁十行，」再經數十萬年，我們祖先的兩手更日益改進，從最簡單的動作，慢慢地進而從事更複雜的動作」。而原意却是：「在幾十萬年間，纔把我們祖先的手完成起來。（要注

童，乎是由前肢進化來的。（胡註）由類人猿所達到的最簡單的動作，人類的祖先，非常緩慢地轉到比較更複雜的動作」。

「例一〇五」張譯本五一頁十一行，「這個時候，國家還是沒有的，共同關係還在保持着，社會自身有秩序，守紀律，勞動全賴習慣，傳統的力量，及老者或婦女所享的權威或敬仰支配……」。而原意却是「當這時，國家還沒有，共同的聯繫，自身的團體，紀律，勞動的秩序，都是藉習慣及傳統的勢力，及老者或婦女所享有的權威或尊敬來維持……」。共同的聯繫，自身的團體，紀律，勞動的秩序，這四個都是同格的名詞，而張君却會譯做「共同關係還在保持，社會自身有秩序，守紀律」了。在這裏，我不禁要問張先生是在譯書嗎？

「例一〇六」張譯本五七頁一二行，「還有社長，他一身兼辦調解糾紛，維持秩序，徵收稅捐等事宜。」這是資本論中的引文。原意是：「有酋長：他把法官，警察，收稅吏三職集於一身」。這裏是官名，萬不能用所辦的事務來代替。這只要參看一下資本論（潘冬舟譯）一卷三分冊一一一頁，或高島素之日譯本一卷三三八頁，以及其他譯本均可證明。

「例一〇七」張譯本一〇三頁九——十行，「充滿着崩潰，貧困，飢荒的資本主義現實，在廣大民衆的眼中，更加顯得醜惡了」。而原意却是：「資本主義的現實，及其對於廣大羣衆的破敗，貧窮，及飢餓；是特別醜惡的。」張君在這裏，臆造出了「充滿着」，「眼中」，「更加顯得」這幾個字，遂把原意完全

弄反。

「例一〇八」張譯本一〇八頁二二行，「他只有拿鞋子換取別物，才能滿足自己的需要。不過他能否賣掉自己的鞋子，已與他人無關」。這句話，原意却是：「他必需把牠們（鞋子）來交換，以便取得滿足自己需要的可能性。但他能否賣掉自己的鞋子，已經不是依屬於他的事了。」這就是說，他的鞋子能否賣掉，已經不是他的力量所能管得到的事，即是完全要關係到別人，別人是否來買他的鞋子。所以張君在這裏，是把意義完全弄反了。

「例一〇九」張譯本一一八頁十三行，「這裏農人也準確地知道手工業者的勞動條件，而手工業也知道農民勞動的條件。」而原意却是：「這裏如同農民知道手工業者的勞動條件一樣，手工業者也知道農民的勞動條件。」在這一段引文以前，恩格司是說過了農民如何詳細知道手工業者的勞動條件，所以有這樣的一句話。張君是把前後的聯繫打斷了。

「例一一〇」張譯本一二〇頁七行，「某一社會的全部勞動，表現為一切商品價值的總和，它是同一的人類勞動」。而原意却是：「在全體商品價值的總量中所表現着的，該社會的一切勞動，是同一的人類勞動」。這裏，張君是把「表現着的」這個形動詞譯成了「動詞」，因此致令把意義弄亂了。這類的錯誤，在張譯本中簡直不知有多少。

「例一一一」張譯本一三〇頁二一行，「直到他知道他的商品是否需要，有沒有人需求的時候，他的

商品已經製好拿到市場上了」。而原意却是：「在商品生產了及搬到了市場以後，他纔知道他的商品有沒有必要，對牠有沒有需要」。換句話說，就是商品生產者，要到了市場上纔知道他的商品有沒有需要。張譯本把這種因果關係弄反了。

「例一一二」張譯本一四〇頁六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一天天增長，隨之而來的則是經濟危機，瘋狂的競賽利潤，以及民衆生活的無保障」。而原意却是：「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恐慌，狂熱的追求市場，對人民大眾生存的無保障性，都在增大起來」。前面四個名詞，在俄文文法中是同格的名詞，習慣上是照第一個名詞應用單數的動詞，但這種單數動詞，在這裏却管轄以後四個名詞。張君因此誤會了，以爲「增長着」這個動詞，只及於「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而臆造出「隨之而來的則是」這幾個莫須有的字樣，這可以證明張君對俄文文法太沒有研究。假若張君仍不明白，那末不妨去請教請教別人。

「例一一三」張譯本一四一頁五行，「國家生產品均係社會主義工廠的生產品，拿去與農民的食物相交換，他們已不是政治經濟學上所謂的商品……」而原意却是：「和農民的食糧來交換的國家生產品，——社會主義工廠的生產品，這不是……」張君在這裏錯誤的關鍵，又是把「相交換的」這個形動詞譯成動詞了。

「例一一四」張譯本一八五頁十二行，「酒商則抬高酒價出賣。政府對烟酒徵收土貨稅很高，包稅商便無情地轉嫁於人民。」這，原文却是三句話。是：「燒酒是按高價來發賣，他是徵收了高額的消費稅。

商人——承包商殘忍地使人民醞醉」，張譯在這裏，是自出心裁的來了一個「烟」字；而且不但把第三句獨立句譯成了前一句的附屬句，更把「使醉」這個動詞應造成了「轉嫁」，因而弄成了大錯。

「例一一五」張譯本一九一頁九行，「商品則不然，牠們有着各種各樣的品質。」而原文却是：「這不是那種能以品質的差異來區別的商品。」這裏說的是貨幣。因為貨幣在品質上是一律的。張譯未免錯得太大了。

「例一一六」張譯本一九五頁十行，「所有這些，都是死板地放着，尚未與活的人的勞動接觸。」這句話，原意却是：「一切這些，缺欠和活人勞動接觸，都是死的。」這是指一切生產手段來說。而張譯却錯得不成話了。

「例一一七」張譯本一九七頁十行，「別個則怯懦地依靠於人，猶如一個人，把自己的皮拿到市場上去，除受人鞭笞以外，再沒有別的任何希望了一樣。」而原意却是：「別一個却小心翼翼地拘謹着，如同一個把自己固有的毛皮，拿到了市場上的人一樣，現在除這張毛皮將被破製外，不能看見將來有任何前途。」這裏，張君把「除這張毛皮將被破製外」，錯成了「除受人鞭笞以外」。「鞭笞」這個字，在這句原文中根本就沒有。

「例一一八」張譯本二二三頁六行，「此種工房，實是一種「悲慘房」，關在那裏的窮人，須替資本家做工。」而原文却是：「這種屋子，當然是「恐怕之家」，以便使窮人寧願去替資本家做工。」張譯本

在這裏，把「以便」及「寧願」兩個字刪除，而完全失去了原意。

「例一九」張譯本二三頁第一行，「自有了個別資本家的時候起，便有了整個的資本主義。」而原文却是：「個別資本家從什麼地方起始，整個資本主義也就是從什麼地方起始。」張譯是有問題的。

「例二〇」張譯本二四六頁第四行，「不過並非一切場合都是如此，有時機器的應用也許只能節省和減輕勞動而已。」而這句話的原意却是：「但這還不是在一一切場合，當採用機器是能夠節省勞動及減輕勞動的時候都有。」這裏是說資本家，只有在某種條件下，採用機器才有利，而不是一切場合都有利。張譯本把這句話的意義，弄得十分模糊了。

在這一節裏，只是就前幾章列舉幾個例子吧了。若是完全列舉出來，且引證原文並加以解釋的話，那末就要印成比原書厚三倍的一大冊。我在檢閱的過程中，所發覺的張譯政治經濟學講話全書的大錯，至少在七百處以上，小錯在三千處以上。若根據原文文法嚴格批判起來，那末幾乎每一句都有問題，像這樣的「傑作」，不能不算是中國繙譯界的奇蹟吧！

八 繙譯事業怎樣纔能改善

中國的繙譯事業，到現在雖然有了幾十年的歷史，然而也還是幼稚得很。無論張君和我，對於繙譯都不敢說有絕對勝任的能力。但客觀上大衆精神食糧的需要，以及主觀的種種原因，却又迫使這些沒有充分成熟的人，不得不去從事繙譯。在這樣的條件下，繙譯事業要怎樣纔能改善呢？我個人的意見，可以總結

如下：

中國的文化水準還比較太低，所以對於繙譯專業，要希望從普通的讀者方面來監督，批判，這幾乎不可能。讀者能够不受一般市儈的欺騙，已經就很好了，要他們來清算譯者的錯誤，這事是不容易做到的。而且中國的出版界，也還比較幼稚，比如說吧，只要你在文壇上僥倖稍有地位，那末人家就會認為你的東西是好的，事實上即令是狗屁也沒有關係。假若你是「新人」，那末即令你所繙譯的東西確實很少錯誤，人家也不免要拿來修改一番，而且文壇上的種種黑幕，也會使你窒息得透不過氣來。改善繙譯專業，讀者的督責及出版者的嚴正，都是最有效的方法。但在中國却都不容易實現。第一，因為一般讀者的水準不容易一下就提高起來。第二，在以營業及私人利益為目的的出版界，也不容易馬上就改善起來。在這樣的狀態下，自然，只好一方面期待批評家嚴正的批判，另一方面最好每一本書都有兩種或更多的譯本，由這幾個譯者來互相矯正彼此的錯誤，同時給讀者有充分選擇的可能。

但不免有人要問，難道互相矯正不會流於攻擊嗎？是的，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這裏，必須繙譯的人能够自己稍稍存點良心，不要掛羊頭，賣狗肉，自欺欺人纔好。但事實上雖然是這樣，却多少也可以收些良好的影響。就以我和張君做例吧，我的譯本初版出書後，發覺有些令我可疑的地方，假如不是張君和魏子良君討論給了一個機會的話，那末我就只好忍受出版界的惡果，且對讀者擔負許多本分以外的罪過。因為有了這種機會，書店才允許由我親自來訂正（我的譯本是賣了版權的），同時對張譯本的錯誤也就有

了研討的機會。就這點說來，間接對於兩種譯本的改善，也就多少獲得了一些效果。

至於譯者互相矯正，是否能獲得確實結果的問題，雖然未免有點可疑，然而也沒有多大關係，就我和張君來說，在中國懂俄文的，也決不僅是張君和我，至少也還有一部分人存在，而且中國也有幾位真正精通俄文的學者。到必要的時候，只要把原文引證出來，公諸社會，甚至對原文附加詳細的文法剖解，這種問題就可以立即解決了。

爲了翻譯事業的改善，除我自己虛心接受了張君幾點指正外，（張君對我指摘的地方，十分之八是張君自己錯悞了的，這些在前面已經分別說明了。）我十分誠懇希望張仲實先生，趕快負責改正自己的謬點，對讀者盡點神聖的義務。並希望張君能對我的譯本更作一次忠實的檢閱。本書這次的改正本，是完全根據我的手稿付排的，所以假如有什麼錯悞的話，當然由我負完全責任。但這裏有一個條件，盼望張君能根據原文說話。

一本書要做到絕無錯悞的地步，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我雖然盡至善的努力做去了，但假如萬一不免仍有錯誤的話，倘承精通俄文的認識的或不認識的朋友加以指教，譯者都是很感激的。

胡 明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八日
序於蘇園

程教礎基學濟經治政

角四圓一價實

費郵加酌埠外

原 著 者
譯 者
出 版 者
總 經 售

列昂捷也夫

胡明

經濟學會

光明書局

上海發行所
漢口發行所
廣州辦事處
福州路
交通路
生中
廣西
三巷
九號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版三正訂月二十年六廿國民華中

55
22065

#50
60

1

1.40